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二二冊目次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一）（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一

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一）

（元）馬端臨撰

元泰定元年西湖書院刻本

元馬端臨撰。端臨字貴與，江西樂平人。宋宰相廷
鸞之子也。咸淳中，濟試第一。會廷鸞忤賈似道去
國，端臨亦因留侍養，不與計偕。元初起爲柯山書院
山長，後終於台州儒學教授。是書凡田賦考七卷、
錢幣考二卷、戶口考二卷、職役考二卷、征榷考六
卷、市糴考二卷、土貢考一卷、國用考五卷、選舉考
十二卷、學校考七卷、職官考二十一卷、郊祀考二
十三卷、宗廟考十五卷、王禮考二十二卷、樂考
十五卷、兵考十三卷、刑考十二卷、經籍考七十六
卷、帝系考十卷、封建考十八卷、象緯考十七卷、物
異考二十卷、輿地考九卷、四裔考二十五卷。其書
以杜佑通典爲藍本，田賦等十九門，皆因通典而
離析之。經籍帝系封建象緯物異五門則增通典
所未及也。自序謂引古經史謂之文，參以唐宋以
來諸臣之奏疏，諸儒之議論，謂之獻，故名曰文獻
通考。中如田賦考載唐租庸調之制，而據唐會要
則自開元十六年以後，其法屢改，載五代田賦之
制，而據五代會要，尚有天成四年戶部奏定三京
諸府夏秋稅法一事，乃一概略之。楊炎定兩稅法
奏疏最爲沿革。亦佚不載。職役考載口算之制，而
漢書永建四年除三輔三年逋租，過更口算，勉棄
詔書不載。征榷考詳載鹽鐵，而五代會要後唐長
興四年諸道鹽鐵轉運使奏定鹽鐵條例不載。又
雜稅載菓菜之稅，而漢書永元六年流民販賣勿
出租稅，詔不載。國用門載漕運興廢，而後漢書建
武七年罷護漕都尉，建初三年罷常山諸處河漕
不載。其載唐代東都及鄭州諸處漕運措置，亦不
及唐會要之詳。歷代賑恤，於漢既載本始四年之
詔，而略三年鄧國傷旱，甚者民毋出租賦之詔。選
舉考詳載兩漢之選舉，而漢書元封四年詔舉茂
才異等，始元元年遣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永
光元年詔舉樸質敦厚遜讓有行者，光祿歲以此
科第郎從官，俱不載。學校考辨先聖先師之分，而
唐會要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等
爲先師之制不載。至職官考則全錄杜佑通典五
代建置，尤敘述寥寥。核以王溥五代會要，孫逢吉
職官分紀，僅得其十之一二。郊祀考多引經典，而
尚書之肆類于上帝不載。選周書白虎通三輔黃
圖所載周明堂之制最詳，亦不及徵引。又載歷代

明堂之制，而梁武帝改作明堂，詳於隋書禮儀志者不載。地祇之祭，祗引周官及禮記郊特牲，而禮運祭地瘞繒及考工記玉大尺二寸祀地之文不載。漢祀后土之制，祗載漢舊儀，祭地河東，而漢官儀北郊壇在城西北，諸制不載。又雩祭，引左傳周禮註疏，而禮記祭法雩宗祭水旱也，詩雅舞號雩也，皆不載。祭日月，祗引禮記周禮，而大戴禮天子春朝日，秋暮夕月，及尚書大傳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于東郊，皆不載。於漢制既載宣帝時，成山祠日，萊山祠月，而建始時罷此祠，復立於長安城事，又不載。社稷門引各經註疏所論社制，而周書作雒篇建社之制，及禁邑獨斷所載天子大社之制，皆不載。記山川亦引經傳，而儀禮覲禮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爾雅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沈，皆不載。又分代詳載，而獨略北齊天保元年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嶽四瀆，宗廟考載後魏七廟之制，祗引禮志改七廟之詔，不知興建沿革詳於孫惠蔚本傳，又唐初建七廟，新唐書禮樂志多略，而不參用舊唐書禮儀志。于禮考載周之朝儀，而不引周書王會解，又詳載歷代朝儀，而不載史記秦本紀始皇三十五年營作朝宮，載漢代朝儀，而不載續漢書禮儀志所載常朝之制，又輿服之載於史志者，必詳敘卿士大夫，如漢制二千石車，宋兩幡之類，所以明差等也，而一概從略。樂考載五代廟樂不如五代會要之詳。兵考載晉兵制至悼公四年而止，其後治兵鄉甸，甲車四十乘不載，載魯兵制自昭公蒐紅始，而成公元年作丘甲，襄公十一年作三軍，昭公五年舍中軍，俱不載。經籍考卷帙雖繁，然但據晁陳二家之目，參以諸家著錄，遺漏宏多。輿地考亦本歐陽志，增以諸史，亦不免取彼失此。然其條分縷析，使稽古者可以案類而考。又其所載宋制最詳，多宋史各志所未備。案語亦多能貫穿古今，折衷至當。雖稍遜通典之簡嚴而詳贍實爲過之。非鄭樵通志所及也。

自善熟孟唐而通典成至
而通志略成過江文獻家惟扶風
氏久上下數千年幽者屋壁叢者
棟宇書市罕值寒窓少儲用之
階庭焉礴礴礴積次第增損
近始嘉定遠接天寶泝而上之
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一行一行
多異同予見舊唐書張太素撰
此書牝延壽史無志故南北日食
名勝狹中乃爾耶史筆志家雖
中所有而易所無豈非恢事一時
傳書務觀謂館中諸公皆不樂以館

嘗追步日食至于春秋視七十九如
於是過江四丁未矣而通攷又成
三書在宇宙間皆不可闕若通攷
鳩僝粹精菁麦歲無暑寤疑解
駁新益全通自為一家昔顧子
敷恨不伊川入山讀通典有為而
言之也漁仲進通志詔許於三館

傳書務觀謂館中諸公皆不樂以館
中所有而易所無豈非恢事一時
名勝狹中乃爾耶史筆志家雖
此書牝延壽史無志故南北日食
多異同予見舊唐書張太素撰
魏志百卷志天文則其姪一行一行
嘗追步日食至于春秋視七十九如
於是過江四丁未矣而通攷又成
三書在宇宙間皆不可闕若通攷
鳩僝粹精菁麦歲無暑寤疑解
駁新益全通自為一家昔顧子
敷恨不伊川入山讀通典有為而
言之也漁仲進通志詔許於三館
演若按延壽自為南北史預修晉

史人之身尚相抵捂晉志壘文八字
晉也而謂之秦幸述傳鄒元建所
鄒強加以秦八字若太平真君七年
出佛像者三真秦也旁又鐫曰魏所
受漢夫真秦既彼留則江左非其晉
耶而淸之耶李心傳儀指於慕容
小著仍欠質佛像是非亥仁如蟠
蜎者何限安得三志忽焉呈現以為
君書之助王肅魏中蘇綽魏未浸
周夔夏華風丕燊君有意乎君
文獻故家考制度於江左斯文極
感元餘禮補缀以朱黃史錯綜
吟此藥深尋以真魏建駭捂晉志壘文八字
陳相因且唯且否舊傳鄒元建所
脫初稟頻抄神識晶瑩奠未
究整不知何以膺勇於君物渥
仲之旁而睨其淺哉使老先
生及見帙端數語當益茲益
榮如掖地倚天森羅萬象照
耀杲而予迺何以知之何以
以知之以君下問之勤也不敢不
敷為解君故相國番易公仲
子至大戊申七月既望鄱陽公
門下士李謹思孝

卷之一　田賦考　凡七卷
歷代田賦之制　兗至西漢
卷之二
歷代田賦之制　東漢迄　祖至唐太宗
卷之三
歷代田賦之制　唐玄宗至後唐潞王
卷之四
歷代田賦之制　後晉至宋神宗
卷之五
歷代田賦之制　宋哲宗至寧宗
卷之六
水田利
卷之七
屯田　官田　籍田
卷之八　錢幣考
歷代錢幣之制　後唐莊宗至宋寧宗
卷之九
歷代錢幣之制　太昊至唐昭宗
卷之十　戶口考　凡二卷
歷代戶口丁中賦役　夏至五代
卷之十一
歷代戶口丁中賦役　宋
歷代戶口丁中賦役　宋真宗至寧宗
卷之十二　職役考　凡二卷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黃帝至宋神宗
卷之十三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宋哲宗至寧宗　奴婢　附貨品官占戶
卷之十四　征榷考　凡六卷
歷代征商
卷之十五
鹽鐵　周至宋真宗
卷之十六
鹽鐵　宋神宗至寧宗
卷之十七
榷酤　禁酒
卷之十八
榷茶　坑冶
卷之十九
雜征斂　山澤津渡
卷之二十　市糴考　凡二卷
均輸市易和買
卷之二十一
常平義倉和糴
卷之二十二　土貢考　凡一卷
歷代土貢
卷之二十三　國用考　凡五卷
歷代國用　周至宋太祖
卷之二十四
歷代國用　宋真宗至寧宗
卷之二十五
漕運　秦至宋寧宗
卷之二十六

市舶互市

賑恤
卷之二十七
蠲貸
卷之二十八 選舉考 凡十二卷
舉士 周至隋
卷之二十九
舉士 唐高祖至昭宗
卷之三十
舉士 梁太祖至眞宗
卷之三十一
舉士 宋仁宗至敬宗
卷之三十二
舉士 宋高宗至寧宗
卷之三十三
舉士 宋眞宗至寧宗
卷之三十四
孝廉 武舉
卷之三十五
童科 小學 吏道
卷之三十六
賢良方正 賢選 任子
卷之三十七
舉官 唐高祖至昭宗 方伎
卷之三十八
舉官 後唐莊宗至宋寧宗
卷之三十九
舉官 廣至隋
卷之四十
學校考 凡七卷
太學 有虞至東漢
卷之四十一
太學 魏至五代
卷之四十二
太學 宋
卷之四十三
祠祭 褒贈 先聖先師 錄後 周至宋眞宗
卷之四十四
祠祭 褒贈 先聖先師 宋仁宗至寧宗
卷之四十五
幸學 養老
卷之四十六
郡國鄉黨之學
卷之四十七 職官考 凡二十一卷
官制總序 歷代官數
卷之四十八
三公三師三孤 公師官屬
卷之四十九
宰相 宰相屬官
卷之五十
門下省 侍中 侍郎 給事中
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 起居 拾遺補闕
典儀 城門郎 符寶郎 弘文館
卷之五十一

中書省　中書令　侍郎　舍人
通事舍人　集賢殿　史官　尚書省
錄尚書　尚書令　僕射　左右丞
左右司郎中
卷之五十二
歷代尚書八座　歷代郎　行臺省
吏部尚書　侍郎　侍郎　司封　侍郎　考功　員外郎　考功
戶部尚書　侍郎　度支　侍郎　倉部　員外郎　金部　中郎　倉部
禮部尚書　侍郎　侍郎　祠部　侍郎　膳部　員外郎　主客　員外郎　祠部　中郎　祠部
兵部尚書　侍郎　侍郎　職方　侍郎　駕部　員外郎　駕部　中郎　駕部
刑部尚書　侍郎　侍郎　都官　侍郎　比部　員外郎　司門　員外郎　都官　中郎　比部
工部尚書　侍郎　侍郎　屯田　侍郎　虞部　員外郎　水部　員外郎　虞部　中郎　虞部
省部架閣　省部監門官

卷之五十三
御史臺　御史大夫　中丞　侍書侍御史
御史　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　監察侍御史　主簿
學士院　翰林學士承旨　翰林學士　直院　權直
翰林侍講學士　翰林侍講學士　崇政殿說書　總學士
觀文殿大學士　學士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
端明殿學士　總閣學士　總侍制　龍圖閣
天章寶文顯謨徵猷敷文煥章華文寶謨閣學士　總閣學士　待制　直學士
總閣職　集賢殿修撰　右文殿修撰　秘閣修撰
直龍圖閣　直秘閣
卷之五十五
諸卿　少卿

大常卿　少卿　博士　太祝　太祝京社署　奉禮郎　太祝署　太樂署　太小署
悟律郎　協吹署　摩緊署
光祿卿　丞　良醞署
衛尉卿　丞　守宮署
宗正卿　少卿　諸陵署
卷之五十六
太僕卿　丞　典廐署　諸牧監
大理卿　少卿　正　王海　丞　司直　主簿
鴻臚卿　丞　典客署
司農卿　少卿　大倉署　太倉署　丞　主簿　導谷監　品泉場監
秘書監　丞　諸曹郎　著作郎　著作佐郎　丞　左右校署　著作郎　主簿
太府卿　丞　諸市署　平準署　丞　常平署　主簿
卷之五十七
殿中監　丞　尚衣　尚輦局　直長
少府監　丞　左尚　掌冶署　五署　東西染署　丞
將作監　丞　右校　東西主章令
國子監　祭酒　主簿　司業　博士　四門博士　宗學博士　學諭　廣文館博士　武學博士　律學算學博士　丞　勑教
太常卿　丞　太祝京社署　奉禮郎　主簿　太樂署　太官署　珍羞署　武庫令　丞　主簿　掌醢署　丞　良醞署　丞　守宮署　少卿　諸陵署　丞　典廐署　諸牧監　丞　主簿　典牧署　乘黃署　車府署　丞　主簿　太祝令　崇玄署　丞　主簿　公事司馬令　主簿　掌醢署　丞　太官署　珍羞署　武庫令　丞　奉禮郎　太樂署　太小署　少卿　博士　悟律郎　協吹署　摩緊署
大理卿　少卿　王海　丞　司直　主簿　丞　評事　司儀署　監　正　主簿
鴻臚卿　丞　典客署　主簿　導谷監　品泉場監　水衡署
司農卿　少卿　大倉署　上林苑署　丞　主簿　導官署　司竹監　鹽池監　主簿
秘書監　丞　諸曹郎　著作郎　著作佐郎　丞　左右校署　著作郎　主簿　諸市署　平準署　丞　常平署　主簿　太史局令　丞
太府卿　丞　諸曹郎　都料令　丞　平準署　主簿　少監　正字　校書郎
殿中監　丞　尚衣　尚輦局　直長　尚食　尚舍　奉御　尚藥　尚乘
少府監　丞　左尚　掌冶署　五署　東西染署　丞　主簿　右尚　中尚　織綠
將作監　丞　右校　東西主章令　主簿　魏官　左校　中校等署令
國子監　祭酒　主簿　司業　博士　丞　勑教　四門博士　宗學博士　學諭　廣文館博士　武學博士　律學算學博士

軍器監　丞　簿　甲坊署
都水使者　內侍省
卷之五十八
樞密院　知樞密院事　同知樞院
都副承旨　檢詳　編修官
宣徽院官　將軍總叙　左右衛　左右驍衛
左右威衛　左右領軍衛　左右金吾衛
左右千牛衛　左右羽林衛　左右龍虎衛
左右監門衛　左右清道率府　左右司禦率府　左右内率府
殿前司　侍衛馬軍司　侍衛步軍司
知閤門事　同知閤門事　祗候　幹辦皇城司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帶御器械
卷之五十九
大將軍　官屬　都督　元帥　宣撫
車騎將軍　衛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
四征四鎮四安四平將軍　雜號將軍　監軍　掌監視軍事　書佐　掌書寫　祭酒　掌領諸生　博士　掌教授諸生　助教　掌助博士教授
三署郎官叙　中郎將　五官中郎將　四中郎將　左右　掌賓贊威儀　折衝府　果毅　別將
三都尉　奉車　駙馬　騎都尉　侍從左右
觀察使　防禦使　團練使　刺史
諸路將官　都統　副都統　統制
都總管　副總管　都副鈐轄　兵馬都監
巡檢
卷之六十
東宮官總叙　六傅　賓客　詹事
中允　司議郎　中舍人　舍人
通事舍人　洗馬　校書　文學　文學　正字
庶子

卷之六十一
司隸校尉　州牧刺史
都護　觀風俗使
黜陟使　採訪處置使
轉運使　安撫使
卷之六十二
制置使　經略使
都大提舉茶馬都大坑冶　提舉　提舉常平
經制邊防財用事　提刑
提舉河北雜使解鹽保甲三白渠弓箭手等官　提舉學事司
經總制使　發運使　總領
總論州佐　招討招撫宣諭鎮撫諸使　都監　掌監視軍事　書佐　掌書寫　祭酒　掌領諸生　博士　掌教授諸生　助教　掌助博士教授
都大提舉市舶　走馬承受　掌訪聞
卷之六十三
京尹　留守　都護　總管　鈐轄　都監　掌監視軍事　書佐　掌書寫　祭酒　掌領諸生　博士　掌教授諸生　助教　掌助博士教授
郡尉　郡丞　別駕　長史　司馬　通守　通判
教授　錄事參軍　司倉　中正
司功參軍　書記支使　推判官　司兵　王官掾　司士　督郵

司理　司法
縣丞　主簿
卷之六十四
文散官　武散官
檢校官
卷之六十五
祿秩　職田
卷之六十六
官品命數　秦爵數　漢祿石數　錢至宋品數　自一品至六品
卷之六十七
官品命數　自七品至九品
卷之六十八　郊社考　凡二十三卷
郊　有虞至周
卷之六十九
郊　魯郊至東漢
卷之七十
郊　魏至唐
卷之七十一
郊　梁至宋哲宗
卷之七十二
郊　宋徽宗至寧宗
卷之七十三
明堂　黃帝至唐高宗
卷之七十四
明堂　唐武后至宋高宗
卷之七十五
明堂　宋孝宗至寧宗
卷之七十六
雩禜水旱
卷之七十八
祀五帝
卷之七十九
祀日月
卷之八十
祭星辰
卷之八十一
祭寒暑　祭六宗四方
卷之八十二
祭社稷
卷之八十三
祭山川
卷之八十四
封禪
卷之八十五
高禖　八蜡
卷之八十六
五祀
卷之八十七
籍田祭先農　親蠶祭先蠶
卷之八十八

祓禊 摘录 校除 潴
卷之八十九
告祭
卷之九十
卷之九十一 宗廟考 凡十五卷
雜祠淫祠
卷之九十二
天子宗廟 秦至東晉
卷之九十三
天子宗廟 南朝宋武帝至宋仁宗
卷之九十四
天子宗廟 宋英宗至寧宗
卷之九十五
后妃廟 私親廟
卷之九十六
祭祀時享 有虞至周
卷之九十七
祭祀時享 漢至五代
卷之九十八
祭祀時享 宋
卷之九十九
卷之一百
祫禘 古祫禘禮
卷之一百一
祫禘 古祫禘禮 漢至唐
卷之一百二
祫禘 五代 宋
卷之一百三
功臣配享 祀先代帝王賢臣
卷之一百四
諸侯宗廟
卷之一百五
大夫士庶宗廟 時享附
卷之一百六 王禮考 凡二十二卷
朝儀 周至唐
卷之一百七
朝儀 唐開元朝會儀至宋英宗
卷之一百八
朝儀 宋神宗至寧宗
卷之一百九
巡狩
卷之一百十
田獵
卷之一百十一
君臣冠冕服章 上古至周
卷之一百十二
君臣冠冕服章 秦至唐
卷之一百十三
君臣冠冕服章 宋
卷之一百十四

后妃命婦以下首飾服章制度
卷之一百十五
圭璧符節璽印
卷之一百十六
乘輿車旗鹵簿上古至隋
卷之一百十七
乘輿車旗鹵簿唐至宋
卷之一百十八
乘輿車旗鹵簿宋
卷之一百十九
后妃命婦以下車輦鹵簿
卷之一百二十
國恤有虞至周
皇太子皇子公卿以下車輦鹵簿
卷之一百二十一
國恤秦至宋
卷之一百二十二
國恤唐至宋
卷之一百二十三
山陵葬禮上古至周
卷之一百二十四
山陵秦至東漢
卷之一百二十五
山陵魏至五代
卷之一百二十六
山陵宋
卷之一百二十七
山陵宋
卷之一百二十八
樂考凡三十一卷
歷代樂制上古至明
卷之一百二十九
歷代樂制晉至五代
卷之一百三十
歷代樂制宋
卷之一百三十一
歷代製造律呂
卷之一百三十二
律呂製度
卷之一百三十三
度量衡
卷之一百三十四
金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三十五
石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三十六
土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三十七
革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三十八
絲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三十九
匏之屬雅部
竹之屬雅部
卷之一百四十
木之屬雅部

木之屬 雅部
卷之一百四十 樂懸
卷之一百四十一 樂歌有虞至三國 胡部
卷之一百四十二 樂歌晉至唐
卷之一百四十三 樂歌五代宋
卷之一百四十四 樂舞上古至東漢
卷之一百四十五 樂舞三國至宋 俗部

卷之一百四十六 俗部樂 女樂
卷之一百四十七 散樂百戲 鼓吹
卷之一百四十八 夷部樂 徹樂
卷之一百四十九 兵考 凡十三卷
卷之一百五十 兵制 兩漢
卷之一百五十一 兵制三國至唐
卷之一百五十二 兵制五代至宋英宗
卷之一百五十三 兵制宋神宗至欽宗
卷之一百五十四 兵制宋高宗至寧宗
卷之一百五十五 禁衛兵
卷之一百五十六 郡國兵 鄉兵
卷之一百五十七 教閱
卷之一百五十八 車戰 舟師 火戰
卷之一百五十九 馬政 紀馬祖 周至五代
卷之一百六十 馬政 宋
卷之一百六十一 軍器
卷之一百六十二 刑考 凡十二卷
卷之一百六十三 刑制漢高祖至章帝
卷之一百六十四 刑制東漢和帝至晉安帝
卷之一百六十五

刑制 宋文帝至隋煬帝
卷之一百六十六
刑制 唐高祖至宋真宗
卷之一百六十七
刑制 宋仁宗至寧宗
卷之一百六十八
徒流 配役
卷之一百六十九
詳讞 平反 有虞至唐太宗
卷之一百七十
詳讞 唐高宗至宋寧宗
卷之一百七十一
贖刑 赦宥 寬恤 有虞至秦漢

卷之一百七十二
赦宥 魏文帝至唐
卷之一百七十三
赦宥 五代 宋
卷之一百七十四
赦宥 經籍考 凡七十六卷
歷代總叙
卷之一百七十五
經 易
卷之一百七十六
經 詩
卷之一百七十七
經 書
卷之一百七十八
經 禮
卷之一百七十九
經 春秋
卷之一百八十
經 禮
卷之一百八十一
經 詩
卷之一百八十二
經 春秋
卷之一百八十三
經 春秋
卷之一百八十四
經 論語 孟子
卷之一百八十五
經 考經 經解
卷之一百八十六
經 總論
卷之一百八十七
經 儀註
卷之一百八十八
經 儀註
卷之一百八十九
經 小學
卷之一百九十
經 小學
卷之一百九十一

子 小說家
卷之二百十八
子 農家
卷之二百十九
子 天文家 曆算家
卷之二百二十
子 五行家 占筮家 刑法家
卷之二百二十一
子 兵書
卷之二百二十二
子 醫家
卷之二百二十三
子 醫家
卷之二百二十四
子 神仙家
卷之二百二十五
子 神仙家
卷之二百二十六
子 佛家
卷之二百二十七
子 佛家
卷之二百二十八
子 雜藝術
卷之二百二十九
類書
卷之二百三十
集 別集 唐
卷之二百三十一
集 別集 唐
卷之二百三十二
集 別集 唐
卷之二百三十三
集 別集 五代 宋
卷之二百三十四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三十五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三十六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三十七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三十八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三十九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四十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四十一
集 別集 宋
卷之二百四十二
集 詩集
卷之二百四十三

集 詩集
卷之二百四十四
集 詩集
卷之二百四十五
集 詩集
卷之二百四十六
集 歌詞 章表
卷之二百四十七
集 總集
卷之二百四十八
集 總集
卷之二百四十九
集 總集 文史

卷之二百五十 帝系考 母后臨朝攝制及推尊私親附有嗣至唐
歷代帝號歷年
卷之二百五十一
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唐至宋
卷之二百五十二
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唐至宋
卷之二百五十三
太上皇太皇太后皇太后 唐至宋
卷之二百五十四
后妃 南朝宋至唐
后妃 唐至宋
卷之二百五十五
開元禮皇帝納后冊后皇太子納妃儀
卷之二百五十六

后妃 五代至宋
卷之二百五十七
皇太子皇子 冊命附
卷之二百五十八
公主
卷之二百五十九
皇族
卷之二百六十 封建考 凡十八卷
上古至周封建之制
卷之二百六十一
周封建之制 上古至春秋時國名
卷之二百六十二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迹
卷之二百六十三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迹
卷之二百六十四
春秋列國傳授本末事迹
卷之二百六十五
秦楚之際諸侯王
卷之二百六十六
西漢同姓皇子諸侯王
卷之二百六十七
西漢王子侯
卷之二百六十八
西漢功臣侯外戚侯恩澤侯
卷之二百六十八
東漢諸侯王

西漢異姓諸侯王

卷之三百六十九
東漢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
魏諸侯王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一
晉諸侯王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二
宋齊梁陳諸侯王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三
後魏諸侯王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四
齊周隋諸侯王列侯
卷之二百七十五
唐諸王
卷之二百七十六
唐諸王
卷之二百七十七
五代諸王
卷之二百七十八
中宮三垣
卷之二百七十九
二十八宿
卷之二百八十
十二次度數
卷之二百八十一
星雜變
天變

卷之二百八十二
日食
卷之二百八十三
日食
卷之二百八十四
日變
卷之二百八十五
月食月變
卷之二百八十六
雩禱
卷之二百八十七
月五星凌犯
卷之二百八十八
月五星凌犯
卷之二百八十九
月五星凌犯
卷之二百九十
月五星凌犯
卷之二百九十一
流星星隕星搖
卷之二百九十二
流星星隕
卷之二百九十三
星晝見
卷之二百九十四
瑞星
客星
雜星變
虹蜺

卷之二百九十五　物異考凡二十卷
總叙
卷之二百九十六
水災周王宋真宗
卷之二百九十七
水災宋仁宗至寧宗
黑眚黑祥
卷之二百九十八
火災　火異
卷之二百九十九
木異草妖　草異
青眚青祥
卷之三百
金異　玉石之異
卷之三百一
歲凶　地震
白眚白祥天毛地生毛
卷之三百二
山崩地陷地移地長川竭　地生異物　黃眚黃祥
卷之三百三
恒雨　甘露
卷之三百四
恒暘　恒燠　天雨異物
卷之三百五
恒寒　雹水冰冰花
卷之三百六
恒風　恒陰　夜妖
卷之三百七
雷震　物自鳴
卷之三百八
人異　物自動
卷之三百九
詩異　物自壞
卷之三百十
訛言　服妖　射妖
卷之三百十一
毛蟲之異　麒麟騶虞　馬異　牛禍
卷之三百十二
豕禍　羊禍　犬異　下體生上之疴
羽蟲之異
卷之三百十三
鳳凰　雞禍　龍蛇之異　魚異
卷之三百十四
蟲異　蠃異　蝗蟲　蝡
鼠妖
卷之三百十五　輿地考凡九卷
總叙
卷之三百十六
古冀州
卷之三百十七
古兗州　古青州
卷之三百十八
古揚州　古徐州

古荆州

卷之三百二十

古豫州

卷之三百二十一

古梁州

卷之三百二十二

古雍州

卷之三百二十三

古南粤

卷之三百二十四 四裔考 凡二十五卷

東夷總叙 朝鮮 濊 馬韓

辰韓 弁辰 夫餘 倭 即日本

高句驪

卷之三百二十六

豆莫婁 百濟 新羅 沃沮

挹婁 勿吉 黑水靺鞨 渤海 蝦夷

卷之三百二十七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侏儒 長人 流求 女眞

定安

卷之三百二十八

南蠻總叙 盤瓠種 廖者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兗州 獠

夜郎 滇 邛都 雋都

牂牁 附國 哀牢 南詔

卷之三百三十

驃國 西原蠻 焦僥國 撣國

兩爨蠻 松外諸蠻 諸濮 交趾

卷之三百三十一

南丹州蠻 撫水蠻 黎峒 海南叙略

黄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陀利 狼牙脩

婆利 槃槃 赤土

卷之三百三十二

貞臘 羅刹 投和 闍婆

訶羅陀羅 婆里 婆達 丹丹

邊斗 杜薄薄荊 敦焚 火山

無論 婆登 烏督 訶陵

多蔑 多摩長 哥羅舍分 占城

三佛齊 勃尼 注輦 丹眉流

蒲甘 南毗 層檀

卷之三百三十三

西戎總叙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氏

荷氏

卷之三百三十四

悉苴羌 吐谷渾 乙弗敵 宕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上

卷之三百三十五

吐蕃下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大勃律　箇失蜜　胥咄
蘇毗　汕州
卷之三百六十六
西域總叙　樓蘭都鄯書　旦末　杅彌
車師前後王即高昌　龜玆　且彌
焉耆
卷之三百三十七
于闐　疎勒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秅　難兜　大宛
莎車　劉賀　吐咪羅　捺旦
謝飓　識匿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卷之三百三十八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廂居
鐵汗　米國　穆國　烏那遏
曹國　何國　史國　奄
滑國　白題　嘛噠　鉢和
波知　賒彌　烏萇　乾陀
悒怛同　天竺　摩揭宅　車離
師子　高附
卷之三百三十九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驒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汾斯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盤陀　粟弋

阿鈐苑　副貨　羅夜羅　石國
東女　西女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伽羅　越底延　大食
拂林　邏縛
卷之三百四十
北狄總叙　匈奴上
卷之三百四十一
匈奴下　劉淵
赫連
卷之三百四十二
烏桓　鮮卑
禿髮　宇文莫槐
托跋氏　蠕蠕
卷之三百四十三　靺咩比能　乞伏
突厥上　突厥中　徒河段　慕容氏
卷之三百四十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下　鐵勒　石勒　沮渠
同羅　都波
僕骨　薛延陀　僕骨
斛薛　阿跋　拔野古　多濫葛
俞　大漢　契苾羽　鞠國
白霫　庫莫奚
卷之三百四十五
契丹上　烏洛侯　駓度狊
卷之三百四十六
契丹中　契丹下
卷之三百四十七
室韋　地豆于

文獻通考目錄終

卷之三百四十八

沙陀　骨利幹　拔悉彌
葛邏祿　駮馬　流鬼
黠戛斯　僕骨　回紇
鬼國　薛葛思

文獻通考

自序

鄱陽　馬端臨貴與著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也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未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

互察焉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敛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槀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間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篚之屬

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叙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叙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叙兵則盡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竊定其間雖復窮老盡氣劇日鉥心亦何所發明聊輯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削繁蕪增廣闕略矜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

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内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縣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課而姦僞無所容故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甚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僞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還受其姦敝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而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太和李唐之貞觀稍欲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廢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鞅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羞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

興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叙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
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閑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
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
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古錢之名）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錯輕重通貧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圜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貴日增物之賤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制為飛券欽引之為以通商賈之厚齎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蜀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白交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

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指以
市農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窳惰之輩鈞是人也
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
陣役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
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
也光岳既分風氣日漓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
役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鶩其有摩肩接踵不足以滿隅者總總
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措於民之材而徒欲多
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得民為

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稅以身為累矣作戶口考第三叙歷代戶口之
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
同而皆役民者也在軍旅則執干戈興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
羸纏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
於官者勞其理則然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雲用其民為鄉
長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萌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
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議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口差
曰雇曰義紛紜雜襲而法出姦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
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望重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
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叙歷代役法之詳而
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榷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商酤征商是也

嘉古利者則曰賦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
王者之事也善古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開市貨物
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
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
之加詳於征榷者莫不以籍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
鹽酤酒榷茶鑄錢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
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摧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任
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榷酒酤或
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榷遍
於天下矣蓋昔之榷利曰取之富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
則農民不獲與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有識者知其苛
擾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榷考第五首叙歷代征商之法鹽鐵
始於齊則次之榷酤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斂者若津

渡閒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貸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故又次之凡六卷

市者商賈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倣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籍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貿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懋遷有無曲為貧民而非為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寖失其市物也亦設曰推蓄賈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設曰抑貧民穀賤錢荒之幣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

糴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若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季叔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白租而貢白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捐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貢山至言曰昔者周盖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

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覩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太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慶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于上者復有公私兼儉賢主常捐內帑以濟軍國之用故民裕而其柞昌遙後僻王至屢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之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蠲貸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為首才能次之廣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宏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閈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然後俾之入備王官以階清顯蓋其為法雖有愧於古人

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俱屬皆命於銓曹稽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勛舊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為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偽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取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為防開檢抳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塗轍亦復不一不

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學校之制及祠祭饗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部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曆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搢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級衣趣馬俱顧俊之流宮伯內宰盡興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爲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宴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爲公卿將相爲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豎孌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搢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彙職掌不相爲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籌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胄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爲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名武而實文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語營繕不過爲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今在漢爲司牘小史而後世則爲大臣所不敢當之穷官校尉在漢爲兵帥要職而後世則爲武弁所不齒之穷秩

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

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荀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棟梁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戴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鄉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禘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感靈仰或以為耀魄寶變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再三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

雖復博贍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常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祫祭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通折衷其義雜抵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奧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註併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祿次八蜡五祀次田獵次祈禳告祭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

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額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有五曰吉凶軍賓嘉禮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為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旂肉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為篇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

而議禮制度非又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為歷年多祚澤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閱工人常肄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拳拳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為憂而卒不克更正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上守且陷於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及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

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
弛國已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擯萬寶常之議及樂
成寶常聽之泫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
寶常之議能捄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
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
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
其自得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寃律呂
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舜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埋沒
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膠瑟叩槃捫燭之爲愚固不知
其說也依樂考第十五首叙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
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
散樂鼓吹而以微樂終焉凡十五卷

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
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中地家六人可任也下地家五人可任
也者家三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疋兵
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
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
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
簡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
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姑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
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
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
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
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
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

刃無有休息之期其則以末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
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議曰教養於平時而驅
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
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叙歷代兵制次禁
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
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濫刑喜殺習以爲常
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劓則掩鼻蚩尤之刑也而唐虞道之收
孥赤族亡秦之法也而漢魏以來遵之以賢聖之君而不免襲亂虐
之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
死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
髡減死罪一等即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即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
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衆繼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

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
欲活者傅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纔剪其毛髮所欲陷者予
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
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謂鞭朴流宅
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
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沉寃而莫伸而舞文利
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
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詳讞次贖刑赦宥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古然以今考
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或以爲笙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戴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
典最曉出六典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
也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焚除書之外俱未

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為之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攷之隋唐亦復如是嘗亦秦為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為之也易則其傳之也不遠嘗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蓄者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晁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甘泉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者如入群玉之府而閱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研窮即可以洞

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窺端倪蓋聖見洽聞之一助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七十六卷

宁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駁說者騁其辭不務綜其始終蓋識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也於是作為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抵牾故歐陽公復識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為勝然自三代以後至于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分派別之遠近猝然而問雖草草之間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為吳虞緎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寖息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若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規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

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又土一民始皆視為己有再傳而後劉項與群雄共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為項氏所立者皆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遠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荊吳齊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而後賈誼晁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為親者無分地而疏者偪天子必為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或削其地其貧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畀其功臣繼而勦滅異姓諸侯而以畀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周雖大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上世言之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為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為自邰而豳自豳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國也然以其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者矣又如泰伯之為吳虞緎之為楚箕子之為朝鮮其初不過自屏於荒裔之地而其後因以有國傳世寖息古之諸侯者雖曰受封於天子然亦由其行義德化足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若其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為己私而古之諸侯亦未嘗規封內為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非

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康而後復設文武之
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己之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
而後可以行封建自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
以綿千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疎畏偪而上下相猜形不能以一朝
居矣景武之後令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諸侯雖有君國子民
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微秦
之敝復行封建然為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為
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遂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遂漢
之士議者以為之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
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繫并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
氏父子即擾臂取之曾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
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妄忍反以召五
胡之亂宋齊皇子俱以童孺當方面名為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籤長

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柞卒以不永梁武真閑
殷父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為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
矣然諸王擁兵稍置君父辛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昧忌帶
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救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
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
矣今所論著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跡可考
者略著之如共工防風氏以至邶廓樊穜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
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跡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
國之事跡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倣世家之例敘其梗概其莒郯
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焉班二
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
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覩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
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凡十八卷

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
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治民而紬史記金匱石室
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
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為一則
象緯有疑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
然二任之職廢離隔不相為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左
氏以為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為一人故踈略如
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
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
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
者迺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
劉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
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
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
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昊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
無者而又月日不相照合宜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舛抵牾其失
大矣慈溪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僮僕奴隸皆可知而所書薄食之謬且
如此則星辰之遊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哀帝以日無光
九年正月癸卯之事門特詔尚書令中黃門以下入禁中共卑而大史
晝中而以黃告星紀帝坐二事見於孝武孝景帝時不
光武建武五年方不告客星事亦可證其疎略也）姑述故事廣異
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
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于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
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
雲氣凡十七卷

記口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

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因未易言也治世則鳳凰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和之際鳳凰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怛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非濫刑之世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儵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槩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采有所不通竊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鳳凰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彖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

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怛雨怛旸怛燠怛寒怛風水涔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耳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則與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爲妖如桑穀共生之類是也若雨木冰木乃冀氣脅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雨木冰爲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爲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華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爲華孽一者俱失其倫類今華而正之俱以入怛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

志以鼠妖爲青祥物自動爲木沴金物自壞爲金沴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論今以鼠妖青眚各自爲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爲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爲九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爲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爲十九自晉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晉以後爲州彌多所統彌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始以楊州言之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爲荅大僑置諸州以會稽爲東楊京口爲南徐廣陵爲南兗歷陽爲南豫歷城爲南譙襄陽爲南雍魯郡在禹跡爲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跡爲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跡之九州彌不復可考矣夾際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翼州可遷而華陽黑水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跡所統爲準沿而下之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爲準泝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禹至冀之幽朝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爲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爲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內九州之中者則被之聲教疆以戎索唐虞三代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則荊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薛桓之

所攘魏絳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縣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酋豪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幷六國始北却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闢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慿重貨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窮其廣大剽悍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叙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說異可考而索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奉議大夫饒州路鄱陽縣尹勸農事河東薛 居信提調校正

男 鄱 陽 馬 志仁 點對

婿 番 陽 楊 玄益 費 山 校正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

堯遭洪水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九州奠厥土白壤（無墳曰壤）厥田惟中中（田第五）厥賦上上錯（賦第一錯間雜之賦）兗州厥土黑墳（色黑而墳起）厥田惟上中（第二）厥賦中上（第四）青州厥土白埴墳（埴黏也墳起也）厥田惟上下（第三）厥賦中上（第四）徐州厥土赤埴墳（地赤）厥田惟下上（第四）厥賦上中（第二）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濕）厥田惟下下（第九）厥賦下上（第七）荊州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厥賦上下（第二）豫州厥土惟壤（土和無塊）厥田惟中上（第四）厥賦錯上中（第二錯出第一第三）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而黎）厥田惟下上（第七）厥賦下中三錯（第八錯出第七第九）雍州厥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厥賦中下（第八）

孔氏曰田下而賦上者人功修也田上而賦下者人功少也

三山林氏曰三代取於民之法不過田而已出什一之數既不出什一之數既不可以田之高下而準之計其所入之總數而多寡比（校）有此九等莫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少故為上上兗州之賦比九州為最多故為下下其餘七州皆錯出於其間蓋九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非取於民之時有此九等之輕重也

五百里甸服（為天子服理田）百里賦納總（禾本全曰稭）二百里納銍（刈禾也）三百里納秸服（半藁去皮曰秸服事也納總入而為銍之事又使之服役給之事）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量其地遠近而為納銍之輕重）

唐虞之制簡畧不可得而詳其見於書者如此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

朱子集註曰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

爲貢商人始爲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爲九區區七十畝中爲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

周文王在岐（今扶風岐山縣）用平土之法以爲治人之道地若爲本（地謂安土）故建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縣縣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萬井戎馬四百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夫者是公田百畝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井定出賦車六百四乘此鄉十六井地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匹兵車六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匹兵車六乘（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匹兵車六乘）此諸侯之小者謂之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六井定出賦車六乘此卿大夫之采地之大者是公田百畝

朱子語錄曰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法不可合近世說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

永嘉陳氏曰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洫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故以閒言方十里之爲九百夫方百里者以開方法計之爲萬夫內當云百夫之閒少匠人云溝洫即不見得包溝洫在內若

以言募善於助莫不善於貢也鄉遂迫近王城豐凶易察故可行貢法都鄙傍在遠方情偽雜如故止行助法此又先王之徹意也然鄉遂之地少都鄙之地多則行貢法之地必少而行助法之地必多至魯宣公始稅畝杜氏注以爲公無恩信於民民不肯盡力於公田故履踐案行擇其善畝好穀者稅取之孟子時公田所收必是不給於用而爲此橫斂孟子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則是孟子之時助法之廢已久蓋胥而爲貢法矣孟子特因詩中兩語而想像成周之助法耳自助法盡廢而爲貢法於是民所耕者私田所輸者公租田之豐歉靡常而貢數已定限以十一民猶病之況遞取於十一之外乎

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才劣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不易之地家一百畮

遂人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小司徒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二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

王制農田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六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

孟子曰周家授田之制但如大司徒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衆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王制孟子之說則二夫定以百畝爲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三者不同

西漢食貨志董仲舒李悝能推古法爲今用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爰於也更猶易也三歲即安其處也

地事相參而農民力盡上農夫一人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三十石餘百五石乃當農夫一人十畝之收此謂平土可以爲法若山林藪澤原隰陵陸河川之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受田各以肥磽多少爲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九人中農夫食八人下農夫食七人上農夫一人當中農夫一人半當下農夫二人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

按此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條夫受田如此孟子言餘夫二十五畝集注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則此二十五畝者十六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載師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其貢賦之多少物色之以知其所宜之等而授農事職爲之以上地所養者眾地男女五人以下地所養者寡也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畺謂今邑界里制之屬宅田致仕之家所受田也邑域也里居也園圃果蓏之屬人其家所受之田也宜田麻人有官者其家所受之田也賞賜之田公邑甸稍縣都皆然家也大夫之采地小都鄙之采地王畿內諸侯之國皆有之自此以外皆然家也大夫之采地小都鄙之形實不方平如圭田受田也牛田牧田在郊者也賈田在市

以它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一遠郊二十而三甸一稍縣都皆無過十二焉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一近郊十而五

鄭氏曰周稅輕近而重法遠者多役也園廛亦輕着廛無穀
園出利也
山藪易氏曰孟子之說十一之法通乎三代今故載師所言任
地則不止十一而已毋巧於周人之徵法斂都氏咸爲孟誤說
載師爲任民之法而不知其爲任地之法也掌攷載師之職以
宅田士田賈田任遠郊之地故田近郊十一以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故曰遠郊二十而三若公邑之田則六遂之
餘地家削小都大都之田則三等之采地故曰甸稍縣都皆無
過十二是大者皆以田賦之十一者耳於民又以其一分爲十
分各酌其輕重而以其十一十二二十而三者輸之於天子此
皆任地之賦也知任地之法異乎任民之法則載周十一之徵
法可考矣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出夫
家之征不毛者出泉不毛者謂以一里一十五家之泉出之宅不毛者謂以一夫一廛之宅出一夫之稍百畝之稍二十五家之布謂以一夫一廛之宅出一夫之稍百畝之稍二十五家之布謂以一夫一廛之宅出一夫之稍百畝之稍二十五家之布謂以一夫一廛之宅出一夫之稍百畝之稍二十五家之布
閒師凡民不耕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耕者無賓客不耕者不繼者不衰
按周家正此法以整齊情之民所謂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蓋
侍遷而取之也所謂無牲無盛無賓客不衰蓋其
合用以辱之也其罰一也然所罰之里布屋粟國用局
當仲給於此鄭氏注謂以共吉凶二服及器誤矣至孟子
言廛無夫里之布則知戰國時以成周所以罰游情者爲經
常之征斂矣是無罪而受罰也可乎甚至王介甫遂欲舉此
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按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成公以甸賦
取之於丘已是四倍於先王之時今詳夫子答語如左傳所

載似是以井賦取之於丘田之時未應如是其酷如國語所載是以軍旅之廢施之平時則只是每井加賦而未必盡及一丘之數此杜何二公所註所以有別賦家財及孥漢獻民錢爲喻之說也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二謂已收公田之相又發私田之畝十取其一公又問於孔子孔子曰薄賦斂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子集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不平野卿外都鄙之地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卿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當戰國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圭田世祿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祿已行之但此未備餘夫半十六授此田在百畝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助法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備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

魏文侯時租賦增倍於常或有賀者文侯曰今戶口不加而租賦增倍此由課多也譬如彼治冶令大則鎔冶令小則厚治人亦如之夫貪其賦稅不愛人是虐人及衰而亡無所傳　李悝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三分去一（言治田百萬畝之中三分治之一常空閑以備災害也）餘有田六百萬畝治田勤謹則畝益三升（舊一夫百畝收粟百石今加三石）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減以爲粟百

秦孝公十二年初爲賦（始有此賦斂之法）

壯丁通典曰秦孝公用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棄井田開阡陌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革而務本於內使秦人應敵於外故魔井田制阡陌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國富兵強天下無敵

吳王曰井田受之於公每得新賣故王制曰田里不鬻開阡陌之議置之開言秦廢井田開阡陌說者以爲秦制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虎通云井田者因井田之疆畔制其廣狹開其徑路以通人物之往來即所謂徹法蓋如此當戰國時非周禮所謂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之橫從以通水潦之流也然風俗通云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又云河南以東西爲阡南北爲陌二說不同今以遂人田間有洫之數攷之則當以後說爲正蓋陌之爲言百也遂洫橫而畛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爲陌矣阡之爲言千也洫橫而畛遂爲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於禹夫有川而

川上之路周於其外與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溝洫澮皆四周
則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橫從而得之也然遂廣二尺溝四尺洫
八尺澮二尋則丈有六尺矣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
軌道二軌路三軌則畿一封不止其水陸占地不得爲田者頗
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
備水旱然考其溝洫之制有不得不然者蓋以其總計
之必行百里之政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爲田者多且病
其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爲田者多且病
其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不免有
煩擾斁隳之姦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侵越自私而
稅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而
聽其兼并買賣以盡人力發闢棄地悉爲田疇而不使有尺
寸之遺又盡地利使民有田即爲永業而不復
授以盡頃攙

敝隳姦使地皆爲田而稅皆出於民而井田皆廢而秩盖時之
爲與楊炎疾淨戶之弊而遂破租庸以爲
害豈冷而千古聖賢傳授精微之意於此盡矣
云爲開阡陌封彊而賦稅平蔡澤亦曰決裂
之壞而一其俗詳味其言則所謂開阡陌乃破壞
創置建立之名所謂阡陌乃三代井田之舊而非秦之所制矣
所謂賦稅平者以無欺隱竊據之姦也所謂
蚤蹈設敢乎之類也以天數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見而蔡澤之
言尤爲明白且所主張理天下之道有經
有緯不得專法堯舜棄鯀除井授之制又則阡陌爲田隨田爲路
尖斜屈曲無所不可又何必取其東西南北之正以爲阡陌而
後可以通往來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見其說之無疑
者或乃以漢世獨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於秦之所置殊不知

秦之所開亦其曠俾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適當衝要而便於往
來則亦豈得而盡廢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復使如先王之舊
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
壞由於阡陌此亦非也蓋曰富者一家蓄有千夫百夫之田耳
至於所謂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
而言蓋當是時去古未遠此名尚在而遺跡猶有可攷者顧一
時君臣乃不能推尋講究而修復之耳豈不可惜也哉

通典夫夏之貢殷之助周之籍皆十而取一蓋田地而稅秦則不然舍地而稅人故地數未盈其稅必備是以貧者避賦從而逃逸富者務兼并而自若加以內興工作外攘夷狄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贍其欲也二世承之不變海內潰叛

按秦壞井田之後任民所耕不計多少已無兩稅故以爲賦
歛之厚薄其後遂舍地而稅人則其總尤甚矣是年始令黔首自實田以定賦通典所言其是年以前所行數

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官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語類人信錄田字之中併豐富家之田十一漢興循而未改
漢興天下既定高祖約法省禁輕田租十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
用以賦於民
惠帝即位減田租復十五稅一（漢書十五稅一謂豐今復之也）
文帝十二年詔賜天下民租之半
是錯說上曰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
當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
若天災水旱而蓄積未及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之之主未
盡履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

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不能禁也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作送迎送往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方今之道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除罪如此則富人有爵農民有貲粟有所渫矣能入粟以受爵者有餘者也取有餘以供不足君上則貧民之賦下損上從其言令民入粟邊拜爵各有差錯復之令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從之詔賜民田租之半三年除民之田租

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不

末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

致堂胡氏曰漢至文帝時封國漸寡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矣又與例如和親歲致金繒後數爲邊患天子親將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致充溢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蓋文帝恭儉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宮闈是放流傳國都莫有奢侈之習如之何不富其貯蓋不可勝用矣然後知導諛逢惡者納忠於荒亟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端不畔而上亡其罪可勝誅哉

按文帝時賈誼晁錯皆以積貯未備爲可痛惜說商募民入粟拜爵官之事以招田千畝爲代田田一畝三甽甽長終畝一畝三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

勵之有方也

景帝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夫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硗確墝埆無所農桑繫畜或地饒廣草莽水泉利而不得使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

先公曰文帝除民田租稅後十三年至景帝二年始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文帝恭儉節用而民租不收者至十餘年此豈後世可及

武帝元狩元年遣謁者勸農宿麥

董仲舒說曰春秋屯發不書至於麥未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加五穀重麥未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毋令後時

上從之

仲舒又說上曰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廢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

法雖難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然後可善治也竟不能用

元鼎二年上曰左右內史地名山川溝渠甚衆細民未知其利今內史稻田租挈重難以遷之計反收田不與郡同郡請內史地潤

上稍耨隴草因積其土以附苗根故其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疏耘
除草也耔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於盛暑隴盡而苗深能風
與旱耐久故薿薿而盛也其耕耨下種田器皆有便巧之教常過縵田畝一斛以上減之一斛以下復之一畝一井一屋七口一夫挽犁二十晦之間平均今光數過以人饒多少為率民相與佃耘收穫如一家之子也故平都令光以為丞先之教民相與佃耘收穫如一家之子也故平都令光以為丞先之教民相與佃耘收穫如一家之子也故平都令光以為丞先之教

漢提封田一萬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提封者大舉其封畿也）其
萬萬三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川林澤
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不可墾定墾田
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漢極盛矣（歐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
七萬七百四十六口千萬三千二百三十三萬二千海戶合四百六十
六萬有奇）

王莽篡位王令曰古者設井田則國倫人富而頌聲作秦滅道壞
聖制廢井田是以兼并起貧鄙十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
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分田謂貧人
富人之田劫奪其所收假貸與民如貧人賃富人之田劫奪其所收假貸與民而謂貧
者驕而爲邪貧者窮而爲姦俱陷於辜刑民不犒今更名天下田曰
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過八而田滿一井者分餘
田與九族鄉黨故人之接乏者（接猶交也）其制度又不定更線爲姦天下謹謹然陷
刑者衆後三歲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勿拘以法

然刑罰深刻它政煩亂用度不足數賦斂民人愈貧

荀悅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氏或百一而
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占田逾制或以上中下戶而兼之官收其
稅什伍於古是豪民之奢暴過於王者之貢十倍於古也文
帝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豪強也且夫井田之制不
宜於人衆之時田廣人寡制度難立今雖不悉備猶宜限其大
略壹其名數占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過制其買賣者
皆通計所賣之田爲之除稅則兼并之路塞而貧弱之民有所
恃以全矣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之後制戶調之式丁男之戶歲輸絹三匹
綿三斤其遠者一匹二斤女及次丁男爲戶者半輸男丁一人
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
次丁男半之丁女又半之其官品第一至第九各有佔田之數
又蔭親屬多少各有差品其應佔而不滿者得依限課之

江統曰古者分土建侯以親以賢以庶以德量地而處民隨
資而節之使土不曠民不游食今者諸侯王公始皆受國分
土以藩衛王室而使者或不親其政或不統其民或不居其
國或不在其土或不出其境或不入其國或不見其民或不
知其名或不識其面或不聞其聲或不接其人或不與其事
或不治其職或不理其官或不問其俗或不察其情或不見
其行或不知其能或不聞其過或不見其善或不知其惡或
不聞其言或不見其治或不知其政或不聞其令或不見其
化或不知其德或不聞其義或不見其禮或不知其仁或不
聞其信或不見其忠或不知其節或不聞其廉或不見其恥
或不知其榮或不聞其辱或不見其罰或不知其刑或不聞
其威或不見其武或不知其文或不聞其教或不見其學或
不知其道或不聞其術或不見其藝或不知其數或不聞其
法或不見其度或不知其量或不聞其容或不見其貌或不
知其色或不聞其聲或不見其形或不知其情或不聞其意
或不見其心或不知其性或不聞其命或不見其天或不知
其地或不聞其人或不見其物或不知其事或不聞其理或
不見其道或不知其術或不聞其藝或不見其數或不知其
法或不聞其度或不見其量或不知其容或不聞其貌或不
見其色或不知其聲或不聞其形或不見其情或不知其意
或不聞其心或不見其性或不知其命或不聞其天或不見
其地或不知其人或不聞其物或不見其事或不知其理或
不聞其道或不見其術或不知其藝或不聞其數或不見其
法或不知其度或不聞其量或不見其容或不知其貌或不
聞其色或不見其聲或不知其形或不聞其情或不見其意
或不知其心或不聞其性或不見其命或不知其天或不聞
其地或不見其人或不知其物或不聞其事或不見其理

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
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爲井田盡爲溝洫已而
又爲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吁亦已迂矣井田成
而民之死其疆已朽矣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
井田之未起於黃帝堯舜之時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
之至於夏商稍稍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
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遽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
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今誠有能爲近井田者而用之則
亦可以蘇民矣孟子開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出未有行者非以下
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侵也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夫三
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人而兼三

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追盛平民使自壞其業
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富已過吾限者但使
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
能保其地以復於貧而彼嘗已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
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
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
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於朝廷下令於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
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水心葉氏進卷曰今之言愛民者臣知其說矣俗吏見近事傷
者好遠謀故小者欲抑奪兼并之家以寬細民而大者則欲復
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術吏之狹敏有必
行之於州縣者矣而井田之制百年之間士方且相與按圖而
晝之轉以相授而自嫌其迂未敢有以告於上者雖告亦莫之
聽也夫二說者其爲論雖可通而皆非有益於當世爲治之道
終不在此且不得天下之田盡在官則不可以爲井而臣以爲
雖得天下之田盡在官文武周公治而治天下亦不必爲井
何者其爲法須細密非今天下之所能爲昔者自黃帝堯舜
成周天子所自治者甚是一國之地封建以尺寸establish而歷見於
鄉遂之中而置六師役民夫正治溝洫終歲辛苦以井田
爲事而諸侯非各自治其國百世不變故井田之法可頒於天
下然江漢以南淮淝以東其不能純爲首不強使也今天下爲一
國雖有郡縣吏皆撫於上幸二三百代其間大吏有不能一
歲半歲而代去者是將使誰爲之就使爲之非少假十數歲
不能定也此十數歲之內天下將一心聯耕乎井田之制雖先慶
於商鞅而後諸侯封建絕矣封建絕井田雖在亦不可獨存
矣故井田封建相待而行者也

而疏之要以爲人力備靈望之而可觀而得粟之多寡則無異
於後世且大陂長堰因山爲源鍾固流滯視時決之法簡而易
周力少而用博使後世之治無棁於三代則爲田之利使民自
養於中亦猶何異於古故後世之所以爲不如三代者罪在於
不能使天下無貧民耳不在於田之必爲井不爲井也夫已遠
者不追已廢者難因今救過陂古遺防衆流即之
渺然瀰漫千頃者如其法而治之總減於千載之上今其阡陌連亙拗聚遷改
可得矣孔孟生衰周之時井田雖不治而其大畧具在勤勤以
經界爲意數君子先王之良法廢壞於暴君汙吏之手後之儒者
乃欲以耳目之所不聞不見之遠言而以爲不可廢是井田既然矣今俗吏欲抑兼并破富人
以扶貧弱者豈不善矣此可隨時施之於其所治耳非上之所

恃以爲治也夫州縣獄訟繁多終日之力不能勝又十爲富人役耳是以吏不勝忿常欲起而誅之縣官不察而失奉民之權轉歸於富人其積非一世也小民之無田者假田於富人得田而樂以爲耕借貸於富人歲時有急求於富人甚者傭作奴婢歸於富人游手末作俳優掖蔑傳食於富人而又上當軍輸雜出無數吏常有非時之實無以應上命常取具於富人然則富人者州縣之本上下之所賴也富人爲天子養于民又供上用豈厚取斂以自封殖計其勞亦罷相當矣而甚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吏當教戒之不可教戒隨書而治之使之自改則止矣不宜豫置疾惡於其心苟欲以立威取名也大人主既未能自養小民而吏先以破壞富人爲事徒使其畧王相怨有不安民心此非義爲治者也故臣以爲儒者復井田之學可罷而得生善之利此以爲與其群臣當深誠爲之至然古井田終不可行今之制度又不循立虛談相眩上下垂忤俗吏以里爲畫儒者以高爲名天下何從而治哉

按自秦廢井田之後後之君子每慨歎世主不能復三代之法以利其民而使豪強坐擅無井之利其說固正矣至於斟酌古今寬急病則莫知者泉水心二公之論最爲雖當然又因水心之論而廣之曰井田未易言也周制凡授田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則田土之肥瘠所當周知也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則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每口受二十畝則其民之或長或少或爲士或爲商或爲工又所當周知也爲人上者必能備知閭里之利病詳悉如此然後換授之際可以無敝蓋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卿大夫內而百執事莫不皆然其所以爲里之建

地均穀祿以食天下之民使之各有常職以任其力以遵法制以定其志以防其淫侵奪則爭興而不可止是以聖人慎之春秋之出諸侯用兵爭端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封殖其勞亦略相當矣而甚豪暴過甚兼取無已者則季氏之有田逾公田客稚其畜積以爲子奪役其豐凶以爲收貸

如邾莒滕薛之類小者數百年之國而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有國者漫不加省其間雖有豪民武健之人以違法制以侵奪列國之君大抵不過一再傳而已不能爲大患也惟秦則異於是自孝公以來至於始皇其間諸侯之地廣人衆兵革數起故法制隳弛而兼敗滋多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

余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一其志

無章輕重不均臭味相聞

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而田土之還授其變敝無有能復三代井田之舊也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則其民務農之勤惰又所當周知也農民每戶授田百畝其家衆爲餘夫年十六則別受二十五畝十五商受

張三王既不文於其世則當其耕悉知其土地民俗之所宜於
周人授田之法乎則不過受成於吏手安保其無敝後世羨
有爭田之訟歷數十年而不決者矣況官授人以田而欲其
均平杜君卿曰降秦以後計畝收稅雖隨豪在乎
權但授之田籍書盈縮其名而已無所信
吏由是也說文云
說可謂
由地廣人衆難於畫一
言之
度時雖有男子二
授之法未幾五胡雲
均田緒其立法之大槩
蓋如三代之制一傳而
之制亦多踵損益之而日墾其實
則無幷加故矣自秦平千四
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
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
田故也三代而下天非天子之
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
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
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
原紛爭從復井田是強奪民之
以不可行也
所得私
非應人
其所當
復封建
田產以
大
遠
實爲
百畝
年
二十
年
有
也

文獻通考卷之二

田賦考

王莽求天下旱鑄黃金一斤易粟一斛至光武建武二年野穀旅生
麻菽尤盛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至五年野穀漸少田收益
廣焉

建武六年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
軍士屯田糧儲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而稅一如舊制

建武十五年詔州郡檢覈墾田

帝以天下墾田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相增減乃下詔州
郡檢覈於是刺史太守多爲詐巧苟以度田爲名聚民田中并度
廬屋里巷民遮道號呼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時諸郡各遣使奉
奏其中原皆然計其墾田之數致也是以
而史不書言其
至魏武始行
者而功之不能
事奉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
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伏抵言於長壽街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
年十二特側曰吏受郡勅當欲以饒墾田相方耳河南帝城多近臣
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
首服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坐度田不實下獄死

章帝建初三年詔賚田爲三品

春詔曰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
瘠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乃上
言宜令天下悉同其制課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縣
詔以布帛爲租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上言穀所以貴由錢賤故也可
盡封錢一取布帛爲租以通天下之用從之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百四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三十三畝

八十五步
元初元年詔除三輔三歲田租更賦口算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
一百九十四步 案此數與上文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九十四頃大十
桓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
畝有奇
卅八步
靈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稅錢斛十
此所謂畝稅斂錢也
始此
靈帝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又名修宮錢
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斛十錢陸康上疏曰袁
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營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
自陌七國之法哉 一八 文獻通考卷二
仲長統昌言曰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止奢民財之豈
寡正風俗之奢儉井井田實莫由也今當限其田步斷無并取一半未
作以一本業遺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出三斛取一斗未
為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與非法之徵恣奢欲之求異
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為輕稅乃至一方有擊一面
被災未遑三年校計竭矩視戰士之蔬食庶望餓殍之滿道也
之何為若行此政也二十稅一名之曰猶況三十稅一乎夫薄賦
惽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國
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廩班祿未定可為
衝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則以為廩 太興元年詔曰徐揚
法制盡一定科租稅什一更賦如舊曰今者土廣人稀中地未墾雖
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墾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補闕
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日官田力堪墾裁乃
聽受之其總其力取後必為奢侵也
崔寔政論曰昔聖人分田耕墾地不相逾令青徐兗冀人稠土狹
不足相容而三輔左右及涼州內附近郡人少土曠人稀厥田宜
稼悉不墾發公宜遵故事徙貧人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

饑者而軍興已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閒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爲功差易宜簡流人與復農官功勢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溢可計日而待也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是歲頻年水旱田稅不至咸康初算田稅米空縣五十餘萬斛尚書諸曹以下免官

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身之役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按晉制子男一人授田七十畝以畝收三升計之當口稅二斛四斗今除度定田收之武道者不

斛一斗以畝收二升計之當口稅一斛四斗令除度定田收租之制而口稅二斛增至五斛則賦頗重矣豈所謂公王以下云者又非泛授田之百姓歟當攷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千畝中公收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菟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記室封裕諫曰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

蜀李雄賦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事少役稀百姓富實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徐豁上言武吏年滿十六課米六十斛事已

丁口

宋孝武帝大明初山陰縣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鄭莫候反三縣墾起湖田帝令公卿博議咸曰夫訓農修政有國所同土著之人習安日久加京師無田不開徙吾七縣山陰蒙旋富室須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委又緣湖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於既難勸之未易遽廢之瞬方蕪穢人未成良業

齊高帝初竟陵王子良上表言宋武帝時遣臺使督郡縣或尺布之隨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爲千故下實作尚方寄繫東冶百姓殷道不堪其命悉言減賦賞薄禮輕即生謗議愚謂凡諸捨課宜停遣使明下符旨寄定期限如有違越隨事糾坐則政有恒典人無怨咨

子良又啓曰今所在穀價雖利室家飢殊昔縑賤雖賤斷門糶貴而守宰務在裒刻園菜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屋以充重賦破人販產要利一時東都使人年無常限郡縣相承准今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來縣令宰守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足以避猶役守令不務先富人而唯言益國豈有人貧於下而國富於上耶不泉鑄錢遠類多貝則蠻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逐貫本一千加子七百尤求請無地且錢布相半爲制永久或開長宰須令帖錢進違格科退寄姦利欲人康泰其可得乎文帝當詔賦稅所應悉不限小大但令所在兼折市帛若絹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直不必盡令要錢於公不虧其用在私實商其濟者晉氏初遷一左草拂納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宮布一匹直錢一千而人所斂聽爲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貝匪直六百官爲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歲優人必爲降落今入官好布匹下百餘其四人所造之家樵制皆爲刻上今爲刻下咫尺欺公豈不由之救人拯弊莫過減賦略其目前小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人貲不穀國用不卑也

日東晉寓居江左百姓南奔者並謂之僑人往往散居無有土著而

江南之俗火耕水耨土地卑濕有蓄積之家諸蠻陳俚洞客米王化者各隨輕重收財物以裨國用又額外自斂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其軍國所須隨物調斂時析課市取乃無恒法定令列州郡縣制其任土所出以爲徵賦於無貴之人不樂州縣編者爲浮浪人樂輸亦無定數任量唯所輸納便於正課焉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貴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客之後魏明帝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於是分簡尤貧者就食山東勑有司勸課田農自是人皆力勤歲數豐穰畜牧蕃息

太武帝初爲太子監國普令有司課畿內之人使無牛取以人牛力相貿墾植漸辟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畝償以新鋤功七畝如是爲差至與老小無牛家種田七畝老少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谷豪爲率各刻家數所種須畝明立簿日所種於

地首標題姓名以辨播殖之功

魏令每調一夫一婦帛一匹下至十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一夫一婦之調奴任耕婢任績若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八其麻布之鄉一夫一婦布一匹下至十以此爲降大率十匹中五匹爲公調二匹爲調外費三匹爲內外百官俸

孝文延興四年詔州郡人十丁已上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儉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古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粮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祿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戶以九品混通戶調帛三匹粟二十石又人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至是戶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爲官司之祿復增調外帛滿二匹所謂各隨其土所出其司冀雍華定相絲洛荊河懷兗徐青蒲齊梁南河東絳岐秦州貢人綿絹又縣其鹽少桑蠶處以成布充

孝明帝時張普惠上疏曰伏聞爲書者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令軼

復高祖之舊與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百姓從薄賦知軍國雖綿絹之用故多幅要之規意非徒軼之饒不但於綿麻而已故歷年以供其賦幷充以往勤天子信於上德非樂於下自爰以來無新益長調百共怨言聞于朝野曾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帛不成也綿帛之成絕蠶之非一朝一夕之致也

存而持綾綿麻之調一匹之悉即離本百司所以仰賣以未悅者也今若仍復綿麻之調一匹下至十丁已上以充行戶收租五十石以備年儉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人惜古如此則高祖之執中興於神龜明矣是故綿帛不得並收中綾帛不得並收中綾帛不得並收中綾

遊力堪擔之家不過頃畝之美單陋之夫宜從寬減之分窮見州縣之人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地漂居異鄉事涉數代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涼桑榆改植事已歷於數紀鄰保罕識其由假冒頗宗親莫辨其伐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至戴刑文鄉老所惑鄰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端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桑柘荒而不採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請令雖桑井難復宜各均量露其經術令分藝有准力業相稱細人搆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詐之人絕於覬覦守分之士免於凌奪帝深納之均田之制始於此矣九年下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盖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弟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倍田分於分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乃多種桑榆者不禁諸瘠薄之田不得種桑榆棗果種者以違令論地入還分諸桑田皆悉代繫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分若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不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過所足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寡婦守制者雖免課亦授婦田諸還受人田宿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檢上廣狹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

本制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無還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准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年斷其還本鄉及他州他郡唯不得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和賣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爲居宅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又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隨便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授之田收此爲差諸遠流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以供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閒亦借其所親諸宰八之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六頃更代相付書者坐如律

按夫隋鄭氏言井田廢七百年至後魏孝文始納李安世之言行均田之法參雪武帝時男子一人古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

則亦非始於後魏也但史不書其還受之法無由考其詳耳或謂井田之廢已久驟行均田奈有餘以千不足必致煩擾以興起怨諮不知後魏何以能行然觀其立法所受者露田諸桑田不在還受之數意桑田必是人戶世業是以栽植桑榆其上而露田不栽樹則然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又諸遠流配謫無二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授受則固非盡室富者之田以子貧人也不令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過所足諸麻布之土是令地狹從便賣買以合均給之數則又非強奪之以爲公田而授無田之人與王莽所行異矣此所以稍久而無厭歟

孝明孝昌二年冬稅京師田租畝五升供百官公田者畝一斗

莊帝即位因人貧富爲租輸三等九品之制千里內納粟千里外納

米上三品户入京師中三品入本州
靜帝天平初諸州調絹不依舊式與和三年各班海内悉以四十尺
爲度天下利焉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儉教解至九錢法網寬弛百
姓多離舊居關於稅調矣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倘
居者各勤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及侯景背叛河南之地困於
兵革尋而景亂梁乃分行臺寄術署有沿南之地其新附州郡職縣
輕稅而已
北齊給授田令乃依魏朝每等十月普令轉授成丁而授老而退不
還受易
文宣天保八年議徙冗定無田之人謂之樂遷於幽州寬鄉以廣
之　始立九等之戶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武成以修創臺殿所役甚廣私養戶口益多隱冒舊制未娶者輸半
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水心葉氏曰齊自河清有受田之制其意蓋驕豪兼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徒事無復論然官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徧也　淳熙間有賣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調之調用人之力歲又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徭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調絹一匹爲二丈

初輔政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行絲之法煩苛重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弛不可弦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或以其言奏減賦役稍從經典帝乎後之每以爲已任至是咸爲如

開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正免當年租賦

十年五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通鑑作免徭賦南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充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兵役稍事逾增置軍府婦功爲於是租賦之入益減狂伐彌年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租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餘之外不得橫有調斂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土地狹鄉亦聽從寬鄉之法其給授之田隨鄉寬狹以給之其給田之制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戶主已老及殘疾年六十以上者亦依丁男給二十畝其應給者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口分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減寬鄉之半其薄地有海隔處減寬鄉之半若給授之實鄰三易者不給先應人

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人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其時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徒事無復論然官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徧也　淳熙間有賣官田之令故水心云然

隋文帝依周制役丁爲十二番匠則六番丁男一床租粟三石桑土調以絹絁麻土調以布絹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二兩輸布者麻三斤調之調用人之力歲又僕隸各半之有品爵及孝順孫義夫節婦並免課徭開皇三年減十二番每歲爲三十日役調絹一匹爲二丈

初輔政父綽在西魏世以國用不足爲行絲之法煩苛重既而歎曰今所爲正如張弓非弛不可弦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或以其言奏減賦役稍從經典帝乎後之每以爲已任至是咸爲如

開皇九年帝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正免當年租賦

十年五月以宇內無事益寬徭賦百姓年五十者輸庸停放通鑑作免徭賦南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煬帝即位戶口益多府庫充溢乃除婦人及奴婢部曲之課兵役稍事逾增置軍府婦功爲於是租賦之入益減狂伐彌年無時休息天下怨叛以至於亡

唐武德二年制租丁租二石絹二丈綿三兩自餘之外不得橫有調斂武德六年令天下戶量其土地狹鄉亦聽從寬鄉之法其給授之田隨鄉寬狹以給之其給田之制丁男十八以上者給田一頃篤疾廢疾給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若戶主已老及殘疾年六十以上者亦依丁男給二十畝其應給者皆以二十畝爲永業其餘爲口分永業之田樹以榆棗桑及所宜之木口分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減寬鄉之半若給授之實鄰三易者不給先應人

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人有田自狹鄉而徙寬鄉者得并賣口分田已賣者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人有田

輸粟二斛稻三斛調則歲輸絹二匹綾絁各二丈布加五之一綿三兩麻三斤非蠶鄉則輸銀十四兩疑太重今不取

諸買地者不得過半制雖居狹鄉亦聽從寬鄉之法其給口分田各減半給之在狹鄉者並不給因王事落外蕃不還有親屬同居者以其身分之地六年乃追還日仍給身死王事者子孫雖未成丁亦追身分田戰傷廢疾不追減終身諸田不得貼賃及賣若從遠鄉外任無人守業者聽貼賃及賣官人守業田賜田欲賣及貼賃者不在禁限諸給口分田務從便近不得隔越若州縣政教及它境先有親屬相接者聽依舊受其城居人本無田聽隨鄉寬

通典曰雖有此制開元天寶以來法令弛壞并兼之敝有前漢之成哀之間

致堂胡氏曰古者制民之產是慶其丁戶之衆募而授之田也無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唐初也係上之人肯給與不肯給耳苟有制民常產抑富恤貧之意則必指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之田却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其富而逾制者必有限之法收之之術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受田為公家之利與百姓為市而留之甚則以為僥不得不棄而為游手末業游而食末業之人又甚則強其親屬隆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察心惟當市得且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愛及武帝之時主父偃猶為治郡不知其本不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宜不得沿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掃手不得不棄而為游手末業游而食末業之人又甚則強其親屬隆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察心惟當市得且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愛及武帝之時主父偃猶為治郡不知其本不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宜不得沿故民得自侵占而貧者掃手

俗有肯若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享盧惟慎為本相其死也惟有一奴自衛以辦喪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一而既仕者即當視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仕使則有接以酬其品置而不用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謫大訶不在原宥之例然後收其田里如此則不得與民爭利之法可行而廉恥之風在勸矣

貧并之害後來并田不修限防浸失毀壞絕滅至商鞅用秦已不從有并田之患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却簡直易見看耕得多少惟恐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除井竈強兼并之患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然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宜不得不去而為游手末業游而食末業之人又甚則強其親屬隆里高價而買之而民之貧之富之利之病皆不察心惟當市得且重斂得稅斯已矣自後愛及武帝之時主父偃猶為治郡不知其本不如此仍能下勸農之詔輕減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晁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拘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穿田鉏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至於漢亡三國并王民既死於兵革之餘未至驟息天下皆為曠土未及墾而天下大亂雖當靖天下之田既不

詔官之亦然不在民以為在官則官無人收管以為在民則又無制其多少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頒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三年推行不到還其法廢亦是空文唐興只因元魏地廣制度之中之法開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頃一夫受田一頃制度乃是百步為畝唐都是二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不合八十畝為口分二十畝為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可授下來人數若田多周制八家皆私百畝唐制若多則古田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為寬鄉少者為狹鄉狹鄉之田減寬鄉之半其它有廢濟歲一易者倍之寬鄉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寬鄉狹鄉不給亦與周制不同先王建國只是有分土臨民之責但付人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治之有倫則地雖不足民有

餘孟子所謂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王之野者是也苟不能治或德不足以懷柔民不心悅而至則地雖多而民反少孟子載梁惠王所謂寡人之民不加多者是也唐既止用守令爲治則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寬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令却寬鄉自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又得并賣口分永業而去成周之制雖是授田與民其間水旱之不時亦未嘗不計口而授之也唐之授田不至踰制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時凶荒之不常上又賑貸救卹使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踰制而已而無補助之法縱立義倉賑給之名而既若唐但知授田而已自無恤民之實矣周之制最不容民遷徙惟有罪則徙之鄰比不相命國之右鄉請不出鄰之左命國之左鄉請不出鄰之右不變移之鄉不變移之法雖不變移終身不出唐却容各地自遷徙并得自賣口分之田方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契約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比前如其法雖爲粗立然先王之法亦自此大壞矣後世但知貞觀之法執之以爲據故公田始變爲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必至此田制既壞至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沒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民自籍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征其直要知田制所以壞乃是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世雖有公田之名而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變而爲兩稅要知其弊實出於此

水心言唐方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爲私田此說恐未深攷如蕭何買民田自汙貢禹有田一百五十畝被召之日賣其百畝以供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後田即爲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賣可得之富者有貲可以買田貴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大率編戶於富者也王莽爲大將請受田宅甚衆又請善田者五人可以見其時田雖在民官未嘗有授田之決而權責之人亦可以勢取之所謂善田則屬役者也蘇秦曰使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佩六國相印蓋秦雖不能盡奪又無權勢可以得田宜其貧困無賴也

鄱陽馬端臨

田賦考

玄宗開元八年頒庸調法于天下

是時天下戶未實升降監察御史宇文融獻策括籍外

羨田逃戶自占者給復五年每丁稅錢千五百以攝御史分行括貨

陽翟尉皇甫憬上書言其不可帝方任融乃緊憬爲盈川尉諸道所

括得客戶八十餘萬田亦稱是州縣希旨張虛數以正田爲羨編戶

爲客歲終籍帳數百萬緡

沙隨程氏曰按唐令文授田每年十月一日里正預造簿縣令

總集應退應受之人對共給受謂如里正管百丁田萬畝立法

之意欲百家仰事俯育不致困乏耳因制租調以祿君子而養

民之意爲多律文脫戶者有禁漏口者有禁浮浪者有禁占田

退限者有禁官司應授田而不授應課農桑而不課者有禁但

使後世謹守高祖太宗之法其爲治豈易量哉中間法度廢弛

凡史臣所記時敝皆州縣不舉行法度耳時天下有戶八百萬

而浮客乃至八十萬此融括之論所以立也使融檢括剩田以授

客戶責成守令不取限外之賦雖古之賢臣何以加諸雖有不

善其掾業小民審修舊法所得多矣故杜佑作理道要訣稱融

之功當是時姚崇宋璟張九齡輩皆在豈宙同默默者耶故唐

人後亦思之然陸贄稱租調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

丁之授田決不可令輸兩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圖走弄

於其門也史臣曰州縣希融旨空張其數務多其獲蓋與陸贄

之說背馳豈史臣未稽其實耶

開元十六年詔每三歲以九等定籍

先是揚州租調以錢嶺南以米安南以絲益州以羅紬綾綿供春綵

因詔江南以布代租凡庸調租資課皆任土所宜以江淮轉輸有河

洛之艱而關中蚕桑少救麥常賤乃命庸調租課皆以米凶年樂輸

布絹者從之河南北不通運州租皆爲絹代關中庸課詔度支減轉

運

天寶五載詔貧不能自濟者每鄉免三十丁租庸

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二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

按十四年有戶八百九十萬餘計定額每戶合得一頃六十

餘畝至建中初分道黜陟使按比墾田數都得百十餘萬畝

代宗寶應三年租庸使元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比諸道猶有貲

產乃按籍舉八年租調之違負及逋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

爲縣令而督之不問負之有無貲之高下察民有粟帛者發徙圍之

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

之民有舊穀十斛者則重足以待命或相聚山林爲羣盜縣不能制

盜發則起赴東攻陷鄧象近二十萬緡二年奉光卿計平之

廣德元年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庸稅地稅依舊凡畝稅二升男子

二十五爲成丁五十五爲老以優民

大曆元年詔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市輕貨給百官手力課以國用

急不及秋方苗青則徵之號青苗錢又有地頭錢每畝二十通名爲

青苗錢又詔上都秋稅分二等上等畝稅一斗下等六升荒田每畝

稅二升五年始定法夏上田畝稅六升下田畝四升秋上田畝稅五

升下田畝三升荒田如此青苗錢畝加一倍而地頭錢不在焉

大曆四年敕天下及王公以下今後宜準度支長行旨條每年稅錢

上上戶四千文上中戶三千五百上下戶三千中上戶二千五百中

中戶二千中下一千五百下上戶一千下中戶七百下下戶五百文

其見任官一品準上上戶稅九品準下下戶稅餘品並準此依戶等

稅若一戶數處任官亦每處依品納稅其內外官仍據正員及占額

內關者稅其試及同正員文武官不在稅限百姓有邸店行鋪及爐冶應准式令加本戶二等稅者依此稅數勘責徵納其寄莊戶准舊例從八等戶稅寄住戶從九等戶稅比類百姓事從不均宜遞加一等稅其諸色浮客及權時寄住田者無問有官無官亦在所爲兩等收稅稍殺有者准八等戶稅餘准九等戶稅如數處有莊田亦每處稅諸道將士莊田既緣防禦勤勞不可同百姓例並從九等輸稅

按以錢輸稅而不以穀帛以資力定稅而不問身丁人皆以爲行兩稅以後之弊今觀此則由來久矣

德宗時楊炎爲相遂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秋輸無過十一月置兩稅使以總之凡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量出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不居處而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度所取與居者均使無悅利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其田畝之稅以大曆十四年墾田之數爲定而均收之遺黍陝

使按諸道丁產等級免鰥寡惸獨不濟者敢加斂以枉法論舊戶三百八十萬五千使者按得主戶三百八十萬客戶三十萬天下之民不土斷而地著不更版籍而得其虛實歲斂錢二千五十餘萬緡米四百萬斛以供外錢九百五十餘萬緡米千六百餘萬斛以供京師天下便之

租庸調法以人丁爲本開元後又不爲版籍法廢奚丁口轉死田畝換易貧富升降恣非向時而戶部歲以空文上之又戍邊者蠲其租庸六歲免歸玄宗事侈戎狄者多死邊將諱不以聞故貫籍不除天寶中王鉷爲戶口使務聚斂以其籍存而丁不在是隱課不出乃按舊籍除當免者積三十年責其租庸人苦無告法遂大弊至德後天下兵起人口凋耗版圖空虛賦斂之司莫相統攝紀綱大壞王賦所入無幾科斂凡數百名廢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蠹食於人富人多丁者以賓學釋老得免貧人無所入則

丁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是以天下殘瘁蕩爲浮人鄉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敝乃請爲兩稅法以一其制議者以爲租庸調高祖太宗之法不可輕改而帝方任炎乃行之自是吏姦無所容輕重之權始歸朝廷矣

沙隨程氏曰開元中豪弱相併宇文融修舊法收羨田以招徠浮戶而分業之今炎創以新意而兼并者不復追正貧弱者不復田業姑定額取稅而已始與孟子之論悖而史臣抵融而稱炎可謂淺近矣貸耦融取隱戶剩田以中主欲夫隱戶而不出剩田而不取則高祖太宗之法廢矣流亡浮寄者何以根業之乎使賢者當炎之地宜用融之善以修舊法以革時弊去融之不善務爲簡易責成守令而不收籍外之稅俾高祖太宗之法獎而復新戶口既增租調自廣此陸贄之論諱復而發者如斯而已也且天寶盛時戶八百餘萬兵亂之後至是三百餘萬既

曰土著者百無四五是主戶十五餘萬浮客二百八十餘萬也宜無是理既不復授田雖以見居爲簿何益乎

按宇文融楊炎皆以革弊自任融則守高祖太宗之法炎則變高祖太宗之法然融守法而人安之則以其隨順人情姑視增逃羨以爲功也炎變法而人病之則以其逼脅州縣妄貧富以制賦也融當承平之時簿書尚可稽攷乃不能爲釐議緩行之規炎當離亂之後版籍既已隳廢故不容不爲權時施宜之舉今必優融而劣炎則爲不當於事情矣

建中三年詔增天下稅錢每緡二百朱泚王武俊田悅合縱而叛國用不給准南節度使陳少游增其本道稅錢因詔天下皆增之

貞元八年劒南節度使韋皐又增稅十二以增給官吏

重錢輕乃計錢而輸綾絹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絹疋爲錢三千

二百其後一匹爲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度支以稅物頒諸司皆給本價爲虛佔給之而緣以滋惡督州縣剥價謂之私納復有進奉宣索之名改科役曰召雇率配曰和市以巧避微文比大曆之數再倍又癘疫水旱户口減耗刺史析户張虛數以寬責逃死閙稅取於居者一室空而四鄰亦盡户版不緝無游之禁州縣行小惠以傾誘鄰境新收者優假之唯安居不遷之民賦役日重

帝以問宰相陸贄贄上疏請釐革其甚害者大畧有六其一曰國家賦役之法曰租曰調曰庸其取法遠其取財均其域人固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法制均一雖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天寶之季海内波蕩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賦役舊法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供億不常誅求隨制此時獘非法獘也時有獘而未理法有獘而已更兩稅新制竭耗編甿

日日滋甚陛下初即位宜損上益下盡用郡財而摘郡邑驗簿書與所給哉其三曰廉使奏吏之能者有四科一曰户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匹曰率辦先期夫貴户口增加詭情以資産少者稅輕多者稅重不知有藏於裨懷農儈物貴而人莫窺者有場圃囷倉直輕而衆以爲富者有流通蕃息之貨數寡而日收其贏者有廬舍價高而終歲利寡者計佔算緡失平長僞挾輕誘以墾殖荒田限年免租新畝雖闢舊畝無矜及至免租年滿復爲污萊有移稀不增之病貴稅錢長數重困疲羸捶骨瀝髓苟媚聚斂之司有不恤人之病貴率辦先期作威殘人終不容織粟不暇春貸者奔進有不恕物之病四病縣考殿不切事情之過驗之以實則租賦所加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户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遊賞而稅數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國家設考課之法非欲崇聚斂也宜命有司詳考課績州稅有定徭役有等覆實然後報户部若人益土實稅額有餘據户均減十三爲上課減土次

之滅一又次之若流亡多加稅見戶者殷亦如之民納租以去歲
輸數爲常麗據額所率者增闕勿益租廢耕不降數定戶之際視
雜產以校之田既有常租則不宜復入兩稅如此不督課而人人
樂耕矣其四曰明君不厚所資而害所養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
家給然後斂餘財今督收迫促蚕事方興而輸緣有者急賣而耗
半直無者求價費倍定兩稅之初期約未詳屬征役多故率先限
以收宜定稅期隨風俗時候務於紓人其五曰頃師旅亟興官司
所儲唯給軍食凶荒不暇賑救人小乏則取息利大乏則鬻田廬
斂積始畢鬻契行貸飢歲室家相棄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縊死
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稅茶錢積戶部者宜計諸道戶口均之
穀麥貴則平糴亦以義倉爲名主以巡院時豁傷農則優價廣糴
穀賤而止小歉則借貸循環斂散使數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其
六曰古者百畝地號一夫蓋一夫授田不得過百畝欲使人不廢
業田無曠耕今富者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佼託強家爲其私僞
終歲服勞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京畿田畝稅五升而私
家收租畝一石官取一私取十穡者安得足食宜爲占條限裁租
價損有餘優不足此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贅言雖切以諫
遂事無施行者

河南尹齊抗復論其獘以爲陛下行兩稅督納有時貧羸無所容
桑自勸六也百姓本出布帛而稅反配錢至輸時復取布帛更爲
三估計折州縣升降成姦吞直定布帛無估可折蓋以錢爲稅則
人力竭而有司不知覺今兩稅出於農人農人所有唯布帛而已
用布帛處多用錢處少又有鼓鑄以助國計何必取於農人哉疏

入亦不報

東萊呂氏曰賦役之制自禹貢始可見禹貢既定九州之田賦
以九州之土地爲九州之土貢說者以謂九州之土貢然後以
田賦之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考之於經蓋自有證何者甸服
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自五百里之外其餘四服米不運
之京師必以所當輸者上貢於天子以此知當時貢賦一事所
以冀州在王畿甸服之內全不叙土貢正緣已輸粟米以此相
參攷亦自有證蓋當時寓兵於農所謂貢賦不過郊廟賓客之
奉都無養兵之費故取之於畿甸而足自大畧而言之三代皆
沿此制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三代
之賦畧相當周官所載九畿之貢而已九州之貢所謂出者半
或三之一或四之一或以半輸王府或以三之一輸王府或以
四之一輸王府所謂土貢未必能當貢賦之半留之於諸侯之
國以待王室之用皆是三代經常之法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說者以爲二千五百人爲師亦是一時權時之
役所謂經常之役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豳詩所謂我稼既同
上入執宮功皆是經常之役法如此用兵軍役寓之井賦乘馬
之法無事則爲農有事則征役至漢有所謂材官踐更過更卒
更三等之制當時有干戈之征又至魏晉有戶調之名凡有戶
者出布帛有田者出租賦後魏亦謂之戶調在後魏以一夫一
婦出帛一匹在北齊則有一床半床之制已娶者則一床未娶
者則半床當時有戶調之名然役法尚存古制但至南北朝增
三代之三日至於四十五日自漢至南北朝其賦役之法如此
至唐高祖立租庸調之法承襲三代漢魏南北之制雖或重或
輕要之規摹尚不失舊德宗時楊炎爲相以戶籍隱漏徵求煩
多變而爲兩稅之法兩稅之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復見然而

兩稅在德宗一時之間雖號為整齊然取大曆中科徵寂多以
為數雖曰自所稅之外並不取之於民其後如間架如借商
除陌取於民者不一楊炎所以為千古之罪人大抵田制雖商
鞅亂之於戰國而租稅猶有歷代之典制惟兩稅之法立古制
然後掃地要得復古田制不定縱得薄斂如漢文帝之復田租
苟悅論豪民奴民之資惟能惠有田之民不能惠無田之民田
制不定雖欲復古其道無由兵制不復古民既出稅賦又出養
兵之費上之人雖欲擢減兵又不可不養兵制不定此意亦無
由而成要之寓兵於農賦役方始定

按自秦廢井田之制隨什一之法任民所耕不計多少於是
始舍地而稅人征賦二十倍於古漢高祖始輕田租十五而
稅一其後遂至三十而稅一皆是度田而稅之然漢時亦有
稅人之法按漢高祖四年初為算賦注民十五以上至六十

五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七歲至十五出口賦人錢二十
此每歲所出也然至文帝時即令丁男三歲而一事賦四十
則是算賦減其三之二且三歲方徵一次則成丁者一歲所
賦不過十三錢有奇其賦甚輕至昭宣帝以後又時有減免
蓋漢時官未嘗有授田限田之法是以豪強田連阡陌而貧
弱無置錐之地故田稅隨占田多寡為之厚薄而人稅則無
分貧富然所稅每歲不過十三錢有奇耳至魏武初平袁紹
乃令田每畝輸粟四升人每戶輸絹二匹綿二斤則戶口之
賦始重矣晉武帝又增而為絹三匹綿三斤其賦益重然晉
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則
出此戶賦者亦皆有田之人非鑿空而稅之宜其重於漢也
自是相承戶稅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齊周隋唐
因之賦稅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簡畧不能詳知然大槩計畝
而稅之令少計戶而稅之令多然其時戶戶授田則雖不必
墾畝論稅只逐戶賦之則田稅在其中矣至唐始分為租庸
調田則出粟稻為租身與戶則出綿布綾綿諸物為庸調然
口分世業每人為田一頃則亦不殊元魏以來之法而所謂
租庸調者皆此受田一頃之人所出也中葉以後法制隳弛
田畝之在人者不能禁其賣易官授田之法盡廢則向之所
謂輸庸調者多無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徵之令其與豪富
兼并者一例出賦可乎又況遭安史之亂丁口流離轉徙版
籍徒有空文豈堪按以為額蓋當大亂之後人口死徙虛耗
豈復承平之舊其不可轉移失陷者獨田畝耳然則視大曆
十四年墾田之數以定兩稅之法雖非經國之遠圖乃救弊
之良法也但立法之初不任土所宜輸其所有乃計錢帛而
輸錢既而物價愈下所納愈多遂至輸一者過二重為民困

此乃指刻之吏所為非法之不善也陸宣公與齊抗所言固
為切當然必欲復租庸調之法必先復口分世業之法均天
下之田使貧富等而後可若不能均田則兩稅乃不可易之
法矣又歷代口賦皆視丁中以為厚薄然人之貧富不齊由
來久矣今有幼未成丁而承襲世資家累千金者乃薄賦之
又有年齒已壯而身居窮約家無置錐者乃厚賦之豈不皆
緣今兩稅之法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尤為的當宣公所謂
計佔算緡失平長偽按輕費轉徙者脫徭稅敦本業不遷者
困欽求乃誘之為姦敝之避役此亦是有司奉行者不明不
公之過非法之弊蓋力田務本與商賈逐末皆足以致富雖
曰逐末者易與脫免務本者困於徵求然所困猶富人也不
猶愈於庸調之法不變不問貧富而一槩按元籍徵之乎蓋
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視

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雖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

又按古今戶口之數三代以前姑勿論史所載西漢極盛之數爲孝平元始二年人戶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東漢極盛之時爲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此處與前數據東漢書郡國志計戶一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十八則多通典五百三萬有奇是又盈於前漢矣）三國鼎峙之時合其戶數不能滿百二十萬昔人以爲繇及盛漢時南陽汝陽兩郡之數蓋戰爭分裂戶口虛耗十不存一固宜其然然晉太康時九州倣同不可謂非承平時矣而爲戶只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是而南北分裂運祚短促者固

難稽據姑指其極盛者計之則宋文帝元嘉以後戶九十萬六千八百有奇魏孝文遷洛之後戶五百餘萬則混南北言之纔六百萬隋混一之後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有奇唐天寶之初戶八百三十四萬八千有奇隋唐土地不殊兩漢而戶口極盛之時纔及其三之二何也蓋兩漢時戶賦輕故當時郡國所上戶口版籍其數必實自魏晉以來戶口之賦頓重則版籍容有隱漏不實固其勢也南北分裂之時版籍尤爲不明或稱僑寄或冒勳閥或以三五十戶爲一戶苟避科役是以戶數彌少隋唐混一之後生齒宜日富休養生息莫如開皇貞觀之間考覈之詳莫如天寶而戶數終不能大盛且天寶十四載所上戶總八百九十一萬四千七百九而不課戶至有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夫不課者餘寡廢疾奴婢及品官有蔭者皆是也然天下戶口豈容餘寡廢疾品官居其三之一有奇乎是必有說矣然則以戶口定賦非特不能均貧富而適以長姦僞矣又按漢元始時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千二十六頃計每戶合得田六十七畝有奇隋開皇時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計每戶合得田二頃有餘夫均此宇宙也田日加於前戶日削於舊何也蓋一定而不可易者田也是以亂離之後容有荒蕪而頃畝猶在可損可益者戶也是以虛耗之餘並緣爲奸而版籍難憑杜氏通典以爲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爲意法令不行弊在隱漏之甚其說是矣然不知庸調之征愈增則戶口之數愈減乃魏晉以來之通病不特唐爲然也漢之時戶口之賦本輕至孝宣時又行蠲減且令流徙者復其賦故膠東相王成遂僞上流民

自占者八萬餘口以徼顯賞若如魏晉以後之戶賦則一郡豈敢僞占八萬餘口以貽無窮之通負乎　陸宣公又言先王制賦入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着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寖怠翦其庸則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盡其力此雖名言然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均是人也而才藝有智愚之不同均是人也而時運有屯亨之或異蓋有起窮約而能自致千金其餘力且　足以及他人者亦有蒙故業而不能保一簪一身猶以爲累者雖聖人不能比而同之也然則以田定賦以家之厚薄爲科斂之輕重雖非盛世事而救時之策不容不然未宜遽非也

貞元三年時歲軍豐稔上因敕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對曰

不樂上曰時豐何故不樂對曰詔令不信前云兩稅之外悉無他徭今非稅而誅求者過於稅詔書優恤徒空文耳　憲宗末年度支鹽鐵與諸道貢獻尤甚有助軍及平賦貿糴上尊號貿物稅宗即位一切罷之兩稅外加率一錢以枉法贓論然務姑息賞賜諸軍不可勝紀用不能節

自建中定兩稅而物輕錢重民以爲患至穆宗時四十年當時爲絹二匹半者爲八匹大率加三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帝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户部尚書楊於陵言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鉛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泉貨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山鑄之數限境商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

供留州皆易以布帛絲纊租庸課調不計錢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以權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

時貨輕錢重其留州送使所在長吏又降省佔使就實佔以自封殖而重賦於人裴垍爲相奏請天下留州送使物一切令就省佔其所在觀察使仍以其所蓄之郡租賦自給若不足方許徵於支郡其諸州送使額變爲上供故疲人稍息有

會昌元年勅今後州縣所徵科斛斗一切依額爲定不得隨年檢責數外如有荒閑陂澤山原百姓有人力能墾闢耕種州縣不得輒問所收苗子五年不在稅限五年之外依例納稅於一鄉之中先填貧户久闕如無欠闕則均減耗户合徵斛斗但令不失元額不得隨田加率仍委本道觀察使每年收成之時具管內墾田頃畝及合徵斛斗數分析聞奏數外有剩納人户斛斗刺史以下重加懲貶

大中二年制諸州府縣等納稅秖合先差優長户車牛近者多是權

要富豪悉請留縣輸納致使貧單之人卻須雇脚搬載今後其留縣並須先儧貧下不支濟户如有違越官吏重加科殿

四年制百姓兩稅之外不許分外更有差率委御史臺糾察其所徵兩稅匹段等物並留州留使錢物納匹段數內實徵估物及其間分數亦有定制如聞近日或有於虛估匹段數內徵實估價及見錢從前皆不盡依勅條宜委長吏恭守如有違越必議科懲又青苗兩稅本緊田土地既屬人稅合隨去從前敕令累有申明豪富之家尚不恭守以後州縣覺察如有此比須議痛懲其勒還主不理價直

按兩稅不徵粟帛而徵錢吏得爲姦以病民穆宗時嘗復舊制徵粟帛矣今復有此令又豈嘗變易耶計貨徵錢必有估直而估乃有虛實之異舞文如此今禁其於定制外多科固不若仍徵粟帛之徵則自不能多求於定數之外也

昭宗末諸道多不上供惟山南東道鄭度使趙匡凝與其弟荊南留

後匡明委輸不絕　詳見四用門

光啓三年張全義爲河南尹初東都經黃巢之亂遺民聚爲三城以相保繼以秦宗權孫儒殘暴僅存壞垣而已全義初至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户全義麾下纔百餘人乃於麾下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將人給一旗一榜於舊十八縣中令招農户自耕種流民漸歸又選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來者綏撫之除殺人者死餘但加杖無重刑無租稅歸者漸衆又選諳書計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數千於農隙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閭市之賦迫於無籍刑寬事簡遠近趨之如市五年之後諸縣户口率皆歸復桑麻翳然野無曠土其勝兵大縣至七千人小縣不減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義明察人不能欺爲政寬簡出見田畴美者輒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蚕麥暑收者或親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賜以茶綵衣物民間言張公不喜聲伎見之

未曾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有田荒穢者則集衆杖之或訴以乏人牛則召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由是鄰里有無相助比户有積蓄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按唐末盜賊之亂振古所未有洛陽四戰之地受禍尤酷全義本出群盜乃能勸農力本生聚教誨使荒墟爲富實觀其規畫雖五季之君號爲有志於戡所不如也賢哉

後唐莊宗即位推恩天下除百姓田租故諸場務課利欠負者而租庸使孔謙悉違詔督理更制括田苧尺盡率州使公廨錢天下怨苦民多流亡租歲日少

洪氏容齋隨筆曰朱梁之惡寡歐陽公五代史記所斥署然輕賦一事舊史取之而新書不爲拈出其語云梁祖之開國也屬黃巢大亂之餘以麦門一鎮外嚴烽候内辟汙萊厲以耕桑火滅水清可得千知詰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隱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醜於偏閉之臣乎

勸農桑一篇正云吳順義年中差官興版簿定租稅厥田上上者每一頃稅錢二貫一百文中田一頃稅錢一貫八百下田一頃千五百皆足陌見錢不足許依市價折以金銀幷計丁口課調亦科錢宋齊丘時爲貳外郎上策乞盧攡時價而折納綿綿本色曰江淮之地唐季以來戰爭之所今兵革乍息黎吐始安而必率以見錢折以金銀此非民耕鑿可得也必興販以求之是爲教民棄本逐末耳是時絹每匹市價五百文綿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齊丘請綿每匹攡爲一貫七百綿爲二貫四百綿爲四十文皆足錢丁口課調亦請蠲除朝議喧然沮之謂虧損官錢萬數不少齊丘致書于徐知誥曰明公總百官理大國皆民見錢與金銀求國富庶所請攡籌救火撓水求清欲火滅水清可得乎知誥得書曰此勸農上策也即行之自是不十年間野無閒田桑無隱地自吳變唐自唐歸宋民到于今受其賜

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醜於偏閉之臣乎

其賜齊丘之事美矣徐知誥亟聽而行之可謂賢輔相而九國志齊丘傳中畧不書資治通鑑亦佚此事今之君子爲國唯知浚民以益利豈不有醜於偏閉之臣乎

周光三年勅魏府小菉豆稅每畝放三升城内店宅園圃比來無稅頃因僞命遂有配征後來以所徵物色添助軍裝衣賜將令通濟宜示矜蠲今據緊慢去處於見輸稅絲上每兩作三等酌量納錢貴與免本廻圍收市軍裝衣賜其絲永與除放

吏部尚書李琪上疏曰臣聞古人有言穀者人之司命地者穀之所生人者君之所理有其穀則國力備定其地則人食足察其人則徭役均知此三者爲國之急務也軒轅已前不可詳記自堯堙洪水禹作司空於是辨九等之田收什一之稅其時户口一千三百餘萬定墾田約九百二十萬頃爲太平之盛及穀華夏命重立田制每私田十畝種公田一畝水旱同之亦什一之義也洎周室

立井田之法大約百里之國提封萬井出車千乘戎馬四千匹戴內兵車萬乘馬四萬匹法以田法論之亦什一之制也故當成康之時比堯舜之朝戶口更增二十餘萬非它術也蓋三代之前皆量入以爲出計農以立軍雖遭水旱之災而有凶荒之備降及秦漢重稅工商急閉市之征倍舟車之算人口既已減耗古制猶復兼行按此時戶口尚有一千二百餘萬墾土亦一千八百萬餘頃至乎三國並興兩晉之後則農夫少於軍衆戰馬多於耕牛供軍須奪於農粮秣馬必侵於牛草於是天下戶口祇有二百四十餘萬墾田纔及漢魏之舊焉後魏之代與漢比榮及煬帝之年又三分去二唐太宗文皇帝以四夷初定百姓未豐延訪群臣各陳所見惟魏徵獨勸文皇力行王道由是輕徭薄賦不奪農時進賢良悅忠直天下粟斗直兩錢白正觀至于開元將及九百萬戶五千三百萬口墾田一千四百萬頃比之近古又多增加是知牧人寡者以重斂爲病源料兵食者以惠能爲軍政仲尼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臣之此言是魏徵所以勸文皇也伏惟深留宸鑒如以六軍方闕未可輕徭兩稅之餘猶須重斂則但不以折納爲事一切以本色輸官又不以紐配爲名止以正稅加納則天下幸甚勑本朝徵科唯有兩稅至於折納比不施爲宜依李琪所論應逐稅合納錢物斛斗及鹽錢等宜令租庸司指揮並準元徵本色輸納不得改更若合有移改即須具事由聞奏

按同光三年是爲莊宗既滅梁蜀之後驕侈自恣賞賚無節倉廩空虛軍民咨怨孔謙復行剋剝之政民力重困而國用不支將以危亡之時也然則琪言雖美詔勑雖一再秖虛文耳以此疏敘述歷代勸農寬征生殺之事辭簡而義備故錄之

明年以軍食不足勑河南尹預借夏秋稅民不聊生

明宗天成元年赦鄭文應納夏秋稅子先有省耗每斗一升今後稅

毫滿等州

二十三處鄧侯差晚隨本處與立兩等期限（二十三處鄧州郎未見）

一十六處校晚大小麥麵麥豌豆六月一日起徵至八月十五日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頭權麴蚕鹽及諸色折科六月五日起徵至八月二十五日納足幽定鎮滄晉隰慈窓青鄧淄萊邠寧慶行七處鄧侯尤晚大小麥豌豆六月十日起徵至九月納足正稅匹帛錢鞋地權麴錢等六月二十日起徵九月納足并潞澤應威塞軍大同單振武軍

其月勑百姓今年夏苗委人戶自供通手狀具頃畝多少五家爲保委無隱漏攒連狀送本州具帳送省州縣不得差人檢括如人隱欺許令陳告其田並令倍徵

長興二年六月勑委諸道觀察使屬縣於每村定有力人戶充村長與村人議有力人戶出剩田苗補貧下不迨頃畝自肯者即據狀徵

收有詞者即排段檢括自今年起為定額有經災診及逐年逋欠不在此限

三年十二月三司奏諸道上供稅物充兵士衣賜不足其天下所納斛斗及錢除支贍外請依時估折納綾羅綿帛從之

長興九年勅天下州府受納稈草每束約一文足一百束納枸子四十束充積年供使畫鐵一並充稈場院其草并紫蒿一束其納綿紬布綾羅每匹納錢十二文足絲線紬線麻皮等每一十兩納毛半兩鞋每量納錢一文足見錢每貫納七文足省庫收納上件錢物元條流見錢每貫納二文足絲綿納子每一百兩納耗一兩其諸色疋段並無加耗二年勅今後諸州府所納稈草每二十束別納加耗一束充場司耗折

晉王清泰元年以劉昫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鉤考窮覈積年逋欠之數要吏利其敏責句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徵貧民大悅而三司悉怨之

致堂胡氏曰晉吏利於督租固小人常情也長民者士大夫也不恤百姓而以晉吏所利者為生財之術無窮之源則於晉吏何責焉前代著令曰九言放稅者不得過四分每有水旱許諸災傷或下教令盡蠲之而有司徵督如故農氓不諭乃有黃紙放白紙催之謠孟不知令甲之文也是則赦令行一時之恩以收人心令甲著求久之制恐失財賦陰行虐政陽行惠澤豈先王之用心哉三司吏不肯釋除逋負非獨其利在焉亦以在上之意吝於與而嚴於取也此百姓貧窮之病也明宗能蠲二百萬緡潞王能蠲三百萬石豈非衰亂之時盛德之事哉

文獻通考卷之三

文獻通考卷之四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

晉天福四年勅應諸道鄧慶使刺史不得擅加賦役及於縣邑別立監徵所納田租委人戶自量自縣

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問倉吏今畜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令復其境內稅三年

致堂胡氏曰錢氏當五代時不廢中閭貢獻又有四鄰之交史氏乃謂自武穆王鉥常理重斂以事奢侈下至魚鼈卵穀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責其負則諸案吏各持簿立于庭凡一簽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笞數已則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猶積數多至百餘人不堪其苦信斯言也是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安得倉廩有十年之積而又復境內三年之稅則其養民亦厚矣故以史所載則錢氏宜先亡而享國寂久何也是故司馬氏記弘佐復稅之事而五代史不載歐陽公記錢氏重斂之虐而通鑑不取其虛實有證矣

吳徐知誥用歙人汪台符之策括定田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官授鹽二斤謂之鹽米入倉則有蠶耗

吳氏能改賚謹錄曰今所在輸秋苗一斛之外則別納鹽米三斗亦始於五代史南唐耳江南野史李先主世括定田產自正斛上別輸三斗於官廩受鹽二斤謂之鹽米百姓便之及周世宗克淮南鹽貨遂艱官無可支至今輸之猶有定制此事與太宗朝和買絹無異余考東齋記事載夏秋沿納之物如鹽鈔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公為三司使獨以為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數鹽麴則致重復此亦善處者也

宋咸淳六年江東饒州樂平縣士民白劄子陳恭惟公朝勤恤民隱比年以來寬恩屢下有如郊禋則預放明年之租秋苗則痛除斛面之取快活條貫承前所無惠至渥也今有五代以來所未獨之苛政四海之內所未有之暴賦而獨於小邑不得免焉倘不引首一鳴是疲民永無蘇醒之期矣竊見五季暴政所興江東西釀酒則有麴引錢食鹽則輸鹽米供軍須則有鞋錢入倉庫則有糶米一項諸路皆無而江東獨有之江東諸郡皆無而饒州獨有之饒州六邑皆無而樂平獨有之照得本州元起催苗額十有八萬此正數也樂平正苗二萬七千五百餘石每石加鹽米四斗糶米二斗八升二合於是一石正苗非三石不可了納夫所謂正苗者隸之上供籍之綱解顆粒不敢言蠲減者也加鹽糶米者上供綱解未嘗取諸此徒以利郡縣而已夫均爲王土而使此邑獨受橫斂豈理也哉士民懷此欲陳久矣徒以前此版籍不明苗額失陷政復哀額必遭沮格今推排成矣祖額登矣正賦之毫髮不遺者民既不敢虧官則加賦之苦樂不均者官稍捐以予民宜無不可且此項重斂利歸州郡害在閭閻其於朝廷綱解曾無損益用敢合詞控告欲望特賜旨揮行下本州契勘樂平每年輸納鹽糶米一項詣實供申從朝廷斟酌蠲減施行

右鹽糶米爲南唐橫賦藝祖平南唐首命樊知古將漕江南訪求民瘼而樊非其人訖不能建明蠲除繼而運使陳靖言之於祥符間提舉劉誼言之於元豐間蓋南唐正賦之外所取不一宋因之名曰沁納鹽糶米其一也在後沿納之賦多從蠲減至中興後內翰洪公數文魏公又嘗言之則專指鹽糶米而言而此米獨饒州有之而饒州所徵則樂平獨重洪魏以鄉寓之爲詳言之亦懇切而未有中主其事者遂抑不復行先公丁卯居憂時與郡士李君士會討究本末戊辰入覲繼登樓席諷李拉邑之士友請于郡俾郡上其事而久之未有發喙者先公乃自草白劄子作士民所陳徑自朝省下本州契勘而郡守回申止欲少作蠲除具文塞責蓋此米雖不係上供綱解而州縣經費所仰故郡難其事先公却回元奏俾從實再申守知不可拒乃再詰實申上即進呈奉旨蠲除蓋自晉天福時創例至是凡三百一十四年而始除云（據吳虎臣能改齋漫錄稱今始除之事在紹興間則如南渡後此賦之未減者非獨饒州而已而洪魏二公則謂此米饒州有之而已考此宋咸淳年間事通考所載本不及咸淳但欲見此項蠲除之難故述其本末附創法之後

淮隱帝時三司使王章聚斂刻急舊制田稅每斛更輸二升謂之雀鼠耗章始令更輸二斗謂之省耗舊制入皆以八十爲陌章始令八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致堂胡氏曰百姓輸稅足雀鼠耗盡倉廩乃有司之責而亦使百姓償之斂稅重矣然稱之曰雀鼠之耗尚爲有名章乃使十倍而償十百千萬有定數矣以八十爲百既非定數然出入皆省耗不已於是有一斛之然尚爲均一章乃於出者特收其三省耗不已於是有一千之省又取其頭子者稅又取其三斛者省陌不已於是有一百之省又取其腳子者故曰作法於貪敝將若何章以此佐國用不乏於一時信號爲能臣然國所以興而遂亡身所以貴而自殺者乃自於此故言利之臣自以謂時之不可少我而不知人之不多我也可不戒哉

周廣順二年敕約每歲民間所收牛皮三分減二計田十頃稅取一皮餘聽民自用及買賣惟禁賣於鄰國先是兵興以來禁民私賣牛皮悉令輸國受直唐明宗之世有司止償以鹽晉天福中并鹽不給漢法犯牛皮一寸抵死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帝素知其敝至是李

顯德二年勅應自前及今後有逃户莊田許人請射承佃供納租稅
承佃户自出力蓋造到屋舍及栽種樹木園圃並不在交還之限如
五周年後歸業者莊田除本户墳塋外不在交付如有荒廢桑土承
佃户自来無力佃蒔祇仰交割與歸業户佃時其近北諸州隔番人
户来歸業者五周年内還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交還二分十周年内還一半十五周年
内三分還一分此外不在交還之限應有冒佃逃户物業不納租稅
者其本户歸業之時不計年限並許論認
洪氏容齋隨筆曰國朝當五季衰亂之後隨宜損益然一時設
施固亦有可采取今觀周世宗顯德三年射佃逃田詔勅其旨
明白人人可曉非若今之令式文書盈几閣爲猾吏舞文之具
故有捨去物業三五十年妄人詐稱逃户子孫以錢買吏而奪
見佃者爲可歎也

二年宣三司指揮諸道州府今後夏稅以六月一日起徵秋稅至十
月一日起徵永爲定例
又勅舊制織造絁紬布綾羅錦綺紗穀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
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道州府來年所納官紬綿每疋須及十二兩其
紵紬只要夾密停勻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綿依舊長四十二尺
洪氏容齋隨筆曰今之稅絹又度長短闊狹斤兩輕重頗不於此
顯德四年勅鄧文諸道州府所管屬縣每年夏稅微科了畢多是却
追縣典上州會末文鈔因茲科配欲揔宜令今後科徵了足日仰本
州但取倉場庫務納欠文鈔如無異同不在更追官典諸道州官管
内縣鎮每有追催公事自前多差衙前使院職員及散從步奏官今
後如是常程追催公事稅令府望知後承受逓送不得更差專人若
要切公事及軍期不在此限

按五季離亂之時世主所尚者用兵爭強而已其間庶明宗
周世宗粗爲有志於愛民重農者有如農務未開而受理詞
訟徵科既足而逋負科欽皆官吏斂貪之情爲閭里隱微之
害而天成顯德之詔勅丁寧禁切之於經德日不暇給之時
而能及此可謂仁矣
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
均賦斂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求適輕重鄉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
副寤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守臨集事
允屬推公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時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
圖直書其事以便觀覽逓賜諸道議均定民租至是乃詔行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遣使度民田周末遣使度田不實至是上精
擇其人仍加戒飭未幾館陶令坐括田不實杖流海島人始知畏
五代以來常檢視見墾田以定歲租吏緣爲姦稅不均適由是百
姓失業田多荒萊上閔之乃詔禁止等民開土州縣無得檢括止
以見佃爲額
止齋陳氏曰按孔氏闕里誌云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
調至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户又按太平興國中遣左
補闕王永太僕寺丞高象先均福建田稅歲蠲僞閩錢五千三
百二十一貫米七萬一千四百餘石用知周朝均田孔氏抑爲
編户本朝至蠲僞閩之欽以數千萬計以其政之寬猛足以卜
其受命之長短矣
又命課民植樹每縣定民籍爲五等第一等種雜樹百每等減二
十爲差桑棗半之令佐春秋巡視
宣州言州境無際地種蒔處
不應詔旨乃令諸州隨風土廣狹不宜課藝者不須責課太平興
國二年又禁伐桑棗爲薪
遣使監輸民租憩五代藩鎮重斂之弊式等坐監輸增羨貶秩常

盤倉吏以多入民租粟市
建隆四年詔令逐縣每年造形勢門內戶夏秋稅數文帳內須將逋欠者須於限內前半月了足（紹興四年又詔形勢戶納租於二限兩半月足）
詔諸州勿得追縣吏會末（即開寶四年所廢）
令諸州受民租籍不得稱分毫合勻錄厘絲忽錢必成文繒帛成尺
粟成升絲綿成兩薪高成束金銀成錢
詔曰百頃兵荒人民流徙州縣未嘗檢視即檢視之
逃亡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有司偽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
乾德四年詔曰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偽規致於羨餘必深務於掊克
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倉場主吏有羨餘粟及萬石鎸
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非倍納民租私減軍食何以
致之宜追寢其事勿頒行除官所定正耗外嚴加止絕

太中祥符八年復詔禁諸倉羨餘
開寶三年詔諸州府稅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不得抑配
太平興國二年詔諸倉場受納所收頭子錢一半納官一半公用令監司與知
州通判同支使頭子錢納官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是歲令川峽人戶兩稅以上輸納錢帛每貫收七
文每疋收十文每石收八斗又絲綿一兩茶一斤稈草一束各一
文頭子錢數始畧見於此
謹按咸平三年十月三司推判孫冕等奏天下諸夏秋稅耐斗
收倉耗例并夏秋稅耐斗匹帛諸般物色等收頭子錢逾令檢
尋才見元定宣勅又按後唐天成二年戶部奏苗子一布袋令
納錢八文三文倉司喫食補攔長與元年見錢每貫七文稈草
每束一文盤纏其所收與開寶數同則頭子舊有之至此稍條
約之耳定庚元年三月三司劄子除利益外餘路四路外餘路自
今頭子錢並令納官頭子錢盡納官始於此熙寧二年十月提
舉河北常平廣惠倉皮公弼請令來給納欲每貫石收五文足
諸路依此則給納並收頭子錢始於此政和四年四月湖南轉
運司奏應給應係省錢物許每貫石匹兩各收頭子錢五文乞
事充補助直達綱之費增收錢始於此自增收之請起宣和六
年閏三月發運判官盧宗原欲於淮浙江湖廣福九路應出納
錢物每一百交收頭子錢一文充雜本靖康元年罷紹興五年
四月總制司狀貼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間若每貫
增頭子錢五文有益於國計專切措置財用所看詳係省錢物
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二十三文省一十文作經制起發今相
度將雜稅出納每貫收見錢上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州縣
得得一十三文省經制一十文省餘入總制窠名十年七月應
官司收支錢物置簿頭子錢每貫一十文尺至紹興十年諸司
錢物不復分別並每貫收四十三文矣乾道元年十月復添收
一十文足至今爲定制
八年詔今後民輸稅絁絹不滿匹者許計丈尺納價錢毋得以三戶
五戶聚合成匹送納煩擾
三月詔曰中國每租二十石輸牛革一準錢千錢西川尚存僞制牛驢
死者革盡輸官宜蠲去之每民租二百石輸牛革一準錢千五百
太平興國二年江南西路轉運使上言諸州蚕桑素少而金價頗低
今折稅絁估小而傷民金估高而傷金上等絁估匹一千今請估一千二百餘以次增損從之
景德五年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上曰若是則
盡廢耕農矣不許
端拱元年詔納二稅於各路元限外可並加一月限（見食貨天成年）或值
閏月其田蚕亦有早晚今有司臨時奏裁納租官吏以限外欠數差

定其罰

淳化元年詔江南兩浙承僞制重賦流亡田廢者宜令諸州籍墳畝之數均其賦減十分之三以為定制召游民勸其耕種給復五年州縣厚慰撫之

淳化四年詔曰戶口之數悉載於版圖軍國所資咸出於租調近年賦稅減耗簿書紛紜州縣之吏非其人土地之宜不盡出小民固以多辟下吏緣而為姦乃有匿比舍而稱逃亡挾它名而冒耕墾征役不均於苦樂收斂未適於輕重宜示詢求以寬情偽今諸路知州通判限詔到具如何均平賦稅招輯流亡惠鰥寡窒塞姦幸及民間未便等事限一月附疾置以聞

先時知封丘縣實玭上言歲荒民苦稅重兄弟既壯乃析居其田畝聚稅於一家即棄去縣案所棄地除其租已而匿它舍及冒名佃作願一切勘責上頗聞其奏乃賞擢玭俾案察京畿諸縣田租

玭專務苛刻以求課最民實逃亡者亦搜索於鄰里親戚家益造新籍甚為煩擾數月罷之

五年宋亳諸州牛多死官借錢令市牛有太子中允武允成獻踏犁不用牛以人力運之詔依其制造成以給民甚賴之

五月詔曰作坊工官造弓弩用牛筋歲取於民吏督甚急或殺耕牛供官非務農重穀之意自今製官造弓弩其縱理用牛筋它悉以羊馬筋代之

至道元年除兗州歲課民輸蕃蓆剪刺子茭芟十六萬四千八百圍囤令諸道轉運使檢案部內無名配率如此類者以聞悉蠲之

六月詔曰近歲以來天災相繼民多轉徙田萊招誘雖勤逋逃未復宜申勸課之旨更示蠲復之恩應州縣曠土並許民請佃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歲外輸二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之數悉書于印紙以俟旌賞

開封府言京畿十四縣自今年二月以前民逃者一萬二百八十五戶訪聞多有坐家申逃及買逃戶桑土不盡輸稅以本戶挾佃挽名妄破官租及侵耕閒近居遥佃妄稱逃戶并以己租妄保於逃籍者詔殿中丞王用和等十四人分行檢視限一月許其首露不復收所隱之稅詔下歸業者甚衆

二年以陳靖為勸農使

靖時為直史館上言曰謹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浙右隴蜀河東等處地里曠遠雖加勸督未能遽獲其利古者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三二十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一二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游惰逃亡既衆則賦稅歲減而國用不充斂收科率無所不行矣游惰既衆則地利歲削而民食不足寇盜殺傷無所不至矣臣望擇大臣一人有深識遠畧者兼領大司農寺典領於中又於郎

官中選才智通明能撫字役衆者為副執事于外皆自京東京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以勸課臣又嘗奉使四方深見民田之利害汚萊極目膏腴坐廢亦加詢問頗得其由皆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之間擾之尤甚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呼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損益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林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臣斯任則望備以閑曠之田廣募游惰之華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耕桑之外更課令蓺種雜木蔬菜孳畜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逮於養生送死之具慶弔問饋之資咸俾經營並令條制俟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懸家懷土即計戶定征量田輸稅以

司農新附之名籍合計府舊收之簿書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畧也
若民力有不足官借緡錢或以市糴粮或以營耕具凡此給受委
於司農比及秋成乃令償直依時折估納之於倉以成數開白戶
部上覽之喜謂宰相曰靖此奏甚有理可舉而行之正朕之本意
因召對奬諭令條對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委農
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差役其乏粮種耕
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驗肥瘠為三品上田人授百畝中
田五十畝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三
其室廬蔬韭及桑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及十丁者給百五十畝
七丁者百畝五丁七十畝三丁五十畝二丁三十畝除桑功五年
後計其租餘悉蠲令常參官於慕職州縣中各舉所知一人堪任
司農丞者分授諸州通判即領農田之務又慮司農官屬分下諸
州或張皇紛擾其事難成望許臣領三五官吏於近佃寬鄉設法

招誘俟規畫既定四方游民必盡襄至乃可推而行之呂端曰靖
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用望以其狀付有司詳議乃詔遣
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之奏乃詔以靖為勸農使按行陳許蔡
潁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
副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上志在勉農猶詔靖經度未幾
三司以為費官錢多萬一水旱恐逐散失其事遂寢

按靖所言與元魏孝文時李安世之策畧同皆是官取荒閑
無主之田以授民但安世則做井田立還授之法而此則有
授無還又欲官給牛種等物貸之而五年後方收其租責其
償此所以費多而難行然前乎此有至道元年之詔後乎此
咸平二年之詔至道之詔勸誘之詞意懇切咸平之詔關防
之規畫詳明雖不必如靖所言張官置吏計口給田多費官
錢而自足以收勸農之效矣

真宗咸平二年詔曰前許民户請佃荒田未定賦稅如聞拋棄本業
一向請射荒田宜令兩京諸路曉示應從來無田稅者方許請射係
官荒土及遠年落業荒田候及五年官中依前救於十分内定稅二
分為永額如見在莊田土宜願於側近請射及舊有莊產後來逃移
已被別人請佃礙勒無路歸業者亦許請射州縣別置籍抄上逐季
聞奏其官中放收要用田土及係帳逃户莊園有主荒田不得悞有
給付如拋本業抱稅東西改易姓名妄求請射者即押歸本貫勘斷
請田户吏長常切安撫不得攪擾

咸平六年廣西轉運使馮璉上言廉横賓白州民田雖耕墾未嘗輸
送已命官檢括令盡出常租上曰遐方之人宜省徭賦亟命停罷

大中祥符元年詔版籍之廣賦調方興尚慮有司循舊式資一時
之經費俾鄭郡以均輸況稼穡之屢登宜庶民之從便宜蠲力役用
示朝恩應諸路今年夏稅賦止於本州軍輸又詔河北罷兵其諸州

賦稅止於本處送納

詔夏稅諸州軍所納大小麥納外殘欠許以秋色斛斗折納

四年詔諸州所須蕃部物折便以正稅折科者皆罷

大中祥符五年上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即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
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
内出種法令轉運司榜示民其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
不擇地而生

六年知潞州呂夷簡請免稅河北農器諸路農器悉免輸算

天禧四年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為勸農使使臣為副使取民籍視
其差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邨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陷稅
凡農田事悉領焉自景德中置勸農之名然無職局至是始置案鑄
印給之

開寶末天下墾田二百九十五萬三千三百二十頃六十畝

至道二年墾田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一頃二十五畝
天禧五年墾田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八十四頃三十二畝
大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穄六曰菽七曰雜子（粟之品七曰粟小粟大粟青稭粟穬粟白粟蕃粟秬之品四稻米糯米水稻之品三黍大黍青稭黍穬黍白黍秬黍之品三麥有芒麥穬麥蕎麥之品二菽有黃菽白菽青菽黑菽之品五雜子有胡麻子蘇子荏子麻子黃麻子苜蓿子菜子莊子蔓菁子之品九）曰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綃四曰紗五曰紬六曰絹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葛之品七曰紵麻苧麻之品四）曰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鑌四曰銅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菜五曰菓藥油錢薪炭漆蠟六曰雜物（品六畜三曰牛皮牯皮牸皮犢皮角筋骨之品七曰齒牙鹿皮麂皮牛皮皮鞋靴底之品三曰翎毛鵰翎鶚翎雉翎鴈翎鵝翎鴨毛之品四曰藁秸蓆薦之品五曰竹竿之品六曰木柴蒿柴草柴之品三曰大油桐油油衫油紙之品五曰大炭青麻白麻黃麻之品三曰木炭蒿柴草炭之品四曰草紙草繩之品五曰大小漆之品三曰松香蜡子蜡皮之品十曰白礬青礬之品）至道

末歲收穀二千一百七十萬七千餘石錢四百六十五萬六千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五千餘匹綀紬二十七萬三千餘匹布二十八萬二千餘匹綠綠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翎毛六十二萬餘莖筍幹八十七萬餘束炭五十三萬餘秤鞘鎧六十萬之數者它物不復紀天禧末所收穀增一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之數者它物不復紀天禧末所收穀增一百七萬五千餘石錢增二百七十萬八千餘貫絹減一萬餘匹綀紬減九萬二千餘匹綠綠減五十萬五千餘兩布增五萬六千餘匹綿減一百一十七萬五千餘兩茶增一百一十七萬八千餘斤翎毛減一千一百萬五十餘圍薪減一百萬餘圍炭減五十萬四千餘秤鞘雜翎增一十二萬九千餘莖筍幹增四十七萬餘隻黃鐵增五萬餘斤又鞋八十一萬六千餘量麻皮三十九萬七千餘斤蓋五十七萬七千餘石紙十二萬三千餘幅蘆菱三十六萬餘張大率名物約

此其折變及移輸比壤者視當時所須焉
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官莊屯田營田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蚕鹽食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者是也曰丁口之賦計丁奉米是也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近輸遠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須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其輸之遲速視收成早暮而寬為之期夏有至十月秋有至明年二月者所以紓民力也自祖宗承五代之亂王師所至首務去民疾苦無名苛細之斂革幾盡尺縑斗粟無所增益一遇水旱徭役則蠲除倚閣殆無虛歲倚閣者厚或成凶亦輒蠲之而又田制不立畎畝轉易丁口隱漏兼并僞冒者未嘗攷按故賦入之利視古為薄丁謂嘗曰二十而稅一者有之三十而稅一者有之蓋謂此也

乾興元年十一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詔限田公卿以下毋過三十頃衙前將吏應復役者毋過十五頃止於一州之內而任事者以為不便尋廢詔限田之外又禁近臣置別業京師又禁寺觀毋得市田
天聖初詔民流積十年者其田聽人耕三年而後收賦減舊額之半後又詔流民能自復者賦亦如之既而又與流民期百司復業蠲賦役五年咸指賦十之八期盡不至聽他人得耕
時天下生齒日蕃田野多闢獨京西唐鄧間向多曠土唐州開田尤多入草莽者十八九或謂徙戶實之或議以卒屯田或請廢為
縣祐中趙尚寬守唐州勸課勞來歲餘流民自歸及自他所至者二千餘戶引水溉田或數萬頃詔增秩賜錢留再任
寶元中詔諸州旬上雨雪著為令
皇祐中作寶政般於死中每歲詔輔臣觀刈穀麥宰復出郊矣
皇祐中墾田二百二十八萬餘頃

治平中四百四十餘萬頃
皇祐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其間相去不及二十年而墾田之數增倍以治平三司皆有會計錄其數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以故今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總六百八十二萬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減者又不在此蓋不可悉數云
實姑著其可見者如此治平中廢田見於籍者猶四十八萬餘頃云
景祐時諫官王素言天下田賦輕重不等請均定而歐陽脩亦言
祕書丞孫琳嘗往洺州肥鄉縣與大理寺丞郭咨以千步方田法
括定名田願召二人者二司亦以爲然且請於亳壽蔡汝四州擇
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蔡州諮首括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
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朝廷亦
重勞人遂罷
自郭咨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恤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

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
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故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
洺州均無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頃而或言
棣總千一百五十二聊城高唐總萬四千八百四十七頃而或言
洺州民以爲不便詔如舊嘉祐時復詔均定命三司使包拯與呂
居簡吳中復總之繼以命張掞呂公弼乃遣官分行諸路而祕書
丞高本在遣中獨以爲不可均已而復罷纔均數郡田而已
天聖時貝州言民析居者例加稅謂之罰稅他州無此請除之詔
可自是州縣有言稅之無名若苛細者所蠲甚衆
白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它物復折爲賦所謂雜變之賦也
亦謂之沿納而名品頗細其類不一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
以爲患明道中因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
名品併爲一物夏秋歲入第分粗細二色百姓便之

凡歲賦穀以石計錢以緡計帛以匹計金銀絲綿以兩計蔡襄薪蒸
以圍計它物各以其數皇祐中比景德之數增四百四十一萬八千
六百六十五治平中又增一千四百一十七萬九千三百六十四其
以故今蠲除以便百姓若逃移戶絕不追者景德總六百八十二萬
九千七百皇祐中三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十七治平中一千二百二
十九萬八千七百每歲以災害蠲減者又不在此蓋不可悉數云
神宗熙寧元年京西轉運使謝景溫言在法請田戶五年凡科役皆
免今汝州四縣如有客戶不過一二年便爲舊戶糾決與之同役以
此即又逃竄田土多荒乞仍舊法五年內與差科從之
初趙尚寬高賦爲唐州守流民自占者數千家尚寬悉以土著民
稅輕而民樂輸境內無曠土至是轉運司以土闕稅百畝增至二
十畝御史雷恩言恩再致轉徙宜戒飭量加以寬民詔從之
唐鄧襄汝州自治平以後開墾歲增然未定歲額元豐中乃以所

墾新田差爲五等輸元祐元年罷之大觀三年復元豐法俄又罷
之
二年分遣諸路常平官使專經畫田水利事應吏民能知土地種植
之法陂塘圩埫堤堰溝洫之利害者皆得自言行之有效隨大小酬
賞
六年司農寺請立勸民種桑法天下民種桑柘毋得增賦　先時
河東等戶以桑之多寡爲高下故植桑者少蚕織益微至和中詔
罷之時又立法勸民栽桑有不趨令則做屋粟里布爲之罰民以
爲病既而詔罷之
五年重修定方田法八月詔司農以均稅條約并式頒之天下以東
西南北各千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
月縣委令佐分地計量隨陂原平澤而定其地因赤淤黑壚而辨其
色方量畢以地及色參定肥瘠而分五等以定稅則至明年三月畢

揭以示民一季無訟即書戶帖連莊帳付之以爲地符均稅之法縣各以其祖額稅數爲限據實收聚如米不及十合而收爲升綿不滿十分而收爲寸之類今不得用其數均攤增展致滋舊弊凡越額增數皆禁之若瘠鹵不毛及衆所食利山林陂塘路溝墓皆不立稅凡田方之角立土爲埒植其野之所宜木以封表之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戶帖其分煙折生典賣割移官給契縣置簿皆以今所方之田爲正令既具乃以濱州鉅野尉王旻爲指教官先自京東路行之諸路倣焉六年詔土色分五等疑未盡下郡縣物其土宜多爲等以期均當勿拘以五七年詔從鄧潤甫之請京東十七州選官四員各主其方分行郡縣各以三年爲任又詔每方差大甲頭二人小甲頭三人同集方戶令各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各勒甲頭方戶同定詔災傷路分權罷司農寺言乞下諸路及開封府界除秋田災傷三分以上縣權罷外餘候農隙河北西路提舉司言乞通一縣災傷

不及一分勿罷

元豐元年詔京東東路民訴方田未實其先擇詞訟最多一縣據各等第酌中立稅候事畢無訟即案以次縣施行

五年開封府言方田法取稅之寡不均縣先行即一州而及五縣歲不過兩縣今府界十九縣準此行之十年乃定請歲方五縣從之其後必歲有農隙乃行而縣多山林者或行或否

七年京東東路提舉常平等事燕若古言沂登密青州田訟最多乞擇三五縣先方田記候豐歲推行

八年帝知官吏奉行多致擾擾詔罷方田天下之田已方而見於籍者至是二百四十八萬四千三百四十有九頃云

五年都水使者范子淵奏自大名抵乾寧跨十五州河徙地凡七千頃乞募人耕植從之先是中書言黃河北流今已淤斷恩冀下流退背田土頃畝必多深慮權豪橫占及舊地主未歸乞詔河北轉運司

候朝廷專差朝臣同司職官同立標識方許受狀定租給授

天下總四京一十八路　田四百六十一萬六千五百五十六頃

內民田四百五十五萬三千一百六十三頃六十一畝　官田六萬三千三百九十三頃

右此元豐間天下墾田之數比治平時所增者二十餘萬頃按前代混一之時漢元始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十餘頃隋開皇時墾田一千九百四十萬四千餘頃唐天寶時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八千餘頃其數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倍或四倍有餘雖曰宋之土宇比不得幽薊西不得靈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之在版圖亦半爲邊障屯戍之地墾田未必多未應倍蓰於中州之地然則其故何也按治平會計錄謂田數特計其賦租以知其頃畝而賦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計之則天下墾田無慮三千餘萬頃蓋祖宗重擾民

未嘗窮按故莫得其實又按食貨志言天下荒田未墾者多一縣或京襄唐鄧尤甚至治平熙寧間相繼開墾纔凡百畝之田起稅止四畝欲增至二十畝則言者以爲民間苦賦重矣至轉徙逃不增以是觀之則田之無賦稅者又不止於十之七而已蓋田數之在官者雖少於前代而遺利之在民多矣此仁厚之澤所以度漢唐歟

二稅輿準十年見催額五千二百一萬一千二十九貫石疋斤兩圓條角竿

夏稅一千六百九十六萬二千六百九十五貫匹等　內銀三萬一千九百四十兩　錢三百八十五萬二千八百一十七貫　斛斗三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五石　匹帛二百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匹　絲綿五百八十四萬四千八百六十一兩　雜色

一百二十五萬五千九百九十二斤兩石角閏秤張塌條樓園束
量口
秋稅三千五百四萬八千三百三十四貫匹等　內銀二萬八千
一百九十七兩　錢一百七十三萬三千二貫　斛斗一千四百
四十五萬一千四百七十二石　匹帛一十三萬一千二十三匹
綿五千四百九十五兩　草一千六百七十五萬四千八百四十
四束　雜色　茶　鹽　礬　香藥　鉛　錫　水銀　朱砂　丹　雌黃　雄黃　光
州　木　蘆花　席　牡　一百九十四萬四千三百一斤兩石口根
東領蓬條苧麻麩量
開封府界田一十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一頃六十七畝官田五百
一十六頃六十四畝見催額四百五萬五千八十七貫石匹兩
東量夏稅九十九萬八千九百二十一貫石匹　秋稅三百五萬六千一百一十一貫石匹兩
京東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二百八十四頃六十畝官田八千九百
八頃八十八畝見催額四百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七十二貫匹兩
東夏稅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三十二貫石匹兩　秋稅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八貫石匹兩
京西路田二十六萬三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七千二百八頃八
十八畝見催額四百六萬三千八百七十貫匹兩
東夏稅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三十二貫石匹兩　秋稅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八貫石匹兩
河北路田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六十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
四十八畝見催額三百萬九千一百一貫匹兩石
東量夏稅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貫石匹兩　秋稅一百四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貫石匹兩
陝府西路田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一千
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一十三貫石匹兩
東夏稅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一十一貫石匹兩　秋稅七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貫石匹兩
八百五頃二十二畝見催額五百八十萬五千一百一十四貫
石匹端兩斗量口斤根束
夏稅一百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四貫石匹端兩束斤口根　秋稅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五貫石匹端兩束斤口根
河東路田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三十畝官田九千四百三十
九頃三十畝見催額一百一萬六百五十貫石匹斤兩束
夏稅一十萬二千二百一十貫石匹斤兩束　秋稅一萬一百五貫石匹斤兩束

九頃一畝見催額三百萬九百一貫匹兩石束量夏稅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貫石匹兩　秋稅一百四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貫石匹兩
京西路田二十六萬三千八百七十貫匹兩量角閏秤張塌條束
夏稅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三十二貫石匹兩量角閏秤　秋稅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八貫石匹兩束
河北路田二十六萬九千五百六十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
四十八畝見催額三百萬九百一貫匹兩石束量夏稅一百五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貫石匹兩　秋稅一百四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貫石匹兩束
四十八萬八千一百四十頃八十畝官田一千一百八十畝見催
額一百四十六萬一千一百八十貫石匹兩束
夏稅七十四萬四千一百一十貫石匹兩束　秋稅七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貫石匹兩束
陝府西路田四十四萬五千二百九十八頃三十八畝官田一千
一百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一十三貫石匹兩量斤束
夏稅七十八萬三千九百一十一貫石匹兩量斤　秋稅七十一萬五千二百七十八貫石匹兩斤束
八百五頃二十二畝見催額五百八十萬五千一百一十四貫
石匹端兩斗量口斤根束
夏稅一百一十一萬五千九百一十四貫石匹端兩斗量口斤　秋稅一百一十一萬一百五貫石匹端兩束斤口根
河東路田十萬二千二百六十七頃三十畝官田九千四百三十
九頃三十畝見催額一百一萬六百五十貫石匹斤兩束
夏稅一十萬二千二百一十貫石匹斤兩束　秋稅一萬一百五貫石匹斤兩束

江南西路田四十五萬四百六十六頃八十九畝官田一千七百
六十四頃五十七畝見催額二百六十六萬三千八百七十貫
石兩斤領夏稅一百四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一貫石匹兩　秋稅一百二十二萬一千九百四十四貫石匹兩斤
荊湖南路田三十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九十六畝官田七千
七百七十二頃五十九畝見催額一百八十一萬六千六百一
十二貫石匹兩量斤束
夏稅八十四萬八千一百一十四貫石匹兩量斤　秋稅九十六萬八千一百三十六貫石匹斤束
荊湖北路田二十五萬八千九百八十一頃二十九畝官田九百
三頃七十八畝見催額一百七十五萬六千七十八貫石匹兩
張量塌條束斤領苧麻夏稅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七十六貫石匹兩　秋稅一萬五千二百七貫石匹兩
福建路田一十一萬九百一十四頃五十畝官田三十七頃三
十畝見催額一百一萬六百五十貫石匹斤
夏稅一十八萬六千二百四十八貫石匹斤　秋稅一萬一十一萬一百五貫石匹斤

成都路田二十一萬六千六十二頃五十八畝官田六十五頃二十九畝見催額九十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二貫石匹兩張斤撥
十九畝見催額九十二萬六千七百三十二貫石匹兩張斤撥
夏秋七萬五千八百貫石匹兩張斤秋八十五萬九百三十二貫石匹東斤糙
梓州路田爲山崖難計頃數見催額八十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七
貫石匹兩斤糙東量夏秋二十二萬八千九百八十二貫石匹兩張斤秋五十九萬二千一百四十
利州路田一萬一千七百八十一頃五畝官田一千九十九頃八
十四畝見催額六十六萬五千三百六貫石匹兩斤東等夏秋八萬六千七百二十四貫石匹兩斤秋四十七萬八千五百八十二貫石匹東斤
夔州路田二千二百四十四頃九十七畝官田二百二十三畝見
催額一十四萬一千一百八十二貫石匹兩團斤角東夏秋七百六十六貫石匹兩斤秋六萬六千八百一十三貫石匹東
廣南東路田三萬一千一百八十五頃一十八畝官田二百七十
頃七十二畝見催額七十六萬五千七百一十五貫匹斤石等夏秋一十二萬五千七百九十一貫匹斤秋六十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四貫匹斤石
廣南西路田一百二十四頃五十二畝官田四百二十七頃二十
八畝見催額四十三萬八千六百一十八貫石斤東領夏秋三十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二貫石東領斤
右以上係元豐間檢正中書户房公事畢仲衍投進中書備
對內所述天下四京一十八路墾田并夏秋二稅見催額數
目國朝會要及四朝食貨志並不曾登載如此詳密故錄于
此

鄱陽馬端臨

田賦考

哲宗元祐初御史論陝西轉運使呂大中假支移之名實令農户計
輸腳錢十八百姓苦之乃下提刑司体量均其輕重之等以稅賦户
籍在第一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第三等第四等二百里第五等一
百里不願支移而願輸道里腳錢者亦酌度分爲三各從其便焉
六年用有司議河東助軍糧草支移無得輸三百里災傷五分以上
免其折變
紹聖元年臣僚言元祐勅典賣田宅編問四鄰乃於賣而急售者有
害乞用熙寧元豐法不問鄰以便之應問鄰者止問本宗有服親及
墓田相去百戶內與所斷田宅接者仍限日以鄧其遲　宋初亦有
問親鄰之法
徽宗崇寧三年宰臣蔡京等請復行方田從之推行自京西北兩路始
四年尚書省言諸妄說方田條法煽惑愚民致賤價賣斷田業或毀
伐桑柘者杖以曉衆從之　監察御史宋聖寵言元豐方田之法廢
且二十年猾吏毀去案籍豪民毀壞墳界乞按視備載詔行下
七月詔方田路分令提舉司視稅最不均縣每州歲方一縣或兩縣
遇災傷權罷
知開封府太康縣李百宗上言州縣官吏有苟簡懷異之人往往
以本縣豐熟妄爲災傷以避推行或有好進之徒以人户實被災
傷妄爲豐熟務要邀求恩賞殊不能体朝廷便民之美意乞覺察
禁治從之
五年詔諸路見行方田切慮民間被方不均公吏搔擾乞取雖禁除
已方外權罷
大觀二年詔復行方田

四年詔去歲諸路災傷應已經方量而高下失當見有陳訴未爲畢
事合依已命權其賦稅依未方時舊則輸納
詔方田官吏非特妄增田稅又兼不食之山而方之俾出芻草之
直民戶因此廢業失所監司其推原本制悉加改正毋失其舊
三年河北西路提舉常平司奏所在地色極多不下百數及至均稅
不過十等第一等雖出十分之稅地土肥壤尚以爲輕第十等只拘
一分多是瘠鹵出稅雖少猶以爲重若不入等而依條只收紫萬錢
每頃不過百錢至五百既收入等但可耕之地便有一分之稅其間
下色之地與柴萬之地不相遠乃一例每畝均稅一分上輕下重故
人戶不無詞訴欲乞依條據土色分外只將第十等之地再分上中
下三等折畝均數謂如第十等地每十畝合折第一等一畝即第十
等內上等依元數中等以十五畝下等以二十畝折地一畝之類是

詔諸路繫行其法
五月臣寮上言朝廷推行方田之初外路官吏不遵詔令輒於舊管
稅額之外增出稅數號爲盈剩其多有一邑之間及數萬者欲望下
逐路提舉司將應有增稅縣分並依近降旨揮重行方量依條均定
稅數不得於元額外別有增損旨令提刑司体量詣實聞奏
詔諸路繫行其法

一十二錢而增至二貫二百者有相稅二十七錢則增至一貫四百
五十者庳之會昌是也蓋方量官懼於跂覆並不躬親而行縄拍峯
驗定土色一付之胥吏望詔常平使者察行檢察若失按舉它時有
訴不平則明加懲黜改正詔令諸路提刑司体問
二年詔罷諸路方田又詔自今諸司毋得起請方田諸路未方田縣
分已方量賦役不以有無論訴悉如舊額輸稅民因方田而逃移歸
業者通欠並放
高宗紹興元年江西湖南宣撫大使朱勝非言民間之病正稅外科
敷頗重抚米一斛有輸至五六斛稅錢一緡有輸及七八緡者和糴
興正稅等而米常支錢它皆類此又言輸苗詞以限前聽民從便納
早占米充支用從之　江東帥臣李光言廣德縣秋苗舊納水陽鎮
卿民歸遠乞每一石貼三斗七升充腳剩就本軍送納自是立爲年
額詔蠲其半

六年殿中侍御史周秩言昨朝廷展放淮南稅限開州縣有收撮課
子之例夏則撮麥秋則撮穀又有助軍米借牛租名色十一推往取
至四五分重斂如此乃以愛惜民力欺朝廷使百姓虛被放免之惠
蓋稅賦則所取少而有限收撮則所取多而無時今欲信朝廷寬恤
之令寬百姓輸納之力除已立定課子合官外餘宜一切禁
止權發遣淮南兩路張咸憲言還業之人稅額未定乞據實種頃畝
權納課子五年並從之
七年知揚州晁公武言朝廷以沿淮荒殘未行租稅民獲業與劉户
者雖阡陌相望懼後來稅重閒之官者十纔見一二昔晚唐民務稼
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舉荒田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望詔所
在更不增賦庶民知勸詔可
二十年用正言章奏詔州縣收納二稅出剌數並附赤曆無得擾

二十三年張守帥江西奏請酌損欠預和買和雜上欲行之時秦檜
爲相方偵屢爲月進且曰賓四方財用之不至怒而不行是時兩浙
州縣合納綿紬稅綿茶絹雜錢白米六色皆以市價折錢都別科米
麥有一畝地納四五斗者京西根括隱田增添租米加重於舊湖南
有上户錢折絹錢酯息錢麴引錢名色不一曹泳爲户部侍郎又責
荆南已蠲口賦二十餘萬緡甚急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其親實凶
扇藏然蓋自檜再相衆論諸路暗增民稅七八嘗建言國家經費惟
仰二稅間乞蠲免理宜禁絕雖經界之行或謂但求括漏稅亦無
實惠及民故民力重困飢死者衆皆檜之爲也
紹興二年户部言人户拋棄田産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內雖
已請射及撥充職田者並聽理認歸業官司占田不還許越訴如孤
幼兒女及親屬依例合得財産之人委守令面問來歷取索契照如
無契照勾勒者保隣依照證得實即時給付或偽冒指占者論如律

如州縣沮抑及奉行不虔隱匿曉示委監司按治從之
紹興二年工部侍郎李擢言平江府東南有逃田湖浸相連塍岸久
廢歲失四萬三千餘斛乞招誘流民疏導耕墾其不可即工者蠲其
額又鄰民之陷虜者棄田三萬六千餘頃皆掌以舊佃户諸縣已立
定租課許以二年歸業圭田齊薄民以舊籍爲病願除其不可耕之
田損其已定過多之額後皆次第行之
十二年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
不行三衙門及坊場户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說名寄産六
兵火後挾籍不失爭訟日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
九豪猾户自陳詭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人無肯售經界正則害可
轉爲利且言平江歲入昔七十萬斛有畸今按籍雖三十萬斛然實
入纔二十萬斛上詢之土人皆欺隱也望考按數實自平江始然後
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

理五年秋九月召對椿年奏州縣財不泊在不得入若二稅推加增
置不至失陷用度自足臣昨守平江又嘗知常州又嘗漕浙東皆親
見其實四州有隱者書填椿年事跡甚詳今大中小官知常州縣宣諭使
察訪物色失陷既差官檢察若統留心經界民事條目考究皆有
萬一作遺當建兵數挂上曰兵火以來生靈死亡過半所以
事至是乃建此議上謂宰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奉檜曰
其說簡易可行程克俊曰比年百姓避役止緣經界不正乃公私之
利翌日甲午以椿年爲兩浙運副專委措置經界椿年條畫來上請
先往平江諸縣朱言州縣先自其家田上量起者是也俟其就緒即往諸州要在均平
爲民除害更不增稅額如水鄉秋收後妄稱廢田者許人告陂塘塍
埂之壞於水者官借錢以修之縣令丞之才短者聽易置圖寫塗畝
選官按覆令各户各鄉造砧基簿仍示民以賞罰開諭禁防廢不周
盡吏取財者論如法
詔人户田産多有契書而今來不上砧基簿者皆沒官又詔州縣
租稅簿籍令轉運司降樣行下真謹書寫如細草書官吏各科罪
其簿限一日改正有欺弊者依本法並用椿年請也

初椿年眞經界局于平江府守臣周葵問之曰公今欲均賦耶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爲言本州七十萬斛椿年曰當用圖經三十萬斛爲準

倉部員外郎王循友言國家平昔漕江淮荆浙六路之粟六百二十餘萬加以和糴而近歲上供纔二百八十餘萬兩浙膏腴沃衍無不耕之土較之舊額亦虧五十萬石此蓋稅石欺隱彙強詭挾所致比漕臣建議正經界朝廷從之望勑諸路漕臣各根檢稅籍均於元額之田高安即以無稅之田減均於有稅清江不免以無田之稅增輕之利清江得偏重之害矣謹按國朝淳化癸巳歲詔建臨江軍取筠之蒲灘鎮爲清江縣割高安之建安修德兩鄉隸之新豐與修德接壤故有交鄉寫佃之弊乞寃改正詔本路委轉運盧奉措置受納稅限　建炎四年右諫議太夫趙鼎言近歲貪吏至與專庫分利凡民戶自詣輸納夏稅和買絲帛等往往多端沮抑不堪留滯之苦則委之攬納之家而去民有倍稱之出官受監惡之物詔物帛非紐踈濫惡官吏過有抑退者許越訴

紹興三年詔江浙諸州縣帛及折帛錢並以七月中旬到行在不足者半疋寬點用戶部請也　四年右司諫劉大中言契勘租稅條限係五月半起催八月半納畢災傷放免不盡者限一月租宗以來未之有改今戶部令七月終以前數足迫促太甚納畢者人戶送納到官之期也起發數足者諸州關併起發到行在之期也且以道里遠近酌中言之吉州陸路到臨安二十八程水程倍之若依此則須五六月納足豈不大段迫促令戶部不過以大禮嘗赦未足上動朝廷不知本部平時所管何事平時盡耗未嘗講究平時失照未嘗稽考乃臨時盡旨促限變亂祖宗舊制全不恤民夫祀所以爲民祈福也迫取物帛反爲民害有傷和氣有累聖德詔展限一月　二十五年戶部看詳令文思院造一石斛斗用火印下諸州縣行用輸納照免吏胥輕重其手重爲民病

紹興十三年臣僚言賦稅之輸止憑鈔旁爲信驗以升帛以尺綫自一文以往必具四鈔受納訖用圖印田戶鈔則付人戶收執曰縣鈔

則關縣司銷籍曰監鈔則納官掌之曰任鈔則倉庫藏之所以防偽
冒備毀失也今所在監住二鈔廢不復用而縣司亦不即據鈔銷簿
方且藏匿以要賂望申嚴法令戒監司郡守檢察受納官司凡戶縣
監住四鈔皆在留以備互照從之
二十二年詔諸縣人戶已納稅租鈔（如預買絹之類）不即銷簿者當職官
吏並科罪人戶赴出戶鈔不爲照使抑令重納者以違制論不以赦
原著爲令
紹興二十六年戶部言今年人戶畸零租稅欲令依法折納價錢如
願與別戶合鈔送納本色者聽初泰檜晝旨不得令零就整至是鍾
世明權侍郎恐奉行抵牾擾民乃奏行之
預借　建炎四年上初自海道回蹕夏五月壬寅用江浙制置司隨
軍轉運劉洪議於民間預借科秋苗米千斛分給諸軍
紹興五年詔預借民戶和買紬絹二分止輸見緡毋得折納金銀每

千除投子錢外廣費毋過十文　十九年詔禁止鎮江府預借苗米
支移折變　紹興二年左司諫吳表臣言諸州折變有至數倍者請
今後並以中價紐估詔違法漕憲各罰銅十斤　三年詔婺州額上
供羅並權折價錢以州人言每歲輸納兩數太重故也　令二廣人
戶稅租合支移者量地里遠近遞減無得過三百里　四年起四川
布估錢初成都榮寧府彭漢邛州來廉軍六郡白天聖間皆以三百
錢市布一匹民甚便之後不復予錢至是宣撫司又令民間每匹輸
估錢三引歲七十萬匹估錢二百餘萬引（舊元初累成至一百二十餘萬引）　六年右
諫議大夫趙霈言岳州自版籍不存不以田畝收稅惟種一石作七
畝科數而反覆紐折有至數十倍者詔本路憲司体究改正　十年
明堂赦諸路州縣人戶合納田稅免收頭子市船腳等錢　十一
年臣僚言昨詔折帛錢以十分爲率紬折二分絹折三分綿折五分
所以寬民力也今州縣乃盡令折錢却低價收買以取出剩民戶積

欠許逐年隨稅帶納今州乃一併督輸乞詔有司禁約　十八年蘄
州呂延年代還言五季時江南李氏暴斂害民江西一路稅苗數外
倍借三分以應軍須本朝官司名爲沿納蓋謂事非創立特循沿李
氏舊法也積歲既久又以此項錢米支移折變里巷之民怨聲載在
乞量與裁定仍將沿納錢米免支移折變　二十八年右正言朱倬
奏福建米斗折納八百有畸倍於廣右近饒州樂平縣亦科四百五
十恐別郡承風有虧仁政欲依祖宗折科法合納初定實價耗實共
不得過百錢非緊急無得折科從之　孝宗淳熙三年劉邦翰林權
奏湖北州縣請佃官田并歸業人戶見耕田期以一季自陳分三限
起稅不實許人告
臣僚言人戶廣占官田量輸常賦似爲過優此議者所以開陳告
之門而欲從實起稅也不思朝廷往日經界獨兩淮京西湖北仍
舊蓋以四路被邊土廣人稀誘之使耕猶慮不至若復復畎而稅

驟肯遠徙力耕以供上之賦哉今湖北惟鼎澧地接湖南墾田猶
多自荊南安復岳鄂漢沔汙萊彌望猶昔戶口稀少且非土着皆
江南狹鄉百姓扶老携幼遠來請佃所墾田畝寬而稅賦輕也若
立限陳首誘人告許恐於公家無一毫之補而良民有無窮之擾
矣且當誘以開耕不宜恐以增稅使田曠盡闢歲收滋廣一遇豐
稔年輒以實逾則漕運所書亦增稅爲人告首即以盜耕罪之給
爲奉每年增納一分或不願開耕即許退佃期限寬取之有漸
遠民安業一路幸甚
浙西提舉顏師魯奏今鄉民間於開曠磽确之地積日累月纔成
田園用力甚勤或未能以自贍起稅爲人告首即以盜耕罪之給
半充賞其何以勸力田者哉上曰農民開墾曠土豈可以盜耕之
法治之可止令打量起稅
七年夏大旱知南康軍朱熹應詔上封事言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

若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州縣無復贏餘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今民貧賦重惟有裁兵籍廣屯田綠民兵乃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使州縣事力漸舒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其家無流徙之患

隆興元年詔應人户拋下田屋如有歸者依舊業已請佃者即時推還出二十年無人歸認依户絕法

又詔貧乏下户或因賦稅或因飢饉逃亡官司即時籍其田土致令不復歸業今州縣申嚴救文五年之限應歸業者即給還

規圖濫數肆為姦欺虛印文鈔給與人户民間相傳謂之白鈔方時艱窶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嘗羽使貪賦之徒重為民害今後違犯官吏並坐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詔

乾道七年修受納苗米縱吏乞取法受納官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問罪

淳熙四年執政奏往年諫官論州縣先期趨辦催科之獘而户部長貳執奏不行謂逋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致缺誤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依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次日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支借則户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獘上喜曰如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耶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乃詔諸路州縣並依條限催理三稅違者劾奏　十三年趙汝愚守成都民當輸納使自縣場各持羨本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詔受納綿並依法夏稅重十二兩和買重十一兩毋得過行揀擇如有紕疎糊藥合退者勿用油墨印違許越訴

十二年臣僚言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照以新鈔輸之州改為舊鈔以受之夫一歲止有一歲之財賦一政尚有一政之財賦頃乃今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甚者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廣右有此獘而江浙又甚焉禁戢州郡今後毋得改鈔詔付户部

臣僚言四川州縣二稅積欠其獘在吏如去年預借今年秋科今年預借明年夏稅有給鈔而不銷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狀又下户不成匹兩者藏折錢蓋零細者利於納錢端匹者利於納絹出產去處便於本色不出產處便於折錢若以見價紐折其直必輕則折帛之獘可革請下諸路運司條約不得輒有減降

五年詔今後折帛銀並依左藏庫折納不得輒有減降

淳熙八年詔申嚴許從民便之制若願納價錢攬户過數乞取許諸轉運司許

代輸　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稱收到實剩錢十萬餘緡請為民代輸今年夏稅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鄧峯剩錢五十餘貫乞理納向後年分下户稅賦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奏郡計餘剩為民送納夏科役錢知隆與府張子顏為入縣人户代輸二稅皆欠知江陵軍林元鼒將公使庫

趙到錢補足人戶所欠上供本色夏稅

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歲孤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苦民特蠲為民代納

勒重納又一害臣以指蠲為民代納

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銀數疼足乞從今禁預借及不即給鈔許官吏

並坐之許民越訴

十二年知隆興府程叔達乞蠲淳熙十年未納稅苗其未納稅苗及

官分糴之數自行管認

光宗紹熙元年秘書監楊萬里上言民輸苗則以二斛給一斛稅納

則正納外有和買而官未嘗給直又以納估直而倍折其錢舊稅畝

一錢輸免役一錢今歲增其額不知所止既一倍其粟數倍其錢而

又有月樁錢扳帳錢不知幾倍於祖宗之舊又幾倍於漢唐之制乎

此猶東南之賦可知者也至於蜀賦之額外無名者不得而知也陸

下欲薄賦斂當郡用度而後財可積國可足然後賦可減民可富邦

可寧不然臣未知其所終也

時金主璟新立萬里近使客于淮聞其蠲民間房園地基錢罷鄉

村官酒坊減鹽價又除田租一年竊仁義以詔誘中原之民使虛

譽建於吾境故因轉對而有是奏

臣僚言今州縣守令皆以財賦為先不以民事為意上供有常額

而以出剩為能省限有定期則以先期為辦斛斗升合所以准租

而對量加耗尺寸錢陌所以均稅而屢取暗零不求羨餘之獻則

為乾沒之講民財既竭民心亦怨飢寒迫之不去為盜者鮮矣

紹興元年臣僚言諸路逃絕田產自經界以來今四十年未聞一丁

一戶復業夏秋官課州責之縣縣責之保正長其為擾甚大鄉村父

老謂當春時布種無一畝一角不耕之地望下諸路縣道勸令鄉村

指定逃田坐落就令見耕種人諸佃輸官從之

知漳州朱熹奏言經界最為民間莫大之利紹興已推行處國籍尚

存田稅可考貧富得實訴訟不繁公私兩便獨漳泉汀三州未行細

民業去稅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不

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

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擇官吏委任責

成打量畝步算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許過鄉通戶

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本州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

有常租課田名色不一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比來吏緣為姦貧佃者

或申逃閃無田者反遭俵寄今欲每田一畝備九等高下定計產錢

錢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稅租錢米之數以產錢分隸為母每一文納米幾

何只就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都照元額分毫不敢增減產去稅

存不勝其苦而州縣坐失常賦日朘月削安可底止臣不

敢先一身之勞佚而後一州之利病切獨任其必可行也然行之詳

則足為一定之法行之略則適滋他日之弊故必推擇官吏委任責

成打量畝步算計精確攢造圖帳費從官給隨產均稅許過鄉通戶

均紐庶幾百里之內輕重齊同本州有產田有官田有職田有學田

有常租課田名色不一稅租輕重亦各不同比來吏緣為姦貧佃者

或申逃閃無田者反遭俵寄今欲每田一畝備九等高下定計產錢

錢文而總合一州諸色稅租錢米之數以產錢分隸為母每一文納米幾

何只就一倉一庫受納既輸之後都照元額分毫不敢增減產錢

學糧為常平各撥入諸色倉庫除二稅簿外每三年鄉造一簿縣造

都簿通載田畝產錢實數送州印押付縣收管民有交易對行批鑿

則版圖一定而民業有經矣又有廢寺閑田為人侵占許本州召人

承買不惟田業有歸亦免稅賦失陷又合韓愈氏人其人廬其居之

遺意但此法之行貧民下戶皆所深喜然不能自達其情豪家猾吏

實所不樂皆善為辭說以惑群聽賢士大夫之喜安靜厭紛擾者又

或不深察而望風沮怯此則不能無慮今已仲秋向去農隙尺有兩

月乞即詔監司州郡施行又貽書宰輔云經界事講究已紹本末不

敢不盡規畫措置十已八九蓋以本州田稅不均州縣既失經常之

入至取所不應取之財以足歲計如縣科罰川賣鹽之類是也上下

莫能相正窮民受害有不忍聞若不經界貧無措手先是漳泉二州

被命相度而泉州採兩可之說朝廷疑焉著作郎黃艾輪對又言之

且云今日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累年而不成大

於此者若之何　上乃諭輔臣令先行於漳州明年春詔漕臣陳公

亮同永協力奉行南方地煖農務既與非其時也喜猶襲嗣歲可行

益加講究每謂經界半年可了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亦須五十年未壞合令四縣作四樓以貯簿籍州作一樓以貯四縣圖帳條畫既備編榜鄰境細民知其不擾而利於己莫不鼓舞而貧家豪右占田隱稅侵漁貧弱者胥為異論以搖之至有進狀言不便者前詔遂格閱兩月熹請祠去尋命持湖南使者節猶以經界不行自劾謫者惜之

預借　乾道三年知常州錢建入對奏縣令佐稅役卿胥陪貼錢物至借貸稅户暗銷官物洎監司州郡催督又貼大胥以綫之所以版曹財賦每每不足其患起於細微而所優蠹甚大上然之

淳熙十六年兩浙轉運使耿秉奏宜與縣預借今年明年正帛錢共三萬一千二百餘貫綂理還今後再有預借并知通坐之　又詔令南庫支還戶部所借江山縣折帛錢其諸縣預借並令各州措置補還庶總其弊

嘉定五年臣僚言預借非法也頑民豪戶勍預借之名而以寄庫為說當催夏絹則曰有錢在官及督秋苗則曰未曾倒折所寄者一半而所逋者亦一半今預借之弊在有之而江西特甚乞嚴切禁止預借之弊除而輸納之名正從之

臣僚言四川州縣二稅積欠其弊在吏如丑年預借今年秋料今年預借明年夏料有給鈔而不銷簿者有盜印鈔而匿財者有私立領而官不受理者有公吏攬取而不歸公上者一遇赦恩吏之罪釋然而民之憂如故乞下諸路遵守條約毋得預借詔制總兩司覺察

四川宣撫虞允文言州縣預借人戶稅賦合於總領所椿管添造錢引三百萬貫委制總及漕臣考覈實數補填自今後預借官以違制論吏以盜論從之

支移折變　隆興三年太府少卿曾奉乞下戶部將折帛以匹計者為錢有幾自來全折錢處依舊外餘丁鹽綿絹及下戶不成匹兩者盡折錢若以半年之勞而革數百年之弊向後必輕則折帛之弊可革請下諸路運司條約州縣劾其違詔可　五年詔今後折帛銀並依左藏庫價折納不得輒有減降　淳熙八年詔申嚴許從民便之制若願本色州縣勒令折錢或願納

價錢撥户過數乞取許詣轉運司訴

嘉泰三年知紹興府辛棄疾奏州縣害農之甚者六事加輸納歲計有餘又為折變高估趁納其一也往時有大吏為郡四年多取斗面米六十萬斛及錢百餘萬緡別貯之倉庫以欺朝廷曰用此錢糴此米遂盜其錢而去願明詔內外臺察勢無赦從之　嘉定三年江淮置制使黃度奏福州長溪縣去州七八百里苗米不能至州送納遂為揑户高價售鈔縣又繳吏為姦請照紹興府新昌縣例明許折納縣以錢上之州州置場糴米從之其後諫議大夫鄭昭先奏福州苛取十一縣輸苗之贏以補長溪折納之數是偉兇長溪一邑跋涉之勞而使十一縣陰受侵漁之害蓋米可無糴錢可無出而白足支遣望嚴行約束違者重坐之　紹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賦租出於民之所有不強其所無如稅絹出於蚕苗米出於耕是也今一倍折而為錢再倍折而為銀銀愈貴錢愈賤得穀愈不可售使民賤糴而貴折則大熟之歲又為民害願明詔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于罰從之

慶元六年臣僚言折科太重名目不一州則增省額以數千縣縣則增州額以數千民反覆折紐何啻三倍民困重斂莫此為甚詔戶部條約

受納稅限　紹興三十二年詔州縣受納秋苗官吏並緣多收加耗規圖溢數肆為姦欺虛印文鈔給與人戶民間相傳謂之白鈔方時艱虞用度未足欲減常賦而未能豈忍使貪賊之徒重為民蠹今後違犯官吏並坐重典仍沒其家（此孝宗即位初詔）　乾道七年修受納苗

米縱吏乞取法受納比犯人減一等州縣長官不覺察同罪　淳熙四年執政奏往年諫官論州縣先期趣辦催科之獎而户部長貳執奏不行謂逋年四月五月合到行在折帛錢共六十一萬貫指擬支遣若不預催恐致缺誤上曰既是違法病民朝廷須作措置安可置而不問次日奏户部每年八月於南庫借六十萬緡應副支遣次年正月至三月撥還今若移此六十萬緡於四月上旬支借則户部自無缺用可以禁止預催之獎上喜曰如此措置不過移後就前却得民力少寬於公私俱便乃詔諸路州縣並依條限不得以趣辦爲名催理三稅違者劾奏　十三年趙汝愚守成都民當輸納使自隨量各持羨米去民甚便之

淳熙十一年詔收綿並依法夏稅重十二兩和買重十一兩毋得過行揀擇如有紕疎搪塞退者勿用油墨印違許越訴

十二年臣傑言州郡取民無制其尤害民者改鈔一事也縣以新鈔之財賦額乃今歲所輸改以補去歲之虧甚者以補數歲之缺後政所輸改以償前政之欠甚者以償累政之欠廣右有此獎而江浙又甚願禁戢州郡今後毋得改鈔詔付户部

畸零　淳熙六年臨安府守臣吳淵言準乾道令人户納二稅每貫收朱墨錢二十文足不成貫者收十五文不成百者免收今自九百九十文至一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顯有不均乞一百文收二文足每一百增二文至七百文省即收十五文足委是利民且不衝改條令上曰畸零稅賦納錢不及一貫者皆貧民下户所當矜恤乃從之

寧宗嘉定六年監察御史倪千里言民間常賦丈尺版籍自有定數今催科故存畸欠異日却追畸零或欠零寸必納全尺此畸稅漏催之獎帛之尺寸米之合勺刻剝根括秋毫盡矣乃於既足之餘復有重催之害一追再追乞取浩瀚此文引乞覓之獎乞詔諸監司禁戢州縣措置更革奉行不虔者劾治從之

代輸　隆興二年知贛州趙公耨收到寬剩錢十萬餘緡請爲民代輸今年夏稅　乾道二年知邵州李元老奏鄉省剩錢五十餘萬乞理納向後年分下户稅賦　淳熙五年知昭州王光祖將郡計餘剩爲民送納夏料役錢知隆興府張子顏爲八縣人户所欠上供本色夏稅知江陰軍林元奮將公使庫趱到錢補足人户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八年知泉州程大昌奏本州歲爲台信等州代納上供銀二萬四千兩係常賦外白科苦民特蠲科取一害先期預借一害不給鈔或勒重納又一害臣已措畫爲民代輸淳熙九年一年上供銀數亦足乞從今禁預借及不即給鈔者官吏並坐之許民越訴　十二年知隆興府程叔達乞鼜淳熙十年未納苗稅及上管分隸之數自行管認　趙汝愚知太平州鄭僑知建寧府韓同卿知泰州曾集知婺州宇文紹彭知太平州任內俱摘節浮費將州用錢爲下等人户代輸并補還各郡積欠稅賦折帛等錢　諫議大夫鄭昭先言諸路縣道却令户長代輸逃絕之户往往破家詔申嚴禁戢

水利田

魏史起引漳水溉鄴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起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一夫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知也於是乃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民歌之曰鄴有賢令爲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秦開鄭國渠

韓欲疲秦人使毋東伐乃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開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作而覺奉欲殺國國曰始臣爲閒然渠成亦秦之利也乃使卒就渠渠成用溉注填閼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強名曰鄭國渠

秦李冰開蜀渠

秦平天下以李冰爲蜀守冰壅江水作堋穿二江成都中雙過郡下以通舟船因以灌溉諸郡於是蜀沃野千里號爲陸海

公非劉氏七門廟記曰予爲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於居人其田溉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則漢羨頭侯信始其而魏楊州刺史劉馥實修其廢昔先王之興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可謂有功矣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忺舒人之不忘其恩也昔高帝之起宗室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伐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爲功此二者皆裂地爲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秦國見省而子澹亦用力戰王貝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而愛惠豈與賈澹相倍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能殺人者也與夫開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飢餓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絕也然賈澹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然彼賈澹之死泯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之

按此漢初之事史所不載然溉田二萬頃則其功豈下於李冰文翁耶愚讀公非集表而出之以補遺軼

漢文帝以文翁爲蜀郡太守煎渡羊口溉灌繁田千七百頃人獲其饒

武帝開渭渠龍首渠白渠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引渭地渠起長安並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田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爲然令齊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歲而通渠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後河東守番請穿渠引汾溉皮氏

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皮氏汾陰蒲坂縣地皆臨晉縣地並屬河東郡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爰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與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少府主諸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者以其入多故謂之稍入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即今縣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重泉在今蒲城縣東南故商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鄭下鄭縣今屬華州渭南縣東北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顑以絕商鄭下曰顑東至山領十餘里間井渠之間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是時用事者爭言水利朝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引諸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岸善崩壞水

田各萬餘頃佗小渠陂山通道不可勝言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在鄭國渠之東今尚謂之六渠）以益灌鄭國傍高仰之田（皆不得鄭國之瀕者仰謂上向）帝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租挈計租之約束也同郡謂四方諸郡）其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時（平糴者均齊乘堰之利使貴賤俱得水之利）後十六歲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音藥陽谷口雲陽縣治也）注謂中鄭二百里既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鍤鍫也雲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水停於泥可以糞田）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饒也

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數不登而梁楚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乃發卒塞瓠子決築宮其上名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跡梁楚乃無水災是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輔渠靈軹所穿也）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它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元帝時召信臣造鈐盧陂

建昭中部信臣爲南陽太守於穰縣理南六十里造鈐盧陂累石爲堤傍開六石門以節水勢澤中有鈐盧王池因以爲名用廣溉人得其利及後漢杜詩爲太守復收其業灌歲歲增多至三萬頃人得其饒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息夫躬傳躬言秦開鄭國渠以富國強兵今爲京師土地肥饒可度地勢水泉灌溉之利天子使躬持節領護三輔都水躬立表欲穿長安城引漕注太倉下以省轉輸議不可成乃止

翟方進傳汝南有鴻隙大陂郡以爲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爲害方進爲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掾行視以爲決去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及翟氏滅鄉曲歸惡言方進壹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

黃鵠

後漢章帝建初中王景爲廬江太守郡部安豐縣有楚孫叔敖所起芍陂先是荒廢景重修之境內豐給（陂徑百里灌田萬頃在今安豐縣界）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會稽太守始立鏡湖築塘周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頃至今人獲其利

晉武帝咸寧元年東南水災杜預請決壞諸陂從之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蠭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暑不下種深以爲慮生者何以爲百姓計當陽侯杜預上疏曰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渟汙高地皆多墝埆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爲之設計而不廢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簿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爲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早爲思慮臣愚謂既以水爲田當悉魚菜螺蜯而洪陂泥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宛及荊河州東界（宛州東界今南陽滴陸東荊河州東界今汝南陸塘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令飢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朝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耘收數種至春大種五穀必豐此又明年之益也杜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爲便非不爾也然此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頃來戶口日增而陂堰墟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溫濕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

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稱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種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堰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爲人害也臣見尚書胡威啓宜壞陂其言雖至臣又見宋漢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出泗陂在彼地界壞地九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悉佃三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無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異直以不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按荊河州界中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

爲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勢汎溢大爲災害臣以爲宜發明詔勑刺史二千石漢氏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溜壅爲陂之類皆決遣之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畀之其舊陂堰溝渠當有所補塞者比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早爲部分列上須冬閒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体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宜瀉之跡古事以明近夫理昭然可坐而論得臣不勝愚意當切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

按水利之說三代無有也蓋井田之行方井之地廣四尺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澮百里之同廣二尋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則夫一同之閒而相灌溉之利蓋不少矣是以能時其蓄洩以備水旱子產相鄭猶必使田有封洫蓋謂此也自秦人開阡陌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溝洫之制大壞後之智者遂因川澤之勢引水以溉田而水利之說興焉魏起鄭白之徒以此爲功然水就下者也陂而遏之利於旱歲不幸霪潦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此翟子威杜元凱所以決壞隄防以紓水患也

張閻（晉陽秋曰閻爲晉陵內史時所部四縣並以旱失田閻乃立曲阿新豐塘（今并州陽曲縣）溉田八百餘頃每歲豐稔

宋文帝時劉粲爲荊河刺史治壽陽（壽春）芍陂良田萬頃隄堰久壞秋夏常苦旱乃因舊溝引淝水（在汝南）入陂伐木開溝水得通遂由是兩岸作溉田大來廣十餘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計昔時高於河水不過一丈河失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於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損渠既高懸水不得上雖復諸處按舊引水水亦難來今艾山北中有洲渚水分爲二西河小狹水廣百四十步臣今請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入來年正月於河西高渠之北八里分河之下五里平鑿渠廣十五步深五尺築其兩岸令高一丈北行四十里還入古之高渠即修高來而比復八十里合百二十里大有良田計用四千人四十日功得成就所欲鑿新渠口河下五尺水不得入今求從小河東南岸斜斷到西北岸計長二百七十步廣十步高二尺絕岸小河二十日功計得成畢合計用功六十日小河之水盡入新渠水則充足溉官私田四萬餘頃旬日之閒則水一徧水凡四溉穀得成實從之公私獲其利

杖延爲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沈渠徑五十里漁陽燕郡有故戾

諸堰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不復水旱為害延勞白屢水形營造未幾而就溉田萬餘頃為利十倍

唐武德七年同州治中雲得臣開渠自龍首引黃河溉田六十餘頃為利十倍

貞觀十一年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褒以江都俗好商賈不事農業乃引雷陂水又築白城塘溉田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

永徽六年雍州長史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今為富商大賈競造碾磑堰遏費水太尉長孫無忌曰白渠水帶泥淤灌田益其肥美又渠水發源本高向下枝分極東若使流至同州則水饒足比為碾磑用水浚渠水隨入滑加以壅遏耗竭所以得利遂少於是遣祥等分檢渠上碾磑皆毀之至大曆中水田纔得六千二百餘頃

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王公之家緣渠立碓以害水田一切毀之百姓蒙利

廣德二年戶部侍郎李栖筠等奏拆京城北白渠上王公寺觀碾磑七十餘所以廣水田之利計歲收粳稻三百萬石

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開決鄭白二水支渠毀碾磑以便水利復秦漢水道

建中三年宰相楊炎請於豐州置屯田發關輔人開陵陽渠（渠見屯田門）

貞元八年嗣曹王皐為荊南節度觀察使先是江陵東北七十里有發田旁漢古堤壞決凡二處每夏則為漫溝旱始命塞之廣良田五千頃畝收一鍾楚俗佻薄舊不鑿井悉飲陂澤皐乃令合鑿井人以為便

元和八年孟簡為常州刺史開滆古孟瀆長四十里得沃壤四千餘頃

八年十二月魏博觀察使田弘正奏準詔開衛州黎陽縣古黃河道從鄭滑節使薛平之請也先是滑州多水災其城西去黃河二里每夏雨漲溢則浸壞城郭水及羊馬城之半平詢諸將吏得古河道於衛州黎陽縣界遣從事裴弘泰以水患告於弘正弘正遂與平皆上開詔許之乃於鄭滑兩郡徵促萬人鑿古河南北長十四里東西闊六十步深一丈七尺決舊河以注新河遂無水患

十三年刺史于頔復長城縣方山之西湖溉田三十頃

長慶二年溫造為朗州刺史奏開復鄉渠九十七里溉田二千頃郡人利之名為右史渠至太和五年造復為河陽節度使奏浚懷州古渠枋口堰役功四萬溉濟源河內溫武陟四縣田五千頃

長慶中白居易為杭州刺史浚錢塘湖周迴三十里比有石涵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減一寸可溉十五頃每一伏時可溉五十餘頃作湖石記言若隄防如法蓄洩及時則瀕湖萬餘頃田無凶年矣

周顯德五年以尚書司勳郎中何幼中為開中渠堰使命於雍耀二州界疏涇水以溉田

宋太宗皇帝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及臨滄令黃懋請於河北諸（諸見屯田門）州置水利田與堰六百里置斗門灌溉（溉見屯田門）

神宗熙寧元年遣使察農田水利程顥等八人充使王臨言保州塘濼以西可築隄植木凡十九里隄內可引水處即種稻水不及處並為方田又因出土作溝以限戎馬從之中書言諸州縣古跡陂塘異時皆畜水溉田民利數倍近歲多所湮廢詔諸路監司訪尋州縣可興復水利如能設法勸誘興修塘堰圩埠功利有實當議旌寵

蘇軾上書論之畧曰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皆畧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鷄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何則沮格之罪重而誤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為側近富民所侵已同永棄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extracted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

規壞所忽田産或指人舊物以爲官陂畧田之説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

熙寧四年御史劉摯言內臣程昉大理寺永奉宜之於河北開修溝河功力浩大朝廷既令權罷則利害姑置之朝廷又令總領淤田司事臣謹按程昉等將命興事初不以事之可實聞於朝伏恐生事興患未有窮已乞明布昉等罪狀重行貶竄王安石爲昉辨甚力遂寢不報

六年賜屯田員外郎侯叔獻等淤田各十頃叔獻等引河水淤田決清水於畿縣滄州間壞民田廬塚墓歲被其患他州縣淤田類於此朝廷不知也

七年提舉河北常平等事韓宗師劾程昉導滹沱河水淤田而隄壞水溢廣害民稼敗罔十六罪詔昉分析王安石復爲之辨明云原武等縣民因淤田侵壞廬舍墳墓又妨秋種相率詣闕訴使者聞之急責其令追呼將校之民即繇印指闕謝耳使者因代爲百姓訴淤田表遣吏詣鼓院投之狀有二百餘名但二吏來投安石喜上亦不知其妄也

呂氏曰沛河乃京師之可命安石信小人之狂言謂決水淤田可以省漕食甚至河北塘濼乃北邊之設險而安石以塘濼爲無益數欲廢之本朝惟河以捍虜恃水以通食恃塘濼以安邊而安石乃於根本之地數出高奇之策以動之其罪大矣

六年詔劍水磴碾碓有妨灌溉民田者以違制論不以赦原

成都府西諸州水患久不疏障隄防川瀆皆壅廢之乞下司農貸官錢募民興役從之

七年賜江寧府常平米五萬石修水利

九年前相度淮南路水利劉瑾言体訪杨州江都縣古盐河高郵縣古陳公塘等湖天長縣白馬塘沛塘楚州寶應縣尼港射馬港山陽縣漫塘滿龍與浦淮陰縣青州涧宿州虹縣萬安湖小河壽州安豐縣可選官覆案施行從之

與修水利起熙寧三年至九年府界及諸路凡一萬七百九十處爲田三十六萬一千一百七十八頃有奇

高宗紹興七年潭州守臣呂願浩修復馬氏時龜塘田萬頃

行御史蕭振奏乞詔親民官各分委土豪共修陂塘水利縣滿任批書印曆量加推賞

淳興元年知紹興府吳芾乞浚會稽山陰諸縣舊湖以復水利及答萬山縣海塘以限巍湖從之又開掘鑑湖

乾道二年詔漕臣王炎相視開掘浙西勢家新圍田渭草蕩荷蕩蓼蕩及陂湖侵巷阡築塘畦圍裂耕種者所至令守倅縣令同共措置 五年知明州張津奏乞開東錢湖潴水灌田從之

七年四川宣撫使王炎奏開與元府山河堰溉南鄭褒城田二十三萬三千餘有奇詔獎諭

淳熙二年准東總領錢良臣奏修復鎮江府練湖凡七十二原灌田百餘萬畝從之

二年監察御史傅叔奏近臣僚奏陳閩田湮塞水道之害陛下復令疏可守臣禁止閩衆此乃拔本塞源之歎術豪右之家未有無所濫侵而肆意壅閩者閩浙西諸縣江湖草蕩計畝納錢利其所入給授與官民戶及寺觀上曰此乃侵占之田今絶其源後去毋復此患可令漕司常平司察之

寧宗嘉定七年令臨安府復西湖舊界至自嘉泰以後續租地段侵占湖面悉盡行開拓仍盡蠲歲增租錢

圩田水利 江東水鄉隄河兩涯而田其中謂之圩農家云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河高而田在水下沿隄通斗門每門疏港

以溉田故有豐年而無水患

紹興元年詔宣州太平州守臣修圩議修圩官賞罰　又詔修圩錢米及貸民種糧並於宣州常平義倉米內撥借　詔建康新豐圩租米歲以三萬石爲額圩四至相去皆五六十里有田九百五十餘頃近歲墾田不及三分之一至是始立額

紹興二十三年詔以永豐圩賜秦檜檜死圩復歸有司　乾道元年詔令准西總領所撥付建康中收到子粒令項樁管非詔旨毋得擅用

臣僚言秦檜既得永豐圩竭江東漕計修築隄岸自此水患又於宣池太平建康昨據總領所申通管田七百三十頃共理租二十一萬一千餘秤當年所收纔及其半次年僅收十五之一假令歲收盡及元數不過米二萬餘石而四州歲有水患所失民租何翅十倍乞下江東轉運司相度本圩如害民者廣乞依浙西例開掘又免租戶積欠從之

江東轉運司奏永豐圩自政和五年圍湖成田今五十餘載水勢每遇泛漲衝決民圩爲害非細雖營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閒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隸京秦檜相繼得之大築令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倖權臣是以委鄉爲經利已因民皆不復問涑水記聞言王介甫欲興水利有獻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者介甫然其說後以爲恐無貯水之地劉貢甫言在其旁別穿一渠山泊則可以貯之矣介甫笑而止當時以爲盛談今觀建康之永豐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蘆場　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侍郎葉衡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衙言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增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鈐轄定圩周迴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迴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壯實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知寧國府汪　言他圩無大害惟童圩最爲民害只決此圩水勢且順從之

湖田圍田陂塘總水利　紹興五年春二月寶文閣待制李光言明越之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於田田又高於江海旱則放湖水溉田澇則決田水入海故不爲災　本朝慶曆嘉祐間始有盜湖爲田者三司使切責漕臣其嚴政和以來創爲應奉始廢湖爲田自是兩州之民歲被水旱之患壬子歲嘗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利害自廢湖以來每縣所得租課不過數千斛而所失民田常賦動以萬計遂先罷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蕭山之湘湖等處尚多望詔漕臣訪問應明越湖田盡行廢罷其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併逾下諸路監司守令條上詔諸路漕臣躬親相度以聞于朝

二十三年諫議大夫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而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湖之地多爲軍下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圩田旱則車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望詔有司究治盡復太湖舊跡使軍民各安田疇均利從之

按圩田湖田多起於政和以來其在浙閒者隸應奉局其在江東者隸京秦檜相繼得之大築令之田昔之湖徒知湖中之水可涸以墾田而不知湖外之田將胥而爲水也主其事者皆近倖權臣是以委鄉爲經利已因民皆不復問涑水記聞言王介甫欲興水利有獻言欲涸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者介甫然其說後以爲恐無貯水之地劉貢甫言在其旁別穿一渠山泊則可以貯之矣介甫笑而止當時以爲盛談今觀建康之永豐圩明越之湖田大率即涸梁山泊之策也

沙田蘆場　紹興二十八年詔戶部侍郎葉衡覈實寧國府太平州圩岸五月衙言寧國府惠民化成舊圩四十餘里新增築九里餘太平州黃池鈐轄定圩周迴四十餘里延福等五十四圩周迴一百五十餘里包圍諸圩在內蕪湖縣圩岸大小不等周迴總約二百九十餘里通當塗圩岸共約四百八十餘里並皆高闊壯實瀕水一岸種植榆柳足捍風濤詢之農民實爲永利於是詔獎諭知寧國府汪　言他圩無大害惟童圩最爲民害只決此圩水勢且順從之

田蘆場爲人冒占歲失官課至多故以命濛等既而侍御史葉義問等言貧民受害乃詔沙田蘆場止爲世家詭名冒占其三等以下戶勿一例根括尋詔官戶十頃民戶二十頃以上並增租餘如舊提領官田所領之不隸戶部二十九年詔蠲罷所增租

郡陽馬端臨貴與著

田賦考

屯田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調徵遣之也故吏前爲官職者）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充國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粮穀十九萬九千六伯三十斛鹽千六伯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伯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爲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皓在今西平郡）亹（音門即今成郡廣武縣地）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伯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伯六十三斛鹽三伯八斛分屯要害處冰（音凌）解漕下緒（音下以永反）鄉亭（音庾）渠（音下以永反）搆渠（音下以永反）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賦錢以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十倅（倅副也）馬十二就草（倅馬十二者千騎副與副馬二百四也）爲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當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訓校爲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賁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推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鄣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今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寇虜之患（謂困其所生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士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開小開甘肅使
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
挑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後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
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
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
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
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
遺脫與煎鞏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
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按屯田所以省饋饟因農為兵而起於漢昭宣之時然文帝
時晁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
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為之高城深塹先為室屋具田
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及民之欲徙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俾

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轉將之費寡則其規模已畧出此但
文帝則與以田屋令其人自為戰守而此屯田則以兵留耕
因取其耕之所獲以饟兵微為不同　又按武帝征和中桑
弘羊與丞相御史請屯田故輪臺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詔深
陳既往之悔不從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輪臺西於車師
千餘里去長安且萬里非張掖金城之比而欲驅漢兵遠耕
之豈不謬哉賴其說陳於帝既悔之後耳　武帝通西域復
輪臺渠犁亦置營田校尉領護然田卒止數百人今弘羊建
請以為溉田五千頃以上則徙民多而騷動衆矣帝既悔徙
事思富民宜其不從也

東漢邊郡置農都尉主屯田殖穀
光武建武四年劉隆討李憲憲平遣隆屯田武當
馬援以三輔地曠土沃而所將賓客猥多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

帝許之
六年王霸屯田新安　夏李通破公孫述於西域還屯田順陽
八年王霸屯田函谷關　張純將兵屯田南陽
明帝永平十六年北伐匈奴取伊吾地置宜禾都尉以屯遂通西域
章帝建初二年罷伊吾盧屯田兵
和帝永元二年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定西域復置戊己校尉
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燒何種反雒陽請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
之路及省委輸之役上乃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十屯龍耆後
金城長史上官鴻上開置歸义建威屯田三十七部侯霸復開置東
西邯屯田增留逢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二十四部其功垂立
會永初中諸羌叛乃罷
順帝永建四年虞詡上疏以為雍州之役破十准上且沃野千里
天圍又塹之饒自然之財不可謂乏書奏帝乃復三郡（謂上方西部激

河淺累為屯田省內郡費歲億計明年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
西河閒以逼群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置乃解仇詛盟馬續上務
屯田湟中羌意乃安
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增至屯田五部并為十部
永建六年以伊吾膏腴之地旁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平故事鄧訓擊敗迷唐諸羌盛行遂罷屯田各令
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為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
而已　陽嘉元年復置元菟郡屯田六部　傳燮為漢陽太守廣開
屯田列置四千餘營
獻帝建安元年募民屯田許下
中平以來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無終歲之計
伺則寇掠飽則棄餘羌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河
北宜人仰事桑梓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多相食州里蕭條羣

林監衆祗及韓浩請建置屯田操從之以祗為屯田都尉以騎都尉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群雄軍穀之饒起於祗而成於峻

建安十四年曹操引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軍合肥開芍陂屯田諸葛亮由斜谷伐魏亮以前者數出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按堵軍無私焉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畜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潁水以東至壽春縣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

陳拳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今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出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克定官王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益北水四百餘里置二萬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又二乘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二百餘里既田二萬頃淮南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雖大之聲阡陌相屬舟車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況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襄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式遏滅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修邵信臣遺跡

（雍州六門堰在今襄陽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浊音淨音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軀判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汚漢迄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陽口在今江陵縣江陵縣界巴陵今岳陽縣）內潟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飢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匱勞大功克舉閒者流人奔東吳今徐揚之間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皆已還返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討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之矣帝升平初荀羨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睢寧縣北即古邳也）屯田于東陽之石鼈（今在盱眙縣之北淮水之南即古邳界）公私利之

齊高帝敕桓崇祖修理舊陂田曰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珍虜寇昔銀置與農而中都足食皆開汝頴而河汴委儲卿宜勉之

後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大旱十二年秘書丞李彪上表請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分之一為屯田人相水陸之宜計須耘之數以賦牆雜物市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數其正課并征戍雜役行此二事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矣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有水旱不為害北齊齊帝乾明中尚書左丞蘇珍苾又請修石鼈等屯歲收數十萬石自是淮南軍防粮足

孝昭帝皇建中平州刺史郭秀建議開幽州督亢舊陂（今定興縣范陽縣界）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此境得以周贍又於可內置懷義等屯以給河南之費自是相止轉輸之勞

武成帝河清三年詔沿邊城守堪耕食者營兒田置都子使以統之

一子使當田五十頃歲終課其所入以論褒貶
隋文帝開皇三年突厥犯塞吐谷渾寇邊轉輸勞弊乃令朝方總營
趙仲卿於長城以北大興屯田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
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腹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
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莊內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
巡行莅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
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
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
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須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
度便宜遣之
開元二十五年詔屯官敘功以歲豐凶為上下鎮戍地可耕者人給
十畝以供粮方春　屯官巡行諭作不時者天下屯田收穀百九十

餘萬斛初度支歲市粮於北都以贍武振天德靈武振夏之軍費錢
五六十萬緡浚河舟溺甚衆
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関內民鑿陵陽渠以增漑京
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
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粮貿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
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穀如此則関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
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
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飢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歎
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使起代北驅
田三百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牛假粮種使償所貸粟
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三十人人耕百頃就高為堡壘
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銀田三千
八百餘里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
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
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
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寬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
以終身竇武邠寧王廣肥而民不知耕
太和末王起奏立營田後党項大擾河西邠寧節度使畢誠亦募士
開營田歲收三十萬斛省度支錢數百萬緡
開元令諸屯田應用牛之處山原川澤土有硬軟至於耕墾用力
不同土軟處每一頃五十畝配牛一頭強硬處一頃二十畝配牛
一頭即當屯之內有軟有硬亦依此法其稻每八十畝配牛一頭
諸營田若五十頃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以收斛斗皆準頃畝
折除其大麥蕎麥乾蘿蔔等準粟計折斛斗以定等級天寶八年
天下屯收百九十一萬三千六百六十石関內五十六萬三千八
百一十石河北四十萬三千二百八十石河東二十四萬五千八
百石河西二十六萬八十八石隴右四十四萬九百二石
上元中於楚州古射陽湖置洪澤屯壽州置芍陂屯厥田沃壤大獲
其利
宋太宗皇帝端拱二年以左諫議大夫陳恕為河北東路招置營田
使翰羽為副使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西路招置營田使索湘
為副使欲大興營田也
先是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戎人惠之未嘗敢由此路入寇順
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地平曠無隱閱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議
者以為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稼所
以實邊廩而限戎馬雍熙後數用兵岐溝君子館敗衂之後河朔
之民農桑失業多閑田且戍兵增倍故遺恕等經營之恕奏戍
卒皆堪游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乃

詔止今葺營堡營田之議遂寢

淳化四年知雄州何承矩請於順安寨西引易河築隄爲屯田既而河朔頻年霖潦水潦河流湍溢壞城壘民舍復請因積潦處蓄積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

滄洲臨津令黃懋上書請於河北諸州作水利田懋自言閩人閩地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私必獲大利乃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水所積處大墾田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充判官發諸州鎮兵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破虜順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早不成次年方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又武臣習攻戰亦耻於營葺種稻又不成群議益甚幾罷役至是議者乃息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

按古者兵與農共此民也故無事則驅之爲農而力稼穡有事則調之爲兵而任征戰雖唐府兵之法猶然至於屯田則驅游民闢曠土且耕且戍以省饋運尤爲良法自府兵之法既壞然後兵農判而爲二不特農疲於養兵而兵耳耻於爲農觀陳恕所奏及沮何承矩屯田之議者可見然則國力如之何而不弊於餉軍也哉

眞宗咸平五年殿直牛睿請增廣方田疏治溝塍爲胡馬之闗詔邊臣經度之順安軍威虜軍保州定州皆有屯田

九年改定州保州順安軍營田務爲屯田務凡九州軍皆遣官監務置吏屬召募役兵自京師傳送緣稽幹以補牛闕

陝西轉運使劉綜上言今於古原州建鎮戎軍以備賊還請於軍城四面置屯田務開田五百頃置下軍二千人牛八百頭以耕種之又置堡寨使其分居無寇則耕寇來則戰從之既而原渭亦開方田或人內屬者皆依之得以安居

太宗時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上言自唐季以來農政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粮地有遺利臣等每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因地之利建用水之法計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蔡宿毫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擇古通明之士分爲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一夫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閒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不知其極矣行之二三年必可至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爲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閒主客之例此又敎本勸農之至道也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也且蟲災之害又少於陸水田既修其利兼倍與陸田不侔矣上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事卒不行

襄州襄陽縣有屯田三百餘頃知州耿望請置營田務是歲種稻三百餘頃五年以其頓接麗之

唐州棗陽亦有營田務歲種七十餘頃後以其所收薄且擾人罷之賦貧民

天禧末諸州屯田總四千二百餘頃而河北屯田歲收二萬九千四百餘石而保州最多逾其半焉江淮兩浙承魏制皆有屯田克復後多賦與民輸租第存其名在河北者雖有其實而歲入無幾利在畜水以限戎焉而已

治平三年河北屯田有田三百六十七頃得穀三萬五千四百六十八石

屯田因兵屯得名則固以兵耕營田募民耕之而分里築室以居

其人略如屯錯田塞之制故以營名其實用民而非兵也國初惟河北屯田有兵若江淅間名屯田者皆因五代舊名非實有屯也祥符九年李允則奏改保州定州營田務爲屯田務則募兵以供其役熙寧取屯田務罷之則又改務兵各隸其州以爲廂軍則屯營固異制矣然咸平中營田襄州既而又取鄜州兵用之則非單出民力熙豐間屯營多在邊州土著人少則不復更限兵民但及給用即取之於是屯田營田實同名異而官莊之名最後乃出亦往往雜用兵民也其間又有牧地者本收閑地以給牧養後亦稍取可耕者以爲之田而邊地荒棄者又立頃畝招弓箭手田其不屬弓箭手而募中土人往耕者壤地租給大抵參錯名雖殊而制相入也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坊監牧馬餘地立田官令專稼政以貧牧養之用率原武鞏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七監地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租佃收草粟以備枯寒從樞密副使鄧元請也

四年河北屯田司屢言豐歲所入亦不償費詔沿邊屯田不以水陸悉募民租佃罷屯田務收其兵爲州廂軍　五年知延州趙禹乞根括閒田及募弓箭手詔如其請行之

高士讓曰今陝西雖有曠土而未嘗耕墾屯戍不撥而遠方有輸納之勤願募民耕閒田經畧安撫使郭逵言今懷寧新得地百里已募弓箭手無閒田可耕遂括得地萬五千餘頃募蕃漢兵幾五千爲八指揮　知熙州王韶乞以河州蕃部近城川地招弓箭手又以山坡地招蕃兵弓箭每寨五指揮以二百五十人爲額每人給地一頃蕃官二頃熙河多美田朝廷委提點秦風刑獄鄭民憲與民田委辟官屬以集其事

七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務　元豐二年以所收不及額罷之九年詔熙河路有弓箭手耕種不及之田經略安撫司擘畫廂軍田之官置牛具農器人給一頃歲終參較弓箭手廂軍所種孰爲優劣以行賞罰　六月謝民憲言逃走弓箭手并營田地土昨多方設法召人請佃今來認租課乞許就近於本城寨送納特與蠲免支移折變從之

知河州鮮于師中乞以未募弓箭手地百頃爲屯田從之

樞密使吳充言實邊之策惟屯田爲利近聞鮮于師中建請朝廷以計置弓箭手重於改作故裁令試治百頃而已然屯田之法行之於今誠未易惟有因今弓箭手以爲助法公田似有可爲且以熙河四州較之無慮一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歲收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水旱肥瘠三分除一亦可得十萬官無營屯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損省轉輸平糴價凡六便詔議其事議者謂弓箭手皆新招重以歲連不善若使之自備功力耕佃恐人心動搖宜俟稍愜推行

元豐元年詔經制熙河財用司括買耕地期半歲使民得自言五年提舉熙河營田康識言新復土地及命官分畫經界選知田廂軍人給一頃耕之餘悉給弓箭手人加一頃有馬者又加五十畝每五十頃爲一營四寨俟見缺農作廂軍乞許於秦鳳涇原熙河三路選募廂軍及馬遞鋪卒願行者人給裝錢二千從之

八年樞密院上河東經畧司之言曰去年出兵耕種木瓜原地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糧穀近九千石粮粮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三千二百石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強民爲之所收秉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未償增人馬防托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賜約束詔呂惠卿毋蹈前失

先一年惠卿雇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耕新疆于未瓜原等處五

百餘頃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至是乃詔戒之

元祐元年永興軍民庶進狀言興平縣有地二百四十餘頃父輸二稅熙寧五年本縣抑令退爲牧地詔提刑司審定以奏如他州縣更有以稅地改牧地者亦具以聞提刑司乞與免納租錢給種如故

大觀二年陝西轉運副使孫琦言西寧湟廓三州良田沃野並給於部略無賦稅今進築之初宜召諸首領與族長開諭令量立租課責期限並委族長使之催諭詔章貫度其宜以行

五年提舉涇原弓箭手司奏乞案漢蕃田土其已開熟地仍許着業外若非朝命所給而州軍帥司一時私自撥予或川原慢坡地土今仍荒閑者並以給招闕額人馬惟其不堪耕種者方許撥充牧地庶可究極地利增廣人兵從之

祖宗時營田皆置務（營田務慶曆元年何承矩建議於河北有屯田務掌屯田之制天聖四年襄唐汝州保定西置營田務）

河東（慶曆八年）陳恕奏知古招置營田于河東北（嘉祐二年）范仲淹大興屯田於陝西（慶曆元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元豐三年）郭逵望置屯田襄州（咸平一年）章惇初築沅州亦爲屯田

務（熙寧七年）正以極邊兩不耕之地並邊多流徙之餘因地之利課以耕耘聽師旅而省轉輸此所以爲扼邊實塞之要務足國安民之至計也然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營者分里築室以居其人如兵制屯田掌之以官）

咸平中襄州營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熙豐間邊州營屯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然前後施行或以侵占民田爲擾（慶曆八年於徽或以差借耕夫爲擾（咸平二年限諸路閒廢牛擾或以兵民雜耕爲擾又以諸路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爲擾（元豐三年九月詔民憲言）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所取

給之農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矣然弓箭之招至者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且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卒莫之行（元豐九年正月御史中丞黃履言）

紹興元年鎮撫使知荊南府解潛奏措置荊南歸峽荊門公安五州營田其後軍食仰給省縣官之半

三年德安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放古屯田有逃户歸業者收畢給之過三年者不受理凡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爲堡寨其弓兵等半爲守禦半爲耕種如遇農時則沈田作有警鼓則充軍用凡耕種則必少增錢糧秋收給斛斗犒賞依鋤田客户則倒餘並入官凡民户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豆麥夏秋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爲永業兵民各處一方流民歸業漸衆亦置堡寨屯聚凡屯田事務營田司兼行營田事所縣官兼行更不別置官吏當時延紳因規奏請相與推廣增一夫授田百畝古制也厥今諸荒田甚多惟恐人力不足兼肥瘠不同難以緊論當聽人户量力取射其有闕少牛畜宜用人耕之法以二人授一犁凡授田五人爲一甲別給菜田五畝爲廬舍稻場兵屯以大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以歲課多少爲殿最下諸鎮推行之

又詔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　又詔湖北浙西江西屯營田徭役科配並免

五年屯田郎中樊賓言荊湖江南與兩浙膏腴之田彌亘數千里無人可耕則地有遺利中原士民扶携南渡幾千萬人則人有餘力今若使流寓失業之人盡田荒閑不耕之田則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可以資中興

六年右僕射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凡官田逃田並拘籍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命措置官樊賓王弗行之尋命五大將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吳玠及江淮荊襄利路帥悉領營田使

江淮營田置司建康歲中收穀三十萬有奇
七年監中獄李宋言營田之官或仰配豪戶或強科保正田瘠雜耕
多收子利張浚亦覺其擾請罷司以監司兼領於是詔帥臣兼領營
田內見帶營田使名者即仍舊
詔獎諭川陝宣撫吳玠冶廢堰營田六十莊計田八百五十四頃約
收二十五萬石補助軍糧以省饋餉
十六年定江淮湖北營田以紹興七年至十三年所收數內取三年
最多數內取一年酌中爲額縣官奉行有方無詗訴抑勒處分三等
定賞罰
隆興元年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荊襄屯田之不可耕也
無耕田之民也官司慮其功之不就不免課之游民游民不足不免
抑勒百姓捨已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或遠數百里追
奪以來或名雙丁役其強壯占百姓之田以爲官田奪民種之穀以

爲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有司知其不便申明於朝罷之誠是也
然臣切謂自去歲以來置耕牛置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其
間豈無已墾闢之地豈無廬舍場圃尚可卒業一旦舉而弃之不爲
勢家所占則是捐十萬緡於無用之地而荊襄之田終不可耕也臣
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給之食以半歲爲期今踰期矣官
不能給則老弱飢餓者轉而他之殊失斯民向化之心兼亦有傷國
體臣愚以爲荊襄之田尚有可承之規與其棄之貌若使歸正之民
就耕非惟可免流離庶使中原之民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樂附而
至異日壓闕既廣田疇既成然後取其餘者而輸之官實爲兩便詔
除見耕種人依舊外餘令廣允文同王珏疾速措置
揚州興元府階成岷鳳等處屯田後皆以所得不償所費罷之
議者皆曰漢趙充國屯田湟中皆卓有成效不知充國以方
隆之漢做垂盡之先零棄祖以來裂之中原營於無虞之許下
其爲之也暇且無有害其成者今秉秉來登場而馳突踐有
不可必苟嚴其備有以限戎馬之來則治邊莽堰莫非可耕之
地矣

官田 籍田

孟子曰殷人七十而助　又曰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
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朱子集註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有助
故引之也
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
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侯介車
也置
王千畝也帝者天神所以報本反始也躬親也耒耜農人耕之所以發土也耜金也廣五寸
所以起土也古者使人代己耕而親耒耜以供粢盛已勞而人逸也
曰勞酒既耕而勞飲
周禮甸師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王籍唯王耕千畝公卿諸侯百畝故曰王籍
以下親耕農人耕之起也
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天子已耕農夫終其畝
反憤盈土氣震發
憤盛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晨正謂立春日日月皆在營室
于天廟天廟營室也立春之日日月皆在營室
今至于初吉初吉二月朔
乃不殖吉陽氣升土膏動當即發動發耜不殖則脈閉而氣結更爲災疫
官以命我司事陽官春官事農事曰距今九日上其俱動王其祓後監農
不易主乃使司徒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
戒戒農用農大夫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
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蓺人萬啓攸人萬啓攸
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罪從及籍后稷監之
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墢犂也王一班公三班九也公大夫二十七也庶民終于

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宰贊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風土音官樂官掌風風氣和則土以音律省風氣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以煖物慶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時布之于農穫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太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獲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于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惟農是務無有求利其官以干農功三時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利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乏祀而困民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不聽

漢高祖二年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文帝二年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飢今背本而趨末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屈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手之民轉而緣南畝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上感誼言乃開籍田

十三年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令立耕桑之禮制也

景帝後二年親耕籍田

武帝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養馬之苑禁百姓芻牧令賜民耕田

征和四年上耕于鉅定地名近東海

昭帝始元元年上耕于鉤盾弄田時帝年九歲未能親耕帝籍鉤盾官者近署故性試耕爲戲弄也非在未央宮中

六年上耕于上林

元鳳二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

二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又令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省苑民以振困乏

元帝初元元年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民以振困乏

二年詔罷水衡禁苑宜春下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與貧民

初元五年罷北假田官主假貸見官田與其我或曰北假地名也

永光元年令民各務農畝無田者假之

哀帝建平元年太皇太后詔外家王氏田非家營皆以賦貧民

後漢禮儀志正月始耕書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貿田農具曰耕帝親執耒耜三推三反太常奉耕帝下耒三推三反三公五推五反卿九推九反諸侯亦如之以次耕力田種各耨訖有司告事畢

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以次耕力田種各耨訖有司告事畢

漢制儀曰春秋耕于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婦力田二人賜帛各一匹

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為耕時有司請行籍田名置令丞親耕以為粢盛是月令日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地宜順耕神之耗以為粢盛

儀諸行出入皆鳴鐘皆作樂其有災害有他故若請雨止雨皆不鳴鐘不作樂冀州郡國行大夫禮異組織豆工歌縣

明帝永平九年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

十三年汴渠成詔曰今五土之宜及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

章帝建初元年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元和元年詔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饒者悉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三年詔曰月令孟春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今肥田尚多未有墾闢其悉以賦貧民給以種粮務盡地力勿令游手

安帝永初元年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魏制天子親耕籍田藩鎮開諸侯百畝之禮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帝躬耕籍田千東郊詔曰近代以來耕籍田於數步之內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率群公卿士躬稼穡以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去宮八里遠十六里爲北千畝）帝御木輅以耕自惠帝後禮廢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將親耕司空大司農京尹令廢官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中開阡陌

齊武帝永平中耕籍田

梁依宋齊禮天監十二年以啓蟄而耕普通二年移籍田於建康北岸後魏太武帝天興三年春始躬耕籍田

北齊籍於帝城東南千畝內種赤粱白穀大豆赤黍小豆黑黍麻子大小麥色別一頃自餘一頃中通阡陌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置地千畝爲壇行籍殖九穀以于神倉以擬粢盛秸鞂以飼犧牲

唐太宗貞觀三年正月籍于千畝之甸

高宗永徽三年正月率公卿耕于千畝之甸

乾封二年 儀鳳二年 景雲三年並躬籍田

玄宗開元二十三年正月躬耕籍田

宋太宗端拱元年親耕籍田以勸農事

天禧元年以久罷畋遊其京城四面禁圃草地令開封府告諭百姓許其耕牧

四年福建轉運使方仲荀言福州王氏時有官莊千二百一十五頃自來給與人戶主佃每年只納稅米乞產官估價令見佃人收買與限二年送納價直

仁宗天聖三年屯田員外郎張希顏奏福建八州皆有官莊七州各納租課惟福州只依私產納稅從兒差徭顯是俾民乞相均米數依州價折納見錢銅鐵中半從之

嘉祐二年詔以天下沒入戶絕田募人佃賃

熙寧間以廣惠倉之入歸之常平

神宗熙寧三年三司言天下屯田省莊皆子孫相承租佃歲久乞不許賣其餘沒官納莊願賣者聽從之

七年詔戶絕莊產召人充佃及入實封狀承買以其直增助諸路常平錢

開封府界諸路係省莊屯田務及司農寺戶絕水利田并都水監官莊淤田司四十四萬七千四百四十八頃一十六畝內三司官田莊四千五百九十二頃四十畝零總收租餘斛斗疋帛六萬一千四百九貫石疋都水監淤田司官莊五百五十四頃一十九畝

令總收租斛斗五萬二百一十石斤黍稈等五十萬一千六十六束斤

哲宗元祐元年戶部言寬鬲絕戶宅既有估覆定價乞如買撲坊場例罷實封投狀從之

八年詔凡官田及已佃而逃或佃租違期應劄佃者不別召佃乘籍之官爲招募衙前之用如未有投募且令租佃以應募者而給之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市易折納田產並依戶絕田產法

政和元年時朝廷以用度艱窘命官鬻賣官田江西路一歲失折上供無慮三十餘萬斛運副張根建言田既不存當減上供朝廷深察所以然遂止不賣

總領措置官田所言元泰存留屯田爲係河北河東陝西邊防利害乞存之不鬻自三路外名屯田者其實悉以民耕與凡官田無異無係邊防自應鬻賣從之

知吉州徐常奏諸路惟江西乃有屯田非邊地其所立租則比稅

苗特重所以祖宗時許民間用為永業如有移變雖名立價交佃
其實便如典賣已物其有得以為業者於中悉為居室墳墓既不
可例以奪賣又其交佃歲久甲乙相傳皆隨價得佃今若見業
者買之則是一業而兩輸直亦為不可而況若賣而起稅稅起於
租計一歲而州失租米八萬七千餘石其勢便當捐減上供是一
時得價而久遠失利此議臣見近利而失遠圖公私交害也於是
都省乞下江西覈實如屯田細利多於二稅即住賣之為稅田而
稅多租少即鬻之他路倣此詔可

臣僚言天下係官田產如折納抵當戶絕之類隸屬常平則法許
鬻賣如天荒逃田省莊之類在運司有請佃法自餘閑田名類非
一乞命官總領條畫以聞戶部奏凡田當防河召募弓箭手或屯
田之類悉應存留凡市易抵當折納籍沒常平戶絕天荒省莊沙
田退灘荻場圩田之類並應出賣又奏倣熙寧制所委官一年內
賣及七分與轉一官餘以次減磨勘不啓五分加奏勘詔從之

八月詔乃者有司建明盡鬻係官田宅苟目前之利廢久長之策其
總領措置官並罷已賣田宅給還元直仍拘入官如舍屋已經改更
但課虧租額者與免仍舊修蓋官田已嘗為墓擘合用並收價者與
免臺稅

政和六年始作公田於汝州公田之法縣取民間田契根磨如田今
屬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愚轉推求至無契可證則舉地
所在增立官租 一說謂按民契券而以樂尺打量其贏則拘入官
而創立租課

初因中官楊戩主後苑作有言汝州地可為稻田者置務掌之號
稻田務復行於府畿募名公田南壁襄塘西北汚池北踰大河民
田有踰初券畝步者輒使輸公田政和末又置營繕所亦為公田
久之後苑營繕所公田皆併於城西所盡山東河朔天荒逃田與
河堤退灘輸租舉入焉皆內侍主其事所括凡得田三萬四千三
百餘頃農畝困敝但能輸公田錢而正稅不復有輸後李彥文立
城西括田所而公田皆豪主之靖康初誅彥

宣和元年提舉水利農田所奏浙西平江諸州積水減退欲委官分
諸鄉村檢視露出田土惟人戶見納省稅不括外其餘逃田天荒草
田薪葑蕩及湖灤退灘沙塗等地悉標記置籍召人請射種植視鄉
例拘納租課椿充御前錢物專一應奉御前支用置局提舉如造謗
惑衆沮害之人罪徒從之

三年詔方量根括到田土租稅課利內特與減一半

十月尚書省言諸路學田并西南外宗室財用司田產元所給佃租
課太輕不足於用詔許添立實封入狀添立租課劃佃一次如佃人
願從添數亦仍給佃

高宗建炎元年從江南經制使翁彥國言拘籍蔡京王黼等莊田令
佃戶就種歲減租課二分

三年令應天下係官田令有司依鄉例紐納佃租期以半月許民自
陳輸租額過期依見行條法

紹興元年詔盡鬻諸路官田命各路憲臣總領措置

時以軍興用度不足又先時知永嘉縣實姦言溫州四縣沒官田
勢家詭名請佃歲責保正長代輸公私病之乃詔並召人鬻 五
年又詔見佃人願承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錢三之二
十二年戶部言諸路常平司未賣田令見佃人添租三分不願者勒
令離業召人佃

知邵州呂稽仲言湖南廣西閑田甚多若輕租召佃收其所輸衆其
贏餘可寬州縣詔戶部措置

劉夔為福州帥貿易僧寺田以取資五張守帥閩始議存留上等
四十餘剎以待高僧外悉令民實封請買歲入七八萬緡以助軍

衣餘寬百姓雜科民皆便之

二十六年戶部侍郎韓仲通言蜀地狹人稠而京西淮南係官膏腴之田尚衆乞許人承佃官貸牛種

八年乃償並邊免十年租次邊半之滿三年充已業從之

戶部言諸路賣官田錢乞以七分上供三分充常平司衆本

令諸買官田者免納稅契錢又免和買二年免物力三年至十年一貫以下免三年一千貫以上五年五十貫以上十貫已給賣後不許執鄰取贖舊六十日輸錢不足者錢沒官別召買令倍其日皆從之

二十九年戶部提領官田所言應官戶勢家坐占官田令依估承買其浙西營田及餘路營田官莊田屯田並住賣詔各路提舉司督察欺弊申嚴賞罰照賣十萬緡州二十萬緡守令各進一秩餘以次減磨勘最稽遲者貶秩

荊南提刑彭合入對言州縣賣官田之害望減價無抑勒戶部以減價為難但令勿抑勒而已

諫議大夫何澹言比議臣欲優恤見佃者令減價二分承買而復增其低價買增價賣或借錢收買增價准折許人告即拘沒夫始怜其失業而為之減價終設為轉賣之說而開其爭端望明詔改正

兩浙轉運司言申括到平江府省田一十六萬六千七百二十八畝每畝納上供省苗三斗三升六合計米三萬九千四十七石係民戶世業今若出賣便為私田止輸二稅暗失上供歲額苗米乃止

臣僚言江東西二廣村疃之間人戶凋疎彌望皆蕃茅白葦民間膏腴之田耕布猶且不徧豈有餘力可買官產浙東西最號繁鉅累月尚未足數且有抑勒之患況江廣米穀所賣僅及百餘萬緡累月尚未足數且有抑勒之患況江廣米穀既平錢貨艱得畝直不過貫百縱根括無遺其能應期限乎若謂命令已行難於寢罷乞寬之一半聽民情願無或抑勒違者坐之

詔可

又言二年之間三省戶部困於文移監司州郡疲於出賣上下督

中庵書塾

鄱陽馬

錢幣考

自太昊以來則有錢矣太昊氏高陽氏謂之金有熊氏高辛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商人瘠人謂之布舜人苔人謂之刀神農列廛於國以聚貨帛日中爲市以交有無虞夏商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刀或龜貝

管子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人之無糧者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人之無禮嫁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以救人之困夫玉起於禺虞氏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墜東西南北去周七八千里水絕壤斷舟車不能通爲其遂之遠其至之難故託用於其重以珠玉爲上幣以黃金爲中幣以刀布爲下幣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暖也食之則非有補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調也

周制以商通貨以賈易物太公又立九府圜法（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皆掌財幣之官）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錢圜函方（外圓而內孔方）輕重以銖（黃金以斤爲名重以銖爲重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疋故貨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流行如泉布布帛）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兵革物貴置錢以靚民）

夾漈鄭氏曰謂之泉者言其形謂之金者言其質謂之刀者言其器謂之貨謂之布者言其用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之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即大公所作）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泉與刀廢後人不曉其謂也觀古錢其形即篆文泉字故泉之文借爲泉水之泉其實泉之篆文也後世代以錢字故不從水也先儒不知本末爲流於泉布於寶於金利於刀此皆泝鑿之義也

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凡有法者布泉也（有法度官司主之）共王及后世子之衣服之用凡祭祀賓客喪紀會同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齎賜子之財（齎行遺之財財用也）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歲終則會唯王及后之服不會

泉府掌以市之征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抵故賈也主者別名大夫也言有司是也）凡賒者祭祀無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鄭司農貸出錢物生息也）凡國事之用取其貨於泉府（故書貨作賖鄭司農賖讀爲貸貸出錢物生息也）而貸之（貸音他得反）凡民之貸者以其所貴之物及其利而償之（貴謂貴賤之貴貴謂貴賤之貴其所貴謂其所貴之物平賈也物謂定其賈之貴賤也）各以其地之所宜而爲之息（謂若田出穀五百泉出布五百）凡國事之財用取其贏於泉府（贏謂所賒出息多者）其餘

按周禮主財之官雖多而專掌錢布則惟外府王府二官外府掌頒賜之出入泉府掌買賣之出入自王介甫以鄭注國服爲息之說行青苗誤天下而後儒之解此語者或以息爲生息之息或以息爲休息之息然於義皆無所當蓋古今創泉布之本意實取其流通緩貨則或滯於民用而錢則無所不通而泉府一官最爲便民滯則買之賤而賈之貴買之不時而欲買者則賞之無力者則賒貸與之蓋先王視民如子洞察其嗷徵而多方濟其缺之仁政莫尚於此初非專爲謀利取息設也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勦其一語以斷天下大事可乎

意同泉府則以錢易貨常平則以錢易粟其本意皆以利民非謀利也然後世常平之法轉而爲和糴且以其所儲它用而不以濟民則惟恐其數之不多利之不蕆於是亦以理財

之法視之矣

周景王二十一年患錢輕更鑄大錢俾一十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驚不足

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天災降戾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以賑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幣輕物貴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重曰母輕曰子相權並行也）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大小利之（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方不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憑乎若匱王用將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且夫有備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汗也其竭也無日矣王弗聽

楚莊王以爲幣重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孫叔敖爲相市令言於桓曰市亂人莫安其處行不定叔敖曰於王遂令復如故而百姓乃安

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鎰爲名上幣（下所鑄反也更以銖兩爲之名漢也高祖）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稽市物騰踊（貴物賤物也）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黃金一斤（稱曰一斤則秦以前稱名也漢因秦）

高后二年行八銖錢（即秦半兩錢也漢初重更鑄）

六年行五分錢（即莢錢）

文帝五年爲錢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使民放鑄

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致姦以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顧租謂雇人作之自成租耳本）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殺雜也）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穽騁精於此農棄鑄錢死罪積下（言死罪多委積）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輕錢重錢四銖錢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平稱謂錢重十二銖者平稱與四銖錢文等重如一也）法錢不立（法錢謂四銖錢也）吏急而不受之乎則大爲煩許則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吹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如知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銅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繩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隣敵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弊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文退七福而行惇禍臣誠傷之上不從

是時吳以鑄錢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以鑄錢財過

王者故異鄧錢布天下

賈山上書諫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當其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　其後復禁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景帝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

人有告鄧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竟案盡沒之

武帝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錢重如其文）　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錢（錢重四銖造此也重如其文）

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元狩四年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多即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鎔（鎔銷也）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其明年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乃更請郡國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錢取鎔及盜鑄諸僞黃金棄市

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幣

時縣官大空而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穀數百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贍用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磨錢質而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今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曰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撱音長其文龜直三百）　其後官鑄赤仄白金稍賤民弗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費不行自造白金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令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耳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故嘉言是時外戚貴千

分行郡國與并兼之徒守相爲吏者幷侵之時張湯用事帝與湯造白鹿皮幣以問大司農顏異對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上不悅湯奏異腹誹坐死

元鼎二年令京師鑄官赤仄

時郡國鑄錢而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赤仄以銅爲其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

元鼎四年造白金及皮幣

元帝時貢禹言鑄錢採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勝數及殺使百姓一意農桑議者以爲交易行錢布帛不可分裂

禹議亦寢

師丹傳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爲貨今以錢易之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爲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

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云

石林葉氏曰漢書王嘉傳元帝時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一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其多也以今計之纔八百三十萬貫耳不足以當權貨務盛時一歲之入蓋漢時錢極重而幣輕穀價甚賤時至斛五錢（歐陽永叔聯湯農桑平之議其年對五銖故嘉言是時外戚貴千

萬者少正使有千萬亦是今一萬貫中下戶皆有之漢律丞相大
司馬大將軍月俸六萬乃今六十貫御史大夫四萬而大將軍米
月三百五十斛下至佐史秩百石猶月八斛有奇其賜臣下黃金
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雖燕王劉澤以諸侯賜田生金亦二
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餘萬斤幣輕故米賤金多近世惠國用
不足以爲錢少故夾錫當十等文具卒未嘗有補蓋錢之多寡係
幣之輕重不在鼓鑄廣狹也　又曰如魏文侯相李悝言一夫治
田百畝畝收粟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一夫五口人月食一石半
百畝之入以其十五石爲稅九十石爲食餘四十五石石錢三十
計錢千三百五十而社閭嘗新春秋之祠只用錢三百而其餘錢
以爲五口之衣（衣人奉月錢二百五人歲用千五百五十今只給千五十不足四百五十）則固不嫌錢
之少也然正使幣輕亦何至是蓋日用猶不滿一錢不知何以爲生
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
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
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十（張晏曰契音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貨如大錢而此輪廓異外出大環形如大刀環矣契音楔刀形貨如大刀也其文上曰一下曰刀environment其文字也以事金填其文分字也以事金填其畫溝文字磨滅故不明也錯音七各反又音千故反又音倉路反又音措與措古字通）與五銖錢凡四品並行

莽即眞以爲蕃貨劉字有金刀乃罷錯刀契刀及五銖錢而更作金銀
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
分三銖曰么錢一十也（么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
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
直各如其文黃金直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
百八十（朱提縣名屬犍爲音上支反）宅銀一流直千是爲銀貨二品元
龜岠冉長尺二寸（冉龜甲緣也岠甲緣也岠長也冉音而邊緣又二寸也）廣二寸一百一十六
十朋（兩貝爲朋朋直二千一百一十六十）公龜九寸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
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么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
是爲龜寶四品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
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五十么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爲
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爲一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
不得爲朋率枚直錢三是爲貝貨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
布厚布幼布么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
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
長二寸四分重二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凡寶貨五物
六名二十八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鉛錫（許慎曰鉛錫銅屬也鉛錫以鑄及雜銅而爲錢也鉛音悅遠反）
文質周郭故漢五銖錢云（故依其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
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不得爲寶貨元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
入太卜受直其後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奸患之
下詔敢挾五銖錢者爲惑衆投諸四裔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
潛泣於市道坐賣田宅奴婢鑄錢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
敢稱數莽知民愁亟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
僞逐廢莽天鳳元年復中下金錢龜貝之貨頗增減其價直而罷大
小錢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
好徑二分半足枝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文又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
銖直貨錢二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
貨布二品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迺令民且獨行大
錢與新貨泉俱放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矣每壹易錢民
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
可勝行迺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爲官奴婢吏及比伍
知而不舉告與同罪（比音毗必反）非沮寶貨民罷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
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鍾官主鑄錢者）愁苦
死者十六七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

廢銅錢置鐵官鑄鐵錢百姓貨幣不行時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并天下

世祖建武十六年始行五銖錢天下賴其便

初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建武初馬援在隴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為未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乃隨牒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

建武時長安鑄錢多姦第五倫為督鑄錢掾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和帝時議攻鑄大錢劉陶言其不便乃止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財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議曰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民飢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治鑄之便故欲因緣行詐以貴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一人鑄之萬人奪之乎夫欲民穀財阜要在止役禁姦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欲鑄錢齊貨以救其幣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致燋爛帝乃止不鑄錢

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

錢皆四道識者竊言後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

京師亂錢果流布四海

獻帝初平元年鑄小錢

董卓壞五銖錢更鑄小錢悉取洛陽長安銅人鐘虡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故貨貶物貴穀石數萬又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

昭烈取蜀鑄直百錢

先主攻劉璋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姓孤無取焉及入成都士庶皆捨干戈赴諸庫藏取寶物軍用不足備愛之西曹掾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旬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輕重如一焉並徑七分重四銖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司馬芝等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以省刑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明帝乃立五銖錢

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晉用魏五銖錢不聞有所更創

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

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考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司貿人皆貪比輪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

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議欲廢錢用穀帛朝議以為不可乃止

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不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各隸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致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可廢者也穀帛本充於衣食今分以為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謂獘著於目前故鍾繇曰巧使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代制以嚴刑弗

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用之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既度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粮靡十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道實假於錢一朝閘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粮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又立法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為貧用穀之處不為富人人習來久革之怨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也魏明帝時錢廢用穀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捨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也愚謂救幣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琳之故玄議不行

前涼張軌太府參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晉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數縑布既壞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用弊之欲速之情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

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全安宜復五銖以救乏絕軌從之

自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製與古五銖同價無利百姓不貪盜鑄

孝武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為四銖其後期去四銖專為孝建

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貨貴公私俱盛不有革造將大乏宜應

鑄式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律條今合宜以銅贖刑隨罪為

品詔可之所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就於是人間盜鑄者雲起

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前鑿古錢以取其銅錢既轉小稍違官式

雖重制嚴刑人吏官長坐罪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人

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時議者又以銅轉難

得欲鑄二銖錢頗墜曰議者紛謂官鑄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

宜減錢式以救災弊願同吊人愚以謂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

於官無解於之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立嚴禁

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此其不可一也今鎔

鑄獲利不見有傾得一二倍之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又不可二

也人懲大錢之改兼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富商得志

貧人困窮又不可三也況又未見其利而衆獘如此失策當時取
諸百代上不聽
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形式輕細官錢每出入人間即
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鑿者謂之來子謂尤
薄輕者謂之荇葉市井通用之永光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
貨亂敗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
綖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斷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
一萬商賈不行
明帝太始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採民鑄官署亦廢工尋
又普斷唯用古錢
齊高帝建元四年奉朝請孔覬上書曰三吳國之閭比歲被水
潦而衆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獎在
輕重屢更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無累輕錢獎盜鑄而盜鑄爲禍

深人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也者
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
慮其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四百餘年制度有廢興而不
變五銖者其輕重可得貨之宜也以爲開置錢府方督貢金大興
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用庫以實國用有備乃量佚祿專賦稅
則家給人足頃盜鑄新錢者皆效作剪鑿不鑄大錢也若官錢已
布於人使嚴斷剪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
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人蹇拙巧之路壞貨既均遠近則
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以爲錢貨轉少宜更
廣鑄重其銖兩以防人姦上乃使諸州大市銅會上崩乃止
武帝時竟陵王子良上表曰須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
不如茲稼穡艱劬斟酌勤苦匹縑三百所以然者實亦
由人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圓大以兩代一困

之即生男也此等輕重不一天子頻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並
不許用而趨利之徒私用轉甚至普通中乃議毀銅錢更鑄鐵
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以後所在鐵錢遂如丘山物
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錢不復計數而誰論貿商旅姦詐因之以
求利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
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大同元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
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多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
陳初承梁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時人
雜用其價向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錢兼以粟
帛爲貨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一當鵝眼十宣帝大建十一
年又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
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皆崩逐廢六銖
而行五銖竟至陳亡其嶺南諸州多以錢米布交易俱不用錢

後魏初置太和錢貨無所用也
孝文帝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公鑄粗備文曰泰和五銖詔京師及
諸州鎮皆通行之內外百官祿皆準絹給錢匹為錢二百在所遠錢
工備爐冶人有欲鑄就聽鑄之銅必精鍊無所和雜
宣武帝永平三年冬又鑄五銖錢京師及諸州鎮或不用或有止用
古錢不行新錢致商貨不通貿遷頗革
孝明熙平初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切尋太和之錢孝文留心創
制後與五銖並行此乃不刊之式臣切閭之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因其所宜順而致用太和五銖雖利於京邑之肆所不入徐揚之
市皆今彭城鄉諸郡土貨既殊貿遷亦異便於荊郢之邦者則蚊
於兗徐之域郡今南兗州地致使貧人有重困之切王
道貽隔化之訟臣之愚意謂今之太和與新鑄五銖及諸古錢方俗
所便用者雖有小大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
海內公私無壅其不行之錢及盜鑄毀大為小偽不如法者擬律
罪之詔曰錢行已久今東南之州依舊為便至於京邑京邑域內州鎮
大錢之通貨不朽之寶模寧可專貨於京邑不行於天下但今戎
馬在郊江疆未一東南有事且可依舊澄又奏太和五銖乃
禾有錢處行之則不足為難塞之則有乖通典何者布帛不可尺
寸而裂五穀則有負擔之難錢之為用貫繩相屬不假斗斛之器
不勞秤尺之平濟代之宜便益於此請並下諸方鎮其太和及新
鑄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鵕眼環鑿依律而禁
河南州鎮先用錢者既聽依舊不在斷限唯太和五銖二錢得用
公造新者其餘雜種一用古錢生新之類普同禁約諸方錢通用
京師其聽依舊使與太和錢及新造五銖並行若盜鑄錢者罪當
重憲詔從之而河北諸州舊欠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
市二年冬尚書崔亮表弘農郡銅青谷有銅鑛計一斗得銅五兩
四銖葦池谷鑛一斗得銅五兩鷄懷山鑛一斗得銅四兩河內郡
玉屋山今王山縣鑛一斗得銅八兩南有青州苑燭山舜州商山並是
往昔銅官舊迹見在謹按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於許開
鑄詔從之自後所行之錢人多私鑄錢稍小薄價用彌賤建初重
制益鑄之禁開糾賞之格
孝莊帝初私鑄者益更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秘書
郎楊侃奏曰臣頃在雍州表陳聽人與官並鑄五銖錢使人樂為
而俗弊得改旨下尚書八座不許以今況昔為理不殊求取臣前
表經御披析侃乃隨宜剖說帝從之乃鑄五銖錢御史中尉高恭
之又奏曰四民之業錢貨為本較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來私
鑄漸濫官司糾繩掛網非一在今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
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得罪者雖多姦鑄
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
置之水上殆欲不沉此乃円緣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彼復何
罪昔漢文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孝武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
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權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
始則一斤所成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
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罰無利應自息心況復嚴刑廣設
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王侃計永安二年秋
詔更鑄文曰永安五銖錢官自立鑪亦聽人就鑄起自九月至三
年正月而止官欲知貴賤乃出藏絹分遣使人於三市賣之絹匹
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利之所在盜鑄彌衆巧偽既多輕重
非一四方州鎮用各不同時鑄錢都督長史高謙之即高熙之上
表求鑄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
時代不同太公為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
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莢錢至孝文五年復為四銖孝武

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以一當五
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
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
百權亦爲五年復鑄大錢一當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變況今
寇難未除州郡倫沒人物凋零軍國用少則鑄小錢可以富益何
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雖貴公私
得所政化無虧既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臣今請鑄以濟交
乏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詔將從之事未就會

卒

北齊神武霸政之初猶用永安五銖遷鄴已後百姓私鑄體制漸別
遂各以爲名有雍州青州梁州生厚緊錢古錢河陽生齒天柱赤牆
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貿者皆以綿布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
錢仍依舊文更鑄流之四境未幾之間漸復細薄姦偽競起

武定六年文襄王以錢文五銖名須稱實宜秤錢一文重五銖者
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自餘皆準此爲數其市
邑二市天下州鎮郡縣之市各置二秤懸於市門私人所用之秤
皆準市秤以定輕重凡有私鑄悉不禁斷但重五銖然後聽用若
入市之錢不重五銖或雖重五銖而多雜鉛鐵並不聽用若輒以
小薄雜錢入市有人糾獲其錢悉入告者其薄小之錢若便禁斷
恐人交乏絕歲內五十日外州百日爲限畢官悉議成以爲時制
朝貴請待有年王從之而止

文宣受東魏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而
製造甚精其錢未行而私鑄已興一二年間即有濫惡雖殺戮不能
止乃令市增長銅價由此利薄私鑄少止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
鑄鄴中用錢有赤郭青熟細眉沃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
別晉陽徐兗梁荊河等州輩類各殊武平以後私鑄轉甚或以生鐵

私銅至于齊亡卒不能禁

後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元年乃更鑄布泉之錢以一當五
與五銖並行衆益又雜用古錢交易河西諸郡或用西域金銀之錢
（農書西域傳謂以銀爲錢文爲騎馬人面其上即是也烏弋山離國之錢細環實圓以銀爲錢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加金銀鐸其汉安息小以銀爲錢文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即更鑄大月氏亦同）而官不禁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
布錢以一當十大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之錢
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五年又布錢漸賤而人不用遂廢之初私鑄者絞從者遠配爲戶庶
平以後山東之人猶雜用齊氏舊錢至宣帝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
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凡三品並用

隋文帝開皇元年以天下錢貨輕重不一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
有周郭文曰五銖而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後魏食貨志云錢一文重五銖者聽入市用計一百文重一斤四兩二十銖以上而隋代五銖錢一千重四斤二兩當是大小稍異）二十錢則一斤
以前錢既雜出百姓或有鎔鑄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
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過樣不同者則壞以爲銅入官詔行新
錢以後前代舊錢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及常平所在勿用以其貿
易不止四年詔依舊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然百姓習用既久猶不
能絕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是時見
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錫鑞既貴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其
年詔乃禁出錫鑞之處並不得私有採取十年詔晉王廣聽於揚州
立五鑪鑄錢其後姦猾稍多斷磨鑢錢郭取銅雜鑄或剪鑿古錢
相做傚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鄙肆之上皆令立榜
胥據爲准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十八年詔漢王諒聽於并州立五鑪
鑄錢又江南人間錢少晉王廣又請於鄂州白紵山有銅鑛處鑄錢
於是詔聽十鑪鑄錢又詔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是時錢益濫
惡乃令有司檢天下鄙肆見錢非官鑄者皆毀之其銅入官而京師

以惡錢貿易為吏所執有死者數年之間私鑄頓息大業以後王綱弛紊巨姦大猾遂多私鑄錢轉薄惡每千止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或剪鐵鑞鐵裁衣糊紙以為錢相雜用之貨賤物貴以至於亡

唐武德四年廢五銖錢鑄開通元寶錢每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重六斤四兩得輕重大小之中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諸州鼓鑄秦王府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以鑄盜鑄者死沒其家屬

高祖初入關民間生綫環錢其製輕小凡八九萬緡滿半斛乃鑄開通元寶其文給事中歐陽詢製詞及書時稱其工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後右讀之自上及左迴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錢鄭虔會稽云詢初進螺樣日文德皇后指一甲跡故錢上有指文每兩二十四銖則一錢重三銖半以下古秤比今秤三之一也則今錢為古秤之七銖以上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

顯慶五年以盜鑄惡錢多官為市之以一善錢售五惡錢民間藏惡錢以待禁弛

儀鳳四年以天下惡錢轉多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於市糴斗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其厚重合斤兩者任將行用

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徑寸重二銖六分以一當舊錢之十踰年而舊錢多廢明年以商賈不通米帛踴貴復行開通元寶錢天下并鑄之然私錢犯法日蕃有以舟筏鑄江中者詔所在納惡錢而姦亦不息儀鳳中瀕江民多私鑄錢為業詔遣江官督捕載銅錫鐵過百斤者沒官四年命東都粟米粟別納惡錢百文少府司農毀之時鑄多錢賤米踴貴乃詔少府鑄尋復舊永淳元年私鑄者抵死鄰保從坐

武后長安中令縣據於市令百姓依樣用錢俄而揀擇艱難交易留滯乃令錢非穿穴及鐵錫銅液皆得用之熬銅排斗沙泥之錢皆舊自是盜鑄蜂起江淮尤甚吏莫能捕先天之際兩京錢益濫桂衡錢雜有輪郭鐵錫五銖之屬皆可用之或鎔錫模錢須臾千百

玄宗開元初宰相宋璟請禁惡錢行二銖四參錢毀舊錢不可用者江淮有administration錢偏鑪錢後錢時錢遣監察御史蕭隱之使江淮括惡錢少府錢陸之廢急煩擾怨嗟盈路坐貶官璟又請粟十萬斛收惡錢少府毀之

開元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勅布帛不可以尺寸為交易菜不可以升勺貿有無古之為錢以通貨幣頃雖官鑄所入無幾約二計本勞費又多公私之間給用不贍永言其弊豈無變通往者漢文之時已有放鑄之令雖見非於賈誼亦無廢於賢君古往今來時移事異亦改不禁私鑄其理如何公卿百僚詳議可否秘書監崔沔議曰大周之有錢時所通用若許私鑄人必競為各徇所求小如有利漸

忘本業大計斯貧是以賈生之陳七福規於更漢令太公之創九府將以殷貧人況依法則不成違法乃有利誰按漢書文帝雖除盜鑄錢令而不得雜以鉛鐵為他巧者然則雖私鑄不容姦錢錢不容姦則錢者無利鑄者無利則私鑄自息斯則除之與不除為法正等能謹於法而節其用則令行而詐不起事變而姦不生斯所以稱賢君也今若聽其私鑄嚴斷惡錢官必得人人皆知禁誡則漢政可俾猶恐未若皇唐之舊也今若統銅折役則官冶可成計估度庸則私錢無利易而可久簡而難誣守舊章無越制度且夫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也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議曰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管子曰夫三幣捏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餘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

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
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賤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
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改之使少
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
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不重禁不足
以懲息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
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
鑄有利則人去南畝者衆去南畝者衆則草萊不墾又鄰於寒餓其
不可四也夫人富益則不可以賞勸貧餓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
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爲陛
恐貧者彌貧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則益咎昔漢文時吳濞諸侯
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所致也必欲許其私
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

而利寡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溢於前而益不
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爲輕貨禁寬
則行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
銅貴銅貴之由在於採用者衆矣夫銅以爲兵則不如鐵以爲器則
不如廢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
賤銅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
則公錢不破公錢不破則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
而四美兼也伏惟陛下熟察之其年十月六日勑貨幣兼通行以利
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奚則廢法敎之間宜有變革
自今以後所有莊宅馬牛交易並先用銀羅綿等其餘市買至
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違者科罪二十六年於宣潤等州置錢監
時兩京用錢稍善米粟價益下其後錢又漸惡詔出銅所在置監
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天下盜鑄益起廣陵丹陽宜城尤
甚京師權豪歲取舟車相屬江淮偏鑪錢數十種雜以鐵錫
輕濕無復錢形以一當偏鑪錢七八當商往往藏之以易江淮私
鑄者兩京錢有鵝眼古文錢環之別每貫重三四斤至剪鐵而緡
之宰相李林甫請出絹布二百萬匹平估收錢物價踴貴訴者百
萬人兵部侍郎楊慎矜忠欲招權以市恩揚言當復之明
日詔復行舊錢天寶十一載又出錢三十萬緡易兩市惡錢出左
藏庫折斗錢許民毀之慎矜又言其鐵錫銅沙穿啟古文皆得用
之是時增鑄農人鑄錢既非所習皆不聊生內作判官韋倫請厚
價募工緣是役用咸而鼓鑄多天下鑪九十九緡州三十餘閭宣
鄂蔚甘十益郴皆五洋川三定州一每鑪歲鑄錢三千三百緡役
丁匠三十萬餉二萬一千二百斤鐵三千七百斤錫五百斤每千
錢費錢七百五十天下歲鑄三十二萬七千緡

肅宗乾元元年戶部侍郎第五琦以國用未足幣重貨輕乃請鑄乾
元重寶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以一當十與開元通寶參用及琦爲
相又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每緡重十二斤與二品錢並行法既
屢易物價騰踴十米至七千錢死者滿道初有虛錢京師人人私鑄
并小錢壞鍾像犯禁者愈衆鄭叔清爲京兆尹數月榜死者八百餘
人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十當錢皆以
一當十磽確緊交得爲實錢虛錢交易皆用十當錢由是錢有虛實
之名

史思明據東都鑄得一元寶錢徑一寸十四分以當開元通寶之百
既而惡得一非長祚之兆改其文曰順天元寶

代宗即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三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
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數百州縣不能禁止至是
人甚便之其後民間乾元重輪二錢鑄爲器不復出矣

當時議者以爲自天寶至今九百餘萬王制上農食九人中農夫

七人以中農夫計之爲六千三百萬人少壯相均人食米二升日費米百二十六萬斛歲費四萬五千三百六十萬斛而衣倍之古必之禮再倍餘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凶災當米十三萬六千八十萬斛以貴賤豐儉相當則米之直與錢均也田以高下肥瘠耗爲率一頃出米五十餘斛當田二千七百二十一萬六千頃而錢亦歲毀於棺槨埋藏焚溺其間銅貴錢賤有銷以爲器者不出十年錢幾盡不足以周當世之用諸道鹽鐵轉運使劉晏以江嶺諸州任土所出皆重粗賤弱之貨輸京師不足以供道路之直於是始鑄錢每歲得十餘萬緡輸京師及荊楊二州自是錢日增矣

建中元年九月戶部侍郎韓洄上言江淮錢監共銅錢四萬五千貫鑄錢三十萬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銅坑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錢七萬二千貫度用工轉送之費計腾貴與錢漸多訪聞諸州山野地窖皆有私錢轉相貨易若究漸深今後委本道觀察使明立賞罰切加禁斷

正元九年正月張滂奏請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伏以國家錢少損失多門興販之徒潛將銷鑄遂多江淮之間錢實減耗伏請準從前敕文除鑄鏡外一切禁斷

十年六月敕今後天下鑄造銅器並不須禁止其器物約每斤價直不得過一百六十文委所在長吏及巡院同勾當訪察如有銷錢爲銅者以盜鑄錢罪論

十四年十二月鹽鐵使李若初奏諸道州府多以近日泉貨數少緡帛價輕禁止見錢不令出界致使課利有缺商賈不通請指揮見錢任其往來勿使禁止從之

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商估至京師委錢諸路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十人爲保鹽鐵使李巽以郴州平陽銅坑二百八十餘復置桂陽監以兩鑪日鑄錢二十萬天下歲鑄錢十三萬五千緡命商賈蓄錢者皆以市貨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唯銀無益於人五嶺以北採銀一兩者流它州官吏論罪

元和四年京師用錢緡少二十及有鉛錫錢者捕之非交易而錢行衢路者不問復詔采五嶺銀坑禁錢出嶺六年貨易錢十緡以上者參用布帛蔚州三河治跖飛狐故監二十里而近河東節度使王鍔置鑪疏拒馬河水鑄錢工費尤省以刺史李聽爲使以五鑪鑄每鑪月鑄錢三十萬自是河東錢日增頓輕判度支鹽鉄三司飛鈆每千緡增給百錢鈆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貨而易之然錢重幣輕如故憲宗爲之出內庫錢五十萬於戶部度支鹽鉄三司飛鈆每千緡增給百錢鈆商人無至者復許鬻市帛每匹加舊估十之一會吳元濟王承宗連衡拒命以七道兵討之經費屈竭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外復抽五十送度支以贍軍

元和十二年敕自今文武官僚不問品秩高下并公郡縣主中使下至士庶商旅寺觀坊市所有私貯見錢並不得過五千貫如有過此許從勅出後限一月市別物收貯如限內未了更宜限亦不得過兩月限滿違犯者白身人處死有官人等聞奏科罪其腾貯錢納官五分取一充賞時京師里閈區肆所積多方鎮錢如王鍔韓弘李惟簡少者不下五十萬貫於是競貿地屋以變其錢而高貲大賈多依何

左右軍官錢為名府縣不能究治竟不行
先是三年詔應天下商賈先蓄見錢者委所在長吏令收市貨物
官中不得輒有程限通迫商人任其貨易以求便利周歲之後此
法偏行朕當別立新規設蓄錢之禁所以先有告示許其方負意
在他時行法不貸
按後之為國者不能制民之產以均貧富而徒欲設法以限
豪強兼并之徒限民名田猶云可也限民蓄錢不亦甚乎然
買田者志於吞併故必須上之人立法以限其頃畝蓄錢者
志於流通初不煩上之人立法以教其慳遠也今以錢重物
輕之故立蓄錢之限然錢重物輕正藏鏹逐利者之樂聞也
人棄我取誰無是心正不必設法禁以驅之徒開告許之門
而重為煩擾耳
穆宗即位京師鬻貨金銀十兩亦墊二兩粟米鹽百錢墊七八京兆
尹柳公綽以嚴法禁止之尋以所在用錢墊陌不一詔從俗所宜內
外給用每緡墊八十實曆初河南尹王起請銷錢為佛像者以盜鑄

錢論
大和三年詔佛像以鉛錫土木為之飾帶以金銀鍮石烏油鑑鐵唯
鑑磬釘鐶鈕得用銅餘皆禁之盜鑄者死是時峻鹽鐵之禁告千
錢者賞以五千四年詔積錢以七千緡為率十萬緡者期以一年出
之二十萬以三年凡交易百緡以上者匹帛米粟居半河南府揚州
江陵府以都會之劇約束如京師未幾皆罷八年河東錫錢復起鹽
鐵使王涯置飛狐鑄錢院於蔚州天下歲鑄錢不及十萬緡文宗病
幣輕錢重詔方鎮縱錢穀交易時雖禁銅為器而江淮嶺南列肆鬻
之鑄千錢為器舊利數倍宰相李珏請加鑪鑄錢於是禁銅器官一
切為市之天下銅坑五十歲采銅二十六萬六千斤及武宗廢浮屠
法永平監官李郁奏請以銅像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銅亦多矣

鹽鐵使以工有常力不足以加鑄許諸道觀察使皆得置錢坊淮南
即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京師為京錢大小徑寸如開元通
寶文曰某用某錢會宣宗即位盡出會昌之政新錢以字可辨復鑄
為像昭宗東京師用錢八百五十為貫每百緡八十五河南府以八
十為百云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錢幣考

後唐同光二年勑令京師及諸道於市行使錢內檢點雜惡鉛錫並宜禁斷沿江州縣每有州船到岸嚴加覺察不許將雜鉛錫惡錢往來換易好錢如有私載並行收納

天成元年中書門下奏訪聞諸道州府所買銅器價貴多是銷鎔見錢以邀厚利宜遍告曉如元舊破損銅器及碎銅即許鑄造銅器生銅器每斤價買錢一百熟銅器每斤四百如違省價買賣之人依盜鑄錢律文科斷　又勑諸道州府納勒見錢素有條制若全禁斷實匪通規宜令三京諸道州府城門所出見錢如五百以上不得放出二年勑買賣人所使見錢舊有條流每陌八十近訪聞在京及諸道市肆人戶皆將短陌轉換長錢今後凡有買賣並須使八十陌錢如

有輒將短錢與販仰所在收捉禁治

四年制今後行使錢陌內捉到一文二文係夾帶鉛鐵錢所使錢不計多少納官科罪

晉天福三年詔曰國家所資泉貨為重銷鑠則甚深鑄無間宜令三京諸道州府無問公私應有銅者並許鑄錢仍以天福元寶為文左環讀之每一錢重二銖四參十錢重一兩仍禁將鉛鐵雜鑄諸道應有久廢銅冶許百姓取便開鍊永遠為主官中不取課利除鑄錢外不得接使別鑄銅器

其年十二月勑先許鑄錢切慮逐處缺銅雜依先定銖兩宜令天下公私應有銅器並許銷鎔鑄錢者取便酌量輕重鑄造不得入鉛鐵及缺落不堪久遠流行

四年勑以天下公私鑄錢雜以鉛錫缺小違條今後祇官鑄造私下禁鑄法

漢隋帝時王章為三司使聚歛刻急舊制錢出入皆以八十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謂之省陌

周顯德二年帝以縣官久不鑄錢而民間多銷錢為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益少乃立監采銅鑄錢自非縣官法物軍器及寺觀鍾磬鈸鐸之類聽留外自餘民間銅器佛像五十日內悉令輸官給其直過期隱匿不輸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其銅鉢官中鑄於東京置坊貨賣許人戶收買興販朝廷及諸州見管法物軍器舊用銅製及裝飾者候經使用破壞即仰改造不得更使銅內有合使銅者奏取進止

上謂侍臣曰卿輩勿以毀佛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去於善斯奉佛矣彼銅像者豈所謂佛耶且吾聞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致堂胡氏曰今之所行禁之而止惟為人所難者能若世宗欲銷錢而毀銅像是也銅像人所敬畏尚且毀之錢之不可銷必矣韓愈拜京兆尹神策六軍不敢犯法曰是尚欲除佛者亦猶是也銷錢為器其利十倍錢所以權百貨平低昂其鑄之也不計費不謀息今而銷之可不禁乎雖然銷而為器錢雖毀而器存焉若夫散而四出舟運車轉入於他國歸於鑿爍其害豈特為官而已而不聞世宗禁之則不以泉貨遠方之寶可知已錢之散也以貿遠方之寶故也上好之下效之於是閩防不嚴法制隳壞真錢日少偽錢日多以不貴之價廉有限之錢雖萬物為銅陰陽為炭亦且不給區區器像又何濟乎故惟至廉無欲然後可蓄生人之共寶而又閑防嚴密法制具在鼓鑄不廢則中國之錢真可流於地上矣

唐王李景旣失江北困於用兵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求通泉貨誤得罪而大錢廢韓熙載又鑄鐵錢以一當二

錢有銅鐵三等五代相承用唐錢諸國制度者江南曰唐國通寶又別鑄如唐制而篆文其後鑄鐵錢每十錢以鐵錢六權銅錢四而行乾德後只以鐵錢貿易凡十當銅錢一兩浙河東自鑄錢亦如唐制西川湖南福建皆用鐵錢與銅錢兼行湖南又曰乾封泉寶徑寸以一當十福建如唐制

宋初錢文曰宋元通寶太平興國後又鑄太平通寶錢太宗朝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為文太祖皇帝建隆二年禁諸鐵錢鐵錢民間有者悉送官乾德五年禁輕小惡錢限一月送官

自平廣南江南聽權用舊錢勿得過本路之境

國初因漢制其輸官錢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為陌然諸州私用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陌是歲所在用七十七陌每貫及四斤半以上

真宗咸平四年舊制犯銅禁七斤以上取裁餘第減之

天禧三年詔犯銅鎔石並免極刑

鐵錢者川陝福州永舊制用之　閒實二年令雅州百丈縣置鑄鐵錢禁銅錢入兩川後令兼行銅錢一當鐵錢十　太平興國八年以福建少銅錢令於建州鑄大鐵錢與銅錢並行謂之鑄

凡鑄錢有四監饒州曰永平池州曰永豐江州曰廣寧建州曰豐國錫八兩成重五斤惟建州增銅五兩減鉛如其數至道中歲鑄八十萬貫景德中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太中祥符後銅坑多不發天禧末鑄一百五萬貫鐵錢有三監邛州有惠民郫州有豐遠興州有濟眾每千文用銅三斤十兩鉛一斤八兩凡鑄銅錢用銅二百四十兩得錢千重百九十二兩此其大法也有許申者為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化銅鉛鉛錫居三分銅居六分皆有訛亦得錢千重者而利厚詔鑄於京師然鑄錢雜鉛錫則其液流速而易成申雅以鐵鐵溢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後卒無成

國朝錢文皆面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實元文當曰實元元寶詔學士議因請改曰豐濟元寶仁宗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慶曆以後復冠以年號

時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銅

州青水冶黃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既而陝西都轉運使張奎知永興軍范雍請鑄大銅錢與小錢兼行大錢一當小錢十奎等又請因晉州積鐵鑄小錢及奉徙河東又鑄大鐵錢於晉澤二州亦以一當十以助關中軍費未幾三司奏罷河東鑄大鐵錢而陝西復采儀州竹尖嶺黃銅置博濟監鑄大錢朝廷因勑江南鑄大銅錢而江池饒儀虢州又鑄小鐵錢悉輦致關中數州錢雜行大約小銅錢三可鑄當十大銅錢一以故民間盜鑄者衆錢文大亂物價騰踊公私患之於是奎復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而河東鐵錢既行盜鑄者獲利十六錢輕作貨重其患如陝西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二以當銅錢一行一年又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鑪日鑄且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稟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北虜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錢而去所害尤大朝廷嘗遣魚周詢歐陽脩分察兩路錢利

素至慶曆末遂命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丞楊察與三司雜議時葉清臣復爲三司使與方平先上陝西錢議曰關中用大錢本以賑官取利大多致姦人盜鑄其用日輕比年以來皆虛高物估始增百於下終取償於上縣官雖有折當之虛名乃罹虧損之實害救獘不先自損則法未易行請以江南儀商等州大銅錢一當小銅錢三又言姦人所不以鑄小鐵錢者以鑄大銅錢得利厚而官不能必禁若鑄大銅錢無利又將鑄小鐵錢以亂法請以小鐵錢三當銅錢一而又請河東小鐵錢如陝西亦以三當一且罷官所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鹽錢其後詔商州罷鑄青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鐵錢皆以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于資用類多咨怨文之始定

神宗熙寧四年陝西轉運使皮公弼言頃歲西邊用兵始鑄當十錢後兵罷多盜鑄者乃以當三又減作當二行之至今銅費相當盜鑄

法也今乃歲納役錢七萬五千三百有零貫又散青苗錢八萬三千六百餘貫累計息錢一萬六千六百有零貫此乃歲輸實錢三千餘貫又弛邊關之禁開賣銅之法外則泄於四夷內則縱行銷毀鼓鑄有限壞散無節錢不可得穀帛益賤凡公私錢幣之發斂其則不遠百官奉吏三軍之俸給夏秋糶買穀帛坑冶場監本價此所以發之也屋廬正稅茶鹽酒稅之課此所以斂之者也民間貨布之豐寡視官錢所出之多少官錢出少民用已乏則是常賦之外錢將安出

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鼓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舶不復譏錢之出國用日耗又青苗助法皆徵錢民間錢荒故方平極言之

八年皮公弼又請鑄鐵折二錢從之

御史周尹言臣去冬奉使經由永興秦鳳路伏見盜鑄錢不少問其本末蓋是錢法用一當二鐵錢易得而民間盜鑄者費少利倍二已於國家重貨十損其八若更作一文行用即又損一分所以不當輒有奏請昨來朝廷差汪輔之往逐路揀選鐵錢萬數不多今三司指揮更不行用仍行改鑄務監每一日鑄及三千貫即一年之內除節假旬假實有三百日課程約只得九十萬貫以來計三二年間未滿數百萬貫況日課未必及三千貫之數也若改鑄之法或只仍舊作折二錢即民間盜鑄定亦不可止絕臣欲望作折二鑄錢更不別行改鑄亦不須揀選起自今後只作一文行用則盜鑄者所獲之利不充所費自然無復冒禁作過歲省重辟而農商交易獲泉貨流通之利且約官中所有上就四百萬貫言之若以二爲一即猶得二百萬貫之數致力簡省便可得用

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每年鑄銅錢五百四十九萬九千二百二十四貫內銅錢逐監錢數

九千二百三十四貫

銅錢逐監錢數

阜財監 兩京 二十萬貫 黎陽監 衛州 二十萬貫 永興軍華州 交府錢監各鑄二十萬貫計六十萬貫 垣曲監 絳州 二十六萬貫 安安監 舒州 一十萬貫 神泉監 晉州 一十萬貫 興國軍二萬貫 熙寧監 饒州 二十萬貫 寶泉監 鄧州 一十萬貫 廣寧監 江州 三十四萬貫 永豐監 虔州 六十一萬五千貫 永平監 虔州 四十四萬五千貫 興國監 建州 二十萬貫 阜民監 惠州 七十萬貫 監 郴州 八十萬貫

鐵錢逐監錢數

在城朱陽兩監 饒州 各十二萬五千貫 阜民洛南兩監 商州 各十二萬五千貫 威遠鎮 威遠軍 酒山鎮 眉州 兩監共二十五萬貫 嘉川二萬五千貫 卬州七萬三千二百三十四貫

銅錢一十三路行使

開封府界 京東路 京西路 河北路 淮南路 兩浙路 福建路 江南東路 江南西路 廣南東路 廣南西路 荊湖南路 荊湖北路

銅錢鐵錢兩路行使

陝府西路 河東路

鐵錢四路行使

成都府路 梓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右元豐間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銅鐵錢監與所鑄錢數目及行使地分詳明今錄于此蓋比國初至景德中則銅錢增九監而所鑄增三百餘萬貫鐵錢增六監而所鑄增

六十餘萬貫云
哲宗元祐六年申錢幣闌出之禁立銅錢出界徒流編配首從之法
言者謂自熙寧七年削除錢禁以此邊閉重車而出海舶飽載而
回沿邊州軍錢出外界但每貫收稅錢而已是中國實與四夷
共用之也
戶部侍郎蘇轍北使還論事宜曰臣切見北界別無錢幣公私交
易並使本朝銅錢沿邊禁錢條法雖極深重而利之所在勢無由
止本朝每歲鑄錢以百萬計而所在常患錢少蓋散入四夷勢當
尒也謹按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土皆產鐵見今陝西鑄折二鐵錢
萬數極多與銅錢並行而民間輕賤鐵錢鐵錢十五僅能比銅錢
十而官用鐵錢與銅錢等緣此解鹽鈔法久遠必敗河東雖有小
錢錢然數目極少河北一路則未嘗鼓鑄臣等嘗聞議者謂可於
三路並鑄鐵錢而行使之地止於極邊諸州極邊見在銅錢並以

鐵錢兌換般入近裏州郡如此則雖不禁錢出外界而其獎自止
矣伏乞下戶部令遍問三路提轉安撫司詳講利害如無窒礙乞
早賜施行惟河東路極邊數郡訪聞每歲秋成必假銅錢於北界
人戶收糴乞令相度若以紬絹優與折博有無不可此計若行爲
利不小
徽宗崇寧二年二月庚午初令陝西鑄折十銅錢并夾錫錢左僕射
蔡京奏撥陝西轉運副使許天啓申造到新鑄銅錢錢樣已降指
揮銅錢於歲終須管鑄三十萬貫自來鑄錢欵官
置吏招刺軍兵所費不少而軍兵之役最爲辛苦官得至薄率三錢
得一錢之利蓋是久壞書令陝西河中府等處民間私鑄最多召
募私鑄人令赴官充鑄錢工匠廣爲譬曉許其一家之人在營居止
不必限其出入官給以物料盡其一家之力鼓鑄計其工直率十分
中支若干分數充其工價又可收私鑄之人在官蓋昔人招天下亡命
卽山鑄錢之意欲令許天啓相度疾速準此施行仍與舊來軍工相
兼鼓鑄令來所鑄銅錢除陝西四川河東係鐵錢地分更不得行使
外諸路並準折十行用其錢唯令陝西鐵錢地分鑄造却於銅錢地
分行使貴絕私鑄之患如有私鑄並以一文計小錢十科罪又陝西
銅錢至吉每一錢當鐵錢三或四今夾錫鑄造樣製精好欲一錢當
銅錢二支用令許天啓相度依此施行從之
夾錫錢始於二年河東運判洪中孚言二當十鐵錢從之
若雜以鉛錫貝脆不可用請改鑄夾錫當三當十鐵錢從之
尚書省言崇寧監鑄御書當十錢每貫重一十四斤七兩用銅九
斤七兩二錢鉛四斤一十二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除火耗一
斤五兩每錢重三錢
四年尚書省言東南諸路盜鑄當十錢者多乃詔廣南福建路更
不行使當十錢有者兌換於別路行使其本路別鑄小平錢以闔
廣係出銅處故也
又詔荊湖江浙當十錢並改作當五錢
五年蔡京罷相監察御史沈畸言古者軍興錫賞不繼或以一當
百或以一當千此權時之宜豈可行於太平無事之日自爲當十
之議召禍起蓼游手之民一朝鼓鑄無故而有數倍之息何憚而
不爲雖日斬之其勢不可過也 六月詔當十錢惟京師陝西兩
河許行諸路並罷令民於諸縣鎮寨送納給以小鈔自一百至十
貫止令通用行使如川鈔引法
張商英爲相上言當十錢自唐以來爲害甚明行之於今尤見窒
礙蓋小平錢出門有限有禁故四方客旅物貨交易得錢者必入
中求鹽鈔收買官告度牒而餘錢又流布在街市小民間故官司
內外支相利養自當十錢行一夫負八十千小車載四百千錢既
爲輕重之物則告牒難售鹽鈔非操虛錢而得實價則難行輕重

之勢然也今欲權於內庫并密院諸司借支應干封樁金銀物帛并鹽鐵等下令以當十錢盜鑄為溫害法限半年更不行用令民間盡所有於所在州軍送納每十貫官支金銀物帛四貫文擇其偽鑄者送近便改鑄小平錢存其如樣者俟納官足十貫作三貫文各撥還元借處然後京城作舊錢禁施行乃可議權貨通商鈔法

蔡絛國史補國朝鑄錢沿襲五代及南唐故事歲鑄之額日增至慶曆元豐間為最盛銅鐵錢歲無慮三百餘萬貫及元祐紹聖而廢弛崇寧初則已不及祖宗之數多矣會公秉政思復其額以銅少終不能得考夫古人之訓子母相權之說因作大錢以一當十至大觀上又為親書錢文焉蓋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費鑄一錢十得息者一二而贍官吏運銅鐵悉在外也苟稍加工則費一錢之用始能成一錢而當十錢者其重三錢加

以鑄三錢之費則製作極精妙固得大錢一是十得四矣始亦通流又以其精緻人愛重之然利之所在故多有盜鑄如東南盜鑄其私錢既鋟諱且象作粗惡遂以獲多成奚大觀三年魯公既罷朝議改為當三當三則折閱倍焉雖縣官亦不能鑄矣而大錢遂廢初議改當三也宰執爭輦錢而市黃金在都金銀鋪未之知不兩月命下時傳以為訕笑

交子　天聖以來界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　熙寧元年始立偽造罪賞如官印文書法　二年以河東公私共苦運鐵錢勞費詔置益州交子務明年漕司以其法行則鬻鹽不受有害入中粮草之計奏罷之四年復行於陝西而罷永興軍鹽鈔務文彥博言其不便未幾竟罷其法　五年交子二十二界將易而後界給用已多詔更造二十五界者百二十五萬以償二十三界之數交子之有兩界自此始　九年以措置熙河財利孫迥言商人買販年利於

官且抬鈔價於是罷陝西交子法　紹聖元年成都路漕司言商人以交子通行於陝西而本路之用請更印製詔一界率增造十五萬緡是歲通舊額書放百四十萬六千三百四十緡　崇寧元年復行陝西交子　大觀元年改四川交子為錢引自朝廷取湟鄯西寧籍其法以助兵費較天聖一界通二十倍而價愈損及更界年新交子一乃當舊者之四故更張之成都漕司奏交子務已改為錢引務欲以四十三界引集書放數仍用舊印行之使人不疑擾自後並更為錢引從之　又詔陝西河東數路引直五千至七千而成都繞直二三百豪右規利害法轉運司覺捕廂感之人準法以行民間貿易十千以上令錢與引半用言者謂錢引雜以銅鐵錢難較其直增損詔令以銅鐵錢隨所用分數比計作銅錢聞奏　知威州張持奏錢引元價一貫今每道止直一百文蓋必官司收受無難自然民心不疑便可通相轉易通流增長價倒乞先自上下請給不支見錢並支錢

引或單支見錢一二分任取便行使公私不得抑勒仍嚴禁止害法不行之人從之　大凡舊歲造一界備本錢三十六萬緡新舊相因大觀中不蓄本錢而增造無慮至引一緡當錢十數　錢引崇寧間行於京東西淮南京師諸路惟福建江浙湖廣不行趙抃之以為福建蔡京之鄉里也故免焉

高宗紹興三年劉大中宣諭江南鄂言泉司官吏之費歲十三萬緡請省官屬從之

宋朝鼓鑄饒池江州建寧府四監歲鑄銅錢百三十四萬緡充上供（饒州永和監四十六萬五千貫永豐監二十四萬四百貫江州永平監二十四萬貫興寧監二十四萬四百貫建寧監五萬五千貫）衡舒嚴鄧韶梧州六監歲鑄百五十六萬緡（嚴州神泉監十五萬貫新州永通監八十二萬梧州元豐監八萬）建炎兵革州縣困於供億故鼓鑄皆廢　紹興初并廣寧監於虔州并來蒲監於饒州（饒州置司鼓鑄虔州并來蒲監只係遙隸）歲鑄綫及八萬緡以銅鐵鉛錫之入不及於舊而官

吏廉稍工作之費視前日自若也每鑄錢一千率用本錢三千四百文時范汝為作亂權罷建州鼓鑄三年復鑄十二萬緡泉司應副銅錫六十五萬餘斤

二十四年罷鑄錢司歸之漕司

二十八年上命御府銅器千五百事付泉司大索民間銅器凡有實其后得銅二百餘萬斤寺觀鐘磬銑鈸既籍定投務外不得添鑄二十九年立為限制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餘限二年聽變轉金銀箔請茶鹽香礬鈔引之類越數隱匿許人告

按此即唐元和間所行皆是以民間錢少而不能流通縣官重而不能廣鑄故為此末策耳

孝宗隆興元年詔鑄當二小平錢如紹興之初自乾淳迄嘉泰開禧皆如之

六年并鑄錢司歸錢運司　七年復置　八年於饒贛各置提點官

自大中祥符及崇寧以來錢皆精好高宗嘗諭近臣欲盡如舊制不較工料之費乾道八年孝宗以新鑄錢有雜詔提點鑄錢及永平監官左藏西庫監官戶工部長貳議罰有差

淳熙二年併贛州歸餘州而加都大焉

祖宗內帑歲收新錢一百五萬（工池減四監）而每年退却六十萬三年一郊又支一百萬赴三司是內帑每年纔得十一萬六千餘緡而左藏得九十三萬三千餘緡也今歲額止十五萬而隸封樁者半內藏者半左藏咸無焉又自國家置市舶于浙于閩于廣舶商往來錢寶所由以泄是以自臨安出門有禁下江有禁入海有禁凡舶船之方發也官必點視及還巡捕官監送放洋然商人先期以小舟載錢離岸及官司之點巡捕之送一為虛文於是許火內人告以其物貨之半充賞又或以裝發則舶回日亦許告首盡以回貨充賞沿海州軍以銅錢入海船者有罰淳熙五年五月詔舊商

往來夾帶銅錢五百文隨離岸五里外依出界法

臣僚言泉廣二舶司及西南二宗司遣州回易悉載金錢四司既自犯法郡縣巡尉其能誰何至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見緡居其半南北貿易緡錢之入易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所以淮南惜銅錢之入易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矣所以地接襄峴亦用鐵錢而淮西皆鑄鐵錢未辦議者欲取之蜀事既行參政洪造以為不便上然之但即蜀中取十五萬緡行之廬和而已

六年詔司農丞許子中往淮西措置鑄錢子中言舒鄂黃州皆產鐵合置監（舒州置同安監鼓鑄奉寧監黃州置新安監且鑄折二錢）詔戶部支湊二十萬貫為本又詔發運司通管四監（江州興國軍子中所管三監舒州每歲）各認三十萬貫其大小鐵錢令兩淮通行

七年許新守臣皆以銅錢增羨遷官然淮民為之大擾

光宗紹熙二年詔帥漕司賑糶收換破缺鐵錢及私錢明年又降度牒二百道換私鐵錢

臣僚言江北公行以銅錢一淮鐵錢四蓋之當時銅錢之在江北者自乾道以來悉以鐵錢收換或以會子一貫換錢一貫省其銅錢解赴行在及建康鎮江沿江州軍閔津去處委官檢察又於江之南北各置官庫以銅錢交換凡沿江私渡及極邊徑路嚴禁透漏

紹興十五年置利州紹興監鑄錢十萬緡以救錢引地多山林宜炭鐵仍增鑄十五萬緡未行卒減鑄十萬　二十二年嘉州守臣王知遠乞復嘉之豐遠邛之東安民二監鑄小錢

寧宗嘉定元年即利州鑄當五大錢

三年制司欲盡收舊引又於紹興東安民二監歲鑄共三十萬貫其料並同當三錢時議者恐其利厚而盜鑄滋多而總所方患引直日低

雖盜鑄不禁蓋欲錢輕則引重也

會子　高宗紹興元年因發州之也既有司請椿辦合用錢而舟楫不通錢重難致乃詔户部造見錢關子付發州召客人入中執關赴榷貨務請錢有願得茶鹽香貨鈔引者聽於是州縣以關子充籴本未免抑配而榷貨務又止以日納三分之一償之人皆嗟怨　六年二月詔罷行在交子務臣僚言朝廷措置見錢關子有司浸失本意改爲交子官無本錢民何以信極論其不可於是罷交子務令榷貨務椿樸見錢印造關子　二十九年印給公據關子赴三路總領所淮西湖廣各關子八十萬緡淮東公據四十萬緡皆自十千至百千凡五等內關子作三年行使公據二年許錢銀中半入納三十年户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椿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赴左藏庫送納明年二月詔會子務隸都茶場正以客旅算請茶鹽香礬等歲以一千萬貫可以陰助稱提不獨恃見錢以爲

本又非全抑會子以佐國用也　三十二年十二月詔定僞造會子之罰（細字）（僞造之家能自告者賞錢如不願支賞聽換官誥或補名目日造會子監官分押每一萬道解赴户部覆印當時會紙取於徽池州續造於成都府又造於臨安府會子初止行於兩浙後又詔通行於淮湖北京西除亭户鹽本並用見錢外其不通水路去處上供等錢許盡用會子解發其沿流州軍錢會中半民間典賣田宅牛畜車船等如之或全用會子者聽

孝宗隆興元年詔官印會子以隆興尚書户部官印會子之印爲文更造五百文會又造二百三百文會　五年置江州會子務　乾道二年因左司諫陳祐言會子之敝出內庫及南庫銀一百萬兩收之三年正月度支郎中唐琢言自紹興三十一年至乾道二年七月共印過會子二千八百餘萬道止乾道二年十一月十四日以前共支取過一千五百六千餘萬道除在官司椿管循環外其在民間者有

九百八十萬道自十一月十四日以後指置收換截至三年正月六日共繳進過一百一十八萬九千餘貫尚有八百餘萬貫未收大約每月收換不過六七十萬緣諸路綱運依近指揮並要十分見錢州縣不許民户輸納會子是致在外會子往往商賈低價收買輻湊行在所以六務支取榷并詔給降度牒及諸州助教帖各五千道付榷貨務召人全以會子入納候出賣將盡申取朝廷節續給降務欲盡收會子也六月户部曾懷言會子除收還外尚有四百九十萬貫在民間乞存留行使　十二月以民間會子有破損者別造五百萬換給他日又詔損會貫百錢數可照者並作上供錢解發鉅室以低價收者坐罪　四年以取到舊會毀抹截鑿付會子局重造三年立爲一界界以一千萬貫爲額逐界造新換舊差户部尚書曾懷同共措置會子庫印依左藏庫椎賞其將帶經過務場不得收稅蔣芾奏曰出月會子收回金銀若會稍多又出錢銀收之陳俊卿奏曰欲散

抑揚權之在上可以無故其年四月一日興工印造至成終可造一千萬貫指置收換舊會每道收腳錢二十足陌百半之應舊會破損但貫百字存印文可驗者即與兌換內有假僞將辨驗人吏送所司其監官取朝廷指揮每驗出一貫僞會追究元收兌會子人錢三貫與辨驗人如官吏用心記事無假僞具姓名推賞自十二月一日始置局收換至明年三月十日終盡絕更不行用

淳熙三年詔第三界四界各展限三年令都茶場會子庫將第四界銅板接續印造會子二百萬赴南庫椿管當時户部歲入一千二百萬其半爲會子而南庫以金銀換收者四百萬流行於外者纔二百萬耳

范成大攬轡錄載虜本無錢惟爇玉亮嘗一鑄正隆錢絕不多餘悉用中國舊錢又不欲留錢於河南效中國楮幣於汴京置局造官會謂之交鈔擬見錢行使而陰收銅錢悉運而北過河即用錢

不用鈔鈔文大略曰南京交鈔所準戶部符尚書省批降檢會昨奏南京置局印造一貫至三貫倒交鈔許人納錢給鈔河南路官私作見錢流轉若赴庫支取即時給付每貫輸工墨錢一十五文候七年納換別給以七十為陌偽造者斬賞錢三百千前後有戶部管當令吏官交鈔庫使副書押四圓畫龍鵲有飾

右石湖乾道間充泛使入金國道汴京有交鈔所載其所見如此其時中國亦以幣權錢然東南之地有會子又有川引淮交湖會而鼓鑄之所亦復不一所以常困錢幣多而賤耗似反簡易也元祐間頒使遼回奏事亦言北界別無錢幣提無策而彼則惟以交鈔行之河南以中國舊錢行之河北惟用中國錢云

光宗紹熙元年詔第七八界會子各展三年臣僚言會子界三年為限今展至再則為九年矣何以示信詔造第十界立定年限

寧宗慶元元年詔會子界以三千萬為額額外更增許執奏不行

嘉定二年臣僚言三界會子數目滋多稱提無策詔封椿庫撥金銀度牒官誥綾紙乳香湊成二千萬添貼臨安府官局收換舊會品搭入納以舊會之二換新會之一而稱提新會最嚴未免告許肆起根連株逮而苛政出估籍徒流鄉井相望而重刑用假稱提而科斂抑配酷吏得志

泉州守臣宋鈞南劍州守臣趙崇充陳宓皆以稱提失職鈞降一官崇充宓各展二年磨勘自是歲月扶持民不以信特以畏耳然籴本以楮鹽本以楮百官之俸給以楮軍士支犒以楮州縣支吾無一而非楮銅錢以罕見為寶前日楮積之本皆絕口而不言矣是宜物價翔騰楮價損折民生憔悴戰士常有不飽之憂州縣小吏無以養廉為噗皆楮之弊也楮弊而錢亦弊昔也以錢重而製楮楮貴為便今也錢乏而製楮楮賤為病泥偽造日滋欲楮之不

弊不可得也且國家建隆之初賦入尚少東征西伐兵饋不絕于道未嘗籍楮以開國也靖康以來外攘夷狄內立朝廷左支右吾日不遑暇未嘗籍楮以中興也至于紹興末年權以濟用至于孝宗謀慮及此未嘗不曲盡其心焉當時內有三宮之奉外有歲幣之費而造楮惟恐其多收換惟恐其不盡而或無以示民信也至于光宗以來造會多而弊會甚其所幸者蔡儉節用無土木之妖動靜有常無錫予之泛所以楮雖弊而有以養其原也

川引 高宗紹興三年六月詔四川自祖宗以來先計引數封椿本錢常停重錢以權輕券故法不弊中間印給泛料數多即將本錢侵用故引法日壞況自張浚開宣府趙開為總餉以供衆本以給軍需增引日多莫能禁止 七年二月川陝副帥吳玠請置銀會於河池五月中書省言引數已多慮害成法詔止之蓋祖宗時蜀交書放兩界每界止一百二十餘萬今三界通行為二千七百八十餘萬以至

于紹興末年積至四千一百四十七萬餘貫所有錢錢僅及七十萬貫又以鹽酒等陰為稱提是以餉臣王之望亦請添印錢引以救目前不得不為朝廷久遠之慮當時詔添印三百萬委之望約度給用即止後之望只添印一百萬

孝宗隆興二年餉臣趙汝愚依前指揮添印二百萬 淳熙五年閏六月臣僚言蜀中錢引已增至四千五百餘萬增而不已必至於不可行乞立定額毋得增添從之

光宗紹熙二年五月詔川引展界行使

寧宗嘉泰末兩界書放凡五千三百餘萬緡通三界書放益多矣開禧末年餉臣陳咸以歲用不足嘗為小會卒不能行 嘉定每緡止直鐵錢四百以下成乃出金銀度牒一千三百萬收回半界期以歲終不用然四川諸州去總所遠者千數百里期限已過受給之際更復為姦於是商賈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僅售百錢制司乃揭

榜除收兌一千三百萬引外三界依舊通行又檄總所取金銀就成都置場收兌民心稍定自後引直五百鐵錢有奇若閑外用銅錢引直百七十錢而已

嘉定三年春制總司收換九十一界二千九百餘萬緡其千二百萬以九十三界錢引收兌又造九十四界錢引五百餘萬緡以收前官撫程松所增之數應民間輸納者每引百帖八千其金銀品搭率用新引七分金銀三分其金銀品色官稱不無少虧每舊百帖納二十引蓋自元年三年兩收舊引而引直遂復如故昔　高宗因論四川交子最善沈該耦提之說謂官中嘗有錢百萬緡如交子價減即官用錢自買方得無弊

淮交　紹興末年會子行未有兩淮湖廣之分　乾道元年戶部侍郎林安宅言督府妄費印給會子太多而本錢不足遂致有弊乞別

給會子二千萬皆印付淮南州軍行使不得越過他路　二年六月詔另印二百三百五百一貫交子三百萬止於兩淮州縣行使其日前舊會聽對換應入納買賣並以交子見錢中半如往來不便詔給交子會子各二十萬付鎮江建康府權貨務使淮人之過江南人之渡淮者皆得對換循環使用然自紹興末年以前銅錢禁用於淮而易以鐵錢會子既用於淮而易以交子於是商賈不行淮民以困右司諫陳良祐言莫若如舊從民便鐵錢已散銅錢已收且令兼行以鐵錢二當銅錢一交子可以盡罷無疑也　上曰朕亦知其不可行只爲武鋒一軍在彼良祐又奏交子不便詔兩淮郡守漕臣各條其利害乃謂所降交子數多而銅錢并會子又不過江是致民旅未便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其民間交子許作見錢納官應在官交子日下盡數赴行在在藏庫交納

後又詔銅錢并會子依舊過江行使又詔江南州郡民間行使淮

交者從便至嘉定十五年增印及三百萬其數日增價亦日損褊提無其術也

湖會　孝宗隆興元年湖廣餉臣王珏言襄陽郢復等處大軍支請以錢銀品搭令措置於大軍庫堆垛見錢印造五百并一貫直便會子發付軍前當見錢流轉於京西湖北路行使乞鑄勘會子覆印會子印及下江西湖南漕司根刷舉人落卷及已毀抹茶引故紙應副抄造會子從之及印造之權既專則印造之數日增且總所所給止行本路而京南水陸要衝商賈必由之地流通不便乃詔總所以印造銅板繳申尚書省又撥茶引及行在會子收換焚毀而總領所謂江陵鄂州商旅輻湊之地每年客販官鹽動以數百萬緡自來難得回貨又湖北會子不許出界多將會子就買茶引回往建康鎮江等處興販今既有行在會子可以通行誰肯就買茶引緣每年帖降引數多若會不行軍食必闕朝廷遂寢其議乃再印給湖北會子二百萬貫收換舊會至嘉定十四年詔造湖廣會子三十萬對換破損會

鹽場四貫八百售一鈔論鹽二百斤

按錢幣之權當出於上則造錢幣之司當歸于一漢時常令民自鑄錢及武帝則專令上林三官鑄之而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輸其銅三官鈆錢以銅鐵鉛錫而成而銅鐵鉛錫搬運重難是以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直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冶鑄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爲楮幣夫錢重而直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直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創設盩置會子之初意本非即以會爲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則所直者重承平時解一鈔論鹽二百斤而會子則止於一貫下至三百二百鈔引

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如顧鹽鈔只可行於陝西末鹽鈔只可行之類）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之以代見錢矣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貴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錢所以後來收換生受只得再造遂使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財貨之物權財貨之所由生者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幣禹以歷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凶年故作幣救民之飢考之周官司市凡國有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又考單穆公諫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幣權輕重作幣以救民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

商之時所以作錢幣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爲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財貨之本慮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爲財貨之盛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以此知古人論財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緡何故所謂農桑衣食財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先有所謂穀粟帛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錢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所以三代以前論財賦者皆以穀粟爲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幣爲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爲多寡亦未嘗以錢帛爲祿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爲末作蓋緣錢之用少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穀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爲年飢荒所以作幣先儒謂金銅無凶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所以三代之前論布

泉者甚少到得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穀粟制祿不過口筭每人所納百餘年尚未以錢布爲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緡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幣方重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穀粟爲本以泉布爲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游末作之徒少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錢千萬與公上爭衡亦是古意漫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穀帛爲本此又却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爲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游手末作之幣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後世如魏文帝當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湧貴穀賤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爲無用其意本要重穀帛反以輕穀帛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

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帛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銖之錢最爲得中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銖之法終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論者蓋無不以此爲當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銖復有開元最可用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銖之錢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銖開元銖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　本朝初用開元爲法其錢皆可以久行自太宗以張齊賢爲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　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其淳惡不可用當時務要見多不思大體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論財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爲利殊不知權歸公上鑄錢雖多利

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南齊孔顗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
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則欲散歸
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
姦民務之皆可以爲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
大利南齊孔顗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
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爲國賦條目不一皆是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姦民無利乃
是國家之大利帛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銖如唐
開元其規或可以爲式此是錢之正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
大錢足軍市之財第五畤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如漢武帝
以鹿皮爲幣王莽以龜貝爲幣此是錢之蠹也或見財貨之多
欲得廢錢或見財貨之少欲得鼓鑄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
行者也若是權一時之宜如蜀劉備鑄大錢一當十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

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
它利害大段不同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爲一千
其中者以十三斤爲一千行旅賫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
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執持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
自爲託之於官所以可行鐵錢不便交子即便今則銅錢稍輕
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幣銅錢却便楮券不便昔者之便今
日之不便議者欲以楮幣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
行要非經久之制今日之所以爲楮券又欲爲鐵錢其原在於
錢少或銷爲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窟室今則所論利害其
悉財利之用在於貿易孔顗之論豈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
最的當推本論之錢之爲物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
事皆資以爲生不可缺者若是地力既盡穀帛有餘山澤之藏
咸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

顗之論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
權之以物錢幣之所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
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然三代之世用錢至少自秦漢以
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錢不行三代以前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
有常業一家之用自穀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以自致計
其待錢而具者無幾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
物然後賴錢幣之用如李悝平糴法計民一歲用錢只一千以
上是時已爲多矣蓋三代時尚不及此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
穀粟則布帛與夫民之所自致者皆無待於金錢而民安本著
業金錢亦爲無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數以歲計之亦是臨時
立法制其多少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制物布帛則
有丈尺之數穀帛有斛斗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

從錢起銖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上自朝廷之運用下
自民間轉貿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後世用錢百倍
於前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何者三代各斷其國
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闕
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
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藏老子曰致治之極民甘其食美
其服樂其俗隣國相望雞大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其
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爲一國雖有州縣異名
而無奉越不相知之患譬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
方則商賈往來南北互致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
玉爲服飾以龜爲貨以金銀爲幣錢只處其一朝廷大用度大
賜予則是余盡用黃金解既以玉爲服飾玉是質重之物以之爲
飾過於金珠遠矣漢世猶用金銀爲幣宣元以後金銀始盡王

莽欲復古制分三等幣後不復行至東漢以後黃金最少又緣佛老之教盛行幣爲土木之飾故金銀不復爲幣反皆爲器用服玩之具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却用金銀故幣始專用錢所以後世錢多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隨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爲準始得輕重之中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銖半兩其在者尤輕薄不可用益古者以錢爲下幣爲其輕易後世以錢爲重幣則五銖半兩之類宜不可用然太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爲輕重之中唐錢此錢漫行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尤甚

本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爲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寧以後不甚佳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然而唐世所以惡錢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鑄要之利權當歸於上豈可與民共之如劉秩之論與賈誼相似當漢文帝欲以莽僉致昇平謂天下無用錢處故不復收其權柄使吳鄧錢得布天下吳王因之卒亂東南唐自開元天寶以後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興利一向務多鑄以濟急如茶酒鹽鐵等未利既興故自肅代以來漸漸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錢於民間上下相征則雖私家用度亦非錢不行天下之物隱沒不見而通行於世者惟錢耳夫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迭往迭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不知錢以通天下爲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爲少只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錢亦將不可得而見然自古今之

變相續至于今日事極則變物變則反必須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復出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今世錢至賤由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戶口考

戶口丁中賦役

禹平水土為九州人口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定山之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及其衰也諸侯相兼連沸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

周武王定天下列五等之卦凡千七百七十三國又滅沸時千三百國人衆之損亦如之周公相成王致理刑措人口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此周之極盛也

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凡征役之施舍與其祭祀飲食喪紀之禁令（鄭司農云九比謂九夫為井井方一里九夫共出一井之稅者八家為一井其一夫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乃敢治私事）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伍相保（保相親愛也）五伍為兩兩相保（保相親愛也）四兩為卒卒相保（保相親愛也）五卒為旅旅相保（保相親愛也）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鄭司農云比謂九夫為井井方一里八家共出一井之稅者八家為一比一夫一婦為一家一人為一口八口為一家）

乃均土地以稽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五人下地家二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可任謂丁壯任役）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羨饒也田謂徭也竭盡作盡行）

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征之給公上事也國中城郭內年十五以下為六尺二十為七尺國中晚成而異役之以其所舍復之以其壯少役省）

朱子語錄曰問周制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鄉遂所以不為井者何故曰都鄙以四起數五六家始出一人為兵以守衛王畿役次必簡故周禮惟掌邦國及其委也諸侯相兼連沸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方於塗山十損其七

遠郊之地王之外地也其溝洫之制各有司存野役之起不及其美故六尺而征六十五而舍則稍重於內地非荼毒也園廛二十而一若輕於近郊也而草木之毓夫家之聚不可以授擾則不能以寧居是故二十而稅一漆林二十而五若重於遠郊也而嚣用之末作商賈之資利不可不抑不抑則必至於捨本是二十而五係近郊遠郊勞佚所係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夫稅者百畝之稅夫布者一夫一婦二百畝之稅夫家者一夫一婦二人或二夫一婦二人或二家五人謂之家）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民無職者一而已載師出夫家之征閭師止言出夫布何也載師承上文宅不毛田不耕之後乃示罰之法也閭師承上文九職任民之役乃常法也均一無職之民而待之有二法何也蓋古人於游惰不耕及商賈末作之人皆於常法之外別立法以抑之如閔市或譏而不征或征之譏者常法也征者所以抑之也閭民或出夫布或并出夫家之征夫布其常也并出夫家所以抑之也夫家解當如橫渠之說鄭注謂令出一夫百畝之稅則無田而所征與受田者等不幾太酷矣遂大夫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掌其政令禁戒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司會掌貳之以贊王治（官以貳佐王治有當以民多少黜陟主民之吏）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旬均也）凶札則無力政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宣王既丧南國之師（敗于姜戎時所亡）乃料民于太原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多少司民協孤終（司民數新生及終死也）司商協民姓（姓之官）司徒協旅（合師）司寇協伍（伍謂鄰長）皆聽其數（聽之官知其數）鼓則（則謂擊鼓聚衆）牧協職（牧養牲物合其數）工協革（百工之官更制度合其數）扵協入（入謂收斂之）均協出（均人掌九穀之數）廩協藏（藏人掌九穀之數）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事謂耕耨知其數）王治農于籍（籍田籍）蒐于農隙（農隙謂秋時）振旅于冬（冬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可王不流其衆少而大料之是示人又賤公事者不能盡其心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糜滅

平王東遷三十餘年莊王十三年齊桓公二年五千里外非天子之命不能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糜滅三人

戰國之時考蘇張之說計奉及山東六國戎卒尚餘五百餘萬推人口數尚當千餘萬秦兼諸侯所殺三分居一猶以餘力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阿房驪山七十萬三十年間百姓死没相踵于路陳項又肆其酷烈新安之坑二十餘萬彭城之戰雎水不流漢高帝定天下人人死傷亦數百萬是以平城之卒不過三十萬方之六國十分無三

右杜氏通典所考更選以後漢初户口數目大約如此

秦用商鞅之法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也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謂給繇賦者正卒謂給戍邊者（更卒月而更古者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漢興循而未改

按户口之賦始於此古之治民者有田則稅之有身則役之未有稅其身者也漢法民年十五而算出口賦至五十六而除是且稅之且役之也

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更或多賦及郡各以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獻四年算賦也）

多民疫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

更賦如算（更有三品有卒更有過更有踐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上直者出錢雇之月一更是爲卒更也天下人皆直一歲一更是爲過更也天下人皆行二更是爲踐更也）

景帝二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算百二十錢唯貲人如故（貲人謂有貲財者）

一事賦四十也

文帝偃武修文丁男三年而一事民賦四十（常賦歲一事每算百二十錢丁民多故三歲一事）

吳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輸千平賈

景帝二年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傅（傅著也言著名給公家徭役）

徐氏曰按高紀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疲癃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馳戰陳年五十六乃免爲庶民就田里則知漢初民在官三十有三年也今景帝更爲異制令男子年二十始傅則在官三十有六年矣

武帝建元元年詔民年八十復二算（算二十錢也）

元封元年行所巡縣無出今年算

昭帝元鳳四年詔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減天下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以補車騎馬）

漢高祖四年八月初爲算賦（賦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騎馬）

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勿收更賦注見上

按算賦十五歲以上方出此口賦則十五歲以前未算時所賦也

元平元年詔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

宣帝地節三年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甘露元年減民算三十一算減錢二十也

五鳳元年減天下口錢

按漢始有口賦然頗輕於後代至昭宣時又時有減免且令流民還歸者勿算故其時膠東相王成遂偽增上流民自占八萬餘口以蒙顯賞則以流徙者算數既除州郡無逋負之責可以容偽故也

元帝時貢禹請民年二十乃算

禹以爲古民士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宜令民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

元帝建始元年減天下口賦錢算四十

惠帝即位令吏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宅無所與同居謂同籍同財也

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

朝覲聘享出其中燕民農工商賈率一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即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衣食好美矣

按漢法有口賦有戶賦口賦則算賦是也戶賦見於史者惟此二條貨殖傳所言則是封君食邑戶所賦然則地土所以不封者縣官別賦之歟抑無此賦也庶民農工商賈以下似是百戶賦二十與上懸絕殊不可曉又謂之息二千豈官每戶貸以一文而萬戶取其息二千乎當考

漢自高祖訖於孝平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極盛矣王莽篡位以周官稅民凡田不耕者爲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爲不毛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疋其不能出布者究作（究徒也勞役）縣官衣食之

世祖建武二十二年地震壓死者其口賦逋稅勿收

明帝即位九月發天水三千人討叛羌復是歲更賦

永平五年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　永平九年徙朔方者復口算三年

章帝元和元年人無田徙他界者除算三歲

二年詔曰令人之有產子者復勿算三歲令諸懷妊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和帝永元五年流民就賤還歸者復一歲田租更賦

安帝永初四年除三年過更口算

元初元年除三輔過更口算

順帝永建元年郡國貧人被災者勿收責今年過更

殤帝延平元年勿收更租口賦

永和四年除太原民更賦金城隴西地震災甚者勿收口賦

桓帝永壽元年復太山琅琊更算

光武中元二年戶四百二十七萬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萬七千八百二十

明帝永平十八年戶五百八十六萬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萬五千二十一

章帝章和二年戶七百四十五萬六千七百四十七口三千三百六十七萬八千四百一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九

和帝永興元年戶九百二十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九萬六千二百二十五口四千九百一十七萬八千一百一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一萬六千三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九

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萬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
十九萬七百八十九
順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萬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
十二萬五百五十
沖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
二萬四千一百八十三
質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萬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
十六萬六千七百七十二

右郡國志注伏無忌所記每帝崩輒記户口及墾田大數列于後以見遊減之差（墾田數見田賦門）光武中興之後三十餘年所損無幾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謂慘矣末年户數僅及西都孝平時四分之一兵革之禍可哀哉副是累朝休養生息每每增羨固其理也但冲質二帝享國各止一年二年之間史所載無大兵革飢饉而來嘉户數損於建康一萬本初户數損於永嘉五十八萬有奇殊不可曉豈紀録之誤耶

桓帝永壽二年户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八萬六千八百五十六
右東都户口極盛之數此係後漢書郡國志所載如通典則
以爲户千六十七萬七千九百六十口五千六百四十八萬
六千八百五十六户少於漢書五百三十八萬有奇口多於
漢書六百四十二萬有奇未知孰是

靈帝遭黃巾之亂獻帝罹董卓之難大梵宮廟刼御西遷京師蕭條
豪傑並爭郭汜李傕之徒殘害又甚是以興平建安之際海内荒廢
天子奔流白骨盈野故陝津之難以荒服指安邑之東后蒙不全逐
有戎寇雄雌未定割剥庶民三十餘年及魏武刋平天下文帝受禪
人衆之損萬有一存

魏武據中原劉備割巴蜀孫權盡有江東之地三國鼎立戰爭不息
魏氏户六十六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四百四十三萬二千八百四
十一 漢昭烈章武元年有户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蜀云時户二
十八萬口九十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一千吏四萬 吳赤烏三年户
五十二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吳云時户五十二萬吏三萬二千兵
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餘人

劉昭補注後漢郡國志注曰魏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户九十
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又
按正始五年揚威將軍朱照日所上吳之所領兵户凡十三萬
二千推其民數不能多蜀矣昔漢求和五年南陽户五十餘萬
汝南户四十萬方之於今三帝鼎足不踰二郡加有食禄復除
之民凶年飢疾之難且可供役裁足一郡以一郡之用供三帝
之用斯亦勁矣

晉武帝平吳之後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爲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一遠者三分之一夷人輸
賨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田賦門見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爲丁）
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二以下六十
六已上爲老小不事

蜀李雄定其賦錢四十則起於李雄也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之後九州攸同大抵編户二百四十五萬九
千八百四口千一百一十六萬三千八百六十三此晉之極盛也

後趙石勒攺有河北初文武官上疏請依劉備在蜀魏王在鄴故
事魏王即曹公以河内魏郡并前趙國合二十四户二十九萬爲趙國前秦苻堅滅前燕慕容暐入鄴閱其名籍户二百
四十五萬八千九百六十九口六十九萬七千九百三十九萬八千九百三

十五從閔東豪傑及諸雜夷十萬口于關中平燕定蜀之後偽伐之盛也時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旅行者取給於途工賈資販於道

孝武帝太元二年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惟獨在身之役

八年又增稅米五石南燕主慕容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民緣此遂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請加隱覈從之得蔭戶五萬八千

宋武帝北取南燕平廣固（今青州）西滅姚秦平關洛長河以南盡爲宋有帝素節儉文帝勵精臨民元嘉之治比於文景國富兵強吏務清簡百司奉職戶口歲增墾田歲廣倉廩充實

宋文帝元嘉中始興太守孫發上表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五十以下至十三皆課三十斛一戶內除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使自逃匿戶口歲虧此之由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詔善之也

按漢以前田賦自爲田賦戶口之賦自爲戶口之賦魏晉以來似始混而賦之所以晉孝武時除度定田收租之制只口稅三斛增至五石而宋元嘉時乃至課米六十斛與晉制懸絕殊不可曉豈所謂六十斛者非一歲所賦耶當攷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制天下人戶歲輸布四尺

孝武大明中王敬弘上言舊制人年十二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今見役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強弱不均課可循吏恤隱可無甚患庸愚守宰必有勤剛況值苛政豈可繩責至今逃竄求免胎孕不育乃避罪戾賢亦由茲今皇化維新四方無事役名之宜應存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帝從之

齊氏六主年代短促其戶口未詳

齊自永元以後魏每來伐繼以內難楊徐二州人丁三人取兩以此爲率遠郡悉令上米準行一人五十斛輸米既畢就役如故又先是諸郡役人多依人士爲附隸謂之屬名又東境役苦百姓多注籍詐病遣外醫巫在所檢占諸屬名并取病身凡屬名多不合役往往所在並是復除之家凡注病者或已積年皆攝充將役又追責病者租布隨其年歲多少衒命之人皆務貨賂隨意縱捨

梁武之初亦稱爲治後侯景逆亂竟以幽斃元帝繹及三年便至覆滅境籍亦同灰燼戶口不能詳究之內力不能加宣帝勤恤人隱時陳武帝剋州之西既非我有淮肥之間又經寇亂遠事經畧兵黷武遠事經畧兵明徵全稱令主閱其本史戶六十萬而末年窮兵黷武遠事經畧兵明徵全軍隻輪不返銳卒殲焉至後主亡時隋家所收戶五十萬口二百萬

後魏起自陰山盡有中夏孝文遷都河洛定禮崇儀明帝正光以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太康倍而餘矣

按太康平吳後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戶千六百一十六口萬二千八百六十三云倍而餘是其盛時則戶有至五百餘萬矣

道武帝時詔採諸漏戶合輸綿絹自後諸逃戶占爲細蠶羅穀者甚衆於是雜營戶帥編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戶口錯亂景穆帝即位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按人戶之以輸財別爲戶計不隸郡縣其事始此

魏令新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詳見田賦門）

前宋之亂政移臣下分爲東西權臣擅命戰爭不息人戶流離官司失簿版棄今按舊史戶三百三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八

其時以征伐不息唯河北三數大郡多十戶以下復通新附之郡小者戶纔二十口百而已

齊神武秉政乃命孫騰高隆之分責無籍之戶得六十餘萬於是僑
居者各勒還本是後租調之入有加焉
北齊承魏末喪亂與周人抗衡雖開拓淮南而郡縣褊小文宣受禪
性多暴虐及武成後主俱是僻王至崇化二年爲周所滅有戶三百
三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八百八十
北齊武成清河三年乃令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以下爲丁十六以
上十七以下爲中六十六以上爲老十五以下爲小
後周閔明二主俱以弒崩武帝誅權臣覽庶政恭儉節用考覈名實
五六年內平蕩燕齊嗣子參虐亡不旋踵按大象中有戶三百五十
九萬口九百萬九千六百四
周制司役掌力役之政令凡人自十八至五十九皆任於役豐年不
過三旬中年則一旬下年則一旬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有年八十者
一子不從役百年者家不從役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役若凶
札亦無力征

隋文帝頒新令男女三歲以下爲黃十歲以下爲小十七歲以下爲
中十八歲以上爲丁以從課役六十爲老乃免開皇三年乃令人以
二十一成丁煬帝即位戶口益多男子以二十二爲丁高頻奏人間
課稅雖有定分年恒徵納除注常多長吏肆情文帳出沒既無定簿
難以推校乃爲輸籍之樣請徧下諸州每年正月五日縣令巡人各
隨近五黨三黨共爲一團依樣定戶上下帝從之自是姦無所容
通典論曰隋受周禪至大業二年有戶八百九十萬蓋承周齊
分擾暴君慢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廢姦僞
尤滋高頻覩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
爲浮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爲編甿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
悉自歸於編戶隋代之盛由此
東坡蘇氏曰古者以民之多寡爲國之貧富故管仲以陰謀傾
魯梁之民而商鞅亦招三晉之人以併諸侯當周之盛時其民
物之數登於王府者蓋拜而受之自漢以來丁口之蕃息與倉
廩府庫之盛莫如隋其貢賦輸籍之法必有可觀者然學者以
其得天下不以道又不過再世而亡是以鄙之而無傳焉孔子
曰不以人廢言而況可以廢一代之良法乎文帝之初有戶三
百六十餘萬平陳所得又五十萬至大業之始不及二十年而
增至八百九十餘萬者何也方是時布帛之積至於無所容貲
儲之在天下者至不可勝數及其敗亡塗地而洛口諸倉足以
致百萬之衆豈可少哉
文帝恭儉爲治不加賦於人煬帝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
百三十六口四千六百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六此隋之極盛也（時有戶三百九十九萬九千六百四至開皇九年平陳得戶五十萬七千九百二十二）
煬帝承其全盛逐恣荒淫建洛邑每月役丁二百萬人導洛河及淮

北通涿郡築長城東西千餘里皆徵百萬餘人丁男不充以婦女充
役而死者太半天下之人十分九爲盜賊以至於亡
大業五年民部侍郎裴蘊以民間版籍脫漏戶口及詐注老小尚多
奏多貌閱若一人不實則官司解職又許百姓糾得一丁者令被糾之
家代輸賦役是時諸郡計帳進丁二十四萬三千新附口六十四萬
一千五百帝臨朝覽狀曰前代無賢才致此罔冒今戶口實全由裴
蘊由是漸見親委

唐制民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授田法見）
定天下戶量其資產定爲三等後詔三等未定升降宜爲九等
凡丁附於籍帳者春附則課役並徵夏附則免課從役秋附則課
役俱免其冒詐隱避以免課役者（不限附之早晚皆徵之）制每歲一造帳三年一造籍州
縣留五比尚書省留三比

唐貞觀戶不滿三百萬三年戶部奏中國人因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獲男子一百二十餘萬口俟君集破高昌得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三十一馬千三百匹永徽元年戶部奏去年進戶一十五萬通天下戶三百八十萬

致堂胡氏曰方隋之盛也郡縣民戶尚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李密王竇爲倡而山東益陷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加多者五十餘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年間蓋千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休息生養至高宗永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世矣有司奏戶口繁及二百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離亂之後十存不能一二皆起於孤獨后無朋黨之德發長立少而其禍至此也

總章元年司空李勣破高麗國虜其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

七千二百配江淮以南及京西諸州空閑地安置

聖元年鳳閣舍人李嶠上表曰臣聞黎庶之數戶口之衆而條貫不失按比可知者在於各有管統明其簿籍而已今天下流散非一或違背軍鎮或因緣逃竊苟免歲時偷避徭役此等浮寄客食積成淹年王役不供簿籍不注或出入關防或往來山澤非直課調虛竭關於百賦亦自詒動罪俗堪爲禍患不可不深慮也或逃亡之戶或有檢察即轉入他境還行自容所司雖具設科條頒其法禁而相看爲例莫肯遵承縱欲亂其憋違加之刑罰則百州千郡庸可盡科前既依違後仍積習檢獲者無賞停止者獲原法逃不悛亦由於此今縱更搜檢而委之州縣則還襲舊蹤卒於無益臣以爲宜令御史督察檢校設禁令以防之垂恩德以撫之施權衡以御之爲制限以一之然後逃亡可還浮寄可絕所謂禁令者使閭閻爲保迴相覺察前後乖違皆許自新仍有不出輒聽相告每乱一人隨事加賞明爲科目

萬歲通天元年勅天下百姓父母令外繞別籍者所析之戶並須與本戶同不得降下其應入役者共計本戶丁中用爲等級不得

武后神龍元年戶六百一十五萬六千一百四十一

玄宗開元十四年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

八年宇文融請括籍外逃戶浚田從之

按開元二十五年戶令云諸戶主皆以家長爲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無課口者爲不課戶諸視流內九品以上官及男年二十以上老男廢疾妻妾部曲客女奴婢皆爲不課戶無夫者爲寡妻妾餘准舊令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皆先盡子孫聽取先親皆先輕色無近親外取白丁者人取家內中男者並聽諸以子孫繼絕應析戶者非年八十以上不得析即所繼缺有母在雖小亦聽析出諸戶缺析出口爲戶及首附口爲戶者非成丁皆不合析應分者不用此令諸戶計年將入丁老疾應

徵免課役及給侍者皆縣令皂狀以為定簿一定以後不須更皂
若有姦欺者聽隨事皂定以附于實九年制天下雖三載定戶每
載亦有圖皂自今以後計其轉年合入中丁成丁五十者任追圖
皂

天寶十三載戶九百六萬九千一百五十四通典天寶十四載管戶
總八百九十一萬九千三百九應不課戶三百五十六萬五千五百
應課戶五百三十四萬九千二百八管田總五千二百九十一萬九
千三百九不課口四千四百七十萬九百八十八課口八百二十萬
八千三百二十一唐之極盛也

三年更令民十八以上為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　又制如聞百
姓或有戶高丁多苟為規避父母見在別籍異居宜令州縣勘會
一家有十丁以上放兩丁征行賦役五丁以上者放一丁即令同
籍共居以敦風教如更犯者准法科罪

通典曰我國家自武德初至天寶末凡百三十八年可以比崇
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
行所在隱漏之甚也（見論田賦門）

致堂胡氏曰世有博古者言自古人主養民至一千萬戶則止
矣三代以上無經據者兩漢而後誠未有溢於一千萬戶明皇
幾之矣擊鞠既甚理復虧耗豈人力所能竭哉是以數百亦然
漢室而人戶纔比於隋氏蓋有司不以經國馭遠為意法令不
行所在隱漏之甚也武帝繼之以隋高祖而煬帝繼之以明皇
而祿山出焉不然者竟齊魯啓太平凡三百餘年周成王副守丕業太平亦二百餘年豈與後世中國無事之時漫促之比也然則唐虞夏周之民豈止一千萬戶而已哉養之既至教之又備無天札瘥及兵革殺戮之禍父子祖孫連數十世為太平之民王者代天理物於是為盛矣明皇享國雖久戶口雖多不待易世而身自毀之比禍亂稍平幾去其半徒以內有一楊太真外有一李林甫而致之嗚呼可不監哉可不監哉

開宗至德元年戶八百一萬八千七百一
乾元三年戶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勑逃亡戶不得輒徵親近及隣保務從減省要在安存又勑應有逃戶田宅並須官為租賃取其價直以充課稅逃人歸復宜並郤還所由亦不得稱貧欠租賦別有追索

通典乾元三年見到帳百六十九州應管戶總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三十四不課戶七十七萬四千五百九十二課戶七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萬三百八十六不課口二百二十七萬七百九十九自天寶十四年至乾元三年損戶總五百九十八萬二千五百八十四損口總三千一百九十二萬八千七百二十三

愚嘗論漢以後以戶口定賦故雖極盛之時而郡國所上戶口版籍終不能及三代兩漢之數蓋以避賦重之故逾相隱漏且疑天寶以上戶不應不課者居三分之一有奇今觀乾元戶數則不課者反居其太半尤為可笑然則是豈足憑乎

（見田賦門）

代宗廣德二年戶二百九十三萬三千一百二十五
詔一戶三丁者免一丁凡畝稅二升男子二十五為成丁五十五為老以優民二年勑如有浮客願編附請射逃人物業者便准式撫丁口給授如二年以上種植家業成者雖本主到不在郤還限

任便給授

大曆元年制逃戶復業者給復二年如百姓先賣田宅盡者宜委本州縣取逃死戶田宅量丁口充給

德宗建中元年定天下兩稅戶凡三百八十萬五千七十六

通典主戶百八十餘萬客戶百三十餘萬
通典論曰昔賢云倉廩知禮衣食足知榮辱夫子適衛冉子僕曰庶哉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知國足則政康家足則教從反是而理者未之有也夫家足不在於逃稅國足不在於重斂若逃稅則不土著而人貧重斂則多養贏而國貧不其然矣（管子曰以正戶籍而知其人數之要在乎慎其法禁而嚴其刑也）三王以前井田定賦秦革周制漢因秦法雖晉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皝姚萇居中土人無定本僞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平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隋大業當百姓殷富之時也）以降名數雖繁亦有良規不救時弊昔東晉之宅江南也慕容皝姚萇居中土人無定本僞理為深遂有庚戌土斷之令則豐俗阜實由於茲其後法制廢弛舊弊復起義熙之際重舉而行已然之效著在前志隋受周禪得戶三百六十萬開皇九年平陳又收戶五十萬泊于大業二年平戈不用唯十八載有戶八百九十萬矣（隋大業當百姓殷富之時也）其時承西魏喪亂凋殘分據於齊梁齊梁侵吏賦重役勤人不堪命多依豪室禁網隳紊姦偽尤滋高頻觀流冗之病建輸籍之法於是定其名輕其數使人知為浮客被強家收太半之賦為編戶奉公上蒙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役而流移他處強家作佃客也而公家之惠澤不及浮客也）輕減之征（浮客謂避公役而流移他處強家作佃客也而公家之惠澤不及浮客也）行其令忍庶慶惠姦無所容隋氏資儲遍於天下人俗康阜頗之力焉國家貞觀中有戶三百萬至天寶末百三十餘年纔如隋氏之數聖唐之盛遠於西漢約計天下編戶合踰元始之間而名籍所少三百餘萬（紀貞觀以後加五百餘萬也漢武雖時起兵戎部不至亡逃其中雖有八百餘萬口數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一百五十餘萬戶按貞觀十三年定戶三百萬唐之盛況其實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奚制家以之乎況以之安宅新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獻

憲宗元和時戶二百四十七萬三千九百六十三（史官李吉甫撰元和國計簿十卷總計天下方鎮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五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三見定戶二百四十四萬二百五十四（其戶數以後加五百餘萬口數約計天下人戶少猶可有一百五十餘萬戶按貞觀十三年定戶三百萬唐之盛況其實如此之重也及理道乖方版圖脫漏人如鳥獸飛走奚制家以之乎況以之安宅新興傾覆不悟斯政之大者遠者將求理平之道非無其本獻）每歲賦入倚辦止於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萬戶比量天寶供稅之戶四分有一天下兵戎仰給縣官八十三萬餘人比量士馬三分加一率以兩戶資一兵其他水旱所損徵科妄欲又在常役之外

六年制自定兩稅以來刺史以戶口增減為其殿最故有析戶以張虛數或分產以係戶兼招引淨客用為增益至於稅額一錢所

為按比收入公稅增倍而餘（諸道加出百八十萬戶）逐令賦有常規人知定制貪冒之吏莫得生姦狡猾之旺皆被其籍誠適時之令典極獎之良圖（管制百姓供公上計丁定賦調及租其稅戶雖兼丁十分唯一耳自兵興以後）而使臣制置各殊或有輕重未一仍屬多故兵革游興舊（管子曰以正戶籍而知其人數之要在乎慎其法禁而嚴其刑也）額既在見人漸艱詳今日之宜酌晉隋故事版圖可增其倍征繕自減其半賦既均一人知稅輕免流離之患益農桑之業安人濟用莫過於斯矣（計諸道所管戶口多不過五百萬戶其出丁數者據已定可得五百萬丁計有一百五十餘萬戶按貞觀天下戶三百萬丁三百萬其兵馬多代名成半數）古之為

加徒使人心易搖土着者寡觀察使嚴加訪察必令詣實
衡州刺史呂溫奏當州舊額戶一萬八千四百七除貧窮死絕老
幼單獨不支濟外堪差科戶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後圖定戶稅
次檢責出所由隱藏不輸稅戶一萬六千七臣昨奉舊案詢問閭
里承前徵稅並無等第又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
均臣不敢因循設法圖定檢獲隱戶數約萬餘州縣並不曾科徵
所由已私自斂率與其潛資於奸吏豈若均助於疲人臣請作此
方圓以枚彫瘵庶得下免偏苦上不缺供勃旨宜付所司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閑
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他處皆然蓋田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
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致堂胡氏曰天寶初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
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

用度鎛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
穆宗長慶時戶三百九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五
敬宗寶曆時戶三百九十七萬八千九百八十二
文宗開成四年戶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唐食貨志天寶戶數通以二戶養一兵長慶以後率三戶養一兵
詳見國用門
武宗會昌時戶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會昌元年正月制安土重遷黎民之性苟非艱窘豈至流亡將欲
招綏必在資產諸道頻遭災沴州縣不為申奏百姓輸納不辦多
有逃移長吏懼在官之時破失人戶或恐務免正稅減剋料錢裨
於見在戶中分外攤配亦有破除逃戶桑地以充稅錢逃戶產業
已無歸還不得見戶每年加配流亡轉多自今以後應州縣開成
五年已前觀察使刺史差強明官就村鄉詰實檢會桑田屋宇等

鄱陽馬端臨貫與著

戶口考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

乾德元年平荆南得戶十四萬二千三百　湖南平得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三年蜀平得戶五十三萬四千二十九　開寶四年廣南平得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八年江南平得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五　開寶九年天下主客戶三百九萬五百四

此係會要所載本年主客戶數如前行所載開寶八年平江南以前戶數出通鑑長編通算只計二百五十六萬六千三百九十八與會要不合當考

詔更定縣望以戶四千以上爲望次爲緊爲上爲中爲中下凡五等

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預

開寶四年詔曰朕臨御已來憂恤百姓所通抄人數目尋常別無差徭只以春初修河蓋是與民防患而閭閻豪要之家多有欺罔併差貧弱豈得均平特開首舉之門明示賞罰之典應河南大名府宋亳潁青徐兗鄆曹濮單蔡陳許汝鄧濟衛淄潍濱棣滄德貝澶滑懷孟磁相邢洺鎮博瀛莫深楊秦楚泗州高郵郵所抄丁口宜令逐州判官縣令佐子細通檢不計主戶牛客小客盡底通抄差遣之時所冀共分力役敢有隱漏令佐除名典吏決配募告者以犯人家財賞仍免三年差役

太宗雍熙元年令江浙荆湖廣南民輸丁錢以二十成丁六十入老并身有疾廢者免之

至道元年詔復造天下郡國戶口版籍

自唐末四方兵起版籍亡失故戶稅賦莫得周知至是始命復造焉至道三年天下主客戶四百一十三萬二千五百七十六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詔除兩浙福建荆南廣南舊輸身丁錢凡四十五萬四百貫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陰賞賜億萬加以蠲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算聖澤寬大恐有司經費不給上曰國家所務正爲澤及下民但敦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然富足

初湖廣閩浙因僞國舊制歲斂丁身錢米所謂丁口之賦太中祥符間詔除丁錢而米輸如故至天聖中婺秀二州猶輸丁錢轉運司以爲言乃除之其後龐籍請罷漳泉州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望祐三年帝命三司首減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減十餘萬石既而漳泉與化軍亦第損之嘉祐四年復命轉運司裁定梧來桂陽與道衡二州所輸丁米及錢絹雜物無業者免之有業者減半後雖進丁而復增取時廣南猶或輸丁錢亦命轉運司條上自是所輸無幾矣

天禧五年天下主客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百七十七口一千九百九十三萬三百二十

詔諸州縣自今招來戶口及創居入中開墾荒田者許依格式申入戶口籍無得以客戶增數舊制縣吏能招增戶口縣即申等仍加其俸給至有析客戶者雖登于籍而賦稅無所增入故條約之

仁宗天聖七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六百八十九口一千六百五萬四千二百三十八

慶曆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十二萬三千六百九十五口二千一百八十三萬六十四

嘉祐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四十六萬二千三百一十一口二

千六百四十二萬一千六百五十一
英宗治平三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二百九十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口二千九百九萬二千一百八十五
神宗熙寧八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五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二十九
口二千三百八十萬七千一百六十五
湖廣承僞政舊輸丁米太中祥符以後屢裁損猶不均四年詔屯
田負外郎周之純往廣東相度均之
元豐三年七月提舉廣西常平劉諒言廣西一路戶口二十萬而
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先用稅錢數出稅數不足又數之田米田
米不足復筭於身丁夫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筭以
米是一身而輸二稅殆前世斂法令既未能蠲除而又益以役錢
甚可憫也至於廣東西監司提舉司吏一月之給上同令錄下倍
攝官乞裁損其數則兩路身丁田米亦可少寬遂詔月給錢逾減
二千歲遂減一千二百餘緡

按廣南丁錢史所載太中祥符間盡蠲之獨丁米未除今觀
詔之言則尚有丁錢也作法於貪難革而易復可畏哉
元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七百二十萬五千一百一十三口二千
四百九十六萬九千三百
右以上係國朝會要所載戶口數目今考元豐三年檢正中
書戶房公事畢仲衍經進中書備對內載天下四京一十八
路戶口主客數目微為不同又有各路細數今具錄于后
京西路州一十四 許 孟 陳 襄 鄧 隨 金 房 汝
蔡 郢 均 唐 鄧 府一河南 軍一信陽 縣七十九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七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那 冀 趙 德 濱 棣
磁 洺 深 瀛 雄 霸 都 莫 永靜 乾寧 信安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寧 北平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七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那 冀 趙 德 濱 棣
磁 洺 深 瀛 雄 霸 都 莫 永靜 乾寧 信安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寧 北平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二百二十六客二十六萬八千一百五十七
口主六十四萬四千七百五十七客四十五萬八千一百三十
丁主四十萬七百四十客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二十三
河北路州二十三 定 澶 相 恩 那 冀 趙 德 濱 棣
磁 洺 深 瀛 雄 霸 都 莫 永靜 乾寧 信安
保 府二 大名 真定 軍十一 永寧 北平
廣信 安肅 保定 順安 保順 德清

縣一百四
戶主七十六萬五千一百三十客二十一萬九千六十五
口主一百四十七萬三千六百八十三客四十萬七千五百一
丁主七十七萬三千八百九十一客二十萬五千四百六十七
陝府西路州二十六 陝 同 華 耀 邠 涇 秦 鄜 延
解 隴 成 鳳 虢 坊 丹 階 商 寧 原 慶 渭
環 熙 岷 河 京兆 鳳翔 河中 軍六 慶成
鎮戎 保安 康定 通遠 德順 縣一百一十八
戶主六十九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客二十六萬四千三百五十一
口主二百一萬五千四百三十六客七十四萬六千三百六十八
丁主一百六萬七千九百三十六客四十二萬五千六百五十一
河東路州十四 潞 晉 麟府 代 絳 隰 忻 汾 澤
憲 嵐 石 豐 府一 太原 軍七 威勝 寧化 平定

岢嵐 火山 保德 吉鄉 監一 大通 縣七十三
戶主三十八萬三千一百四十八客六萬七千七百二十一
口主七十五萬二千三百一客一十三萬八千三百五十八
丁主三十七萬二千三百九十客七萬四千四百六十二
淮南路州一十八 揚 壽 廬 宿 濠 和 歙 海 楚
舒 泰 泗 亳 光 滁 黃 眞 通 軍一 無爲
縣六十九
戶主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八十四客三十五萬五千二百七十
口主一百三十九萬五百五十三客五十三萬七千三百二
十六
兩浙路州一十四 杭 越
台 秀 睦 處 縣七十九
戶主一百四十四萬六千四百六客三十八萬三千六百九十
口主二百六十二萬三千一百一客六十萬一千一百一十
丁主八十八萬四千三百二十九客二十萬一千一百一十
八
荊湖南路州七 潭 衡 永 郴 邵 全 道 監一 桂陽

縣三十三
戶主四十五萬六千四百三十一客二十五萬四千六百二十
口主一百一十五萬三千七百八十二客六十七萬四千二百五
十八
丁主六十二萬二千九百三十三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四十六
荊湖北路州九 鄂 安 岳 鼎 澧 峽 歸 辰 沅
府一 荊南 縣四十五
戶主二十五萬五百九十三客二十三萬八千七百九
口主七十萬二千三百五十六客五十萬九千六百四十四
丁主二十八萬五千五百二十六客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四
福建路州六 福 建 泉 南劍 漳 汀 軍二 邵武
興化 縣四十五
戶主六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七客三十四萬六千八百二十

口主一百三十六萬八千五百九十四客六十七萬四千四百三
十八
丁主七十九萬七百一十九客五十六萬二百三十
成都府路州一十二 眉綿漢彭蜀嘉邛簡黎
雅 茂威 府一 成都 軍一 永康 監一 陵井
縣五十八
戶主五十七萬四千六百三十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口主二百七十八萬九千二百二十五客八十六萬四千五百二
十三
丁主六十八萬五千二十客二十七萬七百二十四
梓州路州一十一 梓 遂 果 資 普 合 榮 渠 昌
戎 瀘 軍二 懷安 康安 監一 富順 縣四十九
戶主二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五
口主八十八萬五千五百一客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一十四
丁主三十七萬四千六百六十九客三十萬五千五百二十九
利州路州九 利 閬 洋 文 劍 興 巴 蓬 龍
府一 興元 縣三十九
戶主一十七萬九千八百三十五客一十二萬二千一百五十六
口主四十萬二千八百七十四客二十四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丁主一十九萬五千三百八十七客一十四萬四千五百九十一
夔州路州九 夔 忠 萬 施 開 達 涪 渝 黔
軍三 雲安 梁山 南平 監一 大寧 縣三十一
戶主六萬八千三百七十五
口主二十一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客三十五萬二千四百七十二
丁主一十四萬九千七十客一十七萬一千一十七
廣南東路州一十四 廣 韶 循 潮 連 南雄 英 賀

封 端 新 康 惠 南恩 縣四十
戶主三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九客二十一萬八千七十五
口主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七客三十二萬二千五百一十二
丁主七十三萬五千七百四十七客二十六萬二千五十九
廣南西路州二十四 桂 容 賓 邕 象 昭 梧 藤 龔 潯
貴 柳 宜 賓 橫 融 化 高 雷 白 欽 鬱林
廉 瓊 順 軍三 萬安 昌化 朱崖 縣六十
戶主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一十八客七萬八千六百九十一
口主五十八萬四千六百四十客四十七萬九百四十六
丁主二十七萬三千六百七十四客一十九萬六千九百三
哲宗元祐六年天下主客戶一千八百六十五萬五千九十三口四
千一百四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六萬五千九十一
元符二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九百七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五口四
千三百四十一萬一千六百六十
徽宗崇寧元年天下主客戶共理見三十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口四
十萬九千一百六十三增入元符元數計戶二千令一萬九千五十
口四千三百八十二萬七百六十九
政和三年詳定九域圖志蔡攸何志同言本所取會天下戶口數
類多不實且以河北二川言之德州主客戶五萬二千五百九十
九而口纔六萬九千三百八十七霸州主客戶二萬二千四百七
十七而口纔三萬四千七百一十六通二州之數率三戶四口則
戶版刻隆不待校而知之乞詔有司申嚴法令務在覈實從之
八月淮南轉運副使徐閎中言九域志在元豐間主客戶共一千
六百餘萬大觀初已二千九十一萬乞詔諸路應奏戶口歲終再
令提刑提舉司參攷同保從之
六年戶部言淮南轉運司申政和格知通令佐任內增收漏戶一

千至二千戶常格一縣戶口多者止及三萬脫漏難及千戶少得
應賞之人縣此不盡心推括有詳令佐任內增收漏戶八百戶陞
半年名次一千五百戶免試三千戶減磨勘一年七千減二年一
萬二千戶減三年知通隨所管縣通理比令佐加倍從之
按以史傳攷之則古今戶口之盛無如崇寧大觀之間然觀
當時諸人所言則版籍殊欠覈實所紀似難憑覽者詳之
高宗紹興三十年天下主客戶一千一百三十七萬五千七百三
三口一千九百二十二萬九千八
紹興五年詔諸路經殘破州縣親民官到任擾見存戶口實數批
上印曆滿任日亦如之以考殿最
八年禮部尚書劉大中奏自中原陷沒東南之民死於兵火疫癘
水旱以至為兵為編黃及去為盜賊餘民之存者十無二三妾臣
慮用其民誅求過數丁鹽紬絹最為疾苦愚民寧殺子而不願輸

生女者又多不舉民何以至是哉乞守令滿日以生齒增減為殿
最又詔應州縣鄉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戶及無等第貧乏之家
生男女不能養贍者於常平錢內人支四貫文省仍委守令勸諭
父老曉譬禍福若奉行如法所活數多監司保明推賞
孝宗乾道二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三萬五千四百五十口
二千五百三十七萬八千六百八十四
淳熙八年臣僚言饑饉之時遺弃小兒為人收養者於法不在取
認之限聽養子之家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昨葉夢得守潁昌歲
大飢仍為空名券坐上件法印板付里胥凡有收養者給其券所
全活甚衆乞下州縣鏤板諭民通知
又詔甲嚴雄劍汀邵四州不舉子之禁
光宗紹熙四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三十萬二千八百七十三口
二千七百八十四萬五千八十五

寧宗嘉定十六年諸路主客戶一千二百六十七萬八百一口二千
八百三十二萬八十五
兩浙路戶一百二十二萬三百二十一口四百二萬九千九百八
十九
江南東路戶一百四萬六千二百七十二口二百四十萬二千三
十八
江南西路戶二百二十六萬七千九百八十九口四十萬二千三
八千二百九十一
淮南東路戶一十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九口四十萬四千二百六
十一
淮南西路戶二十一萬八千二百五十口七十七萬九千六百一
十二
廣南東路戶四十四萬五千九百六十口七十七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廣南西路戶五十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一百三十二萬一千二
百七
荆湖南路戶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二百二口二百八十八萬一千
五百六
荆湖北路戶三十六萬九千八百二十口九十萬八千九百三十四
福建路戶一百五十九萬九千三百一十四口三百三十一萬
百七十八
京西路戶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一
成都府路戶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七百九十口三百一十七萬一
千三
利州路戶四十萬一千一百七十四口一百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
潼川府路戶八十四萬一千一百二十九口二百一十四萬三千
七百二十八

夔州路户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口二十七萬九千九百八十九

右國朝會要所載户口南渡前無各路數目故以中書備對所書元豐各路數編入而南渡後莫盛於寧宗嘉定之時故備書之

身丁錢者東南淮浙廣華路皆有之自馬氏据湖南始取米道郴州桂陽軍桑陵縣民丁錢絹米麥嘉祐四年詔無業者與除放有業者減半然道州丁米每歲猶為二千石人甚苦之紹興五年守臣趙坦請以二分數於田畝一分數於民丁詔下其議漕司言如此則貧民每丁當輸二斗有奇乞盡數於田畝言者以為太重請損其一分詔漕司相度四月辛巳六年樞密院檢詳王迪又請兩路丁錢隨田稅帶納八月己亥不果行十四年知永州羅長源言於朝淺盡放湖南諸郡丁錢十月然上供橋數則如故後十餘年楊良佐邦弼為漕乃奏除之江東諸郡丁口鹽錢李氏有國日所制也蓋

以泰州及靜海軍今屬通州鹽貨計口俵散收錢入官其後失淮南而鹽不可得既又令折綿絹輸之民益以為病明道二年范文正公為江淮安撫乞會一路主户以見在鹽價於春時給鹽食用隨夏稅送納價錢奏可其後謂之蚕鹽者此也兩浙身丁錢者始末行鈔法以前歲計丁口宮散蚕鹽每丁給鹽一斗輸錢百六十有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紬絹依時直折納謂之丁紬自鈔法既行之後鹽盡通商而民無所給每丁仍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丁身錢大觀中始令三丁納絹一匹當時納貨未有陪費其後物價益貴乃令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若取於五等下户民甚病之建炎三年詔以一半折絹一半納見錢十一月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萬緡紹興初又用嚴守顏為言曾得解人免丁錢三月甲午四年二十五年上念浙民之困免丁絹錢綿一年以內

府鉄帛償户部八月己丑乾道元年

孝宗以兩浙歲涝又免災傷郡邑身丁錢十三萬七千緡絹十六萬三千匹若有奇二月癸卯惟臨安以駐蹕所在每三年一下詔除之歲滿復然至開禧元年十二月御筆浙路身丁錢自今永與除免思施沒博矣先是紹興末呂公雅廣問為浙漕以湖州丁絹多所隱漏乃給甲帖付民户俾自排丁名得四十萬丁每丁為錢千四百絹八尺有奇三十一年四月丁亥明年守臣陳之茂因請折絹以五千為匹仍止歲額為定不以添丁而增賦詔皆可之壬申自是胡南以五丁科一匹矣未幾又增以七千為一匹乾道八年余處恭為鳥程令請于朝乞以七丁科一匹曾敏道東政奏行之自是為例兩淮丁錢者不知所從始乾道未詔民户一丁充民丁者本名丁錢勿輸七年辛丑二廣丁錢亦不知其所始廣西郡縣貧薄凡民間父祖年六十以上而身丁未成者亦行科納謂之掛丁錢紹熙初詔今本路監司約束收申明大抵丁錢多為國所蒐余嘗謂唐之庸

錢楊炎已均入二稅而後世差役復不免焉是力役之征既取其二也本朝正安石令民輸錢以免役而紹興以後所謂諸戶長保正庸錢復不給焉是取其三也合丁錢而論之力役之征蓋取其四矣而一有邊事則免夫之令又不得免焉是取其五也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則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今布縷之征有折稅有和糴有預買川路有激賞而東南有丁絹是布縷之征三也穀粟之征有稅米有義倉有和糴川路之勸糴而斗面加耗之輸不與是穀粟之征亦三也通力役之征而論之蓋用其十矣民安得不困乎余惡夫世之俗吏不知財賦本末源流故以趣辦為能而撥其本也故詳錄其事以待上問而出焉

西漢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五十二口天下農夫唐之户口至盛之時率以十户為四十八口有奇東漢户口率以

戶爲五十八口有可準周之中次自本朝元豐至紹興戶口率以十戶爲二十一口以一家止於兩口則無是理蓋說名子戶漏口者衆也然今浙中戶口率以十戶爲十五口有奇蜀中戶口率以十戶爲三十口蜀人生齒非盛於東南意者蜀中無丁賦故漏戶少爾昔陸宣公攷租庸調之法曰不校閱而衆寡可知是故一丁之賦非若兩稅鄉司能開閉走弄其間也自井田什一之後其惟租庸調之法乎

右二段係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丁錢本末及歷代攷訂精核故書之

戶口詳略之槩其攷訂精核故書之

水心葉氏曰爲國之要在於得民民多則田辟而稅增役衆而兵強田辟稅增役衆而兵強則所爲而必從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戰國相傾莫急於致民商鞅所以壞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殘破而三國爭利於搥鋤山越之衆以爲民至於帆海絶徼浮執島居之夷而用之諸葛亮行師號爲義不妄虜獲亦被儀上家爲以還漢中蓋蜀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自萬而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下殘破而三國爭利於搥鋤山已舉天下之大不當全漢數郡之衆然則因民之衆寡爲國之強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縣直以見入職貢者言之除已募而爲兵者數十百萬人其去而爲浮屠老子及爲役而未受度者又數十萬人若此皆不論也而戶口昌熾生齒繁衍幾及全盛之世其衆強富大之形宜無敵於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勢屬而不親是故無墾田之利無增稅之入役不衆兵不強反有貧弱之實見於外民雖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聽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縣又有因其下中而裁取其綿價者此其意豈以爲民不當生於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歟夫前世之致民甚難待其衆多而用之有終不得者今之欲有內外之事因衆多已成之

甚者也以臣計之有民必使之隸地關地則增稅故其居則可以爲役出則可以爲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窮居憔悴無地以自業爲窳鈍不才者且爲浮客爲傭力其懷利強力者則爲商賈爲竊盜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爲家豐年樂歲市無貴粟而民常患失斗升之求無所從給大抵得以稅與役自通於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墾而能墾者非其田此其所以雖蕃熾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也嗚呼其亦勢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內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穀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薪之價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大腴爭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蓋秦制萬戶爲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而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夫舉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猶不足爲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間十年之後將何以收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不足若此則其窮而無告者其上豈宜有不察者乎田無所墾而稅不得增徒相搏取攫竊以爲衣食使其俗貪狡詐雕而無信義忠厚之行則將盡棄而魚肉之乎噫此不可不慮也漢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戶繁實地著充滿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於其中孫劉資之以爭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復振起今皆爲下州小縣乃無一士生其間者而閩浙之盛自唐而始且獨爲東南之望然則亦古所未有也極其盛而將坐待其衰此豈智者之爲乎且其土地之廣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山林莽數千里無聚落蓁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氣蒸鬱而不逐而其狹者鑿山捍海擷決遺利地之生肯有

限民之鋤耨無窮至於動傷陰陽侵敗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
應天氣元而不屬有摩抶錯愁居戚慼不自聊賴則臣恐二者
之皆病也夫分閩漸以實荊楚去狹而就廣田益墾而稅益增
其出可以爲兵其居可以爲役財不理而自富此當今之急務
也而論者則又將曰慮其因徙而變夫豈有不變之術而未之
思乎抑聽其自變者乎

奴婢 賃賃 品官七戶

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
移執事 臣妾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從執事若今傭賃也 轉
酒人奚三百人 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爲奴其少者知以爲奚今之俳使官婢
漢高祖令民得賣子
五年詔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皆免爲庶人
文帝勸務農桑帥以儉節未有兼并之害故不爲民田及奴婢爲限

貴誼曰歲惡不入請賣爵子 又曰今人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綠納之閒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晏者也 見錯勸
帝募民徙塞下募民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
女子緹縈願沒入爲官婢以贖父罪
四年免官奴婢爲庶人
武帝建元元年赦吳楚七國脅輸在官者 吳楚七國反時其首率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赦即位衣而赦之
司馬相如傳卓王孫僮客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 董仲舒說上曰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賽兼并之路去奴婢除孳殺之
威不得專殺奴婢也
其後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
揚可告緡偏天下 告民匿緡錢不算者 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
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其沒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
庶民
十二年三月詔隴蜀民被略爲奴婢自訟者及獄官未報一切免爲

十三年十二月甲寅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
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
略人法從事
十四年十二月癸卯詔益涼二州奴婢自八年以來自訟在所官一
切免爲庶民賣者無還直
緜帝延平元年詔諸官府郡國王侯家奴婢姓劉及疲癃羸老皆上
其名務令實衆
安帝永初四年諸沒入爲官奴婢者免爲庶人
晉武帝平吳之後令王公以下得蔭人以爲衣食客及佃客官品第
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户三品十户四品七户五品五户六品三
户七品二户八品九品一户（詳見田門）
晉元帝太興四年詔曰昔漢二祖及魏武皆免良人武帝時涼州獲
敗諸爲奴婢亦皆復籍此累代成規也其免中州良人遭難爲揚州
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詳見職門）

東晉寓居江左以來都下人多爲諸王公責人左右佃客典計衣食
客之類皆無課役官品第一第二佃客無過四十戶每品減五戶至
第九品五戶其佃穀皆與大家量分其典計官品第一第二置三人
第三第四置二人第五第六及公府參軍殿中監監軍長史司馬部
曲督閤外侯材官議郎以上一人皆通在佃客數中官品第六以上
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二人第九品舉輦跡禽前驅強弩司馬
羽林郎殿中虎賁持椎斧武騎虎賁持銀戟立冗從虎賁命中武騎
一人其客皆注家籍其課丁男調布絹各二丈絲三兩綿八兩綿八
尺綵綿三兩二分租米五石丁女並半之男年十六亦半課年十
八正課六十六免課其男丁每歲役不過二十日其田畝稅米二升
蓋大率如此其度量三升當今一升耗則三兩當今一兩尺則一尺
二寸當今一尺

按此即漢人封君食邑戶之遺意然漢不過每戶歲賦二百
錢而此所賦乃過重者蓋封君所得只是口賦而漢人有田
者官別賦之晉以來人皆授田無無田之戶是以戶賦之入
於公家及私爲皆重又一品所占不過四十戶非漢列侯動
以千戶萬戶計者比也
後魏令每調奴任耕婢任績者八口當未娶者四耕牛十頭當奴婢
八（詳見田門）
孝文太和九年詔均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
人二十畝奴婢依良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
畝奴婢依良皆從還受之法（詳見賦門）
唐武帝天和元年詔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
爲庶人 建德元年又
其公私奴婢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私贖免
詔江陵所獲俘寓充官口者悉免爲百姓

容齋洪氏隨筆曰元魏破江陵盡以所俘士民爲奴無問貴賤
蓋北方夷俗皆然也自靖康之後陷於金虜者帝子王孫宮門
仕族之家盡沒爲奴婢使供作務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
舂爲米得一斗八升用爲餱糧歲支麻五把令緝爲裘此外更
無一錢一帛之入男子不能緝者則終歲裸體虜或哀之則使
執爨雖時負火得煖氣然才出外取柴歸再坐火遽皮肉即脫
落不日輒死惟喜有手藝如醫人繡工之類尋常只圍坐地上
以敗席或蘆籍襯之遇客至開筵引能樂者使奏技酒闌客散
各獲其初依樽環坐刺繡任其生死視如草芥云
唐制凡反逆相坐沒其家爲官奴婢（反逆家男女及奴婢皆沒官惟
同謀十五以上者以其年長令遠京師配嶺南爲城奴也）一免爲番户再
皆因赦宥所及則免之（凡免皆因恩詔之）
顯慶二年勅放諸奴婢爲良及部曲客女者聽之皆由家長手書長

子以下連累仍經本屬申牒除附諸官奴婢年六十以上及廢疾者並免賤

永昌元年越王正被誅家僮勝衣田者千餘人於是制王公已下奴婢有數

萬歲通天元年勅七庶家僮僕有驍勇者官酬主直並令計擊契丹大足元年勅以北緣邊州縣不得畜突厥奴婢

天寶八載勅京畿及諸郡百姓有先是給使在私家驅使者限勅到五日內一切送內侍省其中有是南口及契券分明者各作限約定數驅使雖王公之家不得過二人其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二人二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其嗣郡王郡主縣主國夫人諸縣君等請各依本品同職事及京清資官處分其有別承恩賜不在此限其蔭家父祖先有者各依本蔭職減

比見任之半其南口請以蜀蜑及五溪嶺南夷獠之類

大曆十四年詔邕府歲貢奴婢使之離父母之鄉絕骨肉之戀非仁也宜罷之

元和四年勅嶺南黔中福建等道百姓多被公私掠賣為奴婢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捉搦并審細勘責妥知非良人百姓乃許交關犯者準法處分

八年勅嶺南諸道不得輒以良口餉遺販易

長慶元年詔禁登萊州及緣海諸道縱容海賊掠賣新羅人口為奴婢四年勅諸司諸使各勘官戶奴婢有廢疾及年七十者準格免賤從良

會昌五年中書門下奏天下諸寺奴婢江淮人數至多其間有寺已破廢全無僧衆奴婢既無衣食皆自營生洪潭管內人數倍多一千人以下五百人以上處計必不少並放從良百姓旨依

大中九年禁嶺南諸州貨賣男女如有以男女備賃與人責分口食任於當年立年限為約不得將出外界

昭宗大順二年勅天下州府及在京諸軍或因收擄百姓男女宜給還本貫

內庫銀絹委兩軍收贖歸還父母其諸州府委本道觀察使取上供錢充贖不得壓良為賤

後唐同光二年敕應百姓婦女修廣他處為婢妾者不得占留一任骨肉識認

天成元年勅京城諸道若不是正口不得私書契券輒賣良人

周顯德五年新定刑統該誘良口勾引逃亡奴婢與貨賣所成贓裝者其誘勾引之人伏請處死良口奴婢依律處分居停主人重斷或分受贓物至三匹以上處死將良口於蕃界貨賣居停主人知而不告官者亦處死

宋太祖皇帝開寶二年詔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時檢視聚其主速自收瘞病死者不須檢視

四年詔應廣南諸郡民家有收買到男女為奴婢輸將傭雇以輸其利者今後並令放免敢不如詔旨者決杖配流

淳化二年詔陝西沿邊諸郡先載配貧民以男女賣與戍人宜遣使者與本道轉運使分以官財物贖還其父母

至道二年詔江南兩浙福建州軍貧人負富人息錢無以償沒入男女為奴婢者限詔到並令放還其父母敢隱匿者治罪

真宗咸平元年詔川陝路理通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償以償

六年詔士庶家雇僕有犯不得黥其面

天禧二年詔自今界賣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領並處死誘致者同罪未過界者決杖黥配

大理寺言按律諸奴婢有罪其主不請官司而殺者杖一百無罪而殺者徒二年又諸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殺者加一等其有毆犯決罰至死及過失殺者勿論目今人家傭賃當明設要契及五

鄖陽馬端臨

職役考

鄉黨版籍職役

昔黃帝始經土設井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井
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一則無地狹二則無費一家三則同
風俗四則齊巧拙五則通財貨六則存亡更守七則出入相同八則
嫁娶相媒九則無有相奪十則疾病相救是以情性可得而親生產
可得而均則敎化之路塞矣田訟之心弭既牧之於邑故井一
爲邻邻三爲朋朋三爲里里五爲邑邑十爲都都十爲師師七爲州
大始分爲井則地著計之於州則數詳造乎夏殷不易其制
周制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
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賙五州爲鄉使之

相賓（鄭玄曰四比者也使之輯民者也使之相保如今時伍人也使之相受有喪有疾病也使之相葬宅墓地也使之相賙賓客也使之相賓共賓客也）宅不畱井不鬼五家爲比（鄭玄曰畱猶久也鬼讀爲歸遺之歸謂久居其宅不徙其井不改也）五長各掌其比之治（鄭玄曰治謂簿書）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鄭玄曰比謂使民之簿書也要謂其大指）以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鄭玄曰興猶舉也）其興賢能也各以其鄉之名（鄭玄曰名謂其人之字）物而賓興之（鄭玄曰賓敬也）其興之也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鄭玄曰鄉謂王城郊外百里以內也萬民者鄉內之民也賓敬之者謂以禮待之也六德者在己之德也六行者人倫之行也六藝者教民之法也）

比長每比下士一人（鄭玄曰下士一命）各長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喪則相及徒于國中則從而受之（鄭玄曰從猶隨也）若徙于它則爲雇鄰而行之（鄭玄曰雇猶送也）若無授無節則唯圄土納之閭胥每閭中士一人（鄭玄曰中士二命）各長其閭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喪紀之數聚衆庶脤比而讀法書其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祀役征喪紀之數聚衆庶脤比而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凡事掌其比讀律莅之（鄭玄曰讀律謂讀邦法）族師每族上士一人（鄭玄曰各長其族之政令攻事月吉屬民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比伍閭族各爲聯使之相保

相受賞罰相及以受邦職以役國事相葬埋若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掌其治令戒禁刑罰歲終則會

鄭正每黨下大夫一人掌五百家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四孟月屬民讀法春秋祭禁亦如之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九黨之祭祀喪紀昏冠飲酒教其禮事掌其戒禁　師田行役則以法治其政事正歲屬民讀法書其德行道藝歲終則會

州長每州中大夫一人掌二千五百家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　月吉屬民讀法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歲時祭祀州社則屬民讀法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之大祭大喪皆涖其事　師田行役則帥而置之掌其戒令賞罰於軍田師之法　師還則受成焉歲終則會

則大考州里以詔廢置之事　正歲讀法三年大比

遂人掌邦之野　鄭仲曰野謂郊外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司農曰稼謂耕耨也穡謂收斂也鄭仲曰稼穡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師四為縣縣五為遂遂皆有溝洫以通水於田間溝洫之名與國中異制郊外曰野此野謂郊外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　鄭司農曰稼謂耕耨也穡謂收斂也鄭仲曰稼穡內則以五家為軌軌十為里里四為連連十為鄉鄉五為師師四為縣縣五為遂遂皆有溝洫以通水於田間溝洫之名與國中異制郊外曰野此野謂郊外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縣五縣為遂皆有地域溝樹之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

序序以明教　序則行禮而視化焉　夫均人掌均邦國都鄙及其數家以其年豐凶多少之數均之其數軍旅則均其役政均則生產平而人民安矣其數喪紀則均其力政均則財用節而人不困矣其數祭祀則均其福利政均則上下和而百物阜矣其數賓客則均其財用政均則交接正而禮俗成矣其數會同則均其勞逸政均則遠近安而委積省矣其數興作則均其時力政均則農事不傷而功緒可成矣凡均之事以歲之豐凶為度而制其施舍　鄭司農云施舍謂所當出與所當受也玄謂施舍謂所當出也舍讀如釋奠之釋　里有序而鄉有庠

庠序以明教　庠則行禮而視化焉　夫均人掌均邦國都鄙及其數家以其年豐凶多少之數均之其數軍旅則均其役政均則生產平而人民安矣其數喪紀則均其力政均則財用節而人不困矣其數祭祀則均其福利政均則上下和而百物阜矣其數賓客則均其財用政均則交接正而禮俗成矣其數會同則均其勞逸政均則遠近安而委積省矣其數興作則均其時力政均則農事不傷而功緒可成矣凡均之事以歲之豐凶為度而制其施舍　鄭司農云施舍謂所當出與所當受也玄謂施舍謂所當出也舍讀如釋奠之釋　里有序而鄉有庠

里宰每里下士一人掌比其邑之眾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序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鄭長每鄙中士一人掌百家各掌其鄙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眾寡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作民則雖皷兵革帥而至　歲時簡器

猶無田而欲樹藝雖有農夫安能措其強力乎是以先王制六鄉六遂之法所以維持其民而爲之綱目也使其鄰比相保愛賞罰相延及故出入存亡戚否逆順可得而知也及亂君之爲政也戶口漏於國版夫家脫於聯伍避役揃逃者有之於是姦心競生而僞端並作小則濫竊大則攻劫嚴刑峻令不能救也人數者庶事之所自出也莫不取正焉以分田里以令貢賦以造器用以制六食以起田役以作軍旅國以建典家以立度五禮用商鞅變法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

按秦人所行什五之法與成周一也然周之法則欲其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是教其相率而爲仁厚輯睦之君子也秦之法一人有姦鄰里告之一人犯罪鄰里坐之是教其相率而爲暴戾刻核之小人也

漢高祖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衆爲善置以爲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以十月賜酒肉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稍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官儀曰游徼亭長皆習設備五兵設刀持盾弛刀劒甲鉤距射法設矛戟持矛丈八弛刀劒甲鉤距射法設矛戟持矛丈八弛刀劒甲鉤距射法設矛戟持矛丈八

事以告監官（漢官曰鄉户五千則有秩）

明帝即位賜爵三老孝弟力田人三級注云三老孝弟力田皆鄉官之名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里助成風化

今按西漢高后紀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然則三老鄉縣各一人孝弟力田既稱秩如許尊未必各鄉皆設有其人則置之耳孝文武宣成哀紀各有賜孝弟力田金帛爵級事

元和二年帝耕于定陶詔曰三老尊年也孝弟淑行也力田勤勞也國家甚休之其賜帛人一疋勉率農功

永平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二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十七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章帝建初三年賜三老孝弟力田爵人三級

四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和帝永光八年賜爵同　十二年賜爵同

元興元年立皇太子賜爵同

安帝永初二年帝加元服賜爵二級

元初元年賜爵同

延光元年賜爵人一級

順帝永建元年賜爵人三級

四年賜爵二級

陽嘉元年賜爵三級

桓帝建和元年賜爵同

獻帝建安元年賜爵人二級

晉制每縣户五百以上皆置鄉三千以上置二鄉五千以上置三鄉萬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三老一人

以上置史佐各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縣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略吏四人洛陽縣置六部尉江左以後建康亦置六部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鄣長安置吏如三千户以上之制

東晉哀帝興寧元年三月庚戌天下所在土斷

孝武時范甯陳時政曰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依注本郡自尒漸久人安其業丘壠墳柏皆以成行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土斷人户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成井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矢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遁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代移遷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帝善之　安帝義熙九年宋公劉裕以緣人居土上表曰臣聞先王制禮九土攸序分境畫野各安其居故井田之制三代以崇秦革其政漢遵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舊楚元服不優所託成舊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遷匪復之算人懷思本之心紅畧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人紀理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人無定本傷理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不修王化所以未純人瘼所以猶在自非調改無以海理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禹敬愛所託請依庚戌土斷之科庶存其本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敦之以威辱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遂申於當年在始勤要終必易於

是依界土斷唯青冗徐三州人居晉陵者不在此限諸流寓郡縣
多被併省
宋孝武大明中王玄謨請土斷雍州諸僑郡縣（今襄陽夷東等郡也）
舜高祖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人之大紀國之理端自頃俱偽已
久乃至竊注爵位姦易年月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記死
叛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郡
改籍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人偽已遠若緩之以德又未易可
悉諸賢並深明理體各獻嘉謀以何科算能革斯弊也
齊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猥巧
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崇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
隱校古之共理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理正其在勤明令長九
受籍縣不加檢勘但封送州州檢得知方郡下歸縣更貪其賂人
肆其姦猾彌深而郡卻彌多賂逾厚而荅逾緩自秦始三年至元徽

四年揚州等九郡黃籍共郡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
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郡尤不可言愚謂宜
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人情法既久今建元二年書籍宜更立
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返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然後上州
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
闕弊亦有以自孝建以來入勳者衆其中擇千戈衛社稷者三分
殆無一焉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
所上多非實錄物之懷私無代不有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
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使謂道人或抱子并居竟不編
戶遷徙去來公遠士斷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法令必行自然競反
爲理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帝省表納之乃別
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懶怠至武帝永明八年
譎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咨帝乃詔曰既往之愆不足追咎
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譎濫皆許還本自此後有犯嚴
其罪
梁武帝時所司奏南徐江郢遭兩年黃籍不上帝納尚書令沈約之
言詔改定百家譜
約上言曰晉咸和初蘇峻作亂版籍焚化此後起咸和三年以至
乎宋並皆詳實朱筆隱注紙連悉縫而尚書上省庫籍唯有宋元
嘉中以來者晉代舊籍並在下省左人曹謂之晉籍自東西二庫
既不係尋檢主者不復經懷狗鼠翫雨濕沾爛解散于地又無
禁防此籍精詳實宜保惜位高官卑皆可依按宋元嘉二十七年
始以七條徵發既立此科苟有廻避姦偽互起歲月滋廣以至于
弊於是東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而簿籍於此大壞矣凡組有
衣食者莫不互相因依競行姦貨落除卑注更書新籍通官榮祿
隨意高下以新換故不過用一萬許錢昨日卑微今日仕伍凡此

姦巧並出愚下不辨年號不識官階或注義熙在宋廢之前或以
宋安在元興之後此時無此府此年無此國元興唯有三年而猥
稱四年又詔書甲子不與長曆相應如此說譯萬緒千端校籍諸
郎亦所不覺不才令史更何可言且籍字既細難爲眼力尋求巧
僞莫知所在徒費日月未有實驗假令兄弟三人分爲三籍郡一
籍父祖官其二初不枝郡同堂從祖以下悉自不論諸如此例難
可悉數或有應郡而不郡不須郡而郡所郡既多理無悉當懷寬
抱屈非止百千投辭請訴充曹牧府既難領理交與人怨於是悉
聽復注普使洗郡既蒙復注則莫不成宦此蓋校籍不精之巨弊
也臣謂宋齊二代士庶不分雜役減闕職由於此自元嘉以來籍
多假僞景平以前既不係檢九此諸籍得無巧換今雖遺落所存
尚多宜有徵驗可得信實其永初景平籍宜移還上省竊以爲晉
籍所餘須加寶愛若不留意則還復散失矣不識胄胤非謂衣冠

九諸此流罕知其祖假稱高曾莫非巧僞貿諸文籍姦事立露徵
覆矯詐爲益實弘又上省籍庫雖直郎題掌而盡日料校唯令史
獨入籍既重實不可專委群細若入庫檢籍之時直郎直都應共
監視寫籍皆於郎都目前並皆掌置私寫私換可以永絕事畢郎
出仍自題名臣又以爲巧僞既多並稱人士百役不及高卧私門
致令公私闕乏是事不舉宜選史傳學士語寃流品者爲左人郎
左人尚書專共校勘所書單姓雜譜以晉籍及宋永初景平籍在
下省者對共雠校若譜注通籍有卑雜則條其巧謬下在所科罰
帝以是留意譜籍詔御史中丞王僧孺改定百家譜由是有令史
書吏之職譜局因此而置始晉太元中員外散騎侍郎賈弼好鈔
狀大抜群族所撰十八州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士庶畧
無遺闕其子孫代傳其業宋王弘劉湛並好其書弘日對千客不
犯一人諦湛爲選曹始撰百姓譜以助銓序傷於寡略孫王儉復

加得繁省之衷僧孺又八十卷東南諸族別爲一部不在百家之
數

按魏晉以來最重世族公家以此定選舉私門以此訂婚姻
寒門之視華族如寃讎之不侔則夫徭役賤事人之所悼罔
宜其改實冒僞求自附流品以爲避免之計也然徭役當視
物力雖世族在必免之例而官之占田有廣狹澤之蔭後有
久近若於此立法以限之不勞而定矣不此之務而方欲改
定譜籍雖曰選詣寃流品之人爲郎尚書以掌之然僞冒之
久者滋多非敢於任怨者誰肯澄汰如楊佺期幷韶至以耻
憤構逆亂則澄沐亦豈易言哉
陳文帝天嘉初詔曰自頃編户播遷良可哀傷其亡鄉失土逐食流
移者今年内隨其適樂來歲不問僑舊悉令着籍同土斷之例
按周官之法貴者賢者久新旺之遷徙者皆復其征役後世
因之故六朝議征役之法必以土斷僑寓厘正譜籍爲先然
自晉至梁陳且三百年貴者之澤既斬則同於編氓僑者之
居既久則同於土着難以稽攷此所以僞冒滋多而議論紛
紛也
後魏初不立三長唯立宗主督護所以人多隱冒五十三十家方爲
一户謂之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豪強徵斂倍於公賦孝文太和十
年納給事中李冲之說遂立三長（三長謂五家一鄰長五鄰一里長五里一鄉長）
李冲以爲三正理人所由來遠於是斟三長之制曰宜准古五家
立一鄰長五鄰立一里長五里立一黨長黨長取鄉人強謹者鄰
長復一夫里長二黨長三三長三載士怠則陟用之一等太皇覽
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義秘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爲一法言似可用其實難行太尉元丕曰臣謂
此法若行公私有益方今有事之月校比人户新舊未分人心勞

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人可使由之不
可使知之若不因課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户之勤未見均徭省賦
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
利因人之欲爲之易行著作郎傅思益進曰人俗既異險易不同
九品差調爲日已久一朝改法恐或擾亂太后曰立三長則課有
常准賦有常分苟蔭之户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爲而不可遂立
三長公私便之
北齊令人居十家爲鄰比五十家爲閭百家爲族黨一黨之内則有
黨族一人副黨一人閭正二人鄰長十人合有十四人共領百家而
已至於城邑一坊僑舊或有千户以上唯有里正二人里吏二人里
吏不常置隔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事力坊事亦得取濟若論外黨
便是煩多
齊文宣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稅其錢貧者役其力

隋文帝受禪頒新令五家爲保保五爲閭閭四爲族皆有正畿外置里正比閭正黨長比族正以相檢察

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部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且今時支部總選人物天下不過數百縣於六七百萬户内詮簡數百縣令猶不能稱才乃欲於一鄉之内選人能理五百家者必恐難得又即要荒小縣有不至五百家者復不可令兩縣共管一鄉敕内外郡官就東宮會議皇太子以下多從德林議蘇威又言廢郡德林語之云修令時公何不論廢郡爲便令出其可改乎然高熲同威之議遂置之十年虞慶則於關東請道巡省使還並奏云五百家鄉正專理詞訟不便於人黨與愛憎公行貨賄乃廢之

唐令諸户以百户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三家爲保每里設正一人若山谷阻險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

掌按比户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駈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姦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户量其資産升降定爲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户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據通典二年勑自今以後省諸州縣留也）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無人處里正等並通取十八以上中男殘疾免充　開元十八年勑天下户等第未平升降須實比來富商大賈多與官吏往還逈相憑嘱求居下等自後如有嘱請委御史彈奏

廣德二年勑天下户口委刺史縣令據見在實户量貧富等第科差不得依舊籍帳

代宗永泰二年監察御史韓琬陳時政上疏曰往年兩京及天下州縣學生佐史里正坊正每一員闕先擬者輒十人頃年差人以充猶致士逸即知政令風化漸以敝也

宣宗大中九年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差科簿送刺史檢署訖錄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周顯德五年詔諸道州府令團併鄉村大率以百户爲一團每團選三大户爲耆長九民家之有姦盜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載即一如是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舊制九有課役皆出於户民郡國輦運官物率以僑居人充至是始令文武官内諸司掌省監諸使不得占州縣課役户及諸州不得役道路居民爲遞夫五月詔令佐檢察差役有不平者許民自相糾舉京百官補吏須不礙役乃聽

國初循舊制衙前以主官物里正户長鄉書手以課督賦稅耆長弓手壯丁以逐捕盜賊承符人力手力散從官以奔走驅使在縣曹司至押録在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雜職廣候棟梢等人各以

鄉户等第差充

乾德五年又禁諸州職官私占役户供課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州户供官役素無等第望品定爲九等著于籍以上四等量輕重給役餘五等免之後有貧富隨所升降望令本路施行俟稍便宜即頒於天下詔令轉運使躬裁定之　七年令兩京諸州應部民有乏種及耕具人丁者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明種樹之法者縣檢爲農師令相視田畝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胥與農師周勸民分於曠土種蒔俟歲熟共取其利爲農師者蠲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賭博者怠於農務者農師謹察之白於州縣論其罪以警游惰焉九年以其煩擾

傳之

淳化五年令天下諸縣以第一等戶爲里正第二等戶爲戶長勿得冒名以給役詰令循其制

宋朝九衆役多以廂軍給之罕調丁男太中祥符五年提點府界限止差陳氏曰興工龍衙前應編排赴京駿減一選餘減一階可減加一階乾興元年十二月時仁宗已即位未改元御臣僚上言伏見勅課農桑曲盡條目然鄉閭之弊無由得知朝廷惠澤雖優豪強侵陵罔暇流使單貧小戶力役靡供乃歲豐登稍能自給或時水旱流徙無從戶籍雖有增添農民日自減少以臣愚見且以三千戶之邑五等分等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約千戶官員形勢衙前將吏不啻一二百戶並免差遣州縣鄉村諸色役人又不啻一二百戶如此則二三年內已總編差殘剩无甚至有編甲乙二戶共一丁者或一戶兼數丁者逃亡之後見在人戶懼見稍有繼得歸復即復應役直至破蓋家業方得休閉所以人戶懼見稍有

田產典賣與形勢之家以避徭役因爲浮浪或縱情海更有諸般惡俾影占門戶田土稍多同居骨肉及衙前將吏各免戶役者除見莊業外不得更典賣田土如違許人告官將所典賣沒官白然滅裂田之弊均差遣之勞免致力役不禁因循失業其罷俸罷任前資官元無田者許置五頃爲限詔三司定奪三司言准農田勅應細村有莊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虛報逃移與形勢戶同情啓俾却於名下作客戶影庇差徭今與一月自首放罪限滿不首許人告論依法斷遣支賞又准勅應以田產虛立契典賣於形勢豪強戶下隱庇差役者與限百日經官首罪改正戶名限滿不首被人告發者命官使臣除名公人百姓決配今准臣僚奏欲諸命官所置莊田定以三十頃爲限衙前將吏合免戶役者定以十五頃爲限所典買田只得於一州之內典買如祖父還鄉別無墳地者數外許更置墳地五頃若地有崖嶺不通步量刀耕火種之處所定頃畝委逐路轉運使別爲條制詣實申奏又按農田勅買置及折居歸業佃逃戶未併入本戶者各共戶帖供輸今並須割入一戶下今後如有違犯者科罪告人給賞並從之

開寶平蜀後令西川得替官部綱赴京駿減一選餘減一階可減加一階止從陳氏曰興工龍衙前應編排綱運皆募得替官管押自今下無應募者

仁宗景祐中詔川陝閩廣吳越諸路衙前仍舊制餘路募有版籍者爲衙前滿三期罪不至徒補三司軍將皇祐中又禁役鄉戶爲長名衙前使其典府庫或雇運官物往往破產役之重者自里正鄉戶爲衙前主典府庫或雇運官物往往破產景祐中稍欲寬里正衙前之法乃令命募充

知并州韓琦上疏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其興以來殘剝尤甚至有逃絕盡破家業方得休閉所以人戶懼見稍有

命未死以就單丁規免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每鄉被差踈密與貧力高下不均假有一縣甲乙二鄉甲鄉第一等戶十五戶計貲爲錢三百萬乙鄉第一等戶五戶計貲爲錢五十萬甲鄉雖有十五戶而貧者休息有餘貧者敗亡相繼豈朝廷爲民父母之意乎請踈里正衙前令轉運司以州軍見役人數爲額令佐視五等簿通一縣計之籍皆在第一等選貲最高者一戶爲鄉戶衙前後差人放此即甲縣戶少而役苦雖差乙縣戶多而役簡者爲書未盡選換取它戶里正主督租賦請以戶長代之二年一易下其議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轉運司度利害皆以爲便而知制誥韓絳蔡襄亦極論江南福建里正衙前之弊絳請行鄉戶五則之法襄請以產錢多少定役重輕至和中遂命絳襄與三司置司參定繼遣尚書都官員外郎吳機復趙江東轉運使議可否因請行五則法凡差

鄉戶衙前視貲產多寡置籍分爲五則又第其役輕重放此假有第一等重役十當役十人列第一等戶百第二等重役五當役五人列第二等戶五十以備十番役使藏其籍通判治所過差人長吏以下同按視之轉運使提點刑獄察其違慢遂更著淮南江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焉自是遂罷里正衙前百姓稍休息矣

按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影占徭役之害白官豪勢要以至衙前將吏皆避役之人請立限田之法命官三十頃而衙前將吏亦得占十五頃餘者以遠制論夫均一衙前也將吏爲之則可以占田給復鄉戶爲之則至於賣產破家然則非衙前之能爲人禍也蓋官吏侵漁之毒可施之於愚懇之鄉氓而不可施之於詰練之將吏故也韓綜諸公所言固爲切當然不過欲驗鄉之閥閱役之踈審而均之且既曰罷里正衙前而後選貲寬高者爲鄉戶衙前則不過能免里正重復應役之苦而衙前之弊如故也此王荆公雇募之法所以不容不行之熙豐歟

慶曆中令京東西河北陝西河東裁損役人即給使不足益以廂兵時范仲淹執政以謂天下縣多故役蕃而民瘠首廢河南府諸縣欲以次及它州當時以爲是非未幾悉復

時州縣既廣徭役益衆知廣濟軍范諷上言軍地方四十里戶口不及一縣而差役與諸郡等願復爲縣轉運司執不可因詔裁損役人自是數下詔書議蠲冗役以寬民力又詔寬恤民力司遣使四出自是州縣力役多所裁損凡省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二人

皇祐中詔州縣里正押司録事既代而令輸錢免役者論如遷制雇時有工遠者爲荆湖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爲羨餘蒙奬詔由是它路競爲掊克欲以市恩民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乃下此詔

按役錢之說始於此以免役誘民而取其錢又得錢則以給它用而役如故其弊由來久矣

治平四年六月（時神宗已即位未改元）詔州縣差役仍重勞役不均其令逐路轉運司遍牒轄下州軍如官吏有知差役利害可以寬減者實封條析以聞

先是三司使韓絳言害農之弊無甚差役之法重者衙前多致破產次則州役亦須重費向聞京東有父子二丁將爲衙前其父告其子云吾當求死使汝曹免凍餒遂自經而死又聞江南有嫁其祖母及與母析居以避役者此大逆人理所不忍聞又有鬻田產於官户田歸不役之家而役併增於本等户其餘戕賊農民未易遽數望令中外臣庶條具利害委侍從臺省官集議考驗古制裁定使役力無偏重之患則農民知爲生之利有樂業之心役法之議始此

英宗時諫官司馬光言置鄉户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富者反不如貧貧者不敢求富臣嘗行於村落見農民生具之微而問其故皆言不敢爲也今欲多種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疋之帛鄰里已目爲富室指抉以爲衙前矣況敢益田疇葺閎舍乎臣聞其事悼焉傷心安有聖帝在上四方無事而立法使民不敢爲久生之計乎臣愚以爲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所預衙前當募人爲之以優重相補不補則以坊郭上户爲之彼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廢八九何則儇利慧愚之性不同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爲之

按温公此奏言之於英宗之時所謂募人充衙前即熙寧之法也然既曰募則必有以酬之此錢非出於官當役者合輸之則助役錢豈容於不徵而當時諸賢論此事復斷斷不可何也蓋荆公新法大槩主於理財所以內而條例司外而常

平使者所用皆苛刻小人雖助役良法亦不免以聚欲亟疾之意行之故不能無弊然遂指其法爲不可行則過矣

知諫院吳充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被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柾杵七節皆計資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逃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骨肉不敢義聚而憚人丁無以爲生乞早定鄉役利害以時施行

帝因問內藏庫奏有衙前越千里輸金七錢庫吏邀乞踰年不得還者帝重傷之乃詔制置條例司講立役法

二年條例司言考合衆論悉以使民出泉雇役爲便即先王之法致民財以振乏人在官者之意也願以條目付所遣官分行天下博盡衆議奏可於是條論諸路曰衙前既用重難分數允貿撰酒稅坊場舊以酬衙前者從官自賞以其錢同役錢隨分數給之其廂鎮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時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鄉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賓人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弊太甚厨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爲流俗千譽未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陪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上等各隨縣中等併一縣輸析若者隨所析而定降其等若官戶女

戶寺觀未成丁減半輸皆用其錢募三等以上稅戶代役隨役重輕制祿開封縣戶二萬二千六百有奇歲輸錢萬二千九百緡以萬二百爲祿餘其二千七百以備凶荒欠閣他縣倣此然輸錢計等高下而差之日官吏臨門籍記柾杵七節皆計資產定爲分數以應須求至有家貲已竭而逃負未除子孫既沒而鄰保猶逮是以民間規避重役土地不敢多耕而避丁等著籍昔緣巧避失實乃詔責郡縣坊郭三年鄉村五年農隙集衆稽其物業考其貧富察其詐僞爲之隆降若故爲高下者以違制論募法三人相任衙前仍供物產爲抵弓手試武藝典吏試書計以三年或二年乃更爲法既具揭示一月民無異辭著爲令令下募者執役被差者得散去開封一府罷衙前八百三十人畿縣放鄉役數千於是頒其法天下天下土俗不同役重輕不一民貧富不等從所便爲法凡當役人戶以等第出錢名免役錢其坊郭等第戶及成丁單丁女戶寺觀品官之家舊無色役而出錢者名助役錢凡數錢先時州若縣應用雇直多少而隨戶等均取雇直既已足用又率其數增取二分以備水旱欠閣雖增毋得過二分謂之免役寬剩錢

四年上召二府對資政殿馮京言修差役作保甲人極勞弊上曰詢訪鄉近百姓亦皆以免役爲喜蓋雖令出錢而復其身役無追呼刑責之賓人自情願故也文彥博言祖宗法制具在不須更張以失人心上曰更張法制於士大夫誠多不說然於百姓何所不便彥博曰爲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

按潞公此論失之蓋介甫之行新法其意勇於任怨而不爲毀譽所動然役法之行坊郭品官之家盡令輸錢坊場酒稅之入盡歸助役故士夫豪右不能無怨而實則農民之利此神宗所以有於百姓何所不便之說而潞公此語與東坡所謂凋弊太甚厨傳蕭然云者皆介甫所指以爲流俗千譽未足恤者是豈足以繩其偏而救其弊乎

四月從提舉常平陳知儉之請罷許州衙前幹公使庫以軍校主之月給食錢三千初諸路衙前以公使多所陪費有至破家者至是始

更以軍校其後行於諸路人皆便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閔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而有司率務多斂致天下不曉以爲取贏而它用之也如王庭老張靚料配一路緡錢至七十萬輸之多者一户至三百千民皆謂供一歲役之外剩數幾半咸謂疑老靚必有陛擢此蓋因取斂多謗議興也乞少賜裁損以安民心

東明縣民數百詣開封府及鑾省訴超升等第出役錢事楊繪又言東明縣民所訴乃因司農寺不因舊則自據户數創立助役錢等第下縣令遵所立而著之籍不問堪幷與否也凡立等第必稽户力高下而制其升降州必憑縣縣必憑户長里正户長里正稽之鄉衆乃可得實今乃自司農寺預定品數付縣立簿豈得民心甘服哉帝命提點司究所從升降以聞仍駁升降之法司農寺及府界提舉言畿民有未知新立法意以助役錢多願仍舊充役者

詔如不願輸錢免役縣案所當供役歲月如期役之與免輸錢王安石爲言外間頗搖役法者謂輸錢多必有羸餘若群訴必可免役既聚衆僥倖苟受其訴與免輸錢當仍役之帝從其說

監察御史劉摯陳十害其要曰上户常少中下户常多故舊法上户之役類皆數且重下户之役率常簡而輕今不問上下户槩賜物力以差出錢故上户以爲幸而下户苦之優富苦貧非法之善況歲有豐凶而役人有定數助錢歲不可闕則是賦稅有時減閼而助錢更無蠲損也役人必用鄉户爲其有常産則自重今既招雇恐止得浮浪姦僞之人則帑廋坳務綱運不唯不能與幹竊恐不勝其盜用而冒法者衆至於弓手者壯承符散從手力胥史之類恐遇寇則有縱逸因事輒爲搔擾也司農新法衙前不差鄉户其舊嘗願爲長名者聽仍其舊嘗願用官自召賣酒稅坊場幷州縣坊郭人户助役錢數酬其重難惟此一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

户緣急科率郡縣賴之難更使之均助錢乞詔有司若坊場錢可足衙前雇直則詐冗條目徐行而覘之

御史中丞楊繪言助役之利一而難行有五請先言其利假如民田有一家而百頃者亦有户纔三頃者其等乃俱在第一以百頃而較三頃則已三十倍矣而受役月日均森無異況如官户則除者長分皆應無役今例使均出雇錢則百頃所輸必三十倍於三頃苗而又來無決射之訟此其利也然難行之說亦有五民惟粗田而責其輸錢錢非田之所出一也近邊州軍應募者非土著蕞細難防二也逐處田稅多少不同三也耆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四也農典雇人則失陷官物五也乞先議防此五害然後着爲定制仍先戒農寺無欲速就以祈恩賞提舉司無得多取於民以自爲功如此則誰復妄議

户部副使昔日衙前之役故今所輸錢比舊受役時其費十減四五中等人户舊充弓手力承符户長之類今使上等及坊郭寺觀單丁官户皆出錢以助之故其費十減六七下等人户盡除前日冗役而專充壯丁且不輸一錢故其費十減八九大抵上户所減之費少下户所減之費多言者謂優上户而虧下户苦之優富苦貧非臣所未諭也按舉司以諸縣等第不實故首立品量陞降之法開封府司農寺方奏議時蓋不知已嘗增減舊數然舊數每二年一造簿書等第常有升降則今品量增減亦未爲非又兄方曉諭民户苟有未便皆與釐正則凡所增減實未嘗行言者則以謂品量立等者蓋欲多斂雇錢陞補上等以足配錢之數至於祥符等縣以上等人户數多減充下等乃獨掩而不言此臣所未論也凡州縣之役無不可募人之理今投名衙前半天下未嘗不典主倉庫場務綱運而承符手力之類舊法皆許雇人行之久矣惟耆長壯

丁以今所措置最為輕役故但輸差鄉戶不復募人言者則以為
專副雇人則失陷官物者長雇人則盜賊難止又以謂近邊緣細
之人應募則焚燒倉庫或守把城門則恐潛通外境此臣所未論
也免役或輸見錢或納斛斗皆從民便為法至此亦已周矣言者
則謂直使輸錢則絲帛粟麥必賤若用宅物準直為錢則又退揀
乞索且為民害如此則當如何而可此臣所未諭也昔之徭役皆
類亦嘗倚閣減放否此臣所未諭也兩浙一路戶一百四十餘萬
所輸緡錢七十萬耳而畿內戶十六萬率得錢亦十六萬是兩浙
所輸財半畿內然畿內用以募役所餘亦自無幾言者則以謂吏
緣法意廣收大計如兩浙欲以羨錢斂幸司農欲以出剩為功此

臣所未諭也於是詔繪知鄧州韓縝館閣校勘監察御史裏行監
衡州鹽倉遣寧訪使過行諸路促成役書
司農言始議出錢助民執役今悉召募請改助役為免役制可若
不願就募而強之者論如律
詔監司各定所部助役錢數利路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判官
鮮于侁曰利路民貧二十萬足矣議既不合各為奏上帝是侁議
侍御史鄧綰言利路役戍須緡錢九萬餘而李瑜率取至三十三
萬有奇乃詔貢瑜而擢侁為副使以示諸路
須募役法於天下內外胥吏未賦祿惟以受賕為生至是用免役
錢祿之有祿而賦者用舍去棄其坐初時京師賦吏祿歲僅四千緡
至八年計緡錢三十八萬有奇京師吏舊有祿及外路吏祿尚在數
外
又詔允縣皆以免役剩錢用常平法給散收息添支吏人餐錢仍
立為法
五年權江西提刑提舉金君卿首建詔書募受代官部錢帛綱趨京
不差鄉戶衙前而費十減五六賜詔獎諭仍落權為真
先時召募人押錢帛綱入京每一萬貫足詢
問曾押綱鄉戶衙前之家皆不願行乃選得替官負使臣人負管
押相度每綱納萬匹正支錢一百緡足錢萬貫支錢七十緡足並
不差鄉戶衙前故有此詔
王安石白上曰此事諸路皆可行但令監司加意許令指占好丹
差壯力兵士及時遣則替罷官人人爭應募矣
七年詔役錢每千別納頭子五錢九修官舍作什器夫力輦載之類
皆許取以供費若尚不給用許以情輕贖銅錢足之
先是九公家之費有數于民間者謂之圓融多寡之數或出臨時
汚吏乘之以為姦習弊滋久至是詔轉運司體量具實以聞
官放原
詔開定州民有折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今安撫轉運提舉司體
須考問從前差役賣屋陪填與今賣屋納役苟多寡少即於役法
利害灼然可見
詔崇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諸旌表門閭
有功書及前代帝王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戶法賜號
勳士非因技授者准此
五月詔諸路公人如弓箭手法給田募人為之凡逃絕監牧之田籍
於轉運司者不許射買請佃以其田給應募者而覈其所直準一年
雇役為錢幾何而歸其直於轉運司獨州西安縣用緡錢十二萬買
田始足募一縣之役司農寺請行之諸路詔自今用寬剩錢買募役

田須先參會餘錢可以救捄災傷方許給買若田價翔貴之地則止之　八月詔罷給田募役法已就募人如舊關者勿補

七月參知政事呂惠卿獻議曰免役出錢或未均出於簿法之不善按戶令守實者令人戶具其丁口田宅之實也畫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者戶長貢戶長三大戶錄人戶丁口稅產物力爲五等且田野居民者戶長豈能盡知其貧富之詳既不令自供手實則無隱匿之責安肯自陳又無賞典孰肯糾扶以此舊簿不可信用謂宜倣手實之意使人戶自占家業如有判匿即用隱寄產業賞告之法庶得其實於是遂行手實法其法官爲定立田產中價使民各以田畝多少高下隨價自占仍并屋宅分有無蓄息以立之等九居錢五當蓄息之錢一非用器田穀而輒隱落者許告有實三分以一充賞將造簿預具式示民令依式爲狀縣受而籍之以其價列定高下分爲五等既該見一縣之民物產物數乃參會通縣役錢本額而定所當輸明書其數衆示

兩月使悉知之從之

察訪京南常平事蒲宗孟言近制民以手實上其家之物產而官爲注籍以正百年無用不明之板圖而均齊其力役此天下之良法也然縣災傷五分以上則留放豐歲以臣觀之使民自供手實無所擾也何待於豐穰哉願詔有司不以豐凶強張其法從之十月詔開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權罷委司農寺再詳定以聞

初呂惠卿創行手實法言者多論其長告訐增煩擾不便至是惠卿罷政御史中丞鄧綰言役法初行且用丁產戶籍故諸路患其不均各以改造其均錢之法田頃可用者視田頃稅數可用者視家業貲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稅數已得家業貲伯者視家業貲伯或隨所下種石或附所收租課法雖不同大約已定而民樂輸矣安用剔抉披索互相糾告使不安其生耶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折

出錢則本用供家不專於租賃利欲指爲供家之物則有時餘斃不免須貿易與人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之罪無所措手足矣夫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一也其有無交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而不犯徒使鬬訟者趁賞報怨而公相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敢爲生其爲未善可知矣故降是詔

司農寺乞廢戶長坊正其州縣坊郭擇相鄰戶三二十家排比成甲迭爲甲頭督輸稅賦苗役一稅一替若催科外別令追呼者以違制論從之明年詔開罷舊戶長壯丁之法何人建議及以此議奏呈帝曰已令出錢免役又排使爲保丁責之催科實佗於民又保正本令習兵何可更共二役安石曰保丁戶長皆百壯爲之今罷差戶長使爲保丁數年或十年方催一稅其在役不過二十餘家於人情無所

害周官什伍其民有軍旅有田役若謂保丁止供教閱不知餘事屬何人也其後諸路皆言甲頭催稅未便遂詔耆戶長壯丁仍舊募充其保正甲頭承帖法並罷

詔官戶輸役錢免其非所免雖冬各無過二十千兩縣以上有物產者通計之兩川兩縣有物產者隨所輸錢等第不及者并一多處以司農寺言戶減免錢數及民戶兩處有物業者出錢不一故也

九年荊湖路察訪浦宗孟言兩路元數役錢太重以一歲較其入出而寬剩數多詔權減二年

十月詔曰今寬剩役錢及買撲坊場錢更不以給役人歲具羨數上之司農餘物九籍之常平者常留一半

侍御史周尹言諸路募役錢元指揮於數外留寬剩錢一分聞諸州縣希提舉司風指廣數民錢至減省役額尅損雇直而民間輸太輕舍法又重役人多不願

就募天下皆謂朝廷設法聚斂欲不無疑怨乞遵免役本法募者長
戶長及役人不可過減者悉復舊額但約募錢足用其寬剩止存
留二分以上不得更有數取三司使沈括亦言立法之意本欲與
民均財惜力役重者不可不助無役者不可不使之助金重役不
意田畝實解前日閭里奸猾群議雜起意不為變額其間乘王安石築
不正用罷真為額而展數二分以備吏祿水旱之用群臣每以為言
雖加疑詰而安石持之益堅此其為法既不突終防弊又有聚斂小
人乘此增取帝雖數詔禁戒而不能盡止至是罷役不加多而歲入
比前增廣則安石不能將順德意其流弊已見矣
八年 八月戶部言役錢所留寬剩內有及三四分已上去處
合行裁減令所留寬剩不得過二分餘並減其元不及二分處依舊
從之 又詔體量人戶役錢輕重先從下等減放
又詔諸以保正代耆長催稅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並罷如元
充保正戶長保丁願不妨本保應募者聽

知吉州安福縣上官公顯奏臣切怪耆壯戶長法之始行也皆出
於催及其既久也耆非之役則歸於保甲之正長戶長之役則歸
於催稅甲頭往日所募之錢係承帖司及刑法司人吏許用而其
餘一切封樁若以為耆壯戶長減可以廢罷即所用之錢自當皆
姓均減元額今則錢不為之減又使保正長為耆壯之事催稅甲
頭往戶長之責是何異使民出錢而免役而又使之執役也
按以保正代耆長等役熙寧間已嘗行之繼而以人言不便
罷之矣今觀此則是罷而復行也蓋熙寧之徵免役錢也非
專為供鄉戶募人充役之用而已官府之需用吏胥之廩給
皆出於此及其久也則官吏可以破用而役人未嘗支給是
假免役之名以取之而復它作名色以役之也為法之弊一
至此哉
侍御史劉摯言州縣上戶常少中下戶常多自助役法行以來寬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職役考

元祐元年二月門下侍郎司馬光言按因差役破產者惟鄉戶衙前有之自餘散從承符弓手手力者戶長壯丁未聞有破產者也其鄉戶衙前所以破產者蓋由山野愚愨之人不能幹事或因水火損破官物或爲上下侵欺乞取是致欠折備償不足有破產者至於長名衙前在公精熟每經重難別得優輕場務酬奬徃徃致富何破產之有又向者役人皆上等戶爲之其下等單丁女戶及品官僧道本來無役今更使之一槩輸錢則是賦斂愈重也故自行免役法以來富者差得自寬而窮者困窮日甚又監司守令之不仁於雇役人之外多取羨餘以希恩賞此農民之所以重困也臣愚以爲莫若直降命勑應天下免役錢一切並罷其諸役人並依熙寧以前舊法人數委本

縣令佐親自揭五等丁產簿定差所差之人若正身自願充役者即令入役不願充役者任更選雇有行止人自代其雇錢多少私下商量若所雇人逃亡即勒正身別雇若將帶官物勒正身陪填如此則諸色公人盡得其根柢行止之人少敢作過官中百事無不修舉其見雇役人候差到新役人各放逐便如衙前一役雖號重難近來條貫頗爲優假諸公庫設廚酒庫茶酒司並差將校勾當諸上京綱運召得替官員或差使臣殿侍軍將管押其雜色及畸零之物差將校或節級管押衙前若無差遣不開更有破產之人若今日差充衙前料民間陪備亦少於向日若猶以衙前爲力難獨任即乞依舊於官戶僧道寺觀單丁女戶有屋業每月掠錢及十五貫莊田中年所收斛斗及百石以上者隨貧富等第出助役錢不及此數者與免放其助役錢令逐州檐管約本州衙前重難分數即行支給然尚慮天下役人利害逐處不同乞指揮下諸路轉運司下諸州縣限五日內具

利害申來州州限一月申轉運司本司類聚限一季奏聞委執政官參詳施行

是日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得旨依初光上奏左僕射蔡確言此大事當與樞密院共之故同進呈知樞密院章惇取光所奏凡諜累未盡者枚數而駁奏之尚書左丞呂公著言光所建明大意已善共間不無踈略未備博所言專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乞選差近臣三四人專切詳定聞奏從之始司馬光奏乞復行差役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京即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口使人人如作制何惠法之不行議者謂京但希望風旨苟欲媚光非事實也 蘇轍言京明知熙寧以前舊法役人數目頗有冗長並不依近降指揮起度申請便盡數差撥及朝旨本無日限輒敢差人監勒於數日內蹙迫了當故意擾民以害成法乞賜行遣以示懲戒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請復差鄉戶主管天下官物公家則免役前在私亦脫刑禍宜獨可於役前大役之本等相助法以盡變通之利借如一邑之中當應大役者百家而歲取十人則九十家出力爲助明年易十戶復如之則大役無偏重之弊矣其於百色無名之差占一切非理之資陪悉用熙寧新法禁之雖不助猶可爲今所謂助者不過助受役之家歲用而已無厚斂也

中書舍人蘇軾言先帝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十四五然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二千餘萬貫石先帝聖意固自有在今日所當遵探其意以與長世無窮之利熙寧中嘗行給田募役法其法以係官田如退灘戶絕沒納之類及用寬剩錢買民田以募役人大略如此法復罷蓋大臣利於速成且利寬剩錢以爲他用故不果行因別其五利詔並送詳定所

右司諫蘇轍言復行差役其應議者有五其一曰差鄉戶爲衙前破散人家甚如兵火自新法行天下不復知有衙前之患然而天下反以爲苦者其弊自是農家歲出役錢爲難及許人添劃見賣坊場送有輸納不給者耳向使止用官賣坊場一色課入以雇衙前自可足辦而它色役人止如舊法則爲利較然矣初疑衙前多是浮浪投雇不如鄉差稅戶可託然行之十餘年投雇者亦無大敗闕不足以易鄉差衙前之害今略計天下坊場錢一歲可得四百二十餘萬若立定中價不許添劃三分減乙尚有二百八十餘萬其而衙前支費及召募非法之細運一歲共不過一百五十餘萬緡則是坊場之直自可了辦衙前百費何用更差鄉戶今制盡復差役知衙前苦無陪備故以鄉戶爲之至於坊場元無明降處分不知官自竄邪抑仍用以酬奬衙前也若仍用以酬奬衙前又召募

部網以何錢應用若不與之錢即舊名重難鄉戶衙前仍前自備爲害不小其二坊郭人戶舊若科配新法令與鄉戶並出役錢而免科配其法甚便但敷錢太重未爲經久之法乞取坊郭官戶寺觀單丁女戶酌今役錢減定中數與坊場錢用以支雇衙前又召募非泛網運外令椿備雇諸色役人之用其三乞用見今在役人數定差照寧未減定前其數實免長不可遵用其四照寧以前散從号手手力諸役人常苦逆送自新法以來官吏皆請雇錢役人既便官亦不至闕事乞仍用雇法其五州縣胥吏並量支雇錢募充仍罷重法亦許以坊場錢爲用不足用方差鄉戶所出雇錢不得過官雇本數詔送看詳役法所詳定役法所以役法難盡猝就擇其要者先奏以行於是役人悉用見數爲額惟衙前一役用坊場河渡錢雇募雇募不足方許揭簿定差其餘役人惟該募者得募餘悉定差遂罷官戶寺觀單丁女戶出助役法其今夏役錢

即免輸粟以衙前不皆有雇直遂改雇募爲招募九淵寧皆立法禁以衙前及役人非理役使及令陪備闕之類悉申行之者壯依保正長法坊場河渡錢量添酒錢之類名色不一惟於法許用者仍以支用外並撥備招募衙前支酬重難及應緣役事之用如州錢不供用許移別州錢用之一路不足許從戶部通他路移用其或有餘毋得妄用其或不足毋得減募增差衙前敢爲重役若已招募足額上一等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在職官如敢抑令別雇承符散從承代其役者轉運司劾奏重責時提舉常平司已罷置九役事改隸提刑司

九月詔諸路坊郭五等已上及單丁女戶官戶寺觀第三等以上舊輸免役錢者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輸仍自元祐二年始九支酬衙前重難及綱運公皂近法糴錢用坊場河渡錢給賦不足方得取此六色錢助用而有餘封樁以備不時之須

七年尚書省言近者奏行差募之法閭州縣奉詔不謹以致虛增重失當或役人有所陪備或占留役錢不盡雇募詔運使提刑司申飭使之究心如更不虔劾奏以聞

二月詔應差諸縣手力如合一鄉休役皆不及二年者得用助役錢募人充之既然一役別有閒及三年者復行差法

御史中丞蘇轍言臣近奏乞修完獎政以塞異同之議其一謂諸州衙前臣請先論今昔差雇利害之實蓋定差鄉戶人有家業數許逃亡之故比之雇募浮浪甚夥必少此則差衙前之利也然而每差鄉戶必有避免糾決比之差定州縣曹吏乞取不貲及被差使先入重難若使雇募憤歎之人費用一分則鄉差生疎之人非二三分不了由此破蕩家產嘉祐以前衙前之苦民極畏之此則差衙前之害也若雇募情願自非憤貧必不肯投州縣吏人知其熟事乞取自少及至幻窗動知空便冀亦有常雖經重難自無破產之患此則雇衙前之利也然浮浪之人家產單薄侵盜之獎必甚於鄉差熙寧以來多患於此此則雇衙前之獎害在私家而雇衙前之獎害在官府若差法必行則私家之害無法可救若雇法必用則官府之獎有法可止何者嘉祐以前長名衙前除差三大戶外許免其餘色役今若許雇募衙前依昔日長名免役之法則上等人戶誰不願投諸州衙前例得資戶則所謂官府之害坐而自除臣竊謂雖三代聖人其法不能無獎足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而已今差役次之法以勞逸爲助勞助爲徵要以因時施宜無害於民者而用之此三代變法之比也

役次之名　衙前　散從　承符　弓手　戶　耆力　長　壯丁

熙寧雇役所取之錢　坊場　富役戶　坊郭戶　官戶

女戶　單丁　寺觀

內坊場係官錢當役戶以下係取之於民謂之六色錢

取民間六色之錢苗以係官坊場錢充雇役之用而盡蠲衙前以下諸役熙寧之法也以坊場充衙前雇役之用而承符以下諸役仍復輸差民戶而盡蠲六色之錢元祐之法也然元祐復差役之初議者不同故有弓手募當充有勞效者皆揮則所謂雇役者不特衙前而已也六色錢雖已蠲徵繼而詔諸路坊郭五等以上及單丁女戶官戶自三等以上舊愉免役錢並減五分餘戶下此悉免之則所謂雇役之錢元未嘗盡除也自是諸賢於差雇之說各有所主而朝廷亦棄行之然熙寧盡除差法明立雇議而當時無狀官吏尚且指免役之錢而不盡支給假他役之名而重復科差況元祐差雇兼行議論反復則此免役六色之錢其在官者不肯盡捐以予民其在民者有時復徵以入官固其勢也頴濱所謂所

在役錢寬剩一二年必未至缺用從今放免理在不疑東坡所謂六色錢以免役取嘗於雇役乎盡之然後名正而人服皆至當之論

紹聖元年帝始親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緒帝曰第行元豐舊法而減去寬剩錢百姓有何不便耶

右司諫朱勃言輸錢免役固有過數多數者用錢雇役有立直太重者役色之內又有優便而願自投募不必給雇者苟詳爲裁省則人情無有不便詔付戶部詳議

紹復免役法凡條約悉用元豐八年見制鄉差役人有應募者可以更代即罷遣之許借坊場河渡及封樁錢以爲雇須有役錢日補足其數所輸免役錢自今年七月始著戶長壯丁召雇不得以保正保長丁充代其他役色應雇者放此所數寬剩錢不過一分昔常過數今應減下者先自下五等人戶始權置提舉官

九月戶部言舉行元豐條制以保正長代耆長甲頭代戶長承帖人代壯丁

其後又詔諸縣無得以催稅比磨追甲頭保長無得以雜事追保正副在任官以承帖爲名占破當直者坐臧論所管催督租賦州縣官輒令陪備輸物者以違制論

左正言陳謨言役法之行在官之數元豐多元祐省雖省未嘗廢事也則多不若省雇役之直元豐重元祐輕雖輕未嘗不應募也則重不若輕戶部尚書蔡京言詳謨所論多省輕重明有抑揚是渭元豐不如元祐乞行貶黜謨坐黜知廣德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四月戶部奏京西北路鄉書手雜職斗子所由庫秤揭榜之類土人願就募不須給之雇直它路亦須詳度施行詔從之

二年臣僚言常平之息歲取二分則五年有一倍之數免役剩錢歲

取一分則十年有一年之備故紹聖立法常平息及一倍免役寬剩及三料取盲蠲減以明朝廷取於民者非爲利也乞詔常平司候豐行日具此制奏而蠲之

四年臣僚言州縣戶薄等稟經改造故增減失實乞委常平官分行所部不以等第而以田稅多寡均數役錢戶部尚書訐幾言州縣戶狠而役少則數錢上於第三等或戶少而役多則均及四五等今若不計家業稅錢不用等第槩以田畝均數役錢則失輸錢代役之意其議遂格

宣和元年臣僚言役錢一事神宗首防官戶免多時責半輸今比戶稱官州縣募役之類既不可減額令官戶所減之數均入下戶下戶於常賦之外又代官戶減半之輸豈不重困詔非泛補官者輸賦差科免役並不得視官戶法減免已免者改之進納人自如本法

高宗建炎元年臣僚言官戶役錢更不減而民戶比舊役

以禦暴防患官戶所賴猶重欲令官戶役錢并與吏雇錢亦不當給乞行拘收戶部看詳州縣典吏雇錢若不支給切恐無以責其廉謹難以施行外其鄉村耆戶長依法係保正長輪差所請雇錢往往不行支給委是合行拘收乞下諸路常平司將紹興五年分州縣所支雇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敢隱匿侵用並依擅支上供錢法從之

按役錢之在官者以供它用而雇役之直或給或否中興以前已如此矣但尚未曾明立一說盡取之耳今乃謂保正副未嘗肯請雇役之錢依經制錢例分季發付行在往往不行支給夫當役者豈

有不肯請催錢之理而不行支給則州縣之過朝廷所當覺察禁治使不失立法之初意可也今乃以此之故而拘入經制之窠名所謂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

四年罷催稅戶長依照舊法以村疃三十戶每料輪差甲頭一名催納租稅免役等分物

既而言者謂甲頭不便者有五一小戶丁小催科不辦二舊每都保正副十大保長二年一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甲頭九三十一人破產者必衆三夏耕秋收一保正長才四人今甲頭九三十一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都之內廢農業者九六十人則通一路有萬萬人不容力穡四甲頭皆耕夫既不識官府且不能與形勢豪戶爭立所差既多爭訴必倍於是甲頭不復差而耆戶長復錢因不復給保正副十大保爲一都保二百五十家內通選才勇物力最高二人充應

主一都盜賊煙火之事大保長一年替保正小保長二年替

戶長催一都人戶夏秋二稅大保長願兼戶長者聽催納稅科一抄一替欠數者後料人催以上係中興以後差役之法

已充役者謂之抵朱

孝宗隆興二年詔諸充保正副依條只令管煙火盜賊外並不得泛有科撥差使如遇許令越訴知縣重行黜責守倅各坐失覺察之罪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鋪驛買軍器科賣食鹽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有是命

乾道三年三省言役法之害下三等戶既有限田徃徃假名寄產不若一切勿拘限法只選物力高強官戶與民戶通差則役戶頓增下戶必無偏差之害乞此後官戶合雇人代役詔依令兩浙路先次遵行

寧宗慶元五年右諫議大夫張奎言乞行下州縣保正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

都賊盜鬬毆煙火公事不許非泛科配戶長止許專一拘催都內土着租稅不許抑勒代納逃絕官物遞者官吏重罰從之

又臣僚言戶長催納苗稅內有逃絕之家戶籍如故見存之戶恃頑拖欠爲戶長者迫於期限不免與之填納雖或經官陳訴而乃視爲私債不與追理勢單力窮必至破蕩此戶長之所以重困也乞行下州縣如有恃頑拖欠之戶即與嚴行追斷仍勒還代輸之錢庶使充役者不致重困破家從之

嘉定二年殿中侍御史徐　言民貲之重者俾充里正被多產之家其輸役錢於官亦多既已征其財而又俾之執二年之役是爲重複乞參酌祖宗常平免役之本意行下州縣始於役人從役之年蠲其免役之輸役滿輸錢如故從之

役起於物力物力有陞降陞降不報則役法公是以紹興以來講究推割推排之制最詳應人戶典賣產業推割稅賦即與物力一併推割至於推排則因其貲產之進退與之陞降三歲一行固有貲產百倍於前科役不增於今者其如貧乏之下戶貲產旣竭物力猶存朝夕經營而應酬之不給者非推排不可也然當時推排之獘或以小民粗有米粟僅存屋宇凡耕耨刀斧之器鷄豚犬豕之微蓄織役細瑣皆得而籍之吏視其賂之多寡以爲物力之低昂又以言者謂近來州縣違法保內事無巨細一一責辦至於承受文引催納稅役抱佃寬剩修葺鋪驛買軍器科賣食鹽追擾陪備無所不至一經執役家業隨破故有是命

其貧民求趁衣食不爲浮財後耕牛租牛質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紐制除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質船等外不得以猪羊雜色估紐

西以田地畝頭計稅亦有不待推排者

長有都副保正餘及三保亦置長五大保亦置都保正其不及三保五大保者或爲之附廓或爲之均并不一也其人戶物力如買

撲坊場別無産業即以本坊物力就坊充役如有田産物力即併就一多處充役其有物力散在別鄉者併歸煙爨處又有散在別縣數鄉者各隨縣分併歸一理爲等第若夫役次之歇倍則紹興十四年臣僚奏請以其物力增及半倍者歇役十年增及一倍者歇役八年增及二倍歇役四年皆理爲白脚必差徧上三等戶方許於得替人輪差其窄鄉不及歇役年限去處即從近年体例選差十六年兩浙漕臣耿秉申明又以一倍歇役十年二倍歇役八年三倍歇役六年庶幾疎數得中　慶元元年徐誼盡破秉之說而議者又謂物力有高下之殊鄉都有寬狹之異其折倍之法可以爲寬鄉之便適以貽狹鄉之害可利寬鄉之中戶適以困狹鄉多産之家如以寬鄉言之自物力五百貫而上累至二千貫者則三倍五百貫之家矣其在窮空雖使之四年一役亦未爲過若使狹鄉白物力一百貫而上積至於四百貫亦謂之三倍所謂四百貫之戶曾不及寬鄉之中産令亦使之四年一役其利害輕重灼然矣於是從歇乘之議務要寬鄉狹鄉各得其便其折生白脚則　慶元五年臣僚奏謂若兄弟共有田二三百畝纔已分析便令各戶充役則前役未蘇而後役踵至實爲中産之害須以其分後物力參之其在二等以上者合作折生白脚充應役次若在三等以下許將未分前充過役次於各戶名下批朱理爲役脚與都內得替人比並物力高下歇久役近通行選差品官限田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蓋等役同編戶（一品五頃二品四十頃四品二十頃五品一十五頃二十頃六品一十五頃七品二十頃八品一十頃九品五頃）封贈官子孫若經同編戶（謂父母伯叔兄弟曾任官者）應非泛及七色補官不在限田免役之數其奏薦弟姪子孫原自非泛七色而來者仍同差役進納軍功補益宰執恩例使臣子孫並同編戶太學生及得解及曾經省試人雖無限田許募

非所役而就役者每患參役有錢知縣到罷有地里錢時鄉參賀有飯料餽官員過都酷虐月息皆於是而取之抑有弓兵見知之授遠方禁物之責捕盜出限之罰催科填代之費豪判追呼之擾至於州縣官吏收買公私食用及土産所有皆其所甚懼也若夫戶長所政催夏稅則先期借緡催秋稅則先期借米堋淺落江之田逃七死絕之戶又令填納九此之弊皆上之所當察也　高宗皇帝身後艱難在河朔親知閭閻之苦嘗嘆知縣不得人一充役次即便破家是以講究役法至中興而大備　乾道五年廣州松陽縣首倡義役衆出田穀助役戶輪充守臣范成大嘉其風義爲易鄉名自是所在推行浸廣而當時浮議紛動多有伺其涼而敗其謀者十一年御史謝諤言義役之行當從民便其不願義役者乃仍差役上然之且羨其言爲法意圓備及朱文公熹亦謂義役有未善者四上戶官戶幸觀出田以充義役善矣其間有下戶

只有田一二畝者亦皆出田或令出錢買田入官而上戶田多之人却計會減縮所出殊少其下戶今既被出田將來却不免役無緣復收此田之租乃是困貧民以資上戶此一未盡善也如逐都各立役首管收田租排定役次此其出納先後之間亦未免有不公之弊將來難施刑罰轉滋詞訴此二未盡善也又如逐都所排役次今日已是多有不公而況三五年後貧者或富富者或貧臨事未免却致爭訟此三未盡善也所排役次以上戶輪充都副保正中下戶輪充夏秋戶長上戶安逸而下戶陪費此四未盡善也固當即此四未盡善而求之蓋始倡義役者多鄉閭之善士惟恐當時議之未詳而慮之未周及踵接義役者未必皆鄉閭之善士於是其弊日開其流日甚或以其材智足以把握而專義役之利或以其氣力足以凌駕乃私差役之權日倍法曰析生管第法皆無所考而雇募人亦不與置置必受約束仕驟使於義有者可以叱號鄉曲厭酒肉而有餘否則傭錢不支而當役者困矣是以虐貧而優富凌寡而暴獨義役之名立而役戶不得以安其業雇役之法行而役戶不得以安其居信乎朱熹未盡善之獎固知此也

水心葉氏義役政曰保正長法不承引帖催二稅今州縣以例相賙訶擊鞭撻遂使差役不行士民同苦至預醵錢給費逐次第其先後以應期會名曰義役然則有司失義其矣余嘗聞為保正者曰費必數百千保長者曰必百餘千不幸遇意外事費輒兼倍少不破家蕩產民之惡役甚於臧獲余嘗疑之官人以牧養百姓為職當潔身馭吏除民疾苦且追則有期約日以集使賄必行應追者任之可也民實有產視稅而輸使賦必重應輸者任之可也保正長曾最皆假百千而已何用自費數百千及百餘千甚或兼倍以至破家蕩產乎且此錢合而計之底以千百

巨萬既不歸公上官人知自愛又不敢取誰則有此余欲以其言為妄然余行江淮閩浙洞庭之南北蓋無不為此言者矣嗚呼此有司之所宜陳者也余忝為長吏不得為令佐自試其術以破余疑而不能意殊慘然因孫君義役書成輒題於後以告其得為者

按差役古法也其弊也差設不公漁取無藝故轉而為雇雇役熙寧之法也其弊也庸錢白輸苦役如故故轉而為義義役中興以來江浙諸郡民户自相與講究之法也其弊也豪強專制寡弱受凌故復反而為差蓋以事体之便民者觀之雇便於差義便於雇至於義而復有弊則末如之何也已竊嘗論之古之所謂役者或以起軍旅則執干戈冒鋒鏑而後謂之役或以營土木則親畚鍤疲筋力然後謂之役夫子所謂使民以時王制所謂歲不過三日皆此役也至於鄉有長里有正則非役也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率而後有天子然則天子之與里胥其貴賤雖不侔而其任長人之責則一也其在成周則五家設比長二十五家設里宰皆下士也等而上之則曰閭胥（掌二十五家）曰鄙師（掌五百家）曰族師（掌一百家）曰縣正（掌二千五百家）皆上士也曰州長（掌二千五百家）曰鄉大夫（掌一萬二千五百家）皆中大夫也周時鄙里鄉黨之事皆以命官主之至漢時鄉亭之任則每鄉有三老孝弟力田掌觀導鄉里助成風俗每亭有亭長嗇夫掌聽訟收賦稅又有游徼掌禁盜賊亦皆有祿秩而三老孝弟力田為尤尊可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戊（古之所謂役除者復其身復戊即除之料然則謂三老孝弟力田如三老孝弟力田可也）嘗以歲十月賜酒肉或賜民爵一級則三老孝弟力田必二級賜民帛一匹

則三老孝悌力田必二匹或五匹其尊之也至矣故炎太子得罪而奔閼三老得以言其冤王尊爲郡而東郡三老得以奏其治狀至於張敞朱博鮑宣皆有聲名然其猷爲才望亦皆見於爲亭長嗇夫之時蓋上之人愛之重之未嘗有誅求無藝迫脅不堪之舉下之人亦自愛自重未嘗有頑鈍無耻畏避苟免之事故自漢以來雖叔季昏亂之世亦未聞有以任鄉亭之職爲苦者也隋時蘇威奏置五百家鄉正令理人間詞訟而李德林以爲本廢鄉官判事爲其里閭親識剖斷不平今令鄉正專理五百家恐爲害更甚詔集議而衆多是德林遂廢不置然則隋時鄉職或設或廢本無關於理亂之故而其所以廢者蓋上之人重其事而不輕置非下之人畏其事而不肯充也至唐睿宗時親監察御史韋湊之上疏然後知鄉職之不爲故有避免之人韓琬之疏然後知鄉職之不爲故有避免之人自是以後所謂鄉亭之職至困至賤貪官汙吏非理徵求極意凌踐故雖足跡不離里閭之間奉行不過文書之事而期會追呼笞箠比較其困踣無聊之狀則與以身任軍旅土木之繇役者無以異而至於破家蕩産不能自保則新役之猶反不至此也然則差役之名孟後世以其困苦卑賤同於徭役而稱之而非古人所以置比閭族黨之官之本意也王荊公謂免役之法合於周官所謂府史胥徒王制所謂庶人在官者然不知周官之府史胥徒蓋服役於比閭族黨之官者也蘇文忠公謂自楊炎定兩稅之後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故秦何復欲取庸錢然不知唐之所謂庸乃

征徭之身役而非鄉職之謂也二公蓋亦皆閒當時差役之名但見當時差役之賤故立論如此然實則誤舉以爲比也上之人既賤其職故叱之如奴隸待之如罪囚下之人復自賤其身故或倚法以爲姦或匿賤以規免皆非古義也成周之事遠矣漢之所以待三老嗇夫亭長者亦難以望於後世如近代則役法愈獎役議愈詳元祐間講明差雇二法爲一大議論然大槩役之所以不可爲者費重破家耳蘇黃門言市井之人應募充役家力既非富厚生長習見官司官吏雖欲侵漁無所措手耕稼之民性如麋鹿一入州縣已自懾怖而況家有田業求無不應自非廉吏誰不動心凡百侵擾當復如舊以是言之則其所以必行雇役者蓋雖不能使充役之無費然官自仕雇募之責則其役與民不同而橫費可以省雖不能使官吏之不貪然民既出雇募之費則其身與官役有休歇之時而雇役則年年出費差役有不及之戶而雇役則戶戶徵錢至有不應輸錢而情願執役者蓋當時破家者皆愚懦畏事之人而能幹點之徒自能支吾而費用少者反以出雇役錢爲不便又當時各州縣所徵雇役錢除募人應役之外又以其餘者充奬吏俸給之用又有寬剩錢可以備凶旱賑救可以見當時充役之費本不甚重故雇役之錢可以備此三項支用也若夫一承職役羈身官府則左支右吾盡所取辦傾囷倒廩不足償役未滿而家已罄事體如此則雇役之法豈復可行雇役之金豈復能了然則此法所以行之熙豐而民便之元祐諸君子皆以爲善者亦以當時執役之費本少故也禮義消亡貪鄙成俗爲吏者以狐兎視其

民睥睨朶頤惟恐墮穽之不早為民者以寇戎視其吏潛形匿影日震懾壁壘之為殃上下狙伺巧相計度州縣專以役户之貧富為宦況之豐殺百姓亦專以役籍之係否驗家道之興衰於是民間視鄉亭之職役如蹈湯火官又以復除之說要市於民以取其貲其在復除之科者苟延歲月而在職役之列者立見虛耗雖有智者不能為謀矣所謂正本澄源之論必也朝廷以四維勵士大夫餘廉耨事無俾有多藏之惡士大夫以四維自勵力行好事稍能以澤物存心然後刱姦貪之胥吏以去其蠹害削非泛之支備以養其事力賦欲之簿書必穀無使代逋欠之輸勾呼之期會必明毋使受稽慢之罰夫然故役人者如父母之令其子弟恩愛素孚役於人者如臂指之護其腹心劬勞不憚既無困苦之憂不作逃死之念則按籍召而役之可矣奚必曰雇曰義之紛紛哉不然舉三代以來比閭族黨之法所以聯屬其民上下相維者反藉為厲民之一大事愚不知其說矣

復除

周鄉大夫之職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舍役如今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

高爵復其家令民入粟至五大夫乃復一人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募民守塞皆賜爵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遭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如米粟為糜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吏　一歲中學以上補太子門大夫　郎中　能治一官者補文學掌故　其不好學下大夫之家也大夫很者地狹故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鄉三老縣三老復勿繇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置比沛　詔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延壽各十家趙及甕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家復無與他事

惠帝四年舉民孝悌力田者復其身

文帝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　募民守塞皆賜爵

高爵復其家

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三年幸太原復晉陽中都民三歲租

四年復諸劉有屬籍者家無所與

景帝遭詔出宮人歸其家復終身

武帝建元元年民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又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如米粟為糜之六反為復子若孫令得身率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　弟子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　其高第可以為郎中吏　一歲中學以上補太子門大夫　郎中　能治一官者補文學掌故　其不好學下大夫之家也大夫很者地狹故期不從政

漢高祖二年蜀漢民給軍事勞者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　鄉三老縣三老復勿繇戍

五年詔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軍吏卒賜爵非七大夫已下皆復其身及户勿事七年民產子復勿事二歲

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

十一年諸縣堅守不降反寇者復租三歲　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十二年詔吏二千入蜀漢定三秦者皆世世復　以沛為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沛父兄請復豐乃并復置比沛　詔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延壽各十家趙及甕公子無忌各五家令視其家復

百封宗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　府庫並虛乃募民能入奴婢者得以終身復　桑弘羊請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時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千夫調發之士益鮮

宣帝地節二年詔博陸侯功德茂盛復其後世世毋有所與功如前

相國

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且勿算事

地節四年詔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益其子

道

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

永光三年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

世祖建武五年詔復潁陽二年徭役帝生於潁陽故特之

十九年幸汝南南頓縣賜吏人復南頓歲租一歲

父老叩頭言願賜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逮期十年乎吏人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讓也帝大笑復增歲

二十年復潁陽縣徭役六歲

二十年復潁陽縣徭役一歲詔曰豐沛潁陽元氏南頓皆聖帝興王之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受命所由加恩報德適其宜也今永平之政百姓怨結而吏人求復盬敢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令人愧笑重逆此縣之拳拳其復元氏田租更賦六歲勞賜縣掾史及門閽走卒

相帝永康元年復博陵河間二郡比豐沛

靈帝光和六年復長陵縣比豐沛

徐氏曰按漢之有復除猶周官之有施舍皆除其賦役之謂也然西京時或以從軍或以三老或以孝悌力田或以明經或以

博士弟子或以功臣後以至民產子者大父母父母之年高者給掌高之祠者莫不得復其閭　其閭美意至多至東都所復不過潁陽元氏南頓數邑蓋專爲天子之私恩矣

按周官及禮記所載周家復除之法除其征役而已至漢則并賦稅除之豈漢之法優於周乎曰非也蓋賦稅出於田而周人之田則皆受之於官其在復除之例者如所謂貴者賢者能服公事者即公卿大夫以及庶人在官之流皆受公田之祿以代耕未嘗予之田而使之躬耕者也所謂老者疾者則不能耕而不復給以田且仰常饋於官者也所謂新氓之遷徙者則是未及授以田者也此數色之人既元無田則何有於賦稅故只除其征役至漢則田在民間官不能授受之楊亦作復應安與不應受之法矣故在復除之例者並除其賦役也然漢以後則官户之有蔭至單丁或老疾者除其役

魏黃初元年之後始開大學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大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踈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

王褒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褒爲屬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盬敢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褒乃下道至土牛磐揖而左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

唐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緦麻以上親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職事散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縣男父子國子太學四門學生俊士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同籍者皆免課役凡王戶內有課口者爲課戶若老及廢疾篤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

俱九品以上官不課四夷降户附以荒鄉給復十年奴婢縱爲良人給復三年役外蕃人一年還者給復三年二年者給復四年三年給復五年又詔諸宗姓未有職任者不在猶役之限

玄宗初立求治蠲猶役者給蠲將以流外及九品京官爲蠲使歲再遣之

白履忠召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謂之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猶得五品何益履忠曰性樂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唐制諸司捉錢户皆給牒蠲免猶役詳見雜徭推門

宋真宗皇帝乾興元年臣僚上言官勢户及將校猗前占田避役之害見差役門

仁宗時初官八品已下死者子孫役向編户詔特蠲之　民避役者或竄名寺圖籍號爲出家趙州至千餘人州以爲言遂詔出家者須

落髮爲僧乃可免役

神宗熙寧二年頒募役法於天下詔宗奉聖祖及祖宗陵寢神御寺院宮觀免納役錢

諸旗校門陳有勑書及前代子孫於法有蔭者所出役錢依官户法賜號與士非因技役者準此

按自熙寧助役之法既行九品官形勢以至僧道單丁咸免役之科者比等第輸錢無所謂復除矣然數者之輸錢輕重不等其詳見户役門茲不備錄

中興以後差役之法品官形勢有制死亡子孫減半蔭庇差役同編户詳見户役門

征榷考　　鄱陽馬端臨　貴與編

征商　附市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貴賣者使之以給賤民

盩人掌斂市紋布總布質布罰布而入于泉府布泉也鄭司農云紋布者布之精麤當爲識識謂幅廣狹中尺數錢布者布之精也古謂總爲總之總布者貨人之所司化貨財者之泉也質布者貨賄之券書也罰布者罰貨之布也舍之掾也九賕者斂其皮角筋骨入于玉府以書其物也作猶

九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于膳府

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　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矣　集註廛市宅也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行其貨或治之以市

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　譏察也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

又曰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集註治之謂治其爭訟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而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按如孟子之說可以見古人閉市征斂之本意蓋惡其逐末專利而有以抑之初非利其貨也

漢高祖接秦之弊諸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斗米一石五千乃約法省禁量吏祿吏祿多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自爲私奉養不領於天下經費言各收其所職

我以自供不入國朝之庫者也 征榷也

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石林葉氏曰高祖禁賈人毋得衣錦綺穀綈紵操兵乘騎馬其後又禁毋得為吏與名田九民一等商賈獨倍其賤之至矣九賈皆有籍謂以成邊者七科吏有罪一亡命二贖斯三而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雖非先王之政然本抑末亦後世所不能行也

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

文帝時晁錯說上曰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千百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今法律賤商人商賈輜車二算商賈倍其緡也已上算車之法九民不為吏不為三老讀書十分有一算車皆出一算船五丈已上一算商賈之船也匿而能告者以半畀之所謂告賈人無得籍民田以便農犯者沒入

按算緡錢之法其初亦只為商賈居貨者設至其後告緡遍天下則凡不為商賈而有蓄積者皆被害矣故擇其閑於商賈者設為此法

太初四年徙弘農都尉治武關稅出入者吕給關吏卒食

賈者登載于此而斂則見雜征榷門

王莽置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令工商能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諸取眾物鳥獸魚鱉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蚕蠶織紝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它方技商賈販賣人坐肆列里區謁舍居動所在系謁舍今家是為區皆各自占所為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為貢敢不自占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

按莽之法既推商賈之貨而取其十一又效商賈之為而官自賈今錄其關於征商者于此而餘則見市糴考

晉自過江至于梁陳九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有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賣者三百買者一百無文券者隨物所堪亦百分收四名為散估歷宋齊梁陳如此以為常以人貧商販不為田業故使均輸

欲為懲勵雖以此為辭其實利在侵削

宋孝武大明八年詔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賈遠近販鬻來粟者可

停道中雜稅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

或置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及亡叛者获炭薪之類小津並

十分稅一以入官淮水北有大市自餘小市十餘所備置官司稅斂

既重時甚苦之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稅市入者人一錢其店舍又為五等收稅有差

北齊黃門侍郎顏之推奏請立關市郎店之稅開府鄧長顒贊成之

後主大悅於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聲色之費軍國之用不在此焉

猶僧尼令曰僧尼坐受供養游食四方損害不少雖有薄斂何足為

也

後周閔帝初除市門稅及宣帝即位復興入市之稅每人一錢

隋文帝受禪除入市之稅

唐武后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曰臣伏見有司稅關市事條

不限工商但是行人盡稅者臣謹按周禮九賦其七曰關市之賦謂

惟市廛繁雜關通末游欲令此徒止抑所以成增賦稅夫關市之稅

者唯斂出入之商賈不稅往來之行人何四海之廣九州之雜關必

據險路市必憑要津若乃富商大賈豪恣少輕死重氣結黨連群

喑嗚則聲勢雷動睚眦則擬劒交馳乱俗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

非啁流進寡人亦自擾亂殊俗求利雖切為害方深而有司上言不

識大體徒欲益幣藏物軍國殊不知軍國益稜幣藏翻空且如天下

諸津舟行所經洪舸巨艦千軸萬艘交貨往還昧旦永日今若江津

度支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它未應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簡

河口置鋪納稅則檢覆檢覆則遲留此津纔過彼鋪復止非唯國家

後周顯德五年勑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

稅錢更遭主司僥路何則關為結纍之所市為聚人之地稅市則人

九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都盡抵仰據貨價每一千抽稅錢三

散稅閑則纍興纍興則起異圖人散則懷不軌況淹風久扇變法為

十不得別有邀難

按隋實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

郎官御史令嚴加察訪苟有此色本判官重加懲責長吏奏聽進止

旨依

開成二年十二月武寧軍節度使

衣冠商客金銀羊馬斛斗見錢茶鹽綾綿等一物已上並稅今商量

其雜稅物請停絕勑旨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今

依元實所奏並得其所置官司所由恣罷所有泗口稅額準徐泗觀

察使今年前後兩度奏狀內堅共得錢一萬人百五十五貫文內十

驛一萬一千三百貫文委戶部每年以實錢逐近支付泗宿二州以

虔戈上供錢賜充本軍用其它未應委在才臣共息怨咨以泰行簡

後周顯德五年勑諸道州府應有商賈興販牛畜者不計黃牛水牛

九經過處並不得抽稅如是貨賣都盡抵仰據貨價每一千抽稅錢三

十不得別有邀難

按隋實而有稅理也經過而有稅非理也觀此則其來已久

而牛畜之外餘物俱有過稅商旅安得願出其塗乎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藉斃非有貨幣當靠若無得發篋搜索又詔榜商稅則例于務門無得擅改更增損及創收

止癖陳氏曰此薄稅斂初首揮也恭惟　藝祖開基之歲首定商稅則例自後累朝守為家法九州縣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取動輒奏稟三司取旨行下謹按景德四年三司鹽鐵商稅按察濠濮州監稅李忠恕狀舉條銀每兩稅錢四十文其專擅增等却稱銀元來不納稅錢事省司檢會景德元年二月二十二日勅令將銀出京城門徙諸路州軍者並須於在京稅務納錢每兩四十文不降指揮只是條貫自京出門其廣州稅務元不收稅合依久例不得創收天禧四年福建轉運司奏尚書屯田員外郎方仲荀奏乞收福建枋木稅每估一貫稅一百文本司勘

會榷務編勅每木十條抽一條訖任販貨貴不收商稅天聖七年福建運司奏福州商稅有當增收錢者八當減錢者五當不收錢者十當創收錢十二有旨創收增收並不行餘依奏以此見當時州郡小可商稅不敢專擅創收動須奏稟而漕臣若司亦不敢輒從所請衛改條法至淳化三年令諸州縣有稅以端拱元年至淳化元年收到課利最多錢數立為祖額比校升罰蓋商稅額比較自此始及王安石更改舊制增減稅額所申者司不取旨矣熙寧三年九月中書劄子詳定編勅所參詳自來場務課利增虧並自本州保明三司立定新額始降轉運司令本州自此立定祖額比較有旨從之而本州比較自此始商稅輕重皆出官吏之意有增而無減矣政和間漕臣劉既濟申明於則例外增收一分稅錢而一分增收稅錢冀名自此起至今以五分充州用五分充轉運司上供謂之五分增收錢紹興二年令諸路轉運司量度州縣收稅點慢增添稅額三分或五分而三五分增收稅錢冀名自此始至今以十分為率三分本州七分隸經總制司謂之七分增稅錢而商稅之重極於今日

止癖陳氏曰以朝臣監州稅始於此蓋收方鎮利權之漸然是時初未以此置官也按太宗實錄上謂趙普等曰王仁贍縱吏為姦諸州場院皆隱沒官錢朕初即位委罷去分命使臣掌其事利入遂數倍以此見諸州監當分差使臣自太宗始雍熙三年始著于令監當使臣京朝官並三年替仍委知州通判提舉之遂為定員

閱市之稅凡布帛什器香藥寶貨羊馬牛驢民間典賣莊田店宅馬牛驢騾及商人販茶鹽皆算有敢藏匿物貨為官司所捕獲沒其三分之一以其半界捕者販鬻而不由官路者罪之有官須者十取其一謂之抽稅自曆室舍鎮多使宜從事擅其征利其後諸國割據倍斂財貨以自贍故征算尤繁宋朝每克復疆土必下詔蠲省凡州縣皆置務閱鎮或有焉大則專置官監臨（景德二年詔諸路商稅三萬貫以上者監官內選差京朝官）小則令佐兼領諸州仍令都監監押司掌之行者齎貨謂之過貨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從地宜而不一焉

開寶六年詔嶺南商賈蠻生藥者勿算　先是偽蜀時部民凡嫁娶並不得收其算常稅名物令有司件析揭榜俾行天下

至道元年詔兩浙諸州紙扇茶鞋及細碎物皆勿稅　二年詔民間所織縑帛非出鬻於市者勿得收算

真宗景德元年除杭越等十三州軍稅牛額錢

四年詔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漕河津者勿稅

太中祥符元年詔免諸路州軍農器收稅

天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商稅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二十萬以上

成都二十一務　興元三務

蜀九務

遂二務

彭八務　永康五務　梓二務

十萬貫以上

杭十二務　眉二務

開封二十三務　壽八務

漢二務　嘉八務　邛十九務

果一務　戎三務　瀘六務

簡四務　利二務　閬一務

合一務

懷安二務

劍七務

三泉縣二務　夔二務

五萬貫以上

西京二十六務　北京十四務　徐七務　鄆一務

潁十一務　滄二十二務　博十四務

初二務

秦六務　德十三務　京兆十二務

棣十一務

真五務　雄五務　成五務

楚八務

薪八務　無爲八務　資一務

楊七務

高郵八務　普一務　昌三十八務

蘇五務

洋八務　興二務　大寧監一務　達一務

施五務　涪六務

五萬貫以下

南京九務　青十務

宛九務　淮陽二務

濮八務　襄八務

蔡十九務　陳六務

滄七務　濱六務

永靜軍九務　真定十五務

并九務　延十六務

舒十九務　宿九務

湖十務　婺八務

洪十一務　吉十務

雅十一務　廣安三務

遂一務　雲安二務

二萬貫以下

忠二務　萬十務

渝三務

齊十一務　沂五務

濟六務　單五務

鄆七務　許十務

滑一務　溫十務

恩六務　鳳四務

河中十一務　陝六務

風翔十五務　亳十一務

光七務　黃九務

秀七務　信八務

潭七務　榮一務

富順監一務　巴五務

福十一務　黔七務

萊四務　濰三務

鄆二務　唐五務

鄭九務　冀十務

邢七務　定十七務

洺九務　深五務

保一務　永寧一務

同十一務　耀九務

慶十一務　商四務

澤五務　隴八務

德順一務　乾八務

晉六務　絳六務

汾五務　海四務　泰七務　泗七務
滁四務　和六務　濠四務　連水二務
越九務　潤六務　處七務　衢八務
溫六務　台八務　明五務　常五務
睦六務　江寧五務　宣九務　歙六務
江六務　池十一務　饒六務　太平八務
南康七務　虔六務　廣德二務　敭九務
興國二務　臨江五務　衢一務　江陵十四州
鄂八務　安五務　岳十一務　黎一務
漢陽二務　荆門二務　文六務　龍二務
巢七務　璧一務　南劒十三務　開一務
建七務　泉七務　汀八務　漳十務
廣十四務　昌化三務　潮五務
一萬貫以下
隨三務　金十七務　均三務　信陽二務
莫二務　覇二務　信安一務　乾寧一州
鄜五務　虢四務　坊四務　岷三州
原六務　儀四務　府二務　代十九務
隰九務　忻一務　石六務　遂五務
威勝五務　平定四務　南安二務　建昌二務
通二務　桂陽二務　鼎四務　澧四務
陵井監四務　峽五務　梁山一務　邵武三務
康十六務　南雄六務　英八務　英八務
五千貫以下
廣濟一務　房一務　保安一務　安南一務
丹四務　廣信一務　順安二務　保安三十州

鎮戎六務　熙一務　慶成二務　鄜一務
憲一務　嵐三務　慈二務　寧化一務
火山一務　岢嵐一務　濂四務　連水二務
大通監一務　江陰三務　處七務　衢八務
柳一務　邵三務　明五務　常五務
辰一務　沅四務　保德一務　撫二務
南平三務　興化八務　復二務　茂一務
連四務　賀二十一務　封三務　端一務
新一務　南恩一務　全二務　歸一務
春九務　桂十四務　容五務　邕一務
象七務　融一務　昭十二務　梧一務
藤一務　龔一務　潯三務　貴十一務
柳十州　宜五務　賓四務　橫三務
化五務　高六務　雷二務　白一務
欽一務　欝林一務　萬安一務　朱崖一務
廉五務　瓊一務　蒙一務　賓二務

南儀一務

按天下商稅惟四蜀獨重雖屢戒聞小品其數亦陪蔑於內地之壯郡然會要言四蜀所納皆鐵錢十纔及銅錢之一則數目雖多而所取亦未爲甚重而熙寧十年以後再定之額宅郡皆增於前而四蜀獨減於舊豈亦以元額偏重之故歟

仁宗時詔塲務歲課倍增者乃增使臣一員監臨又詔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户苛留商賈求羨餘以希賞

天聖中有請算錢以自給費者仁宗曰貨泉之利欲流天下而通有無何可算也不許

又詔有司裁定歲課或不登而州縣責衙前備償者立命罷之
神宗熙寧元年詔三路支移或民以租賦折貨至邊貿易以輸官者
毋稅石炭自懷至京不征流民復業者所過免算
四年詔三司九民承買酒麴坊場率千錢輸稅五十陌之以祿吏
七年詔減國門稅數十種錢不滿三十者蠲之其先外城二十門皆
責以課息近止令隨其闊要分等以檢捕獲失之數爲賞罰既而以
歲旱復有是命
八年手詔問中書賈販之物法不稅者其市例錢當輸否時有司劍
稅買物之入京者謂之市例錢以祿吏帝疑焉故問之
鄭俠奏議跋後云建言者以諸門及本務稅錢額虧折皆是官員
饒稅過多而吏人受財公共偷瞞不知乃爲市易拘攔商旅入務
官買以致商旅不行稅乃大虧也遂立條約專攔皆有食錢官員
不得饒稅專攔取錢依倉法官員妄饒稅並停替仍會開諸處每

商旅納官稅一百文即專攔所得市利錢幾何諸處申約官稅一
百專攔等合得事利錢十文官中遂以爲定例每納稅錢一百文
別取客人事例錢六文以納專攔等食錢已而市易司作奬於申
收事例錢項即聲說所收不及十文亦收十文此明爲所收事例
錢不及十文亦收十文及法行乃謂所收之稅不及十文亦收事
例錢十文只如芎麻一斤收錢五文山豆根一斤收錢五文却問
客人別要事例錢　十文本門爲不便申省及市易司並不施行
致客人爲事例錢故累與專攔相拖拽云我官錢十文納了你却
問我要甚事例錢必須取條貫分明詳諭方肯納錢而去不三五
日間適再三月二十六日奏狀准三月二十七日聖旨市利錢三
百文以下稅錢者皆無市利錢矣看詳有司當立法時取專攔所
得事例錢以供專攔逐月食錢不曰事例錢而以市利名之者若
取孟子所謂有賤丈夫左右望而罔市利之意以爲名是賤之也
又從而多取之以益官宜不繆哉宜乎聖上開之自三百以下稅
錢並不收市利也
哲宗元祐元年從戶部之請在京商稅院酌取元豐八年錢五十五
萬二千二百六十一緡有奇以爲新額自閏
八年商人載米入京雜者力勝稅擡糴
兵部尚書蘇軾上言臣聞穀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末是以法不
稅五穀使豐熟之鄉商賈爭糴以起太賤之價災傷之地舟車輻
湊以壓太貴之直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而近歲法令始有五
穀力勝稅錢使商賈不行農末皆病廢百王不刊之令典而行自
古所無之弊法百世之下書之青史曰收五穀力勝稅錢自皇宋
某年始也臣切爲聖世病之臣頃在黃州親見累歲穀賤農夫連

皆官收五穀力勝稅錢致商賈不行之弊也臣聞以物與人物盡
而止以法括人法行無窮今陛下每遇災傷捐金帛散倉廩自元
祐以來蓋所費數千萬貫石而饑殍流亡不爲少衰只如去年浙
中水災陛下使江西北顧船運以救蘇湖之民蓋百餘萬石又計
雜本水腳官費不貲而客船被差顧者皆失業破產無所告訴與
其官司費耗爲害如此何以削去近日所立五穀力勝稅錢一條
只行天聖附令免稅指揮則豐凶相濟農末皆利縱有水旱無大
飢荒雖日下稍失課利而災傷之地不必盡煩陛下出捐錢穀如
近歲之多也今元祐徧救雖云災傷地分雖有倒亦免而穀所從
來必自豐熟地分所過不免收稅則商賈亦自不行議者或欲立
法如一路災傷則鄰路免稅一州災傷則鄰州亦然雖以今之法
小疫疎通而隔一州一路之外豐凶不能相救未爲良法須是盡
削近歲獘法專用天聖附令指揮乃爲通濟臣切謂若行臣言稅

錢亦必不至大段失陷何也五穀無稅商貨必大通流不載見錢必有回貨見錢回貨自皆有稅所得未必減於力勝而災傷之地有無相通易爲振救官司省費其利不可勝計今肆赦甚近若得於赦書帶下光益聖德收結民心實無窮之利取進止

徽宗大觀元年凡典買牛畜舟車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稅　建中靖國初有此令至是蠲之

二年詔在京諸門凡民衣食穀菽雞魚果蓏炭柴磁瓦器之類並蠲其稅至終計所蠲令大觀庫給價

重和元年以臣僚言凡民有遺嘱并嫁女承書令輸錢給印文憑其絲綿縑帛即其鄉聚市鬻者亦令先歷近地場務請稅尋皆罷之

八月臣僚又言稅物由便道者請令批引致務參驗并稅之詔户部下諸路漕司計畫以行

宣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爲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畢終以丈數報轉運司取旨

初元符令品官供家服用之物免稅至建中靖國初馬牛驢騾已不入服用之例而比年臣僚營私牟利者衆宮觀寺院多有免稅專降之旨皆以船艘貿販州縣無孰何之者故有是詔

三年兩浙淮西等路稅例外增一分者勿取其先漕臣被旨起應奉物乃增稅以更費至是御筆罷之

欽宗靖康元年詔都城物價未平凡稅物權更蠲稅一年

高宗建炎元年詔京城又閉道路方通有販貨上京者與免稅　又詔應殘破州縣合用竹木磚瓦並免收稅　又詔比來歸正人兩浙復業人在路不得收稅　又詔於平江崑山縣江灣浦量收海船稅應官司回易諸軍收買物色依條收稅蓋寧於海道取給軍需而不以病民也又慮稅網太密詔減併一百三十四處減罷者九處免過稅者五處至於牛米柴麵民間日用所需並與罷稅

孝宗隆興之初招集流民凡兩淮之商旅歸正人之興販並與免稅州縣繕置稅場不曾申明去處並罷之　又詔鄉落墟市貿易皆從民便不許人覺搜收稅減罷州縣稅務甚多光宗復罷楚州雅州管下鎮務減臨安府富陽餘杭稅額寧宗時減罷州縣稅務亦不一

門市之征日以蠲免中興列聖仁民之心何如哉其間會吏並緣詩取百出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臣僚言諸州軍公庫無名妄用私立稅場等及繼錢計米菜茹柬薪之屬　乾道四年詔諸州縣不得擅置稅場中細名場務稅在有之若增一物在有之若增一錢及私立關庫攔截商民抽稅并有監官覺察措置攔截等官罷黜　淳熙六年閏月臣僚言諸州縣稅場或增添官吏或增用稽察措置　乾道元年二月詔諸等官司許民越訴委官體究申樞密院重行黜責　十一年八月臣僚言諸州縣稅場或增添官吏或增用稽察措置外擅置攔截收檢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臣僚言諸州縣稅場或增添官吏或增用稽察措置外擅置攔截收檢并有監官覺察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臣僚言諸州縣稅場或增添官吏或增用稽察措置外擅置攔截收檢并有監官覺察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

有稅　乾道六年閏月臣僚言重紹興之令力勝典賣之類並蠲之　紹興二十一年八月臣僚言諸州縣稅場或增添官吏或增用稽察措置外擅置攔截收檢并有監官覺察之類未印契者更期以百日免倍

與吾民相刃相靡不啻讎敵虛市有稅空舟遇士夫行李則搜囊發篋

以食米爲酒米以衣服爲布帛皆有稅

貨物則抽分給賞斷罪倍輸倒囊而歸矣　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

行旅亦白取百金方紓路避之則攔截叫呼　嘉定五年四月臣僚言

以中興以來申明越津攔稅之禁

則指曰是大小法場也　紹興二十二年臣僚言蘄之蘄陽江之蘄水大小法場

引用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詔今後諸路州縣不得擅置稅場攔截客旅其客旅貨物經由去處只令經一稅場投稅外更不得重征

其告漏稅不實者坐之　慶元六年五月詔

有合稅者照自來則例不得欺詐撾攫如例外多收投子錢許民越訴　紹熙元年四月詔

其赴務投稅者不得截留收買　慶元五年四月詔

禁戢吏姦也如此是宜商賈之利通而民生之用足雖中興制造民力已竭而不至於甚困者皆此之由也

鄱陽 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

鹽鐵繹

管子曰海王者言以貧海之利而王諸侯王者平謂反謹正鹽筴正音征 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大共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少半猶少弱也 大男食鹽一升大女食鹽少半大男大女之稱也 小男小女食鹽少半小男小女之稱也 此其小曆也大曆百升而釜釜十斛也百斤之鹽七十六斤大半六十斤今鹽之重升加分強釜五十也大半猶大多也 而取之則一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大半四十斤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乘其大數而言之開口謂大男大女食鹽者也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千萬口 千萬口二千鍾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 千萬口一月六千鍾也 此其鹽筴之大數也 又論其鹽筴之大數 以千萬人為率 如九百萬人之數 所食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又變其月數 以一月為率 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計一月每人錢三十 凡千萬人籍錢三千萬 今吾非籍之諸君吾子而有二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之籍者六千萬萬乘之正九百萬也萬萬人為一萬萬 萬萬乘以千萬人為率 今天下人數不啻萬

之貲得五刀 鄭鐵之重每十分加十 郡縣之重每十分加十 農之器得二耕 我也 其餘輕重皆准此而行 其民弥重其加弥多 然則舉贏勝貲事無不服籍者桓公曰然則國無山海不王乎管子曰因人山海之名有海則有鹽而假名有海 有鹽無海而假名有山 售鹽於吾國 彼國有鹽而貴於吾國為售 釜十五 官又出而糴之以百錢也 我未與其本事也 與用也本鹽也 受人之事以重相推 以重相類也 此人用之數也 彼人所有而乏 皆為我用 請君代流新 草指曰莅 棄水為鹽 棄海水 正 音征 而積之十月始征至于正月成三萬鍾下令曰孟春既至農事且起大夫無得繕冢墓理宮室立臺榭築墻垣北海之衆無得聚庸 庸功也 而煮鹽 北海之衆謂北海貴鹽之人 本意禁人煮鹽丁令祖以農事蠶桑有故尊先自大夫起欲人不知其漸漸而為之 耀 糴而食 無鹽則廩守圉之國 圉與禦同 古通用 用鹽獨甚桓公乃使糴之得成

厲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布常無鼓徵斂無度蓋極言其苛如此然則桑孔之為有自來矣

漢高祖接秦之敝量利祿度官用以賦於于民而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名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經費秦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漢興循而未改

按史既言高祖省賦而復言鹽鐵之賦仍秦者蓋當時封國至多山澤之利在諸侯王國者皆循秦法取之以自豐非縣官經費所推也

孝惠高后時吳有豫章銅山即招致天下亡命盜鑄錢東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用饒足

班固贊曰吳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斂以使其衆逆亂之萌自其子興古者諸侯不過百里山海不以封蓋防此矣

武帝元狩四年置鹽鐵官

元狩中兵連不解軍官大空富商大賈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五年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煮鹽官為牢盆 牢者名鹽器也 盆者煮鹽器也 孚食 孚信也 守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費人矣孔僅使天下鑄作器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益廣開置左右鍾初大農斡鹽鐵官布多買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既充滿益廣小式為御史大夫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苦惡 鹽味苦器脆惡 價貴強令民買之乃因孔僅言事上不說先公曰孔僅咸陽所言前之屬少府者其利微今改屬大農則

其利盡此聚斂之臣飾說以蓋其私也管仲之鹽鐵其大法稅之而已鹽鐵官嘗自煮之以權時取利亦非久行鐵則官未嘗治鑄也與孔桑之法異矣

元封元年因桑弘羊請置大農部承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名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所在縣

鹽官凡二十八郡

河東安邑　大原晉陽　南郡巫　鉅鹿堂陽
勃海章武　千乘　琅琊海曲長廣　會稽海鹽
犍為南安　蜀臨邛　益州遂久　巴朐忍
安定三水　北地弋居　上郡獨樂　西河富昌
朔方沃野　五原城宜　厲門縣通大陽有長泉　漁陽泉州
隴西　遼西海陽　遼東　南海番禺
蒼梧安南　東平　北海　東萊曲城縣東平陵有鐵官

鐵官九十四郡

京兆掌　左馮翊夏陽　扶風雍　弘農在縣池
太原大陵　河東安邑縣有鹽官平陽　河內懷　河南
潁川陽城　汝南西平　南陽宛　廬江舒
山陽　沛沛　魏武卒　常山都鄉
千乘千乘　齊臨淄　東萊東萊　東海下邳
濟南東平陵城　泰山蓋　臨淮盱眙故堂邑　桂陽
漢中南鄭　犍為武陽南安　蜀臨邛　琅琊
渤海章武　右北平平剛　遼東平郭　隴西
膠東都教　魯　楚彭城　廣陵
中山北平　東平　城陽莒　涿

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

從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有詔下終軍問狀軍詰偃膠東南近琅琊北接北海魯國西枕泰山東有東海之饒鹽鐵偃假四郡口數田地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受其鹽鐵偃矯四郡以便其私煮鹽鐵之利以佐助費縣官以足用偃之矯制頗有所近之文然其指意乃在於國家便而人不害偃之所爲不宜禁絕軍以爲偃雖不能深推明聖恩而直引其文以繩之偃已前三奏無奉詔不報不惟所爲不許惟思也而直實及者非重問偃已前三奏無奉詔不報不惟所爲不許惟思也而直

山澤平夫權利之處必在山澤非豪人不能通其利異時鹽鐵未籠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吳王專山澤之饒薄賦其人贍窮之以成私威私威積而逆節之心作今縱人於權利罷鹽鐵以資強暴遂其貪心衆邪群聚私門成黨則強禦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數形成矣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不可廢也文學曰燕人藏於家諸侯藏於國天子藏於海內是以王者不蓄不藏於人遠浮利務民之義利立而人怨上若是雖湯武生存於代無所容其庖工商之事猷冶之仕何姦之能成三相專磐六卿分晉不以鹽冶故權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蕭墻不在朐邴大夫曰山海有禁而人不傾貴賦有平而人不疑縣官設衡立準而人得其所雖使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之則豪人擅其用而專其利也文學曰山海者財用之實路也鐵器者農之死士也死士用則佐雠滅田野闢而五穀孰實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

給人用給則富國而教之以禮禮行則道有讓而人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也夫秦楚燕齊士乃不同剛柔異氣巨小之用侔勻之宜黨殊俗異各有所便縣官籠而一之則鐵器失其宜而農之失其便器用不便則農夫罷於野而草萊不闢草萊不闢則人困乏也大夫曰昔商君理秦也設百倍之利收山澤之稅罔富人強蓄積有餘是以征伐敵國攘地斥境不賦百姓軍師以贍故利用不竭而人不苦今鹽鐵之利所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務於蓄積以備不虞之絕所急甚衆有益於用無害於人文學曰昔文帝之時無鹽鐵之利而人富當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見利之所利而見其所害且利非從天來不由地出所出於人間而為之百倍此計之失者也夫李梅實多者來年為之衰新穀熟舊穀為之虧自天地不能滿盈而況於人乎故利於彼者必耗於此猶陰陽之不並晝夜之代長短也商鞅峭法長利秦人不

聊生相與哭孝公其後秦日以危利蓄而怨積地廣而禍攜惡在利用不竭乎於是丞相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猥以鹽鐵為不便宜罷郡國榷酤酒關內鐵奏可於是利復流下鹽賈

宣帝地節四年詔鹽民之食而賈咸貴其減天下鹽賈

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

永光二年復鹽鐵官

成帝綏和二年賜丞相翟方進策曰百僚用度各有數君增益鹽鐵更變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云云方進自殺

東漢郡有鹽官鐵官者隨事廣狹置令長及丞本注曰凡郡縣出鹽多者置鹽官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

明帝時官自鬻鹽

時穀貴縣官給用不足尚書張林言鹽食之急雖責人不得不須官可自鬻詔諸尚書通議朱暉等言鹽利歸官則人貧怨非明主所宜行帝卒以林言為然

和帝即位罷鹽鐵禁

詔曰昔孝武皇帝致誅胡越故權鹽鐵以奉師旅之費自中興以來匈奴未賓永平末年復修征伐先帝即位務休力役然猶深思遠慮安不忘危採觀舊典復收鹽鐵欲以防備不虞寧安邊境而吏多不良動失其便以違上意先帝恨之故遺戒郡國罷鹽鐵之禁縱民羨鑄入稅縣官如故事其申勑刺史二千石奉順聖旨勉行德化布告天下使明朕意

獻帝建安初置使者監賣鹽

時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開本土安寧皆企願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尉張紘建議以為鹽者國家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依舊置使者監賣以共直益市犁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勸耕積粟以豐實關中遠者聞之必競還魏武於是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務可課校開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

後秦主姚興以國用不足增關津之稅鹽竹木皆有賦群臣咸諫以為天殖品物以養群生王者子育萬邦不宜節約以奪其利興曰能斟酌利於山水者皆衆富之家吾損有餘以裨不足何不可遂行之

陳文帝天嘉二年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統從之

後魏宣武時河東郡有鹽池舊立官司以收稅利先是罷之而人有偷強者專擅其食貧弱者不能資益延興末復立監司量其貴賤節

其賦入公私兼利孝明即位復罷其禁與百姓共之

時御史中尉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盜取之以時不使戚臧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吞其酷臨富有群生而擅其一物者也今縣官郭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盖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彭城王勰曰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國用非專為供太官之用宜如舊魏主卒從琛議

致堂胡氏曰鹽之為物天地自然之利所以養人也盖有之民則縱末作資府惰盡屬之官則奪民日用而公室有近貸之害琛勰之言皆未得中道也官為屬禁俾民取之而裁入其稅則

政平而害息矣

魏自弛鹽禁之後官雖無榷而豪貴之家復乘勢占奪近池之人又輒障悋神龜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河清王澤等奏請依先朝禁之為便於是復置監官以監檢焉其後吏罷吏立至於永熙自遷鄴後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煮鹽滄州置監一千四百八十四瀛州置監一百五十二幽州置監一百八十青州置監五百四十六又於邯鄲置監四計終成合收鹽二十萬九千七百八斛四斗軍國所資得以周贍矣

後周文帝霸政之初置掌鹽之政令一曰散鹽煑海以成之二曰監鹽引池以化之三曰形鹽掘地以出之四曰飴鹽於戎以取之凡監鹽每池為之禁百姓取之皆稅焉

按東南之鹽煑海而已西北之鹽則所出不一而名亦各異各有所宜白鹽足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細剉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瘠劇赤鹽剥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是也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是尚依周末之獎盜池鹽井與百姓共之是通鹽池鹽井皆禁百姓採用至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獘天下用度不足於是吳鹽蜀麻銅冶皆有統制輕貨緣江陵襄陽上津路轉至鳳翔

開元元年河中尹姜師度以安邑鹽池漸涸開拓疏決水道置為鹽屯公私大收其利左拾遺劉彤請檢校海內鹽鐵之利從之

彤上表曰臣聞漢孝武為政廄馬三十萬後宮數萬人外討戎夷內興宮室殫費之甚竇百當今然而古費多而貨有餘今用少而財不足者何豈古取山澤而今取貧人哉取山澤則公利厚而人歸於農取貧人則公利薄而人去其業故先王之作法也山海有

官鹽衛有職輕重有術禁發有時一則專農二則饒國潛人盛事也臣竊為當今宜之夫煑海為鹽抹山鑄鐵伐木為室豐餘之輩也寒而無衣飢而無食備貧自資者窮苦之流也若能收山海厚利奪豐餘之人獨調歛重徭免窮苦之子所謂損有餘而益不足帝王之道可不謂乎然臣願陛下詔權鹽鐵木等官各收其利貿遷於人則不及數年府有餘儲突然後下寬貸之令調窮獨之徑可以惠群生可以柔荒服雖戎狄降服堯湯水旱無足慶也奉天適變陛在陛下行之上令宰臣議其可否咸以鹽鐵之利甚益國用遂令判佐大臣姜師度户部侍郎強循俱攝御史中丞與諸道案察使檢校海內鹽鐵之課至十年八月十日勑諸州所造鹽鐵每年合有官課比令使人勾當除此更無別求在外不細委知如聞稱有侵耗宜令本州刺史上佐一人檢校依令式收稅如有落帳欺沒仍委按察糺覺奏聞其姜師度除潘州鹽池以外自餘處更

唐有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皆隸慶支滿州安邑解縣有池五總曰兩池歲得鹽萬斛以供京師鹽州五原有烏池白池尾池細項池靈州有温泉池兩井池長尾池五泉池紅撥池四樂池弘静池會州有河池三州皆輸米以代鹽安北都護府有胡落池歲得鹽萬四千斛以給北武天德黔州有非四十一成州萬州井各一果浪開通井百二十三山南西院領之邛蜀嘉有井十三劒南西川院領之採運錦合昌渝濾資榮陵簡有井四百六十劒南東川院領之皆隨月賢課幽州大同橫野軍有鹽屯每屯有丁有兵歲得鹽二千八百斛下者千五百斛貧海州歲免租為鹽二萬斛以輸司農青斐淄海棣杭蘇等州以鹽價市輕貨亦輸司農天寶至德間鹽每斗十錢乾元元年鹽鐵鑄錢使第五琦初變鹽法就山海井竈近利之地置監院游民業鹽者為亭戶冤雜徭盜鑄者論法及琦為諸州權鹽鐵使盡榷天

下鹽斗加時價百錢而出之為錢一百一十白兵起流庸未復稅賦不足供費鹽鐵使劉晏以為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役用足於是上鹽法輕重之宜以鹽利多則州縣捜出鹽鄉因舊監置吏亭戶雜商人縱其所之江嶺去鹽遠者有常平鹽每商人不至則減價以糶民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貴晏又以鹽生霖潦則鹵薄曝早則土溜壞乃隨時為令遣吏睹導倍於勸農兵越揚楚鹽廩至數千積鹽二萬餘石有運水湖州越州杭州四場嘉興海陵鹽城新亭臨平蘭亭永嘉大昌候官富都十監歲得錢百餘萬緡以當百餘州之賦自淮北置廵院十三曰揚州陳許汴州廬壽白沙淮西南橋浙西宋州泗州鄆南兗鄆鄭滑捕私鹽者姦巧之衰息然諸道加榷鹽錢商人舟所過有稅晏奏罷州縣率稅禁堰壞邀以利者晏之始至也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六百餘萬緡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官闈服御軍餉百官祿俸皆仰給焉明年而晏罷貞元四年淮西鄂度使陳少游奏論死如初一斗以上杖背沒其車驅能捕斗鹽者賞千錢州縣

團保相察比於貞元加酷矣自白茶興河北鹽法鷄蘗而已至皇甫鎛又奏置榷鹽使如江淮榷法犯者杖六百流嶺南元和十三年鹽鐵使程异奏赦文諸州府因用兵以來或慮有權置職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禁一切禁斷者伏以榷茶鹽本資財賦贍濟軍鎮蓋是從權在罷自合便停事久實為重斂其諸道先所置店及收諸色錢物等雖非擅加且異常制伏請準勅文勒停從之

按皇甫鎛程异皆聚斂小人元和十三年則憲宗平淮西之後浸以驕侈二人以逢羨餘有寵為相之時也然鎛加鹽估峻榷法靡所不至而异能上此奏猶為彼善於此史稱异自知不合衆心能廉謹謙退為相月餘不敢知印秉筆故終免於禍觀此奏亦其一節也

議榷鹽法敝請官自賣鹽可以富國詔公卿議其可否中書舍人韋處厚兵部侍郎韓愈條詰之以為不可遂不行

愈奏畧謂平叔請令州府差人自糴官鹽可以獲利一倍臣以為城郭之外少有見錢糴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欠遷延用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吏人坐鋪自賣利不關己罪則加身非得見錢必不敢受如此則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何更有倍利又欲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糴之必索百姓供應擾擾極多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淡食動經旬月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

平叔又云淳寄數稍者轉富土着守業者日貧若官自糴鹽不問貴賤賓富四民懵道并兼游手因其所食盡輸官錢并諸道軍諸使家口親族遍相影占不曾輸稅若官自糴鹽此輩無一人遺漏者臣以為此數色人等宜未糴鹽之時從來糴鹽而食不待官自糴鹽之後任人雖然後食鹽也國家榷鹽食鹽者皆是天下百姓無貧富貴賤皆已輸錢於官矣不必與國家交手付錢然後為輸錢於官也

時奉天鹵池生水柏以灰一斛得鹽十二斤利倍鹹鹵文宗時來灰一斗比鹽一斤論罪開成末詔私鹽月再犯者易縣令罰刺史俸十犯則罰觀察判官課料宣宗即位茶鹽之法益密糴鹽少私盜多者謫觀察判官不計十犯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弘止以兩池鹽法敝遣巡院官司空與更立新法其課倍入遷權鹽使以壞籬者鹽池之隄禁有盜壞與鑿鹹皆死鹽益持弓矢者亦皆死刑兵部侍郎判度支周墀又言兩池鹽盜販者迹其居處保社按罪鬬五碩市二碩亭戶盜糴二石皆死是時江吳群盜以剽物易茶鹽不受者焚其室廬吏不敢枝梧鎮戍場鋪堰壞以闕通致富宣宗乃擇嘗更兩畿輔望縣令者為監院官戶部侍郎裴休為鹽鐵使上鹽法八事其法皆施行兩池榷課大增其後兵遍天下諸鎮擅利兩池為河中節度使王重榮所有歲貢鹽三千車中官田令孜募新軍五十四都餽轉不足仍倡議兩池復歸鹽鐵使而重榮不奉詔至舉兵反僖宗為再出然而卒不能奪

後唐同光三年勅魏府每年所徵隨絲鹽錢每兩與減放五文逐年依前徵納鹽食鹽大鹽甜次冷鹽每斗與減五十樂鹽與減三十

天成元年勅諸州府百姓合散糴鹽二月內一度依散依夏稅限納錢苗天福元年勅京洛管內所配人戶食鹽起來年每斗放減十文

七年宣旨下三司應有往來鹽貨悉祝之過祝每斤七文住稅每斤十文其諸道應有係屬州府鹽務並令省司差人勾當

先是諸州府除依散糴鹽徵錢外每末鹽界分場務約雜錢一十七萬貫有餘言事者稱雖得此錢百姓多犯鹽法請將上件食鹽錢於諸道二百為五等配之然後任人

逐便興販既不勞官又益百姓朝廷行之諸處場務日仍舊慨而
鹽貨頓賤去出鹽遠處州每斤不過二十掌事者又稱鹽政其法
奏請重置稅焉蓋欲絕興販歸利於官場院雜鹽雖多人戶鹽錢
又不放免民甚苦之
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
奪靈戶之利而官自賣之甚則奪商賈之利而官自賣之然
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
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
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所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
所以駁議之者其應已略及此矣迫其極敝也則官復取鹽
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横斂
與既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不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鍊
五年既取江北諸州鹽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頗得
海陵鹽監商厝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
乃詔成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精稍歸之

敏如出一轍異哉

青白鹽池在鹽州北唐朝元管四池曰烏池白池瓦窰池細項池
今出稅置吏唯有青白二池

勅諸色犯鹽麴五斤以上並重杖處死以下科斷有差
私鹽所犯一斤以上斷死以下科斷有差 刮鹼煮鍊
歸養園供食不得博易貨賣違者照私鹽科斷 州城縣鎮郭下人
戶係屋稅合請鹽者若是州府並於城內請給若是外縣鎮郭下人
戶亦許將鹽歸家供食仰本縣預取逐戶合請鹽數日攢定文帳部
領人戶請給勅本處官吏及所在場務同點檢入城若縣鎮郭下人
戶城外別有莊田亦仰本縣預先分擘開坐勿令一處分給供使

三年勅諸州府井外縣鎮城內共居人屋稅鹽今後不依其鹽錢亦
不徵納所有鄉村人戶合請鹽所在州城縣鎮嚴切檢校不得放
入城門

顯德元年上謂侍臣曰朕覽食末鹽州郡犯私鹽多於顆鹽界分蓋
平濕之地易爲刮鹽前造鹽唯遵我權法兼又汚我好鹽況末鹽前
鍊搬運費用倍於顆鹽今宜分割十餘州令食顆鹽不唯輦運省力
兼亦少人犯禁自是曹宋已西十餘州皆食顆鹽 雜者曰顆鹽出解州粗者曰末鹽出

三年勅漳河已北州府管界元是官場雜鹽今後除城郭草市內仍
舊禁法其鄉村並 許鹽貨通商逐處有鹹鹵之地一任人戶煎鍊
與賣則不得踰越漳河入不通商界

五年既取江北諸州鹽主奉表入貢因白帝以江南無鹵田頗得
海陵鹽監商厝以贍軍帝曰海陵在江北難以交居當別有處分
乃詔成支鹽三十萬斛以給江南士卒精稍歸之

宋朝之制顆鹽出解州安邑解縣兩池以戶民多畦夫悉蠲其他役
每歲自三月一日壁畦四月始種八月乃罷官廩給之安邑池每戶
成種鹽千席解池減二十席 至百四十席 最多之數比大中祥符九年二十七萬三千五百二十六席比
天聖二百七十六席比一百七十六席比一百七十六席比一

敕撫州廣德臨江軍兩浙之常潤湖睦州荊湖之江陵府安復澧鼎鄂岳衡永州漢陽軍宣和辭黃州漢陽軍舊屬湖南太平興國二年始令官賣係計戶科買每歲以斛為定其後增減不一紹興九年立額計錢一十三萬貫二十八年減五萬貫三十一年減二萬貫紹興二年減一萬貫乾道二年減一萬貫淳熙二年減一萬貫三年減一萬貫四年減一萬貫五年減一萬貫六年減一萬貫七年減一萬貫八年減一萬貫九年減一萬貫十年減一萬貫十一年減一萬貫十二年減一萬貫十三年減一萬貫十四年減一萬貫十五年減一萬貫十六年減一萬貫十七年減一萬貫十八年減一萬貫十九年減一萬貫二十年減一萬貫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三十年減一萬貫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三十九年減一萬貫四十年減一萬貫四十一年減一萬貫四十二年減一萬貫四十三年減一萬貫四十四年減一萬貫四十五年減一萬貫四十六年減一萬貫四十七年減一萬貫四十八年減一萬貫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五十年減一萬貫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五十九年減一萬貫六十年減一萬貫六十一年減一萬貫六十二年減一萬貫六十三年減一萬貫六十四年減一萬貫六十五年減一萬貫六十六年減一萬貫六十七年減一萬貫六十八年減一萬貫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七十年減一萬貫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七十九年減一萬貫八十年減一萬貫八十一年減一萬貫八十二年減一萬貫八十三年減一萬貫八十四年減一萬貫八十五年減一萬貫八十六年減一萬貫八十七年減一萬貫八十八年減一萬貫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九十年減一萬貫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年減一萬貫一百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年減一萬貫一百十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一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年減一萬貫二百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年減一萬貫二百十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二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年減一萬貫三百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年減一萬貫三百十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三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年減一萬貫四百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年減一萬貫四百十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四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年減一萬貫五百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年減一萬貫五百十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五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年減一萬貫六百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年減一萬貫六百十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六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年減一萬貫七百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年減一萬貫七百十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七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年減一萬貫八百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年減一萬貫八百十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八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年減一萬貫九百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年減一萬貫九百十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二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三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四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五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六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七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八十九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一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二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三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四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五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六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七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八年減一萬貫九百九十九年減一萬貫一千年減一萬貫一千一年減一萬貫一千二年減一萬貫一千三年減一萬貫一千四年減一萬貫一千五年減一萬貫一千六年減一萬貫一千七年減一萬貫一千八年減一萬貫一千九年減一萬貫二千年減一萬貫二千一年減一萬貫二千二年減一萬貫二千三年減一萬貫二千四年減一萬貫二千五年減一萬貫二千六年減一萬貫二千七年減一萬貫二千八年減一萬貫二千九年減一萬貫三千年減一萬貫三千一年減一萬貫三千二年減一萬貫三千三年減一萬貫三千四年減一萬貫三千五年減一萬貫三千六年減一萬貫三千七年減一萬貫三千八年減一萬貫三千九年減一萬貫四千年減一萬貫四千一年減一萬貫四千二年減一萬貫四千三年減一萬貫四千四年減一萬貫四千五年減一萬貫四千六年減一萬貫四千七年減一萬貫四千八年減一萬貫四千九年減一萬貫五千年減一萬貫五千一年減一萬貫五千二年減一萬貫五千三年減一萬貫五千四年減一萬貫五千五年減一萬貫五千六年減一萬貫五千七年減一萬貫五千八年減一萬貫五千九年減一萬貫六千年減一萬貫六千一年減一萬貫六千二年減一萬貫六千三年減一萬貫六千四年減一萬貫六千五年減一萬貫六千六年減一萬貫六千七年減一萬貫六千八年減一萬貫六千九年減一萬貫七千年減一萬貫七千一年減一萬貫七千二年減一萬貫七千三年減一萬貫七千四年減一萬貫七千五年減一萬貫七千六年減一萬貫七千七年減一萬貫七千八年減一萬貫七千九年減一萬貫八千年減一萬貫八千一年減一萬貫八千二年減一萬貫八千三年減一萬貫八千四年減一萬貫八千五年減一萬貫八千六年減一萬貫八千七年減一萬貫八千八年減一萬貫八千九年減一萬貫九千年減一萬貫九千一年減一萬貫九千二年減一萬貫九千三年減一萬貫九千四年減一萬貫九千五年減一萬貫九千六年減一萬貫九千七年減一萬貫九千八年減一萬貫九千九年減一萬貫一萬年減一萬貫一萬一年減一萬貫一萬二年減一萬貫一萬三年減一萬貫一萬四年減一萬貫一萬五年減一萬貫一萬六年減一萬貫一萬七年減一萬貫一萬八年減一萬貫一萬九年減一萬貫二萬年減一萬貫二萬一年減一萬貫二萬二年減一萬貫二萬三年減一萬貫二萬四年減一萬貫二萬五年減一萬貫二萬六年減一萬貫二萬七年減一萬貫二萬八年減一萬貫二萬九年減一萬貫三萬年減一萬貫三萬一年減一萬貫三萬二年減一萬貫三萬三年減一萬貫三萬四年減一萬貫三萬五年減一萬貫三萬六年減一萬貫三萬七年減一萬貫三萬八年減一萬貫三萬九年減一萬貫四萬年減一萬貫四萬一年減一萬貫四萬二年減一萬貫四萬三年減一萬貫四萬四年減一萬貫四萬五年減一萬貫四萬六年減一萬貫四萬七年減一萬貫四萬八年減一萬貫四萬九年減一萬貫五萬年減一萬貫五萬一年減一萬貫五萬二年減一萬貫五萬三年減一萬貫五萬四年減一萬貫五萬五年減一萬貫五萬六年減一萬貫五萬七年減一萬貫五萬八年減一萬貫五萬九年減一萬貫六萬年減一萬貫六萬一年減一萬貫六萬二年減一萬貫六萬三年減一萬貫六萬四年減一萬貫六萬五年減一萬貫六萬六年減一萬貫六萬七年減一萬貫六萬八年減一萬貫六萬九年減一萬貫七萬年減一萬貫七萬一年減一萬貫七萬二年減一萬貫七萬三年減一萬貫七萬四年減一萬貫七萬五年減一萬貫七萬六年減一萬貫七萬七年減一萬貫七萬八年減一萬貫七萬九年減一萬貫八萬年減一萬貫八萬一年減一萬貫八萬二年減一萬貫八萬三年減一萬貫八萬四年減一萬貫八萬五年減一萬貫八萬六年減一萬貫八萬七年減一萬貫八萬八年減一萬貫八萬九年減一萬貫九萬年減一萬貫九萬一年減一萬貫九萬二年減一萬貫九萬三年減一萬貫九萬四年減一萬貫九萬五年減一萬貫九萬六年減一萬貫九萬七年減一萬貫九萬八年減一萬貫九萬九年減一萬貫十萬年減一萬貫十萬一年減一萬貫十萬二年減一萬貫十萬三年減一萬貫十萬四年減一萬貫十萬五年減一萬貫十萬六年減一萬貫十萬七年減一萬貫十萬八年減一萬貫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二十萬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一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二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三年減一萬貫二十萬四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五年減一萬貫二十萬六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七年減一萬貫二十萬八年減一萬貫二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三十萬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一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二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三年減一萬貫三十萬四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五年減一萬貫三十萬六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七年減一萬貫三十萬八年減一萬貫三十萬九年減一萬貫四十萬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一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二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三年減一萬貫四十萬四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五年減一萬貫四十萬六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七年減一萬貫四十萬八年減一萬貫四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五十萬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一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二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三年減一萬貫五十萬四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五年減一萬貫五十萬六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七年減一萬貫五十萬八年減一萬貫五十萬九年減一萬貫六十萬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一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二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三年減一萬貫六十萬四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五年減一萬貫六十萬六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七年減一萬貫六十萬八年減一萬貫六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七十萬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一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二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三年減一萬貫七十萬四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五年減一萬貫七十萬六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七年減一萬貫七十萬八年減一萬貫七十萬九年減一萬貫八十萬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一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二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三年減一萬貫八十萬四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五年減一萬貫八十萬六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七年減一萬貫八十萬八年減一萬貫八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九十萬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一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二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三年減一萬貫九十萬四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五年減一萬貫九十萬六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七年減一萬貫九十萬八年減一萬貫九十萬九年減一萬貫一百萬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一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一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一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一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二百萬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二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二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二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二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三百萬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三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三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三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三百萬九年減一萬貫四百萬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一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二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三年減一萬貫四百萬四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五年減一萬貫四百萬六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七年減一萬貫四百萬八年減一萬貫四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五百萬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五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五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五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五百萬九年減一萬貫六百萬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一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二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三年減一萬貫六百萬四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五年減一萬貫六百萬六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七年減一萬貫六百萬八年減一萬貫六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七百萬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七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七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七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七百萬九年減一萬貫八百萬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一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二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三年減一萬貫八百萬四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五年減一萬貫八百萬六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七年減一萬貫八百萬八年減一萬貫八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九百萬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一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二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三年減一萬貫九百萬四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五年減一萬貫九百萬六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七年減一萬貫九百萬八年減一萬貫九百萬九年減一萬貫一千萬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一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二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三年減一萬貫一千萬四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五年減一萬貫一千萬六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七年減一萬貫一千萬八年減一萬貫一千萬九年減一萬貫二千萬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一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二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三年減一萬貫二千萬四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五年減一萬貫二千萬六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七年減一萬貫二千萬八年減一萬貫二千萬九年減一萬貫三千萬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一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二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三年減一萬貫三千萬四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五年減一萬貫三千萬六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七年減一萬貫三千萬八年減一萬貫三千萬九年減一萬貫四千萬年減一萬貫四千萬一年減一萬貫四千萬二年減一萬貫四千萬三年減一萬貫四

五代時鹽法太峻建隆二年始定官鹽閾入禁法貿易至十斤黃礬三十斤麥麩至十斤坐死民所受鹽以入城市三十斤以上徒三年增閾入寬至太平興國二年乃詔閾入至二百斤以上黃礬及主吏盜販至百斤以上並黥面送闕下

止齋陳氏曰國初鹽莢只聽州縣給賣歲以所入課利申省而轉運司操其贏以佐一路之費初未有客鈔也雍熙二年三月令河東北商人如要折博茶鹽令所在納銀赴京請領交引蓋邊郡入納算請始見於此端拱二年十月置折中倉令商人入中斛斗給茶鹽鈔蓋在京入中斛斗算請始見於此天聖七年令商人於在京榷貨務入納錢銀算請末鹽蓋在京入納見錢算請始見於此而群鹽算請始天聖八年福建廣東鹽算請始景祐二年京師歲入見錢至二百二十萬諸路斛斗至十萬碩不足則為之限制豐鹽或減額末鹽或增長鹽價或推行鹽法於元豐二年收到四十六萬五千三百餘貫三年收到二十七萬三百餘貫見是年八月淮南江浙荊湖福建等路提舉茶鹽事未置提舉鹽事司請其專切措置二年二月敕江浙淮南官賣鹽並赴永興軍陝西入納金銀交引地分可謂薄矣熙寧七年正月推行鹽法至十月納收息錢二十六萬五千三百餘貫見轉運司賣青泰河北路自四月六日始可以置見元豐八年四月六日罷可以置見當時鹽課於是河北復官鹽而廣鹽亦通入江湖置便糴司以所封樁諸路增剩鹽利錢充糴本元祐元年九月令福建淮此榮寧元年二月勅鹽鈔每一百貫於在京入納九十五貫於請鹽處納充鹽本其紹聖三年五分指揮不行自二年十二月行法至三年十一月在京已及一千二百餘萬貫遂盡罷諸路官以鹽鈔每百貫撥一貫與轉運司於是東南官費與西北折博之利盡歸京師而州縣之橫斂起矣

令諸州知州判官兵馬都監縣令所掌鹽麴及市征地課等並親臨之月具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置于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

止齋陳氏曰太平興國以後雖有比較歲入增虧酬獎之法而累朝多不果行至景德以後且有諸鹽場監受課出剩不得理為勞績嘉祐赦文又申嚴希求恩賞苛阻商旅之禁至熙寧五年始令逐年轉運司每歲比較州縣鹽酒課利最多最少者兩處開坐增虧及知通令尉名銜聞奏當行賞罰合黜者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雍熙四年禁代州實興軍等處民私市北虜骨堆渡及桃山鹽犯者論罪有差

雍熙後以用兵之饋論令商人輸粟塞下增其直令江淮荊湖給以顧末鹽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至平四年十月秘書承直史館孫冕上言川茶鹽之制利害相須若或江南荊湖通商賣鹽緣邊折中粮草在京納金銀錢帛則公私皆便爲利實多今若便放行即商人既已入中候其換易又引往至亭場川路修遞風波阻滯計須二年以上方到江岸未即問官賣鹽有長江之限但嚴切譏巡明立賞罰則官賣鹽課必不虧悬設使淮南因江南荊湖通商之後官吏怠慢或至年額稍虧則國家以折中粮草賠得邊兵以中納金銀實之官庫且免和糴車乘差撥戶民貿涉凍經歷遐遠借加脚運錢萬貫淮南運米千石地里脚力送至窮邊則官費民勞何啻數倍詔吏部侍郎陳恕等議其事恕等上議曰江湖之地素來官自

賣鹽禁絶私商民亦有以蓋田近黃海之北息犯禁之人官得緡錢頗費經費且江淮之壖租賦之中穀帛雖多錢刀蓋寡每歲實茶入榷市銅鑄錢準粮糴以益運輸乎金銀以充貢入乃至京師便於商人私販幽州糴官司廣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若免許通商則必頻無儲擬未有別錢備用鹽法拒可更張且變制改圖事非細故若惟官鹽住賣則又私商不行即令住賣官鹽立之一年課額況行商算畫必務十全豈有江湖官猶賣鹽壅塞私肯入粟假令敢入私物復請官鹽首初運到江湖必須官私競貿既而官價高大私價低平多糶商鹽則官鹽不售並依官價則私價大高公私兩途矛盾不已則官利失而私商困矣況不即住價而望商人入中粟者未之有也既入中粟而望課利不虧者亦未之有也向者淮南通商亦於邊上折中一歲之內入數甚微粮則不及萬鍾草則都無一束近者陝西鹽法亦令納粟資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一年之間數亦無幾全亡實驗但有虛名江湖若放通商淮南亦須撤禁三處既私商雜擾鹽法流離透漏侵淫禁不可止依變易則江湖爲首終素亂則淮浙相兼大失公儲莫救邊備施於今日恐未叶宜從之

推鬻者唐於晉州置平陽院以收其利開成三年度支奏罷之以鬻山歸州縣五代以來相務置官吏宋朝之制白鬻出晉晉坊州無爲軍汾州之靈石縣（緣爲軍場曰乾山白大中祥符元年後以偽鐵錢重難運靈石場至道初廢景德元年復置大中祥符八年又廢其鐵錢悉輸石州銷毀入作又廢其鐵錢悉輸石州銷毀入作）緑鬻出慈隰州池州之銅陵縣（銅陵場太祖時以地）爲有（嘉祐二年本州牙吏王嗣宗上言靈石縣舊有鹽池每歲夏秋之交衆鹽自生四旁土人多鑿井以鹹泉淋鹵煎鍊謂之土鹽雖頗費薪力而所得甚厚自禁榷以來歲收錢纔及萬緡而土鹽之利悉歸於官百姓但得食鹽而已其鹽比解鹽價增數倍貧民困於淡食請弛其禁以便民從之）各置官典領有鐵戶煮造入官市晉汾慈州鬻以一百四十斤爲一馱給錢六十（給見緡三之二緑準以茶緡）隰州鬻馱減三十斤給錢八百賣白百緑鬻汾州每馱二十四貫五百慈州又增五百隰州每馱四貫六百皆博賣於人又有散賣者白鬻坊州斤八十錢汾州百九十二

錢無爲軍六十錢緑鬻斤七十錢至道中白鬻咸課九十七萬六千斤緑鬻四十萬五千餘斤實錢十七萬餘貫真宗末白鬻增二十萬一千餘斤緑鬻增二萬三千餘斤實錢增六萬九千餘貫建隆三年詔禁商人私販幽州鬻官司廣捕沒入之其後定令私販河東幽州鬻一兩以上私煮鬻三斤及盜官鬻至十斤者棄市開寶三年二月增私販至十斤私煮及盜滿五十斤者死餘論罪有差太平興國初以歲儉不充有司請嚴禁法詔私販化外鬻一兩以上及私煮至十斤並如律論決而再犯者悉配流遠復犯者死淳化元年有司言慈州官鬻滯積蓋小民多就山谷僻奧糶私者以侵其利而緑鬻價賤不可以晉州鬻均法詔如犯私茶論罪

建隆時命晉州制置鬻務許商人輸金帛緑綿茶及緡錢官以鬻償元歲增課八十萬貫淳化初有司言國家以見錢酬鬻直商悉以陳茶入博有利粟商無資國用請今後惟以金銀見錢入博從之

止齋陳氏曰太祖禁榷契丹北漢設也其後并盬酒皆推之非本意也

文獻通考卷之十五終

文獻通考卷之十六

鄱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征榷考

盬鐵鬻

仁宗時詔天下茶盬酒稅取一歲中數爲額後雖羨益勿增無得抑配人戶苛阻商旅

天聖八年上書者言陝西禁盬得利微而爲害愽兩池積盬爲阜其上生木合抱數莫可校請聽通商平估以售可寬百姓之力乃詔罷三京二十八軍州推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榷貨務受盬兩池自是商賈流行然稅課之入官者頗耗自元昊反聚兵西邊用度不足因詔入中他貨予綸償以池盬由是羽毛筋角膠漆錢炭菆木之屬一切以盬易之猶商貪賈乘時賤吏爲姦至入橡木二估千錢給盬一大席爲盬二百二十斤虛費池盬不可勝計盬直益賤販者不

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敝乃詔復京師榷法凡商人以虛估受券及已受盬未鬻者皆計直輸緡官錢內地州軍爲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河中陝虢解晉絳慶成十一州軍商盬官自鬻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盬私入蜀置折愽務於永興凡聽捆販人入錢若蜀貨物盬趨蜀中以售自禁榷之後量民資厚薄役令輓車轉致諸郡道路糜費役人竭產不能償往往亡匿關內騷然所得盬利不足以佐縣官之急盬邊諸人入中芻粟皆爲虛估脇跋至數倍歲費京師錢幣不可勝數慶曆初葉清臣鹽地一切通商盬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並邊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盬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南西盬第優其估東南盬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九州商州軍在京西者爲西盬若鹽池則爲東盬）總爲緡三十七萬五千大率受以要券即池驗券按數而出盬弛兵民鬻運之役詔從之數年滑商貪賈無所僥倖閉

內民安其業其後三司言京師商賈牟至則鹽直踴貴請得公私並貿而餘則禁上官嚴督從之兩池歲獲畦戶以解河中陝虢慶成民為之官司常沿侵剝為苦乃詔三司一代嘗積通鹽課至三百三十七萬餘席詔蠲其半中間以積鹽多特罷種鹽一歲或二歲三歲以寬其力其後減畦戶半又稍傭夫代之五州之民得安田里無遠遣侵剝之擾

沈氏筆談曰陝西顆鹽萬法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貨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四貫八百售一鈔至解池請鹽二百斤仕其私賣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勞異日輦車牛驢以鹽役死者歲以萬計罷禁抵罪者不可勝數至是悉免行之既久鹽價時有低昂又於京師置都鹽院陝西轉運司自遣官主之京師食鹽斤不足三十五錢則斂而不發以長下價過四十則大發庫鹽以壓商利使鹽價有常而鈔法有

宋敏行之數年至今以為利自繼遷叛乃禁毋入塞未能罷慶青白鹽出焉白池西羌擅以為利官中元昊納款請歲入十萬石售於縣官諫官孫甫等言筆運疲勞又並邊戶嘗言青鹽價賤而味甘故食解鹽者少雖刑不能禁今若許之則並邊蕃漢盡食羌人所販青鹽不能禁止解鹽利削陝西財用屈矣乃不許其請

慶曆元年冬以淄濰青鄆沂密徐淮陽八州軍仍歲凶災乃詔弛禁官不貯鹽而歲應授百姓鹽鹽皆罷給然百姓輸鹽錢如故至和中始詔百姓輸錢以十分為率聽減三分云

河北滄濱二州鹽自開寶以來聽人貿易官收其算歲為額錢十五萬緡上封者請禁摧以收遺利余靖為諫官言前歲軍興以來河北

復多明道二年參知政事王隨建言淮南鹽初甚善自通泰楚運至真州自真州運至江浙荆湖網吏舟卒侵盜販鬻從而雜以砂土涉道愈遠雜惡殆不可食東卒坐鞭笞配徙相繼而莫能止比歲運河淺澁漕挽不行遠州村民頗乏鹽食而淮南所積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則露積苫覆歲以損耗又亭户輸鹽應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户貧困往往起爲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計置予鹽鹽一石約售錢二千則一千五百萬石可得緡錢三千萬以資國用一利也江湖遠近皆食白鹽二利也歲罷漕運縻費風水覆溺舟人不暇刑辟三利也昔時漕鹽舟可移以遺米四利也商人入錢可取以償亭戶五利也贍國濟民無出於此時范仲淹安撫江淮亦以疏通鹽利爲言即詔翰林侍讀宋綬樞密直學士張若谷知制誥丁度與三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謂聽通商則恐私販肆行優賣縣官

請敕制置司益漕舡運至諸路使皆有二三年之蓄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連水高郵貿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縣鎮毋至鄉村其入錢京師者增鹽予之并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户詔皆施行

景祐二年三司言諸路博易無利遂罷而入錢京師如故

康定元年詔商人入芻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予之而河北復出三說法亦以鹽代京師所給緡錢然東西鹽利特厚商旅不願受金帛皆願得鹽

江湖漕鹽既雜惡又官估高故百姓利食私鹽而並海民以鹽爲業用工省而得利厚無賴之徒益販者衆捕之急則起爲盜販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爲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建之汀州與虔接虔鹽既不善汀故不產鹽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既畢往往數十百爲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梅

循潮爲鹽大抵鹵土或厚或薄薄則利微鐺户破產不能足其課至和初韓琦請户滿三歲地力盡得自言摘它户代之明年又詔鐺户輸歲以分數爲率蠲復有差復遇水災又聽得它户代役百姓便之慶初亦官置務爰之天聖已後聽民自煮官置場售之私售礬禁如私售茶法兩蜀舊亦權礬天聖間詔勉其禁初晉慈礬募人入金帛茶鹽易之其後河東轉運使薛顏請一切入緡錢以助邊雜父之礬

積益多後聽入金帛粟芻粟虛估高商人利於入中麟州斗粟直錢百虛估增至三百六十鬱之出官爲錢二萬一千五百緡坊粟六石以麟州粟實直較之爲錢六千而鬱一馱已費本錢六千縣官徒有推鬱之名其實無利嘉祐六年乃罷入芻粟復令入緡錢鬱以百四斤爲一馱入錢京師推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十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神宗熙寧七年中書議陝西鹽鈔大出多虛鈔而鹽益輕以鈔折免粮草有虛擡邊糴之患請用四蜀交子法使其數與錢相當可濟緩急詔以內藏錢二百萬緡假三司遣市易吏行四路請買鹽引又令秦鳳永興鹽鈔歲以百八十萬爲額

八年中書又言買鈔本錢有限而出鈔過多則鈔賤而糴貴故出鈔不可無限然入中商人或欲變易見錢而官不爲買即爲兼并所抑則鈔價賤而邊境有急鈔未免多出故當置鈔以市價平之

令當定買兩路實鹽二百二十萬緡以當用鈔數立額永與軍遣官買鈔成支轉運司錢十萬緡買西鹽鈔又用市易務賒請法募人賒鈔變易即民間鈔多而滯則送解池毀之詔從其請然有司給鈔溢額猶視其故

舊制河南北皆濮以西奏鳳以東皆食解鹽自仁宗時解鹽通商官不復推熙寧中市易司始推開封曹濮等州八年大理寺丞張景温提舉出賣解鹽於是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曹濮澶懷濬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皆官自賣未幾復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房商蔡鄧隨金晉絳虢陳許汝韻陝州西京信陽軍通商畿縣又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

自禁推之後鹽價既增民不肯買乃課民買官鹽隨其資富作業爲多少之差重賞購捕私鹽民間騷怨鹽鈔舊法每席六緡至是二增有餘商不入粟邊儲失備乃議所以更之皮公弼沈括等言官粟當罷於是河陽同華解州河中陝府陳留雍丘襄邑中牟管城尉氏陽陵扶溝太康咸平新鄭聽通商其入不及官賣者官復自賣濮濬單曹懷州南京陽武酸棗封丘考城東明白馬長垣胙城九縣官賣如故又詔商鹽入京師權貨務者爲錢十萬七千入錢麟府州者又減三十自是商賈不得專其利矣

民鹽皆買之市易務私與商人爲市許告沒其鹽又詔京師置七場買東南鈔市易務計爲錢五十九萬三千餘緡三司閉錢請頒還其鈔令賣之於西買者其三給錢其七準緣邊價給新引庶得民間舊鈔而新引易於變易詔用其議

哲宗元祐元年户部及陝西制置解鹽司議延慶渭原環鎮戎保安德順等八州軍皆禁推官自鬻以萬五千五百席爲額聽商旅入納於八州軍折博務算給交引一如范祥舊法其出賣到鹽錢以給轉

運司糴買從之

徽宗崇寧元年解州奏鹿南北園池修治畦眼拍磨布種通得鹽百七十八萬二千七百餘斤州具以聞初解梁之東有大鹽澤綿亘百餘里歲得億萬計自元符元年霖潦池壞至是乃議修復四年池成凡開二千四百餘畦百官皆賀其役內侍王仲千實董之仲千以額課數溢爲功然議者或謂解池灌水盈尺暴以烈日鼓以南風須臾成鹽其利則博苟欲溢額不俟風日之便厚灌以水積水而成味苦不適口

沈氏筆談曰解州鹽澤方百二十里又兩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嘗溢大旱未嘗涸鹵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謂之蚩尤血然後可以聚人其北有堯梢唯中間有一泉乃是甘泉得此水一酾之亟咸河大鹵之水不得甘泉和之不能成鹽唯亟咸水入則鹽不復結故人謂之無鹹河爲鹽澤之患築大堤以防之甚於備寇盜原其理蓋亟咸乃濁水入鹵中則淤澱鹵脉鹽

遂不成非有他異也

又曰鹽之品至多前史所載夷狄間自有十餘種中國所出亦不減數十種今公私通行者四種末鹽顆鹽井鹽崖鹽是也唯陝西路顆鹽有定課歲爲錢二百三十萬緡自餘盈虛不常大約歲入二千餘萬緡唯末鹽歲自抄三百萬緡餘北邊雜其他皆給本處給費而已緣邊雜買仰給於慶支者河北則海末鹽河東陝西則顆鹽及蜀茶爲多運鹽之法凡行百里陸運斤四錢舡運斤一錢以此爲率

祖宗以來行鹽鈔以實西邊其法積鹽于解池積錢于在京榷貨務積鈔于陝西沿邊諸郡商賈以物解至邊入中請鈔以歸物斛至邊有數倍之息惟患無回貨故極利於得鈔徑請鹽於解池貨鬻通行解鹽池甚寬或請錢於京師每鈔六千二百陌時給與但輸現子等錢數十而已以此所由州縣貿易熾盛至爲良法崇寧

間蔡京始變鹽法俾商人先輸錢請鈔赴產鹽郡授鹽欲盡括四方之錢盡入中都以進羨要寵鈔法遂廢商賈不通邊儲失備東南鹽禁加密犯法被罪者衆民間食鹽雜以灰土解池天產美利乃與糞壤俱積矣大槩常使見行之法售給才通輒復變易名對帶法季年又變對帶爲循環循環者已積實鈔未授鹽復更鈔已更鈔鹽未給復貼輸錢凡三輸始獲一直之貨民無聊矣更鈔已輸錢悉乾沒數十萬券一夕廢棄朝爲豪商夕傭流丐有赴水投繯而死者時有魏伯芻者本三省大胥也蔡京委信之專主榷貨務政和六年鹽課通及四千萬緡官吏皆進秩七年又以課羨第賞其後伯芻年除歲遷官通議大夫徽猷閣待制既而黨附王黼京惡而黜之伯芻非有心計但與交引之閎通凡商旅算請舉赴僦場買之如是則民易得鹽盜販不能規厚利　周輔又措置江西鹽法言汀州運路險遠淮鹽至者不能多請罷運淮鹽通搬廣鹽一十萬斤於江西廣州南安軍復均淮鹽六百一十六萬斤於洪吉筠袁

南鹽　熙寧五年詹東提點兩浙刑獄仍專提舉鹽事令鹽場約得鹽之多寡而定其分數自六分至十分三等爲一甲而煮鹽地什五其民以相機察及募通坊戶願占課額取鹽於官賣之月以錢輸官毋得越所酤地又嚴捕盜販刑禁苛酷

撫臨江建昌興國軍以補舊額大率峻剔民被其害　哲宗即位御史言周輔議江西鹽法掊刻誅設乃削職貶官

河北鹽　舊不榷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河北陝西並為邊防今陝西榷鹽而河北獨不榷此祖宗一時誤恩請還使諸海陽及莫小鹽州縣小鹽州鹽也與兩路轉運司度利害施行而文彥博論其不便詔如舊元豐三年京東轉運李察言南京濟曹濮行解鹽餘十有二州行海鹽請用今法置買鹽場鹽竈戶所煑鹽官自賣之禁私為市歲收錢二十七萬三千餘緡而息幾半之乃詔以京東法榷之河北自大名府澶恩信安雄霸瀛莫冀等州盡榷賣以增其利　哲宗即位監察御史王岩叟言其不便遂罷河北榷法　紹聖中復之

河東鹽　熙寧八年三司使章惇言東西永利兩監歲課額二十五萬餘緡自許商人入中粮草增錢給錢支鹽商人得鈔千錢售價半之縣官陰有所亡坐買穀利不貨又私鹽不禁歲課日減今

緡十萬四千餘緡若計粮草虛估官錢虛實錢五萬餘緡視舊歲十之八請如解鹽例募商人入錢請買或官自鬻重私販之禁歲課且大增並邊市粮草一用見錢乃詔官自運鹽鬻於本路知太原府韓絳言其不便請通商乃令商人輸錢於邊給券於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雜之獘仍令商人自占所買地即官鹽已運至場務者令商人買之加運費

蜀鹽　熙寧中患井鹽不可禁飲鹽實私井而運解鹽以足之修起居注沈括以為不可遂寢　九年劉佐入蜀經度茶事乃歲運解鹽十萬席來鬻罷之　崇寧二年川峽利洋興劒達閬巴綿漢興元府等州並通行東北鹽　四年梓夔綿漢大寧監等鹽仍舊鬻於蜀惟禁侵解池鹽

蘇鹽　熙寧五年京西漕臣陳知儉言解鹽畸零非民所願乃罷之第令輸錢　七年復詔開封府界鬻鹽折以粮者三等戶以下許

代以錢頒輸本色者聽　元祐初有司言罷所俵糴鹽而令虛納鹽錢於義未安乃詔舊經鹽鹽處仍舊散斂有司復奏府界京西京東等路用鬻鹽三萬二千五十席預出鹽引募人算請於解鹽司以給用六年徐州淮陽軍仍舊散斂京東又罷終隰磁州皆罷元符三年定散鬻鹽給納之限開封府界京東西河北澶州皆罷初東南歲支鹽鹽即不欲鹽計其數輸價錢六分如京東西之制政和三年處州縣抑民詔龍兩浙淮南支俵其江湖四路下鹽事常平司共相度開奏後遂詔淮浙支俵鬻鹽去處依市賣客鹽價例支給價錢俵散仍舊來數輸納物帛其丁口鹽錢亦依上件指揮散納　中興後亦不復散鹽而差損民間所納之直

東萊呂氏曰洪範初一曰五行一曰水水曰潤下潤下作鹹此鹽之根原五行之氣無所不在水周流於天地之間滔下之性無所不在其味作鹹凝而為鹽亦無所不在種類品目甚多世

所共知者有三如出於井出於地三者鹽之尤多世共知之如青州出於東井幽冀東海饒南南海皆出於海劒南西川出於井如河東鹽出於池如解池鹽之尤著者大畧三種三種之外所出亦多如河北有南池此出於地者如永康軍鹽出於崖此出於山者又有出於木品類不一大抵鹽生民之日用不可一日缺者所以天地之間無處不有自禹貢青州貢鹽絺海岱之間至三代之時鹽雖入貢與民共之未嘗有禁自管仲相威公當時始興鹽獎以奪民利自此後鹽禁方開雖漢興除山澤之禁到武帝時孔僅桑洪羊祖管仲之法鹽始禁榷至昭帝之世召賢良文學論民疾苦請罷鹽鐵又桑洪羊反覆論難所以鹽榷不能廢元帝雖暫罷之卒以用度不足復建自此之後雖鹽法有寬有急然榷與古今相為終始以此知天下利源不可開一開不可復塞於是論其作俑出於

管仲計近功淺劾奪民利以開鹽禁自此天下之鹽皆入禁榷
論禁榷之利惟是海鹽與解池之鹽最資國用南方之鹽皆出
於海北方之鹽皆出於池如蜀中井鹽白贍一方之用於大農
之國計不與焉前代鹽法興衰皆不出於所論今且論本朝鹽
本末本朝就海論之惟是淮鹽最資國用方其國初鈔鹽未行
是時建安軍置鹽倉乃令真州發運在真州是時李流爲發運
使運米轉入其倉空舡回皆載鹽散於江浙湖廣諸路各得鹽
資舡運而民力寬此南方之鹽其利廣而鹽榷最資國用至道二年
方之鹽盡出於解池大中祥符九年陝西轉運副使張象卿言解
池安邑解縣鹽三千二百七十六萬八千九百二十八斤計直二千一百七十
萬八千八百八十貫初惠連利鹽行糟鈞帝曰地利之寶此豈
可有耶當時南方之鹽全在海北方全在解池然
解池之鹽亳壽封守亦可禁榷海鹽亦待煎起爐非一旦所成
官司又勤禁察亦可禁榷惟河北鹽是鹵地其地甚廣非如井
池可以爲塲圍籬整封守又邨繞煎便成非如海鹽必待煎煮
可以禁察所以最易得犯禁自章惇禁榷河北一到靖康之末
盜賊倉多河北風俗慓悍鹽又易成小人圖利所以不體朝廷
之法遂輕來相犯鹽大峯如此然推大細論之盜固是三代以
前與民共之若就後世不得已彼善於此論之取諸山澤不猶
勝取之於民蓋所謂與賊煎鹽皆非地著之人因而取之必寬
民力本之民力然而取之欽宜不盡其利則鹽可以公行若迫
而取之必有官刑此見小失大鹽法所以不行

自熙寧初始變鬻法歲課所以元年爲錢三萬六千四百緡
有畸並增者五歲乃取熙寧六年中數定以一十八萬三千一百緡
有畸爲新額至元豐六年課增至三十二萬七千九百緡而無爲軍

發聽民自鬻官置場售之歲課一百五十萬斤用本錢萬八千緡自
治平至元祐數無增損　初熙寧開東南九路官自賣鬻發運司總
領焉元祐初通商紹聖復熙寧之制大觀元年定河東陝額各二十
四萬緡淮南九萬緡復罷官賣聽客販政和初以虧損額數於是復
官賣罷客販如舊制
高宗建炎初淮浙亭戶官給本錢諸州置倉令商人買鈔算請五十
斤為一石六石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　又詔運司勿得將鹽本錢
支給它用
紹興元年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給二稅依皇祐專法計納鹽貨以
亭戶皆煎鹽為生未嘗墾田故也
二年詔淮浙鹽每商人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已算請而未售者亦
如之十日不自陳如私鹽律　十一月詔淮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
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文鈔四分

支建炎渡江以後交鈔先是呂願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
錢至是復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覈察矣　三月詔鹽場官煎
賣鹽比祖額增者推賞
四年詔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並計網赴行在榷貨務廣鹽亦
如之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紹興三年
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又令所改九五變而建炎舊
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并支焉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上曰法既可信自然
悠久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財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
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且以淮東二浙鹽貨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
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舉天下之數

多淮東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乞委官分路措置
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竈刻剝本錢邦縱亭戶私煎盜賣詔淮
浙場見差總轄並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產鹽一百六十一萬石
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淮浙鹽
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停滯點末議
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蠲請本錢恣行刻剝懼其赴愬縱令
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
私鹽三十六萬斤矣而又有所謂護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
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鏈一家通夜必煎兩鏈得鹽六十斤十竈
二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鏈子鹽又百餘萬斤矣一場之數已如
此諸路可知十三年九月已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禹
寧宗慶元元年二月詔循環鹽鈔住罷將增剩鈔名改作正支文鈔

約算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散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
增剩兩等文鈔擾客人循環鈔多有數盜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
鈔郤更買一鈔其先鈔號為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舊鈔可以攙
支重買復為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乞截日住罷只用一色
增剩鈔支請於是富商巨賈有頓為貧民者矣嘉泰四年十二月詔
支客鹽並以舊鈔七分新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
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給新鈔指揮不一
慶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
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緡比唐舉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宋朝元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席為錢六七百萬
緡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舉天下之數

其說固然矣然考之唐史則至德間鹽每斗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而十倍其擢然不過每斗為錢一百一十而建炎初商人實欽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繼而每袋又增貼納錢三千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擢已是三倍有餘而至紹興之價則又懸絕矣蓋鹽直比唐則愈貴緡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歸之征利之苛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產鹽法（閩鹽純產鹽也）官賣之法既弊產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故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川且令從舊及鈔法既罷成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緡紹興二年為二十二萬緡紹興三年增為二十五萬緡紹興五年增為二十八萬緡紹興十一年增為三十萬緡紹興十七年增為三十二萬緡紹興二十六年增為三十四萬緡紹興二十八年增為三十五萬緡紹興三十二年增為三十六萬緡紹興三十四年增為三十七萬緡紹興三十五年增為三十八萬緡紹興三十六年增為三十九萬緡紹興三十七年增為四十萬緡紹興三十八年增為四十一萬緡紹興三十九年增為四十二萬緡紹興四十年增為四十三萬緡紹興四十一年增為四十四萬緡紹興四十二年增為四十五萬緡紹興四十三年增為四十六萬緡紹興四十四年增為四十七萬緡紹興四十五年增為四十八萬緡紹興四十六年增為四十九萬緡紹興四十七年增為五十萬緡紹興四十八年增為五十一萬緡紹興四十九年增為五十二萬緡紹興五十年增為五十三萬緡紹興五十一年增為五十四萬緡紹興五十二年增為五十五萬緡紹興五十三年增為五十六萬緡紹興五十四年增為五十七萬緡紹興五十五年增為五十八萬緡紹興五十六年增為五十九萬緡紹興五十七年增為六十萬緡紹興五十八年增為六十一萬緡紹興五十九年增為六十二萬緡紹興六十年增為六十三萬緡紹興六十一年增為六十四萬緡紹興六十二年增為六十五萬緡紹興六十三年增為六十六萬緡紹興六十四年增為六十七萬緡紹興六十五年增為六十八萬緡紹興六十六年增為六十九萬緡紹興六十七年增為七十萬緡紹興六十八年增為七十一萬緡紹興六十九年增為七十二萬緡紹興七十年增為七十三萬緡紹興七十一年增為七十四萬緡紹興七十二年增為七十五萬緡紹興七十三年增為七十六萬緡紹興七十四年增為七十七萬緡紹興七十五年增為七十八萬緡紹興七十六年增為七十九萬緡紹興七十七年增為八十萬緡紹興七十八年增為八十一萬緡紹興七十九年增為八十二萬緡紹興八十年增為八十三萬緡紹興八十一年增為八十四萬緡紹興八十二年增為八十五萬緡紹興八十三年增為八十六萬緡紹興八十四年增為八十七萬緡紹興八十五年增為八十八萬緡紹興八十六年增為八十九萬緡紹興八十七年增為九十萬緡紹興八十八年增為九十一萬緡紹興八十九年增為九十二萬緡紹興九十年增為九十三萬緡紹興九十一年增為九十四萬緡紹興九十二年增為九十五萬緡紹興九十三年增為九十六萬緡紹興九十四年增為九十七萬緡紹興九十五年增為九十八萬緡紹興九十六年增為九十九萬緡紹興九十七年增為一百萬緡紹興九十八年增為一百一萬緡紹興九十九年增為一百二萬緡紹興一百年增為一百三萬緡紹興一百一年增為一百四萬緡紹興一百二年增為一百五萬緡紹興一百三年增為一百六萬緡紹興一百四年增為一百七萬緡紹興一百五年增為一百八萬緡紹興一百六年增為一百九萬緡紹興一百七年增為一百十萬緡紹興一百八年增為一百十一萬緡紹興一百九年增為一百十二萬緡紹興一百十年增為一百十三萬緡紹興一百十一年增為一百十四萬緡紹興一百十二年增為一百十五萬緡紹興一百十三年增為一百十六萬緡紹興一百十四年增為一百十七萬緡紹興一百十五年增為一百十八萬緡紹興一百十六年增為一百十九萬緡紹興一百十七年增為一百二十萬緡紹興一百十八年增為一百二十一萬緡紹興一百十九年增為一百二十二萬緡紹興一百二十年增為一百二十三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一年增為一百二十四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二年增為一百二十五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三年增為一百二十六萬緡紹興一百二十四年增為一百二十七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五年增為一百二十八萬緡紹興一百二十六年增為一百二十九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七年增為一百三十萬緡紹興一百二十八年增為一百三十一萬緡紹興一百二十九年增為一百三十二萬緡紹興一百三十年增為一百三十三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一年增為一百三十四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二年增為一百三十五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三年增為一百三十六萬緡紹興一百三十四年增為一百三十七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五年增為一百三十八萬緡紹興一百三十六年增為一百三十九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七年增為一百四十萬緡紹興一百三十八年增為一百四十一萬緡紹興一百三十九年增為一百四十二萬緡紹興一百四十年增為一百四十三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一年增為一百四十四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二年增為一百四十五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三年增為一百四十六萬緡紹興一百四十四年增為一百四十七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五年增為一百四十八萬緡紹興一百四十六年增為一百四十九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七年增為一百五十萬緡紹興一百四十八年增為一百五十一萬緡紹興一百四十九年增為一百五十二萬緡紹興一百五十年增為一百五十三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一年增為一百五十四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二年增為一百五十五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三年增為一百五十六萬緡紹興一百五十四年增為一百五十七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五年增為一百五十八萬緡紹興一百五十六年增為一百五十九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七年增為一百六十萬緡紹興一百五十八年增為一百六十一萬緡紹興一百五十九年增為一百六十二萬緡紹興一百六十年增為一百六十三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一年增為一百六十四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二年增為一百六十五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三年增為一百六十六萬緡紹興一百六十四年增為一百六十七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五年增為一百六十八萬緡紹興一百六十六年增為一百六十九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七年增為一百七十萬緡紹興一百六十八年增為一百七十一萬緡紹興一百六十九年增為一百七十二萬緡紹興一百七十年增為一百七十三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一年增為一百七十四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二年增為一百七十五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三年增為一百七十六萬緡紹興一百七十四年增為一百七十七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五年增為一百七十八萬緡紹興一百七十六年增為一百七十九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七年增為一百八十萬緡紹興一百七十八年增為一百八十一萬緡紹興一百七十九年增為一百八十二萬緡紹興一百八十年增為一百八十三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一年增為一百八十四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二年增為一百八十五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三年增為一百八十六萬緡紹興一百八十四年增為一百八十七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五年增為一百八十八萬緡紹興一百八十六年增為一百八十九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七年增為一百九十萬緡紹興一百八十八年增為一百九十一萬緡紹興一百八十九年增為一百九十二萬緡紹興一百九十年增為一百九十三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一年增為一百九十四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二年增為一百九十五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三年增為一百九十六萬緡紹興一百九十四年增為一百九十七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五年增為一百九十八萬緡紹興一百九十六年增為一百九十九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七年增為二百萬緡紹興一百九十八年增為二百一萬緡紹興一百九十九年增為二百二萬緡紹興二百年增為二百三萬緡紹興二百一年增為二百四萬緡紹興二百二年增為二百五萬緡紹興二百三年增為二百六萬緡紹興二百四年增為二百七萬緡紹興二百五年增為二百八萬緡紹興二百六年增為二百九萬緡紹興二百七年增為二百十萬緡紹興二百八年增為二百十一萬緡紹興二百九年增為二百十二萬緡紹興二百十年增為二百十三萬緡紹興二百十一年增為二百十四萬緡紹興二百十二年增為二百十五萬緡紹興二百十三年增為二百十六萬緡紹興二百十四年增為二百十七萬緡紹興二百十五年增為二百十八萬緡紹興二百十六年增為二百十九萬緡紹興二百十七年增為二百二十萬緡紹興二百十八年增為二百二十一萬緡紹興二百十九年增為二百二十二萬緡紹興二百二十年增為二百二十三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一年增為二百二十四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二年增為二百二十五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三年增為二百二十六萬緡紹興二百二十四年增為二百二十七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五年增為二百二十八萬緡紹興二百二十六年增為二百二十九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七年增為二百三十萬緡紹興二百二十八年增為二百三十一萬緡紹興二百二十九年增為二百三十二萬緡紹興二百三十年增為二百三十三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一年增為二百三十四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二年增為二百三十五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三年增為二百三十六萬緡紹興二百三十四年增為二百三十七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五年增為二百三十八萬緡紹興二百三十六年增為二百三十九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七年增為二百四十萬緡紹興二百三十八年增為二百四十一萬緡紹興二百三十九年增為二百四十二萬緡紹興二百四十年增為二百四十三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一年增為二百四十四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二年增為二百四十五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三年增為二百四十六萬緡紹興二百四十四年增為二百四十七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五年增為二百四十八萬緡紹興二百四十六年增為二百四十九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七年增為二百五十萬緡紹興二百四十八年增為二百五十一萬緡紹興二百四十九年增為二百五十二萬緡紹興二百五十年增為二百五十三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一年增為二百五十四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二年增為二百五十五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三年增為二百五十六萬緡紹興二百五十四年增為二百五十七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五年增為二百五十八萬緡紹興二百五十六年增為二百五十九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七年增為二百六十萬緡紹興二百五十八年增為二百六十一萬緡紹興二百五十九年增為二百六十二萬緡紹興二百六十年增為二百六十三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一年增為二百六十四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二年增為二百六十五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三年增為二百六十六萬緡紹興二百六十四年增為二百六十七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五年增為二百六十八萬緡紹興二百六十六年增為二百六十九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七年增為二百七十萬緡紹興二百六十八年增為二百七十一萬緡紹興二百六十九年增為二百七十二萬緡紹興二百七十年增為二百七十三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一年增為二百七十四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二年增為二百七十五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三年增為二百七十六萬緡紹興二百七十四年增為二百七十七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五年增為二百七十八萬緡紹興二百七十六年增為二百七十九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七年增為二百八十萬緡紹興二百七十八年增為二百八十一萬緡紹興二百七十九年增為二百八十二萬緡紹興二百八十年增為二百八十三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一年增為二百八十四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二年增為二百八十五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三年增為二百八十六萬緡紹興二百八十四年增為二百八十七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五年增為二百八十八萬緡紹興二百八十六年增為二百八十九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七年增為二百九十萬緡紹興二百八十八年增為二百九十一萬緡紹興二百八十九年增為二百九十二萬緡紹興二百九十年增為二百九十三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一年增為二百九十四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二年增為二百九十五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三年增為二百九十六萬緡紹興二百九十四年增為二百九十七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五年增為二百九十八萬緡紹興二百九十六年增為二百九十九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七年增為三百萬緡紹興二百九十八年增為三百一萬緡紹興二百九十九年增為三百二萬緡紹興三百年增為三百三萬緡紹興三百一年增為三百四萬緡紹興三百二年增為三百五萬緡紹興三百三年增為三百六萬緡紹興三百四年增為三百七萬緡紹興三百五年增為三百八萬緡紹興三百六年增為三百九萬緡紹興三百七年增為三百十萬緡紹興三百八年增為三百十一萬緡紹興三百九年增為三百十二萬緡紹興三百十年增為三百十三萬緡紹興三百十一年增為三百十四萬緡紹興三百十二年增為三百十五萬緡紹興三百十三年增為三百十六萬緡紹興三百十四年增為三百十七萬緡紹興三百十五年增為三百十八萬緡紹興三百十六年增為三百十九萬緡紹興三百十七年增為三百二十萬緡紹興三百十八年增為三百二十一萬緡紹興三百十九年增為三百二十二萬緡紹興三百二十年增為三百二十三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一年增為三百二十四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二年增為三百二十五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三年增為三百二十六萬緡紹興三百二十四年增為三百二十七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五年增為三百二十八萬緡紹興三百二十六年增為三百二十九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七年增為三百三十萬緡紹興三百二十八年增為三百三十一萬緡紹興三百二十九年增為三百三十二萬緡紹興三百三十年增為三百三十三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一年增為三百三十四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二年增為三百三十五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三年增為三百三十六萬緡紹興三百三十四年增為三百三十七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五年增為三百三十八萬緡紹興三百三十六年增為三百三十九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七年增為三百四十萬緡紹興三百三十八年增為三百四十一萬緡紹興三百三十九年增為三百四十二萬緡紹興三百四十年增為三百四十三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一年增為三百四十四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二年增為三百四十五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三年增為三百四十六萬緡紹興三百四十四年增為三百四十七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五年增為三百四十八萬緡紹興三百四十六年增為三百四十九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七年增為三百五十萬緡紹興三百四十八年增為三百五十一萬緡紹興三百四十九年增為三百五十二萬緡紹興三百五十年增為三百五十三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一年增為三百五十四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二年增為三百五十五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三年增為三百五十六萬緡紹興三百五十四年增為三百五十七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五年增為三百五十八萬緡紹興三百五十六年增為三百五十九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七年增為三百六十萬緡紹興三百五十八年增為三百六十一萬緡紹興三百五十九年增為三百六十二萬緡紹興三百六十年增為三百六十三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一年增為三百六十四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二年增為三百六十五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三年增為三百六十六萬緡紹興三百六十四年增為三百六十七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五年增為三百六十八萬緡紹興三百六十六年增為三百六十九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七年增為三百七十萬緡紹興三百六十八年增為三百七十一萬緡紹興三百六十九年增為三百七十二萬緡紹興三百七十年增為三百七十三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一年增為三百七十四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二年增為三百七十五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三年增為三百七十六萬緡紹興三百七十四年增為三百七十七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五年增為三百七十八萬緡紹興三百七十六年增為三百七十九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七年增為三百八十萬緡紹興三百七十八年增為三百八十一萬緡紹興三百七十九年增為三百八十二萬緡紹興三百八十年增為三百八十三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一年增為三百八十四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二年增為三百八十五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三年增為三百八十六萬緡紹興三百八十四年增為三百八十七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五年增為三百八十八萬緡紹興三百八十六年增為三百八十九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七年增為三百九十萬緡紹興三百八十八年增為三百九十一萬緡紹興三百八十九年增為三百九十二萬緡紹興三百九十年增為三百九十三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一年增為三百九十四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二年增為三百九十五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三年增為三百九十六萬緡紹興三百九十四年增為三百九十七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五年增為三百九十八萬緡紹興三百九十六年增為三百九十九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七年增為四百萬緡紹興三百九十八年增為四百一萬緡紹興三百九十九年增為四百二萬緡紹興四百年增為四百三萬緡紹興四百一年增為四百四萬緡紹興四百二年增為四百五萬緡紹興四百三年增為四百六萬緡紹興四百四年增為四百七萬緡紹興四百五年增為四百八萬緡紹興四百六年增為四百九萬緡紹興四百七年增為四百十萬緡紹興四百八年增為四百十一萬緡紹興四百九年增為四百十二萬緡紹興四百十年增為四百十三萬緡紹興四百十一年增為四百十四萬緡紹興四百十二年增為四百十五萬緡紹興四百十三年增為四百十六萬緡紹興四百十四年增為四百十七萬緡紹興四百十五年增為四百十八萬緡紹興四百十六年增為四百十九萬緡紹興四百十七年增為四百二十萬緡紹興四百十八年增為四百二十一萬緡紹興四百十九年增為四百二十二萬緡紹興四百二十年增為四百二十三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一年增為四百二十四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二年增為四百二十五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三年增為四百二十六萬緡紹興四百二十四年增為四百二十七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五年增為四百二十八萬緡紹興四百二十六年增為四百二十九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七年增為四百三十萬緡紹興四百二十八年增為四百三十一萬緡紹興四百二十九年增為四百三十二萬緡紹興四百三十年增為四百三十三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一年增為四百三十四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二年增為四百三十五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三年增為四百三十六萬緡紹興四百三十四年增為四百三十七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五年增為四百三十八萬緡紹興四百三十六年增為四百三十九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七年增為四百四十萬緡紹興四百三十八年增為四百四十一萬緡紹興四百三十九年增為四百四十二萬緡紹興四百四十年增為四百四十三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一年增為四百四十四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二年增為四百四十五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三年增為四百四十六萬緡紹興四百四十四年增為四百四十七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五年增為四百四十八萬緡紹興四百四十六年增為四百四十九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七年增為四百五十萬緡紹興四百四十八年增為四百五十一萬緡紹興四百四十九年增為四百五十二萬緡紹興四百五十年增為四百五十三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一年增為四百五十四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二年增為四百五十五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三年增為四百五十六萬緡紹興四百五十四年增為四百五十七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五年增為四百五十八萬緡紹興四百五十六年增為四百五十九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七年增為四百六十萬緡紹興四百五十八年增為四百六十一萬緡紹興四百五十九年增為四百六十二萬緡紹興四百六十年增為四百六十三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一年增為四百六十四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二年增為四百六十五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三年增為四百六十六萬緡紹興四百六十四年增為四百六十七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五年增為四百六十八萬緡紹興四百六十六年增為四百六十九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七年增為四百七十萬緡紹興四百六十八年增為四百七十一萬緡紹興四百六十九年增為四百七十二萬緡紹興四百七十年增為四百七十三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一年增為四百七十四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二年增為四百七十五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三年增為四百七十六萬緡紹興四百七十四年增為四百七十七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五年增為四百七十八萬緡紹興四百七十六年增為四百七十九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七年增為四百八十萬緡紹興四百七十八年增為四百八十一萬緡紹興四百七十九年增為四百八十二萬緡紹興四百八十年增為四百八十三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一年增為四百八十四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二年增為四百八十五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三年增為四百八十六萬緡紹興四百八十四年增為四百八十七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五年增為四百八十八萬緡紹興四百八十六年增為四百八十九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七年增為四百九十萬緡紹興四百八十八年增為四百九十一萬緡紹興四百八十九年增為四百九十二萬緡紹興四百九十年增為四百九十三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一年增為四百九十四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二年增為四百九十五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三年增為四百九十六萬緡紹興四百九十四年增為四百九十七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五年增為四百九十八萬緡紹興四百九十六年增為四百九十九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七年增為五百萬緡紹興四百九十八年增為五百一萬緡紹興四百九十九年增為五百二萬緡紹興五百年增為五百三萬緡紹興五百一年增為五百四萬緡紹興五百二年增為五百五萬緡紹興五百三年增為五百六萬緡紹興五百四年增為五百七萬緡紹興五百五年增為五百八萬緡紹興五百六年增為五百九萬緡紹興五百七年增為五百十萬緡紹興五百八年增為五百十一萬緡紹興五百九年增為五百十二萬緡紹興五百十年增為五百十三萬緡紹興五百十一年增為五百十四萬緡紹興五百十二年增為五百十五萬緡紹興五百十三年增為五百十六萬緡紹興五百十四年增為五百十七萬緡紹興五百十五年增為五百十八萬緡紹興五百十六年增為五百十九萬緡紹興五百十七年增為五百二十萬緡紹興五百十八年增為五百二十一萬緡紹興五百十九年增為五百二十二萬緡紹興五百二十年增為五百二十三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一年增為五百二十四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二年增為五百二十五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三年增為五百二十六萬緡紹興五百二十四年增為五百二十七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五年增為五百二十八萬緡紹興五百二十六年增為五百二十九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七年增為五百三十萬緡紹興五百二十八年增為五百三十一萬緡紹興五百二十九年增為五百三十二萬緡紹興五百三十年增為五百三十三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一年增為五百三十四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二年增為五百三十五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三年增為五百三十六萬緡紹興五百三十四年增為五百三十七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五年增為五百三十八萬緡紹興五百三十六年增為五百三十九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七年增為五百四十萬緡紹興五百三十八年增為五百四十一萬緡紹興五百三十九年增為五百四十二萬緡紹興五百四十年增為五百四十三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一年增為五百四十四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二年增為五百四十五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三年增為五百四十六萬緡紹興五百四十四年增為五百四十七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五年增為五百四十八萬緡紹興五百四十六年增為五百四十九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七年增為五百五十萬緡紹興五百四十八年增為五百五十一萬緡紹興五百四十九年增為五百五十二萬緡紹興五百五十年增為五百五十三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一年增為五百五十四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二年增為五百五十五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三年增為五百五十六萬緡紹興五百五十四年增為五百五十七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五年增為五百五十八萬緡紹興五百五十六年增為五百五十九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七年增為五百六十萬緡紹興五百五十八年增為五百六十一萬緡紹興五百五十九年增為五百六十二萬緡紹興五百六十年增為五百六十三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一年增為五百六十四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二年增為五百六十五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三年增為五百六十六萬緡紹興五百六十四年增為五百六十七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五年增為五百六十八萬緡紹興五百六十六年增為五百六十九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七年增為五百七十萬緡紹興五百六十八年增為五百七十一萬緡紹興五百六十九年增為五百七十二萬緡紹興五百七十年增為五百七十三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一年增為五百七十四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二年增為五百七十五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三年增為五百七十六萬緡紹興五百七十四年增為五百七十七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五年增為五百七十八萬緡紹興五百七十六年增為五百七十九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七年增為五百八十萬緡紹興五百七十八年增為五百八十一萬緡紹興五百七十九年增為五百八十二萬緡紹興五百八十年增為五百八十三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一年增為五百八十四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二年增為五百八十五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三年增為五百八十六萬緡紹興五百八十四年增為五百八十七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五年增為五百八十八萬緡紹興五百八十六年增為五百八十九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七年增為五百九十萬緡紹興五百八十八年增為五百九十一萬緡紹興五百八十九年增為五百九十二萬緡紹興五百九十年增為五百九十三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一年增為五百九十四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二年增為五百九十五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三年增為五百九十六萬緡紹興五百九十四年增為五百九十七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五年增為五百九十八萬緡紹興五百九十六年增為五百九十九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七年增為六百萬緡紹興五百九十八年增為六百一萬緡紹興五百九十九年增為六百二萬緡紹興六百年增為六百三萬緡紹興六百一年增為六百四萬緡紹興六百二年增為六百五萬緡紹興六百三年增為六百六萬緡紹興六百四年增為六百七萬緡紹興六百五年增為六百八萬緡紹興六百六年增為六百九萬緡紹興六百七年增為六百十萬緡紹興六百八年增為六百十一萬緡紹興六百九年增為六百十二萬緡紹興六百十年增為六百十三萬緡紹興六百十一年增為六百十四萬緡紹興六百十二年增為六百十五萬緡紹興六百十三年增為六百十六萬緡紹興六百十四年增為六百十七萬緡紹興六百十五年增為六百十八萬緡紹興六百十六年增為六百十九萬緡紹興六百十七年增為六百二十萬緡紹興六百十八年增為六百二十一萬緡紹興六百十九年增為六百二十二萬緡紹興六百二十年增為六百二十三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一年增為六百二十四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二年增為六百二十五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三年增為六百二十六萬緡紹興六百二十四年增為六百二十七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五年增為六百二十八萬緡紹興六百二十六年增為六百二十九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七年增為六百三十萬緡紹興六百二十八年增為六百三十一萬緡紹興六百二十九年增為六百三十二萬緡紹興六百三十年增為六百三十三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一年增為六百三十四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二年增為六百三十五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三年增為六百三十六萬緡紹興六百三十四年增為六百三十七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五年增為六百三十八萬緡紹興六百三十六年增為六百三十九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七年增為六百四十萬緡紹興六百三十八年增為六百四十一萬緡紹興六百三十九年增為六百四十二萬緡紹興六百四十年增為六百四十三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一年增為六百四十四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二年增為六百四十五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三年增為六百四十六萬緡紹興六百四十四年增為六百四十七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五年增為六百四十八萬緡紹興六百四十六年增為六百四十九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七年增為六百五十萬緡紹興六百四十八年增為六百五十一萬緡紹興六百四十九年增為六百五十二萬緡紹興六百五十年增為六百五十三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一年增為六百五十四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二年增為六百五十五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三年增為六百五十六萬緡紹興六百五十四年增為六百五十七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五年增為六百五十八萬緡紹興六百五十六年增為六百五十九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七年增為六百六十萬緡紹興六百五十八年增為六百六十一萬緡紹興六百五十九年增為六百六十二萬緡紹興六百六十年增為六百六十三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一年增為六百六十四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二年增為六百六十五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三年增為六百六十六萬緡紹興六百六十四年增為六百六十七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五年增為六百六十八萬緡紹興六百六十六年增為六百六十九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七年增為六百七十萬緡紹興六百六十八年增為六百七十一萬緡紹興六百六十九年增為六百七十二萬緡紹興六百七十年增為六百七十三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一年增為六百七十四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二年增為六百七十五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三年增為六百七十六萬緡紹興六百七十四年增為六百七十七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五年增為六百七十八萬緡紹興六百七十六年增為六百七十九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七年增為六百八十萬緡紹興六百七十八年增為六百八十一萬緡紹興六百七十九年增為六百八十二萬緡紹興六百八十年增為六百八十三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一年增為六百八十四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二年增為六百八十五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三年增為六百八十六萬緡紹興六百八十四年增為六百八十七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五年增為六百八十八萬緡紹興六百八十六年增為六百八十九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七年增為六百九十萬緡紹興六百八十八年增為六百九十一萬緡紹興六百八十九年增為六百九十二萬緡紹興六百九十年增為六百九十三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一年增為六百九十四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二年增為六百九十五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三年增為六百九十六萬緡紹興六百九十四年增為六百九十七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五年增為六百九十八萬緡紹興六百九十六年增為六百九十九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七年增為七百萬緡紹興六百九十八年增為七百一萬緡紹興六百九十九年增為七百二萬緡紹興七百年增為七百三萬緡紹興七百一年增為七百四萬緡紹興七百二年增為七百五萬緡紹興七百三年增為七百六萬緡紹興七百四年增為七百七萬緡紹興七百五年增為七百八萬緡紹興七百六年增為七百九萬緡紹興七百七年增為七百十萬緡紹興七百八年增為七百十一萬緡紹興七百九年增為七百十二萬緡紹興七百十年增為七百十三萬緡紹興七百十一年增為七百十四萬緡紹興七百十二年增為七百十五萬緡紹興七百十三年增為七百十六萬緡紹興七百十四年增為七百十七萬緡紹興七百十五年增為七百十八萬緡紹興七百十六年增為七百十九萬緡紹興七百十七年增為七百二十萬緡紹興七百十八年增為七百二十一萬緡紹興七百十九年增為七百二十二萬緡紹興七百二十年增為七百二十三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一年增為七百二十四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二年增為七百二十五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三年增為七百二十六萬緡紹興七百二十四年增為七百二十七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五年增為七百二十八萬緡紹興七百二十六年增為七百二十九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七年增為七百三十萬緡紹興七百二十八年增為七百三十一萬緡紹興七百二十九年增為七百三十二萬緡紹興七百三十年增為七百三十三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一年增為七百三十四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二年增為七百三十五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三年增為七百三十六萬緡紹興七百三十四年增為七百三十七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五年增為七百三十八萬緡紹興七百三十六年增為七百三十九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七年增為七百四十萬緡紹興七百三十八年增為七百四十一萬緡紹興七百三十九年增為七百四十二萬緡紹興七百四十年增為七百四十三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一年增為七百四十四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二年增為七百四十五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三年增為七百四十六萬緡紹興七百四十四年增為七百四十七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五年增為七百四十八萬緡紹興七百四十六年增為七百四十九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七年增為七百五十萬緡紹興七百四十八年增為七百五十一萬緡紹興七百四十九年增為七百五十二萬緡紹興七百五十年增為七百五十三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一年增為七百五十四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二年增為七百五十五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三年增為七百五十六萬緡紹興七百五十四年增為七百五十七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五年增為七百五十八萬緡紹興七百五十六年增為七百五十九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七年增為七百六十萬緡紹興七百五十八年增為七百六十一萬緡紹興七百五十九年增為七百六十二萬緡紹興七百六十年增為七百六十三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一年增為七百六十四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二年增為七百六十五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三年增為七百六十六萬緡紹興七百六十四年增為七百六十七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五年增為七百六十八萬緡紹興七百六十六年增為七百六十九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七年增為七百七十萬緡紹興七百六十八年增為七百七十一萬緡紹興七百六十九年增為七百七十二萬緡紹興七百七十年增為七百七十三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一年增為七百七十四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二年增為七百七十五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三年增為七百七十六萬緡紹興七百七十四年增為七百七十七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五年增為七百七十八萬緡紹興七百七十六年增為七百七十九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七年增為七百八十萬緡紹興七百七十八年增為七百八十一萬緡紹興七百七十九年增為七百八十二萬緡紹興七百八十年增為七百八十三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一年增為七百八十四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二年增為七百八十五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三年增為七百八十六萬緡紹興七百八十四年增為七百八十七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五年增為七百八十八萬緡紹興七百八十六年增為七百八十九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七年增為七百九十萬緡紹興七百八十八年增為七百九十一萬緡紹興七百八十九年增為七百九十二萬緡紹興七百九十年增為七百九十三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一年增為七百九十四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二年增為七百九十五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三年增為七百九十六萬緡紹興七百九十四年增為七百九十七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五年增為七百九十八萬緡紹興七百九十六年增為七百九十九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七年增為八百萬緡紹興七百九十八年增為八百一萬緡紹興七百九十九年增為八百二萬緡紹興八百年增為八百三萬緡紹興八百一年增為八百四萬緡紹興八百二年增為八百五萬緡紹興八百三年增為八百六萬緡紹興八百四年增為八百七萬緡紹興八百五年增為八百八萬緡紹興八百六年增為八百九萬緡紹興八百七年增為八百十萬緡紹興八百八年增為八百十一萬緡紹興八百九年增為八百十二萬緡紹興八百十年增為八百十三萬緡紹興八百十一年增為八百十四萬緡紹興八百十二年增為八百十五萬緡紹興八百十三年增為八百十六萬緡紹興八百十四年增為八百十七萬緡紹興八百十五年增為八百十八萬緡紹興八百十六年增為八百十九萬緡紹興八百十七年增為八百二十萬緡紹興八百十八年增為八百二十一萬緡紹興八百十九年增為八百二十二萬緡紹興八百二十年增為八百二十三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一年增為八百二十四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二年增為八百二十五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三年增為八百二十六萬緡紹興八百二十四年增為八百二十七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五年增為八百二十八萬緡紹興八百二十六年增為八百二十九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七年增為八百三十萬緡紹興八百二十八年增為八百三十一萬緡紹興八百二十九年增為八百三十二萬緡紹興八百三十年增為八百三十三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一年增為八百三十四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二年增為八百三十五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三年增為八百三十六萬緡紹興八百三十四年增為八百三十七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五年增為八百三十八萬緡紹興八百三十六年增為八百三十九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七年增為八百四十萬緡紹興八百三十八年增為八百四十一萬緡紹興八百三十九年增為八百四十二萬緡紹興八百四十年增為八百四十三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一年增為八百四十四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二年增為八百四十五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三年增為八百四十六萬緡紹興八百四十四年增為八百四十七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五年增為八百四十八萬緡紹興八百四十六年增為八百四十九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七年增為八百五十萬緡紹興八百四十八年增為八百五十一萬緡紹興八百四十九年增為八百五十二萬緡紹興八百五十年增為八百五十三萬緡紹興八百五十一年增為八百五十四萬緡紹興八百五十

征榷考

榷酤　禁酒

酒誥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矧汝剛制于酒厥或告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東坡蘇氏曰自漢武帝以來至于今皆有酒禁刑者有至流竄
或不貲未嘗少縱而私釀終不能絕周公獨何以能禁之曰周
公無所利於酒也以正民德而已甲乙皆笞其子甲之子服乙
之子不服何也甲笞其子而責之學乙笞其子而奪之食此周
公之所以能禁酒也

周官酒人掌酒以式法授酒材酒正謹酒者戒監者謹者使民節用王之飲酒
漢文帝即位賜民酺五日（酺音蒲）

漢興有酒酤酤禁其律三人以上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

十六年九月令天下大酺

後元年詔戒爲酒醪以靡穀

景帝中元三年夏旱禁酤酒

後元年夏大酺民得酤酒

武帝天漢三年初榷酒酤

昭帝元始六年二月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乃罷
榷酤官從賢良文學之議也　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顏氏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武帝時賦斂煩多律外而
取今始復舊

公非劉氏曰罷酤占租賣酒錢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謂令民
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賈

石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重制禁釀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致堂胡氏曰用兵以食爲先急故禁酒爲其糜米穀也而後世
當尚武之時取利於酒奪民酤而權之官比承平時責利加倍
而軍屯所在又許之置場自釀爭爲競勝謂足以充軍費省民
力豈古今世變之異歟不然何曹操石勒能行之而後之君子
不能也
宋文帝時揚州大水主簿沈亮建議禁酒從之
後魏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
米五萬三千五十斛九斗糜穀五千九百六十斛麴三十萬五百
九十九斤其四時郊廟百神群祀式供營遠蕃客使不在斷限
隋文帝時虞荔以國用不足奏立權酤之利天嘉二年從之
隋文帝開皇三年先時尚依周末之獎官置酒坊收利至是罷酒坊
與百姓共之

唐初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商家以廩食方弘乃禁京城酤酒
期以麥熟如初二年飢復禁酤非光祿祭祀燕賓客不御酒
代宗廣德二年勅天下州各量定酤酒戶隨月納稅此外不問公私
一切禁斷
大曆六年量定三等逐月稅錢並充市繒進奉
德宗建中元年罷酒稅三年復制禁人酤酒官自置店酤收利以助
軍費尋收直三十州縣總領濟薄私釀者論其罪尋以京師四方所
湊罷權
致堂胡氏曰善政建於古聖王者後世鮮克遵之以謂時異事
殊不可膠柱而調瑟也不善之政興於叔世欲之臣者後世多不
肯改以爲強兵足用不可既有而棄之也權酒者舉舟車筦山
澤古聖王所不爲而後世以爲大利之源置官立法防之嚴取
之悉甚於常賦一有廢弛立見闕匱不知三代之天下亦後世

之天下亦榷官吏亦用軍旅亦賑水旱亦交四夷所仰者獨
貢助什一而足是何道也故取之有制用之有節量入以爲
出無後靡妄費則貢助什一不啻足矣費出無涯征求無藝
貢助常法所不能支則必權之又權筭之又筭筦之又筭稱
貸於富家稅陌於大旅多至於倍蓰加至於什百於是財竭
下叛并國而失之是故知治體者欲罷官榷酒使民自爲之
而量取其利雖未盡合古制亦裕民去奢之漸也德宗盡罷
之善矣已而作利最急故知盡罷之未若勿榷而以予民之
爲善也
貞元二年復禁京城鬻漿酒天下置肆以酤者每斗榷百五十錢其
酒戶與免雜差役獨淮南忠武宣武河東榷麴而已
按昔人裴杜子美詩以爲唐酒價每斗爲錢三百今榷百五
十錢則輸其半於官矣

憲宗元和六年京兆府奏榷酒錢除出正酒戶外一切隨兩稅青苗
錢據貫均率從之
十二年戶部奏淮勅文如配戶出榷酒錢數即不得更置官店榷酤
其中或恐諸州府先有不配戶出錢者即須榷沽請委州府長官據
當處錢額約米麴時價收利應額足即止
太和八年遂罷京師榷酤凡天下榷酒爲錢百五十六萬餘緡而釀
坊居三之一貧戶逃酤不在焉
會昌六年勅揚州等八道州府置榷麴并置官店酤酒代百
姓納榷酒錢并充資助軍用各有權許限揚州陳許汴州襄
州河東五處榷麴浙西浙東鄂岳三處置官店酤酒如聞禁
止私酤官司過爲嚴酷一人違犯連累數家閭里之間不免
咨怨宜從今以後如有百姓私酤及置私麴者但許罪止一
身同謀容縱仕據罪處分鄉井之內如有不知情並不得追

擾兼不得沒入家産
昭宗世以用度不足易京畿邊鎮麴法後榷酒以贍軍鳳翔節度使
李茂貞方顓其利按兵請入奏利害天子遽罷之
梁開平三年勑道州府百姓自造麴官中不禁
後唐天成三年勑聽諸道州府鄉村人户自今年七月後於夏
秋田苗上每畝納錢五文足陌一任百姓造麴醞酒供家其錢隨
夏秋徵納並不折色其京都及諸道州府縣鎮坊界及關城草市内
應逐年買官麴酒户便許自造麴醞酒貨賣仍取天成二年正月至
年終一年逐户計算都買麴錢數内十分祇納二分以充榷酒錢使
從今年七月後管數徵納榷酒户外其餘諸色人亦許私造酒麴供
家即不得衷私貨酒如有故違便仰糾察勒依中等酒户納榷其村
坊一任沽賣不在納榷之限
吳氏能改齋謾録曰今之秋苗有麴脚錢之類此事起於五代

後唐當時雖納麴錢而民間却許自貨酒時移事變麴錢之額
遂爲定制而民間則禁私酤矣
長興元年赦節文人户秋苗一畝元徵麴錢五文今後特放三文止
徵二文
二年放麴錢官中自造麴逐年減舊價一半於在城貨賣除在城居
人不得私造外鄉村人户或要供家一任私造令下人其便之
其年七月以課額不迨准前禁鄉村百姓造麴其已造到者令納官
量支還麥本
周顯德四年勑停罷先置賣麴都務應鄉村人户今後並許自造米
醋及買糖造醋供食仍許於本州縣界就精美處酤賣其酒麴條法
依舊施行先是晉漢以來諸道州府皆權計麴額置都務以沽酒民
間酒醋例皆滿溥上知其弊故命改法
吳氏能改齋謾録曰魏名臣傳中書監劉放曰官賣百

姓爭錐刀之末請停之善酒蓋醋也醋之有榷自魏已然乃知
不特近世也
宋朝之制三京官造麴聽民納直諸州城内皆置務釀之縣鎮鄉閭
或許民釀而定其歲課若有遺利則所在皆請官酤
陳渭蔡穎隨郢鄧金房州信陽軍舊皆不禁太平興國初京西轉
運使程能請榷之乃置官吏局署取民租米麥給釀以官錢市樵
薪及吏工傭料歲計獲利無幾而主吏規其盈羨又醞齊不良酒
多滿壞至課民婚葬舉户大小令酤民甚苦之歲儉物貴殆不償
其費太宗知其弊淳化五年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二
使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産長吏及大姓共保之後課不登
則均償之是歲取諸州歲課錢少者四百七十二處募民自酤或
官賣麴收其直其後民應募者寡猶多官釀
陝西雖榷酤而尚多遺利度支員外郎李士衡請增課以助邊費

乃歲增十一萬餘貫兩浙舊制募民掌榷雍熙初以民多私釀乃
蠲其禁其榷酤歲課如麴錢之制附兩稅均率雍熙二年詔杭州
更榷法以來城郭富豪之家坐收酤醞之利鄉村貧弱之户例納
配率之錢非便可仍依江南例官造酒減價酤賣其所均錢並罷
納天禧四年轉運副使方仲荀言本道酒課舊額十四萬遺利尚
多乃歲增課九萬八十貫
川陝承僞制費麴價重開寶三年詔減十之二既而頗興榷酤言
事者多以爲非便乃罷之仍舊賣麴
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元年詔先是禾民掌茶鹽榷酤民多增常數求
掌以規利歲或荒儉商旅不行致虧常課多籍没家財以償甚乖仁
恕之道今後宜並以開寶八年額爲定不得復增
真宗景德四年詔曰榷酤之法素有定規宜令計司立爲永式自今
中外不得復議增課以圖恩獎

時承平日久掌財賦者法禁愈密悉籠取遺利凡較課以相額互
界逓年相參景德初榷務連歲有羨三司即取多收者為額上以
其不俟朝旨或致掊克乃詔增額皆奏裁
至道二年兩京諸州收榷課銅錢一百二十一萬四千餘貫鐵錢一
百五十六萬五千餘貫京城實翻錢四十八萬餘貫天禧末榷課銅
錢增七百七十九萬六千餘貫鐵錢增一百三十五萬四千餘貫實
翻增三十九萬一千餘貫漢初犯私翻者黥市周祖始令至五斤
死建隆二年四月以周法大峻令民犯私翻者至十五斤以私酒入
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論罪有差私市酒翻者減造者罪之半
三年三月再下酒翻之禁凡私造差定其罪城郭二十斤鄉閭二十
斤棄市民敢持私酒入京城五十里西京及諸州城二十里者至五
十死所定里數外有官署酤酒而私酒入其地一石棄市乾德四年
詔比建隆之禁第減之凡至城郭五十斤以上閭鄉一百斤以上私

酒入禁地二石三石以上至有官署處四石五石以上者乃死法益
輕而犯者鮮矣
熙寧十年以前天下諸州酒課歲額

四十萬貫以上
東京　成都

三十萬貫以上
開封　秦

二十萬貫以上
京兆　延　鳳翔　渭
蘇　杭

十萬貫以上
西京　北京　蔡　鄆
徐　許　滄　真定

五萬貫以上
南京　青　密
淄　淮陽　兗
單　濮　襄
孟　蔡　陳
鄭　澶　冀
博　掛　德
濱　相　那
深　趙　河中
同　耀　邠
環　保安　涇
階　德順　通遠
儀　絳　隰
揚　泰　壽
舒　無為　潤
温　台　衢
宣　信　潭
鼎　眉　蜀
嘉　遂　合
建

定　華　慶
太原　亳　鄜
楚　泗　真
湖　婺　秀
常　江陵　綿
邛　果　梓
南京　客
淄　兗
單　陳
孟　潁
鄭　冀
博　德
濱　那
深　河中
同　邠
環　涇
階　通遠
儀　隰
揚　壽
舒　潤
温　衢
宣　潭
鼎　蜀
嘉　合
建
濱　相　那
深　趙　河中
同　耀　邠
環　保安　涇
階　德順　通遠
儀　絳　隰
揚　泰　壽
舒　無為　潤
温　台　衢
宣　信　潭
鼎　眉　蜀
嘉　遂　合
建
鎮戎
宿
越
江寧
漢
閩
萊
濟
鄧
潁
瀛
恩
洛
陝
寧
隴
晉
汾
盧
明
睦
鄂
彭
興元

五萬貫以下

沂六務　濰三務　曹四務　光化一務

汝十務　滑四務　永靜六務　懷十務

磁十一務　衛五務　祁三務　保一務

通利六務　解四務　虢六務　商八務

坊四務　鳳五務　岷　乾七務

忻二務　嵐四務　保德一務　嵗嵐三務

石二務　海四務　通四務　靳八務

和五務　光七務　黃八務　漣水一務

高郵三務　太平六務　江六務　洪七務

饒九　在城五縣　興國二務　安五務

石頃　景德鄉五鄉

澧一務　岳四務　簡十五務　資十六務

滾安十二　劍三務

溝

文獻通考卷十七　九

三萬貫以下

廣濟一務　隨一務　金二務　均三務

郢二縣　唐五務　莫四務　雄一務

乾寧二務　瀼四務　安鄉一務　永寧二務

廣信一務　順安一務　丹三務　北平一務

熙一務　成一務　路十務　府一務

代七務　威勝軍八務　平定軍四務　深五務

憲一務　慈二務　逵一務　滄六務

涼七務　處八務　欽六務　南康四務

廣德二務　慶十一務　池六務　撫一務

筠一務　臨江三務　建昌三務　衡六務

漢陽二務　陵井監二務　永康八務　荊門一務

昌四務　普四十三務　榮六務　渠一務

文獻通考卷一二

廣安三務　利六務　南劍十五務　三泉一務

達七務　興一務　洋五務

一萬貫以下

登二務　信陽二務　信安一務　保定一務

房二務　慶成三務　寧化軍一務　南安二務

吉九務　袁四務　永三務　邵二務

峽一監　歸一務　雅七務　澧一務

巴十四務　邵武四務　文一務

五千貫以下

原十一務　開寶監　火山軍一務　道一務

柵一務　全一務　桂陽六務　戎三務

富順監一務　龍三務　集二務　璧二務

大寧監一務　渝四務　萬一務　忠一務

無定額　麟　豐　河　康定軍

萊蕪監　利國監　司竹監　大通監

沙苑監　太平監　永平監　辰

無額　威　沅　清州監　劍門關　黎　茂

無權　夔　黔　施　浩　福　汀　興化　廣南東西兩路州軍　達　開　雲安　梁山　泉　漳

右會要所載祠廩以前天下酒課歲額以大數爲之第等如此內大郡課多者除錢之外又有綵絹布之類不悉錄

止齋陳氏曰國初諸路未盡禁酒具越之禁自錢氏始而京西
禁始太平興國二年閩廣至今無禁大抵祖宗條約酒課大務
之防淳化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勅令諸州以茶鹽酒稅課利送
納軍資庫於是稍嚴矣咸平四年五月四日勅諸州麴務自
今後將一半都收到錢仍取端拱至淳化元年三年內中等錢
數立爲祖額比較科罰則酒課立額自此始然則藏之州縣而
已慶曆二年閏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鹽酒課利錢歲三十
七萬四千一百三十餘貫上京則酒課上供始於此從王琪之
請也（今户部添酒錢是也）熙寧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務每升添
一文不入係省文帳增收添酒錢始於此則熙寧添酒錢也崇
寧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監酒務上色每升添二文中下一文以
其錢贍學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價錢上色升五文次三文以
其錢贍學則崇寧贍學添酒錢也（五年二月四日罷贍學添酒錢政和五年十

二月十一日令諸路依山東酒價升添二文六分入無額上供
起發則政和添酒錢也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紆申請權
添酒錢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以其錢一分州用一
分充漕計一分提刑司椿管則建炎添酒錢也紹興元年五月
六日令諸州軍賣酒虧折本錢隨宜增價不以多寡一分州用
一分漕計一分隸經制前此酒有定價每添一文皆起請後行
之至是州郡始自增酒價而價不等矣十二月十八日令添酒
錢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一半提刑司椿管一半州用三
年四月八日令賣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以其錢起
發五年閏二月二十三日置總制司六月五日令州縣見賣酒
務不以上下每升各增五文隸總制而總制錢始於此六年二
月二十二日令賣酒權增升十文以四文州用六文令項椿
管贍軍是爲六文者酒錢七年正月二十二日令諸州增置户
部贍軍酒庫一所以其息錢三分留本州充本餘錢應副大軍
月椿無月椿處起發是爲七分酒息錢八年六月十日令兩浙
諸路賣酒增添十文足并蠟茶酒增添五文足內六文隸總制
九年七月二十九日以都督府申請權添賣酒一十文內四文
本州應副六文三省樞密院椿管激賞庫拘收是爲六分賣酒
錢而又有發運司造船添酒錢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舉司
量添酒錢不以上下色升一文蓋不知所始紹興十一年二月
八日并爲七色酒錢隸經制而坊場名課亦數增長與蜀之折
估不與焉則紹興添酒錢也酒政之爲民害至此極矣不可不
稍覺也

仁宗時河北酒稅務有監臨官而轉運司復遣官比視歲課寖以侵
民詔禁之既而又請場務歲課三千緡以上者以使臣監臨帝曰歲
入不多而增官得無擾乎乃詔歲課倍其數乃增使臣時天下茶鹽
酒稅歲課有比年不登者詔取一歲中數別爲額後雖羨溢勿復增
嘉祐初又詔酒稅場務毋得抑配人户苛阻商旅求羨餘以希賞
乾興初言者謂天下酒課月比歲增無有藝極非古者禁群飲教節
用之義遂詔鄉村毋得增置酒場已募民主之者期三年它人雖欲
增課以售弗聽主者欲自增課奏官吏度異時不致虧負然後上聞
既而御史中丞晏殊請酒場利薄者乘其增課從之
初酒場歲課不登州縣多責衙前或五保輸錢以充其數嘉祐治
平中數戒止之又詔京師酒户所有麴錢十六萬緡
皇祐中酒麴歲課合緡錢一千四百九十八萬六千一百九十六至
治平中減二百一十二萬三千七百三而皇祐中又入金帛絲纊芻
粟材木之類總其數四萬七百六十治平中乃增一百九十九萬一
千九百七十五云
英宗治平四年詔江南近復村酒場抑民市酒者罷之

神宗熙寧四年三司承買酒麴坊場錢率千錢稅五十儲之以祿吏
七年諸郡舊不釀酒者許以公使錢釀之率百緡為一石溢額者論
以違制律
崇寧二年知建水軍錢景允言建立學舍請以承買醋坊錢給用詔
常平司計其無害公費乃如所請仍令他路準行之
紹聖二年翟思請諸郡醋坊日息用度之餘悉歸之常平以待它
用及是景允有請故令常平司計之
宣和六年戶部奏諸路增酒錢請如元豐法悉充上供為戶部用毋
以入漕司從之
高宗建炎三年張浚用趙開總領四川財賦開言蜀民已困惟榷酤
尚有羸餘遂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帑賣供給酒即舊撲賣坊
場所置隔釀設官主之民以米赴官自釀每斛輸錢三十頭子錢二

十二明年倫其法於四路於是歲添增至六百九十餘萬貫兄官槽
四百所私店不與焉於是東南之酒額亦日增矣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郎成都漕川府管普州廣安軍劍清酒務許
人戶買撲今認歲課為錢四萬八千餘緡自趙開行隔槽法所增
至十四萬六千餘緡紹興元年及世將改官監所入又倍自後累增
至五十四萬八千餘緡紹興二十五年額而外邑及民戶坊場又為三十
九萬緡紹興三十一年始行聽民就務分槽酤賣官計所入
之米而取其課若米麴也行之既久酤賣虧欠則責入米之家認
定月額不復穀其米而第取其錢民始病矣
中興後增添酒價錢入漕計及總制司本末見前止齋論
紹興十三年詔淮東總所酒止於元置州軍淮西總所止於建康揚
州止於本州不得於別州縣村鎮添置其有添置及諸軍開沽並與
停閉
孝宗興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犯糯
米之罰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酒服
十五年罷婺路酒禁婺舊無酒禁為場店一百四十餘所建炎末增
至六百餘所約增額錢四萬二千九百餘貫然土荒人少不以為便
至是宣撫司與轉運司對數補塡遂弛其禁 十二月詔南北十一
庫並隸左右司充贍軍激賞酒庫
二十一年詔諸軍買撲酒坊特許依舊監官賞格四萬三萬貫以上
場務增及一倍咸一年磨勘以下者遞賞有差
乾道間又詔諸酒庫除本任自發窠名錢外能補納前官拖欠者
各有賞勸 又詔十萬貫以上場務酒官任滿與減四年磨勘餘
等第推賞有差
二十五年罷逐路漕司寄造酒以侍御史湯鵬舉言諸州縣寄造不
支本錢專用耗米始於李椿年其於曹泳故也
三十年以檢點措置贍軍酒庫改隸戶部既而戶部侍郎邵大受等
言歲計賴經總制窠名至多今諸路歲虧二百萬皆緣諸州公使庫

廣行造酒別置店沽賣以致酒務例皆敗壞乃詔戶部行下提刑司
檢察諸州將違法酒店日下住罷其諸州別置酒庫如軍糧酒庫防
樁庫月樁庫之類并省務寄酒及帥司激賞酒庫應未分隸經制錢
去處並日下立額分隸補趁虧額三十一年殿帥趙密以諸軍酒坊
六十六歸之戶部又詔同安郡王楊存中罷毀若復以私家撲酒坊
九處上之歲邇收息六十萬緡有奇以十分為率七分起赴行在三
分應副漕計蓋自軍興以來諸帥擅權酤之利由是縣官始得賞之
以佐經費焉
乾道元年以浙東西六十四所撥付三衙分認課額歲付左藏南
庫輸餘錢充贍軍費等用五年三衙以酒庫還之戶部
孝宗興隆二年右正言晁公武言私酒私麴有禁法也未聞有犯糯
米之罰者乞行禁止
二年臣僚言贛州并福建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酒服

藥小民無力醞造摧酤之利盡歸豪户乞將所造酒經官稅畢然後
出賣其稅錢椿發行在從之
八年詳定勅令所以知常德府劉邦翰言湖北之民困於酒坊至貧
之家不捐萬錢則不能舉一吉凶之禮乞將課額令民隨産業均納
其醞造酤賣聽民便然以酒課均分民間即是兩稅之外別生一稅
他日漁利之臣仍舊酤摧而比稅不除反爲民害乃檢乾道重修勅
令禁止抑買
淳熙三年詔減四川酒課錢四十七萬三千五百餘貫令禮部給降
度牒六百六十一道補還令歲減數自來年以後於四川合應副湖
廣總所錢内截上件錢補足從制使范成大之請也
七年從右正言葛邲之請詔民間買撲酒坊一界既滿無人承買雖
欲還官而官司不受無以償還虚受刑責仰諸路提刑司委官體究
蠲放

八年兵部侍郎尚書潭州自紹興初創盜馬友行稅酒法一方便
之於官無費歲得錢十四五萬緡昨守臣辛弃疾變摧酒人多移徙
乞依舊法
按摧酒之課額既重官自醞造則不免高價抑勒人户沽買
欲以課額隨民均配而縱其自釀則又是兩稅之外別生一
稅它日必有稅不除而再摧酒之事惟有於要鬧坊場之地
聽民醞造納稅之後從便酤賣爲公私兩利但恐各處先
立定高大之額則所收稅未必能及額且縣官惟務摧利而
便民之事乃懵於一劇盜何耶
建炎以來朝野雜録曰舊兩浙坊場一千三百三十四歲收淨
利錢八十四萬緡至是合江浙荆湖人户撲買坊場一百二十
七萬緡而已蓋自紹興初鼛增五分之後坊場敗闕者衆故也
水心葉氏平陽縣代納坊場錢記曰自前世鄉村以分地摧酒

征榷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榷茶

唐德宗建中元年納户部侍郎趙贊議稅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爲常平本錢時軍用廣常賦不足所稅亦隨盡亦莫能充本儲及出奉天乃悼悔下詔亟罷之

貞元九年復稅茶先是諸道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儲伏請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充所放兩稅其明年已後所得稅錢外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目每歲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然稅無虛歲遭水旱處亦未嘗以稅茶錢拯贍

致堂胡氏曰茶者生人之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鉷楊慎矜韋堅以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托美名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以立額則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其法嚴峻者有之矣至於官盡榷之商旅不得貿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終不能禁而推埋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姦人猾吏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接村比里甚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慶發泄不時至於朽敗與新歛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在於得數十萬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旅貿遷而專其征茶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亦大矣張滂王涯豈足効哉

穆宗即位兩鎮用兵帑藏空虛禁中起百尺樓費不勝計鹽鐵使王播乃增天下茶稅率百錢增五十江淮浙東西嶺南福建荊襄茶播自領之兩川以户部領之天下茶加斤至二十兩播又奏加取焉

右拾遺李珏上疏諫曰榷茶起於養兵今邊境無虞而厚斂傷民不可一也茗飲人之所資重賦稅則價必增貧弱益困不可二也山澤之饒其出不窮論稅以售多爲利價騰踴則市者稀不可三也

文宗時王涯爲相判二使復置榷茶自領之使徙民茶樹於官場榷其舊植者天下大怨令狐楚代爲鹽鐵使兼榷茶使復令加價而已李石爲相以茶稅皆歸鹽鐵復貞元之舊

武宗即位鹽鐵轉運使崔珙又增江淮茶稅是時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或掠奪舟車露積雨中諸道鹽鐵轉運使各以其意增損於出茶山口及鹽鐵江淮南界內布置把捉譏察以收稅謂之搆地錢故私犯者加等定罪

益起大中初鹽鐵轉運使裴休請厘革橫稅以通舟船商旅既安課利自厚又正稅茶商多被私販茶人侵奪其利今請委強幹官吏先於出茶山口及鹽鐵江淮南界內布置把捉譏察招收量加半稅給牒子令所在公行更無苛奪所冀招懷窮困下紓姦欺使私販者免犯法之憂正稅者無失利之歎從之

休著條約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論死長行群旅茶雖少亦死雇載三犯至五百斤居舍停保四犯至千斤皆死園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者三犯加重徭伐園失業者刺史縣令以縱私鹽論廬舍淮南皆加半稅稅商給自首之帖天下稅茶增倍貞元江淮茶爲大模一斤至五十兩諸道鹽鐵使于驚每斤增稅五錢謂之剩茶錢自是斤兩復舊

按陸羽傳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畫羽形置炀突間爲茶神有常伯

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其後尚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羽貞元末卒然則嗜茶權茶皆始於貞元間矣

宋制凡榷貨務六曰江陵府貞州漢陽軍無爲軍蘄州之蘄口（建炎二年八月始令守臣及遣官與湖南等軍帥臣置務太平興國二年又於江陵府襄復州無爲軍增置務端拱二年又於海州置務淳化四年廢）置復州務其後京城務如舊而不置茶貨（又有場十三蘄州曰王祺石橋洗馬有黃梅場景德二年廢）黃州曰麻城廬州曰王同舒州曰太湖羅源壽州曰霍山麻步開順口光州曰商城子安又買茶之處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州廣德與國臨江建昌南康軍兩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南則江陵府潭澧鼎岳鄂鎮歸峽州荊門軍福建則劒南建州有民户折稅課者其出鬻皆在本場諸州所買茶折稅受租同山場悉送六榷務（江陵府受本府及歸峽州茶眞州揚受壁州茶蘄口受本州及黃梅縣茶漢陽受本軍及德安黃陂等縣茶無爲受廬舒州茶海州揚受楚州茶端拱二年又於山場置務淳化四年廢）凡茶有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興國二年重定法務輕減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二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戶輒毀敗其叢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

八年詔禁僞茶又詔民間舊茶園荒廢者聽人開墾毋得收稅而無本者許輸它物

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雍熙後用兵乏於饋餉多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不爲其直取市價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三年八月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緣江榷貨入務以貯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貿易今四海無外諸務皆宜廢罷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場算買既大省艱遲又商人皆得新茶詔從之遂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令商榷利害二年四月廢緣江榷貨入務聽商人就出茶州軍買賣收大減榷務茶價詔既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

一百九十錢有十六等片茶每大片自六十五錢至二百五錢有五十五等散茶每一斤自十六錢至三十八錢五分有五十九等歲課山場八百六十五萬餘斤和市江南一千二十萬餘斤兩浙一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荊湖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其貿蜀蠟茶每斤自四十七錢至四百二十錢有十二等片茶自十七錢至九百一十七錢有六十五等散茶自十五錢至百二十一錢有一百九等至道末實錢二百八十五萬二千九百餘貫天禧末增四十五萬餘貫天下茶皆禁唯川峽廣聽民自賣不得出境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詔民茶折稅外悉官買敢藏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論罪主吏私以官茶貿易及一貫五百兵持仗販易爲官私擒捕者皆死

太平興國二年重定法務輕減主吏盜官茶販鬻錢二貫以上黥面送闕下茶園戶輒毀敗其叢樹者計所出茶論如法

八年詔禁僞茶又詔民間舊茶園荒廢者聽人開墾毋得收稅而無本者許輸它物

淳化三年詔盜官茶販鬻十貫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

雍熙後用兵乏於饋餉多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不爲其直取市價而後增之授以要券謂之交引至京師給以緡錢又移文江淮荊湖給以顆末鹽及茶

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優其直給江淮茶鹽

三年八月監察御史薛映秘書丞劉式等上言向者朝廷制置緣江榷貨入務以貯南方之茶便於商人貿易今四海無外諸務皆宜廢罷令商人就出茶州府官場算買既大省艱遲又商人皆得新茶詔從之遂以三司鹽鐵副使雷有終爲諸路茶鹽制置使左司諫張觀與映副之令商榷利害二年四月廢緣江榷貨入務聽商人就出茶州軍買賣收大減榷務茶價詔既下商人頗以江路回遠非便有司以

損其直虧失歲計爲言七月復置綠江八務罷制置副使至道初劉式猶固執前議西京作場使楊允恭上言商人雜市諸州茶新陳相雜兩河陝西諸州風土各有所宜非參以多品則商旅少利罷權務令就茶山買茶不可行上欲究其利害之說令宰相召鹽鐵使陳恕副使判官與式允恭定議召問商人皆願如淳化所減之價不然者即望仍舊有司職於出納既難於減損皆同允恭之說式議遂寢即以允恭爲江南兩浙發運兼制置茶鹽使西京作坊副使李溥著作郎王子輿副之二年遂允恭等請禁淮南十二州軍鹽官鬻之商人先入金帛京師及楊州折博務者悉償以茶自是禁鹽得實迹茶無滯積歲課增五十萬八千餘貫允恭等皆被賞

止齋陳氏曰乾德時東南六路閩浙歸職方餘尚未平太祖權法蓋禁南商擅有中州之利故置場以買之自江以北皆爲禁地太平興國中樊若水奏江南諸州茶官市十分之八其二分

量稅聽自賣踰江涉淮乘時射利紊亂國法望嚴禁之則謂乾德權法也自若水建議其法始密凡茶之利一則官賣以實州縣一則沿邊入中粮草菉請以省餽運一則權務入納金銀錢帛菉請以贍京師而河東北互市川陝折博又以所有易所無而其大者最在邊備蓋祖宗以西北宿兵供億之費重困民力故以茶引走商而虛估加榷以利之其後理財之臣往往以遺利在民數務更張然大槩無過李諮林特二法二法大槩以抑茶商及邊民耳故林特以見錢買入中賤價交抄而以實錢菉茶然猶以五十千或五十五千菉茶百千則是去虛估加榷未遠也至李諮復祖劉式之意（淳化三年劉式起請令商旅自就園戶置茶於官場貼射）盡變始斷然罷去買納茶本使客自就山園買茶而官場坐收貼納之利行之三年而罷然當時議者徒咎諮法不能惜留在京見錢而不及其刻剥商賈之怨景祐以後西邊事興始復行加榷法嘉祐四年天下無事仁皇慨然一切弛禁當時詔書曰上下征利垂二百年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尚憲宰於立異之人因緣爲姦之慮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實明刑用懲狂謬自此茶不爲民害者六七十載矣此韓琦相業也至蔡京始復榷法於是茶利自一錢以上皆歸京師其子蔡條自記之曰公始說上以茶務若所入厚專以奉人主此京本意而西北邊粮草名曰便糴來而均糴結糴貼糴糴之名起蓋以官告度牒之類等第抑配而邊民不聊生矣京之誤國類如此凡園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亦折爲茶謂之折稅　此收茶之法

凡民間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食茶　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榷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

隨所射于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計直予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貿縣官之利其博而商賈轉致於西北以致散於夷狄其利又特厚　此鬻茶之法

自西北宿兵既多饋餉不足因募人入中粟麥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償之後又益以東南緡錢香藥象齒謂之三說而塞下急於兵食欲廣儲峙不愛虛估入中者以虛錢得實利人競趨焉及其法既弊則虛估日益高茶益日賤入實錢金帛日益寡而入中者非盡行商多其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且急於售錢得券則轉鬻於茶商或京師坐賈號交引鋪者獲利無幾茶商及交引鋪或以券取茶或收畜貿易以射厚利緣是虛估之利皆入豪商巨賈券之滯積雖二三年茶不足以償而入中者以利薄不趨邊備日廢茶法大壞景德中丁謂爲三司使嘗計其得失以謂邊粟纔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利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法以救之

然不能亡獘

天聖元年有司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即李諮所陳見上文

景祐中葉清臣上疏言嘗計茶利歲入以景祐元年爲準實本錢外實收息錢五十九萬餘緡天下所售受食茶及本息歲課亦祇及三十四萬緡而茶商見行六十五州軍所收稅錢已及五十七萬緡若令天下通商祇收稅錢自是數倍即推務山場及食茶之利盡可罷又況不慶度支之本不置推官之官不興輦運之勞不濫徒黥之辟臣竊議者謂推費有定率征稅無彝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按管氏摠鐵法計口受賦茶爲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時下其議皆以爲不可行至嘉祐中何郯王嘉麟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推貨務以償邊粟之費時韓琦富弼等執政力主其說乃議弛禁以三司歲課均賦茶戶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參

儲以待邊粟自是唯腊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論者尤謂朝廷志於便人欲省刑罰其意良善然茶戶困於輸錢而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州縣征稅日慶給費不充學士劉敞歐陽脩等頗論其事略言昔時百姓之摘山者皆受錢於官今也頓使納錢於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耳今衆均賦於民賦不時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受罪先時大商賈爲國貿遷而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時朝廷方排衆論而行之故等言不從

民之種茶者領本錢於官而盡納其茶官自賣之敢藏匿及私賣者有罪此置初之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估而官收其息如茶一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錢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謂之貼射此天聖之法

園戶之種茶者官收租錢商賈之販茶者官收征算而盡罷禁榷謂之通商此嘉祐之法也

治平中歲入腊茶四十八萬九千餘斤散茶三十五萬五千餘斤茶戶租錢三十二萬九千八百五十五緡又儲茶錢四十七萬四千八百二十一緡而內外總入茶稅錢四十九萬八千六百緡推是可見茶法得失矣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建茶務仁宗初歲造小龍小鳳各三百斤入香不入香京挺共二百斤腊茶一萬五千斤小龍小鳳初因蔡君謨爲建漕造十斤獻之朝廷以其額外免勘明年詔第一綱盡爲之故東坡志林載溫公曰君謨亦爲此耶

神宗熙寧七年始建三司幹當公事李杞入蜀經畫買茶於秦鳳熙河博馬與成都路漕司議合事方有端而王韶言西人頗以善馬至

盧所嗜惟茶乞茶與市即詔趣杞措具茶計水陸運至又以銀十萬兩帛二萬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場餘錢以著作佐郎蒲宗閔同領其事初蜀之茶園皆民兩稅地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倒折輸絹細綿草各以其直折輸役錢亦視其賦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而稅額總三十萬杞被命經度即諸州創設官場歲增息爲四十萬而重禁榷之令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價直既而運茶利滯歲課不給乃建議於永興秦鳳二州歲買布各十萬匹以折脚帶貿以布息助茶利亦未免積滯復建議歲募解鹽十萬席雇運回東船載入蜀而禁商販未幾鹽法復難行宗閔乃議川峽路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賈於官場更賦私交易之令稍重至徒刑仍沒綠身所有物以待給賞於是蜀茶盡權民始病矣

知彭州呂陶言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爲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只如解州有鹽

池民間煎者乃是私掘晉州有磬山民開煉者乃是私鑿今川蜀
民園乃百姓已物顯與解鹽晉磬事體不同恭惟仁聖邱民之心
必不如此　又言國家置市易司籠制百貨歲出息錢不過十之
二然必以一年為率今茶場司不以一年為率務重立法令推民
茶隨買隨賣取息十之三或今日買十千之茶明日即作十三千
賣之客旅日以官本變轉殊不休已比至歲終不可勝算宜止三
分而已此於市易之條自相違戾又客旅及僧人以推茶不許私
交市共邀難園户於外預商計裁價園户畏法懼罪且欲變貨營
生窮迫之間勢不獲已則一聽客言斤收實錢七分實之官餘三
分留為客人買茶之息如此則園户有三分之虧而官中各得其
息自是園户本錢客人無所費也乞下本路體量更改不報

自熙寧七年至元豐八年蜀道茶場四十一京西路金州為場六陝
西賣茶為場三百二十二稅息至李稷加為五十萬及陸師閔為百
萬云

五年以福建茶陳積乃詔福建茶在京京東西淮南陝西河東仍禁
權餘路通商

王子京為轉運副使言建州臘茶舊立權法自熙寧罷通商自
此茶户售客人茶甚良官中所得唯常茶稅錢極微南方遺利無
過於此仍行權法元祐初龍子京事任令福建禁權州軍仍其舊
元豐中宋用臣都提舉汴河隄岸創奏修置水磨凡在京茶户擅磨
末茶者有禁並赴官請買而茶鋪入米豆雜物拌和者有罰募人告
者有賞訖元豐末歲獲息不過二十萬商旅病焉　元豐修置水磨
止於在京及開封府界諸縣未始行於外路及紹聖復置其後遂於
京西鄭滑州潁昌州河北澶州皆行之

哲宗元祐二年熙河秦鳳涇原三路茶仍官為計置來與蕃廝延環慶
許通商凡以茶易馬者聽仍舊毋得踰轉運司和糴價其所博斗斛

勿取息

侍御史劉摯上言蜀地權茶之害園户有逃以免者有投死以免
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
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願選使者致茶法之弊歟以蘇蜀民
右司諫蘇轍上言盜賊之法賊及二貫止徒一年賞三十千立法苟以自
有以錢八百和買茶四十斤者輒徒一年賞五千今民
便不顧輕重之宜蓋造六茶法皆傾險小人不識事件且備陳五
害詔遣黃廉等體量

紹聖元年陝西復行禁權凡茶法並用元豐舊條

徽宗崇寧元年右僕射蔡京議大改茶法奏言自祖宗立額權之法
歲收淨利凡三百二十餘萬而諸州商稅七十五萬貫有奇食茶之
算不在焉其盛時幾五百餘萬緡慶曆之後法制寖壞私販公行遂
虧禁權行通商之法自後商旅所至與官為市四十餘年利源寖失

謂宜荊湖江淮兩浙福建七路所產茶仍舊禁權官買勿復升民即
產茶州縣隨所置場中商人園户私易之禁凡置場地園户皆籍名
數歲鬻於官吏皆用倉法園户自前茶租折稅仍舊產茶州軍許其
民赴場輸息量限斤數給短引於旁近郡縣便鬻餘悉聽商人於權
貨務入納金銀緡錢或並邊粮草即本務給鈔取便算請於場別給
長引從所指州軍鬻之商稅自場給長引沿路登時批發至所指地
然後計稅盡輸剔在道無奇留買茶本錢以廢牒末鹽鈔諸色封樁
坊場常平剩錢通三百萬緡為率給諸路諸路措置各分命官詔悉
聽焉俄定諸路措置茶事官置司湖南於潭州湖北於荊南淮南於
揚州兩浙於蘇州江東於江寧所江西於洪州其置場所在歙州即
其州及新水縣壽州以霍山開順光州以光山固始舒州即其州及
羅源太湖黃州以麻城蘄州以舒城常州以宜興湖州即其州及長
興德清安吉武康睦州即其州及清溪分水桐廬遂安婺州即其州

及東陽永康浦江處州即其州及遂昌青田蘇杭越各即其州而越之上虞餘姚諸暨新昌剡縣皆置焉獨台各即其州而溫州以平陽大法既定其制置即日不可毛舉

四年京復議更革遂罷官置場商旅並即所在州縣或京師請長短引自買於園戶茶貯以篦官為抽盤循第叙輸息訖批引販賣茶事益加密矣長引許帶他路限一年短引止於本路限一季

按宋寧元年所行乃禁榷之法是年所行乃通商之法但請引抽盤商稅苛於祖宗之時耳

大觀三年計七路一歲之息一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餘緡商賈務再歲一百十有八萬五千餘緡京專用是以舞智固權自是歲以百萬緡輸京師所供私奉捨息滋厚盜販公行民滋病矣

政和二年大增損茶法凡請長引再行者輸錢百緡即往峽西加二萬茶以百二十斤短引輸緡錢二十茶以二十五斤私造引者如川錢引法歲春茶出葉民戶約三歲實直及今價上戶部茶龍鄧並官製聽客買定大小式嚴封印之法長短引輒竄改增減及新舊對帶緻納申展住賣轉鬻科條悉具初客販茶用舊引者未嚴斤重之限影帶者衆於是又詔凡販長引斤重及三千斤者須更買新引對賣不及三千斤者即用新引以一斤帶二斤罰之而合同場之法出矣

場置於產茶州軍而傳給於都茶務凡不限斤重茶妻官秤製毋得止憑批引為定有羸數即沒官別定新引限程及重商旅規避秤製之禁凡十八條若避匿抄劄及擅賣皆坐以徒後盧茶法猶輕課入不虧定園戶私賣及有引而所賣踰數保內有犯不告並如煎鹽亭戶法短引及食茶閉子輒出本路坐以二千里流賞錢百萬

大抵茶鹽法主於蔡京務巧掊利變改法度前後罷復不常民眩眩惑

高宗建炎初於真州印鈔給賣東南茶鹽以提領真州茶鹽為名三年置行在都茶場罷合同場一十八處惟洪州江州興國軍潭州建州各置合同場監官一員罷食茶小引建炎三年九月吉州增小引每引五貫文許販茶六十斤此增引之始指揮茶法仍舊紹興二年復置凡茶鹽經從而把隘官軍以搜檢姦細為名而騷擾者依軍法施行明年以罰太重減徒三年捕私茶實罰依鹽事指揮祖宗應犯榷貨並不根究來歷止以見在為坐嘉祐著令令戶部言不係出產州軍捕獲私販茶鹽可以不究來歷其出產州軍私販者並係亭竈園戶為之一概不究無以杜私販之弊詔自茶鹽外其餘榷貨並不根究來歷他日都省又言應犯私茶鹽不得信憑供指妄有追呼詔從之

紹興二十七年令凡商販淮南長引茶令秤發官司先問客人所指住賣州縣經由場務及合過官渡並批月日姓名即時放行如不行批引縱放私茶與正犯茶人一等犯罪蓋自榷場轉入虜中其利至博淮河私渡諒誓甚嚴然民觸犯法禁自若

寧宗嘉泰四年知隆興府韓邈奏戶部茶引歲有常額隆興府惟分寧產茶他縣並無而豪民武斷者乃請引認租借官引以窮索一鄉無茶者使認茶無食利者使認食利所至驚擾乞下省部非產茶縣並不許人戶擅自認租它路亦比類施行從之

四川茶　建炎元年四月成都路運判趙開言榷茶買馬五害請用茶法故事盡罷榷茶而令漕司買馬或未能然亦當減額以蘇園戶輕僧以惠行商如此則私販衰而益賤息矣朝廷遂權開同主管川陝茶馬二年十一月開至成都大更茶法倣祭京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茶百斤為一大引除其十勿算置合同場以識其出入重私商之禁為茶市以通交易每斤引錢春七十夏五十市利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五分引與茶隨運者抵罪自後引息益至一百五萬緡紹興復提舉官又旋增引錢至十四年每引收十二道三百文視開之初又增一倍矣

自熙豐來蜀茶官事權出諸司之上而其富亦甲天下時以其歲
剩者上供舊惟馬皆以粗茶乾道末始以細茶遣之然蜀茶之細
者其品視南方已下惟廣漢之趙坡合州之水南峨眉之白芽雅
安之蒙頂土人亦珍之然所產甚微非江建比也　乾道初川蔡
八場馬額共九千餘匹川馬五千匹秦馬四千匹淳熙以後為額
共萬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後所市未嘗及焉

建茶　建炎二年葉儀之亂國丁敗亡遂罷歲貢紹興四年明堂始
命市五萬斤為大禮賞十二年興榷場取蠟場為榷場本禁私販官
盡榷之上京之餘許通商官收息三倍上京龍鳳及京鋌茶歲額視
承平纔半蓋高宗以錫賚既少恩傷民力故裁損其數云

坑冶

周官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若以時取之則物
其地圖而授之　物色占其形色知數取者之數　又其禁令
　　文獻通考卷十八　十三

齊管仲言鹽鐵之利　漢桑弘羊建議榷鹽鐵　東漢以後鹽鐵本
末並見鹽鐵門　不具錄

漢武帝行幸回中詔曰往者朕郊見上帝泰山見金宜更鑄黃金為
斡趾裹跡以協瑞焉

東坡仇池筆記曰王莽敗時省中黃金六十萬斤陳平四萬斤
開楚董卓郿塢金亦多其餘三五十斤者不可勝數近世金不
以斤計雖人主未有以百金與人者何古多而今少也豈山坡
沙鉏餘日金為何往哉疑實有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

林邑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此皆沙金之見於史傳者昔時遐方貢獻所產今則東南處
處有之矣

唐凡金銀鐵錫之冶一百八十六陝寧潤饒衢信五州銀冶五十八
銅冶九十六鐵山五錫山二鉛山四汾州磐山七

貞觀初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

萬緡上曰朕之所爭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欲以相蠱俟我耶乃默然還家

麟德二年廢峽山銅冶四十八
開元十五年初秋伊陽五重山銀錫
天寶五年李林甫爲相謂李適之曰華山有金鐵采之可以富國主上未知也他日適之因奏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又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薄適之庸事不熟適之自是失思
德宗時户部侍郎韓洄建議山澤之利宜歸王者自是皆隸鹽鐵使元和時天下銀冶廢者四十歲采銀萬二千兩銅二十六萬六千斤鐵二百七萬斤錫五萬斤鉛無常數
二年禁采銀一兩以上者笞二十逾出本界州縣官吏節級科罪

開成元年復以山澤之利歸州縣刺史選吏主之其後所入利以自殖歲天下不七萬緡不能當一縣之茶稅
宣帝增河湟戍兵衣給五十二萬餘匹裴休請復鹽鐵使以供國用增銀冶二鐵山七十一廢鈆冶二十七鉛山一天下歲率銀二萬五千兩銅六十五萬五千斤鉛十一萬四千斤錫萬七千斤鐵五十三萬二千斤
後唐長興二年勑今後不計農器燒器動使諸物並許百姓逐便自鑄造諸道監冶除依常年定數鑄辦供軍外其鐵并器物外祇管出生鐵比已前價各隨逐處見定高低每斤一例成十文貨賣雖使熟鐵亦任百姓自鍊逦檢節級勾當貨鐵場官并鋪户一切並廢鄉村百姓祇於夏秋苗畝上納農器錢一分五文足隨夏秋二稅送納
晉天福六年敕節文諸道鐵冶三司先條流百姓農具破者須於官場中貨鑄時却於官場中貨鐵令後許百姓取便鑄造貨賣所在場

院不得禁止攙搜

宋興金銀銅鐵鉛錫之貨凡諸金產有五曰商饒欽撫州南安軍有三監曰桂陽鳳州之開寶（本七年廢興元年復開寶五年廢興元二年又廢興國二年復大中祥符五年後廢）（本七年廢興元二年復開寶五年後廢）（本七年廢興元二年復開寶五年後廢）（本七年廢興元二年復開寶五年後廢）

四邵武軍八南劍州十二場出銀鉛產錫有九場曰河南之長水度州之安遠南安之城下南康之上猶道州之黃富賀州之大平川石場潮州之黃岡循州之大任曹訇州有銀場後廢產水銀有四場曰泰階商鳳州產朱砂有三場白商宜州富順

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曰古者不貴難得之貨後代賦及山澤上加侵削下益抗敝每念茲事深疾于懷未能捐金于山豈忍奪人之利白今桂陽監歲輸課銀宜減三分之一

太宗至道二年有司言鳳州山內出銅北定州諸山出銀鑛請置官署掌其事上曰地不愛寶當與衆庶共之不許

至道末天下歲課銀十四萬五千餘兩銅四百一十二萬二千餘斤鉛五百七十四萬八千餘斤鉛七十九萬三千餘斤錫二十六萬九千餘斤天禧末金一萬四千餘兩銀八十八萬三千餘兩銅二百六十七萬五斤餘斤鉛四十四萬七千餘斤水銀二千餘斤朱砂五千餘斤然金銀除坑冶丁稅和市外課利折納五市所得皆在焉

開寶五年詔罷諸南道媚川都採珠先是劉鋹於海門鎖聚兵能採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及平諸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者至五百尺溺死者其衆及平諸南廢之仍禁民採取未幾復官取

容州海渚亦產珠官置吏掌之

自太平興國二年貢珠百斤七年貢五十斤徑寸者三八年貢千六百一十斤皆珠場所採

金銀銅鐵鉛錫之冶總二百七十一金產登萊商饒汀南恩六州冶十一銀產登虢秦鳳商隴越衢饒信慶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劍英韶連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軍桂陽監冶八十四銅產饒信虔建漳汀泉南劍韶英梓十一州邵武軍冶四十六鐵產登萊徐兗鳳翔陝儀虢邢磁慶吉袁信澧汀泉建南劍英韶梁合資二十四州興

國邵武二軍冶七十七鉛產越衢信汀南劍英韶連春九州邵武軍冶三十錫產商虢虔道潮賀鄂七州冶十六又有丹砂產商宜二州冶二水銀產秦鳳商階四州冶五皆置吏主之然大率山澤之利有限或暴發輒竭或採取歲久所得不償其費而歲課不足有司必責主者取盈

仁宗英宗每下赦書輒委所在視冶之不發者或廢冶或蠲主者所負歲課率以為常而有司有請亦輒從之無所吝故冶之興廢不常而歲課增損係焉皇祐中歲得金萬五千九十五兩銀二十一萬九千八百二十九兩銅五百一十萬八百三十四斤錢七百二十四萬一千一斤鉛九萬八千一百五十一斤錫三十三萬六百九十五斤水銀二千二百一斤其後以赦書從事或有司所請廢冶百餘既而山澤興發至治平中或增冶或復故者總六十八是歲視皇祐金減九千六百五十兩銀增九萬五千三百八十四銅增一百八十七萬鐵錫增百餘萬鉛增二百萬獨水銀無增損又得丹砂二千八百餘斤今之論次諸冶以治平中所有云

天聖中登萊林金歲益數千兩帝命樊宗師等往視之宗師還奏本趨末者衆不宜誘之

景祐中登萊民飢詔弛金禁聽民自取後歲豐然後復故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登萊州產金自太宗時已有之然尚少至皇祐中始大發民廢農桑來掘地採之有重二十餘兩為塊者取之不竭縣官推買歲課三千兩

中書備對諸路坑冶金數

萊州金四千一百五十兩　房州金六十六兩

登州金三千九兩　商州金三十九兩

饒州金三十四兩　沅州金一百三十二兩

汀州金二百六十七兩　邕州金七百四兩

神宗熙寧元年詔天下實坑冶不發而貢歲課者蠲之
七年廣西經畧司言邕州鎮乃峒產金請置金場後五年凡得金爲
錢二十五萬緡
四年以所産薄詔罷貢金
八年知熙州王韶奏本路銀銅坑發詔令轉運市易司共計之以所
入爲熙河籴本
七月詔近坑冶坊郭鄉村井竈採烹鍊人並相爲保保內及於坑冶
有犯知而不糾或停盜不覺者論如保甲法
元豐元年是歲諸路坑冶金總計萬七百一十兩銀二十一萬五千
三百八十五兩銅千四百六十萬五千九百六十九斤鐵五百五十
萬一千九十七斤鉛九百十九萬七千三百三十五斤錫二百三十
二萬一千八斤水銀三千三百五十六斤朱砂三千六百
四十六斤十四兩有奇　七年坑冶凡一百三十六所領於虞部

哲宗紹聖二年江淮荆湖等坑冶司言新發坑冶漕司應給本錢往
往停閉不當請令本司同遣官詳度從之　湖南漕司言潭州益陽
縣近發金苗以碎礦淘金賦推入官請修立私出禁地之制從之
大觀二年詔金銀坑發雖告言或方檢視而私開淘取以盜論
九月銀銅坑冶舊不隸知縣縣令者並令兼監實罰減正官一等
政和元年張商英言湖北產金非止辰沅靖溪洞其峽州夷陵宜都
縣荆南府枝江江陵縣赤湖城至鼎州皆商人淘採之地漕司既乏
本錢提舉司買止千兩且無專司定額請置專切提舉實金司有金
苗無官監者許遣部內州縣官及使臣掌幹詔提舉官措畫以聞仍
於荆南置司
政和元年詔工部以坑冶所收金銀銅鉛錫鐵水銀朱砂物數置籍
籤注歲半消補上之尚書省自是户工部尚書省皆有籍鉤考然所
憑惟帳狀至有額而無收有收而無額乃責之縣丞監官及曹部奉
行者而更督迹年違負之數
九年措置峽西坑冶蔣堂奏本路坑
輸大觀西庫舉增秩官爲各減磨勘年
六年詔承買坑冶歲計課息錢十分鎚一以頻年無買者減優假之
故也
五月中書言劉芑計置萬永州産金甫及一歲收二千四百餘兩詔
特與增秩
宣和元年石泉軍江淡沙磧麩金許民隨金脉淘採立課額或以分
數取之
坑冶國朝舊有之官置場監或民承買以分數中賣於官舊例諸
路轉運司本錢亦資焉其物悉歸之內帑崇寧以後廣搜利究搉
賦益備凡爲之提舉司者謂之新坑冶用常平息錢與剩利錢爲
本金銀等物往往積之大觀庫自蔡京始也政和間數罷數復

然告發之處多擾民田承買者立額重或舊有今無而額不爲損
政和間臣僚言諸路産鐵多民資以爲用而課息少請倣茶鹽法搉
而鬻之於是户部言詳慶官置爐冶收鐵給引召人通市商賈始
令民出息兼買以所收中賣於官毋得私相貿易從之
先是元豐六年京東漕臣吳居厚奏徐鄆青等州歲製軍器及上
供簡鐵之類數多而徐州利國監無二監歲課鐵少不能給請以
鐵從官興爍計所獲可多數倍詔從其請自是官搉其鐵且造器
用以鬻於民至元祐罷之其後大觀初涇源皇城使裴綰上言石
河鐵冶令民自採煉中賣於官請禁民私相貿易農具器用之類
悉令爲鑄造其冶坊已成之物皆以斡官而償其直乃詔毋得私
相貿易如所奏而農具器用勿禁於是官自賣鐵唯許鑄鍋户市之
欽宗靖康元年諸路坑冶苗礦微或舊有今無悉令蠲損凡民承買
金銀並罷

高宗建炎三年詔福建廣南自宣撫以來歲貢上供銀數浩大民力不堪歲減三分之一

七年工部言知台州黃岩縣劉覺民乞依熙寧法以金銀坑冶召百姓採取自備物料煉十分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許坑戶自便貨賣江西運司相度江州等處金銀坑冶亦乞依熙豐法從之

十四年詔見今坑冶立酌中課額委提刑轉運司不得別有抑勒抱認虛數令有力計嘱幸免切致下戶受弊

孝宗隆興二年鑄錢司言坑冶監官歲收買金及四千兩銀及十萬兩銅錫及四十萬兩鉛及一百二十萬斤者各轉一官知通令逐部內坑冶每年比祖額增剩者推賞有差

寧宗嘉定十四年臣僚言產銅之地莫盛於東南如括蒼之鉤廊南募孟春黃溪峯表拔毅山爐頭山莊等處諸壁之天福永嘉之潮溪信上之羅桐浦城之因將樂尤溪之安仁杜唐洪雷子坑五十餘所多係銅銀共產大場月辦淨銅萬計小場不下數千銀各不下千兩為利甚博至今雙瑞西瑞十二岩之坑出銀繁滋大定永興等場銀鉛並產興盛日久又信之鉛山與處之銅廊皆是膽水春夏如湯以鐵投之銅色立變（原刻以生鐵煉成薄片置於水槽中浸數日上生一斤再取元年七月於煉成銅內入爐一煉成銅入津興鐵二斤四兩得銅每歲二千斤再取元年七月於煉成銅內入爐一煉成銅入津興鐵二斤四兩得銅一斤為一綱應副鑄錢）夫以天地之間顯界坑冶而屬吏貪殘積成素弊諸處檢踏官吏大為民害有力之家夾帶逃逐至坑源廢絕礦條湮閉間有出備工本為官開淺元佃之家方施工用財未享其利而譁徒已聚矣官司不得其利而譁徒已聚治所以失陷也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征榷考

雜征斂山澤津渡

周官委人掌斂野之賦斂新刍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野處郊以外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人蚔蠆蜂蠆各有之日也）載師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漆林特重者自斯人力所作斂也）漢高祖時山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至于封君湯沐邑各自為奉養不領於天下之給賦（言各收其所斂以自供不入王朝之倉庫也）

文帝後六年弛山澤

章氏曰漢之山澤園池之稅本以給供養而少府掌之其後倣古廣衢之意而置水衡乃取少府之所謂山林苑池之稅而付水衡以平之然他日猶有江海陂池屬少府者而海丞（主鹽官）果

丞主鹽官二者皆少府屬官）猶掌之於少府之下則亦不盡屬之也惟文帝時稍弛其賦而後世猶有增益其稅而故為六筦之令其增損

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乃超拜式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而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縱放也放令告言）楊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楊可所告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楊可據令而發數之故天下皆被告）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蝕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

東萊吕氏曰卜式為小忠而不知大體者也其願輸家業半助邊丞相弘以為此非人情不軌之臣欲罷之後此助縣官之心終不衰則非矯飾也惜其未嘗講學故區區以輸財為忠是時富豪皆爭匿財惟式獨欲助費事勢相激故武帝罷式者日深中家以上大率破雖假手於桑弘羊豈苟無

式以形之耒必如是之酷也

元鼎四年令民得畜邊縣（程大昌曰畜官馬者滿二歲十母馬還一駒以給用度得免事奉平人故詮告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盩厔之令也）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十一以

先公曰按告緡之令至是行之五年矣武帝之聚斂正為征伐計也得馬息遂不告緡此漢之所以猶愈於秦也嘗觀文帝時纔令民實粟塞下便可以減田租武帝時纔令邊民畜馬取息便可除告緡蓋一事輒有一事之益後世厲民之政一行則與國俱弊無可哀救雖復縣官百方措置徒為煩擾而於民間無分毫之益可歎也夫

宣帝五鳳中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言故御史屬徐宮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與民魚乃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蕭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未足

任宜如故上不聽

元帝元鳳元年令郡國無斂今年馬口錢（程大昌曰時有馬口出斂錢今省武帝時租及六畜）

王莽初設六筦之令諸采取名山澤衆物者稅之

王莽末邊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給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令百姓養民擾乎觸禁不得薪桑（師古曰令百姓養）後漢和帝永元五年自京師離宮果園上林廣成圃悉以假貧民恣得採捕不收其稅九月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九年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取假稅　十二年十五年

俱有此令不復錄

順帝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調罰者輸贖號為義錢託為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尚書僕射虞詡上疏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取

受百萬以上者匄匄不絕調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調罰不收贖也）司空勃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令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調罰輸贖為義錢託為貧助軍備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謁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又令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為導行費（蓋正賦外別有所獻也）

晉自渡江以來至于梁陳凡貨賣奴婢馬牛田宅文券率錢一萬輸估四百入官（詳見商稅門）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魏師南侵軍旅大起用度不充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人亦有獻私財數千萬者楊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者

並四分借一過此率計事息即還
宋孝武帝大明初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人俗相因替而不奉煥(胡玩反)條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頗弛日甚富強者兼領而占貧弱者薪蕘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理之深弊請損益舊條更申常制有司檢壬辰詔書擅占山澤強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弃市在丞羊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既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怨嗟令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恒燔爐(力居反)種竹木薪果爲林仍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鱣(七由反即鱣魚)常加工修作者並不追舊各以官品占山(現官品田門)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業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論除晉壬辰之科從之

齊武帝即位詔免通城錢自今以後申明舊制初晉宋舊制受官二

十日輒送修城錢二千宋泰始初軍役大興受官者萬計兵戎機急事有未遑皆是令僕以下並不輸送二十年中大限不可勝計文符督切擾亂在所至是除蕩百姓悅焉

齊武帝時王敬則爲東揚州刺史(今會稽郡)以會稽連帶湖海人無士族皆保塘陂敬則以功力有餘悉呼斂爲錢以送臺庫帝納之

竟陵王子良上表曰臣忝會稽粗悶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計直人自爲用若甲分啜境則年一修改乙限堅牢則終歲無役今乃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滅散害人損政實此爲劇建元初軍用殷廣漸東五郡丁稅一千乃貨妻子以充此限所通尚多尋蒙蠲原而此等租課三分通一明知徒足擾人實自弊閭愚謂

課塘丁一條宜還復舊

唐高宗龍朔三年減百官一月俸賦雍同等十五州民錢作逢萊宮

唐肅宗即位時兩京陷沒民物耗弊乃遣御史鄭叔清等籍江淮富商右族訾富什收其二謂之率貸諸道亦稅商賈以贍軍錢一千者有稅

德宗時朱滔王武俊田悅背叛國用不給陳京請借富商錢慶支杜佑以爲軍費數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萬緡可支半歲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罷兵乃償之搜索甚峻民有自經者家若被盜鉄總京師豪人田宅奴婢之估裁得八十萬緡又取僦匱納質錢及粟麥粟於市者四百取其一長安爲罷市遮邀宰相哭訴乃以錢不及百緡粟麥不及五十斛者免而所獲裁二百萬緡

時軍用不給乃稅間架算除陌其法屋二架爲間上間錢二千中間一千下間五百吏執筆握算入人家計其數或有宅屋多而無他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萬除陌法者公私給與及買賣每緡官留五十錢(舊制一十今爲五十)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

錢爲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日署記翌日合算之有自貿易不用市牙者給其私簿無簿者投狀自集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賞十千出犯人家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陰盜公家所入不能半而怨讟滿天下

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時討賊兵在外者衆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本道粮仍給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二十餘萬緡常賦不能給趙贊乃奏行二法愁怨之聲盈於遠近及涇原兵反大呼長安市中曰不奪商商户僦質不稅錢間架除陌矣於是間架除陌竹木茶漆錢之稅皆罷

致堂胡氏曰當是時天下稅戶三百八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籍兵七十六萬七千餘人是稅戶四穀解三而養一兵他用不預焉被甲荷戈者既不常飽量入以爲

出國非其國矣

今按德宗之橫斂誅曰軍興之用也然瓊林大盈之積特不過假軍興之名而厚賦以實私藏是以餉賜稍不如意反使涇原驕橫之卒得藉口以為作亂之階然則平時剝生民而姑息軍卒竟何益哉

唐貞觀初京司及州縣皆有公廨田供公私之費其後以用度不足京官有俸賜而已諸司置公廨本錢以蕃官貿易取息計員多少為月料

十二年罷諸司公廨本錢以天下上戶七千人為胥士視防閣制而收其課計官多少而給之

十五年復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總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受官諫議大夫楮遂良上疏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

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罷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給京官職田

開元十八年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籍百姓一年稅錢充本依舊令高户及典正等捉隨月收利將供官人料錢並取情願自捉不得令州縣配捉

乾元元年勑長安萬年兩縣各備錢一萬貫每月收利以充和雇時祠祭及蕃夷賜宴別設甘長安萬年人吏主辦二縣置本錢配納質積户收息以供費諸使捉錢者給牒免徭役有罪府縣不敢劾治民間有不取本錢立虛契子孫相承為之營有陂人破首詣閽廄使納利錢受牒貨罪御史中丞柳公綽奏諸司捉錢戶府縣得捕役給牒者毀之自是不得錢者不納利矣

實應元年勑諸色本錢比來將放與人或府縣自取及貧人將捉非唯積利不納亦且兼本破除今請一切不得與官人及窮百姓并貧

典吏揀擇當處殷富幹了者三五人均使轉回易仍放其諸色差遣庶得永存官物又冀免破人家

貞元元年勑自今後應徵息利本錢除主保逃亡轉徵鄰近者放免餘並准舊徵收其所欠錢仍任各取當司閑官職四量爭衆貧充填本數

元和二年宰臣上言聖政惟新事必歸本疎理五坊戶色役令府縣卻收萬人欣喜思出望外臣等輒厘革舊弊率先有司其兩省納課陪廚户及捉錢人總一百二十四人望令歸府縣色役從之

元和十一年御史中丞崔從奏捉錢人等比緣皆以私錢添雜官本所防耗折裨補官吏近日訪聞商販富人投身要司依托官本廣求私利可徵索者自充家業成逋欠者證是官錢非理逼迫為弊非一今請許捉錢戶添放私本不得過官本錢勘責有剩並請沒官

十四年御史中丞蕭俛奏諸司諸軍諸使公廨諸色本利錢等伏緣

臣當司及秘書省等三十二司利錢準敕文至十倍者本利並放展轉攤保至五倍者本利並放緣前件諸司諸使諸軍利錢節文並不該及其中有納利百姓見臣稱訴納利已至十倍者未蒙一例處分求臣上達天聽伏以南北諸司事體無異納利百姓皆陛下赤子若恩澤均及則兩露無偏乞特賜準敕放免

會昌元年正月敕節文每有過客衣冠皆求應接行李苟不供給必致怨尤刺史縣令但取虛名不惜百姓夫奇皆配民戶酒食科率所由蠹政害人莫斯為甚宜委本道觀察使條流量縣大小及道路要衝各置本錢逐月收利或前觀察使前任臺省官不乘館驛者許量事供給其錢便以留州留使錢充每至季終申觀察使如妄破官錢依前科配並同入己贓論仍委出使御史糾察以聞

按捉錢之事惟唐有之蓋以供諸司公用之費雖曰官出本錢令其營運納息非鑿空之橫斂及其久也民利於假官之

勢則不請本錢白納利息官利於取民之財則所徵利息數
倍本錢而其為無藝甚矣故述其事附之雜征斂之後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詔除倉德棣淄齊鄆乾渡三十九處所算錢
或水漲聽民置渡勿收其算
五代時有津渡之算水或枯涸改置橋梁有司猶責主者備價至
是詔除此後諸州有類是者多因恩宥蠲除陳州私置蔡河鎖民
船勝百斛者取百錢有所載倍其征太平興國中詔除之
建隆二年詔自今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書令節度使依故
事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仍於
中書刻石記授上年月已經納者後雖轉官不在更納舊相復入者
納如其數時中書門下言唐制凡視事於中書者納禮錢三千緡近
頗隳廢乞舉行之故也
按朝廷視官制祿所以養賢宜宗崇於相則祿賜宜優於百
僚今於上日反徵其錢以充公用可乎今考五代會要後唐
天成元年門下中書兩省狀準舊例檢校官合納光省禮錢
近降勑命除翊衛勳庸番垣將佐外其餘不帶平章事節度
使及防禦團練刺史諸道副使郎中以下并三司職掌並院
官縣令錄事參軍判司等凡関此例並可徵收伏緣省司舊
例別與錢物祗徵禮錢以充公廨破使遭值離亂致失規繩
乞依元行依例徵理自防禦團練刺史至諸道將校押衙各
納錢有差則為例已久且不止於使相而已又考晉天十二
月中書奏准故事應諸道藩鎮帶平章事入覲各納禮錢五百
千充中書修建公署及添置都堂內鋪陳什物勑從之則納
此錢者似是唐末以來方鎮據土地修貢獻求為使相之人
恐非盛唐之制然觀建隆之詔則在廟堂為相者皆納矣又
考梁開平五年勑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況丞相位尊參決

大政而堂封未給且無餐錢朕甚愍之宜令日食萬錢之半
則當時為相者俸廩尚無之況修公署置什物乎此所以反
有無藝之橫取也
又按所謂修公署備什物之類唐時有諸司捉錢戶捉官本
錢營運納息以供此費至五代之時則不復有之而令居職
者禮任之初自出此錢國初承五代之法遂亦有之故併附
於捉錢之後
太宗淳化元年詔諸處魚池舊皆省司管係與民爭利非朕素懷自
今應池塘河湖魚鴨之類任民採取如經市貨賣乃收稅
先時淮南江浙荊湖廣南福建當偽之時應江湖及池潭陂塘
聚魚之處皆納官錢或令人戶占賣輸課或官遣吏主持帝聞其
獎詔除之
又有橋圓水碓社酒蓮藕鵝鴨蜂蜡柴薪地錯柘牛骨觔田水利
等名皆因偽國舊制而未除前後累詔豁免之而舊章舉廢矣
開寶三年令撰買坊務者收抵當
止齋陳氏曰買撲始見此至淳化中和買撲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贏以
矣買撲之利歸於大戶酬獎之利歸於役人州縣坐取其贏以
佐經費以其剩數上供此其大略也自熙寧悉罷買撲酬獎之
法官自召買實封投狀者價最高者得之而舊章舉廢矣
神宗元豐二年導洛通汴司言綱船為商人附載有留阻之獎令洛
水入汴無滿駄請置堆垛場於泗州買物至者先入官場官以船運
至京柏輸船算從之三年詔近京以通津水門外順成倉為場
元豐三年三司言人戶買撲官監及非新酬衙前場務所增收錢拒
令入三司帳而司農寺以謂官監務外皆是新法拘收錢不當入三
司乞留以助募役雇歲入百萬緡於市易務封樁若失此錢恐不能
繼牟辦久之乃從司農之請

七年府界諸路坊場錢歲收六百九十八萬六千緡穀帛九十七萬六千六百石匹有奇

新法既罷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當之募人承買收取淨利官既得錢聽民爲買置廟中判應天府張方平言管下五十餘祠百姓盡已承買關伯主祀大火爲同家盛德所承微子開國于宋亦本朝受命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延賞遠令既許承買小人以利爲事必於其間營爲招聚紛雜冗褻歲收其微實損大體欲乞不賣此三廟以稱國家嚴恭之意上震怒批出曰慢神瀆禍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明年二月中丞鄧甫言與賣物會問鄰至有不願即書之於利之臣議前代帝王陵寢皆令請射耕墾而司農可之緣此唐之諸陵悉見芟刈聞昭陵已剪伐無遺乞下所屬依舊禁止詔從之

哲宗元祐元年侍御史劉摯言坊場舊法買户相承皆有定額毋得增價新法乃使實封入狀唯利價高有舊緡百緡而益及千緡者其後類多敗闕請罷實封之法令諸路轉運提舉司會新舊之數酌取其中立爲永額召人承買其後詳定役法所度之事請下之諸州若累界有增以次高一界爲額增數不常以酌中爲額或前次所負及五分縣以聞州州與漕司次第保上之仍立界滿承買抵當之制餘皆如舊法從之

五年户部郎中高鑄言場務敗闕者請止損淨息其省額如故從之又詔無人承買者許自陳損其錢數明諭以召人願增價者聽若不售則更減之減及八分而不售者提刑司審覈權停閉

徽宗自崇寧來言利之言殆析秋毫其最甚若沁沐州縣創增鎖撚以牟稅利官賣石炭增賣二十餘場而天下市易務炭皆官自賣名品瑣碎則有四脚鋪床榨磨等錢水磨錢侵街房廊錢廟闕錢淘沙金錢不得而盡記也

大觀三年臣僚言比歲諸郡求以坊場增給公幣不啻二十餘萬緡且應朝廷封椿寢爲厨傳之費請以所用封椿及坊場錢數申尚書省

按坊場即墟市也商稅酒稅皆出焉令考之明言酒務者入權酤門明言貨稅者入征商門而泛言坊場者則以附雜征權之後

牙契 稅契始於東晉歷代相承建號所因又有雙廟乃唐張延賞遠令既許承買小帳聽即兩月批印遠者依漏稅法所以防姦僞省獄訟非私之也慶曆四年十一月始有每貫收稅錢四十文省之條至政和無所增宣和四年發運使經制兩浙江東路陳亨伯奏乞淮浙江湖福建七路每貫增收二十文充經制移用通舊收錢不得過一百省紹興五年三月勑貿貨勘得産人合同錢一十文入總制名起發乾道七年户部尚書曾懷奏人户交易一十貫內正錢一貫除六百九十五文充經總制錢外有三百二十五文欲存留一半餘入總制錢帳令項起發至是牙契令爲州縣利源矣

神宗元豐詳令民有交易則官爲之據因收其息

徽宗崇寧三年勑諸縣與牛畜契書並從官司印賣除紙筆墨工費外量收息錢助贍學用其收息不得過一倍

大觀二年以出賣鈔旁息錢事涉詐細罷之

政和中應奉事起乃復行

宣和五年詔諸路所收鈔旁定帖錢除兩浙路隸應奉外餘路並逐州委通判拘收與發運司充籴本

高宗建炎元年赦應今日以前典賣田宅馬牛之類違限印契合納倍稅者限百日許自陳蠲免

二年初復鈔旁定帖錢（紹興時廢罷之）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無得擅用

紹興二年右朝奉郎姚淪言諸路曾被兵火去失契書業人許指所屬陳理本縣下隣保證實給戶帖從之

五年詔諸路勘合錢每貫收十文足（即舊省陌錢）令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赦初令諸州通判印賣田宅契紙自今民間競產而執出白契者毋得行用從兩浙運副吳革請也

革言在法田宅契書縣以厚契印造遇人戶有典賣納紙墨本錢買契書填緣縣典自掌印板往往多印私賣致有論訴今欲委逐州通判立千字文號印造每月給付諸縣遇民買契當官給付

冬十一月詔諸路州縣出賣戶帖令民間自行開具所管地宅田畝間架之數而輸其直仍立式行下時諸路大軍多移屯江北朝廷以調度不繼故有是詔既而中書言恐搔擾稽緩乃立定價錢應坊郭鄉村出等戶皆三十千鄉村五等坊郭九等戶皆一千凡六等惟閩廣下戶差減期一等足計綱赴行在即旱傷及四分以上權住聽旨又用殿中侍御史王縉言詔州縣止以簿籍見在數目出給戶帖務要簡便不擾如容縱乞取重賣于法令刑獄使者察之時州縣追呼頻擾乃命通判職官編諸邑面付人戶其兩浙下戶展限二月內諸路簿籍不存者許先納價錢俟造簿畢日給帖

二十六年戶部言印契違日限者罪之而沒其產太重難行徒長告訐欲並依紹興法舊限六十日投稅再限六十日賣錢請契從之

二十七年詔人戶買賣耕牛並免投納契稅

孝宗乾道七年戶部言每交易一十貫納正稅錢一貫除六百七十五文充給總制錢外三百二十五文存留一半充州用餘一半入總制錢帳如敢隱漏依上供錢法人戶違限不納或於契內減落價貫

規免稅錢許牙人併出產戶陳首將物業半給賞半沒官每正稅錢一百文帶納頭子錢二十一文二分州縣過數拘收公人邀阻作弊並重置典憲從之

陛僚乞詔有司應民間交易並令先次過割而後稅契凡進產之家限十日繳連小契白陳令本縣取索兩家砧基赤契并以三色官簿（稅簿物力簿）令主簿點對批鑿如不先經過割不許投稅詔赦令所參照見行指揮修立成法

八年詔今後遇赦刪去稅契違限許免倍自首一節監司州郡無得自擅免倍稅契違者坐之

言者謂今之買產者未嘗以稅契為意蓋起於赦恩許其免納而自首監司州郡不候朝旨免倍稅契所收錢不復分隸窠名一切以資費用故有此令

六年勅令所進呈重修淳熙法上親筆開記人戶內驅驢馬船契書收稅錢輸臣曰凡有此條並令刪去恐後世有筭及舟車之言

七年臣僚言民間典賣田產必使之請官契斬稅錢其意不徒利也蓋高貲之家兼并日增下戶日益殷削是亦抑之之微意今州縣以人戶物力科配空給印紙名為預借契錢殊失法意詔禁止之

寧宗嘉定十三年臣僚言州縣交易印契所以省詞訟清稅賦而投報輸直亦有助於財計今但立草契請印紙粘接其後不經官投報者不知其幾也印契具文過割可廢間有交易已畢遷徙他郡二稅泛無所歸州縣徒事追擾至於改換等色減退畝步者不知其幾也乞申嚴成法從之

總總制錢　宣和末陳亭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為名廢於靖康而建炎復之紹興初益廣提領措置財用又因經制之額增新而為總制錢蓋南渡以來養兵耗財為夥不敢一旦暴斂於民而展轉取積於細微之間以助軍費初非強民而加賦也建炎二年冬上在

維揚四方貢賦不以期至於是戶部尚書呂順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竊伯以東南用兵營設經制司取量添酒錢及增收一分稅錢頭子賣契等錢欲之於細而積之甚衆求之於所欲而非強其所不欲如增收印契錢出於兼并之家無傷於下戶增收賣酒錢合於人情而無害於民宮吏俸給除頭子錢百分取一靖康初相繼蠲罷欲望博延群議更加討論且竊伯為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昨來河北京東西一歲得錢近二百萬緡所補不細今若行於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歲入無慮數百萬計況邊事未寧苟不知出此緩急必致暴斂於窘卒曷若取積於細微於是除不便於民者（如免行錢減罷官設人戶錢紬絹等宜悉蠲除牛畜等契稅錢減半收之餘悉仍舊）以權添酒錢添賣糟錢人戶典賣田宅增添牙稅錢官員等請給頭子錢并樓店務增添三分房錢五者（令東西八路州軍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命各路憲臣領之州委通判拘收季終起發紹興五年閏二月

參政孟庾提領措置財用乞以總制司為名（而總制錢自此始矣）四月臣僚言竊入之利莫大於雜稅茶鹽出納之間每貫增頭子錢五文歲入不少而財用司言茶鹽已復鈔價其頭子錢難以增添而諸路州縣出納係省錢所收頭子錢依節次指揮每貫共收錢三十三文省內一十文省作經制起發上供餘一十三文並充本路州縣并漕司支用今欲令諸路州縣雜稅出納錢於每貫見收頭子錢上量行增添共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并州舊來合得一十三文省外餘盡併入經制窠名帳內起發補助軍須尚書省又言者戶長雇錢并抵當庫櫃四分息錢轉運務用錢勘合朱墨錢出賣係官田舍錢及赦限內典賣牛畜等印契稅錢進獻納貼錢常平司七分錢茶鹽司袋息錢並令諸路州縣樁管應辦軍期而總制司又言人戶稅賦畸零如析居異財絹綿零至一寸一錢者亦收一尺一兩米零至一勺一抄者亦收一升之類並與折納至於二廣福建江東西路免役一分實剩錢

若撫災傷減閣並令發付行在及兩浙西路役人雇錢除歲用應副外大軍支用八月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舊例每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令令依諸錢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法支費外餘增到錢與經制司別作一項窠名起發十一月尚書省言經制錢監司州郡或以軍期應辦為名輒行借兌拘截取撥者乞依諸路州軍通判已得指揮施行（州縣輒將經制錢擅行應副支用者內所委官吏當職及取撥官並先降兩官放罷人吏徒一年不以去官赦降原減）

紹興十六年戶部侍郎李朝正言諸路每歲所取經總制錢委本路提刑并檢法幹辦官點磨拘催歲終欲通行殿最

增及一分以上減三季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賞有差一分以上展三年磨勘二分四分以上議罰有差

二十六年禮部侍郎賀允中言比年經總制錢以二十六年以前最高者十九年之數立額其當職官既誘以厚賞又驅以嚴責額一不

登每至橫斂民受其弊望詔有司立歲額既而倉部郎中黃祖舜乞自十九年之外有增高年分或少損其數詔從之

三十一年詔諸路州軍未起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經總制錢特與除放其二十八年以後欠數令提刑司督責補發

孝宗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出納每貫添收錢一十三文省充經總制錢仍將所增錢別項發納左藏西庫補助經費自是公家出納經制總每千共收五十六文

光宗登極從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路經總制錢共十七萬一千緡

寧宗初除四川外東南諸州額理經制錢七百八十餘萬（四川九十萬緡）月樁錢始於紹興之二年也時韓世忠駐軍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共議令江東漕臣月樁發大軍錢十萬緡以朝廷上供經制及漕司務用等錢應辦當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拋既有偏重之

郭又於本司務用錢不肯取撥止取於朝廷窠名曾不能給十之二三（上供經制無額錢并淨利錢隨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樁係省不係省錢皆是朝廷窠名也）於是州縣橫欽鉄積絲累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逼江東西之害尤甚七年戶部員外郎霍蠡言願詔諸路守臣條具所樁實有窠名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辦八年侍御史倪思參政李光皆言月樁之害　上感動每諭宰臣若得休兵凡取於民者悉除之九年正月復河南州軍救務興民休息令轉運司具逐州見認月樁錢數申朝廷揔實科撥二月詔以州縣大小所入財賦欲對量適當易於樁辦其日後厭進呈各有窠名但多爲浩司占留遂不免數及百姓上曰若所撥科名錢不足從朝廷給降應副不得一毫及民

紹興十七年減江東西月樁錢二十二萬七千緡有奇

光宗登極用吏部尚書顏師魯奏減江浙諸郡月樁錢十六萬五千緡有奇

江浙轉運趙汝愚上言臣伏自到任以來不住詢訪民間利害及今來巡歷所至有可以寬裕民力者本司已隨事斟酌輕重次第罷行獨有諸縣措置月樁錢物其間名色類多違法最爲一方細民之害臣竊舉其大者則有曰麴引錢白納醋錢賣紙錢戶長甲帖錢保正牌限錢折納牛皮筋角錢兩訟不勝則有罰錢既勝則令納歡喜錢殊名異目在處非一臣嘗詢究蓋已累經朝廷指揮約束住罷矣大抵難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獎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猶創措置爲辭甚者轇轕之吏又並緣捃克以濟其私及前後監司約束住罷矣大抵難能力制於一時而不能保無於後日其獎正如鼠穴左固則右逸也至詰其所從出入則首以月樁無科名猶創措置爲辭甚者轇轕之吏又並緣捃克以濟其私預於簿書之間陰爲抵諱之計有司熟視不可稽考其間設有能自植立整齊紀綱者則往往窘於調度拘率牽制固不得逞其橐宗大姓因得持是數者挾持官吏以漁獵細民流奬萬端不可殫述其原則始於月樁太重而已臣不勝憤懣因盡考諸縣月樁出

納之數及其初科降之目與夫先後因革之制觀之其始緣江淮用兵供億數萬朝廷深恐一時之事遂令本路計月樁辦大軍錢物而月樁之名始立然其時降到旁通式內猶許先取無額經制錢不足方取上供錢又不足則取諸司封樁錢其後又增置贍軍七分酒息錢其餘不以有無拘礙錢物皆許移用甚至急闕則朝廷亦時支降茶引度牒之類以濟之是時兵火之初所在皆有餘積公私未告病也今諸司封樁固不得用而無額經制錢州縣皆有定額不盡分隸月樁此外所存名目惟上供錢及七分酒息錢二種而已其餘蓋盡以取足於州縣也況夫比年以來州縣用度日廣財賦日蹙所以予之者歲益加少（謂如州縣科撥二稅與州縣應用之類）而取之者歲益加多（謂如增收頭子錢與增收坊場錢之類）合非作法以取諸民則何以給之

廷綜未能大有蠲除以盡揣宿弊臣謂宜令有司擇其間最重者板帳錢亦軍興後所創也嘉定十六年正月五日臣僚言浙近在日邊疲苦易於上聞固宜州縣之間雍容爲政今百里之寄鈐曹見闕至無人願就是安可不思所以救之蓋今縣邑之所苦者不過板帳錢額太重耳額重而收趣不及計無所出則非法妄取以納斛斗則增收耗剩交錢帛則多收糜費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之受賕而課其入索到盜賊不還失主檢校財產不及其畢幼亡僧絕戶不候斃實而拘籍入官逃產廢田不與銷豁而逼勒填納逮債之難償者豪民獻於官則追催甚於正稅私納之爲罰者仇家訟於縣則監納過於贓錢除酒不至於公吏而抑配及保正戶長檢稅不止於商旅而苛細及於盤合凡此具今年之稅賦已足而預借於明年田產之交易未成而探契以寄納其他如罰酒科醋賣紙

統醬下牽錢之類殆不可以備舉亦不能備知無非違法州郡利其
能辦財賦佯若不聞一旦告發則已率坐罪而去後人繼之未免循
復前例蓋其太重之額既不減則亦別無他策尔且是法創立經隔
已數十年物價有低昂戶口有息耗安可不隨時而加損乞令臣與
諸郡從長斟酌將合減之數開具聞奏去其太甚而立為中制庶幾
仰副聖天子惠養斯民之意從之於是鎮江府丹陽金壇兩縣一歲
通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平江府常熟縣每年與減一萬貫
崑山吳江縣每年合與減發三千貫自此諸路有陳請亦優恤不一矣
黃適應詔條奏曰何謂一曰經總制錢之意昔李憲經始興河始
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指畫以足
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南殘破郡縣事
須興復陳亭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
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處之以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泥沙
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楊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秉夢得實總財事
四顧無策於是議用陳亭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已為征商雖事
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
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蒙得號為士人而其言如此
蓋辦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怪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
其後內則為戶部外則為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貫于游手
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近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
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奢戶長壯
丁雇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州縣
之所赴辦者本不過數條仇剖基布皆以分隸一州則通判掌之
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
雖不能合而猶未其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
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
商稅有增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典賣有牙契至
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戥撥有廢帶故酒之為勝也幾至於二百頭
乎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
百萬凡今戥取以畀州縣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
制土方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嗾之上之
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湖為月椿兩浙福
建為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
十年於此向之學士大夫尤有知其不善數息而不能拯今之新
進後出者有智者既有力者奮視兩稅為何物而況遠及先王貢
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二日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
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磨碓埽之額止以給吏祿
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
幣誘賺商旅以盜賤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

落貫陌飲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鄉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
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
之為錢也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為之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
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為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而秦
檜權忮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棄餘瑣屑之間以為國用
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
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陛下誠有意加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
仇雪恥拔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又曰何謂人才日衰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
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為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
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取羞屢而學與出而仕者
雖不能合而猶未其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先古語仁義性與
天道者特雅好耳特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為吏簿書期
副王朝部都督府二分本柄斷折官本茶有秤頭鄧息油單麼面

會迫之於前而採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樁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户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大於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何謂生民日困俗吏小人之說心曰經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棄餘而板帳月樁各自以力趨辦其於民間未嘗明加之賦斂也蠲縮多少惟人而已臣請以事驗之知州去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樁板帳多者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簸者用十數不貲吏百計閉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爲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

自營者今皆轉徙爲盜賊餓死矣若經總制不住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博者乎其曉爲孤注與不博而馬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爲國有大計自始至末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爲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費洒取數倍之耗若此者猶可以爲國乎使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錢不除則取之雖多欵之雖怠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去然後令州縣無敢爲板帳月樁以困民黠其舊吏刻削之不可訓誨者而按用惻怛愛民之人使稍修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者兵多使之也則與兵相爲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國用不乏矣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

右經總制月樁板帳等錢所取最爲無名雖曰責辦州縣不及百姓然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户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又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亦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註誤朝聽耳此至當之論昔太史公論桑弘羊之善理財以爲民不加賦而上用足而司馬溫公謂其不過設法陰奪民利然弘羊所謂理財若鹽鐵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之山澤也若酒酤均輸舟車之算則取之商賈逐利者也蓋山海天地之藏而貿販坐籠不貲之利稍奪之以助縣官經費而不致盡倚辦於農田之租賦亦崇本抑末之意然則弘

羊所爲亦理財之良法未可深譏也至後世則若茶鹽若酒酤若商稅宮觀各有名額以取之未嘗有遺利在民間矣而復別立窠名以爲取辦州縣所欵不及民將以誰欵此水心所以言非惟桑弘羊望晏所不道雖終京吳居厚之徒亦羞爲之者是也蓋宋承唐之法天下財賦除上供輦送京師之外餘者並留之州郡至於坊場坑冶酒稅商稅則與廢增虧不常是以未嘗立爲定額其留州郡者軍資庫公使庫係省錢物悉聽以擘收支之柄景德以來雖屢有拘轄比算之令然祖宗法度寬大未嘗窮到底照豐以後駁雜方密然又有青苗助役市易免行等項錢物則州郡所入亦復不少過江以來軍屯日盛國用大困遂立經總制等窠名以取之雖曰增征商之漢餘減出納之貫陌而亦所以汝州縣之遺利也然儕偹之除不暇審訂故不量州軍之力一例

均拋而額之重者不可復輕督迫之餘州縣遂至別立苛捷之法取之於民紹興講和以後至乾淳之時諸賢論之屢矣如趙丞相所奏及水心應詔所言最為詳明然言其獎而不思所以革獎之方則亦未免書生之論蓋經總制等窠名皆起於建炎紹興間而彼何如時也強敵壓境歲有養兵之費日盛將師擅命而之謀翠華南巡未知稅駕息肩之所兵屯日盛將師擅命而却敵之功無歲無之固非計財惜費之時則何暇為覓征海斂之事隆興再講和好之後國勢稍張敵患亦息雖曰詰戎兵討軍實不當廢弛然文物禮樂既已燦然承平之舊矣則無名之征權宜之法豈不可講求而蠲削之議者心曰錢物數目浩大而科取各有去着未易盡捐然洒價牙契之利可以增羨則當於坊場要鬧之地人戶湊集之處而明增之不足也官自請俸之給可以剋除則當視其負之大冗者俸之太優者而明減之不當指留頭錢而使士大夫之受俸於官者不免有口惠而實不至之譏也州郡橋留之財賦可以收取則當擇其郡計之優厚者於留州錢內明增上供而洞弊之郡則不復責取如此攷覈明白之後則正其名色曰某郡洒坊牙契錢增羨幾何某郡增解戶部上供錢幾何諸州減除冗官俸錢幾何按期申解而盡削經總制月樁板帳之名則是三者之名已去而三者之利未盡捐也其未盡捐者明以增課減俸等項之所得起解而其名既去則州縣不得借鑿空取辦棳那不數之說而違法取財以困民上下之間豈不兩利蓋天下之財皆朝廷之財遮藏諱避而暗取之固不若攷核名實而明取之且使牙契酒坊增羨等項既明扁版曹則異日或有趁辦不行之處亦未嘗不可明致蠲減之請

今朝廷之所以取之州縣者曰經總制月樁板帳錢也而州縣之所藉以辦此錢者曰酒坊牙契頭子錢也或所取不能及額則違法棳民以足之曰輸納觧面富户詞訟役人承替違限科罰之類是也上下之間名目各不勝合州縣以酒坊牙契不辦訴之版曹則朝廷曰吾所取者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及此而不知其實取此以辦彼也百姓以觧面罰錢等事訴之朝廷則州縣曰吾以辦經總制錢而已未嘗入已而不知上取其一而下取其十也互相遮蓋文示與而實與百姓如之何而不困固不若大行核實棳其可取者正其名而使不失經常之賦其不應取者削其名而可絕並緣之姦豈非經久之計壽皇英主乾淳間賢俊滿朝而計不及此惜哉

市糴考

鄱陽馬端臨

市

周官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物揭而書之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抵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然後予之凡賒者祭祀無過三月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見錢幣門

水心葉氏曰泉府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嗤笑其辨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樊故今之君子眞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賈買之其餘若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眞周公所爲也何者當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特富者也開閭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與然而祭祀喪紀猶有所不足則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不與則誰與之將無以充其用而恤之也則民一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斂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其所服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不足於此而上不斂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齊久矣閒閻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歲之後世異時殊不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況其盡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怪也徒從其後頻蹙而譏之厲色而爭之耳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漢武帝元封元年置均輸官

桑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踊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一歲之中諸均輸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時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昭帝時霍光輔政令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使丞相御史相與語人疾苦文學曰理人之道忘淫佚之原廣教道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無示以利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均輸與人爭利散敦厚之樸成貪鄙之行是以百姓就本寡而趨末衆夫末脩則人原注見錢幣門

後本脩則人慤慤則財用足後則飢寒生願罷均輸以進本退末大夫曰匈奴背叛數爲寇暴備之則勞中國不備則侵盜不止先帝哀邊人之愁苦爲虜所伴乃脩鄣塞飭烽燧連屯邊郡設警備之具以逸待勞以近待遠以饗待飢以逸禦勞是以胡人遠竄而邊境安寧今罷之是內空府庫之藏外之執備之用罷之不便夫國有沃野之饒而不足於食者器械不備也

有山海之貨而不足於財者商工不備也隴西之丹砂毛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柟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漆絲紵泰山之材旃裘筋角銅鐵竹木果蓏疏食菜茹此衣食之原生民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聖人作爲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易物而便百姓也文學曰有國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安故天子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蓋仁義以風之勵德行以化之是以近者親附遠者說德王者行仁政無敵於天下惡用費哉夫導人以德則人歸厚示人以利則人俗薄俗薄則背義而趨利則百姓交於道而接於市夫棄囷市井防塞利門民而猶爲非況上爲之利乎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孔爲人罪梯也夫古之賦稅於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農人紡其績工女效其巧各以其所有貢其所無百姓賤賣貨物以便上求閭者郡國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難與之爲市吏之所入非獨濟關之鏞蜀漢之布也亦人間之所爲耳

行姦賈于農人重苦女工再稅未見輸之均也縣官猥發闔門擅市則萬人並收並收則物騰踊騰踊則商賈牟利自市則吏容姦而富商積貨儲物以待其急輕賈姦吏收賤以取貴未見準之平也蓋古之均輸所以齊勞逸而便貢輸非以爲利而貿物大夫曰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物貢輸往來煩難物多苦惡不償其費故郡置鄰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曰均輸開委府于京師以籠貨物賤則貴貴則賤是以縣官不失實而無所牟利故命曰平準準平則民不失職均輸則人不勞故平準均輸所以平萬物而便百姓也古之立國家者開本末之塗通有無之用故易曰通其變使人不倦故工不出則農用乏商不出則財匱故均輸所以通委財而周緩急是以先帝開均輸以足人財王者塞人財禁閉市執準守時以輕重御人豐年則貯積以備乏絕凶年歲儉則行幣物流有餘而極不足戰士或不得糅今山東被災賴均

取志語云

水心葉氏曰平準書直敘漢事明載聚斂之罪比諸書最簡直然觀遷意終以爲安寧變故貨文不同山海輕重有國之利按書惡遷有無化居周證而不征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國家之力扶持商貨流通貨幣故子產拒韓宣子一環不與令其詞尚存也漢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緡之令鹽鐵榷酤之入趨於平準取天下百貨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後治化興抑末厚本非正論也使其果出於厚本而抑末雖偏尚有義若後世但奪之以自利則何名爲抑恐此意遷亦未知也

王莽篡位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莽有所興造必欲依古經文劃畝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售與欲得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爲非者也春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斡均傳

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衰靡抑并兼也
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各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
淄宛成都市長皆爲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
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爲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
商採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
諸取眾物鳥獸魚鱉有毛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婦女紡績補縫工匠醫卜及他方技商賈人坐肆列里區謁舍(謁白也舍)
爲區謁舍皆各自占所爲於其所在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
分之而以其一爲貢敢不自占不以實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
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爲物上中下之賈各自
用爲其市平毋拘他所眾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
而不售者均官有以攻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無令折錢萬物卬
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低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

以防貴賤者(謂物性也稱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
商之貢但賒之毋過旬日喪紀無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
業者均受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按古人立五均以均市價立泉府以收滯貨而時其賈賣皆
所以便民也所謂國服爲息者乃以官物賒貸與民取其
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說令民採山澤者畜牧者紡織者
以至醫巫技藝各自占所爲而計其息千一分之一以其一
爲貢則是直攬取之耳周公何嘗有此法乎　古人之立法
惡商賈之趨末而欲抑之後人之立法妬商賈之獲利而欲
分之

東漢章帝時尚書張林上言宜自交阯益州上計吏來市珍琦收採
其利武帝所謂均輸也(謂相賊并盧江之直吉總取諸官轉輸於吳故曰均輸)
射朱暉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

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非明主放宜行帝不從其後用度
益奢

靈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續爲儲六年詔
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綾絹布(詳見前門)
唐德宗時趙贊請置常平官兼儲布帛於兩都江陵成都揚汴蘇洪
置常平輕重本錢上至百萬緡下至十萬積米粟布帛絲麻貴則下
價而出之賤則加估而收之并權商賈錢以贍常平本錢帝從之屬
軍用迫遽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數
德宗時宮中取物於市以中官爲宮市使置白望數十百人以盜敝
衣綈帛尺寸分裂酬其直又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有齎物入市而
空歸者每中官出沽鬻賈餅之家皆徵肆聚門諫官御史言其獘而
中官言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帝以爲然順宗即位乃罷之

按京師百姓賴宮市以養之語出於中官之口此輩逢君之
惡宜能顧義理之是非生民之休戚然王莽之五均介甫之
市易亦皆以爲便百姓而行之且舉周官泉府之法以緣飾
其事然則名爲效周公而實見乃此閹之流耳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七年詔應劍南東西川峽路從前官市及織
錦綺鹿胎透背六銖歇正龜殼等宜令諸州自今只織買綾羅紬絹
布木綿等餘並罷之

本朝如舊制調絹紬布綾綿以供軍須又就所產折科市其織麗
之物則東京有綾錦院(初中興得錫工百人始置院所織有緯鹿胎
花羅紗縠綾機百餘今減半)西京真定府青益梓州亦有場院主織錦綺鹿胎透背
(唐舊州有織錦院今廢江寧府渝州有織務工掌染練官匹數一日織絲不如數
匹徒一年記復舊)梓州有綾綺場(又益州市買院所織有雙丁鹿胎
花羅大小雙距寶照寶花寶相間花羅大小雙距寶照寶花寶相間

悟運使羅處約吉之諸縣物貨女工五十八悉縣之至
道二年按州置織務歲給其用度罷
又亳州市綿紗大名府織縐穀羅春折科白縠青齊鄆濮淄維沂密登萊衛永全州市平紬
亳青泰泗和亳光潤高
鄧唐水潭亦折科官絁又東京權貨務歲入中平羅小綾各萬匹以
供服用及歲時賜與諸州折科和市皆無常數唯內庫所須則有司
下其數充足而止
五年又詔官中買物有元不出產處毋得抑配擾民
太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
閭罕有繒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及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通
欠以是工機之利盡歸豪請令官司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
而官亦足用從之仍令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雜事不登則
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其倉耗及頭子錢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預買絹謂之和買絹按玉壺清話
與漚水燕談二書皆以為始於祥符初因王旭知潁州時大飢

出府錢十萬緡與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綅謂之和買自
爾為例而漚水燕談又以為其後李士衡行之陝西民以為便
令行天下於歲首給之然子按范蜀公東齋記事稱是太宗時
馬元方為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絕時預給庫錢貸之至夏秋
令輸絹於官預買絁絹蓋始於此以三書攷之當以范說為是
蓋范嘗為史官耳予讀詩人哀陳世弼所為墓誌序其當仁宗
時為太平州當塗知縣且言江南和市絁絹豫給民錢郡縣或
以私惠人而不及農者當塗尤甚世弼自為條約細民始均得
之乃知太宗之所以惠愛天下多矣而其後以蠶代錢以為繅
直又其後也蓋士而顓存然後知左氏所謂作法於涼其說不
誣也
國初凡官所須物多有司下諸州從風土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
買謂之科率開寶三年令天下諸州凡絲綿絹布香藥毛鋼
箭竿皮革筋角等所在約支二年之用不得廣有科市以致煩民
淳化五年詔諸州科買物非風土所出多課民轉市於他處及調
役飛輓不均者件析以聞當議均減
止齋陳氏曰和預買始於太平興國七年然折錢未有定數如
轉運使輒加重詔亦禁絕之熙寧理財多折見錢而諸郡猶有
添起貫陌不等之弊朝廷隨即行遣令之困民莫甚於折帛而
預和市尤為無名之斂然建炎初行折帛亦止二貫户部每歲
奏乞指揮米為常率四年為三貫五百省紹興二年為三貫省
四年為五貫二百省五年七貫省七年八貫省至十七年有旨
稍損其價兩浙絹每匹七貫文內和買六貫五伯文綿每兩
四百文江東路絹絹每匹六貫文則科折之重至此極矣不可
不務寬之也

皇祐中詔曰三司歲下諸路科買多出倉猝故物價翔踊傷民其度
民所堪先期告成若府庫有備勿復收市
嘉祐三年樞密副使張昪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物其庫務
物之關供者在所以官分售之於是置減省司於三司令韓絳陳升
之等總其事自是多所裁損矣
初京師有雜買務雜買場以主禁中貿易景祐中嘗詔須庫物有缺
乃聽市於雜買務皇祐中帝謂輔臣曰國朝懲唐宮市之弊置務以
京朝官內侍參主之以防侵擾而近歲非所急物一切收市擾人甚
矣乃申景祐之令使皆給實直其後內東門市民間物或累歲不償
緡有司請自今悉開雜買務以見錢售之內出金帛欲易錢者舊付
雜買場至是又悉請送左藏庫計直易錢詔皆可之至嘉祐中復詔
金帛付雜買場以三司判官監視平估以售毋抑配小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在京粳米有餘蓄請令發運司擇和糴數五
十萬石市金帛上京儲之擢貨務備三路軍須從之

神宗熙寧三年御史程顥言京東濟司王廣廉和買紬絹增數抑配率錢千課絹一匹其後和買并稅絹匹皆輸錢一千五百詔條析以聞時王安石右廣廉顗言不行

祖宗時官市布帛依時直以濟用度其有預給直俾偕歲賦以輸公上謂之和預買然價輕而物重民力浸困其後官不給直而賦取益甚矣

時右正言李常亦言廣廉以陳汝義所進羨餘錢五十餘萬緡隨和買絹錢分配於常稅折科放買外更取二十五萬緡請以顗言付有司行之不從

七月以京東預買紬絹并息錢五十萬緡賜常平倉司

按熙寧初王介甫秉政專以取息為富國之務然青苗則春散秋斂是以有賒貸之息市易則買賤貴貴是以有貿易之息至於和買則官以錢買民之紬絹而已息錢惡從出蓋當

時言利小人如王廣廉輩以千錢配民課絹一匹其後匹絹令輸錢一千五百是假和買絹紬之名配以錢而取其五分之息如明道所言可見其刻又甚於青苗矣

四年遣李元輔變運川陝四路司農物帛　中書言物帛至陝西擇省樣不合者貿之乘粮儲於邊期以一年畢

五年戶部上其數凡八百十六萬一千七百八十匹兩三百四十六萬二千緡有奇

均輸市易　熙寧二年制置三司條例司言今天下財用無餘典領之官拘於奏法內外不能處年儉物貴難以供億而不敢不足遠方有倍蓰之獲之輸中都有半價之獲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今發運使實總六路之賦入而其職以制置茶鹽礬酒稅為事軍儲國用多所仰給宜假以錢貨資其用度周知六路財賦之有無而務用之凡糸買稅斂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令預知中都帑藏年支見在之定數所當供辦者得以從便變易蓄買以待上令稍收輕重斂散之權歸之公上而制其有亡以便轉輸省勞費去重斂寬農民庶幾國用可足民財不匱詔令本司具條例以聞而以發運使薛向領均輸平準事賜內藏錢五百萬緡上供米三百萬石時議慮其為擾多以為非向既重其事乃請置官設屬帝口益事鼎新脫有紛紜須朝廷堅主之使得自擇其屬若委以事而制於朝廷是教玉人彫琢也向於是辟置衛琪孫珪張稷之陳倩為屬又請有司具六路歲所當上供之數中都歲所用及見儲度可支歲月凡當計置幾何皆預降付司從之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言均輸立法之初其說尚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為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

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為費已厚非良不受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敝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予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繼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矣

諫官李常論均輸不便他日帝語宰執曰朕問常何以名均輸常言買賤賣貴而已朕諭以禹貢納粟納秸此即均輸之意豈買賤賣貴哉王安石曰常所言乃平準非均輸也蓋常亦不曉均輸之名耳帝復以手詔褒諭薛向然均輸後訖不能成

元豐二年帝因論薛向建京師買鹽鈔法無成事語侍臣曰新進之人輕議更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弘羊唐之劉晏其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

置終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五年詔曰天下商旅物貨至京多爲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內藏庫錢
帛選官於京師置市易務先是有魏繼宗者自稱草澤上言京師百
貨所居市無常價貴賤相傾富能奪貧能與乃可以爲天下於是中
書奏在京師市易務監官二提舉官一勾當公事官一許召在京諸
行鋪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已所有或借他人產業
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充一保過有客人物貨出賣不行願賣入官
者許至務中投賣勾行人牙人與客人平其價據行人所要物數先
支官錢買之如願折博入官物者亦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
除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
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若非行人見要物而實可以收斋變
轉亦委官司折博收買隨時估出賣不得過取利息其三司諸司庫
務年計物若比在外科買省官私煩費即亦一就收買故降是詔

以贊善大夫戶部判官呂嘉問提舉在京市易務仍賜內藏庫錢一
百萬緡京東市錢八十七萬緡爲市易本錢其餘合有交鈔及折博
物令三司應副

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云兼并之家較固取利有害新法
令市易務覺察按置御批削去此條

七月上諭王安石聞市易極苛細人皆怨謗如權貨賣鬱米則民鬻
雪者皆不售市梳樸貴市脂麻則脂麻貴安石皆辨解之
以爲鬻米由園苑梳樸爲兼并者欲占脂麻以不給自當貴耳上
又謂市易鬻菓太煩碎罷之如何安石曰立法當論有害於人與
否不當以煩碎廢也

七年詔權三司使曾布翰林學士呂惠卿同究詰市易事　先是帝
出手詔付布謂市易司市物頗害小民之業衆言諠譁布乃引監市
易務魏繼宗之言以爲呂嘉問多取息以干賞商旅所有者益收市

肆所無者必索車戽市貴鬻高廣襄疏餘是挾官府爲蓑并也王安石
具奏明其不然乃更令惠卿布究詰之布即上行人所訴並疏惠
卿姦欺狀且言臣自立朝以來每聞振音未嘗不欲以王道治天下
今市易之爲屋固已凜凜乎聞祭除陌之事矣嘉問奏近差官往湖
南販茶陝西販鹽兩浙販紗皆未敢計息臣以謂如此政事書之簡
牘不獨唐虞三代所無歷觀秦漢以來衰亂之世恐未之有也五月
乃詔章惇曾孝寬即軍器監鞫布所究市易事又令戶房會財賦數
與布所陳異而呂嘉問亦以雜買務多入月息錢不實皆從公坐有
差未幾布被職與嘉問皆出守郡魏繼宗仍奪秩勒停初市易之建
布實預之後揣帝意有疑遂悉治嘉問而惠卿與布有宿怨故卒擠
之而市易如故

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詔
以贊善大夫呂嘉問等推恩有差自後凡二年一較十年定上界本錢以七百萬

緡爲額不足以歲所收息益之其貸內帑錢歲償以息二十萬緡
元豐二年詔市易舊法聽人賒請法太寬因保任責償積息罰金浸
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罰錢百
分之二貧人及無賴子弟多取官貲不能償積息罰金浸多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
徒存虛數實不可得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銀抵當無抵當者
常考戚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自元豐三年正月一日以前
本息之外所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有本息者延其半年衆議頗
以爲愜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
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蓋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爲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
者蓋以其陰龍商賈之利潛制輕重之權來貨賤買貴賣高峻
立刑法爲抑勒禁制之舉追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

所以史記唐書皆巫稱之以爲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粮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幹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爲均輸也介甫志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爲又遠出桑劉之下今觀其法制大槩有三結保貸請一也契要金銀爲抵二也貿遷物貨三也是三者桑劉未嘗爲之然自可以富國則其才豈後世所能及然貸息抵當貿遷之事使富家爲之假以歲月豈不獲倍蓰千萬之利今攷之熙寧五年賜內藏庫及京東路錢爲市易本共一百八十

七萬緡至九年中書言市易息錢并市利錢僅總收百三十三萬二千緡有奇嗚呼以縣官而下行黠商豪家之事且貿遷圖利且放債取息以國力經營之以國法督課之至使物價騰踊商賈怨讟而蓼蓼五年之間所得子本蓋未嘗相稱也然則是豈得爲善言利乎桑劉有知寧不笑人地下

又按鄭介夫熙寧六年進流民圖疏言自市易法行商旅頓不入都競由都城外徑過河北陝西北客之過東南者亦然蓋諸門皆準都市易司指揮如有商貨入門並須盡數押赴市易司賣以此商稅大虧然則市易司息錢所獲蓋不足以補商稅之虧矣

熙寧二年王韶置秦鳳市易司於古渭城

六年置兩浙市易司於杭州

十二月置成都市易司

八年置廣州市易司　又置鄆州市易司

熙寧六年詳定行戶利害所言乞約諸行利入厚薄納免行錢以祿吏以免行戶祖應自今禁中買賣並下雜買務仍置市易估市納之

低昂凡內外官司欲占物價則取辦焉皆從之

鄭俠奏議跋云京城諸行以計利者上言云官中每所須索或非時之用如歲終不用即出賞不過收二分之息特與免行所貴於行人不至於急時枉用數倍之價至於破壞錢本此法固善若要深合民心上等行人多出中等助之下等貧乏特與免官中只取足用無冀其餘則善矣洎至立法更不辨上中下之等一例出錢當有之幸貧者之不幸其不願者固多而願者少矣才立法隨有指揮元不係行之人不得在街市賣易與納免行錢人爭利仰各

自詣官投充行人納免行錢方得在市賣易不赴官自投行者有罪告者有賞此指揮行凡十餘日之間京師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貨水擔粥以至麻鞋頭髮之屬無敢不投行者適因獻巫相書言及是又黎東美之前得子細陳述相次聞已有指揮此少擧貨販賣者免投行然已跡蹟之數三月二十七日聖旨所先放乃此免行錢也

元豐三年詔免行月納錢不及百者皆除之凡除八千六百五十四人

哲宗元祐元年外內監督市易及坊場淨利錢許以所入息并罰錢比計若及官本者並罷之

紹聖四年復置市易務唯以錢交市收息毋過二分勿令貸錢

元符三年市易務改名平準務

哲宗紹聖元年戶部言兩浙蠶絲薄令歲和買并稅絹絹請令四等下戶輸錢勿左帑等絹絹用之

又置夔路市易司于黔州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尚書省言預買錢多人户願請比歲例增給詔
諸路提舉司假本司剩利錢同漕司來歲市紬絹計綱赴京
左司員外郎陳瓘言預買之息重於常平數倍人皆以爲苦何謂
願請令復劍增雖名濟之實聚斂之術
大觀元年以坊郭户預買有家至千匹或四五百匹者令諸路漕司
詳度以聞
政和元年臣僚言兩浙因紹聖中王同老之請和買并稅紬絹匹有
頭子錢又收市例錢四十倒外約增數萬緡以分給典吏等多者千
餘緡少者五百緡於是詔罷市利錢
政和六年成都路官户預買許減其半後河北諸路皆如之既而臣
僚言二浙官户猥多請均和預之數乃詔舊嘗全科者如舊
七年詔和預買絹本以利民比或稍值雜物或徒費虛券爲民害多
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
其令漕司會一路之數分下州縣經畫不以錢而以他物不以正月
上供和買紬絹歲爲一百一十七萬匹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
萬緡省以助國用詔許之東南折帛錢自此始

而以他月給者以違制論
高宗建炎三年車駕初至杭州朱勝非爲相兩浙運副王琮言本路
折帛和買非古也國初二稅輸錢米而已咸平三年始令州軍以
稅錢物力科折帛絹而於夏科輸之此夏稅折帛之所從始也太
中祥符九年內帑發下三司預市紬絹時青齊間絹匹直八百紬
六百官給錢率增二百民甚便之自後稍行之四方寶元後改給
鹽七分錢三分崇寧三年鈔法既變鹽不復支三分本錢亦無
九年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江南
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仍俵見錢逮
實之法
二年户部請諸路上供綾帛並半折錢如兩浙例於是左相呂頤浩
視師右相秦檜奏從之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自此始時江浙湖北
夔路歲額紬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絹二百七十三萬匹
東川湖南綾羅紬七萬匹西川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
千八百餘匹皆有奇
神武右軍統制張俊置到産業乞蠲免應干和買等事紹興四年詔特
依後省言國家兵革未息用度至廣粒米寸帛悉出民力陛下哀
憫元元權俾士大夫及勳戚之家與編户一等科數蓋欲寬民力
均有無今俊獨得免則當均在餘户是使爲俊代輸也人心謂何
兼方今大將不止俊一人使各援此例求免何以拒之望命有司
檢會官户科數及和預買等見行條法劄俊使知詔令以次官書
行後省又言從俊之請則恩加於將帥而害及於編户望收還前
詔乃所以安俊其命遂寢越數年俊乞免歲輸和買絹（俊特爲少傅進封西
陵）三省擬本歲特賜俊絹五千匹庶免起例上以示俊因諭之曰

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倒朕固不惜但恐公議不可汝自小官朕
拔擢至此須當自飾如作小官時乃能長保富貴爲子孫之福俊
皇悚力解賜絹俊喜殖産其罷兵而歸歲收租米六十萬斛右司
諫王瑨言軍興以來費用百出州縣科數有不能免已詔官户並
同編户所以寬下民也諸寺院之多産者類請求貴臣改爲墳院
莫免科數朝廷優禮大臣特從所請然官户既不免墳院豈緣官
户得免哉況今前宇執貧數不少所在僧徒僥倖干請使莊産多
者獨免則合科之物歸之下户非寬官户同編户之意也詔户部申
嚴行下
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還和買本錢實數來上初魏矼在考功
建言州縣和預買絹不給本錢乞就折民間應納役錢使官無受給
之弊民無請納之勞尋下轉運常平司議冬十月兩浙轉運司言本
路歲用和買本錢七十三萬餘緡無可那撥而常平司言此錢既充

和買則役人無以給之其議遂止

按折帛元出於和買其始也則官給錢以買之其後也則反令以每匹之價折納見錢不給錢而白取之又其後也則官價之不給久矣今乃用詔諸路憲臣覈州縣已未支和買本錢實數來上豈其時上之人元未知耶或官吏肆為欺弊復以和買名色妄有支破耶魏矼之說固為當理然役錢者應納之物也折帛者橫取之物也官惟其乏錢是以不免橫取於民若其可蠲則自當明蠲橫取之折帛錢正不必以應納之役錢比折也

四年十一月初令江浙民戶悉納折帛錢

六年兩浙轉運使李迨始取婺秀湖州平江府歲計寬剩錢二十二萬八千緡有奇依折帛錢條限起發

十七年詔減折帛錢江南每匹為六千兩浙七千和買六千五百綿

江南每兩三百兩浙四百自來年始

孝宗乾道四年宰執進呈度支郎官劉師尹奏江浙四路折帛錢紹興初年立價折納至十一年頻增一倍十二年九月赦書止令折十之一十五年又詔兩浙夏稅紬絹匹減一貫和預買減一貫二百江東西減兩貫緣州縣不盡道依暗有增添乞裁減以寬民力上曰朕未嘗妄用一毫只為百姓可從之冬十有二月甲辰詔兩浙江東西路乾道五年夏稅和買折帛錢並權與減半輸納一年如州縣過取一文以上許人戶詣檢鼓院進狀陳訴

淳熙十一年臣僚言浙東和買紹興路偏重浙西臨安府偏重尋詔兩浙漕臣錢冲之臨安守臣張杓修奏

又言和買科取人皆規避田愈多則折戶愈不一其始也數又上戶而中戶不與其後也上戶巧為規避而中戶不得免乾道二年

每物力戶二十一千數和買一匹至淳熙七年十五千數一匹數年後可知也其獘皆由不以田畝均數其害至此惟平江一郡和買皆畝均故民之詭名少望先自浙東西行以畝均數之法則民不偏受其害

汪義端言若和買用畝頭均數則上戶頓減而下戶頓增蓋下五等人戶元不預和買但每丁有丁絹有丁綿有丁鹽錢今又以畝頭均受上戶和買則是以一小民之身些小薄薐之產而納數項之稅賦合將逐縣洋財物力只照舊例均數於四等以上為是

光宗紹熙元年臣僚言廣德軍兩縣物力不多而和預買絹乃二萬六千餘匹視他郡十倍其數民何以堪戶部看詳紹興三年已減一萬一千一百餘匹後因守臣胡彥國於經界時妄復元數民不勝困於是江東運副林岊奏增復之數姑減一半漕司通融代納三分之一餘二分倚閣令本部更與抱認一分餘一分令本軍措置從之

三年臣僚言今日取民已重未能蠲除使之均平民亦無怨然有甚不均者莫稅和買之有折帛官戶則多納本色秋米之有加耗官戶則止納正數和來非正賦不得已而取之乃止數民戶而不及官戶夫有官君子居位食祿正宜率先鄉里以應公上之須乃恃勢自私如此不均孰甚焉望申嚴諸州縣應折變加耗科數之類官民戶並一體輸納違許內外臺劾奏從之

秘書郎孫逢吉言和買為民間白著之賦雖正月給散本錢之法尚載令甲而人戶鈔旁亦有見錢請給之文然上下皆知其為文具也中興之初絹價暴增匹至十貫高宗念下戶重困乃令上戶輸絹下戶輸錢於是有折帛之名匹折六貫或七貫和議既定物帛稍賤又令輸絹者以八分折錢輸絹者以三分折錢餘輸本色遂為定制朝廷以經費之故未能裁損州縣又於此外苛取民力安得不重困哉

侍御史林大中論江浙四路和買之獘略謂今日東南所入之數

較之祖宗時已不啻數倍當計之人倘循中制取之一歲之入自足以給一歲之用苟為國斂怨所得少而所失多矣

時東南諸路歲起紬三十九萬匹東七例九萬匹浙東上供八萬匹福衣二萬七千匹福衣萬五千匹福上供九萬二千匹福衣萬六千江浙衣上供四十二萬六千匹西上供五萬二百匹吉奇衣十八萬一千匹福衣十二萬六千匹福衣六千匹福衣十萬七千匹福衣六千匹福衣十萬九千匹浙東上供八萬二千匹西上供二十萬三千匹福衣五萬二千匹福衣萬八千匹福衣萬九千匹浙西上供二十萬八千匹江西上供二十萬四千匹江東上供四十

舶而泉杭容州皆置司掌覈置提舉九年之間收置一千萬矣
政和九年施述奏市舶之設元符以前雖有而所收物貨十二
年間至五百萬緡宣和二年始令鎮
置不常今惟泉廣州提舉官如故
北蕃在太祖時雖聽緣邊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興國二年始令鎮
易雄霸滄州各置榷務命常參官與內侍同掌蕃藥庫象及茶與
交市後有范陽之師乃罷不與通
端拱元年復詔許互市　二年復禁之　淳化二年置榷如舊制尋
復罷　景德初通好北戎乃復於雄霸州安肅軍置三榷場　凡官
黨物如舊而綿漆器玩糯所入有錢銀布羊馬橐駝歲獲四十餘萬
東夷西戎南蠻溪洞皆聽與邊人市易
景德四年夏州納款於保安軍置榷場以納弔羅綺易羊馬牛駝
玉氈硫甘草以香藥鞍轡漆器薑桂等物易蜜蠟麝臍毛褐　獺羊

角硇砂柴胡茯苓紅花翎毛非官市者聽與民交易
仁宗時詔杭明廣三州置市舶司海舶至者視所載十算其一而市
其三海舶歲入象犀珠玉香藥之類皇祐中總其數五十三萬有餘
陝西榷場二天聖中并代路亦請置場和市許之及元昊反即詔陝
西河東絕其互市廢保安軍榷場後又禁陝西並邊主兵官與屬羌
交易久之元昊請臣數遣使求復互市慶曆六年從其請復爲置場
于保安鎮戎二軍歲售馬二千匹羊萬口繼言驅羊馬至無放牧之
地爲徙保安軍場於順寧寨既而蕃商卒無至者朝廷亦不詰
英宗治平四年河東經略司言夏人勾通和市初夏人攻慶州大順
城詔罷歲賜禁邊民毋得私貿易至是上章謝罪復許之
神宗熙寧八年市易司請假奉宸庫象犀珠直二十萬緡於榷場貿
易至明年終償其直從之
九年詔立與化外人私相貿易罪賞法河北漕司請也　河北　四榷
場自治平四年其物貨專掌於三司之催轄司而度支賞給案判官
置簿督之至是以私販者衆故有是命
哲宗元祐元年杭明廣三州市舶是年收錢糧銀香藥等五十四萬
一百七十三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膊隻粒支二十三萬八千五十六
緡匹斤兩段條個顆膊隻粒
五年刑部言賈人由海道往外蕃請令以貨物名數并所詣之地報
所在州召保毋得參帶兵器或違禁及可造兵器物官給以文憑若
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住高麗新羅登萊州境者罪以徒住北界者
加等
宣和七年以度僧牒給舶司爲折博本廣南福建兩浙五百至三百
各有差
高宗紹興二年邕州守臣言大理請入貢上諭大臣令賣馬可也進

臣僚言邕欽廉三州與交趾海道相連亡賴之徒掠賣人口販入
其國貿易金香以小平錢爲約詔監司守倅巡捕覺察
四年詔川陝即永康軍威茂州置博易場移廣西買馬司于邕管歲
拍金帛倍酬其直然言語不通一聽譯者高下其手吏因緣爲姦非
守倅廉明則幹倖滋甚兄蠻人將以春二月市馬必先遣數十騎至
寨謂之小隊如先失其心則馬不至矣宜者謂當厚其犒緤待以恩禮
十二年時貊軍建榷場置官監臨平揔捨息不得過三分允賣入官別
捨息與北官博易應造軍器之物及犬馬等並禁其淮西京西陝西
榷場如之於是沿淮上下東自楊楚西際光壽禁止私渡凡南客販
到草木茶止許本場折博不得令南北客相見北使所過有博易者
許接送伴使應副　十九年罷國信所博易
二十四年詔四川茶馬復置黎州在城及雅州碉門靈門兩寨博易
場詳見茶政

二十九年詔在盱眙軍權場外餘並罷
建炎元年六月詔市舶多以無用之物枉費國用取悅權近自今有以篤耨香指環瑪瑙貓兒眼睛之類博買前來及有販香商者皆重寘其罪令提舉按察惟宣賜臣僚拿舡帶取材舶司每令揀選堪用者起發凡舶舟之來最大者爲獨檣舶能載一千婆蘭胡人謂三百斤爲一婆蘭也次曰牛頭舶比獨檣得三之一次三木舶次料河舶通得三之一也紹興十七年十一月詔三路舶司蕃商販到龍腦沉香丁香白荳蔻四色並抽解一分餘數依舊法先是十四年抽解四分蕃商訴其太重故也

上因問御史臺檢法張闡舶歲入幾何闡奏抽解與和買歲計之約得二百萬緡上云如此即三路所入皆常賦之外未知户部如何收附如何支使令輔臣取實數以聞

隆興二年臣僚言熙寧初創立市舶以通貨物舊法抽解有定數而取之不苛納稅寬其期而使之往價懷遠之意貨寓焉通來抽解名色既多兼迫其輸納使之貨滯而價減所得無幾恐商旅不行乞下市舶司約束從之既而市舶司條具利害謂抽解舊法十五取一其後十取其一又後擇其良者如犀牙十分抽二又博買四分真珠十分抽一又博買六分舶户懼抽買數多所販止是麤色雜物照得象牙珠犀比他貨至重乞十分抽一之外更不博買且三路舶船各有可存舊法召保給據起發回日各於發舶處抽解近緣兩浙舶司申請隨便住舶變賣疲壞成法乞下三路照舊法施行兼商賈由海道興販其間或有盜賊風波逃亡者回期難以程限乞令召物力戶充保自給公憑日爲始若在五月内回舶與優饒抽税如滿一年内不在饒税之限滿一年之上許從本司根究責罰施行若有透漏元保物力戶同坐從之

見任官將錢寄附綱首客旅過蕃買物者有罰舶至抽解和買之官外違法抑買許蕃商越訴計贓坐罪

國家三路舶司歲入固不少然金銀銅錢海舶飛運所失良多而銅錢之泄尤甚民用日以耗法禁雖嚴姦巧愈密商人貪利而暮夜貿遷縣吏受賕而縱釋莫問其獘卒不可禁矣

六年詔諸市舶綱首能招誘舶船抽解物貨累價及五萬貫補助以上者補官有差監官推賞其後監官等止將海商入蕃與販便作招誘計數該賞者多而發到香貨下色者充數紐估乃詔舶司相度措置毋容僥倖

市糴考

糴

齊管仲相威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上令急於求米則民重米緩於求則民輕米所緩則急貴人之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畜賈蓄於市（謂賈人之多蓄積也）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給足也以百十為百）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者利有所并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忠士不盡死矣計本量委則足矣（委積也）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謂富人多藏穀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重（民輕之之時官為斂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守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藏藏鍾千萬（六斛四十為鍾鍾斛貫）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藏鍾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奉謂供奉）耕耘以奉耒耜（耒耜農器）耒耜以奉械器（械器戈矛）

種饟（饟餉）食必取贍焉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豪謂輕之）管子曰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羨餘也）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幣與食布帛賤（見五）則以幣與衣布帛賤之則輕重貴賤白上也）威公問輕重而御之以準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則古之理財賦未有不通其術焉（謂理其所賤而以幣易所貴之則輕重貴賤白君上也）威公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有道乎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吾國國之廣狹之肥墝（墝瘠也）有數終歲食餘有數彼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其縣之壤廣若干其縣之壤狹若干（國之廣狹肥墝人之所食多少其數君宜知之）則必積委幣（委畜也各於州縣里積之）藏鍾千萬（藏公錢即積委之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受公錢即積委之幣）君下令謂君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授借而收藏之）國穀三分則二分在上矣（言先貸粟與民秋時下令收粟也則二分在上矣）

秋國穀去參之一（去藏也丘吊反）君下令謂縣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一其授借而收藏之）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粟之故雖遇飢饉水旱粟不貴而人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按古今言粟粟斂散之法始於齊管仲魏李悝然管仲之意

兼主於富國李悝之意事主於濟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則商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此則桑孔以來所謂理財之道大率皆宗此說然山海天地之藏閉市物貨之聚而衆強擅之則取以富國可也至於農人服田力穡之餘上之人爲制其輕重時其斂散使不以甚貴甚賤爲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諺曰國家不取必爲兼并者所取遂斂而不復散而資以富國誤矣

漢五鳳中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粟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中漕卒過半又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作常平倉

按後漢書劉般傳顯宗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般以爲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買之不便帝乃止然則宣後來卒置之歟後周文帝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秋斂而已如此矣

晉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根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古人權量國用取廉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此事久廢希習其宜而官蓄未廣言者異同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實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資人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穀夫苦其利而末作不可禁也至四年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隋武帝永明中天下米穀布帛賤上欲立常平倉市積爲儲六年詔出上庫錢五千萬於京師市米買絲綿紵布隨土所出輸納郡縣以備水旱數得一年之糧遂當州穀價賤時量製當年義租充入糴數每一石義租五十斛納郡以備水旱穀貴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糴之物依價糶貯並准見口賑給不以官位爲限

隋文帝開皇三年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置常平監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請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至十五年以義倉貯

在人閒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
爾費損於後之絶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靈夏甘等十一州所有
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粮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
又詔秦渭河廊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等州社倉並於當縣安置
又詔社倉準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
過四斗

致堂胡氏曰賑饑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
倉於當社饑民之得食也其便幾乎儲備如此他日民間大旱
民猶不免食粟棟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
姓知撫于溝壑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有凶
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委吏
竊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
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勞數百里以

就倉合之廩哉能賑者其獘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
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
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殫矣必欲有備無患當
以隋文當縣置社倉為法而擇長民之官行郡縣之政民其庶
有瘳乎

唐制凶荒則有社倉賑給不足則徙民就食諸州尚書左丞戴胄建
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為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
詔畝納二升粟麥秔稻土地所宜寬鄉狹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而
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田者以其戶為九
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為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歲不登則以賑民
或貸為種至秋而償其後洛相幽徐鄜并秦浦州又置常平倉粟藏
九年米藏五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

劒茂等州並置常平倉其本上州三千貫中州二千貫下州一千貫
每粟具本利與正倉帳同申

二十二年勑應給貸粮本州錄奏待勑到三口以下給米一石六口
以下給米兩石七口以下給三石如給粟準米計折
二十五年定式王公以下每年戶別據所種田畝別稅粟二升以為
義倉其商賈戶若無田及不足者上上戶稅五石上中以下遞減各
有差諸出給雜種準粟者稻穀一斗五升當粟一斗其折納糙米者
稻三石折納糙米一石四斗天寶八年凡天下諸色米都九千六百
六萬二千二百二十石

和粟一百一十三萬九千五百三十石

關內	五十萬九千二百四十七石	河東	二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河西	三十七萬一千五百五十石	隴右	二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諸色倉粮總千二百六十五萬六千六百二十石

北倉	六十六萬六千八百四十石	太倉	百七十一萬二百二十九石
含嘉倉	五百八十三萬二千四百八十石	太原倉	百一十四萬八千一百四十石
永豐倉	八十萬三千百石	龍門倉	百一十萬二千五百十石

正倉粮總四千二百一十二萬六千一百八十四石

關內道	百八十一萬一千五百一十六石	河北道	五百八十一萬一千六百石
河東道	三千五百八十八萬九千八百八十石	河西道	六十七萬二千二百八十石
隴右道	三十七萬二千七百八十石	劒南道	二十二萬二千九百四十石
河南道	五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一十四石	淮南道	六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石
江南道	九十七萬八千二百一十五石	山南道	百十四萬二千八百一十八石

義倉粮總六千三百一十七萬七千六百六十石

關內道	五百九十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二石	河北道	千七百五十四萬四千六百五十四石
河東道	七百一十八萬八千三百一十九石	河西道	千四百二十九萬七千二百一十八石
隴右道	千四百一十八萬九千六百三十石	劒南道	千一百四十二萬二千八百一十四石

河南道 十五萬四千八百十二石　淮南道 四十四萬八千七百十三石
江南道 六十三萬七千七百六十石　山南道 二十三萬九千七百七十石

常平倉粮總四百六十萬二千石

關內道 三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石　河北道 百六十六萬三千七百七十八石
河東道 五十三萬五千八百六十石　河西道 二萬一千九十石
隴右道 四萬二千百五十石　劒南道 七百十石
河南道 百二十一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　淮南道 八萬一千一百五十二石
山南道 四萬九千百九十一石　江南道 缺

二十八年勑諸州水旱皆待奏報然後賑給道路悠遠往復淹延宜令給訖奏聞

天寶六載太府少卿張瑄奏准勑節文貴時賤價出粟賤時加價收糴若百姓未辦錢物者量事賒粟至粟麥熟時徵納臣商量其賒粟者至納錢日若粟麥雜種等時價其貴賤恐更迴易艱辛請加價便與折納

自太宗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後置之其後第五畤請天下常平倉皆置庫以蓄本錢至是趙賛又言自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漸散餧死相食不可勝計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倉官雖頻年少雨米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費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倉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粟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粟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宋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備常平之積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拓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以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爲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粟京師粮儲益羨自是玄宗不復幸東都

按唐都關中而關輔土地所入不足以供軍國之用故常恃轉漕東南之粟而東南之粟必先至東都然後浮河渭泝流以入關是以其至也采難故開元以前歲若不登天子常移蹕就食於東都自牛仙客獻策和糴始免此行然肅代之後既無東幸之事東南餽饟稍不至則上下皇皇立有菜色之憂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賦納總至於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諸侯國不過任土作貢以輸王府而賦稅米粟則未嘗徵之當時宗廟百官有司與後世不殊然賦稅取之千里之內而自足不聞其責餉運於畿外之諸侯粟米粟於畿內之百姓也然則不能量入為出以制國用雖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為法以取之愁益見其不足耳

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迺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賤價而糶與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踩躪者二十年比至河曲人户無幾諸道戍兵月給粟七斛相隔數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計諸縣船車至太倉穀價四十餘米價七十則一年和糴之數當轉運之二年一斗轉運之費當和糴之五斗減轉運以備時要江淮米至河陰者罷八十萬斛河陰米至太原者罷五十萬太原米至東渭橋者罷二十萬以所減米粟江淮水災州縣斗減時價五十以救之京城東渭橋之粟斗增時估三十以利農以江淮宋米及減運直市絹帛送上都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貲議

貞元四年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抑配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缺而後給直追集俾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

皆折便樂輸

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豐請糴內和糴當時府縣配戶督限有
稽違則追鑒鞭撻甚於稅賦號為和糴其實害民

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
官出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戶督限鑒迫鞭
撻甚於稅賦何名和糴人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
優饒利之誘人人必情願且本請和糴惟圖利人人若有利自然
願來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得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
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斛斗斛兔令賤貨別納見
錢在於農人亦真為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匹
段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貨易不免
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斛斗斛則既無賤糶
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於人羨歸於上則折糴之便

豈不昭然由是而論則配戶不如開場和糴不如折糴亦其明矣

臣又慮村閭曾為和糴之戶親被迫脅費不堪命臣近為畿尉曾
領和糴之司親自鞭撻所不忍聞伏望宸衷審賜詳察

元和七年戶部奏今年冬諸州和糴貯粟濬滑四十萬石鄭滑易
定各一十五萬石夏州八萬石河陽一十萬石太原二十萬石靈
武七萬石振武豐州鹽州各五萬石凡一百三十萬石今於時價
每斗加十文所冀人知勸農國有常備

元和六年制京畿舊穀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二十四萬
石貸借百姓諸道州府有乏粮處依例借貸淮南浙西宣歙等道元
和二年賑貸並停徵容至豐年然後填納

十二年詔諸道應遭水州府以當處義倉斛斗據所損多少量事賑
給訖具數聞奏

十三年戶部侍郎盧坦奏天下州府常平義倉等斗斛請準舊例減

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斛斗長慶元年以京北京西和糴擾人罷之

四年詔於關內關外折糴和糴一百五十萬石用備饑歉

寶曆元年以兩京河西大穀委度支和糴二十萬石開成元年戶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伏請令後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歛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從之

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錢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
增者判官罰俸書下考州縣假借以枉法論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
備宜令諸州於所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
之以備凶歉給與民

三年詔民有欲借義倉粟充種食者令州縣即計口給計以聞勿俟

報義倉不足當發公庫者奏待報

四年詔曰諸州義倉用振乏絕頗聞重疊輸送未免勞煩宜罷之

太宗端拱二年置折中倉許商人輸粟優其價令執券抵江淮給其
茶鹽每一百萬石為一界視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

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價甚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
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俟歲饑即減價糶與貧民

五年令諸州置惠民倉如糶稍貴即減價糶粟與貧民

真宗咸平二年於福建置惠民倉

真宗景德三年詔於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江南兩浙各置
常平倉（唯公廨錢所在州軍則不置）以逐州戶口多少量留上供錢一二萬貫小州或
二三千貫付司農司係帳三司不問出入委轉運使併本州委幕職
一員專掌其事每歲秋夏加錢收糴遇貴減價出糶凡收糴比市價
量增三五文出糶減價亦如之所減不得過本錢大率萬戶歲糴萬

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經糶即回充糧糜別以新粟充數
天禧四年詔荊湖川陝廣南並置常平倉
又詔諸州通河及大路人煙繁處多糶其餘在山險之處止約本
處主客戶收糶
咸平六年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百八十萬貫與河北轉運使定價
市鬻粟粟貴邊
景德元年內出銀三十萬付河北經度貿易軍糧自兵罷後凡邊州
積穀可給三歲即止市糶太中祥符初連歲登稔乃令河北河東陝
西增糶雖限常數
初河東既下減其租賦是後有司言其地沃民勤多積穀乃請每
歲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又京東西河北陝西切須
糧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量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其輸
租而均糶之謂之對糶皆非常制江淮湖浙諸州置場和糶以裨

歲漕
天聖三年權三司使范雍言天下和買和糶夏秋糧草雖逐處開場
多被經販行人小估價倒斛外面添錢收買候過時乘官中急市即添
價却將糶買者中賣致糧草怯弱枉費官錢不便乞行下及早開場
依見賣時估趁時糶賣不得容信作弊又臣僚言入中諸般糧草準
備軍需其中有所定物價高大所入糧草低弱蓋因逐處官員自將
收獲職田及月俸餘剩或糶買麤弱斗斛中糶是以互相容隱致虧
損官錢軍人請得惡弱口糧或形嗟怨乞嚴禁絕從之　陝西糶殺
歲預給青苗錢自天聖中罷不復給
河北舊有便糶之法聽民輸粟邊州而京師給以緡錢不足即移
文外州給之又折以象牙香藥景德元年三司請令河北有輸粟入
官者準便糶粟麥刱給八分緡錢二分糶牙香藥其廣信安肅北平
糶麥悉以香藥博糶從之自有事三邊成兵寖廣師行饋運仰於博

易有司務優物估以來輸入
仁宗留意兵食發內藏庫金帛以助糶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
出內庫珠直緡錢三十萬以賜三司因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
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邊亦可紓吾民之欲
神宗留意邊備務廣儲蓄熙寧五年詔以銀絹各二十萬賜河東經
略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以備邊費自是三路封樁所給不
可勝計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務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平
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
元豐元年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
錢付轉運司市粮草
時三司戶部副使陳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三十九萬二千餘石和
糴八十二萬四千餘石所以災傷舊不除蠲蓋十三州稅輕又本
路特為邊備理不可闕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暗零民病入

川縣之費以鈔貿易於市人略不收半公家無費民間乃得虛名
欲自今罷支糴錢成支與公邊州郡市粮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
能輸數補填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朝廷用其議
五年詔以開封府界諸路封樁閑額禁軍及淮浙福建等路剩盐息
錢並輸糴便司為本專詔瀛定滄掌州各置倉凡封樁三司毋隄須
委度支副使寇周輔專其任
結糴　熙寧八年劉佐體量河北回奏
餘石詔運給高陽諸軍比聞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
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必能究治以聞
寄糴　元豐二年糴便粮草王子淵論糴弊利害因言商人入中
糴小不登必邀厚價故設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
倭糴　熙寧八年令中書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貫帝惟
其多王安石因言倭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

中之價權之在我過斗斛貴往粜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
唯實邊亦免傷農帝以爲然乃詔歲以末鹽錢鈔在京粳米總六
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預給錢物秋成
於澶州北京及緣邊粜粟麥封樁即物價踴增止入中聽粜便司
兌用須歲豐補償
均粜　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奏行之以人戶家業田土頃畝均
數上等則所均斛斗數多下等數少　五年言者謂均粜之法推
行往往不齊故有不先持本錢已粜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
力而數數過多有一戶而粜數百石者於是詔諸路毋輒均粜既
而州縣以和粜爲名裁價低下轉運司程督愈峻科率倍於均粜
之數詔約止之
博粜　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
餘粮減直糴民以絲綿綾紬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粜　崇寧五年
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司措置以銀絹綵紬之類博粜斛斗以
平物價
兌粜　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粜　元祐
二年嘗以歲豐麥賤下諸路廣粜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糴轉
兌粜
括粜　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粜買務勝諭民毋得
與公爭粜即官儲有乏括索畜家量存其所用盡粜入官
按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毋俟於粜也平粜法始於魏李
悝然糶貴則取之於民歉則捐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
用未嘗仰此歷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粜充他用至於宋而粜
遂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粜寄粜俵粜均粜
博粜兌粜括粜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真宗仁宗以
來西北用兵粮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

黠賈遂至低價估貨高價入粟國家急仰軍儲又法令素寬
致有此弊後來德其弊所以只粜之於民而不復賧商人之
計然至於計其家產而抑均數之量其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
不償其直或強數其數則其爲民病又有不可勝言者蓋始
也官爲商所欺終也民又爲官所欺其失一也

先是常平倉領於司農寺景祐初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
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使吳遵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
而常平錢粟纔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救邮願自經畫爲二百萬他
毋得移用從之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出常平
錢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又之數移用畜藏無幾自景祐初歛而饑
詔出常平粟貸中下戶三斛慶曆中詔京西發常平粟以賑貧民自
是數以賑貸而聚斂者或增舊價以粜欲以市恩詔戒之又詔歲歉
發以糴錢者不復督取然常平之積不厚亦以出多入少故也

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明道二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
校理王琪上疏行隋唐故事請從便置大略視今五等以上戶計夏
秋二斗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減稅則免輸擇便地別置倉貯之
須於轉運使令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
石推而廣之可備饑歉兼并之家占田廣則義倉所入多中下之家
占田狹則義倉所入少及水旱賑給則兼并之家未必行此而中下
之民實受其賜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下其事會議而議者異同
遂詔止令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慶曆初賈黯又請立民社義倉
然卒於衆論終不果行
治平三年常平入五十萬一千四十八石出四十七萬一千一百五
十七石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制置三司條例司請以常平廣惠倉見在斗斛
遇貴量減市價粜遇賤量增市價粜遇穀可通融轉運司苗稅及錢斛就

便轉易者亦許究換仍以見錢依陝西青苗錢例願豫給者聽之今
隨稅納斗斛半爲夏料半爲秋料內有願請本色或納時價貴賤納
錢者皆許從便如遇災傷許展至次料蠶熟日納非惟足以待凶荒
之患民既受貸則兼幷之家不得乘新陳不接以邀倍息又常平廣
惠之物收斂積滯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所及不過城市游手之
人今通一路有無貴發賤斂以廣蓄積使穀人得以趨時赴事而兼
幷不得乘其急凡以爲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亦先王散惠興利以
爲耕斂補助之意也欲量諸路錢穀多少分遣官提舉仍先自河北
京東淮南三路施行有緒乃推之諸路其廣惠倉除量留給老疾貧
窮人外餘並用常平轉移法並從之時天下常平錢穀見在一千四
百萬貫石諸路各置提舉一員以朝官爲之管勾一員京官爲之或
共置二員開封府界一員凡四十一人

按青苗錢所以爲人害者三曰徵錢也取息也抑配也今觀

條例司所請曰隨租納斗斛如以價貴願納錢者聽則未嘗
專欲徵錢也曰凡以爲民公家無利其入則未嘗取息也曰
願給者聽則未嘗抑配也蓋建請之初姑爲此美言以惑上
聽而厭衆論而施行之際實則不然也

初王安石欲行青苗法條例司檢詳文字蘇轍曰以錢貸民使出
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
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如此則鞭笞必
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
民傚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嘗貸而
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逾時有賦則衆有實必聚以此四方無
甚貴甚賤之病安用貸爲晏之言則漢常平法耳今推行此法晏
之功可立俟也安石乃止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召議事奏乞
度牒數千道爲本錢於陝西轉運司行青苗法春散秋斂與安石

意合請施之河北安石遂行之四方蘇轍以議不合罷
熙寧二年帝閱群臣奏以儀鸞司官孫思道言坐倉事善之坐倉者
以諸軍餘粮願粜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於倉也詔條例司條
議以聞條例司請如嘉祐附令斂坐倉故事行之

曾公亮謂支米有量數不同難以立價帝曰家各有斗人自知其
所得之多寡雖定價庸何傷然此法第以郵軍班防監人可也安
石曰誠然今立價白一千至六百過此則軍人自粜與民間所定
價亦適平更增數錢未至傷民價錢貶於所定則軍人受患矣帝
曰善而司馬光恐其動衆因經筵進對爲帝言之呂惠卿曰諸軍
粜石米止得八百募其願以一千粜之何以致動衆王珪亦曰外
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至京師令京師乏錢反用錢百坐倉粜一
斗此極非計異日帝又謂執政坐倉粜米何如珪等皆起對曰坐
倉甚不便朝廷近罷之甚善帝曰未嘗也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

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及就軍人粜米以給次月之粮出於一時
之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粜軍人之米使積
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也惠卿曰今京師坐倉得米百萬石
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
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粳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
不粜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矣且民有米而官不
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

元符以後又有低價抑粜之弊詔禁之

三年詔青苗錢不許抑配令諸路提點刑獄官體量覺察禁止敢沮
遏願請者按罰亦如之

初勅旨放青苗並聽從便而提舉司務以多散爲功又民富者不
願取而貧者乃欲得之即令隨戶等高下分配又兼貧富相兼十
人爲保首三廣廉在河北第一等給十五貫第十等十貫第三等

五貫第四等一貫五百第五等一貫民喧然以爲不便而廣濂入奏言民間歌舞聖德會者交攻朝廷不得已乃降是詔

判大名府韓琦言詳熙寧二年詔書務在優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皆以爲民公家無所利其入今乃鄉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錢貫陌三等以上更許增數坊郭有物業抵當者依青苗例支借且鄉村三等并坊郭有物業戶乃從來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錢每借一千令納一千三百則是官放息錢與初抑兼并濟困乏之意絕相違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且愚民一時借請目甚易納則甚難故自制下以來官吏惶惑皆謂若不抑散則上戶必不願請下戶與無業客戶或願請而將來必難催納將來必有行刑督索及勒千係書手典押者戶長同保人等均陪之患朝廷若謂陝西嘗放青苗錢官有所得而民以爲便此乃轉運司因軍儲有闕適自冬涉春兩雪及時麥苗滋盛決見成熟行於一時可

也今乃差官置司以爲每歲常行之法而取利三分豈陝西權宜之比哉上乃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有青苗而使者強與之乎王安石勃然曰苟從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於收息亦周公遺法也上終以琦說爲疑與安石問難安石翌日遂稱疾不出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之即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再視事入謝上勞問曰青苗法朕誠爲衆論所惑今思此事一無所害極不過失陷少錢物耳何足恤安石曰但力行之勿令小人故意壞法如預買紬絹行之已久亦何常失陷錢物安石既視事持之益堅人言不能入矣初安石在告曾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愈悍乃面責曾公亮等公亮不能抗

右諫議大夫司馬光言彼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州縣檜掠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臨窘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償至於鬻妻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冤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

況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爲之倚閣春債未了秋債復來歷年浸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并催積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芻草須之若幷誰從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爲之請於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反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能爲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頼

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由官吏不得其人非法之失也今閒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為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只有常平倉錢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若有兵革將以何錢糴糧賜軍臣切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舊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關直是放債取利耳臣愚以為必若使天下曉然知非為利則乞除去二分息但納本錢又言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黃不接之時尚有可說若秋料於五月俵散正是舊麥成熟人戶不乏之時何名濟關直是放債取利耳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以此而言秋料可罷不散中書言將擅止給青苗錢欲下問罪詔放罪改知蔡州　知亳州富弼亦坐論青苗糾劾

知山陰縣陳舜俞來貢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匿之願貸之人性狂有之聖人猶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生病故耆老戒其鄉寓父兄誨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貴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錢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所斂亦在當月百姓得錢便出息納貴無所利是使民取青苗錢乃別為一賦以斂之也坐謫監南康

鹽酒稅

七年上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曰若俵常平稍多縣分專置一主簿令早入暮出給納役錢及常平廢不過置五百貫錢三十萬貫今歲收息至三百萬但費二十萬不為冗費也上從之至元祐元年罷

帝以久旱為憂翰林承旨韓維言錢穀繁近日督青苗甚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著作佐郎黃顏言給納青苗錢穀乞詔州縣視年豐荒為給散多少為額

七月帝以諸路旱災常平司未能賑濟諭輔臣曰天下常平倉若以一半散錢取息一半減價糶與貧使二者如權衡之相依不得偏重民必受賜自是詔諸路州縣據已支見在錢穀通數常留一半外方得給散

九年詔司農寺自今兩經倚閣常平錢人戶更不得支借錢斛帝謂天下常平錢穀十常七八散在民間又連歲災傷倚閣迫半止務多給計息為功不計督索艱難豈惟虧失官物兼百姓被鞭撻必衆故也十年提舉兩浙路常平言災傷累年丁口減耗凡九年以前逃絶戶已請青苗錢斛見戶有合攤填者乞需監熟日理納外更有全甲戶絶輸債不足或同甲內死絶止存一二貧戶難以攤納者更乞立法拯之

元豐元年詔常平倉錢穀當糴錢而願入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又聽民以金帛

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兼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留一半之餘

六年戶部言準朝旨諸路散斂常平物可自行法至今酌三年斂散之中數取一年為格歲終較其增虧今以錢根穀帛貫石匹兩定年額散一千一百三萬七千七百七十二斂一千三百九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九比元豐三年散增二百一十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二斂增一百三萬四千九百六十三四年散增二百七十九萬九千九百六十四斂虧一百九十八萬六千五百一十五詔三年四年散多斂少及散斂俱少處戶部下提舉司具析以聞

八年八月詔給散青苗不許抑配仍不立定額時皆罷已即仍

哲宗元祐元年二月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物盡捧作常平倉錢物委提點刑獄交割主管依舊常平倉法

左正官朱光庭言天下青苗錢除支俵外見在錢數尚多乞並用收糴可存留斛斗凡遇豐年則添價以糴遇歲饑則減價以糶大

饑則貸之候豐歲輸還更不出息

門下侍郎司馬光劉子言常平之法公私兩利此乃三代之良法也向者有州縣閤常平糶本錢雖遇豐歲無錢收糴又有官吏不能察知在市斛慢厭糶糴之煩雖遇豐歲不肯收糴又有官吏不實價只信憑行人與蓄積之家通同作弊當收成之時農人要錢急糶之時故意小估價倒令官中收糴不得盡入蓄積之家直至過時蓄積之家倉廩盈滿方始頓添價中糶入官是以農夫糶穀止得賤價官中糴穀常用貴價厚利皆歸蓄積之家又有官吏雖欲趁時收糴而縣申州州申提點刑獄提點刑獄司申司農寺取候指揮比至回報動涉累月已是失時穀價倍貴是致州縣常平倉斛斗有經隔多年在市價倒終不及元糴之價出糶不行堆積腐爛者此乃法因人壞非法之不善也

四月詔并立常平穀錢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正月以散及一半為額民間絲蠶將熟隨夏稅先納所輸之半願併納者止出息一分左司諫王岩叟中丞劉摯右司諫蘇轍等交章言其非右僕射司馬光劉子乞約束州縣抑配青苗錢曰先朝初散青苗本為利民故當時指揮立取人戶情願不得抑配自後因提舉官速要近功務求多散諷脅州縣增價格詔書名為情願其實抑配或舉縣勾集或排門抄劄亦有無賴子弟設昧算親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為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昨於四月二十六日有勅令給常平錢斛限二月或正月只為人戶欲借者及時得用又令子留倉庫半出給者只為所給不得輒過此數又令取人戶情願亦不得抑配一遵前朝本意慮恐州縣不曉朝旨本意將謂朝廷復欲多散青苗錢數廣收利息勾集抑配督責嚴急一切如向日置提

舉官時今欲續降指揮令諸路提點刑獄司告示州縣並須恢人
戶自執狀納保赴縣乞請常平錢穀之時方得勘會依條支給不
得依前勾集抄劄強行抑配仍仰提點刑獄常切覺察如有官吏
以此違法擾擾者即時取勘施行若提點刑獄不切覺察委轉運
安撫司覺察聞奏從之錄黃過中中書舍人蘇軾奏曰臣伏見免
役之法已盡革去而青苗一事乃獨因舊加積益欲行給貸徐
月攘一雞之道熙寧之法本不許抑配而其言至此今雖復禁
其抑配其害猶在也昔者州縣並行給貸而受納之際十費二三
今既罷給法不免乞取則十費五六必然之勢也又官吏無狀於
青苗助役之是非可否曾中羞惡未嘗有一定之見宜興豐之黨
後來得以為辭也然熙寧之行青苗也既有二分之息提舉
司復以多散為功遂立各郡定額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
也既取二分之寬剩而復徵頭子錢民間輸錢日多而雇人

給直日損遂至寬剩積此皆其極弊處至紹聖國論一變
群姦唾掌而起於紹述故事宜不遺餘力然改其施行之條
畫則青苗取息止於一分且不立定額抑配人戶助役錢寬
剩亦不得過一分而蠲減先於下五等人戶則聚歛之意反
不如熙豐之甚矣觀元祐之再行青苗復徵六色役錢則知
興利之途雖君子不能盡廢之觀紹聖之青苗取息役錢寬
剩皆止於一分則知言利之名雖小人亦欲少避之要之以
常平之儲貴發賤斂以賑凶饑厚蓄備其出入以粟而不以
金且不取息亦可以徵常平積滯不散侵移他用之獎則青
苗未嘗不可行（晦庵之說如此）以坊場撲買之利及量徵六色助役
之錢以資雇役所徵不及下戶不取寬剩亦可以免當役者
勞用破家之苦則助役未嘗不可行（二蘇之說如此）介甫很愎不能
熟議緩行而當時諸賢又以決不可行之說沮之群憸因得

以行其附會媒進之計推波助瀾無所不至故其征利毒民
反出後來章蔡諸人之上矣紹聖紹述之事章惇爲之宗主
然惇元祐時嘗言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役法
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日之弊今復以差代雇當詳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歉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
道九年依倒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
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其弊將益甚矣其說不惟切
中元祐之病亦且深知熙豐之非然則後來之所以擴脩稱
首者正張商英所謂熟荒要做官而民間之利病法度之是
非未嘗不了然胷中也其蠱人之雄歟

紹聖二年戶部尚書蔡京乞下有司檢會熙寧元豐青苗條約參酌
增損立爲定制淮南轉運副使莊公岳言自元祐罷提舉官錢穀爲
他司侵借所存無幾欲乞追還向所侵借令當職官依限給散以滿
之關隨夏秋稅償納勿立定額自無抑民失財之弊　右承議郎董
遵言青苗之制乞歲收一分之息給散本錢不限多寡各從人願仍
勿推賞其出息至寡則可以抑兼并之家賞既不行則可以絕邀功
之吏詔並送詳定重修敕令所

徽宗政和八年御筆常平斂散法利天下甚博而比年以來諸路欠
闕至未及散而遽取之甚失神考制法之意今常平司恪遵條令斂
散必時違者以大不恭論

宣和五年詔州縣每歲支俵常平錢穀多是形勢戶請求及胥吏誅
冒支請令天下州縣每歲散錢穀既畢即揭示請人數目逾月斂之
庶知爲僞冒者得以陳訴

高宗建炎二年臣僚言常平和糴州縣視爲文具以新易舊法也間
有損失蠹腐而未嘗問不許借貸法也間有乘充他用而實無所儲
詔委官徧行按視

紹興九年宗丞鄭萬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即
不爲之隄防變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路提舉常平官
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又屬縣收支常平義倉
予民也

二十八年趙令詪言州縣義倉米積欠陳腐乞出糶及水旱災荒不
拘檢放及七分便許賑濟沈該奏在法義倉止許賑濟若出糶恐失
初意乃令量糶三之一椿收價錢次年收糴還

孝宗乾道八年知台州唐仲友言歉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
道九年依倒取撥常平義倉賑給上命以常平米低價出糶以義倉
米賑濟

寧宗慶元四年臣僚言州縣受納苗米於法義倉米合於當日支撥
而因循於州用不復撥還人户納苗稍及分數例多折納價錢其帶
在省倉遞納湖田米其合納義倉多不催理此因湖田納米而失陷
也如紹興府人户就行
義倉錢並不取撥此因納苗而失陷義倉也至如淮浙鹽亭户納鹽以折二稅其合納義倉多是不曾拘催此因
納鹽而失陷也常平失於兌換因致陳損此倉庾陳腐之弊也常平止

任今公然兌借陽爲自劾更不補還此州縣兌移之弊也常平和糴
合專置倉數今州縣多因受納以收到剩撥歸常平倉廩落價錢
此收糴官吏之弊也諸沒官産業并戶絕僧道田賣到錢數及亡僧
衣鉢錢法當拘入常平州縣侵漁鮮曾撥正此出賣官産之弊也若
乃吏胥之祿合於免役錢內支給而所催役錢在州則主管官應副
人情在縣佐以爲公用已催之數既不以供支遣又於坊場錢內撥
支未嘗入以爲出如公吏差出其本身初不請常平錢乃詭名借請
或元非差出而妄作緣故至於吏胥自有定額今守倅視常平錢米
爲他司錢物吏額日增請給日廣常平司委而不問若夫借請在法
二分剋納今或一例借欠動至數百千例不除剋此其弊不一也倘
不爲之隄防變革則儲蓄日寡荒政無備乞明詔諸路提舉常平官
講求措置亟去前弊責令逐州每季以本州又屬縣收支常平義倉

等斂米逐項細數申常平司不得述言都數然後參照條法逐一審訂稍有失收失支勒令填納或有情弊必實于法

嘉定十一年五月臣僚言頃歲諫臣有請計義倉所入之數除附郭縣就州輸納外餘令逐縣置數自行收受非惟華州郡侯移之弊抑亦省凶年轉般之勞裹時州倉隨苗帶納同輸一鈔今正苗輸之州義倉輸之縣則輸爲兩輸鈔爲二鈔矣襄時雀鼠之耗露吏卒之須求一切倚辦於正稅而義倉不預焉今付之於縣既無正稅獨有此色疑盡須求又不能免矣於是諫臣有請令人戶義倉仍舊隨正稅從便就州作一鈔輸納而州縣復有侵移之弊臣聞紹興初臺臣嘗請通計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於本縣納開禧初諫臣之請亦如之蓋截留下戶之數州不以爲怒縣得此米別項備之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致於艱食則縣不以爲擾一舉而三利得此上策也惟是負郭之義倉則就州輸送自如舊制至於僻縣之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之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令丞簿督務必批印紙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

社倉　淳熙八年十一月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間建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請本鄉上居朝奉郎劉如愚共任賑貸receive粟於倉冬則加二計息以償自後逐年斂散或遇少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成倉數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管米三千一百石以爲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請以是行於諸司倉時陸九淵在勅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掛墻壁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門凡借貸者十家爲甲推其人爲之甲首五月告示社首下都結甲其有赴官願行上戶不願者聽自一戶抱數下戶雖願行止令一甲保識仍分兩限支散初限五月三十日納足數有違限不實者罰之

朱子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羣至於深山長谷力稿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迫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啓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又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爲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斂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巫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高宗紹興間於江浙湖南博采

州謂緊便紗者謂水路緊便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於是或以緊便多寡也上一山場推移引數多不售而吏緣為姦人情大擾於是減損其價勸誘富實積粟之家不拘官戶編戶至於斗面加饒有禁專斗乞取有禁凡朝廷降金銀錢帛和糴而州縣阻節不即支還者有罰四川有對糴米謂如稅戶甲家當輸百石則又糴百石所輸倍於正稅皆軍興後科配也

紹興八年侍御史蕭振言經制司糴米一例拋降數目如此則諸州不免拋下諸縣科與百姓年例又添一番科率經置一司張官置吏止為收糴一事如何拋與諸州乞別選官置場收糴從之

十五年詔禁州縣減剋價錢橫欽腳費如盤量出剩監官計數科罪

十八年戶部奏免和糴而命三總領置場糴之

孝宗乾道三年詔州縣只以本錢坐倉收糴毋得強配於民

四年糴本不給度牒關引只降會子品搭錢糧每石價錢二貫五百

文又令人戶自行量糴

繳回

淳熙四年詔四川旱傷處免糴上諭執政曰聞總司糴米皆散在諸路萬一軍興而屯駐處無米臨時豈不悞事大抵賑糶未可歲行環以備凶荒椿積米須留於要害屯軍所在庶幾軍民皆便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一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二

鄱陽 馬

土貢考 進奉羨餘

禹貢兗州厥貢漆絲厥篚織文益之曾氏曰織文錦綉之屬篚所以盛貢物也青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錯雜也岱畎絲枲鉛松怪石畎谷也怪石似玉厥篚檿絲檿桑蠶絲中琴瑟徐州厥貢惟土五色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玄黑繒縞白繒也縞細緻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竹箭齒革羽毛惟木厥篚織貝織細紋貝水物厥包橘柚錫貢錫命乃貢不常荊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中矢幹三物皆出雲夢澤包裹橘柚貢之天子縮酒菁茅菁以為菹茅以為縮酒也縮酌也酌以灌地而祭神也其草如蒿葉似韭而臭江漢朝宗于海九江納錫大龜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緻錫貢磬錯錯石也梁州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璆玉名鏤剛鐵也砮可以為箭磬可以為樂厥篚織皮織皮毛布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戾其貢四獸之皮織金罽雍州之外多以為貢雍州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琅玕皆玉名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箘簵楛竹名美者可以為箭楛可以為矢幹三物皆出雲夢澤包裹橘柚貢之天子縮酒菁茅菁以為菹茅以為縮酒也厥篚玄纁璣組此外諸侯貢天子之物玄黑色纁絳色璣似珠而小組似帶而狹顏師古曰織組之成者皆廣尺餘以貢組紐之飾維揚州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惟木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瑤琨皆玉名篠簜竹名齒象也革犀兕之皮也木干櫓也箘簵楛竹名中矢幹也楛似荊而赤堅勁可以為矢幹也三物皆出雲夢澤包裹橘柚貢之天子縮酒菁茅菁以為菹茅以為縮酒也厥篚玄纁璣組此外諸侯貢天子之物玄黑色纁絳色璣似珠而小組似帶而狹顏師古曰織組之成者皆廣尺餘以貢組紐之飾荊及衡陽惟荊州九江納錫大龜九江今潯陽郡也錫大龜出其水中也荊山在南郡臨沮縣西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西南荊及衡陽之間地宜竹箭故貢之也

豫州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細緻錫貢磬錯錯石也治玉石也錫貢磬錯故書錯為厝厝石也厝音千故反治玉石也浮于洛達于河浮于洛達于河洛水入河處也

周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擇牲包茅之屬二曰嬪貢婦功嬪婦也婦功絲枲之屬三曰器貢宗廟之器四曰幣貢繒帛之屬五曰材貢木材也六曰貨貢珠貝泉布也七曰服貢祭服也八曰斿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寶為摯摯若大戎獫狁白鹿白狼白鹿皮也之物九曰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八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若大戎獫狁白鹿白狼白鹿皮也

漢高帝十一年詔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人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詔見丁編門

文帝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毋入貢弛山澤

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

三十里朕來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
元帝初元五年罷齎三服官（齎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氈罽爲首服絁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東漢世祖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損養導澤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官勿復受明詔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者自如舊制
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劒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踢（踢音口以金鐶器也）
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授人吏以爲市樸儻臨終奏乞罷之明
帝從之
明帝永平十一年漯湖出黃金盧江太守取以獻
章帝建初二年詔齎相省冰綺方空穀吹綸絮（繒齊有三服官令省）
和帝詔太官勿受遠國珍羞
舊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險阻死者繼路時
臨武長汝南唐羌躡接南海乃上書陳狀詔曰遠國珍羞本以
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本其勑太官勿復受獻
安帝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太官口食
和熹鄧后詔蜀漢鉔器九帶佩刀並不復調（鉔音口以金鐶器也）
順帝永建四年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大官減膳珍玩不御
而桂陽太守文龍采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還之
晉武帝時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帝焚之於殿前乃敕內外敢有
獻奇技異服者罪之
隋煬帝龍舟幸江都所過州縣五百里外皆令獻食多者一州至百
輦極水陸珍奇後宮獻歌將發之際多棄把之　帝至江都江淮郡
官謁見者專問禮餉豐薄豐則超遷丞守薄則率從停解江都郡丞
王世充獻銅鏡屏風迭通守歷陽郡丞趙元楷獻異味迭江都郡丞

由是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父爲盜賊所掠內爲郡縣所賦生
計無遺
唐制州府歲市土所出以爲貢其價視綃之上下無過五十匹異物
滋味名馬鷹犬非有詔不獻有加配則以代租賦
中宗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蘇瓌獨不進及侍宴宗晉
卿嘲之帝默然瓌曰宰相燮和陰陽代天治物今粒食踊百姓不足
臣誠不稱職不敢燒尾
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千秋節郡臣皆獻寶鏡張九齡以爲以鏡自照
見形容如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
金鏡錄上之
代宗時生日端午四方貢獻至數千萬者加以恩澤諸道多尚侈麗
以自媚
德宗既平朱泚之後隔意聚斂藩鎮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
節度使韋皐有月進江西觀察李兼有月進佗如杜亞劉贊王緯李
騫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財物
所在州府及廵院皆得擅留或獨容吉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
菓往往私自入所進纔十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得
遷官
李德裕爲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修用無度詔浙西上腦盞樑具德
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
又敕令禁諸州羨餘無送便令歲經費常少十三萬緡用褊急所
需脂蠟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
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與不疲
人不斂怨則前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時罷進獻不閱月而來貢
使足相接于道故德裕推一以諷佗又詔索盤條綾綺千匹復奏
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詔嘉歎玄

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鵁鶄翠鳥沂州刺使倪若水言之即見褒納
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簫及益州蘇頲不奉詔帝不之
罪夫鵁鶄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
如此今獨無之且立鵁天馬盤條搏豹文彩怪麗惟東與當御今
廣用千匹臣所未諭優詔爲停
憲宗禁無名貢獻而至者不甚却翰林學士錢徽論罷之帝容戒
後有獻毋入右銀臺門以避學士
宣宗時右補闕張潛奏藩府代移之際皆求羨餘爲課績朝廷因爲
甄奬夫財賦有常非重取於民刻削軍士則安得羨餘南方諸鎮不
舉皆由此也數故一生所蓄既遭焚掠發兵費又百倍然則朝廷何
利焉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斂不咸粮賜獨鄭游宴省浮費而能
致羨者然後可賞也上嘉納之
致堂胡氏曰憲宗喜進奉上承乃祖代德之弊然當朝多賢相繼
論列雖寔不能革猶文爲之禁穆敬而後遂無復諫者非無進奉
也蓋以爲常例矣故李德裕收諸道助軍錢帛入備邊庫然因私
獻以爲公家費藁之次也觀張潛疏則益信羨餘之進累朝相襲
明矣雖然潛之言曰長吏不增賦斂不減粮賜獨鄭游宴省浮費
而能致羨然後賞之審如是將安取餘且方鎮專制境內其倚法
以削朝廷何自而猶之羨餘之名存而甄奬之令在彼曰此皆鄭
省所得而非增削所致也悅其名不去其實病源曷療不若禁絶
羨餘無得進奉則民瘼庶乎其少損焉

唐天下諸郡每年常貢

通典按令文諸郡貢獻皆取當土所出准絹爲價多不得過五
十疋並以官物充市所貢至薄其物易供聖朝常制於斯在矣
其有加於此數者亦折租賦不別徵科

睢陽郡貢絹二十疋
潁川郡貢絹十疋 蘇心簟六領 今許州
濮陽郡貢綿二十疋 今濮州
北海郡貢棗柟石 仙文綾十疋 今青州
汝南郡貢漆絲綾十疋 今豫州
淄川郡貢防風五十斤 理理石五斤 今淄州
魯郡貢銀花綾十疋 紫英白二十兩 今兗州
臨淮郡貢綿二十屯 紫布十疋 今泗州
東海郡貢赭布十疋 今海州
琅琊郡貢紫石英二十兩 今沂州
東牟郡貢牛黃百二十兩 水紫菜十觔 今登州
河內郡貢平紬十疋 今懷州
汲郡貢綿二百兩 今衛州
廣平郡貢平紬十疋 今永州
信都郡貢絲二十疋 綿二十屯 今冀州
饒陽郡貢絹二十疋 今深州
東萊郡貢牛黃百二兩 今萊州
景城郡貢細葛四領 細柳箱六十合 博
博陵郡貢細葛十三疋 今定州
趙郡貢綿五十疋 今趙州
博平郡貢細二十疋 今博州
上谷郡貢蜜百斤 今易州
北平郡貢漆列子四斤 今平州
媯川郡貢麝香十顆 今媯州
柳城郡貢麝香十顆 今營州
安東都護府貢人參五斤
靈昌郡貢綿二十疋 今滑州
譙郡貢絹二十疋 今亳州
濟陰郡貢紬二十疋 今曹州
淮陽郡貢紬二十疋 今陳州
東平郡貢絹二十疋 今鄆州
臨淄郡貢綠縑十五疋 今淄州
彭城郡貢綿二十疋 今徐州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高州
汝陰郡貢綿二十屯 今潁州
燉煌郡貢綵子十具 毛氈 今沙州
高密郡貢貲布十端 牛黃一斤 今密州
范陽郡貢絁二十疋 今涿州
魏郡貢白綸絁八疋 白平綸八疋 今貝州
鄴郡貢絲十疋 單丁綾十疋 今相州
清河郡貢乾地黃十斤 今貝州
平原郡貢紬二十疋 今德州
河間郡貢絹三十疋 今瀛州
常山郡貢綵六百野 羅二十疋 今定州
武威郡貢野馬皮五張 白 麥十石 今涼州
安西都護府貢胡粉五斤 雄黃五領
北庭都護府貢海牙角五隻 連雲鳳牛筒 阿魏戴根一斤
交河郡貢氈布十端 本西州
西平郡貢狗牙角十隻 今鄯州
燉煌郡貢綵子十具 毛氈 今沙州
金城郡貢氈花氈十領 龍鬚席六領 今蘭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挺 今成州
武都郡貢蠟燭十挺 雲母 綠青 本武州
懷道郡貢銀金十兩 散金十兩 本宣州
合川郡貢麝香 千顆 今巴州
伊吾郡貢海牙角五隻 銅鏡大五面 今伊州
廣陵郡貢雲母紙五十領 錦被五十領 紫檀木十張 螺鈿木胡床二 交趾貢金五斤 生金屑 副 黃熟銅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綾布三疋 今安州
義陽郡貢綿十疋 今申州
新春郡貢白苧布十五疋 烏紗帽 今新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壽春郡貢綾布十疋 生布卧單五十領 今壽州
淮陰郡貢紵布十疋 今楚州
江陵郡貢白紵布二十疋 檳榔皮九十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永陽郡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鄂州
南陽郡貢綾布十疋 今鄧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貢鉆金五兩 乾桑六斤 柏仲二斤 紙四張十四斤 蜜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均州
天水郡貢紫瑞麻大線 苦蘆四斤 今秦州
晉昌郡貢草鼓子 野馬皮 羚羊角 胡粉皮 今瓜州
隴西郡貢麝香十顆 春酒 今鄯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斤 胡麻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安鄉郡貢麝香二十顆 今高州
和政郡貢紬絁各一疋 今岷州
臨洮郡貢麝香十顆 今洮州
寧塞郡貢綠金二兩 大黃 羌活 今鄯州
張掖郡貢野馬皮十張 狗毛毯二領 今甘州
酒泉郡貢肉蓯蓉二斤 胡麻 野馬皮兩張 今肅州
龍西郡貢麝香十顆 春酒 今鄯州
淮陽郡貢紬二十疋 今陳州
東平郡貢綿二十疋 今鄆州
臨淄郡貢綠縑十五疋 今淄州
濟陰郡貢綿二十疋 今曹州
汝陰郡貢綿二十屯 今潁州
同谷郡貢蠟燭十挺 今成州
合川郡貢麝香 千顆 今巴州
伊吾郡貢海牙角五隻 銅鏡大五面 今伊州
廣陵郡貢雲母紙五十領 錦被五十領 紫檀木十張 螺鈿木胡床二 交趾貢金五斤 生金屑 副 黃熟銅 今揚州
安陸郡貢青綾布三疋 今安州
義陽郡貢綿十疋 今申州
新春郡貢白苧布十五疋 烏紗帽 今新州
歷陽郡貢麻布十疋 今和州
壽春郡貢綾布十疋 生布卧單五十領 今壽州
淮陰郡貢紵布十疋 今楚州
江陵郡貢白紵布二十疋 檳榔皮九十斤 烏梅肉十斤 今荊州
永陽郡貢苧練布十五疋 今鄂州
南陽郡貢綾布十疋 今鄧州
上洛郡貢麝香三十顆 今商州
安康郡貢鉆金五兩 乾桑六斤 柏仲二斤 紙四張十四斤 蜜一石 雷丸五兩 今金州
武當郡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今均州
弋陽郡貢葛十疋 生石蜜六斤 今光州
廬江郡貢紵布十疋 石蜜六斤 今廬州
同安郡貢綾五十疋 石蜜二斤 今舒州
鍾離郡貢紵布十疋 今鳳州
齊安郡貢紵布十端 黃蜜一斤 今黃州
漢陽郡貢麻貲布十疋 今沔州
襄陽郡貢五色綾一疋 神皮九十張 鹿角膠十斤 今襄州
房陵郡貢麝香二十顆 雷丸 石膏 今房州
淮安郡貢綿十疋 今楚州

漢東郡 貢皺十疋 葛五疋 今隨州
澧陽郡 貢紵子四百頭 橘子四百頭 臨元紵十疋 今澧州
雲安郡 貢蠟百斤 今夔州
武陵郡 貢紵練布十端 今朗州
夷陵郡 貢柑子二千顆 五加皮二斤 紵布一斤 今峽州
南賓郡 貢蕉黃布四領 綿紬五疋 今忠州
巴東郡 貢蠟四十斤 今歸州
通川郡 貢綿紬三疋 蜂蜜九斤 今通州
巴川郡 貢紵布十疋 葛子二百顆 今渝州
洋川郡 貢白縠十疋 今洋州
益昌郡 貢紵布十疋 今利州
盛山郡 貢綿四十斤 車前子一斗 今開州
南平郡 貢葛五疋 今涪州
南浦郡 貢金五兩 今豐州
臨元紵十疋 今臨州
竟陵郡 貢白苧布一端 今復州
富水郡 貢白苧布十端 今郢州
漢中郡 貢紅花一斤 麻黃一斤 今興州
順政郡 貢蠟六千斤 今興州
清化郡 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河池郡 貢蠟百斤 今鳳州
咸安郡 貢綿紬十疋 今通州
始寧郡 貢綿紬十疋 今巴州
符陽郡 貢蠟五十斤 柳子一百顆 今隆州
丹陽郡 貢大文綾七疋 水方紋八疋 今商州

涪山郡 貢紅十疋 貢子木十斤 今長州
晉陵郡 貢細葛十疋 布十疋 今常州
吳郡 貢細葛十疋 白石英二十兩 畫扇五十張 蠟燭一百挺 今蘇州
餘杭郡 貢白編蔗十疋 蠟燭一百挺 今杭州
餘姚郡 貢甜子百枚 今明州
新定郡 貢文綾二十疋 竹瀝一合 今睦州
信安郡 貢綿百屯 紙十千張 今衢州
東陽郡 貢紬六十疋 葛布一千疋 今婺州
會稽郡 貢宋紗十兩 白編蔗十疋 蠟燭黃蜜五十斤 蠟燭黃蜜五斤 今越州
新安郡 貢布二十端 今歙州
清源郡 貢綿二百兩 今泉州
臨汀郡 貢蠟燭千條 今汀州
長樂郡 貢葛二十疋 海蛤一斤 今福州
建安郡 貢練二千疋 綠十疋 今建州
漳浦郡 貢蠟燭百挺 甲香五斤 今漳州
潮陽郡 貢蕉十疋 鍾乳十枚 鍾乳牌十枚 朱砂 今潮州
宣城郡 貢白紵布十疋 今宣州
豫章郡 貢葛十五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零陵郡 貢白紵布十疋 石鐘乳二百顆 今永州
桂陽郡 貢白紵布二十端 陰屋十斤 今郴州
皇陽郡 貢葛十疋 生石斛十斤 今江州
衡陽郡 貢雙金十四兩 今衡州
宜春郡 貢白紵布十疋 今袁州
邵陽郡 貢銀二十兩 今邵州
唐安郡 貢羅二十疋 今蜀州
德陽郡 貢綿紬十疋 紵布十疋 今德州
梓橦郡 貢綾十六疋 今梓州
普安郡 貢綿布十疋 蠟黃蜜六顆 今劍州
資陽郡 貢雙金七兩 柑子不限多少 今資州
通化郡 貢蠟燭十枚 麝香十枚 麝香三枚 今夷州
越雋郡 貢沙布十疋 麝皮十張 今西昌州
遂寧郡 貢綿紬十疋 白紵布五十疋 今遂州
仁壽郡 貢細葛五疋 今眉州
盧山郡 貢金 落鬚水 今雅州
陽安郡 貢綿紬十疋 柑子不限多少 今簡州
洪源郡 貢荊皮一石 今富州
同昌郡 貢麝香十顆 今蒲州
臨翼郡 貢麝香三十四顆 紋犀尾五斤 當歸十斤 今翼州
維川郡 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羌活十斤 今維州
靜川郡 貢麝香六顆 牦牛尾五斤 今靜州
雲山郡 貢麝香十顆 牦牛尾二斤 今黎州
黔中郡 今黔州
靈溪郡 貢紫紗十斤 茶芽二百斤 今溪州
歸誠郡 貢麝香六顆 牦牛尾五斤 今巫州
恭化郡 貢麝香二十顆 當歸十斤 今黎州
和義郡 貢布六疋 今黎州
蓬山郡 貢麝香十顆 當歸十斤 今蓬州
盧溪郡 貢光明砂四斤 今辰州
豫章郡 貢葛十五疋 柑子六千顆 今洪州

灃陽郡 貢斐金八兩 今巫州
清江郡 貢夢連十斤 蜆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蜆五十斤 今思州
龍溪郡 貢蜆二十斤 今業州
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蜜沉香二十五斤 藤簟二合 竹簟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十疋 蜜蠟二十枚 翠尾二百合 紅皮一十斤 今安南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辨州
海康郡 貢蜂蜜四疋 今雷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今貴州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臨封郡 貢銀一十兩 石斛十八斤 今封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定川郡 貢絲二十兩 今牢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横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龍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海豐郡 貢玉色藤鏡座一具 蜜煎薑皮二 蜜煎一 今瀧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鬱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郴州
清江郡 貢夢連十斤 蜆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蜆五十斤 今思州
龍溪郡 貢蜆二十斤 今業州
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蜜沉香二十五斤 藤簟二合 竹簟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十疋 蜜蠟二十枚 翠尾二百合 紅皮一十斤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辨州
海康郡 貢蜂蜜四疋 今雷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臨封郡 貢銀一十兩 石斛十八斤 今封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定川郡 貢絲二十兩 今牢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横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龍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海豐郡 貢玉色藤鏡座一具 蜜煎薑皮二 今瀧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鬱陽郡 貢光明砂一斤 今郴州
清江郡 貢夢連十斤 蜆十斤 黃子二百顆 今涪州
寧夷郡 貢蜆五十斤 今思州
龍溪郡 貢蜆二十斤 今業州
南海郡 貢生沉香七十斤 甲香三十斤 石斛二十斤 蜜沉香二十五斤 藤簟二合 竹簟五領 今廣州
始安郡 貢銀百兩 今桂州
安南都護府 貢蕉十疋 蜜蠟二十枚 翠尾二百合 紅皮一十斤
普寧郡 貢朱砂二十斤 水銀二十斤 今容州
臨賀郡 貢銀三十兩 今賀州
高要郡 貢銀二十兩 今端州
新興郡 貢銀五十兩 蕉五疋 今新州
陵水郡 貢銀二十兩 今辨州
海康郡 貢蜂蜜四疋 今雷州
潯江郡 貢銀二十兩
開江郡 貢班布五端 今富州
臨封郡 貢銀一十兩 石斛十八斤 今封州
招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羅州
定川郡 貢絲二十兩 今牢州
寧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横州
開陽郡 貢石斛三斤 銀二十兩 今龍州
平琴郡 貢銀二十兩 今平琴州
連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義州
寧仁郡 貢銀一十兩 今黨州
龍城郡 貢銀二十兩 今柳州
海豐郡 貢玉色藤鏡座一具 蜜煎薑皮二 今瀧州
晉康郡 貢銀二十兩 今康州

蒙山郡 貢銀金十兩 今蒙州
修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武緣州
南陵郡 貢銀二十兩 石斛十小斤 今昏州
日南郡 貢象牙二根 犀角四枝 翠羽二十斤 金海漆香四石 今瞻州
懷德郡 貢銀二十兩 今貴州
象郡 貢銀二十兩 今象州
感義郡 貢銀二十兩 今藤州
合浦郡 貢銀二十兩 今廉州
玉山郡 貢琥珀二具 龍皮六十斤 甲香二斤 今陸州
同昌郡 貢石斛二十小斤 銀二十兩 今勝州
懷澤郡 貢細白芋布十端 今貴州
恩平郡 貢銀二十兩 今恩州

朱崖郡 貢細二十兩 今瓊州 萬安郡 貢銀二十兩 今萬州
延德郡 貢藤盤 今儋州

右通典所載唐朝諸郡土貢物件比唐書地里志所言各郡土貢微有不同又宋史地里志及會要亦各有土貢物件與唐亦小異今除土產已見地里攷餘不悉錄而罷免獨除之云 唐天寶諸土宇產於宋不悉著宋史所載詳見地里攷

後周太祖命王峻疏四方貢獻珍美食物下詔悉罷之詔略曰所奉詔旨與其名物則不容不悉著之中甚為無用之物止於朕躬所損彼於黔庶又曰積於有司之中甚為無用之物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詔文武官及致仕官僧道百姓自今長春節及他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老重兵多以賦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太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己或私納貨賂名曰貢奉用冀恩賞上始即位猶循前制牧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普為相勸上革去其弊是月申命諸州度支給費外九金帛悉送都下以助軍實無得占留方鎮閫帥守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閒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又置轉運使通判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於上外權削矣

乾德四年罷光州歲貢鸂鶒故養鷹戶

開寶五年詔罷荊襄道貢魚鮨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容州初貢珠

自廢媚川都禁民采珠未幾官復自采容州海渚亦產珠仍置官掌之至是加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真宗咸平二年內侍裴愈因事至交州謂龍花蓆難得之物宜充貢本州遂以為獻上怒黜愈緣崖州仍絕其貢 是歲又減罷劒門龔

賀等五十餘州土貢又罷三十餘州歲貢茶
仁宗天聖四年都川峽獻織綺　又詔罷夔州琉璃紫貝等貢
神宗元年上出諸州貢物名件自漳州山姜花萬朵已下至同州棉
梓二十顆九四十三州七十種慮其耗蠹民力詔罷之
諸路進奉金銀錢帛共二十七萬三千六伯八貫疋兩　金二千一
百兩　銀一十六萬五千四百五十兩　折銀錢一萬八千二百五
十九貫七十七文　疋帛八萬七千八百疋　同天鄧進奉一十二
萬七百四十三貫疋兩　京東路金二百兩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
四千三百二十四貫七百文絹七千三百疋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
七千一百兩折銀錢二千六百九貫四百七十五文　淮南路銀九
千二百五十兩折銀錢一千七十九貫三百二十一文　兩浙路銀
一萬一千八百兩絹五千五百疋　江南東路金一千兩銀六千兩
折銀錢五百八十貫絹四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四千五百兩絹
二千五百疋　荆湖南路銀九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八千一百
兩　福建路銀一萬四千兩　廣南東路銀四千兩　江淮荆浙發
連使副銀各五百兩　江淮等路提點鑄錢司銀一千兩

南郊進奉一十五萬二千八百六十五貫疋兩　京東路金七百兩
絹一萬三千疋折銀錢六百五貫文　京西路金一百兩銀一千三
百兩絹一萬一千五百疋折銀錢二十一百一十貫　淮南路銀三
千五百兩折銀錢六千一百三十九貫五百一十二文絹一萬五千
疋　兩浙路銀九千五百兩絹八千五百疋羅一千疋　江南東路
銀五千五百兩折銀錢五百八十一貫一百六十九文絹九千疋
江南西路銀一萬五百兩絹四千疋　荆湖南路銀一千三百兩
荆湖北路銀七千八百兩絹五百疋　福建路銀二萬三千兩　廣
南東路銀三千兩　廣南西路銀五百兩錢一百三十貫文
右係畢仲衍中書備對所述元豐間諸路聖節南郊進奉金

帛之數內阿天節江南東路進奉金一千兩即乾道間洪文
敏公奏乞蠲減曉州聖節貢金而壽星特旨減七百兩者是
也蓋承平時聖節天下進奉通該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
獨當一千兩而江東之一千兩則又止曉州一郡所出云
徽宗政和七年置提舉御前人船所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
有應奉又有不待旨但送物至都計會官者以獻大率靈壁太湖慈
口溪武康諸石二浙奇竹異花海錯福建荔枝檳榔龍眼南海柳實
發菜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菓木皆越海渡江毀橋梁鑿城郭而至
相之皆生而異味珍苞則以健步捷走輦甚遠數日即達色香未變
也乃作提舉淮浙人船所命內侍鄧文浩領之蔡京以暴備東封船
二千艘及廣海兵士四營又增制作達駕人乞詔人船所比直達綱
法自後所用即從御前降下使係應奉人船所數貢入餘皆不許妄
進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常貢時新口味果實之類所在因緣更相饋
送擾擾為甚其令禮部措置除天地宗廟陵寢薦獻所須外餘並罷
又詔天下土貢如金銀疋帛以供宗廟祭享之費用以贍官兵之請
給不可闕者依格起發外其餘藥材海錯卯用火筋裴陽府瀝器象
州藤合楊州照子之類一切罷之餘乞蠲免大禮銀絹戶部奏展
紹興四年先是和州言本州殘破之餘乞蠲免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
半年中書舍人王居正言生民及大禮進貢乃臣子饗上之誠初非
朝廷取於百姓若民力無所從出合預降詔曲加慰諭止其進奉則
君臣恩禮兩盡既不能然至使州縣自乞蓋已非是矧又不許臣切
以為過矣望特賜蠲免仍詔戶部淮南諸郡如合行除放不須令本
處尋申請庶使恩意自出朝廷人知感悅乃詔淮南州軍進奉大
禮銀絹並蠲之
紹興二十六年詔罷臨安府歲貢御服綾一百疋

鄱陽 馬端臨 貫與 著

國用考

王制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抄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爲出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防凶荒之備給祭用數之仂算今年一歲經用爲出一也喪用三年之仂喪大事用三歲之仂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暴猶耗也浩猶饒也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

周官太宰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邦都之賦三曰四郊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財貨之泉也幣帛之屬一名幣餘

謂賦口率出泉物人夫家之泉藏時益其夫家之泉師田其財皆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一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非民也關市山澤謂占賣園中之作幣孟百官所用之幣餘謂占賣園中之作幣孟百官所用之幣餘各入其所有以當賦泉之數

按此九賦先鄭以爲地賦後鄭以爲口賦然關市郎邦中之地也山澤郎四郊以下之地也一地而再稅之可乎關市郎邦中之人也山澤郎四郊以下之人也一人而再稅之可乎後鄭雖有末作增賦之說然於幣餘一項尚覺牽強且居關市及山澤之民未必皆能占會百物以取利者也盡從而倍征之可乎愚以爲自邦中至邦都皆取之於民者其或爲地賦或爲口賦不可知也關市以下則非地賦亦非口賦乃貨物之稅也關市者貨之所聚故有賦如後世商稅是也山澤者貨之所出故有賦如後世榷鹽榷茶之類是也幣餘則如

後世領官物替運之類故取其息息即賦也故名之曰九賦焉

而太宰摠其綱焉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劬稍之式八曰匪頒之式（匪分也謂頒賜也）九曰好用之式（頒財所賜予式頒用財之節）

大府掌九貢九賦九功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若財也）頒其賄于受用之府（若財也）凡官府都鄙之吏及軍事者受財用焉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謂先給九式及弔用足所藏之外若有餘財乃可以共玩好明之）凡邦之賦用取具焉歲終則以貨賄之入出會之

先公曰周官天下之財只有三項九貢是邦國之貢據經以待王弗末遠兵二十萬人仰縣官衣食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又一切稅吏民皆三十而取一又公卿以下至郡縣吏皆俸養軍馬（馬日磅古作磅）煙起（看了許多死傷）吏蓋復以與民（轉令百姓長之民）相因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民無以自存盜賊蠭起

漢兵攻莽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尚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尚方禦府各有數匿長樂御府及都內平準都藏錢帛珠玉財物甚衆莽愈愛之拜前軍九人皆虎爲號將精兵而東幼其妻子宮中以爲質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鬬志

更始都長安居安樂宮府藏完全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則案堵復故

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赤眉入關立劉盆子遂燒長安宮室市

里害
更始長安爲虛城中無人行
東漢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了各具別之遠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爲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部丞一人主帑藏太倉令一人主受郡國傳漕穀
世祖建武六年詔田租三十祖一如舊見田賦門
肅宗時張林請置鹽鐵均輸官見征榷門
舊大官湯官給用歲且二萬萬餘太后詔殺省珍費自是裁數千萬
漢故事供給南單于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
桓帝時段熲言求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給七年用八十餘萬億今若以騎五十步萬人車三千兩三冬二夏無慮用費五十四億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二年鼓修宮錢
中常侍張讓趙忠說帝斂天下田畝十錢以修宮室又令西園騶分道督趣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諝價然後得去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太守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至孟津上書極諫當世之失即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修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內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藏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
帝多蓄私藏收天下之珎每郡國貢獻先輸中府名爲導行費中府內

也導引也貢獻外別有所入以爲所獻希之引道也
呂強上疏諫曰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尚方欲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
獻帝即位董卓却遷長安卓誅死李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爲戰地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唉白骨盈野帝出太倉米豆爲飢民作糜於御前自加臨給及東歸至安邑鄉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爲糧糧長安垣壞建安元年駕至洛陽百官披荊棘而居州郡各擁強兵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采掠或不能自反死於壍巷

晉武帝平吳之後世罷兵平物流貴府宮闈增飾服翫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珠寶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荒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鷄以給其布衾兩幅屢綴三千以爲車駕之資焉 懷帝爲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煙火飢人自相啖食 愍皇西宅餒饉仍多斗米二金死人太半劉聰陳兵內外斷絕十餅之麴屑而供御君臣相顧揮涕
元帝渡江軍士創草蠻敗股布不可恒準中府所儲布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銳挺亂淮南帝懼其侵逼乃詔方鎮能斬勒首者賞布千疋云
蘇峻既平帑藏空竭庫中唯有綵數千端闇之不售而國用不給王導患之乃與朝賢俱製綀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綀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自元帝寓居江左僑立郡縣諸蠻陬俚洞霑沐王化者各隨輕重

收其賤物以裨國用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見田賦門
後魏自孝明帝正光後國用不足乃先折天下六年租調而徵之百姓怨苦有司奏斷百官常給之酒計一歲所省米穀麴有差見權酤門爾後寇賊轉衆諸將出征相繼奔敗帑藏空竭有司又奏內外百官及諸蕃客廩食肉悉三分減一計歲終省肉百五十九萬九千八百五十六斤米五萬三千九百三十二石

魏自永安之後政道陵夷寇亂寔繁農商失業官有征伐皆權調於人猶不足以相資奉乃令所在迭相糾發百姓愁怨無復聊生六鎮擾亂相率內徙寓食齊晉之郊葛榮尒朱武因之以成大業魏武西遷連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迁都于鄴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逐豐稔之歲折絹粜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於滄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鹽官以煮鹽每歲收錢軍國之資得以周贍

北齊武成時用度轉廣賜予無節府藏不足以供乃減百官之祿徵軍人常廩併省州郡縣鎮戍之職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並不給幹（南齊以有禮執者今秘侯門僕之屬）以鄧國用之費焉

隋文帝開皇時百姓承平漸又繁滋河南自潼關河北自蒲坂至于京師相屬于道晝夜不絕數月帝又躬行鄧儉益寬徭賦平江表頒賞萬計優崇十二年有司上言庫藏皆滿帝曰朕既薄賦於人又大經賜用何得爾也對曰用處常出納處常入略計每年賜用至數百萬段曾無減損乃更開左藏之院構屋以受之詔曰既富而教方知廉恥學者信利國之良規而非迁闊之談也漢隋二文帝皆以恭儉朴儉富其國漢文師黃老隋文任法律而所行暗合聖賢如此後之談孔孟而行管商者乃曰苟善理財雖以天下自奉可也而其黨遂倡為豐享儉大惟王不會之說飾六藝文致言以誤人國家至其富國強兵之效則不逮隋遠甚豈不繆哉

唐貞觀時馬周上疏曰隋室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王世充據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向使洛

口東都無粟帛則王世充李密未能聚大衆但貯積問有司之
常事要當人有餘力而後收之若人勞而強斂之更以資寇積
之無益也
唐天寶以來海內富實天下歲入之物租錢二百餘萬緡粟千九百
餘萬斛庸調絹七百四十萬匹綿百八十餘萬屯布千三十五萬餘
端天子驕於侈樂而用不知節大抵用物之數常過於所入於是錢
穀之臣始事朘削太府卿楊崇禮句剝分銖有欠折損者州縣督
送歷年不止其子慎名知京倉亦以苛刻結主
恩王鉷爲戶口色役使歲進錢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寶大
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安祿山反楊國忠以爲正庫物不可以給士
遣御史崔衆至太原納錢慶僧尼道士旬日得萬緡而已自兩京陷
沒民物耗弊肅宗即位籍江淮富商貲財時第五琦以錢穀得見
請於江淮置租庸使明年宰相裴冕以天下用度不足諸道得召人

納錢給空名告身授官勳邑歸度道士僧尼不可勝計納錢百千賜
明經出身商賈助軍者給復
故事天下財賦歸左藏而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時
京師豪幹假取不能禁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請貨歸大盈庫供天
子給賜主以中官白是天下之財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得程其多少
楊炎既相德宗上言財賦邦國大本生人之喉命天下治亂輕
重係焉先朝擅制以中人領其職五尺竪操邦之柄豈儉盈虛
雖大臣不得知無以計天下利害臣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給
費一歲幾何量數奉入不敢問帝從之乃詔歲中裁取以入大盈
庫度支具數先聞
初轉運使掌外度支使掌內永泰二年分天下財賦錢穀常平轉運
鹽鐵置二使東都畿內河南淮南江東西湖南荊南山南東道以轉
運使劉晏領之京畿關內河南剡南山南西道以京兆尹判度支第

五琦領之及琦貶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轉漕與晏分治時田疇有助
收西京功代宗廣運與爲婚歲送馬十萬匹而
中國財竭歲負萬價魚朝恩元載擅帝誅朝恩復與載貳君臣猜
閒不協遹計兵食置而不議者幾十年諸鎮擅地結爲表裏日治兵
繕壘天子不能繩其法專留意祠禱糜帑玉寫浮屠書度支廣賜僧
巫歲鉅萬計時朝多留事經歲不能遷置客省以居上封事不足采
者蕃夷貢獻未報及失職未敘者食度支數千百人德宗即位用宰
相崔祐甫拘客省者出之食度支者遣之歲省數萬計
自至德以後天下兵起因以飢亂百役並興人戶凋耗版圖空虛軍
國之用仰給於度支轉運使四方征鎮又自給於節度都團練使賦
斂之司數四莫相統攝綱目大壞朝廷不罷覆諸使不能覆諸
州四方貢獻悉入內庫權臣巧吏因得旁緣公託進獻私爲盜竊動
萬萬計河南山東荊襄劒南重兵鄭皆厚自奉養王賦所入無幾科

斂凡數百名歷者不削重者不去新舊仍積不知其涯百姓竭膏血
鬻親愛旬輸月送無有休息吏因其苛蠹食于人富者得免貧者丁
存故課免於上而賦增於下楊炎爲相乃請爲兩稅法以均之自此
吏不能容姦權歸朝廷 詳見田賦門
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竭嘗遣卒視賦以苦寒乞燔不能致剔親王
帶金而鬻之朱泚既平乃厲意聚斂常賦之外進奉不息劒南西川
鄧慶使常袞有日進江西觀察使李兼有月進他如杜亞劉贊王緯
李錡皆徵射恩澤以常賦入貢名爲羨餘至代易又有進奉戶部錢
物所在州府及巡院皆得擅留或矯旨加斂或減刻吏祿或貶鬻
疏渠徑徑私自入所進纔什二三無敢問者刺史及幕僚至以進奉
得遷官繼而裒延藪用事益爲天子積私財生民重困又爲宮市 見征榷門

朱此階位長安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

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及六軍從車駕及哥舒曜李晟者皆給其衣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悔有司之橫歛焉

裴延齡領度支奏左藏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即是羨餘悉應移入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以供別敕支用太府少卿韋少華不伏上不許亦不罪少華

司馬溫公有言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潦則秋旱善哉言也後世多慾之君聚斂之臣苛政橫歛民力不堪而無所從出於是外則擅留常賦以爲進奉內則妄指見存以爲羨餘直不過上下之間自相欺蔽耳德宗借軍興用度不足之名而行間架陌錢諸色無藝之征歛乃復不能稍豐涇原軍士之廩餼以致奉天之難至委其厚藏以遺朱泚平而府庫尚盈人皆追悔橫歛而帝方懲奉天儲蓄空竭益務厚藏不知所以致難之由非因之財蓋知聚而不知散乃慾府也不明之君可與言哉

憲宗時分天下之賦以爲三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宰相裴垍又令諸道觀察鄧慶調賢取於所治州不足則取於屬州送使之餘與其上供者皆輸慶支時四德宗府庫之積天子頒賜及劉闢李錡平誓藏皆入內庫方鎮于頓王鍔進獻其厚帝愛之李絳言其非宜帝喟然曰誠知非至德事然兩河中夏貢賦之地朝覲久廢河湟陷沒烽候列於郊甸方刷祖宗之恥不忍重歛於人也然不知進獻之取於人重矣其後皇甫鎛王遂李巽程异用事益務聚歛諸道貢獻尤甚

會昌末置備邊庫收慶支戶部鹽鐵錢物宣宗更號延資庫初以慶

支郎中判之至是以爲宰相其任益重戶部歲送錢帛二十萬慶支鹽鐵送者三十萬諸道進奉助軍錢皆輸焉

元和中供歲賦者浙西浙東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戶百四十四萬比天寶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萬加天寶三之一通以二戶養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田廣無上供至長慶戶三百三十五萬而兵九十九萬率三戶以奉一兵至武宗即位戶二百一十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會昌末戶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宣宗既復河湟天下兩稅推酒茶鹽歲錢入九百二十二萬緡歲之常費率少三百餘萬有司遠取後年乃濟及郡益起諸鎮不獲上計云

李吉甫爲元和國計簿及中書奏疏以天下郡邑戶口財賦之入較吏祿兵廩商費僧道之數大率以二戶而資一兵以三農而養七游手

後唐莊宗既滅梁宦官勳帝分天下財賦爲內外府充給費方鎮貢獻者入內府充宴游及給賜左右於是外府常虛竭無餘而內府山積及有司辦郊祀之勞軍錢郭崇韜頗受藩鎮饋遺或諫之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藉外財但僞梁之世賄賂成風今河南藩鎮皆梁舊臣主上之仇讎也若拒其意能無恐乎吾特爲國家藏之私室耳至是首獻勞軍錢十萬緡因言於上曰臣已傾家所有以助大禮願陛下亦出內府之財以賜有司上默然久之曰吾晉陽自有儲蓄可令租庸輦取以相助於是取李繼韜私第金帛數十萬以益之（繼韜時以據北）軍士皆不滿望始悉恨有離心矣

路王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閱府庫實金帛不過三萬匹兩而賞軍之費應用五十萬緡乃率京城民財數日僅得數萬緡執政請據屋爲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晝夜督責囚係滿獄貧者

至自經死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騎色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繼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言於帝曰切思自長興之季賞費亟行卒以是驕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贍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專係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帝以為然軍士無獻猶怨望

宋太祖皇帝乾德三年詔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無得占留自唐末兵興方鎮皆留財賦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疆境迫蹙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奉太祖周知其弊後藩郡有闕輒命文臣權知所在場務或以京朝官廷臣監臨於是外權削而利歸公上條禁文簿漸為精密

六年詔諸州通判官粮料院至任並須躬自檢閱帳籍所列官物

不得但憑主吏管認文狀

是歲置封樁庫國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荊湖下西蜀備積充羨始於講武殿別為內庫號封樁庫以待歲之餘用

帝嘗曰軍旅飢饉當預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人乃置此庫太宗又置景福殿庫隸內藏庫揀納諸州上供物嘗謂左右曰此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約節異時用度有闕當復賦率於民耳朕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振給慶澤賜賚有司計度之所缺者必籍其數以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則償之淳化後二十五年間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

止齋陳氏曰國初平僭偽盡得諸國所藏之賦入內藏是後時時以州縣上供錢物入庫而不齊集守藏之臣每以為言上亦不察察也蓋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羅給費之餘或坊場課利不以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户部判官張諷核實諷取自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內庫餘福建廣東淮南江南東則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之間所入殊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庫撥金三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為永額然諷元奏治平以前諸路所貢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既合為元額矣在後中書再取旨以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轄金銀場治課利並依久例盡數上供入內庫則坑冶之入不理為左藏庫年額之數自是條制益嚴寖皆王安石之為也元豐元年敕諸路上供金銀錢帛令赴內藏庫內考委提刑拘催擅折變那移截留者徒二年不以赦原元祐詔令諸路坑冶課利七分起發赴內藏庫三分充漕計靖康改元三分復盡輸內藏矣

開寶元年詔諸道給舟車輦送上供錢帛

止齋陳氏曰國初上供隨歲所入初無定制而其大者在粮帛銀錢諸路米綱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為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粮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為多者為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絹綿綱雖不可攷以成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然而前朝理財務在寬大隨時損益非必盡取上供增額起於熙寧雖非橫斂然亦未為甚崇寧三年十一月始立上供錢物新額於是益重宣和元年户部尚書唐恪籍考諸路上供錢物之數荆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

萬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一十八貫匹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
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廣南東路三萬九十二萬四百二十一貫匹兩福建路
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
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
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
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
百三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
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
九十八貫匹兩成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
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
八十八貫匹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
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其取之民極矣方今版圖僅及承
平之半而賦入過宣和之數雖曰饟軍出不得已要非愛惜邦

本之道此寬民力之說所以為最先務也

按止齋此段足以盡宋朝上供之妻折上供之名始於唐之中葉蓋以大盜擾亂之後賦入失陷國家日不暇給不能攻毅加以強藩自擅朝廷不能制疑以立為上供之法僅能取其三之一宋興既已削州鎮之權命文臣與藩奉法補理而又承平百年枝籍一定大權在上既不敢如唐之專擅以自私獻入有程又不至如唐之聚亂而難攻則雖按籍而索鋤銖皆入朝廷未為不可然且猶存上供之名取酌中之數定為年額而其遺利則付之州縣椿管蓋有深意一則州郡有宿儲可以支意外不虞之警急二則寬於理財蓋陰以恤民承流宣化者幸而遷清介慈惠之人則止供輸送之外時可寬假以施仁不幸而遇貪鄙縱修之輩則郡計優裕之餘亦不致刻剥以肆毒所謂損上益下者也嗚呼仁哉

六年令諸州舊屬公使錢物盡數係省毋得妄有支費以留州錢物
盡數係省始於此

止齋陳氏曰自唐末方鎮厚斂以自利上供殊鮮或私納貨賂即名貢奉至是始盡係省按後唐天成年宣命於係省麴錢上每貫止二百文充公使同光二年莊宅使同光二年莊宅使同光二年莊宅

者此其所以窘束也後又以在州諸色錢類為一體封樁入便以便不盡
錢起發初嘉祐茶通商於是以六路茶本錢茶租茶稅錢封樁
入便若輒有支動即當職黜降不以自首迁官去官赦降原減
之限至是遂以七路諸色錢並依通商茶法矣元豐五年又以
上供年額外凡瑣細錢定為無額上供（謂坊場稅錢增添盐酒
息錢雜錢折斛錢頭子錢雜錢雜賣香雜賣雜賣折斗錢
賣鋼鐵鐵坯剩錢封樁錢水銀錢代支失陷實錢纖到錢銅鉛水脚
錢戶絕物帛錢）盖自係省而後有應在司有應在司而後有封樁而後起發盖
至熙豐係省初無窠名應在司最為冗長此元祐群臣所以深
罪王安石之紛更也
又詔諸州守臣非聖節進奉自餘諸般進奉錢物並留本州管係不
得押領上京聖節進奉始此
止齋陳氏曰謹按李燾續通鑑熊克九朝要略皆於乾德三年
權削而利歸公上矣盖約本志修入而實錄不著竊攷建隆以
來凡上供綱皆有元降者揮獨不見上件條貫唯至道四年二
月十四日敕川陝錢帛令本路轉運司計度只留一年支備其
剩數計綱起發上京不得占留盖平蜀後事也自餘諸州常切
約度在州以三年惟備為率外縣鎮二年偏僻縣鎮一年河北
陝西邊緣諸州不在此限江浙荆湖淮南西六路自來便錢州
月帳內將見錢除半支遣外並具單狀申奏諸州應係錢物合
供文帳並於逐色都數下具言元管年代合係本州支用申省
候到省日或有不係本州支用及數目浩大本處約度年多支
用不盡時下轉運司及本州相度移易支遣三司據在京要用
金銀錢帛諸般物色即除式樣遍下諸州府具金銀錢帛糧草
收支見在三項單數其見在項內開坐約支年月省司即據少
剩數目下諸路轉運司移易支遣及牒本州般送上京如有約

度不足去處許以收至諸色課利計置封樁以此參攷是歲進
奉約束并景德元年李燾所奏足見國初未嘗務虛外郡以實
京師今從實錄
按乾德三年有諸州金帛悉送闕下之詔今復有此詔疑若
異同而止齋遂以實錄不載前詔為疑盖唐末而方鎮至於
擅留上供之賦威令不行故也宋興而州郡不敢私用留州
之錢紀綱素立故也既欲矯猶敝則不容不下乾德之詔然
紀綱既已振立官吏知有朝廷則不妨歲之州郡以備不虞
固毋煩悉輸京師而後為天子之財也
詔官受倉場頭子錢之半（頭子錢本末見田賦門）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三終

鄱陽馬端臨貫與著

國用考

宋興而吳蜀江南荊湖南粵皆殫富強相繼降附祖宗因其富守以恭儉簡約方是時天下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熾外無夷狄金繒之遺百姓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修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户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益衆佛老夷狄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時百姓亦稍緩修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承之給費寖廣天聖初始命有司取景德一歲用度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初自祥符天書既降齋醮禁費甚衆至是始大省齋醮宴賜及減諸宮觀衛卒自是道家之奉有節士木之費省矣至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縣官之費益廣賈昌朝上言江淮歲運粮六百餘萬以一歲之入僅能充春月之用三分二在軍旅一在

冗食先所蓄聚不盈數載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倘有水旱軍戎之急計將安出於是詔省冗費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所賜之半著為式於是皇后嬪御宗室刺史各上俸錢以助軍帥亦寵左藏庫月進錢千二百緡公卿近臣亦減郊祠所賜銀絹著為式時三司使王堯臣取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寶元元年未用兵陝西錢帛粮草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一千一百五十一萬用兵後入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有奇蓋視河東北尤劇以兵屯陝西特多故也元昊請臣西兵既解而調用無所減即下詔切責邊臣及轉運司趣議蠲除科率稍裁屯兵還內地汰其老弱官爲養濬則并省之又命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汰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爲定式初真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寶元以後募兵益廣宗室蕃衍吏員歲增至是兵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員受祿者萬五千四百四十三祀南郊內外賞賚緡錢金帛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范鎮上言古者宰相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院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已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之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為國用則天下民力庶幾少寬至英宗治平二年內外入一億一千六百一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與焉

蘇軾乘別曰人君之於天下猶已以小民之家而推之夫民方其困窮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於十金之中寬然而有餘及其一旦稍畜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斬廣所入益衆而所欲益以不給不知罪其用之不節而以爲求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貪愈多而財愈不供此其爲惑未可以知其所終也盍亦反其始而思之夫鬻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爲病何以過此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之地至狹也然歲歲出師以誅討僭亂之國南取荆楚西平巴蜀而東下并潞其費用之衆又百倍於今可知也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則亦甚蔽矣夫爲國有三計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之通則可以九年無飢也歲之所入足用而有餘是以九年之畜常

此者天不能使之災地不能使之貧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此萬世之計也而其不能者一歲之入纔足以爲一歲之出夫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可逸而不可勞此亦一時之計也至於最下而無謀者量出以爲入用之不給則取之益多天下安然無大患難而盡用衰世苟且之法不知有急則將何以加之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山陵林麓莫不有禁關有征市有租鹽鐵有權酒有課茶有算則凡衰世苟且之法莫不盡用矣譬之於人其少壯之時豐健勇力然後可以望其無疾以至於壽考今未五六十而衰老之候具見而無遺若八九十者將何以恃其後耶然天下之人方且竊患於慮以廣求利之門且人而不急則以爲費用不可損省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茶之稅將不爲國乎臣有以知其不然也天下之費固有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者矣臣不能盡知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夫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是以疑而不敢去三歲而郊郊而赦赦而賞此縣官有不得已者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此誠不可以李去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與縣官同其憂樂者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天子有七廟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爲之祠固已過矣又使大臣以使領之歲給以鉅萬計此何爲者也天下之吏爲不少矣所患未得其人苟得其人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而其患莫不盡去今河水爲患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而責之以救災之術顧爲都水監夫四方之水患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天下有轉運使足矣今江淮之間又有發運使之厚犒兵之設其爲費豈可勝計哉蓋嘗聞之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殺也又使一人焉爲之廐長廐長而馬益瘦今爲政不求其本而治其末自是而

推之天下無益之費不爲不多矣臣以爲凡若此者日求而去之自處約以往莫不有益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則天下無乎少息也會發議經費曰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爲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仂則先王眷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之佑治平校之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三十萬頃治平戶一千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總二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之數不問如此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然後合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郊之費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共計每歲之人存

十之二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凋弊之時猶能易貧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省者二則吾之二也前世之所難吾之所易可不論而知也伏惟陛下冲靜寡約天性自然乘輿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掖庭之間位號多闕船穀即儉爲天下先所以憂憫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惻怛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

按東坡南豐二公之論足以盡昭陵以來國計之本末然大槩其所以疲弊者曰養兵也宗俸也冗官也郊賚也而四者之中則冗官郊賚尤爲無名故二論特詳焉所謂去之甚易而無損存之甚難而無益所謂其浮者必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也必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從之誠名言也

神宗以國用不足留意理財熙寧元年謂文彥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以不豐大臣宜共留意即用乃命翰林學士司馬光御史中丞滕甫同看詳裁減國用制度　帝曰宮中如私身有俸及八十千者嫁一公主至費七十萬緡如沈貴妃月俸八十萬皆浮於祖宗之時帝以勤儉率天下詔龍圖天章閣及禁中諸殿櫺俱不用鍍金塗銀大修憲度內自百司府寺外薄四海事爲之制物爲之法雖藏冰治室畜羊之小事亦思有以節省

帝患增置官司費財王安石友謂增創官司所以省費中書言諸倉主典役人增祿不厚不可責其廉謹請增至一萬八千九百緡復盡增選人之祿三司上新增吏祿數京師歲增四十一萬三千四百餘緡監司諸州六十八萬九千八百餘緡時主新法者皆謂吏祿既厚則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實寡緣取如故徒牲陋重辟議者不以爲善

帝謂輔臣曰比閱內藏庫籍文具而已財貨出入初無關防前此嘗以龍腦真珠鬻於權貴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蓋領之者中官數十人惟知謹奉鑰鑰以爲固密安能鉤考其出入多少與所蓄之數乃令户部太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檢察置庫百餘年至是始編閱焉

初藝祖嘗欲精繕弓二百萬易胡人首又別儲于景福殿元豐元年帝乃更景福殿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戲伐孔熾藝祖肇邦思有燃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砥志凡三十二庫後積美麗又揭以詩曰每慶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

武安何日成戎捷

哲宗元祐元年議者謂熙寧以前上供無額外之求州縣無非法之獻自後獻利之臣不原此意惟務刻削以爲己功事有所減如禁軍闕額與差出衣糧清汴水腳外江網舡之類例皆貴轉運司封樁上

供即用度有增又令自辦上供名額歲益加多有司財用日惟不足必至多方以取於民非法之征其原於此乞請罷熙寧以來舊上供額外所創封樁錢物及內外封樁禁軍闕額奉給等框容院議悉罷封樁應諸路觀望於竟鋪兵備或闕緩急之事乃詔三路橫南被邊勿封樁仗帥臣以占募餘路封樁仍舊詔曰邦賦之入蓋有常制若不裁減浮費量入爲出深慮有誤國計宜令户部尚書侍郎同相度裁減條析以聞

右司諫蘇轍奏臣切聞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患其繁冗始命官刪定法式布告上言三部胥吏所行職事非一不得專意點磨文帳近歲因循不復省閱乞於三司選吏二百人額置一司委以驅磨是時朝廷因布之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三十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各有常數常數已足者皆不發

封一有不足即百端問難要足而後已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
興蓋始於此張設官吏費用錢物至元豐三年首尾七八年間帳
司所管吏僅六百人用錢三十九萬貫而所磨出失陷錢止一萬
餘貫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抄申轉運司
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盡帳水腳雜錢物
料稍糙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員修造竹木雜物
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騾草料等帳勘勾訖架閣
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帳雖歸轉運
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虛耗所系
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取索文
字近而易得兼本道文帳數日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
稱允當今戶部所請收天下諸帳臣未委為收錢帛等帳耶為并
收驛料等帳耶若盡收諸帳為依熙寧以前不置帳司不添吏人
耶為依熙寧以前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
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
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
下戶部令子細分排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
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
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
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
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
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
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
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
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跋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
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
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錢以百
計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給賜得見數細絹以疋計
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
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
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
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
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末盡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嫻歲月可
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
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大禹不玩有司循守法
制謹視出入之鄧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
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
祐鄧慶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
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十二人矣百官之冨景德
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朝請大夫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承議郎以上一
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
太常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奉議郎以前復置帳司復添吏人耶若依熙寧以前則三二
十年不發封之弊行當復見若依熙寧以來則用吏六百人磨出
失陷錢一萬餘貫而費錢三十九萬貫之弊亦將復見臣乞朝廷
下戶部令子細分排聞奏然竊詳司馬光元奏自改官制以來舊
日三司所掌事務散在六曹及諸寺監戶部不得總天下財賦帳
籍不盡申戶部戶部不能盡天下錢穀之數欲乞令戶部尚書兼
領左右曹其舊三司所管錢穀財用事有散在五曹及諸寺監者
並乞收歸戶部推其本意蓋欲使天下財用出納卷舒之柄一歸
戶部而戶部周知其數而已今戶部既已專領財用而元豐帳發
轉運司常以計帳申省不為不知其數也雖更盡收諸帳亦徒益
紛紛無補於事矣臣謂帳法一切如舊甚便乞下三省公議然後
下戶部施行

蘇轍元祐會計錄收支敘曰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九年之畜可跋而待也今者一歲之入金以兩
計者四千三百而其出之不盡者二千七百銀以兩計者五萬七
千而其出之多者六萬錢以千計者四千八百四十八萬錢以百
計而其出之多者一百八十二萬并言未破應在及給賜得見數細絹以疋計
者一百五十一萬而其出之多者十七萬穀以石計者二千四百
四十五萬而其出之不盡者七十四萬草以束計者七百九十九
萬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萬然則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
之出矣故凡國之經費折長補短常患不足小有非常之用有司
輒求之朝廷待內藏末盡而後足臣身典大計以為是嫻歲月可
也數歲之後將有不勝其憂者矣是以輒嘗推原其故方今禁中
奉養有度金玉錦繡不逾其舊宮室不修大禹不玩有司循守法
制謹視出入之鄧未嘗有失也而其弊安在天下又安物盛而用
廣亦理之常也顧所以處之如何耳臣請歷舉其數宗室之衆皇
祐鄧慶使三人今為九人矣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矣觀察使
一人今為十五人矣防禦使四人今為十二人矣百官之冨景德
大夫三十九人景德為朝請大夫今為二百三十人矣承議郎以上一
百六十五人景德為員外郎今為六百九十五人矣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景德為
太常博士今為三百六十九人矣諸司使二十七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矣供奉官一百九十三人
使六十三人今為一千一百一十一人矣侍禁三百一十六人今為二千一百
一十七人矣三省之吏六十人今為一百七十二人矣其餘可以
類推臣不敢以遍舉也昔者郎止前行卿有定員今之大夫朝議
皆無限法尚書侍郎歷改三曹而今之正議銀青合而為一官秩
并增不知其義夫國之財賦非天不生非地不養非民不長取之
有法收之有時止於是矣而宗室官吏之費可以禮法節也祖宗

之世士之始有常秩者埃閼則補否則補資而已不妄授也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損英宗之初三載考績增以四歲神宗之始宗室袒免之外不復推恩袒免之內以試出仕此四事者使今世欲為之將以為逆人心違舊法不可言也而況於行之乎雖然祖宗行之不疑當世亦莫之非何者事勢既極不變則敗衆人之所共知也今朝廷權至極之勢獨持之而不敢議臣寔疑之誠自今日而議之因其勢循其理微為之節文使見任無損而來者有限今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開矣費詘言諸侯之變以謂失今不治必為厲疾今臣亦云苟能裁之天下之幸也

左司郎中張汝賢復請下諸路轉運司會計自熙寧以前一歲出入之數及常供泛用之差并熙寧後參攷為且條畫某事之費因某法而用今某法既改則某費可罷要亦省不急之用輸入為出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高宗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紹興五年川陝宣撫司奏四川上供錢帛令戶部取索措置其事且曲折得以周知大數而不失盈虛緩急之宜上至宮禁須索下逮吏卒廩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從其請

寧息如舊上曰祖宗積儲內帑本以備邊賜今邊陲緩急之用今方多故軍旅未息宜從所請

龍圖閣學士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巡管簿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晏攝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權鹽榷酒并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應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究監力不能裁節雖知寬剌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歲計不足而已

十一年始命上供羅縠輸內藏庫其後綾紗絹亦如之

三十年戶部奏科撥諸路上供米斛內外諸軍歲費米三百萬斛而四川不預焉

異岩李氏曰唐分天下之賦為三曰上供送使留州及裴垍相憲宗更令諸道觀察調度先取於所治州不足乃取於屬州送

使之餘與上供者耳
名凡度支錢悉輸度支當時兵費皆仰度支未嘗別為之
使錢既無幾其上供錢則往往移以贍軍穫上供以贍軍此天
子之甚盛德也
孝宗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參攷古制進呈大雅奏漢制上計之法朕以為可行於今今待

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墜禍變煩興至於調度供億猶自有
序而亦豈若今日之紛賽漏底哉此皆具載冊書可即而見者雖
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興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
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闢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
此其事則差近而可知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多財而能
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不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
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以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
耳非如今日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足以較錙銖營
若惰夫淺人劫劫焉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此以財少為患之最
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稱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其柱
盛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銷耗內之所
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威於敵者一切無有嘗為寬緩迂遠之
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小吏而謂之

有能陛下回顧而加聖思必有大不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古者
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門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與以
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大計皆
不可得而預論而況望其有所施行以必成效哉

又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
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
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僭偽次第平一諸鄧度伸縮惟命
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不掉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
初用度自給而猶不聞以財為患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
以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暴興五六年不能
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
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
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猶

悍胡僧之吏亦深自藏不敢齟齬以裒斂為事雖然極天下之
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說乎蓋若權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
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斂散興利之臣四出
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什百之獲皆有以
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惜先王
以為說而率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榮觀以來蔡京專國柄
託以為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
賈窮地之實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貫足以備禮和足
以廣樂百倍並闢坳力相奉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
欲出於蔡京策畫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斂於東南取燕
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開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
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張慤任饋餉之責者盡鈔數十萬緡
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兼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

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況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制無復承
命轉運所至刻剝擾拏朝庭科降大書文移守令臣佐持巨校將
五百追捉鄉戶號痛搒告賦貪之人又因之以為己利而經總制
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樁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
以來莫今為甚而財之乏不繼亦莫今為甚也自是以後辛巳
之役甲申之役遇一有警賦斂輒增既增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
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
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剩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蔡京
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太
半不可鉤致然要之渡江以至於今其所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
矣是自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困益
乏皇皇嘗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道之興廢而不計
財用之多少此善於為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

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況於多者勞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陳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總經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右水心葉所上財總論二篇足以見歷代理財之大槩及中興以後財愈多而事愈不立之深病故備載之于閫用考之終至其所言經總制和買折帛錢則各具本門

左藏庫者國家經費所貯係鄰支三衙百官請給及宗廟宮禁非法之費并將校衛辛閤門醫職近侍請給皆出焉

左藏南庫本御前椿管激賞庫紹興休兵後秦檜取户部窠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户部告乏則與之由是金帛山積士大夫指爲瓊林大盈之比高宗嘗出數百萬緡以佐調度淳熙末始併歸户部

左藏封樁庫孝宗所創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至淳熙末年推恩以犒軍或造軍器爲名撥入内庫或脩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内司有司不敢執内藏庫即祖宗時舊置元豐三十二庫崇寧後爲大觀東西庫泰檜用事時每三宮生辰及春秋内教冬年寒食節與諸局所進書皆獻令幣由是内帑山積紹興末詔除太后生辰及内教外餘悉減半孝宗初又併進書禮物罷之紹熙初始數取封樁錢入内庫御前甲庫者紹興中置凡乘輿所需圖畫什物有司不能供者悉於甲庫取之故百工伎藝之巧者皆出其間日費毋慮數百千禁中既有内酒庫而甲庫所釀尤勝以其餘酤賣頗侵户部課額以此庫儲常不足臣僚以爲言乃罷之

三省樞密院激賞庫者渡江後所創自建炎龍興賞賚始減至淮陽及臨安又減紹興四年秋趙元鎮爲川陝荆襄都督既而不行遂以督府金錢入此庫十年秦會之當國以兀术畔盟用兵須犒賜之物乃計畝率錢備天下五等貧民無免者然兵未嘗舉而所斂錢盡歸歲賞庫其後歲支至三十八萬緡堂廚萬五千東廚萬二千玉牒所日曆敕令所國史院尚書省犒設中書門下密院支費各有差議者指爲冗費後減二十萬緡孝宗時再減十萬緡合同憑由司者宮禁所取索也歲取金銀錢帛率以百萬計歲曹照數除破不能裁節

修内司掌宮禁營繕歲輸緡錢二十萬以給其費後減其半

權貨務都茶場者舊東京有之建炎二年始置於揚州明年置於江陵紹興三年置於鎮江及吉州五年省吉州務而行在務移於臨安歲收茶鹽香息錢

豐儲倉者紹興二十六年始置掌尚書仲通在版曹請別儲粟百萬斛於行都以備水旱號豐儲其後鎮江建康閔外四川皆有之

東南三總領所掌利權皆有定數然軍旅創興在遠錢幣又不通故無事之際計臣得以擅取予之權而一遇軍興朝廷亦不問

諸州軍資庫者歲用省計也舊制每道有計度轉運使歲終則會諸郡邑之出入盈者取之虧者補之故郡邑無不足之患自軍興計司常患不給凡郡邑皆以定額窠名予之加賦增員悉所不問由是州縣始困近歲雖軍興差大爲州郡之患而宗室戚里歸明歸正甚至於樂藝賤工胥史雜流亦皆添差慶元一郡而添差四十員蠹本府七場務所入不足以給四員緡管之俸其間有十五年不赴任者計其俸入錢二十餘萬緡米十餘萬斛楊州會府也歲輸朝廷錢不滿七八萬而本州支費乃至百二十萬緡民力安得不困紹熙初議者請裁定朝廷經費然後使版曹盡會一歲之入正其舊籍

削去虛領擇諸路監司之安民而知財計者俾之稽考調度斟其頻
重以寬民力朝廷未克行今之為郡者但能撙節用度識察滲漏使
歲計無乏已號過人無復及民之政矣
公使庫者諸道監帥司及州軍邊縣與戍帥皆有之蓋祖宗時以前
代牧伯皆欵於民以佐厨傳是以制公使錢以給其費體及民也然
正賜錢不多而著令許收遺利以此州郡得以自恣若帥憲等司則
又有撫養備邊等庫開抵當賣熟藥無所不為其實以助公使耳公
使包苴在東南為尤甚楊州一郡每歲饋遺見於帳籍者至十二萬
緡江浙諸郡酒每以歲遺中都官歲五六至苟必數千瓶海熙中王
仲行尚書為平江守與祠官范致能胡長文厚一飲之費率至千餘
緡時蜀人有守潭者又有以總計攝閫者視事不半歲過例饋送皆
至四五萬緡供宅酒百至二百餘斛考宗怒而絀之九年正月戊子三月乙未然其
風蓋未殄也東南帥臣監司到罷號為上下馬鄰路皆有饋計其所

得動輒萬緡近歲蜀中亦然其會聚之間折組率以三百五十千為
準有一身而適兼數職者則併受數人之饋歲酌之際一日而得二
十餘緡其無職名則此須歲陳亂事屺為蜀帥馮少卿憲為成都漕就
以所遺元物報之陳怒奏其容藏賊吏朝廷務之速陳敗乃得直時
為國器作郎趙子直丞相相繼為江西漕凡四方之聘幣皆不入于
家斥其資置養濟院於南昌以養貧者朱少卿時敏為潼川守受四
方之饋每以其物報之趙德老鎮成都受而別儲之臨行以散宗室
之貧者此皆廉節之可紀也若惟總領所公使錢以料次取于大軍
庫故欵不及民然正賜不多而歲用率十數萬每歲終上其數于尚
部輒以勞軍除殘器為名版曹知而不詰也所謂公使酺錢者諸郡
皆立額白取於屬縣斂於民吏以輸之小邑一歲亦不下千緡人
尤以為怨謂宜罷互送而糧遺利使上下一體而害不及民則合祖
宗制公使之意矣

右左藏庫以下皆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所載宋朝渡江後幣
藏之大略而其制多承東京之舊至軍資庫公使庫則皆財
賦之在州郡者也夫以經總制月樁錢觀之則其徵取於州
郡者何其苛細以軍資公使庫觀之則其儲蓄之在州郡者
又何其寬假也夫其徵取之苛細則民冒受椎剝之苦儲
蓄之寬假則吏宜大肆侵盜之惡而俱不然何也蓋國家之
賦欵雖重而所以施於百姓者常有惻怛忠利之意故民無
怨讟州郡之事力雖裕而所以勵士大夫者皆禮義廉耻
之維故吏少貪汙又宋承唐之法分天下財賦為三曰上供
曰送使曰留州然立法雖同而所以立法之意則異唐之法
起於中葉之後蓋版籍隳壞統馭夷藩方擅財賦以自私
而朝廷不知人主又多好殖私財鄧鎮刺史姓往取經常之
賦以供內府之進奉上之人因而利之遂不復能究其歲入

之數而苟為丼姑息之舉則其意出於私也宋之法立於承
平之時蓋裁民以仁取吏以禮而人主未嘗有貪穢瀆貨之
事雖內藏之蓄積常捐以助版曹則州郡之財賦固宜其不
必盡歸之京師又使為監司郡守者厭傳戈吾官給其費則
不取之於民而因以行寬裕之政則其意出於公也然此法
沿襲既久得失相半其得者則如前所云而其失者蓋自中
興以來朝廷之經費日夥則不免於上供之外別立名色以
取之州郡如經總制月樁錢之類是也州郡之事力有限則
不免於常賦之外別立名色以取之百姓如斛面米頭子錢
之類是也蓋其所以倚辦責成於州郡者以其元有贍留之
賦然有限之贍留不足以給無藝之徵取又其法立於僥倖
之時州郡利源之厚專事力之優劇不能審訂斟酌而一歸
取之故郡計優裕幸而長吏又得旁幹之人則撙節奉上之

鄱陽馬端臨

國用考

漕運

秦欲攻匈奴運粮使天下飛芻輓粟（運載芻稾輓引粟）起於黃腄（音垂東北海上縣）琅琊（琅琊郡海之郡轉輸北河（言北河可以屯田）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斛四十為鍾計其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漢興高帝時漕運山東之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婁敬說帝都關中張良曰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敬說是也

孝文時貴誼上說曰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爲奉地遠道數千不輕致輸卻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繇役至無狀也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所苦甚多也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萬人千里負糧至十餘鍾致一石其後東滅朝鮮置滄海郡人徒之爽擬西南夷又擊匈奴取河南地（今朔方）復興十萬餘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

元光中大司農鄭當時言於帝曰異時關東運粟漕水從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渭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長安傍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以溉此損漕省卒而卒肥關中之地得穀上以爲然發卒穿渠以漕漕大便利　其後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

底柱之險敗亡甚多而亦頗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皮氏今絳郡龍門縣汾陰屬河東郡寶鼎河東二縣）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又以爲然發卒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到田者不能償種父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時越人以故者以田予之其租稍入少府）其後又有人上書欲通褒斜道（褒斜二水名褒水東入沔南口名斜水北口名褒城縣斜谷口）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言抵蜀從故道多坂迴遠令穿褒邪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絶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入渭如此漢中穀可致而山東從沔無限便於底柱之漕且褒斜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上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武帝作柏梁臺宮室之修由此日罷徙奴婢衆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衆乃足

元封元年桑弘羊請令民入粟補吏贖罪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按漢初致山東之粟不過歲數十萬石耳至孝武而歲至六百萬石則幾十倍其數矣雖征斂苛煩取之無藝亦由河渠疏利致之有道也

昭帝元鳳二年詔曰前年減漕三百萬石

三年詔曰民被水災頗匱於食其止四年勿漕

孝宣即位歲數豐穰耿壽昌五鳳中奏言故轉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粟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等郡穀多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壽昌欲近來漕關內之穀築倉理船費直二萬萬餘（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人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絲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帝不聽漕事果便

光武北征命寇恂守河內收四百萬斛以給軍以輦車驢駕轉輸不絶

廣朔爲武都太守開漕船道而水運通利

明帝永平十三年汴渠成河汴分流復其舊跡初平帝時河汴決壞久而不修建武時光武欲修之而未果其後汴渠東侵日月弥廣兗豫百姓怨嘆會有鴈樂浪王景能治水者乃詔發卒數十萬遣景與將作謁者王吳修汴渠隄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十里立一水門令更相洄注無潰漏之患費以百億計

致堂胡氏曰世言隋煬帝開汴渠以幸揚州文士考禹貢言堯都冀州居河下流而八都貢賦重於用民力故每州必記入河之水獨淮與河無相通之道求之故迹而不得乃疑汴水自禹以來有之不起於隋世既久遠或名鴻溝或名官渡或名汴渠

大槩皆自河入淮故淮河引江湖之舟以達于冀也今棲後漢書則平帝時已有汴渠曰河汴決壞則謂輸受之所也至是發卒數十萬修渠隄則平地起兩岸而汴水行其中也十里立一水門更相洄注則以節制上流恐河溢爲患也是正與今之汴渠制度無異特未有導洛之事耳史曰渠隄自滎陽而東則上疑其爲鴻溝下疑其爲官渡直黃河也故裴曹相距沮受曰悠悠黃河吾其濟乎汴渠自西而東鴻溝乃橫亘南北故曰未得其要官渡者恐未得其要也獨所謂自禹以來有汴者此則不易之論也

漢丞相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

木牛其法方腹曲胫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住可大用而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群行者二十里曲者爲

牛頭雙者爲牛腳橫者爲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牛御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粮日行三十里而人不大勞牛不飲食　流馬亦有大小之數先公曰郫閣者倉廩之異名歟魏晉以來多稱之晉史景紀言蜀將姜維寇狄道帝曰姜維攻羌收其質任聚穀作郫閣乾而復轉行至此云云是郫閣者倉廩之名耳

魏齊王正始四年司馬宣王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今壽州壽縣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粮又通運漕之道宣王從之乃開廣漕渠東南有事興衆泛舟而下達於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通典在屯田篇

晉武帝太始十年鑿陝南山決河東注洛以通運漕維有此記載未盡功

懷帝永嘉元年修千金堨於許昌以通運

成帝咸和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千餘丁各運米六斛

穆帝時頻有大軍粮運不繼制王公已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運

趙王虎以租入穀廣轉輸勞煩令中倉歲入百萬斛餘皆儲之水次令刑賧之家得以錢代財帛無錢聽以穀麥貨隨時價輸水次倉

後魏自徐揚內附之後徐州今彭城州揚州今高郵州仍代經略江淮於是轉運中州以實邊鎮百姓疲於道路有司請於水運之次隨便置倉乃於小平石門白馬津漳涯黑水濟州陳郡大梁凡八所各立邸閣每軍國有須廩穀漕引此實役微省時三門都將薛欽上言計京西水次汾華二州恒農河北河東平陽等郡年常綿絹及貲麻皆折公物雇車牛送京道險人弊費公損私略計華州一車官酬絹八匹三丈九尺別有私人雇價布八十匹河東一車官酬絹五匹二丈別有私人雇價布五十匹自餘州郡雖未練多少准之遠近靡不減此今求車取雇絹三匹市木造船不勞採斫計船一艘舉十三車車取三匹合有三十九匹得作首并匹及船上雜具食直足以成船計一船勝絹七十八匹布七百八十匹又租車一乘官格二十斛成載私人雇價遠者五斗布一匹近者一石布一匹准其私費一車有布遠者八十匹近者四十匹造船一艘計舉七百石准其雇價應有千四百匹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并船上履理雜事計一船有賸布千一百匹又其造船之處皆須鋸材人功并削船茹依功多少即給當州郡門兵不假更召汾州有租賦調之處去汾不過百里華州去河不滿六十並令計程依舊酬價車送船所船之所運唯達潼陝其陸路後潼陝至倉門調一車雇絹一匹租一車布五匹則於公私爲便詔從之而未能盡行也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鎮將刀雅上表曰奉詔高平安定統萬薄骨律今寧夏府高平縣今屬固原州統萬今陝西靖邊縣東北白城子即古朔方郡地也及臣所守四鎮出車五千乘運屯穀五十萬斛付沃野鎮以供軍粮臣鎮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輕車往來猶以爲難設令載穀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至滯陷又穀在河西轉至沃野越渡大河計奉五千乘運十萬斛百餘日乃得一返大廢生人耕犁之業車牛艱阻難可全至一歲不過三運五十萬斛乃經三年臣聞鄭白之渠遠引涇海之粟流數千里周年乃得一至猶稱國有儲粮人用安樂求於嶧山在今平陸縣東北山即嶧山也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爲一船一船勝二十人臣鎮內之兵率皆習水一運二十萬斛方舟順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牽上十日還到合六十日得一返從三月至九月三返運送六十萬斛計用人工輕於車運十倍有餘不費牛力又不廢田詔曰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大省人力既不費牛又不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爲式

隋文帝開皇三年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爲水旱之備詔於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蒲陝虢熊伊洛鄭懷邵衛汴許汝等水次十三州今陝西蒲城縣陝州今河南陝縣虢州今河南靈寶縣熊州今河南熊耳山以南伊闕以北洛陽以東嵩山以西地區懷州今河南沁陽縣邵州今河南遂平縣衛州今河南衛輝市汴州今河南開封市許州今河南許昌市汝州今河南汝州市等水次

置綦運米丁又於衛州置黎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華疑作渭今都）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又遠倉部侍郎常瑨向蒲陝以東募人能於洛陽運米四十石經底柱之險送于常平者免其征戍其後以渭水多沙流有深淺漕者苦之四年詔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即今西京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便之

煬帝大業元年發河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於淮海自是天下利於轉輸四年又發河北諸郡運粮以給之七年冬大會諸郡分江淮南配驍衛大將軍來天兒別以舟師濟渚觚艫數百里並載軍粮期與大兵會於平壤（舊唐書卷七十五）置洛口回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

致堂胡氏曰隋煬積米其多至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必旱水漕之足慮然極者於內窮武於外耕桑失掌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能實滿甕倉窖弃盜適足為重斂多藏之罪耳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踏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以後藏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不勝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駄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七八故其卑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二門底柱之險覆溺尤多元年范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為渠可通陸運乃發卒六萬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梭以輓漕舟輓夫鑿二鈇於肩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

（文獻通考卷六十一）

（文獻通考卷六十一）

亡報因鑿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湖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巩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江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盐倉鞏山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大原倉泝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運使以鄭州刺史崔希逸河南少尹蕭炅為副使益漕脩繕艘狀那貝脩悖之租輸諸倉轉而入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傭錢三十萬緡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官窖之名民間傳之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置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三十五年遂罷北運而崔希逸為河南陝運使歲運百八十萬石其後以太倉積粟有餘歲減漕數十萬石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底柱為門以通漕開其山顛為輓路煉石沃醋而鑿之然棄石入河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物入為鴻

艦卿以長安令常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治漢隋運渠起閿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滻並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橋鑿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譜奇物於枕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紈那邪其後實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焉得實私農野堅命舟人爲吳楚服大笠廣袖苦髽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爲歌辭十闋自衣鉄後褁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爲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粧鳴鼓吹笛以和之艘艫以次輳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漕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常堅爲最初耀卿蹔路請罷陸運而不果廢自景雲中陸運北路分八遞雇民車牛以載開元初河南尹李傑爲水陸運使運米歲二百五十萬石而八遞用車千八百乘耀卿罷又之河南尹裴迥以八遞傷牛乃爲交場兩遞濱水處爲宿場分官

總之自龍門東山抵天津橋爲石堰以遏水其後大盜起而天下賢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浙江淮粟上河南尹劉晏爲戶部侍郎兼勾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閉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勾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晏部鹽利雇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閿州陸運至楊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緣揚州距河陰十米費錢百二十晏爲歌艫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人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三門號上門填閼船篙爲綯挽舟以朽索腐材代新物無弊者未十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

陰河船之運積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楊湖禁引漩自是河漕不涸大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支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察運知左右藏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及田悅李惟岳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拒襄鄧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合自隋鑿汴河宮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跣鷄鳴岡首尾可以運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跡中積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趣東關歷潁蔡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泝淮之阻滅故道二千餘里會李納對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戶部侍郎趙贊又以錢貨出淮迂緩分置汴州

東西水陸運兩稅鹽鐵使以屢支總大綱貞元初閉轉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求置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敖言爲能立事用爲相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道水陸轉運使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屢諸道觀察使刺史使以屢支鹽鐵歸尚書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屢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罔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復以爲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琇稱疾罷而滉爲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亦罷滉遂勃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

倚以講救敗琇雷州司户參軍尋賜死是時汴宋鄭廖使奏遣官
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庶柱覆者幾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
入三門雇平陸人爲門匠執標指麾一舟百日乃能上諺曰右無門
匠墓謂皆溺死也陝虢觀察使李泌益鑿渠津倉山西運禽運道傍
壞隸漸西者增私路小堰之稅以副使滿孟陽主上都留後李棨爲
諸道轉運鹽鐵使以堰壞歸鹽鐵使罷其增置者自劉晏後江淮米
至渭橋寔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
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潰渠蜀岡疏句城
湖斁故陂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庳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前節
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滅有餘防不足漕流遂通然漕益少江淮
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鹽鐵轉運使以盈虛相救以備一歲之費
省冗職八十員自江以南楠梓皆剝屬院監而漕米亡耗於路頗多
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
度支皇甫鎛議萬斛亡三百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
盜十斛者流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舟
人相挾爲姦榜笞號苦之聲聞千道路禁錮連歲赦下而獄死者不
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亡七八鹽
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掊沙而進
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
縣令韓瀔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
固言以爲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
城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故事州縣官充綱送輕貨四
萬書上改開成初爲長定綱州擇清彊官送兩稅至十萬遷一官往
來十年者授縣令江淮錢積河陰轉輸歲費十七萬餘緡行綱多以
盜抵死判度支王彥威置縣遽郡畜萬三千三百乘使路傍民養以
取傭日役一驛省費甚博而宰相亦以長定綱命官不以材江淮大
州歲授官者十餘人乃罷長定綱選五萬者書上考七萬者減一選
五十萬減三選而已及户部侍郎裴休爲使以河瀕縣令董漕享自
江達渭運米四十萬石居三歲米至渭橋百二十萬石凡漕達於京
師而足國用者大畧如此其他州縣方鎮漕以自資或兵所征行轉
運以給一時之用者皆不足紀

貞元初陸贄上奏言邦畿之稅給用不充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
風浪之險沂河渭湍險之艱費多而益寡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
國之大事不煩費損故有用斗錢運斗米之言雖知勞頓不可廢
也苟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
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財用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
偏執之懷俱昧經通之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盈黎蒼息力役
靡殫然後常以羨財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貞元之始巨
益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儲剝輓萬運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
省腳錢至使郊畿煙火殆絕餧殍相望斯所謂親近利而不防遠
患者也近歲開輔年穀屢登穀賤傷農今夏江淮水潦漂墊田苗米價倍貴
查積足給數年農家猶救賤今夏江淮水潦漂墊田苗米價倍貴
流庸頗多開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
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乘之處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
米而又運彼所之益此所餘所謂習聞見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
南諸州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入渭橋每斗船腳又約用
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充爲
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爽得錢三十七而已耗其九而存
其一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今約計一年和糴

之數可當轉運二年一司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司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乘停臣切慮停運則舟船無用壞爛莫修倘遇凶災復須轉潛臨時鳩集理必淹遲臣今欲減所轉之數以實邊儲其江淮諸道運米至河陰河陰運米至太原倉太原運米至東渭橋來年各請停所運三之二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斛委轉運使每斗取八十錢於水災州縣糴之以救貧乏計得錢六十四萬緡減徵直六十九萬緡請令户部先以二十萬緡付京兆令糶米以補渭橋倉之闕數斗用百錢以利農人以一百二萬六千緡付通鎮使糶十萬人一年之糧餘十萬四千緡以充來年和糴之價其江淮米錢徵直並委轉運使折市綾絹紬綿以輸上都價先貸户部錢如此則不擾一人無靡百事但於常用之内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蘇糧坐實邊郡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矣

元祐間東坡蘇氏論編栰欠折利害奏狀曰臣聞唐代宗時劉晏為江淮轉運使始於揚州造轉運船每船載一千石十船為一綱揚州差軍將押赴河陰每造一船破錢一千貫而實費不及五百貫或歲其枉費晏曰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有餘剩養活衆人私用不窮則官物牢固乃於揚子縣置十船場差專知官十人不數年間皆致富贍凡五十餘年船場既無破敗餽運亦不闕絕至咸通末有杜侍御者始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二隻船始敗壞而吳堯卿者為揚子院官始勘會每船合用物料實數估給其錢雖復寬剩專知官十家即時凍餒而船場遂破餽運不給不久遂有黄巢之亂劉晏以二千貫造船破五百貫為千繫人欺隱之資以今之君子寡見淺聞者論之可謂疏緩之極矣然晏運四十萬石當用船四百隻五年而一更造是歲造八十隻也每歲剩破五百貫是歲失四萬貫也而吳堯卿不過為朝廷歲

寬四萬貫耳得失至微而餽運不繼以貽天下之大禍臣以此如天下之大計未嘗不成於大度之士而敗於寒陋之小人也國家財用丈事安危所出願常不與寒陋小人謀之則可以經久不敗矣

按西漢與唐俱都關中皆運東南之粟以餉京師自河渭浮流而上然漢武帝時運六百萬斛唐天寶極盛之時韋堅為水陸運使僅一歲能致四百萬斛餘歲止二百五十萬斛而至德以後僅百餘萬而已供未能如漢之數且考之食貨志及參以陸蘇二公之言則運彌艱費彌重豈古今水道有險易之不同耶當考

咸通元年南蠻陷交趾徵諸道兵赴嶺南詔湖南水運自湘江入潭準并江西水運以續行營諸軍淮運艱難軍屯廣州乏食潤州人陳磻石請開古海船至福建往來大船一隻可致千石自福建不一月至廣州得船數十艘便可得三五萬石勝於江西湖南浙流運粮又引劉裕海路進軍破盧循故事乃以磻石為監鎮巡官往楊子縣專管海運於是軍不闕供

後唐同光三年吏部尚書李琪奏請勑下諸道合差百姓轉般之數有能出力運官物到京者五百石以上白身授一初任州縣官有官者依資次遷授欠選者便與放選千石以上至萬石者不拘丈武兩是賞酬免令方春農人流散此亦轉倉贍軍之一術也勑租庸司下諸州有應募者聞奏施行

長興二年勑應沿河船般倉依北面轉運司船般倉例每一石於數內與正銷破二升

四年二月三司使奏洛河水運自洛口至京往來牽船下卸皆是水運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今洛岸至倉門稍遠牙官運轉艱難近日例多逃走今欲於洛河北岸別鑿一湾引般直至倉門下卸其工役

欲於諸軍兼人內差借從之

周顯德二年上謂侍臣曰轉輸之物向來皆給斗耗自漢以來不與耗一斗

致堂胡氏曰受稅而取耗雖非良法誠以給用猶不使民徒費今觀世宗之言則知晉漢間取雀鼠耗及省耗未嘗名耗用且多取以實倉廩耳比及輸運其當給耗反不與之而或責之綱吏或遣使所出州縣補其虧數亡身破家不可勝計豈為國撫民之道也不宜取而取者省耗糜費是也當予而未嘗予者漕運斗耗是也世宗既與之善矣省耗應罷而未罷豈非以多故未及耶明宗路王時可謂窘匱猶放逋租數百萬世宗誠欲蠲除省耗又何難哉

四年詔疏下汴水一派北入于五丈河又東北達于濟自是舟楫皆至京師

六年命作衛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自京東疏汴水入于蔡河作衛步軍都指揮使袁彥浚五丈河以通漕運

宋東京之制受四方之運者謂之船般倉曰永豐通濟萬盈廣衍有四倉景德四年改第三曰萬盈第四曰廣衍延豐慕德中改景福中改永濟永富二倉受恵孟等州所運謂之西河曰廣濟第一受潁壽等州所運謂之南河亦謂之東河曰廣積廣儲二倉受曹濮等州所運謂之北河受京畿之秔倉曰廣濟受京東諸縣廣積第一左右騏驥天駟監凡三倉受京北諸縣左天廐坊倉受京西諸縣有義豐倉太平興國元年增中倉有裏外河二名又有茶庫倉或空則兼受船般斛斗草場則汴河南北各三所騏驥左右天廐坊天駟監各一所以受京畿租賦及

和市所入諸州皆有正倉草場受租稅和粜和市糒粟並掾曹主之其多積之處亦別遣官專掌凡漕運所會則有轉般倉

太祖皇帝乾德二年令諸州自今每歲受民租及凴擡所獲之課除支度給用外凡緡帛之類悉輸送京師官乏車牛者僦民車以給六年令諸州輸送上供錢帛悉官給車乘當水運者官為具舟不得調發居民以妨農作

初荊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之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貧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以償乃詔遣牙將部送勿復擾民

自江南東歲漕米數百萬給京師太宗恐倉吏給受不平遣皇城卒變服偵邏廉得永豐倉持量者八輩受賕為姦悉斬之監倉免官治罪

端拱元年徐休復上言京師內外凡大小二十五倉官吏四百二人計每歲所給不下四百萬石望自今米麥菽各以一百萬石為一界每界合常參官供奉官殿直各一人專知副知各二人凡七人共掌之詔可

二年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晁錯云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蓋不可使至賤亦不可使至貴今王都萬衆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此朝廷之盛臣庶之福也近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廩充牣紅腐相因或以充賞給斗直數十錢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夫軍士妻子不過數口而月給粮數斛即其費有餘矣百萬之衆所餘既多游手之民資以給食農夫之粟何所求售況粮之來也至遠至艱官之給也至輕至易歲豐儉不可預期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急何以救之今運米一斛至京師其費不啻三百錢諸軍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人必樂焉是一斗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勅軍中各從其便願受

錢者若市價官米斗為錢二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費而官私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衆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餘糧江外之運亦漸可省上覽奏嘉之

天禧末京城所積倉粟一千五百六十萬餘石草一千七百萬五千餘圍

國初以來四河所運粟未有定制至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饑民租未嘗不及其數至道初汴河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自是京城積粟盈溢大中祥符初至七百萬石凡菽置倉以受運自淮南江南荊湖南北路所運粟於楊真楚泗州四處置倉以受

及嶺表金銀香藥犀象百貨亦同之惟鐵表陸運至慶州而後水運（藏于五年七月又命戶部判官樊冲江南轉運副使李溥廣南轉運使臣計度一百餘人）陝西諸州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而至亦置發運使領之陳堯佐許奏光壽等六州之粟帛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東十七州之粟帛由廣濟河而至皆有京朝官殘臣督之凡三水皆通漕運而歲計所賴者惟汴流焉河北衛川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有殘臣主之州陝諸州金帛自劒門列傳置分輦負擔以至租布及官所市布由水運送江陵自江陵遣綱吏運送京師咸平中定歲運六十六萬斤分為十綱（舊常至數百萬斤）天禧末水陸上供金帛綵錢二十三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二十七萬五千餘斤諸州歲造運船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天禧末減四百二十一（廣州六百五十五百二十五艘明州一百七十七婺州一百二十五溫州一百二十六台州二百一十七處州八十七潭州二百四十一鼎州一百二十六楚州八十七鼎州四十五）

止齋陳氏曰本朝定都于汴漕運之法分為四路江南淮南浙東西荊湖南北六路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陝西之粟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陳蔡之粟自閿河蔡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十五丈河歷陳濟及鄆至京師四河所運惟汴河最重

景德中漕東南粟歲不過四百五十萬石後增至六百萬天聖中發運使請所部六路計民稅一石量豪粟二斗五升歲可更得二百萬石給京師仁宗曰常賦外增粟是重擾民不許時江南穀貴民貧尚書員外郎吳耀卿以為言詔歲減五十萬後是三司奏復增至六百萬然東南災險輒減歲漕數或百萬或數十萬又轉移以給他路者時有焉

慶曆中詔減廣濟河歲漕二十萬石後黃河築漕益減耗纔運菽三十萬石而歲創漕船市材木役牙前勞費甚廣嘉祐四年詔罷所運菽減漕船三百艘自是歲漕三河而已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請轉般倉漕米輸京師歲擢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空併事目繁鞫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於其間操舟者賕諸吏輒得詣富饒郡市貿貨以趨京師自是江汴之舟合雜混轉無辨矣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而老死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弊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路轉漕矣不得息宜救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者多以元說為然朝廷為詔如元奏久之而諸路綱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不集嘉祐三年復下詔切責有司以格詔不行及發運司以暮年功各造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預勑江淮兩浙轉運司以暮年功各造

船補卒團本路綱期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不足汴綱既不得至京師失商販之利而汴綱工卒訖冬坐食苦不足皆盜毀船材易錢以自給船愈壞糟歲額又愈不及論者初欲漕卒得歸息而近歲汴綱多慵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久矣後至者數奏請出汴船執政守前詔不許御史亦以爲言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治平二年漕粟至京師汴河五百七十五萬五千石惠民河二十六萬七千石廣濟河七十四萬石又運金帛緡錢入左藏庫內藏庫者總其數一千一百七十三萬而諸路轉移以相給者皆不與焉縣京西陝西河東運薪炭至者薪以斤計爲一百萬斤是歲諸路創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大約京師歲費粟四百餘萬石芻四百餘萬圍粟則漕運之人及數縣歲賦商人入中皆在焉

芻亦賦於數縣或體量和市既而罷商人入中粟至景祐初議復之論者或謂粟京師則穀賈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過歲儉則竊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竊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英宗治平四年三司言京師粟不足以上供穀五十萬石粟穀貴翔貴命官度利害後雖復之然入中者無幾芻以體量和市者過歲儉則竊之前後不可勝數至和中一歲凡竊二十五萬三司嘗請以布償芻直登萊端布爲錢千三百六十沂布千一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其數云

發運司始於仁宗時許元自判官爲副使劍汴河一百綱漕荊湖江淮兩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揚楚泗轉般倉而止復從通泰載鹽爲諸路漕司經費發運司自以汴河綱運米入京師

神宗熙寧七年詔委官疏浚廣濟河增置漕舟依舊運京東米上供宣徽南院使張方平言國初浚河渠三道以通漕運立上供年額

汴河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二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大康咸平駐兵軍糧而已唯汴河運米麥此乃太倉畜積之實近罷廣濟河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倉大衆之命惟汴河是賴議者不已屢作改更必致汴河日失其舊願留神慮以固基本

京東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可募人爲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相度訖無施行

薛向爲江淮發運使先是漕運卒上下共爲侵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跡而官物陷折者歲不減二十萬斛至向始募客舟與官舟分運以相檢察而舊弊悉去

十年提舉汴河陝岸司言京東地富穀粟可以漕運但以河水淺涸不能通舟近修京東河岸開斗門通廣濟河爲利甚大今請通津門八年詔罷歲運粮百萬石赴西京先是導洛入汴運東南粟以實洛下至是户部奏罷之

元祐七年知楊州蘇軾上言臣切見嘉祐中張方平論京師軍儲云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四通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之險足恃也特恃重兵以立國兵恃食食恃漕運漕運一虧朝廷無所措手足因畫十四策內一項云粮綱到京每歲少欠不下六七萬石皆以折會塡償發運司不復抱認非祖宗之舊也臣以此知嘉祐前歲運六百萬石而以欠折六七萬石爲多訪聞去歲止運四百五十餘萬石而欠折之多約至三十餘萬石運法之壞一至於此臣到任以來所斷粮綱欠折等人不可勝數衣粮舊於折會船車盡於拆賣舊妻弱子聚爲乞匄散爲盜賊切計京師及緣河諸

郡例皆如此蓋祖宗以來通許綱運攜載物貨既免征稅而腳錢又輕故物貨流通緣路雖失商稅而京師坐獲富庶自導洛司廢而淮南轉運司陰收其利數年以來官用窘迫轉運司督迫諸路稅務日急一日謹按一綱三十隻船而稅務那官不過一員未委如何點檢得三十隻船一時皆遍而必勒留住岸一船檢點即二十九隻船皆須住岸伺候以淮南一路言之真楊高郵楚泗宿六州軍所得粮綱稅錢不過萬緡而所在稅務專擱困金部轉運司許令檢點緣此爲姦邀難乞取十倍於官遂致綱梢皆窮困骨立亦無復富商大賈肯以物貨委令搭載以此專仰攫取官米無有限量拆賣船板動使淨盡事敗入獄以命償官顯是金部與轉運司違條刻剥得粮綱稅錢一萬貫而令朝廷失陌綱運米三十餘萬石利害皎然臣聞東南饋運所係國計至大故祖宗以來行置發運司專任其責選用既重威令自行如昔時許元輩皆能約束諸路主張綱運其監司州郡及諸場務豈敢非理刻剥邀難但發運使得人稍假事權申明元祐編敕不得勒令住岸修貨賤賜約束行下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東南大計自然辦集

徽宗大觀三年尚書省言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達而奉行之吏因循止將歲貢額斛於真楊楚泗倉敖爲卸納搭運之地又以所管斛斗代諸路歲額不足之數且欠發運司米一百二十餘萬斛不償乞將見在斛斗盡令般發赴朝廷從之

轉般之法東南六路斛斗自江浙起綱至于淮甸以及真楊楚泗爲倉七以聚畜軍儲復自楚泗置江綱般運上京以發運使董之故常有六百萬石以供京師而諸倉常有數年之積州郡告歉則折納上等價錢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糴歲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飢歉則納錢民以爲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國家建都大梁足食足兵之法無以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餘以供費用所親胡師文加於此矣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羨餘以供費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貢入戶部戶部侍郎自是糶者效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糶空糴積弊既空無可代發而轉般無用矣乃用戶部尚書曾孝廣之說立直達之法時崇寧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孝廣之言曰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陵以堰豬水不通重船般剥勞費遂於壩傍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稚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廢真楚州堰爲水閘自是東南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猶用轉般法吏卒聚費日與在路折閱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貨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鄰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各認歲額雖胡南北至遠處所亦直抵京師豐不加糶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也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踰時州縣依其違過仍令供狀以錢給之以至公私鄉保悉致掊擾公私增費與有紀極又盜法已壞迴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弊事百出良可嘆也

譚稹言伏讀聖訓自轉般之法廢爲直達歲運俾足自用歲綱通不至兩河所糶所般數目不多何以爲策令臣詢訪措置以闡竊詳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之本意可謂至密一則以備中都緩急二則以防漕渠阻節三則轉般裝發貨次運行更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致中都粮儲不繼仰煩聖訓丁寧訓飭謂淮南三轉般倉今日不可不復置淮南路泗州江南路真州兩浙路楚州仍乞先自泗州爲始候一切了當次及真楚既有糶本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乞賜施行然後條畫成計置儲蓄取旨立法轉般以爲永法詔損所陳利害甚明並可依奏候聽賊平日令發運司措置施行五年二月新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諲奏轉般之

法寓平衆之意江湖有米則可衆於泗坐視六路之豐歉間有不登之處則以餘折斛發運司得以幹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因以寬民力萬一運糗旱乾則近有汴口倉廩今日所患者向來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遍難以全仰朝廷乞將經制司措置地契實格其有少等錢以椿充余本假之數年可以足用六月詔特支降度牒一百萬貫香鹽鈔一百萬貫付呂淙盧知原均斛斗專充應副轉般令尚書省措置取旨

大觀以後或行轉般或行直達詔令不一

政和元年張根爲江西轉運副使歲漕米百二十萬以給中都江南州郡僻遠官吏艱於督趣根常存三十萬石於本司爲轉輸之本以覬諸郡時甚賴之

高宗建炎初詔諸路綱米以三分之一輸行在所餘赴京師二年八

月詔二廣湖南北江東西路綱運起江寧府福建兩浙路赴平江府京畿淮南東西河北陝西路及川綱並赴行在又詔二廣湖南北綱運如經由兩淮亦許赴平江所送納福建綱運經由江東西亦許赴江寧府送納三年閏八月又詔諸路綱運除見錢并糧斛赴建康府戶部送納外其金銀綢帛並赴行在所紹興初因地之宜以兩折粟事供行在以江東之粟約准西荊湖之粟約准東以江西之粟約准西荊湖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行在錢帛亦然惟水運宜用舟楫之勞陸運有夫丁之擾雇舟差夫不勝其弊民間有自發其舟而不願藏舟自發其田而不願有田王事棘字人存病之於是申水脚禁費七分錢三分錢法罷郡綱缺欠復拘紹人船之戒愚按船之爲民害也既優價雇募客舟矣又許附一分力勝搭帶私物捐其稅及於兩浙江東西四川盧叔嘉曆間自浙西舟又揆道里之遠近灘磧之險阻置轉般倉修堤開河道以便漕運

紹興四年川陝宣撫吳玠調兩川夫運米十五萬斛至利州率四十餘千致一斛飢病相仍道死者衆漕臣趙開聽民以粟輸內郡募舟載之人以爲便然嘉陵江險灘磧相望若漲流冬阻淺澁終歲之運殆莫能給玠乃奏行水運總所委官就糴於沿流復就與利閬州置場糴客人中賣又成成都水運對糴米免四川及京西路請州租以寬之

綱運之官其責聚難人以爲憚故自紹興以來俊立實格其有少欠許衆填補足　綱欠及一分才送有司窠弊後來獻說者止欲從實減作五重且以百石論之五里止五斗耳使之全無侵盜當風揚擲亦不免五厘之少則舉無納足之綱於是戶部言乞將少欠五厘以上一分以下之人立限二十日衆填

孝宗淳熙元年詔不以所欠多少並與放除其綱米赴倉卸納以陳

場新不得就舟支遣其折脚錢綱在路違法借貸重其罰或借貸官錢收買物貨與債許估賣出豁其倍銀錢帛色數低次虧損官錢者行下元買納場吏人名下追理不得均攤民戶其有因綱運欠折追降官資者如本非侵盜且補納已足許保明敘復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本朝東南歲漕米六百萬石而江西居三分之一蓋天下漕米多取於東南而東南之米多取於江西也東萊呂氏曰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爲都公侯中百里而爲都天子之都漕運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亂于河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輸者不過弊帛九貢之法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交相伐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

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如孫武所謂千里饋粮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國都所在各有分故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蓋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理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後來歷代最盛無如漢唐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省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亦未講到得武帝官多徒役衆在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蓋緣當時用粟之多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尚未盡輸天下之粟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據其利粟不及於天子是時所謂淮南東道皆天子奉地如賈生說是漢初如此至漢武帝時亦大槩有名而無實其後運粟入關當時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開墾者多粟不入京師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收粟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殖利自豐不是運江淮之粟到唐時全倚辦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使出兵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嘗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大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來明皇府兵之法漸壞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名目且唐嚴宗明皇以後府兵之法已壞是故用粟乃多向前府兵之法未壞所用粟不多唐漕運時李傑裴耀卿之徒未甚講論到二子講論自是府兵之法既壞用粟既多不得不講論且如漢漕條鄭當時之議都不曾見於高惠文景之世唐之李傑裴耀卿之議都不曾見於高祖太宗之世但只見於中葉明皇之時正緣漢武官多役衆唐中葉以後府兵之法壞衆兵既多所以漕運不得不詳大抵這兩事常相爲消長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社稷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強租賦不領於度支當時有如吐番回紇爲亂所用猶多鎮武天德之間歲遣兩河諸鎮所以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其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各自正輸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渭橋轉相般運道途之遠此法遂壞自當時劃要再整頻運漕之法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所以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爲最急德宗時緣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歲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如此其急唐時漕運大舉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所以當時漕運之臣所謂無如此三節最重者京口初京口濟江淮之粟所會於京口京口是諸郡咽喉處初時潤州江淮之粟至於京口到得中間河南陝州互相轉輸然而三處惟是江淮最切何故皆自江淮發足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宰相李錡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三節惟是京口最重所謂漢漕一時所運臨時制宜不足深論到得宋朝定都于汴是時漕運之法分爲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黃河入汴至京師京東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當時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何故河西之粟江無阻及入汴大計皆在汴其次北方之粟

自三門白波入関自河入汴入京師雖惠民廣濟來處不多其勢也輕本朝置發漕兩處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陸路轉輸之勞其次北之粟底柱之門舟楫之利若其他置發運如惠民河廣濟河雖嘗立官然不如兩處之重此宋朝之大略如此然而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所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般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鹽散於諸州諸州雖有費亦有鹽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凡以江淮往來遲速必視風勢本朝發運使相風旗有官專主管相風旗合則無罪如不合便是奸弊夫般之遲速何故以風為旗蓋緣風動四方萬里只是一等所以使得相風旗真州便是唐時揚子江後來本朝改號曰真州運法未壞諸州船只到真州請鹽回其次入汴入京師後來發運歲造船謂之發運官船與諸州載米發運申明不船不出江諸州又自造船雖有此約束諸州船終不應副因此漕法漸壞惟發納發運未罷及蔡京為相不學無術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遂發改鹽法置直達江無水處不如此是時轉運漕之官不過催督起發其官亦有名而無實大抵用官船逐處漕運時便都無姦計若用直達江經涉歲月長遠故得為數所費甚多東南入京之粟亦少故太倉之粟少似東南高損發運有名無實此召亂之道也本朝漕運之法壞自蔡京東京發運本原大略如此

鄱陽 馬端臨貴與 著

國用考

賑恤

周禮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委積者謂九穀之數兄弟用以其餘法用也戰守移用亦如此也皆以待時共之以日易多日積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此皆謂一月食米若四升曰鬴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漢高祖二年関中大飢米斛萬錢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漢

文帝六年大旱蝗發倉庾以振貧民

武帝四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郡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救乃徙貧民於関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冠蓋相望費以億計

元鼎二年詔曰水潦移於江南迫隆冬至朕憐其飢寒不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告所振無令重困吏民有振振飢民免其戶者其以名聞

河内貧民傷水旱萬餘家汲黯以便宜持節發河内倉粟以賑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

昭帝元鳳三年詔曰乃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遣郡受牛者勿收責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使農移就業及
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補吏長安倉助貸貧民以車船載穀入
關得無用傳傳傳者勿故不明其出入
元帝初元元年詔振業貧民貸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
永光元年赦天下令各務農無田者皆假之貸種食如貧民
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成帝河平四年振貸頻河郡水傷不能自存者避水他郡國所在冗
食之 冗散廩食使生業不廢也 與著戶給復使還也
永始二年詔曰關東比歲不登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入穀物助縣官
振濟者已賜直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欲爲吏補三百石其吏也
過二等三十萬以上賜爵五大夫吏亦遷二等民補郎十萬以上家
無出租賦三歲萬以上一年
光武建武六年令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貧窮無家不能
自存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賜緦寡孤獨貧窮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
章帝建初十六年詔貧民有田業而匱乏者貸種糧勿收責
以後以各處水旱飢饉振貸非通行天下者不書
獻帝興平元年三輔大旱帝出太倉米豆作糜食飢人
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
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如故帝疑賊
卻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黃有
司收侯汶考實抵罪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黃初二年冀州大蝗民飢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糴改茲不再錄
明帝景初元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吳大帝赤烏三年民飢詔開倉廩以賑貧窮
晉成帝咸康元年揚州諸郡飢遣使開倉振給
宋文帝元嘉中三吳水潦穀貴人飢彭城王義康立議以東土災荒
人凋穀踊富商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
隨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又沿淮歲豐令三吳飢人即
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 又詔以會稽宣城二郡米穀百萬
斛賜潛水人
二十年諸州郡水旱人大飢遣使開倉賑恤
魏孝文太和元年詔州郡水旱蝗人飢開倉賑恤
七年以冀定二州飢詔郡縣爲粥於路以食之 定州上言爲粥所活七十五萬一千七
百餘口
宣武延昌元年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
十萬石以振恤貧民
隋文帝開皇十四年關中大旱民飢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
以獻爲之流涕不御酒殆將一朞乃帥民就食於洛陽敕斥候不得
輒有驅逐男女參廁於仗衛之間遇扶老携幼輒引焉避之慰勉而
去至艱險之處見負擔者令左右扶助之
唐太宗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間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
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來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
富饒侈心轉厭卒亡天下但是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
用故
唐太宗貞觀二年山東旱遣使賑恤飢民鬻子者出金寶贖還之
以後發常平義倉賑恤事並見市糴改茲不再錄
周顯德六年淮南飢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猶
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解者安責其必償也
致堂胡氏曰賑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

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貧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之不置或胥吏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豐取約予爲術聚斂之臣以頭會箕斂爲事大旱而稅不蠲水潦而稅不蠲蝗蝻螟賊而稅不蠲長官督稅不登數則不書課民户納欠不破産則不落籍出於民者尚如此而況貸於公者其貴償固不遺餘力矣世宗視民猶子匡救其乏而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

王者之政也

宋大祖皇帝建隆三年遣使賑貸揚泗飢户部郎中沈義倫使吳越還言揚泗飢民多死郡中軍儲尚有餘萬解倘以貸民至秋收新粟公私俱利有司沮之曰若來歲不稔孰任其咎義倫曰國家以廩粟濟民自當召和氣致豐年寧憂水旱耶此當斷自宸衷上從之三月詔賜沂州飢民種食

又詔賑宿蒲晉慈隰相衛州飢

開寶四年劍南平詔賑廣南管內州縣鄉村不接濟人户委長吏於有倉內量行賑貸候豐稔日令只納元數

八年平江南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飢民

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以粟四萬石賑同州飢

導化二年詔來興鳳翔同華陝等州歲旱以官倉粟貸之人五斗仍給復二年

五年命直史館陳堯叟等往宋亳陳潁等州出粟以貸飢民每州五千石及萬石仍更不理納

真宗咸平二年詔出米十萬石賑兩浙貧民

五年遣中使詣雄霸瀛莫等州爲粥以賑飢民

兩浙提刑鍾離瑾言百姓鬬食官設糜粥民競赴之有妨農事請下轉運司量出米賑濟家得一斗從之

仁宗英宗一遇災變則避朝變服損膳徹樂恐懼修省見於顏色惻

恒哀矜形於詔令其德厚矣災之所被必發倉廩賑貸或平價以糶不足則轉漕他路粟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或鬻閑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或有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寬取之或倚格以須豐年寬通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蚕鹽若和粜及科率追呼不急妨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蓏之稅民流亡者閉津毋責渡錢過京師者分遣官諸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爲淖糜食之或賦以開田或聽隸軍籍老幼不能自存者聽官司收養因飢役若厭溺死者官爲瘞埋祭之厭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蝗爲害則募民捕以錢若粟易之蝗子一升至易救粟二升或五升下詔州郡戒長吏存卹其民緩繫省刑罰飢民劫囷窖者薄其罪且以戒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懦不任職者問遺內侍存問災甚則遣使安撫其前後所施大略如此

初天下沒入户絕田官自鬻之至嘉祐二年樞密使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納之數以上三司户不蒲萬留田租千石萬户倍之户二萬給留三千石三萬留四千石五萬留六千石七萬留八千石十萬以上留萬石田有餘則鬻如舊四年詔改隸司農寺州選官二人主出納歲十月則遣官驗視應受米者書其名千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給米人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餘乃及諸縣量其大小而均給之其大畧如此

慶曆八年河北京東西大水大飢人相食詔出三司錢帛振之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知青州富弼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新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

者廩之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
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
以酒肉粮飯勞之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義冢白
爲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業又各以遠近受粮凡活五十餘萬人募
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慰勞就還其秩弼曰救災守臣職
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煑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
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人而實殺之弼所
立法簡便閒至天下傳以爲法時知鄆州劉夔亦發廩賑飢民賴全
活者甚衆盜賊衰止賜書褒奬

曾鞏救災議曰河北地震水災襄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
上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持節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恩於暴露非
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
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

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
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
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壞者甚
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
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
則其勢必不暇乎佗爲是農不復得修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
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
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爲性命之計是直以饑殍之養養之而已
非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也以中户計之户爲十人壯者六人月
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當受
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被災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之時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
十月一户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户計之中
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爲十
萬户食之不遍則爲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遍則當用
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慮爲公家長計也至於給
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僞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厝置一
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
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
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
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
可賴者必弃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
者有之其害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
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不可正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鬬之民
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
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

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粟不可以不
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盜一
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鳥駭鼠竄弄兵潢
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激之吏強者既羣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
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
今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未然銷之於
未萌也熟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
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
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錢以完
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佺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
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
以待二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
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

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取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蓄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可因者什器廢物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賴墻壞屋之尚可庇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爲雖馳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飢寒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振之足以拯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貿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轉死之禍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

英宗治平四年河北旱民流入京師待制陳薦請以粟便司陳粟貸民戶二石從之

御史中丞司馬光上疏曰聖王之政使民安其上樂其業自生至死莫有離散之心爲此之要在於得人以臣愚見莫若謹擇公正之人爲河北監司使之察災傷州縣守宰不勝者易之然後多方那融斗斛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若斗斛數少不能周徧者且須救土着農民各據版籍先從下等次第賑濟則所給有限可以濟約矣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則將來百姓爭務蓄積矣如此飢民知有可生之路自然不弃舊業浮游外鄉居者既安則行者思反若縣縣皆然豈得獲有流民哉

神宗熙寧元年降空名度牒五百道付兩浙運司令分賜本路召人

納米或錢振濟

帝以內侍有自淮南來者言宿州民飢多盜繫囚報本路不以聞詔遣太常博士陳充等視宿亳等州災傷又詔河北災傷州軍劫盜罪死者並減死刺配廣南牢城年豐如舊

司馬光上疏論曰臣竊聞降敕下京東京西災傷州軍如人户委是家貧偷盜財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未知虛的若果如此深爲不便臣聞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幸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於盜賊愈更嚴急所以然者蓋以飢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爲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盜財十者小加寬縱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勅文豫言偷盜財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爲盜也百姓多食官中當輕徭薄賦開倉賑贍以救其死不當使之相劫也

按温公此奏乃言之於英宗治平年間非此時所上今姑附此

六年詔自今災傷用司農常法振救不足者並須具當修農田水利工役募夫數及其直上聞乃發常平錢斛募飢民興修不如法賑救者委司農劾之

七年賜瓊慶路安撫司度僧牒千以備賑濟漢蕃飢民

元豐元年詔以濱棣滄州被水災令民第四等以下立保貸請常平粮有差仍免出息

帝曰賑濟之法州縣不能舉行夫以政殺人與刃無異今出入一

死罪有司未嘗不力爭至於凶年飢歲老幼轉死溝壑而在位者
殊不卹此出於政事不修而士大夫不知務也
九年知太原府韓絳言在法諸老疾自十一月一日州給米豆至次
年三月終止河東地寒與諸路不同乞自十一月一日起支至次年
二月終止如有餘即及三月終從之
賑貸始於嘉祐中罷諸路戶絶田以旱狄所輸之課給老幼貧
疾不能自存者神宗以來其法不廢自京師安濟坊給
常平米享至數倍差官卒克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
州縣奉行過當費用既多不免卒敓貧者樂而富者擾矣
元豐間詔青苗淄三州被水之民老幼疾病無依者給口食如乞
匄法
哲宗元祐六年翰林學士承旨知杭州蘇軾言前西二年諸郡災傷
今歲大水蘇湖常三州水通為一杭州者死者五十餘萬蘇州三十
萬未數他郡今既秋田不種正使來歲豐稔亦須七月方見新穀緩
故未易度量乞令轉運司約度諸郡合糴米斛數目下諸路封樁及
年計上供赴所西諸郡糶賣紹賜米百萬斛錢二十餘萬緡賑濟災
傷
紹聖元年帝以京東河北之民多食流移未歸詔給空名假承務郎
敎十太廟齋郎補牒十州助敎不理選限救三十度牒五百付河北
東西路提舉司召人入錢要充賑濟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飢窜命粟為后稷播時百
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
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其詳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
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王制
則財擯滅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
書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禀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
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粜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
太宰以九式均邦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
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
凶荒之歲務符信發粟振飢而已當時斂散輕重之式未
嘗講侯甸采衛皆有儲遺不至於穀價翔踊如弛張斂散之權
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飢乞粜于晉曾飢乞粜
于齊（杜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粜於隣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
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攘奪收其權
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斂散輕重先王之制固壞
到後來斂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
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拍民粜不出粜者
死與斂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大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
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移粜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
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詔令水潦移於江南
方下巴蜀之粜致之江陵（水經注江水出巴東北都縣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
粜不足以供萬粜荒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歲不登關中之
長安（通典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
謂善政且三十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
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悝之平粜法非先王之政豈年收之良規到得平粜之政不講一切
凶年出之振飢此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粜之政不講一切
趣辦之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使
平粜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於流散各可
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粜不過以飢殍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粜

粥其策又其下者（遣王華未年民饑發倉賑貸富家之又分遣大夫嵩者按民貧富入閉糴十萬人置養贍宮以聚之東遣三公將軍騎東方諸倉粟未為臨淄水相食糜陽以東米石二千錢及青徐地人相食）盧其棄飢死者十七八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粜之法如漢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又不得已而為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斟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音本始四年歲不登民卹置三年卹）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可行之法此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户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室

廬招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寧其事不以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記於青州救荒之法多出於此以為民衆不能盡知之故多為條目使之易曉比人多亂死者衆公出榜要路令相扶攜入城就食全活甚衆）勸民出粟（謂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崇為官舍置倉以聚流民而分寧之）流移（謂民中有舊為鄉閭所敬信者分給其食令招誘流民）為場（謂隨高下為場以聚流民而分寧之）其法（謂隨內妻之產男女之別二萬石以上取旨優異准賞已有官蔭不願補授各同當比類施行

紹興二十八年浙東西田苗損於風水詔出常平米賑糶更令以義倉賑濟在法水旱檢放及七分以上者濟之詔自今及五分處即撥義倉米賑濟

孝宗隆興一年霖雨害稼出內帑錢四十萬兩付戶部糶粜以濟之其年淮民流於江浙十數萬官司雖濟而米糈有限乃詔民間不曾經水災願占田萬畝者粜三千石萬畝者三年臣僚言日前富家放貸約米一斗秋成還錢五百其貯米價既平粜四斗始克償之農民甚不重困詔應借貸米穀只還本色取利不過五分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

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無官人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限將仕郎者聽以上補官或進士則免文解及補上州文學迪功郎各有差文臣一千石減二年磨勘選人轉一官以上補授及占射差遣有差武臣亦如之五千石以上文武臣並取旨優與推恩

臣僚言諸路旱傷乞以展放展閣責之運司來給借貸責之常平司覺察妄濫責之提刑司體量措置責之安撫司上諭宰執曰轉運只言檢放一事恐他日賑濟之類必不肯任責廣允文奏曰轉運司管一路財賦謂之省計凡州郡有餘不足通融相補正其責也

淳熙八年詔文會子二十二萬併浙東路常平義錢內支一十萬貫付提舉朱熹措置賑糶

十年江東憲臣尤袤召人言東南民力凋弊中人之家至無數月之儲前年旱傷江東之南康江西之興國俱是小熟南康飢民一十二萬二千有奇興國飢民七萬二千有奇且祖宗盛時荒政著聞者莫如富弼之在青社趙抃之在會稽在當時已是非常之災袤致其實則青州一路飢民止十五萬餘及南康一軍之數會稽大郡飢民纔二萬二千而已以興國較之已是三倍至於賑贍之米弼用十五萬斛抃用三萬六千今江東公私合力賑救為米一百四十二萬去歲江西賑濟與國一軍除民間勸誘所得出於官者自當七萬其視青州一路會稽一郡所費寔相倍蓰則知今日公私誠是困竭不宜復有小歉國家水旱之備止有常平義倉頻年旱蝗發之略盡今所以為預備之計唯有多出緡錢廣糴米斛而已又言救荒之政莫急於勸分昨者朝廷立賞格以募出粟富家忻然輸納故庚子之旱不費支吾者用此策也自後輸納既多朝廷吝於推賞多方沮抑或恐富家以命令為不信乞詔有司施行

浙東提舉朱熹與丞相王淮書曰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而侍從外而牧守皆可以交結附託而得明公不此之愛而頓愛此迫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人之賞以為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也大抵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諕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旁觀論則亦可謂不思之甚也

寧宗嘉定二年起居郎賈從熱言出粟賑濟賞有常典多者至命以官固足示勸然應格暨賞者未有一二偏方小郡號為上戶者不過常產耳今不必盡責以賑濟但隨力所及或果或貸廣而及於一鄉狹而及於一都有司核實量多寡與之免役一次少者一年或半年庶幾官不失信民必樂從從之

漢文帝二年民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

十二年賜天下民田租之半

十三年除民之田租

右除田租始於漢文以後或因行幸所過除田租或各處災傷除田租非遍及天下者不錄詳見田賦考

武帝元朔元年詔貸種食勿收責

昭帝始元二年詔所賑貸種食勿收責

按漢以來始有蠲貸之事其所蠲貸者有二田賦一也逋債二也何三代之時獨不聞有所蠲貸耶蓋三代之所以取民田賦而已貢助徹之法雖不離乎什一然往往隨時隨地為之權衡未嘗立為一定不易之制故禹貢九州之地如人功多則田下而賦上人功少則田上而賦下兗州之地蓋十有三載而後可同於他州又有雜出於數等之間如下上上錯下中三錯之類可見其未嘗立為定法孟子以為治地莫善於貢亦病其較數歲之中以為常然則數歲之外亦未嘗不變易非如後世立經常之定額其登於賦額者逮非令不可懸欠也蓋其所謂田賦者既隨時計勘而取之則自不令其輸納不敷而至於逋懸既無逋懸則何有於蠲貸而當時之民亦秉彝以事其上所謂兩我公田逮及我私所謂私田稼不善則非農則又不至如後世徇私忘公而徼幸其我蠲至於田賦之外則未嘗他取於民雖有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之制然未聞責其償也春秋時始有施舍已責之說家量貸而公量收之說秦漢而下賦稅之額始定而民不敢逋額內之租征欲之民始多而官復有稅外之取夫如是故上之人不察不規時之豐歉民之貧富而時有蠲貸之令亦其勢然也由唐以來取民之制愈重其法愈繁故蠲貸之令愈多或以水旱或以亂離改易朝代則有所蠲甚至三歲祀帝之赦亦必有所蠲以為常典蓋征斂之法本苛逋欠之數日多故蠲貸之令不容不亟而祭煦煦顧獲之徒至有故逋常賦以待蠲而以為得策則上下胥失之矣

宣帝元康元年詔所振貸勿收

神爵元年詔所振貸物勿收

元帝永光四年詔所貸貧民勿收責

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　四年逋貸勿收

成帝河北四年詔諸逋租賦所振貸勿收

後漢光帝元年詔以大旱勿收兗豫徐州田租

和帝永元四年詔郡國秋稼為旱蝗所傷者什四以上勿收田租

九年詔如之

順帝永建元年詔以疫癘水旱令人半輸今年田租其傷害什四以上勿收責不滿者以實除之

桓帝延熹九年　靈帝熹平二年皆有是詔

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取蜀故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

吳大帝嘉禾三年寬民間逋賦勿復督課　十三年詔原逋責

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復天下租賦及關市之稅一年逋債宿負皆勿收

太康元年平吳將吏渡江復十年百姓及百工復二十年

二年詔四方水旱甚者無出田租

五年減天下户課三分之二
六年以歲不登免租貸宿負
惠帝永平元年除天下户調綿綿
成帝咸和四年詔遭賊州縣復租稅三年
孝武太元四年郡縣遭水旱者咸租稅
五年以比歲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債皆蠲除之
十七年大赦除逋租宿債
宋武帝即位大赦逋租宿債勿收
齊高帝即位大赦除逋租宿債 負 債 皆 除 收
魏道武天興元年詔大軍所經州郡皆復貨租一年除山東人租賦
之半
二年又除州郡租賦之半
太武延和三年詔以頻年征伐有事西北運輸之役百姓勤勞令郡

縣括貧富以爲級富者租賦如常中者復二年下貧者復三年
孝文帝太和六年分遣大使巡行州縣遭水之處勾其租賦
隋文帝開皇九年以江表初平給復十年自餘諸州並免當年租賦
十二年詔河北河東今年田租三分減一兵減半功調全免
唐高祖武德元年即位詔義師所過給復三年其餘給復二年
四年平王世充竇建德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鼎函虢賓芮邠七州
轉輸勞費幽州管內久隔寇戎並給復二年
太宗即位免民逋租宿負又免關內及蒲芮鄜秦陝鼎六州二歲租
給復天下一年
貞觀元年以山東旱免今年租
中宗復位免民一年租賦
肅宗即位免天下歲租之半
玄宗開元五年免河南北蝗水州今歲租
八年免水旱州逋負
九年免天下七年以前逋負
十七年免今歲租之半
二十七年免今年稅
天寶十四年免今年租庸半
肅宗乾元二年免天下租庸來歲三之一階賊州免三歲稅
代宗即位免民逋負租宿負 次年又詔免之
憲宗元和四年免山南東道淮南江西浙東湖南荊南今歲稅
十四年大赦免元和二年以前逋負
武宗會昌六年以旱免今年夏稅
宣宗大中四年蠲廢支鹽鐵户部逋負
九年以旱遣使巡撫淮南減上供饋運錢逋租之籠淮南宣歙浙西
孝圣元日常貢以代下户租稅

懿宗咸通七年大赦免咸通以前逋負
後唐莊宗天成二年詔免三司逋負近二百萬緡
潞王即位以劉昫判三司鈞考舊逋必無可償者請蠲之詔長興以
前户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萬石咸免之貧民大悅三司吏怂之
致堂胡氏論見田賦考
宋太祖皇帝至道二年祕書丞高紳上言諸路受詔詰江南諸州首至宣
州檢責部內逋官物千二百四十八萬即日詔太常丞黃夢錫秉傳
察其事皆李煜日吏掌郵驛鹽鐵酒榷供軍粟秸等以鐵錢計其數
逮四十年州郡不爲削去其籍憂錫檢勘合理者纔三四萬民貧無
以償乃詔悉除逋籍
真宗咸平元年判三司催欠司王欽若上言諸路所督逋負并十保
人償納未盡者請令保明聞奏均在吏屬科理者請蠲放之詔可
又令川峽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以償 自是每有大赦必令

臺省官與三司同詳定逋負引對蠲放東封放五百四十九萬　分
陰放五百九十四萬其後所放大約準此
巽岩李公迓湯司農歸朝奏曰側聞真宗初即位王文穆公與
毋賓古同佐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
民病不能勝將啓蠲之文穆將賓古言即夕俾吏治其數翌旦
具奏真宗愕曰先帝曷不知此文穆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
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緡
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文穆甚異卒用為相仁宗繼立推廣先
志亟改追欠司曰蠲納司旋命近臣詳定應在名物下諸路轉
運使期以三年悉蠲之每三年獲一大赦凡宿逋之總於蠲納
司者苟非侵盜皆得除洗列聖相授率由舊章所蠲當以數百
萬計究其本原事迹實自文穆發之文穆晚繆所為要不合古
而真宗獨加寵待亦惟文穆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內悉除之

仁宗天聖六年詔天下應在物轉運司選所部官期三年內悉除之
百萬以上歲中除十之八者陞陟不及百萬而歲中悉除者錄其勞
過期者劾其罪是歲有司言所蠲二百三十六萬
嘉祐四年蠲二千二百一十六萬其餘或千萬或數百萬惟是以知
四十餘年之間以恩釋者多矣然有司或務聚斂有旨以恩除而追
督不捨者朝廷知其弊下詔戒飭
英宗治平三年詔逋負非侵盜皆除之或請所負滾嘉祐七年赦後
已輸十之三乃以赦除端明殿學士錢明逸言此非赦意請如初令
詔可
神宗熙寧元年釋逋負貸粮一百六十二萬八千五百石有奇錢十
一萬七千四百緡有奇
元豐五年詔內外市易務在京酒户罰息錢並除之後又詔倍罰變
錢三分已放一分外更免一分

哲宗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乞將民間官本債負出限役錢及酒
坊元額罰錢見今資產耗竭實不能出者令州縣監司保明除放詔
令户部勘會檄謂此事惟州縣可見若令户部取之州縣文字往來
問難淹延歲月教民之急不當如此乞與一切放免於是詔户部勘
會應係諸色欠負窠名數目若干係息或罰及逐户已納過息罰錢
數并拋下免役及坊場淨利等錢仍以欠户見今有抵當物力逐具
保明以聞尋詔內外見監理市易官錢特許以納過息罰錢充折如
已納及官本即便與放免并坊場錢亦依此
五年詔府界諸路人户積年負欠以十分為率每年隨夏秋料各帶
一分頒併納者聽又詔諸路負欠許將斛斗增價折納
御史中丞傅堯俞言風聞逐處監司以今歲麰麥並熟催督積年
逋負百姓必不能用一熟之力了積年之欠徒費鞭朴長公人貪
暴乞取之弊諸路監司且令帶納一料俟秋成更令帶納

知杭州蘇軾言二聖嗣位以來恩賚指揮多被有司巧為艱閡故
四方皆有黃紙放白紙收之語雖民知其實止怨有司然陛下未
嘗峻發德音戒飭大臣就盡理推行況臣所論市易鹽礬酒稅和
買絹四事錢物雖多皆是虛數必難催理除是復用小人如吳居厚
龔夷之類假以事權濟其威虐則五七年間或能索及三五分若
官吏只循常法何緣索得三五年後人户竭產伍保散亡勢窮理
盡不得不放當此之時亦不得謂之聖恩矣伏乞留神省覽或執
政只作常程文字行下一落胥吏庸人之手則茫然如墮海中民
復何望矣
七年軾又上言曰臣聞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夫民既富而教然後可以即戎古之所謂善人者其不及聖人遠
甚今二聖臨御八年于茲仁孝慈儉可謂至矣而帑廩日益困農
民日益貧商賈不行水旱相繼以上聖之資無善人之效臣竊痛

之所至訪問耆老有識之士陰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寬政無他疾苦但爲積欠所壓如負千鈞而行免於僵仆則幸矣何暇舉首奢賡以營求於一飽之外哉今百姓富家昔日號爲無比户者皆爲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監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吏卒又符日至其門鞭笞日加其身雖有白圭猗頓亦化爲篳門圭竇矣自祖宗以來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無侵欺盜用及雖有侵欺而本家及五保人無家業者並與除放祖宗非不知官物失陷敷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無以爲生雖加鞭撻終無所得緩之則爲盜賊之所憑藉故舉而放之則天下悦服雖有水旱盜賊民不思亂此爲捐虛名而收實利也自二聖臨御以來每以施舍已責爲先務登極赦令每次郊赦或隨事指揮皆從寬厚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監

司以催欠爲職業守令上爲監司之所迫下爲胥吏之所使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旦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求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徵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買抵當物業雖非衷私而云買不當價似此之類曼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户嗟乎聖人在上使民不得爲陛下赤子而皆爲蝥吏食邑户此何道也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所賒然後計算得行彼此通濟今富户先已殘破中民又無積欠誰敢賒賣物貨則商賈自然不行此酒稅課利所以日虧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諸路連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轉運司窘於財用例

吏皆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臣聞之孔子曰苛政猛於虎昔嘗不信其言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止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於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來日以檢察本州積欠爲事內已有條貫除放而官吏不肯舉行者臣即指揮本州一面除放去訖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權住催理聽候指揮其於理合放而於條有礙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

奏取聖旨

元符三年十二月時徽宗已即位詔兩浙轉運司應舊欠朝廷及他司錢物斛斗總計六百五十餘萬分作十五年撥還仍自建中靖國元年爲始

時右司員外郎陳瓘進國用須知言帝嗣位之初肆赦天下大弛

逋負其數太多不無僥倖方國用匱乏之時傾天下之財而撫子遺大臣爲無益之舉以壞先憲不可以不慮會御史中丞趙挺之亦言奠勘元祐七年所放係與不係欠負凡民間錢物宜輸於官者一切均放之然所放欠乃元豐八年三月已前蓋七年已前也今元符三年乃放元符三年已前者則所放不貲矣祖宗以來放欠自有程式今不取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敕奠勘如不曾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放欠止依所放名件而不依所放年歲顯有情弊乞並送戶部勘當將建隆以來至元祐六年赦敕奠勘如不曾放過名件並合依祖宗以來舊法而獨取元祐七年之法其間

助國用非小補也

宣和六年臣僚言京西等處二稅及坊場酒稅拖欠貫萬不少乘非良民不納多是形勢頑猾人戶欺隱又高郵縣共欠一十餘萬貫石作逃移者四萬七千餘戶每歲輸除額稅五萬二千餘貫石蓋州縣之官不能治豪右抑兼并貧下之戶爲豪右兼并其籍必妄申逃移失陷省稅乞詔有司驅磨按治無依貧下之民均被聖澤從之

高宗建炎二年部元年夏秋稅租及應欠官物並除放

紹興二年建盜范汝爲平蠲本州路上四州今年夏秋稅及夏料役錢下四州曾遭寇掠者蠲今年夏稅

三年詔諸州軍所欠紹興元年夏秋二稅并和買上三等人戶與倚閣一半第四等以下並倚閣分限三年帶納

又詔漳潮鼎澧岳復循梅惠英慶吉撫汀南雄荊南南安臨江皆盜賊所蹂踐及軍行經歷處與免科差及催欠各二年

六年詔去年旱傷及四分已上州縣紹興四年已前積欠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倚閣上曰若倚閣州縣因緣爲姦又復催理擾人乃盡蠲之

七年詔駐蹕及經由州縣見欠紹興五年已前賦稅并坊場淨利所負並蠲之

二十一年詔自紹興十一年至十七年諸色拖欠錢物除形勢及公吏卿司與第三等已上有力之家餘並蠲之

二十三年溫州布衣萬春上書言乞將民間有利債欠還息與未還息及本與未及本者並除放庶少抑豪右兼并之權伸貧民不平之氣上謂輔臣曰若止償本則上戶不肯放債反爲細民害乃詔私債還利過本者並與依條除放

二十六年吏部侍郎許興古言今歲曾有知縣縣令共二百闕無願就者正緣財賦督迫民官被罪所以畏避如此若罷獻羨餘蠲民間積欠謹擇守臣戒飭監司奉法循理則吏稱民安矣詔行之

二十八年三省言平江紹興府湖秀州被水欲除下戶積欠擬令戶部開具有無侵損歲計上曰不須如此止令縣數便於內庫撥還庶平時不妄費內庫所積正欲備水旱本是民間錢却爲民間用何所惜乃詔平江等處應日前積欠稅賦並蠲之

二十九年詔諸路州縣紹興二十七年前積欠官錢三百九十七萬餘緡又四等以下戶係官所欠皆除之

三十年臣僚言自岳飛得罪湖北轉運司拘收前宣撫司庫務金幣物解計直六百九十餘萬緡未有輸納者八十九萬緡至是二十年拘催不已此皆出軍支使及回易逃亡之數即非侵盜無所追償望即除放從之

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赦文應官司債負房賃租賦和買役錢及坊場河渡等截止紹興三十二年以前並除放如別立名額追納者皆如之

乾道元年正月有事于南郊赦蠲減並循舊制自後每三歲郊禮赦許越訴官吏並坐之

蠲福建路寺觀覓剩錢

先是閩部寺觀計口給食常住所餘盡爲官拘是致僧道不肯留心管業田多不耕耕者旋復逃亡抑勒鄰保補欠累及鄉民乃有是命

廣東帥臣林安宅言近者湖南凶賊奔衝本路韶連南雄封州德慶肇慶府之西會廣州之懷集清遠皆遭蹂踐或被焚蕩乞依廣西例免今年夏秋二稅并合應副轉運司供贍荆南及本路大兵錢粮詔併英賀郴州桂陽軍未起錢物悉蠲之十二月宰執進呈立皇太子赦內一項應爲人曾孫如祖孫四世見在特與免本身色役二稅諸般科敷一年戶部慮虧損歲計欲每戶放止五十千上曰豈可失信於人雖數多亦不奈何

乾道二年詔饒州歲進金一千兩特減七百兩

五年蠲諸路州軍隆興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上供諸色窠名錢粮及乾道二年已前上供科糴綱運欠米　又蠲江淮等路紹興二十七年至乾道二年終拖欠內藏庫歲額錢共八十七萬五千三百緡有奇

六年戶部侍郎王佐等言軍興以後行在省倉諸路總所借充過錢一百九十六萬餘緡三十八萬五千餘兩金三百餘兩度牒五千道毀步馬軍司元借過酒本錢二十二萬五千餘緡及諸郡寄招軍兵充支錢五萬八千緡起發忠勇軍衣賜綿一萬二千九百餘兩絹三千八百餘疋並乞蠲放從之

九年詔大理寺見追賦錢自乾道七年二月以前並蠲之

淳熙四年臣僚言慶赦蠲積欠以蘇疲民州縣不能仰體聖意至變易名色以取之宜下諸路漕司如合該除放無得更取之於州州無得更取之於縣縣仍督逐縣銷豁欠簿書名數榜民通知詔可

七年池州檢放旱苗米四萬五千餘石其經總制錢二萬六千餘貫係於苗上收趁無從所出詔蠲之

祈東提舉朱熹言去年水旱相繼朝廷命檢放秋苗而閭閻愛惜緣起催在前善良畏事者多已輸納其得減放者皆頑猾人户事件不均望詔將去年剩納數目理作八年蠲豁詔户部看詳

淳熙七年八年諸路州軍應住催併權免拘催候秋成理幼或隨料留納苗稅緣係連年旱傷可特與蠲放

十年先是戶部尚書曾懷申請妄訴災傷僥倖減免稅租許人告依條斷罪仍沒其田一半充賞至是江東運副蘇詡奏昨稱災傷止是規免本年一料稅租斷罪給賞已是適中難以拘沒其田從之

朱熹戊申封事臣伏見祖宗舊法凡州縣催理官物已及九分以上謂之破分諸司即行住催版籍亦置不問由是州縣得其贏餘以相補助貧民此小拖欠亦得遷延以待蠲放恩自朝廷惠及閭里君民兩足公私兩便此誠不刊之令典也昨自會懷用事始除此法盡刷州縣舊欠以爲隱賑悉行拘催於是民間稅物豪分銖兩盡要登足懷以此進身遂取宰相而生靈受害冤痛日深得財失民猶爲不可況今政煩賦重民卒流亡尤謂財者又無可得之理若不早救必爲深害

按以此二事觀之曾懷之爲刻剥小人可知矣

淳熙十六年二月光宗受禪即位蠲赦條畫一依壽皇登極赦事理

臣僚言紹興三十二年赦止放官司債負今乃易官司之司爲公私之私赦下之後並緣昏賴者衆乃詔私債納過本息者放本過本者免息還本並緣昏賴者科罪

紹熙元年臣僚言陛下嗣位之初首議蠲貸慈州縣可以均受其賜今郡之督責於縣者如故縣之誅求乎民者無所遺也乞令諸路監司將知名關乏縣道諸郡公心共議蠲減無名之供而後禁戢不止之取一郡則通一郡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縣監司則通一路之事力而寬融所當減之州期以一季開具減放名色錢數聞奏詔可

紹熙五年寧宗即位登極赦蠲放一如淳熙十六年故事
慶元五年臣僚奏乞蠲澧州科納承平時黃河築埽鐵纜錢蠲免
抱認廢圩米從之（二項係收縣民及置城縣民田地內抱認廢圩米合除之）
嘉泰四年前知常州趙善防言貧民下户每歲二稅但有重納未嘗
拖欠朝廷蠲放利歸攬户卿胥而小民未嘗沾恩乞明詔自今郊霈
則貧民實被寬恩官賦亦易催理從之開禧元年詔免兩浙身丁錢
綿自來年並除之

右宋以仁立國蠲租已責之事視前代爲過之而中興後尤
多州郡所上水旱盜賊逃移倚閣錢穀則爲詔旨徑直蠲除
無歲無之始不勝書姑摭其普及諸路與所蠲名目頗大者
登載于此蓋建炎以來軍興用度不給無名之數稍多故不
得不時時蠲減數日以寬民力又四蜀自張魏公屯軍閬陝

以湖閩爲隨軍轉運軍前支使鎮餽尤浩故賦稅茶鹽搉酤
和買布絹對糴米粮及其他名色錢物錙銖必取率是增羨
蜀民頗困事定之後凡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多從蠲減云

文獻通考卷之二十七終

郡陽馬端臨

選舉考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
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德行之名六藝之目鄭司農云興賢者能者以鄉大夫事其書者能者以鄉大夫之職官名之職別事其書于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鄭司農云興賢者今舉孝廉是也興能者今舉茂才是也）
帥其吏與其敎冦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賓謂敬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
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一

（詳見學校考）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
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以歲時祀祭州社則
爲其民讀法亦如之　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
以糾戒之（以四孟月朔日讀春秋祭禁亦如之）
正歲稽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登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禁書其孝悌睦婣
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散徙
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
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

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畢者其職煩事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敏敏任恤易知者也故問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畢者其責輕爭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國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效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勸以

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 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爲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能如六鄉之所爲也屬猶聚也又因勸者而脈勸其餘以合職事

按六鄉之外爲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勸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略由進令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爲一家其長久世世奉宗廟士絕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游我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鄰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有賢者郡守身自往請命至京師駕車遣之也公又問焉曰子之鄉有奉養股肱之力秀出於衆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長弟於鄉里驕逸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爲弟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縣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爲科自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故姑載其立法之始畧見於此而其詳各見本

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謂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簿書偕俱也令派縣之人與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先時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爲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說文曰寐臥也）故旅者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磬豪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閉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績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非何以佐朕屬幽隱勤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加九錫不貢士則一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皇孝武二詔俱爲舉賢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爲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二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孝昭元始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鳳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內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建昭元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祿大夫博士行舉瀕河之郡舉淳厚者有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克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太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淳樸辟邁有

行義各舉一人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直言通政事延于側陋可親民者各一人
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冬詔中二千石舉
治獄平歲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曆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
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
千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

書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
周知也（東觀奏記多以孝廉舊事見本考）
建武六年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以後避諱見本考）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
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一人
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退節儉也
章帝時所徵舉者皆特拜不復簡試上或矯飭誇偽茂材孝廉成以百數所
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其偽茂材孝廉成以百數所
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詳見孝廉條）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非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
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
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
兼孟公綽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

厚敏識之吏持心近淳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
也上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瞞閉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
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郡守舉淳厚質直各
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淳厚質直各
一人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
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延為侍中
永初二年詔曰問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
冀得至謀以鑒不遠而所對皆猶尚浮言無卓尔異聞其有百僚及
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各使指實以聞二

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術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順帝陽嘉元年冷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
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詳見孝廉門）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
猶近世御史臺襲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
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駁其非帝不
從既行而廣出為濟陰太守首坐繆舉之罰蓋公正之法廣回
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
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者共雄之為人可知矣得雄之
為人雄之為法可知矣范史推其効驗至於頓而未頓決而未
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

得之人其坐緣舉者胡廣華尒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缺望難裁自是竊名僞服浸以流競權門責任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不容罔亦因譏時宜而黃瓊李膺張衡崔援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猶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擬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及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盛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志其拘儒拂巾杜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漢弘

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固亘焉楊厚以儒學進崔援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嵩魯丕皆終可為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蒲密袁閎朱穆劉陶猷替康時郭有道奕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獲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牲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頓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近者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迁四民錯雜詳覈所延康元年尚書陳群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

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識鑒者為之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中正十萬以上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之州郡聯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有德克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褒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馮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于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

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準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中正但考行倫輩輩富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渙然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杖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戚中正則唯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才責在外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厎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它暨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以為政教頹弊風俗不淳上疏曰近者魏武帝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共後綱維

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郡以懲不恪也帝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爲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供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遊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雖其事徒繫名於大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才未設遊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作成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藉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嘗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矣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爲農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饒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愼終之化不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熟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于時雖風教頹失而無典刑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使女奴充樂積年沉廢鄉論稱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爲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已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者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士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僞由已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爲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橫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籍父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雍弊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秩必采聲於臺府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積於官而獲高叙是爲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懶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爲設府舉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爲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與兩漢一
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椽積累而升或由世
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輳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
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
中正者等雖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椽屬州郡選
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衆鑑之明
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
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
用者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逢以五歲待其
躰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慫慂又必限以九品
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
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
疾惡如孫秀爲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弟衍衍將不

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
快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柔榮弔劭子岐岐辭以疾
榮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九
藥客見之卿望以爲貶坐是沉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
吏杜德靈及呂公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
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
論者云是惠連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遍之元嘉七年
乃始爲彭城王義康參軍閱續父卒繼母不慈續恭事彌謹
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續盜父時金寶訟于有司遂被清議十
餘年續老謹不息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
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羞人之發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
永不可以枝拄滌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
皆當平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

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
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
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遂至京師皆以疾辭太興三年
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至詔孝廉申至七年而秀才
如故也
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
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之名矣今觀東晉之事則應舉
口誦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
惠帝復作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然則

上下相蒙姑息其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宋制并陽吳會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
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
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詳見舉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詳見舉
齊尚書都令史駱牽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
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詳史發駁孔論與言
皆無俊繁而後秉栽夫表事之深析理之會宜必委牘方切理道未
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翠坊五通而常與其俱
奇一亦宜採語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
德其所進取以官婚胄籍爲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門仕後門以三
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士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
漫以成俗至和帝時崇武帝舊事以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

在貢舉自有銓次冑籍并降行能藏否或素宦懷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寶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蓄藏聲自埋衡蕪者又以名不表著絕其階緒必須書判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厲搞奔成兢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薄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遺廢人識淮淡造請自息且閭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登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叡於斯爲甚乃施行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爲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崇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骨染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故帝太平貳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漢舉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校不然則否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舍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徙以憑藉代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對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一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爲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奚絕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須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別自非仕宦不至京師龍公鄉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基布傳經授業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爲公府所辟遷爲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爲盛今之士人益爲京邑其有守土不選見謂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略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別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鄉裴子野又語曰書云貴貴爲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鉉擇貧畝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鄉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循等家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撝謙無絕於時具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卑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近于二漢尊儁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猶九棘之家黃散之孫茂令長之宦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戶所議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敎弘退讓厲德興化之道也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尚爲視節得未壯而仕

詳見舉官門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敘之

詳見舉官門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才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須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敘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郎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郎先敘之則賢才無遺矣

正始元年冬乃詔諸郡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北齊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孝廉書策真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

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倣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傳學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玄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內惟正玄一人舉秀才餘當貢者隨例銓注正玄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剌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在試退正玄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玄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為別奏抑為乙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　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玄一門三

秀才

按常貢者不分優劣隨例銓注之人也舉秀才者文才傑出對策高第之人也隋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楊素苏威倫俗吏宜其疾視如此蘇威儒者也亦復沮抑正藏士生斯時何其不幸耶

持書侍郎史李愕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淫華遂成風俗江左靡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學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權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

指本遂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忿競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是以開皇四年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鄉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鑽仰墳素棄絕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茲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弊風選吏舉人未蓬典則委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苟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簡其學不稽古遂俗隨時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朝孟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勃恐掛網者多請勅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客陳俎豆備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著文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部集閱而關于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爲及等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爲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爲第自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吏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七策通二以上爲第能通一史自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奏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調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爲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爲乙第凡明法試律七令三條全通爲甲第通八爲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爲第凡算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級術七條緝古錄大義理然後爲通級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爲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大畧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徠焚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初秀才科第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絕高宗時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審加搜訪毋令赫赫之辰斯學遂絕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

以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獎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者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並停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爲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絕言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枝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駭縣孤絕索幽隱爲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面墻焉

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則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乙科而已　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其制詔舉人有不當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有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恥不以文章達應詔舉多則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治躰為鄉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

天后表曰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內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歲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之所司臨時策試從之

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雋策皆亡實材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武后天授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陽城數日方了殿前試人白此始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于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于南宮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庭是以為不足信耶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故先正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有能行焉無亦流其名以謂帝莫簒天下士其襄然為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宮禮闈選文學鄉大夫使可衡鑑矣甚焉以是為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況事始自僭竊亂溷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試諸路貢士蓋如後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唐自開元以前試士未屬禮部以

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

右補闕薛謙光上疏言今之舉人有毋事實或明詔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訪奏記希咳唾之澤攀頂至足竟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為覓舉夫覓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謟黷於禮閤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閤喧議紛紜寖成風俗今夫舉人詢于鄉閭歸于里正而已雖跡駭名教罪加典刑或冒貫規免編附資邀勳益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設令材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昔漢武見司馬相如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吳起將戰左右進劒起曰將者提鼓擐桴臨難決疑一劒之事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實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觀其勇略而已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今宜寬平年限容其採訪稽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君子之道長矣

長壽二年后自製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傍老子

初貢舉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

玄宗時詔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按六經孔孟之說有國家者所當尊表章為士者所當習業也老氏豈得以並之武后假聖諂之說徂娼其君及其篡位則復以其所自著所謂臣範者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鹿裘龜冕之下賢良文學秉笏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可

長壽二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列拜則金帛羽毛升於玉階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祭先師畢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觀禮焉　又令

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於諸州貢士上州歲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

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官徒虛費廩祿兩監博士濫廢天祿臣切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向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自然服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以其放官豈識先王之禮哉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爲限約務以黜退之微臣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爲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瑒又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聞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府寺郡國爲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

風俗用脩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蔑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宮非正身十有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稱變以此爲貶溺於所習恣睢本原欲以啓真性雖契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豈有涯分而九流七畧書籍無窮主司微問不立程限故修習之時但務鈔畧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辨胥吏之口而已所謂誦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沒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舉聰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

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

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宮非正身十有三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稱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字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務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舉人訴詞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卑賤愚懵其路隘也如此而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舉聰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

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按溫公通鑑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考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當考

天寶十二載敕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送

十四載復鄉貢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考取士不以考實徒竣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囿亦不能捐其詞寡深昧求賢之意請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帖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材經籍在茲請悉尋檢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氷炭脂炬殽具皆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王莽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毋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

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羅隱漸截疑其爲數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杜陽編記舒元輿進士既試脂炬人皆白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見耳故廣記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章永貽試日先畢作詩云禮衣博帶蕩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閑古說棘離何日却重來三條燭盡鐘初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鵕侯才又云白蓮千朵照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宮風月盡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脫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還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爲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難成奏復夜試周廣順中實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制不許見燭

代宗廣德二年貢至爲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填帖故爲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之席待賢之意請依古察舉兼其鄉閭孝友信義廉耻而通經者縣薦之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于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議之給事中李栖筠等議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王莽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毋后專政而亦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耶魏晉以來

專尚浮僞德義不修故子孫連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爲正論然自晉室之禍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切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立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掾屬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問君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教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之夕見其利而衆論以爲舉進士又矣廢之恐其失業乃詔明經進士與考廉兼行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弊刺拜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拜拜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

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之治亂蓋可知矣

德宗貞元十八年勑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人不必要滿此數

十九年勑礼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邑資用屢空其禮部舉今年宜權停

陳士韓愈上狀曰伏見今月十日勑今年諸色選擧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爲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童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爲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畜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選舉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當坐法及爲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

初開元時礼部考試畢選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放榜讓者以爲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乃詔覆試徽坐貶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礼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

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畧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蓋以礼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册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獨只許兩條迫促驚怪幸皆成就若比礼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勑文以爲孤竹管賦出於周礼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

又曰高鍇爲礼部侍郎知貢舉開二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紹加四十人奉勑依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紹加四十人至四年始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錯在礼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爲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據言載錯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閹節取狀頭錯庭謹之思謙回顧厲聲曰明年

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錯知舉試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劈士良一絨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趨至階下白口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錯接之書中與衣襆我錯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錯竚首良久曰然則畧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錯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缸斜背解明璫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閻閻貴夜來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踈俊不羈之士耳錯徇西瑞之意以爲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太和三年錯爲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按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聲望然以錢徽高鍇之事觀之權倖之囑託亦可畏也東漢及魏晉以來

吏部尚書司用人之柄然其時議曰取行實魏材能故為尚書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足以察識今唐人禮部所試不過於寸晷之間程其文墨之小技則所謂主司者當於所試之時擇士大夫之有學識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專以禮部為之今高錯之為侍郎知貢舉也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挾勢以私裴思謙也至於再喝於是錯亦不能終掬鹵瑞以取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貢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衆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讚代詩賦而皆試策二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眸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

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克其數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序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帝曰取士而韻數多寡平側次敘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萼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賞蕊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之天庭升麗賦以因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水止鑑形題人鏡三統指歸信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中射己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論篇是也八韻有二平六仄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楊懷玉日五色賦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經寸珠以澤浸四荒非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仄者宣耀門觀試舉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

符則萬形勢吞嚙故盤置不定　同華解衆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

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

文宗大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貢三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衆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讚代詩賦而皆試策二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內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眸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

玄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王子畢封依以建社逈
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
合璧以兩耀相合候之不差金祝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
是也有五平三側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官為韻是也
有六平二側者旗賦以風日雲舒軍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太和
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莊宗時常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
質以后從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稽倒賦韻
四平四側質出韻乃五平三側大為識者所誚豈非是時有定
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
部試進士賦並以平側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九年中書門下奏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數及減下諸色入仕人等
准太和四年格及第每年不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准
太和八年勅減下人數外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

人

式宗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公卿百寮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外州
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
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進士依舊格送
二十人今請送二百人其隸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
送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
五十人其鳳翔山南西道東道荊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
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陝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
十五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德魏博澤潞幽孟襄夏淄青鄆
曹兗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
人金汝唐坊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
七人明經不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數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
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

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來舉人公然拔
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
解者試官停見任

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級行通名詣主司第謝
其制存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
拜乃敘離謝恩遂升階與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
曲江會題名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
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德裕嘗論公
卿子弟難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
路昨試楊知至鄭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
過矣但取實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應舉臣
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相天實末以仕進無他岐勉疆隨計一
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

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
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
異蓋如此然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
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為衆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
施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奉進止令翰林學士户部侍郎知制誥章
弇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士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
試狀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別
有奏聞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曰臣聞聖人之
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
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悉

其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文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葵棟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洪氏容齋隨筆曰昭宗當斯亂離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甚可書也據言云上新平內難開放進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子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爲

五老榜

唐登科記總目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舉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六年進士十四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六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九年秀才二人進士七人
太宗貞觀元年秀才二人進士四人
二年米貴不舉貢　三年秀才二人進士五人
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五人
六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二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三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九年進士六人
十年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十二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十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不貢舉　十七年進士十五人
十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二十四人十九年秀才三人上書拜官八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七人
二十二年進士九人　二十三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舉　三年四年不貢舉應制及第三人
五年進士一人　六年進士四十三人應制一人
顯慶元年進士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
五年進士十四人上書拜官一人六年進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龍朔二年進士八人　三年不貢舉
麟德元年進士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並落下
乾封元年幽素舉十二人　二年進士五人
總章元年進士二十六人　二年不貢舉
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　二年不貢舉
四年進士七十九人　三年不貢舉

上元元年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上元二年進士十四十五人別勅二人續試三人
儀鳳元年不貢舉諸科四人　二年不貢舉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調露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一人　永隆二年進士一人
開耀二年進士五十五人重試及第十八人
永淳二年進士五十五人　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人
武后光宅元年進士十六人上書拜官併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進士六十五人取五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三十人
永昌二年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諸科一人
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諸科五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七人

三年進士十六人
長壽二年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二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人
證聖元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天冊萬歲二年進士二十七人南郊舉及第三人
萬歲通天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聖曆元年進士二十二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久視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人大足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十人　長安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四人　四年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中宗神龍元年進士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諸科二十九人
二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三十九人

景龍元年進士四十八人諸科六人　開元元年進士七十一人製六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六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八人
睿宗景雲元年進士五十二人　二年諸科五十六人
延和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諸科二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一人
四年進士十六人上書及第一人五年進士二十五人
六年進士三十二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五十七人　九年進士三十八人
十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人
十二年進士五十六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四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三人
十六年進士二十人　十七年進士二十四人
十八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人
二十年進士四十人　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二人
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七人　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五人
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二十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五人
二十八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五人
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四人
天寶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二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　五年進士三十一人

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人　七年進士二十四人
八年進士二十人　九年進士二十一人
十年進士二十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六人
十二年進士五十六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一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三人
肅宗至德二載進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
成都府十六人江東七人　乾元元年進士二十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進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進士二十九人
代宗寶應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
廣德二年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兩都共二十六人　大曆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二十六人
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四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
十一年進士十四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
德宗建中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二人
興元元年進士五人
貞元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
五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六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六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八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八人
十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十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四人
十七年進士十八人諸科八人
十九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順宗永貞元年進士二十九人
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十六人
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人
六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二人
七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十四人
九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二人

十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十六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八人
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十六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十一人
穆宗長慶元年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諸科十九人
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三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
文宗太和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二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五人
敬宗寶曆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五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開成元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
三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八人
武宗會昌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
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續放一人諸科十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諸科七人
六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人諸科十七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諸科二十二人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五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憲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六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七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一年停舉
十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僖宗乾符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八人　六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四人　廣明二年進士十二人續第二人
中和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二人　光啓二年進士九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昭宗龍紀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大順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六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景福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二人
乾寧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十二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光化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天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二人
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按昌黎公贈張
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經舉其得非于禮部者蓋不下三
千人謂之鄉貢及第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
之出身然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年禮部所放進士

及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又開元十七
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又太和勑進士及
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不得過百一十人然記所載逐年所
取人數如此則元未嘗過百人固不必為之限也又明經及
第者姓名尤為寥寥今曰不得過百一十人則是每科嘗過
此數矣豈登科記所載未備而難憑耶唐史摭言載華良入
為京兆解不第以書讓考官曰聖唐有天下垂二百年登進
士科者三千人以此証之則每歲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
記不誤矣又按容齋隨筆言唐開元問國子祭酒楊瑒上言
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切見流外出
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
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
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

子貧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今考唐每歲及第者極盛之時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為率則三歲所放不過百五十人而宋自中興以後每科進士及第動以四五百人計蓋倍於唐有餘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閱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獲祿者而宋則一登第之後即為入仕之期夫其數之多如此取之易復如此則宋之以進士入仕者其冗當數倍於唐而今謂淳熙之事纔類開元何耶

文獻通考卷三十

鄱陽　馬　端臨　貴與　著

選舉考

舉士

宋太祖開平元年勅近年舉人當秋薦之時不親試者號為投解今後宜止絕　又勅禮部貢院每年所放明經及第不得過二十人開元時以禮部侍郎專知貢舉其後或以它官領多用中書舍人及諸司四品清貧唯會昌中命太常卿王起主貢舉時亦榆枝僕射五代時或以兵部尚書或以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為之不專主於禮侍矣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勅今年新及第進士符蒙正等令翰林院覆試升王徽桑維翰居甲亞降特奏正第四今後禮部所試委中書門下子細詳覆奏聞

明宗長興三年勅今後落第舉人所司已納家狀者次年便赴貢院就試並免再取文解

長興四年禮部貢院奏新立條件如後

一九經五經呈帖心之時試官書通不後有不及格者唱落後請罷舉現將所納貼由分明却令自閱或者試官錯書通不當與改正如懷疑者便許請本經當面檢對如實是錯即更於帖由上書名而退

一五科常年既榜出多稱屈塞今年並明書所對經書畢義云第幾道不第幾道粗第幾道通任將本經書疏照證如考試官去留不當許將狀陳訴當科加考較如合黜落妄有投述當行嚴斷

一今年舉人有抱屈落第者許將狀披訴於貢院當與重試如貢院不理即詣御史臺論訴請自試舉人日令御史臺差人受舉人訴屈文狀并引本身勘問所論事件或知貢舉官及考試官已下敢受貨賂升擢親朋屈抑藝能陰從請託及不依格去留一事有違請行朝典

一懷挾書策舊例禁止請自今後入省搜得文書者不計多少准例扶出毆將來兩舉

一遇口受人過換試處及抄義題帖書時諸般相救准例扶出毆將來三舉

一藝業未精准格落下恥見同人妄稱屈譬擬為將來基址及他人帖對過場數多者便生誣玷或羅織欺罔者並當收禁牒送御史臺鞫勘如知貢舉官及考試官事涉私徇情屈冀冀士請行朝典若虛妄者請嚴行科斷牒送本道重處色役仍永不得入舉場同保人亦請連坐各毆三舉奉勅宜依

又奏准會要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近來直至臨鎖院前赴集天門外朝見今後請令舉人復赴正仗如舊法或以人數不少請從取諸科解頭一人就到其餘續到者依解日別令朝見奉勅依

石林葉氏曰唐末禮部知貢舉有行程文優者即以已登第時名次處之不以甲乙為高下也謂之傳衣鉢和凝登第名在十三後得范質公質以十三其後范登相位官至太子太傅封魏公皆與凝皆同世以為異也

後周太祖廣順三年勅禮部貢院於引試之前精加考校逐場去留無藝者雖應舉年深不得餘借場數有藝者雖遭黜落并許陳訴狀不得街市省門故為喧競及投無名文字訕毀主司如有故違必行嚴斷配流邊遠同保人永不赴舉主司不得受薦試書題寫其姓名

聞奏其舉人不得就試

又令後舉人須取本鄉貫文解若鄉貫阻隔祇許兩京給解

南唐設科舉既而罷之

先公曰按五代通錄自梁開平至周顯德未嘗無科舉而偏方小國兵亂之際往往廢墜如江南號為文雅最盛然江文蔚韓熙載皆後唐時中進士第宋齊丘馮延巳仕於南唐皆白衣起家為秘書郎然則南唐前此未嘗設科舉科舉昉於此時耳顧以江文蔚一言罷之如以文蔚之言前朝進士公私相半為證則文蔚固亦前朝進士也然明年以徐鉉建言復置科舉蓋我朝開寶中唐之為國不一二年將亡而猶命張佖典貢舉放進士可悲也已

世宗顯德二年勅國家設貢舉之司求俊茂之士務詢名行以中科名比聞近年以來多有濫進或以年勞而得第或因媒勢以出身今後所貢舉人試令看詳果見純繆須至去留其李覃何暇楊徽之趙陟純等四人宜放及第其嚴說武允成汾閒丘舜卿仕惟吉周度張愼微王翥馬文劉溫舒溫浩然李進等一十二人藝學未精並宜黜落且令苦學以俟再來禮部侍郎劉溫叟失於選士頗屬因循據其過尤合行遣謫尚示寬恕特與於容劉溫叟放罪將來貢舉公事仍令所司具條理聞奏

其年五月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實儀奏其進士請今後省卷限納五卷以上於中雖有詩賦論各一卷餘外雜文歌篇並許同納祇不得有神道碑誌文之類其帖經對義並須實考通三已上為合格將來都攷試候考試終場其不及人以文藝優劣定為五等取文字乖舛詞理紕繆最甚者為第五等殿三舉以次稍優者為第三等第一等並許次年赴舉其所殿舉數並於所試卷子上朱書封送中書門下請行指揮及罪發解試官監官等其諸

舉人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監官試官爲首罪勤停見任舉送長官聞奏取裁監官試官如受賂及令後進士如有情人述作文字應舉者許人告言送本處色役永不仕進同保人知者殿四舉不知者殿兩舉受情者如見在官停仕選人殿三選舉人殿五舉諸色人童事科罪從之

又奏諸科舉人所試墨義第一場十否者殿五舉第二場第三場十否者殿三舉其三場內元有九否殿一舉

按貢舉而以墨義之通否爲升黜淺陋殊甚有同兒戲然否之多者殿舉亦如之猶畧有古人簡不率者示罰之遺意云

實儀又奏乞依唐穆宗時考試及第進士先具姓名籍文申送中書請奏覆訖下當司與諸科一齊放榜

五年右諫議大夫知貢舉劉濤於東京試士放榜後率新及第進士劉坦已下一十五人來赴行在以其所試詩賦進呈上以其詞多紕繆命翰林學士李昉覆試退落鄭戩趙保雍等七人濤坐責官

五代登科記總目

梁太祖開平二年進士十八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人　乾化二年進士十一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貞明二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二人　六年進士十二人諸科三人

五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一人　龍德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七年停舉

三年停舉

唐莊宗同光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八人諸科二人

明宗天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二人

長興元年進士十五人重試落下八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八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一人

愍帝長興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廢帝清泰二年進士十四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三人　晉高祖天福二年進士十九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四年五年停貢舉

六年進士十一人諸科四十五人

七年進士七人　八年進士七人

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五十六人

開運二年進士十五人諸科八十八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十二人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百五十五人

隱帝乾祐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七十九人

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十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八十四人

周高祖廣順元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八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六十六人

三年進士十人內落下二人諸科八十三人

世宗顯德元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百二十二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百十六人

三年進士六人諸科二十九人

四年進士十人諸科三十五人

五年進士十五人內落下七人諸科七十二人

六年進士十人諸科五十人

按五代五十二年其間惟梁與晉各停貢舉者二年則降勑以舉子學業未精之故至於朝代更易干戈擾攘之歲貢舉固未嘗廢也然每歲所取進士其多者僅及唐盛時之半士子分割人士流離固無怪其然但三禮三傳學究明經諸科唐雖有之然每科所取甚少而五代自晉漢以來明經諸科中選者動以百人計蓋帖書墨義承平之時士鄙其學而不習國家亦賤其科而不取故惟以攻詩賦中進士舉者為貴喪亂以來文學廢墜為士者往往從事乎帖誦之末習而舉筆能文者固罕見之國家亦姑以是為士子進取之塗故其所取反數倍於盛唐之時也國初諸科取人亦多於進士蓋亦承五季之弊云

歐陽公什邡陳氏榮鄉亭記曰什邡之吏特不喜儒必推原

中傷之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為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白養為鄉丈人而已建陳君岩夫始為進士然亦未嘗敢儒衣冠謁縣門出入閭巷必鄉其服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冠天始改服詣門應詔吏方相驚既而試之選禮部中丙科以歸省其父曰噫吾始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其可以為榮也迺築亭以旌之且飛歸來子序張穆之觸鱗集曰五季文物蕩盡而魯儒猶往往抱經伏農野守死善道蓋五十年不改也太祖皇帝既定天下崇之學者始稍稍自奮白袍舉子大裾長紳雜出戎馬介士之間父老見而指以喜曰此曹出天下太平矣方　時厭亂之意已悅安之此儒之效也愚嘗讀此二篇而後知五代之時雖科舉未嘗廢而厄士於離亂之際不得卒業或有所長而不能以自見老死閭閻不為

少矣

宋朝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凡進士試詩賦雜文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九經帖書一百二十帖對墨義六十條五經帖書八十帖對墨義五十條三禮對墨義九十條三傳一百一十條開元三禮三史各三百條學究毛詩對墨義五十條論語十條爾雅孝經共十條周易尚書各二十五條明法對律令四十條兼經並同毛詩之制各問經引試通六為格仍抽卷問律本科則否皆本貫發解若有鄉貫阻越及在化外得於開封府投牒奏俟朝旨諸州以本判官試進士錄事參軍試諸科或不曉經藝即選以次官充諸科判官監試試帝長官印署面給之帖經對義監官試官對考通否逐場定去取凡試

日惟挾所業經義及進口相授者即時遣出所試合格取通多業精者為上餘次之解文首具元請解及已落見解人數所試經義朱書通否監官試官署名於其下進士文卷諸科義卷帖由並隨解文送貢院其有殘廢篤疾並不得預解或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不解監官試官糾首罪仍所任受賂以枉法論長官聽朝旨凡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所屬官司先以名聞得旨而後解既集貢院十人或五人同保不許有大逆人緦麻以上親及諸不孝不悌隱匿工商異類僧道歸俗之徒家狀并試卷之首署年及舉數場第鄉貫不得增損移易以仲冬收納月終而畢將臨試期知舉官先引問聯保與狀參同而定焉凡就試禁挾書為姦進士試詞賦唯切韻五篇不禁進士文理紕繆猶舊制殿五舉諸科初場十否殿五舉第一至第三場九否並殿一舉殿舉之數朱書於試卷送中書門下諸發解及進士雖有挾書之禁而不搜索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及第人不得拜知舉官子弟姪及日爲師門恩門并自稱門生故事知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所知進士之有藝者號曰公薦上慮其因緣挾私詔禁之

乾德元年詔曰「經皓首十上于名前史之明文昔賢之苦節懸科乃籍終場下第人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并準以下乃御講武殿各賜帶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史李瑩等爲考官得進士二十六人五經四人開元禮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八人又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慕昉等皆坐責自茲殿試遂爲常式

是歲新修開寶通禮成詔鄉貢開元禮宜改稱鄉貢通禮本科並以新書試問

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聞道來歸並賜三傳出身

是歲詔貢士之下第者特免將來請解許直詣貢部

八歲親試舉人得王嗣宗等三十六人

按殿前試士始於唐武后然唐制以考功郎中任取士之責后不過下行其事以取士譽非於考功已試之後再試之也開元以後始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遂卞書門下詳覆然惟元和間鎖徼爲侍郎知貢舉宰相段文昌言其取士不公覆試多不中選徼坐免官長慶以後則禮部所取士先詳覆而後放榜則雖有詐覆之名而未曾再試矣五代以來所謂詳覆者間有升黜入宋太祖乾德六年命中書覆試則以帝疑陶穀之子不能文而中選故覆之亦未嘗別爲之升黜至開寶六年李昉知貢舉放進士後下第人徐士廉等打鼓訟牓上遂於講武殿命題重試御試自此試始昉等所取十一人重試共取二十六人然所取十一人內只出武濟川一人餘十人則高下一依元次而續取到二十六人不過附名在此十人之後共爲一榜然則是年雖別試而共爲一榜亦未嘗有省

試殿試之分也至八年覆試禮部貢院合格舉人王式等於
講武殿內試題得進士三十六人而以王嗣宗為首王式者
禮部所定合格第一人則居其四蓋自是年御試始別為升
降始有省試殿試之分省元狀元之別云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閱諸道所解孝弟力田等人試問所業毋
可採乃悉退去詔勑本部官澄舉之罪見孝廉門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上初即位思振滯頹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
彥於科場中非敢拔士部上所試合格人姓名上御講武殿覆試內出賦題賦韻平仄相間
依次用命李昉等閱貢蔣定其優劣為三等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趙
二日覆試諸科得諸科二百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蔣得十舉
以上至十五舉進士諸科一百八十餘人並賜出身九經七人不中
格上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餘人皆先賜綠袍靴笏賜宴
開寶寺上自為詩二章賜之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
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餘皆優等注擬寵章殊異歷代未有也薛居
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驟不聽

唐朝有勑賜及第以表特恩至是御試中第皆稱之其後文學之
臣有不由科第者或獻文別試亦勑賜進士及第

按是年諸道所發貢士得五千三百餘人勑第者共五百餘
人為十取其一

石林葉氏曰國初取進士循唐故事每歲多不過三十人太宗
初即位天下已定有意於修文嘗語宰相薛文惠公治道長久
之術因曰莫若參用文武之士是歲御試題以訓練將為賦主
聖臣賢為詩蓋示以參用文武之意特取一百九人自唐以來未之
有也遂得呂文穆公為狀頭李參政至第二人張僕射齊賢王
李政化基等數人皆在其間自是連放五榜通取八百一人一

時名臣悉自茲出矣

三年九月上御講武殿試禮部貢士舉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以三
題為準故事禮部惟春放牓至是秋試非常例也是冬諸州舉人並
集會將親征北漢羅之自是每間一年或二年乃置貢舉

按選舉志言是年試進士始加論一首然考登科記所載建
隆以來逮科試士皆是一賦一詩一論凡三題非始於是年也

五年覆試進士得蘇易簡以下一百二十一人並分甲乙之第賜宴
時頗明遠劉昌言張觀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上惜科
第不與特授近侍掌書記

是歲有趙昌國者求應百篇舉詞一日作詩百篇不試上出雜題
二十字曰松風雪月天花竹鶴雲煙詩酒春池雨山僧道柳泉各
令賦五篇篇八句遠日畀僅成數十首率無可觀上以此科久廢
特賜及第以勸來者仍詔有司今後應百篇舉約此題為式

七年詔諸州長吏解送舉人取版籍分四為鄉里所推仍十人為保
保內有行止踰違者連坐不得赴舉

八年詔曰歲千秋賦是曰彝章爰自近年遂略前制止一惜於計吏
許常赴於貢闈豈足程功頗容徵倖復歸舊貫永叶至公宜令諸道
下第舉人依舊重請文解　是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
雍熙二年令考官親戚別試是年親試舉人初唱名賜第得梁灝以
下一百七十餘人李昉呂蒙正之子皆入等上以勢家不宜與孤寒
競進羅之左右言尚有遺材復試又得洪湛等七十餘人諸科三百
人並賜及第

四年先是上開試舉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如唐
故事乃詔歲命官知舉

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科一百一十人牓既
出而謗議蜂起上意其遺材遽召下第人覆試於崇政殿得進士馬

國梓以下及諸科凡七百人以試中為目用白詔命書其名氏以賜之令權知諸縣簿尉六月又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諸下第進士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上覆試詩賦又拔進士葉森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並賜及第

容齋洪氏隨筆曰太宗雍熙二年端拱元年禮部放進士之後庶有遺材至於再試再放雍熙後試凡百七十六人端拱復試諸科因此得官者至於七百一時待士可謂至矣然太平興國末孟州進士張雨光以試不合格縱酒大罵於街衢中言涉指斥上怒斬之同保九輩永不得赴舉恩威並行至於如此

三年親試舉人有中書吏人及第上令奪勑牒乃詔禁吏人應舉淳化二年是歲諸道舉人凡萬七千餘人蘇易簡知舉殿試始令糊名考校內出庖言日出賦題試者不能措辭相率叩殿檻上請有錢易者日未中三題皆就以其輕俊特命點之得孫何以下三百餘人

諸科八百餘人就宴賜御製詩三首歲一首又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併以賜何等初內殿策士倒賜御詩以龍之至陳堯叟始易以歲至是詩篇並賜

舊制三史通禮各試三十場每場墨義十道制自今只試墨義十五場餘十場抽卷今兩讀能知義理分卜其句識難字者為合格不可者落

自端拱元年試士罷進士擊鼓訴不公後次年蘇易簡知貢舉問請御試是年又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以避請求後遂為例

容齋洪氏隨筆曰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庖言日出賦題孫何不得知所出相率叩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進士惟鈔畧古今文賦懷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懵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太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按藝祖太宗皆留意於科目然開寶八年王嗣宗為狀元止授秦州司理參軍嘗以公事忤知州路冲冲怒械繫之於獄然則當時狀元之官既卑且不為長官所禮未至如後世榮進素定要路在前之說也至太平興國二年始命第一第二等進士及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判諸州其次皆優等注擬凡一百三十人淳化二年試士第一甲至三百二人皆賜及第太宗時惟此二年科目恩數最為優渥東水記聞言太平興國之事以為太祖幸西都張齊賢以布衣獻策帝善之歸語太宗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我不欲官之汝異日可收以自輔是榜齊賢中選適在數十人後及注官乃詔盡與超除如此則是通榜恩數之厚是太宗欲曲為張齊賢

之地馬求卿語錄載淳化二年之事則以為武當山道士鄧若拙嘗出神見二仙官相語曰來春進士榜有宰相三人而一人極低如何對曰高低不可易也獨甲科可易不若以第二甲為第一甲道士覺以告人既而唱名上適有宮中之喜因謂近臣第一甲多放幾人言止則止遂唱第一甲上意亦勿勿志之至三百人方悟是年榜三百五十三人而第一甲三百二人第二甲五十一人丁謂第四人王欽若第十一人張士遜第二百六十人後丁謂王張皆為宰相如此則是黃甲人數之多是神物欲曲為張士遜之地二說頗涉偏私詭異故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深言其不然愚以為太宗寤寐英賢如恐不及時出特恩以示獎勵故初無一定之例有如太平興國二年三年第一等第二等並授通判而五年則前二十三名授通判八年則第一甲授知縣雍熙二年第一甲授知縣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內出清明象天賦等題

爲御察推官淳化三年則止前四名授通判則累升授官之
崇庫無定例也分甲取人始於太平興國八年然是年第三
甲五十四人第二甲一百五十七人反三倍於第三甲之數
端拱元年則又不分甲淳化三年第二甲五十一人第
一甲三百二人反六倍於第二甲之數則累科分甲人數之
多少無定例也好事者徒見二張致身宰輔而不擢高科而
二科恩例適爾優厚故必以爲曲爲二人之地耳
真宗咸平元年詔禮部放榜得進士孫僅以下五十人高麗賓貢一
人自淳化五年停舉凡五年至是始行之其年審州發解官坐薦選
非人當入金特詔停任因詔告諭諸路以警官吏
容齋洪氏曰按登科記孫僅榜五十人自第一至十四人惟第
九名劉煒爲河南人餘皆貫開封府其下二十五人亦然不應
都人士中選如是其多疑外方寄名記籍爲進取之便耳

二年詔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三年親試舉人上臨軒三日無倦色得進士陳堯咨以下四百九人
諸色四百三十餘人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及嘗經御試或年踰
五十者得進士及諸科凡九百餘人共千八百餘人其中有晉天福
隨計者較藝之詳推恩之廣近代未有
詔曰孔門四科德行爲貴言念近歲偷薄成風務崩游以圖進
取潛相詒病指摘瑕疵有玷士倫頗傷俗化自今兩京諸路所解
舉人宜先廉訪行實或藝文可採而操履有虧投書匿名飾詞訐
上之類並嚴加懲斷勒歸鄉縣課役永不得就舉如輒敢解送所
由官吏必當論罪仍令御史臺覺察之
又親試河北貢舉人賜進士齊黃等十三人諸科三百四十五人
及第同出身有下第求試武藝及量材録用者五百餘人悉賜裝
錢慰遣之命禮部敘爲一舉

免選注官蓋此兩榜真宗在諒闇禮部所放故殺其禮及三年
陳堯咨登第然後六人將作丞四十二人評事第二甲一百三
十四人節使推官軍事判官第三甲八十人防團軍事推官
四年詔淄青齊州及河北經蕃寇踩踐處貢舉許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五年親試舉人得進士王曾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科百八十人是
歲貢舉人集闕下萬四千五百餘人陳恕知貢舉所取士甚少
景德二年親試舉人得進士李迪等二百四十人諸州舉送官被黜責者其
諸科五百餘人諸科特奏七十餘人先是迪與賈邊皆有聲場屋及
禮部奏名而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邊論當仁不
讓於師以師爲衆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旦議落韻
者失於不詳審耳捨注疏而立異不可輒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
準的遂取迪而黜邊當時朝論大率如此

禮部貢外郎知鄭州王矩上書自薦求進士第上以矩自燕薊歸化居官清白而自強學業特賜及第驛召赴闕喜宴上以去歲河朔用兵民甚驚擾其秉城捍寇多出士人故廣示甄採詔應賜進士科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者並令守選故事登科皆有選限近制及第即命以官上初復廷試賜出身者亦免選至是策名之七尤衆多設等級以振淹滯雖藝不及格悉賜同出身試秩解褐故令有司循用常調以示甄別

詔貢舉之門因循爲獎躁競斯甚繆濫益彰宜令權住二年庶使服勤更專學問無失大成之術式符虛竹之懷仍委禮部貢院自今科場務精考試無容濫進用革澆風比又有州郡全無解送是謂曠官其諸路府州將來秋賦常職官如依前願避全不解人致有上言必行朝典

禮部貢院上言請諸色舉人各歸本貫取解不得許應及權買田產立戶諸州發解寄應舉人長吏以下請依解不十人倒科罪犯者罪亦如之有鄉里遐遠久住京師許於國子監取解仍須本鄉命官委保判監引驗乃得附學發解日奏

三年詔進士就試不許繼燭自今開封府國子監諸路州府據秋賦投狀舉人解十之四如藝業優長或荒繆至甚則不拘多少今歲秋賦止解舊人新人且令習業川廣舊取解人並許免解

翰林學士晁迥等議令諸州約分數解送或自來舉子止有三兩人欲聽全解或其間才業卓然不群者別以名聞　文武升朝官嫡親許附國學　此實試之始

貢院言昨詳進止所納公卷多假借它人文字或用舊卷或爲備書人易換文本是致考校無準請自今並令舉人親自投納於試紙前親書家狀如將來程式與公卷全異及所試文字與家狀書體不同並駁放之或假用它人文字辨認彰露即依倒扶出來不得赴舉其

知舉官亦望先一月差入貢院考較公卷分爲等第如事業殊異者至日更精加試驗所冀抱藝者不失搜羅踴進者難施傷濫

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先是上嘗問輔臣以天下貢舉人數王旦曰萬三千有餘約常例奏名十一而已上曰若此則當黜者不啻萬人矣典領之官必須審擇晁迥兢兢當以委之且謂滕元晏少交游命迥等知貢舉元晏等封卸卷首凡封卷首及點檢詳試別命官甘始此先糊名用之聚試令復用之禮部也初陳彭年舉進士以輕俊爲宋白所出於是彭年與迥等更定條制設關防不復揀擇文行雖杜絕請託然貢舉多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太中祥符元年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知貢舉官朋附權要抑塞孤寒列上勢家子弟四十餘人文字淺近非合奏名上曰貢舉設議前代不免朕召令所謂勢家子弟者別就坐試既而叔良等所陳皆妄命記錄許州

二年禮部貢院言準詔議定國子監兩京諸路以五次解到舉人內取一歲數多者自今解十之三永爲定式詔令於五年最多數中特解十之五庸振滯滯以庸搜羅

三年親試東封路服勤詞學明經行修踢進士梁固以下三十一人

四年親試祀汾陰路服勤詞學明經行修踢進士張師德以下三十一人

按自雍熙端拱而後取士之法省試之後乃有殿試已爲定例獨此二年會要所載乃停貢舉年分禮部未嘗放進士然則此六十餘人者蓋是封禪特恩所試如後來免省到殿之類是也

四年開封所進士郭顏孫碩等同保赴舉碩預顏被點詣府自首有服紀不當赴舉欲以累碩上惡其險躁無儒行令配顏蔡州勿齒

儒藉

詔曰如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艱於考覈頗多黜落宜令轉運使於落解舉人最多處內有顯有苦辛者遣官別加考試及格人送禮部五年上聞貢院監門官以諸科舉人挾書爲私悉解衣閱視失取士之體亟令止之又令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以聞以將廷試慮或重複自是用以爲例

詔令自今貢舉人曾預南省試者犯公罪特聽罰贖

先是挾書赴試者並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試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計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裁定殿舉之制禮部言諸科懷挾書策比對義十不詞理紕繆者情理稍輕其進士所挾未必全是所試文字請自今挾書犯者依條殿舉其同保殿舉指揮更不施行奏可

八月詔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三班知州處貢舉人令通判幕職錄事參軍及考試官發解知州止同署解狀所解不當亦免其罪

七年詔諸州發解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爲限進士諸科其曾經殿試并河北陝西諸科曾至終場及它州兩至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容齋洪氏隨筆曰天禧三年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王世質等訴本州黜落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送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緻進此所奪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不合充薦復黜之而劾胡則崔立之罪蓋是時貢舉條制猶未堅定故有被黜而來訴其枉者至於省試亦然如葉廡之類由此登第後來無此風矣

八年始制謄錄院

時懷衛濮州以部內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聚數州進士都試之乃

選舉考

舉士

仁宗天聖二年賜舉人宋郊葉清臣鄭戩以下及諸科凡四百八十餘人陽及第出身有差先是上封者言經學未究經旨及於本科問策一道對者紕繆上以執經謙業不善爲文特命取其所長用廣仕路並不黜落國朝以策擢高第者自清臣始郊與弟祁俱以詞賦得名時奏祁第一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擢郊第一祁第十

時天下登第者不數年輒赫然顯貴取士之路可謂盛矣雖老鈍之士數詣於試後多收入仕版謂之特奏名或因循不學欲積舉以應令乃詔曰學猶殖也不學將落恭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厥庸天下之士或有遺也既已臨較得失而憂其屢不中科則衰遏而甄采而狃於寬恩遂疏素業類苟簡寖以成風甚可恥也自今無所成退不返其里閭而進不能預於祿仕故常數之外特爲之宜萬進厥學無習僥倖焉

景祐初詔曰鄉學之士益蕃而取人路狹孤寒俊選或老而不得進朕甚閔之其令南省就試進士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經殿試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雖試文不合格毋輒出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爲常

石林葉氏曰唐禮部試詩賦題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爲之故學子皆得進問題意謂之上請本朝既增殿試天子親御殿進士猶循禮部故事景祐中稍厭其煩濮始詔御藥院具試題書經史所出模印給之遂罷上請之制

王氏揮麈錄曰韓忠獻景祐中參仁宗政事天下稱爲長者嘗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三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彫篆爲

臣子叨陛下科第雖非有司觀望然既備位政府豈當受而有之天下將以謂由臣致此臣雖不足道使聖明之政人或議之非臣所安也臣教子既已有成又何必昭示四方以爲榮觀哉乞盡免殿試唱第幸甚誠懇再三上嘉歎而允所請忠獻既薨仲文子華玉汝相繼再中科甲獨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家君之言何必布之遠方耶不復更就有司之求故文潞公薦持國疏云曾預兩宮高薦自後不出仕窟其子文知制誥子華玉汝皆登宰席持國曰吾前已奏名矣當遵

按嘉祐二年御試方令禮部所奏進士俱免黜落如以前蓋有過省而殿試不中者矣故韓忠獻諸子仲文子華玉汝必再中甲科而後可以言登第若嘉祐二年則凡預禮部正奏名皆爲有出身之人矣

四年詔吕朝言有親戚事本州及或爲發解官及侍父祖遠宦即本州二千里宜勿轉運司選官類試以十率之取三人詔近臣議而丁度等酌舊制限十月二十五日上名于省錢二千里而赴試或有不及願寬其期一月聽如吕朝說由是諸路始有別頭試其年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試封彌謄錄如禮部

實元中李淑侍經筵帝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俾以故事對淑退而上奏曰唐調露二年劉思立爲考功員外郎以進士止試策減裂不盡其學請帖經以觀其學試雜文以觀其才自此沿以爲常至永隆二年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始試策天寶十一年進士試一大經能通者試文賦又通而後試策五條皆通中第建中二年趙贊請試以時務策五篇議論表贊各以一篇代詩賦太和三年試帖經不問大義取精通者次試論議各一篇八年禮部試以帖經口義次試策五篇問經義者三問時務者三厥後變易遂以詩賦爲第一場論第二場策第三場帖經第四場今陛下欲求理道而不以彫篆爲

實得取士之實矣然考官所以試分考不能通加評較而每場輒退落士之中否特繫於幸不幸願約舊制先策次論次賦及詩次帖經墨義而勿有司併試四場通較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爲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焉

慶曆四年臣僚上言改更貢舉進所試詩賦策論先後詔下兩制詳議知諫院歐陽脩言請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應試及限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之數大約）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迨廢寢食疲心竭慮困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實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畧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跡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

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毫髮疵謬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可以中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舊弊者也其外解送到且當博採（舊可兼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槩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槩當以策論爲先

按詩賦不過工浮詞論策可以驗實學此正理也今觀歐公所陳欲先考論策後考詩賦蓋欲以論策驗其能否而以詩賦定其優劣是以粗淺視論策而以精深視詩賦矣蓋場屋之文論策則蹈襲套括故汗漫難憑詩賦則拘以聲病對偶故工拙易見其有與學雄文能以論策自見者十無一二而紛紛鵷袍之士固有頭場號爲精工而論策一無可採者蓋自慶曆以來場屋之弊已如此不特後來爲然也故歐公之言欲先論試策擇其十分通道者先澄汰之不特使之稍務實學且使司衡鑑者所考少則易精又既工論策則不患其不長於詩賦縱詩賦不工而所取亦不害爲博古通經之士矣

又按祖宗以來試進士皆以賦詩論各一首除制科外未嘗試策天聖間晏元獻公請依唐明經試策而不從實元中李淑請并詩賦策論四場通考詔有司施行不知試策實始於何年當考

知制誥富弼言國家沿隋唐設進士科自咸平景德以來爲法尤妙踰於前代而得人之道或未至夫省試有二長殿試有三短主文衡者四五人皆一時知學之臣而又選館閣才臣數人以助考較復有監守巡察糊名謄錄上下相警不容毫釐之私一長也引試凡三日詩賦可以見記藝論策可以觀才識四方之士得以盡其所蘊二長也貢院凡兩月餘研究差次可以窮功悉力三長也殿試考官監取而不擇一短也一日試詩賦論三篇不能盡人之才二短也考校不過十日不暇研究差次三短也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則是忘取士之本而務收恩之末也且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牋奏付劉之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又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其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遂詔罷殿試而議者多言其輕上恩隳故事旋復殿試如舊

上命侍臣條奏急務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奏列十事其三請精貢舉欲復古興學校取士本行實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言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誦記不足盡人材臣等參致衆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則學者修飾矣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治亂矣簡程式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為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充賦者百日而止試于州者令相保任有匿服犯刑虧行冒名等禁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帖經墨義士通經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可為永式初保寧軍推官胡瑗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諸生信愛如其子弟至是下湖州取其法著為學令是冬詔罷日限以余靖言廣學舍所以待有志之士去日限所以寬食

貧之人或者謂仲淹既去而執政意皆異故有是詔

時言初令不便者甚衆以為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汪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嘗多乃詔一依舊條

嘉祐二年親試舉人凡進士與殿試者始皆免黜落

時進士益相習為奇僻鉤章棘句寖失渾淳歐陽修知貢舉尤以為患痛裁抑之仍嚴禁挾書者既而試榜出時所推譽皆不在選

浚潭之士候脩晨朝群聚詆斥之街司遏吏不能止至為榜歐陽脩文投其家卒不能求其主名置于法然自是文法亦少變

時上書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客京師以待試者六七千人一有宣喻其徒衆多勢莫之禁且中下之士往往廢學數年才學之士不幸有故一不應詔淪沉十數年或累舉滯留遂至困窮老且死者甚衆以此毀行冒法于進者不可勝數宜間歲一貢舉中分侑數而為之王洙侍邇英閣講周禮至三年大比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

興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得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而議者乃合奏曰臣等竊易以間歲之法無害而有利不足疑也使舉子不幸有疾病喪服之故者不致久沉且程文偶不中選旋亦遇貢舉則無滯才之嘆而天下所薦舉數既減半禮部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矣近年挾書代筆傳義者多因使權貴富豪之子得以濫進蓋由人衆有司無繫察若人少則諸偽濫勢自不容使寒苦藝學之人得其塗而進於是間歲貢舉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增設明經試法凡明兩經或三經五經各問大義十條兩經通六五經通五為合格兼以論語孝經策時務三條出身與進士等而罷說書舉其不還鄉里而寓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保任而後有缺行則州里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理紕繆坐元考官

時以科舉既數則高第之人位衆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乃詔曰朕惟國之取士與士之待舉不可曠而冗也故立間歲之期以勵其勤約貢舉之數以精其選著為定式申勑有司而高第之人日嘗不次而用若循舊比終至濫官甚無為也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簽書兩使幕職官代還堂通判再任滿試館職(皆比二名皆為通判)其餘以次減降自是驟顯者鮮而所得人材及其風迹比舊亦浸衰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自太平興國以來以科舉羅天下士士之策名前列者或不十年而至公輔呂文穆公蒙正張文定公齊賢之徒是也及嘉祐以前亦指日在清顯東坡送張子平序以謂仁宗一朝十有三榜數其上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不至於公卿者五人而已蓋為士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為非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其用至

嘉祐四年之制前三名始不爲通判第一人才得評事簽判代還升通判又任滿始除館職王安石爲政又殺其法恩數既削得人衰矣觀天聖初榜宋鄭公郊葉清臣鄭文肅公戩高文莊公若訥曾魯公公亮五人連名二宰相二執政一三司使第二榜王文忠公堯臣韓魏公琦趙康靖公槩連名第三榜王宣徽拱辰劉相沆孫文懿公抃連名楊寘榜寘不幸即死王岐公珪韓康公絳王荊公安石連名劉煇榜煇不顧胡右丞宗愈安門下侍郎蕭劉忠肅公摯章申公惇連名其盛如此治平以後第一人作待從蓋可數矣

沈氏筆談曰舊制天下貢舉人到闕悉皆入對數不下三千人謂之群見遠方士皆未知朝廷儀範班列分錯有司不能繩勒見之日先設禁闈千著位之前舉人皆拜于禁闈之外蓋欲限其首列也至有更相抱持以望蘭坐者有司患之近歲送止令

解頭入見然尚不減數百人嘉祐中予忝在解頭別爲一班最在前列目見班中唯從前一兩行稍應拜起之節自餘亦終不成班級而罷每爲閤門之累常言殿庭中班列不可整齊者唯有三色謂舉人番人駱駝

又曰禮部貢院試進士設香案于階前主司與舉人對拜此唐故事也所坐設位供張甚盛有司具茶湯飲藥至試學究則悉徹去幕毬席之類亦無茶湯渴取飲現水人人甘黔其吻非故欲困之乃防豔席及供應人私傳所試義經蓋嘗有敗者故事爲之防歐文忠有詩焚香禮進士徹幕待經生以爲禮數重輕如此其實自有謂也

按沈公所記典故皆源於唐時宋朝因之至嘉祐時猶然後來天下所解進士非中選禮部待對親策之日不得覩清光雖無所謂五經學究然其所以待進士者而禮部試士之時無所不用其極以困之使其精神盡於此時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才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

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雖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厚薄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人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上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部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

只解二三十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頗偏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緣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士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諸處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創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與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地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緣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槩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惟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廣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眾其大者如項羽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甘起亂中州者爾不遑之人豈專西北劃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

改法制止在振舉綱脩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槩免冠突入馳揣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脩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

按分路取人之說司馬歐陽二公之論不同司馬公之意主於均額以息奔競之風歐陽公之意主於覈實以免繆濫之弊要之朝廷既以文藝取人則歐公之說為是蓋士既來以用世則齊名逐利所不能免不必深嗤呈於弃親匿服身負過惡者皆素無行檢之人此雖使之生長都城早游館學超取名第亦未必能為君子若以為遠方舉人文詞不能如游學京師者之工易以見遺則如歐曾二蘇公以文章名世詔令傳後然亦出自窮鄉下國未嘗漸染館閣習為時尚科

舉之文也而皆占高第然則必須遊京師而後工文藝者皆
剽竊踶襲之人非穎異挺特之士也
神宗熙寧二年議更貢舉法罷詩賦明經諸科以經義論策試進士
初王安石以為古之取士俱本於學請興建學校以復古其明經
科欲行廢罷取元解明經人數增進士詔兩制兩省御史臺三司三
館議之韓維請罷詩賦各習大經問大義十道以文解釋不必全記
注疏通七以上為合格諸科以大義為先熟其不通者蘇頌欲先士
行而後文藝去封彌謄錄之法直史館載上議畧曰得人之道在
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
則胥吏皂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用今之法臣以為有
餘使君相無知人之明朝廷無責實之政則公卿侍從嘗患無人況
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矣夫時有可否物有興廢使
一代聖人復生於今其選舉亦必有道何必由學乎且慶曆間嘗立

學矣天下以為太平可行至于今惟空名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
道藝之士責九年大成之業則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發民力
以治宮室然民財以養游士置官立師而又時開不帥教者屏之遠
方徒為紛紛其與憂勝之際何異至於貢舉或曰鄉舉德行而畧文
章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取唐故事兼取聚墨而廢封彌或
欲變經生朴學不用帖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
欲與德行在於君人者脩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若欲設科立名
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為偽也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
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樊車毀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
至德行之獎一至於此自文章言之則策論為有用詩賦為無益自
政事言之則詩賦論策均為無用矣雖知其無用然自祖宗以來莫
之廢者以為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近世文章華麗無如楊億使億
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通經學古無如孫復石介使復介尚在則
迂闊誕謾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詩賦為名臣者不可勝數何獨於
天下而必欲廢之
上得載疏曰吾固疑此今得載議釋然矣它日以問王安石曰不然
今人材之少且其學術不一一人一義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
論紛然莫肯承聽此蓋朝廷不能一道德故也故一道德則修學校
欲修學校則責舉法不可不變趙抃是載言安石曰若謂科舉不必全記
得人自緣仕進別無他路其間不容無賢若謂科法已善則未也今
以少壯時正當講求天下正理乃閉門學作詩賦及其入官世事皆
所不習此乃科法敗壞人才致不如古於是乃卒如安石議罷明經
及諸科進士罷詩賦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
每試四場初大經次兼經大義凡十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禮部試
即增二道中書撰大義式頒行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為中格不
但如明經墨義粗解章句而已取諸科解名十分之三增進士額諸

科如許用舊業一試後非嘗應諸科人毋得創以諸科求試其京東
西陝西河北河東五路士之創試進士者及府監他路之舍諸科而
為進士者乃得用所增之額以試皆別為一號致取蓋欲優其業使
不至卒便則當向慕改業也
按科舉不足以盡取人之法然自隋唐以來入官者皆以是
為進身之階及其人之賢否則初不繇此揆子厚送崔符序
言今世尚進士故天下舉歸之而更其升以為得異人乎無
也惟其所尚又舉而從之尚之以孝弟孝弟猶是人也尚之
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姚康撰科第錄序言以顏孔為心雖
日視遙靡莫能迁其操以榮跖為行者雖日聞仁義莫能治
其性若膺鄉舉里選亦此流也若搜茂材異行亦此流也則
何必目秀才為撰名進士為薄耶蓋唐人已有此論即坡公
之意也但變聲律為議論變墨義為大義則於學者不為無

補然介甫之所謂一道德者乃是欲以其學使天下比而同之以取科第夫其書縱盡善無可議然使學者以千利之故皓首專門雷同蹈襲不得盡其博學詳說之工而捐求深造自得之趣則其拘牽淺陋去墨義無幾矣況所著未必盡善乎至所謂學術不一十人十義朝廷欲有所為異論紛然莫肯承聽此則李斯所以建焚書之議也是何言歟

既罷明經諸科乃用其法立新科明法以待諸科之不能改試進士試以律令刑統大義斷案中格即取惟嘗應明經諸科試在熙寧五年前者得試非此類有司不受既得官又得預刑法官試中者推恩有加

三年親試舉人初用策舊制進士一日而兼試詩賦論謂之三題特奏名人止試論一道至是進士就席有司猶循故事給禮部韻及題出乃策問也

葉祖洽對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簡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初考為三等覆考為五等上令宰相陳升之面讀以祖洽為第一考官蘇軾嫉其阿諛因擬進士策一篇以進

是年南郊救書訪求鄧行才識學術之士諸路監司以劉彝等二十一人應詔送舍人院試而命以官

熙寧初詔進士諸科經仁宗朝殿試或進士明經三舉殿試五舉省試下諸科五舉殿試七舉省試下並免解因應舉授諸州司士長史文學助教參軍不理選限年未六十注權入官三年又詔景祐五年以前禮部試下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五若通加一舉則不限年州縣以名聞特與推恩府監舉人以京朝官二人保識進士七舉諸科八舉年四十禮部嘗奏名者並特赴殿試惟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各減一舉以優之舊止試論至是如進士試時務策一道自同五經出身而降為九等上等注官次守選次遇郊注官及不理選限各千緡為期集費

舊制新進士入謝進謝恩銀百兩至是罷之

舊制進士諸科以甲次高下率錢期集資者或稱貸是年始賜錢三入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官謂之三經新義

先是王安石奏學官試文且言欲說張諤文勝而違經旨帝曰今談經者人人殊何以一道德卿有所著其以領行使學者歸一安石曰已令陸佃沈季長訓釋詩義矣帝曰佃輩信能發明奧旨乎安石曰雖命之訓而臣實裁度也

舊制開封府發解三百餘額國子監額不及其半至是合試而通取之

九年殿試進士初覆考官陳彭等考上一甲文卷失當贖金有差詔
自今唱名盡四甲而禮部正奏名上十人未與者奏聽裁決
元豐元年詔開封府國子監舉人併試通取解額其諸州不滿百人
者令漕司取便近州各用本所額就一州考取御史黃履言別試所
解試業詩者十人而取不至四五書之一經止取一人等之業文不應
能否相絕如此願分經立額均收其長詔自今詩易悉占三分書二
分周禮禮記通二分又言朝廷多用講官考試諸生在學熟知其平
時議論趨向則試文易投其好而遠士往往見黜考官毋用監學講
授人詔差官日取裁知諫院黃履言諸科舊試記誦故口授為傳義
重其法令大義須文意之至是禮部奏進士有掌名及進士能有
其徒應有誕妄請改立法從之

以高下失實竊念
八年溶博棣三州諸科舉人許于禮部言諸科舊額多歸進士僅有
存者又有以盡解新科明法令試而中無額可解於是常留諸科舊
額十分之一以待不能改業者
知徐州蘇軾上言乞為京東西河北陝西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
門事見選舉門
哲宗元祐二年吏科場法進士分四場第一場試本經義二道語孟
義各一道第二場試論一道第三場論一道四場子史時務
策二道經義進士不兼詩賦人許增治一經詩賦人一經以詩禮記
周禮左氏春秋為大經周易公羊穀梁儀禮為中經願習二大經者
聽不得偏占兩中經
尚書省言近歲承學之士聞見淺陋辭格卑弱患在治經者專守
一家不識諸儒傳記之說為文者唯知解釋不通聲律體要之學

深慮適用之文從此遂息兼一經之內可以為題者無幾有司取
試多其平日已嘗宿為若非議而更之必且大弊而禮部請置春
秋博士進士專為一經又作御史劉摯奏國朝取士試賦論策更
百年號為得人熙寧初以章句破碎大道乃罷詩賦而改試以經
可謂知本然今之治經大與古異專誦熙寧所盼新經字說佐以
莊列羅氏之書試者累牘百千樂用一律其中雖有具知聖人本
指該通先儒舊說與時尚不合一切指棄且詩賦經義均之以言
取人賢否邪正未可遽判第從有司去取較之詩賦有聲律法度
故工拙易見所從命題者廣故寡重複經義命題不出此書既可
分頗役詩賦與經義兼行其解經通用先儒傳注及自已之說禁
用字解釋與以救文弊亦使學者兼通他書稍至博洽尚書省又
言近制明法舉人試律令大義及斷案議之新科明法中其選者
吏部即注司法敘名在進士及第人之上古者治本禮義而刑法
僅以助之舊制刑法最為下科然必責之兼經則猶古者先德後
刑之意也今新科罷兼經專試刑書又所取比舊猥多調擬之法
失其次序欲加試論語考經大義仍裁半額注官並依科目次序
詔近臣集議以聞
左僕射司馬光言取士之道當先德行後文學就文學言之經術
又當先於詞采神宗罷賦詩及諸科專用經義論策此乃復先王
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當以一家私學欲蓋掩先儒令
天下學官講解及科場程試同己者取異己者黜使聖人坦明之
言轉陷於奇僻先王中正之道流入于異端若已論果是先儒果
非何患學者不棄彼而從此何必以利害誘脅如此其急也至於
律令勅式皆當官者所須何必置明法一科使為士者豫習之夫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為士者果能知道義自與法律冥合若其不
知但日誦徒流絞斬之書習鍛鍊文致之事為士已成刻薄從政
豈有循良非所以長育人材敦厚風俗也

四年知杭州蘇軾狀奏據本州進士汪洙等一百四十人詣臣陳狀
稱准元祐四年四月十九日勑詩賦經義各五分取人朝廷以謂學
者久傳經義一旦添改詩賦習者尚少遂以五分立法是欲優待詩
賦勉進詞學之人然天下學者寅夜競習詩賦舉率皆成就雖降
五分取人之法緣業已習熟不願再有改更兼學者亦以朝廷追復
祖宗取士故事以詞學為優故士人皆以不能詩賦為恥比來專習
經義者十無二三見今本土及州學生員數從詩賦他郡亦然若平
分解名委是有礙詩賦進士難使捐已習之詩賦抑令就經義之科
或習經義多少各以分數發解乞據狀數奏者臣竊惟負侍從實
見朝廷更用詩賦本末蓋謂經義取人以來學者爭尚浮虛文字止

用一律程試之日工拙無辨既去取高下不厭外論而已得之後所
學文詞不施於用以故更用祖宗故事兼取詩賦而橫議之人欲收
姑息之譽爭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朝廷重失士心故為改法各取
五分然臣在都下見太學生習詩賦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聞蜀中
進士習詩賦者十人而九及出守東南親歷十郡及多見江湖福建
士人皆爭作詩賦其間工者已自追繼前人專習經義士以為恥以
此知前言天下學者不樂詩賦皆妄也惟河北河東進士初改聲律
恐未甚工然其經義文詞亦自比他路為拙非獨詩賦也朝廷於五
路進士自許禮部貢院分數取人必無偏遺一路士人之理今來所
據前件進士汪洙等狀不敢不奏亦料諸處似此申明者非一欲乞
朝廷參詳衆意特許將來一舉隨詩賦經義人數多少各紐分數發
解如經義零分不及一人許併入詩賦額中仍除將來一舉外今後
並只許應詩賦進士舉所貴學者不至疑惑專一從學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貼黃詩賦亦自兼經非廢經義也

又詔舉經明行修科分路立額共六十一人州縣保任上之監司監
司考察以聞各用其州解額無其人則缺之

司馬光奏乞每歲委陞朝文官保舉一人應經明行修科與進士
並置程式一如進士惟於及第後推恩優異以勸勉天下舉人使
敦士行以示不專取文學之意切料此法初行其奔競屬請固不
能免若朝廷所舉人違犯名教及贓私罪必坐舉主毋有所赦行
違三五人後皆自謹擇其人不敢妄舉如此則士之居鄉居家獨
處閨室立身行已不敢不謹惟懼玷缺有聞於外矣所謂不嚴之
教不肅而成不待學官日訓月察立賞告訐而士行自美矣

王覿言進取相妨則相搏若經明行修科優用其州解額雖名實
乎應衆必合意詆之此科本以厚風俗恐俗未及厚而反敗之也

權知貢舉蘇軾言今名器貴祿出之太易每一遇升場進士諸科
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祖宗舊制禮部奏名至御試而黜者甚多
至嘉祐末年始盡賜出身近歲雜犯亦免黜落皆非祖宗本意又
進士升甲本為南省第一人唱名近下方特升之皆出一時聖斷
今禮部十人以上別試國子開封解試武舉第一人經明行修進
士及自該特奏而預正奏皆定著于令施升一甲法在有司恩不
歸於人主甚無謂也

軾又言比得命案例具今舉該特奏者約已及四百五十人今又
許例外通減一舉則當復增數百人此曹垂老無他進望布在州
縣惟務黷貨以為歸計前後恩科命官幾千人矣何有一人能自
奮厲有聞于時而殘民敗官者不可勝數以此知其無益有損議
者不過謂初政宜廣恩澤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
部以有限之財祿無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

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願斷自聖意止用前命仍詔考官量取一二十人誠有學問即許出官其餘皆補文學長史之類不理選限免使積獎之極增重不已

八年中書言御試請復用祖宗法試詩賦論策三題且言士子多已改習詩賦太學生員總二千一百餘人而不兼詩賦者纔八十二人可見習賦者多於是詔來年御試習詩賦人復試三題專經人且令八行全備為三舍高下不間內外皆不試而補則往往設為形迹以求入於八行固已厭至於請託徇私尤難防禁大抵兩科相望幾數十年祗無一人卓然能自著見於名格相應者而八行又有甚獎士子跡施公私交患苦之不能誰何乃借八行名稱納之學校使其冀望無罰應貢則稍且自戢而長史實恐繆舉從坐故寧使之占額不貢以是知畧實藝而追古制其難蓋如此也

政和二年親試舉人始罷賜詩改賜箴　先時御史李章言作詩害經術自陶潛至李杜皆遭譏誚詔送勑局立法宰臣何執中遂請禁

士習詩賦又詔士毋得習史學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先是崇寧以來專意王氏之學士非三經字說不用至政和之初公議不以為是蔡攸為翰林學士基容彥逢為吏部侍郎宇文粹為給事中張琮為起居舍人列奏欲望今後時務策並隨事參以漢唐歷代事實為問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通稱通儒可依所奏今後時務策問並參以歷代事實庶得博習之士不負實興之選未幾監察御史兼權殿中侍御史李彥章言夫詩書周禮三代之故而史載秦漢隋唐之事學乎詩書禮若先王之學也習秦漢隋唐之史者流俗之學也今近臣進思之論不除舜之道而建漢唐之陋不使士專經而使習流俗之學可乎伏望罷前日之詔使士一意於先王之學而不流於世俗之習天下幸甚奉御筆經以載道史以紀事本末該貫通為通儒今再思之紀事之史士所當

學非上之所以教也況詩賦之家皆在乎史今罷詩賦而使士兼習則士不得專心先王之學流於俗好恐非先帝以經術造士之志可依前奏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時政和元年三月戊戌

論以成其姦其意豈真以為六籍優於選問李杜也哉

宣和三年詔罷天下三舍法開封府及諸路並以科舉取士惟太學仍存三舍以甄序課試過科舉仍自發解

六年禮部試進士萬五千人詔特增百人額差知舉官五人

是年賜第八百餘人因上書獻頌直令赴試者殆百人有儲宏等試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勃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

欽宗靖康元年復置春秋博士用以取士

賜出身　凡士不繇科若三舍而賜進士第或出身者其所授得不一路遺逸文學吏能言事或奏對稱旨或試法而經律入優或材武或童幼而能文或邊臣之子以功來奏其得之雖有當否總其大較要有所考焉寧四年太子右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安度所賦綠竹詩背王勃古說而直以為竹遂黜不取富弼言史記敘載淇園之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五年祝

康李舉之試經義律令大義而有司考之入優遂以令賜明經出身其後渠子野黃葆光賜出身遂同進士七年王韶破木征使其子溥來獻捷帝喜甚遂以賜之其後趙適在政和間捐蟹卜渦編次用兵首末授其子永適來奏永適亦得賜入八年章惇薦大理寺丞歐陽發有史學又得賜九年中丞鄧綰薦遂州布衣馮正符受賜已而綰敗正符亦坐附會追奪元符元年承務郎李景夏召對三年上舍生何太正應詔言事皆特賜崇寧二年又賜右司郎官林攄蘇州進士俞燾等明年蔡京子攸亦與焉四年宋喬年察訪興河稱旨大觀四年開封少尹張叔夜皆以職事賜政和中小學生曹芬駱庭芝以能文賜自此遂官貴胄既多得賜又上書獻頌得之者多至百數不勝紀矣靖康新政懲蠹臣蔽塞凡行義有聞議論忠讜悉加賜以示好惡

三年廷試罷三題專以策取士非雜犯不復黜然五路舉人尤為疎畧黃道夫榜傳臚至第四甲党鑄卷子神宗笑曰此人何由過省知舉舒信道對以五路人用分數取末名過省上命降作第五甲末自後人益以廣宣和七年流元用榜正奏名殿試至八百五人蓋燕雲免省者既衆天下赴南宮試者萬人前後無踰此歲之盛

王氏揮麈錄曰國初每歲放牓取士極少如安德裕作魁日九人而已蓋天下未混一也至太宗朝浸多所得率江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拙於詞令故優取燕寧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國家設科取人制爵特士蔵月等陰陽之信法令如金石之堅頃緣寇戎侵犯京邑爰致四方之馬已忘三歲之期比申飭於攸司洎上春而明試深慮道阻寬侍浹旬而駐蹕行宮時迫方嶽非若中都當遠近之會可使四方得道里之均特從權宜創立規制分禮闈之奏額就諸路之漕臺俾謹擇於考官用精鹿於貢學士省勞費鄉烝馨望悉預計階以俟親策數告多士咸體至懷諸道令提刑司選官即轉運置司州軍引試使副或判官一人重之河東路附京西轉運司國子監開封府人於留守司御史一人重之國子監人願就本路者聽

朝野雜記建炎二年王居公為禮部侍郎建言復以詞賦取士自紹興二年科場始曾侍御統請歷經義而專用詞賦上意鄉之呂元直不可而止十三年國學初建高抑崇司業言士以經術為本請頭場試經義次場試詩賦末場試子史論時務策各一首許之十五年詔經義詩賦分為兩科於是學者競習詞賦經學寖微二十六年冬上諭沈守約曰秦數年之後經學遂廢明年二月詔舉人並兼習兩科（內大小經義共三道）三十一年言者以為老成經術之士強習辭章不合音律請復分科取士仍詔經義合格人有餘許以詩賦不足之數通取不得過三分自今年太學公補試行之迄今不改先是舉人既兼經義詩賦論策因號四科然自更制以後惟紹興十四年二十九年兩行之而止蓋舉人所習已是為二不可復合矣

按熙寧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復詞賦與經義並行至紹聖元年復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至建炎二年文兼用經賦蓋熙寧紹聖則專用經而廢賦元祐建炎則雖復賦而未嘗不兼經然則自熙寧以來士無不習經義之日矣然元祐初始復賦欲經賦中分取人而東坡公上疏言自更法以來士工習詩賦者十人而七欲朝廷隨經賦人數多少各自立額取人則知當時士雖不習詩賦者十五年而變法之餘一習即工且多矣至建炎紹興之間則朝廷之經義取士者且五六十年其間兼用詩賦纔十餘年耳然共場而試則經拙而賦工分科而試則經少而賦多流傳既久後來所至場屋率是賦居其三之二蓋有自來矣

二年詔下第進士六舉曾經御試八舉曾經省試並年四十以上四舉曾經御試五舉曾經省試並年五十以上河北河東陝西舉人數內特各減一舉元符以前到省兩舉者不限年一舉者年五十五以上諸道轉運司開封府皆以名聞令直赴庭試

按仁宗嘉祐二年廷試始免黜落然則自後凡經御試者無不出官之人熙豐年間亦嘗有曾經御試推恩之令蓋為嘉祐二年御試不中者設也今中興之初復有此令則自建炎紹興二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上即嘉祐以前蓋七十餘年豈復有曾經御試之人乎又恐是特為科試入下等不理選限未出官者而設蓋此曹亦謂之曾經御試故令其再試而官之以示優渥之恩史志所載不明當改

是年親試舉人于行都賜進士李易以下四百五十餘人第一人左宣教郎二人三人左宣義郎餘推恩有差特奏第一人附第二甲入五等者亦予調官川陝河北京東正奏名不赴者一百三人即家陽第皆龍飛特恩也

故事廷試上十名御藥院先以文卷奏御定高下上曰取士當務至公考官自足憑信豈容以一人之意更自升降詔自今勿先進
卷子
紹興元年以歲當明堂復詔諸道類試擇憲漕或帥守中詞學之人總其事使精選考官於是四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令川陝舉人即置司州試之
自太學既罷青衿解散文籍淪墜今諸道州軍
及用佛書全句舊式皆不收建炎初悉從刪去故犯者多乞申嚴行下
十九年詔自今科詔前一歲諸軍州及屬縣長吏籍定合應舉人以
次年春縣上之州州下之學數實引保赴鄉飲酒畢送試院其臨期
投狀射保者皆勿受
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倡于洛海內皆師歸之中興以來始

盛于東南士子科舉之文稍且順說先是陳公輔上疏論顧學乞
行禁絕而胡寅辨其非至紹興末年正字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
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右王
安石稍涉順學一切擯弃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
於孔孟者皆可以爲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爲
偏曲詔有司自今毋拘一家之說務求至當之論道學之禁至是
稍解矣
禮部侍郎周葵言科舉足以取士近年主司迎合大臣之意多取
經傳之言可爲諫倖者以爲問目學者因之專務苟合時好如論
事忤庚聖之意大率類此至於前古治亂興亡之變以時忌絕口不道後生晚輩往往不讀史書望詔有司選通經博古之士置官無攄亦便爾私其紹興十年諸州依條發解於紹興十二年正月省試三月殿試自後科場示此爲準

正不願所問發忽誤訐者亦後勿取從之

三十五年上謂輔臣曰往年秦壻對策甘檜嫌語有司擬為第一朕抑置第三不使與寒士爭今可舉行祖宗故事應禮部舉人內有擢要親族者並令覆試而進奪塡出身勑曹寇等七人階官並帶右字餘並駁放

二十七年先時蜀士赴殿試不及者皆賜同進士出身上念其中有俊秀能高第者不宜皆寘下列至是先期諭都省覽展試日以待宰相沈該奏天時向暑臨軒非便請後至者臣等策之中書定高下上曰三年策士朕豈憚一日之勞耶及唱第五十朋為首第二人間安中梁介皆蜀士也上大悅

二十九年孫道夫侍經筵一日極論四川類試請托之弊請盡令赴禮部上曰後舉但當遣御史監之道夫持益堅事下國子監祭酒楊椿曰蜀去天萬里可使士子注三峽冒重湖耶欲革其弊一監試得

人足矣速詔監司守倅賓客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是歲四川類省試始降勑差官四川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初視殿試第三人賜進士及第優之也後以何耕對蜀人才業為秦檜所怒乃諭禮部類試第一等人並賜進士出身自是無有不赴御試者惟上不親策則類省試第一人恩數如舊第二第三人皆附第一甲九名已上附第二甲焉

孝宗隆興元年詔應合人代名及為人冒名赴省者各計所受財依條外並永不得應舉

省試舊以十四人取一名隆興初建劒宣鼎洪五州進士三舉實到場者皆以單恩免解有旨增省額百人遂以十七人取一人而四川類省試則十六人取一名後不復改

容齋洪氏隨筆曰黃魯直以元祐三年為貢院參詳官有書帖一紙云正月乙丑鎖太學試禮部進士四千七百三十二人三月戊申具奏進士五百人乃是在院四十四日而九人半取一人視今日為不侔

臣僚言科舉之制州郡解額狹而舉子多漕司數覓士往往拾鄉貫而國溥牒乞申嚴詐冒之禁立為中制從之四年乃裁定牒試法文武臣添差官除親子孫外並罷其行在職事官除監察御史已上並不許牒試

乾道六年詔自今諸道試官皆隔一郡選差後又令歷三郡合符乃聽入院防私奬也

七年虞允文請罷已以來歸正人依做祖宗陝西河北赴南省試別立號取人從之

八年禮部尚書胡沂郎官蕭國梁造貢籍成上之凡諸道舉人鄉貫治經三代年甲舉數悉備淳熙二年御試上嘗謂輔臣欲令文士能射御武臣知詩書命討論毆最來上至是唱第後之二日上御殿引

按文七詹騎以下一百三十九人射藝新制也翌日又引文士第五甲特奏名一百五十二人其日進士俱襴笏入殿起居易戎服各給箭六弓不限斗力射者莫不振厲自獻多命中焉凡三箭中帖為上等正奏第一人轉一官與通判餘循一資二箭中帖為中等減二年磨勘一箭中帖及一箭上榜為下等一任回不依次注官上四甲能全中者取旨第五甲射入上等注黃甲餘降一等人合格與文學凡不中者並賜帛

六年詔特奏自今三人取一真在第四等以前餘並入第五等其未等幼勑者舊許尋試今止許一試舊免解人有故不入試者理為一舉舊蔭落及五路舊升甲者今但升名其後並又許納勑三次為定制焉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開元中國子祭酒楊瑒言切見流外出身每歲三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

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之太多則應諸色減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爲然淳熙九年大減仕子員數是時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爲率文班進士大約三百四人性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

十一年御試時進士試策薄暮未納卷者三奉旨賜燭既而侍御史劉國瑞言官庭之間自有火禁貢舉之條不許見燭雖聖恩寬厚假以須臾切恐玩習成風寖踰法制其納卷最後者請下御試所降黜從之舊例廷試舉人至暮者許賜燭然厥深易黑日昃則殿上燭出矣凡賜燭正奏名一甲如在第五甲降充本甲末名特奏名降一等如在第五甲與攝助教舉人試鑿于省闈及國子監兩浙轉運司者皆禁燭

十四年御試得進士王容以下上天姿英明大廷策士多自陛黜不盡由有司是舉王容蓋自第三親擢爲榜首時儒生迭興辭章雅正

號乾淳體

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其私識曰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治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爲大成今樂經亡而禮經闕二戴之禮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經之爲教已不能備而治經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惟窺其一而不及其餘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皆不可闕者而學者豈能一旦盡通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之可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凡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記爲一科而卯年酉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酉年試之試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義一道論則分諸子爲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試策各二道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各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有司命題必依章句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通之史而皆可用於世矣雖衰議未上聞而天下誦之

項安世擬對學士院試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敝也自太平興國以來科名日重實用日輕以至於今二百餘年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入是科者雖檮杌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捨則上蒿緇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故曰此今日不可如何之法也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但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智以共了當時之事決不能盡受此纏縛也自王導謝安以下隨世就事之人欲於妥帖平靜之中密致分數剸量之效則必不敢變今之說取今之士矣此固無以議爲也然則用王謝之術爲之調度亦有道乎曰有時於尋常尺寸之中略出神明特達之舉稍更開其已甚之習薄伸渾厚平直之氣則猶愈於已也孟天下之事雖貴於守法而亦不可以一付於法法者所以抑僥倖非所以抑豪傑也夫所謂僥倖者其才不應得而冒欲得之之謂也一人得之衆人攀之其門一開不可復禁故上之人立法以拒之使之欲進而無隙欲求而無辭是則法之效也若夫豪傑之士其德宜爲人上其才宜爲世用非所謂僥倖者此法之所求非法之所拒也人所共服莫敢與比以此爲例誰敢攀之有若是者時出而用之以示天下不專以操筆弄墨取人主之官爵則亦足以補風化隆實行扶善人而愧惡子也又曰夫科目之盛自李唐起而唐之取士猶未盡出於此也有上書而得官如和逢堯負半千之類是也有隱逸而召用如陽城李渤之類是也有出於辟舉如韓愈之出於張封建董晉是也有出於延譽者如吳武陵之薦杜牧之是也至於本朝法令始密科場

條貫如縛胥吏而鄉舉里選之意熾悉無遺矣然祖宗之時猶有
度外之事如張詠當為舉首而以遜其鄉人則猶有朋友之義也
宋祁當為第一而令與兄則猶有兄弟之恩也延入客次先通所
為文則猶有禮意也李畋張及三人並解則猶未立額也此外又
有陳乞之恩聘召之禮元祐紹行之舉三舍行藝之規則其意亦
知徒文之不足以盡士矣故孫復蘇洵之用猶出於常法之外而
當簡夫姚嗣宗之官或由於特達之授然意欲不安而法已一定
雖或少出常度然亦千萬中之一二耳須史之才行不足以勝二
百年之科目也

按取士之獎人人能言之然晦菴平甫二公之說則不廢科
目之法而自足以救科目之獎其說猶為確實可行云

光宗初建議者云省闈試士春令尚淺天寒晷短閱遇風雪則硯水
筆凍書字不成毀有鉅材莫克展布請展至二月朔而殿試則於四

月初選日從之

寧宗慶元二年以免住不親策省試進士得正奏名鄭應龍等

自韓侂胄襲奉檜故智指道學為偽學臺臣附之上章論列詔榜朝
堂而劉德秀在省闈奏疏至云偽學之黜以匹夫竊人主之柄啟
動天下故文風未能丕變請將語錄之類並行除毀既而棄者易上
言士狃於偽學專習語錄詭誕之說中庸大學之書以文其淺有
棄適進卷陳傅良待遇集士人傳誦其文每用輒效請內自太學
外自州軍學各以月試合格前三名程文上御史臺考太學以
月諸路以季其有舊習不改則坐學官提舉司之罪是舉也語法
道學者皆不預選

四年言者云今之詩賦雖未近古然亦貫穿六藝馳騁百家拘以駢
儷之制研精單思始能成章惟經義一科全用套類父兄相授囊括
冥搜片言隻字不脫毫分溢篋盈箱初無本領旅進場屋鮮有出於

揣摩之外天下士子誰務實學哉望今有司所出六經題目各於本
經摘出兩段文意相類者合為一題庶幾實學得盡已見而挾冊援
偽者或可退聽從之

嘉泰元年起居舍人章良能陳主司三獎一曰沮抑詞賦太甚既暗
削分數又多置下陳二曰假借春秋太過諸郡解榜多冀首選三曰
國朝正史與實錄等書人間私藏具有法禁惟公卿子弟或因父兄
得以竊窺有力之家冒禁傳寫而有司乃取本朝故事藏匿本末發
為策問寒遠之士無緣盡知請自今詩賦純正者宜之前列春秋卓
異者不妨魏占若所作無異諸經自當雜定高下其策題並須明白
指問詔從之

開禧二年詔諸道運司州府軍監凡發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
禮部候省試中牒發御史臺同禮部長貳參對字畫關御藥院照應
廷試字畫不同者別榜駁放

舊制秋貢春試皆置別頭場以待舉人之避親者自經術以上親及
大功已上婚姻之家皆牒送惟臨軒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為
考官亦不避是年始因議臣有請詔自今在朝官有親屬赴廷對者
免差考校

開禧元年檢詳毛憲為考官其子自知以迎合用兵定多士韓侂
胄既敗乃用言者奏奪憲次對而降自知為第五甲末

十五年秘書郎何淡言祖宗舊制諸科舉人問大義十道能以本經
註疏對而加之以文辭問色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但引註疏及六
分者為粗其不識本義或連他經文義乘戾章句斷絕者否夫經本
註疏則學有源流文先義理則士有器識而今之時文束於命題之
短長狃於立說之關鍵而有司強裂句讀專務斷章是在我者已先
離絕旨意破碎經文則何以責其盡合於大義哉望詔有司革去舊
習使士子去機巧而深義理考註疏而辯異同明綱領而識體要則

實學之士出矣詔從之

新進士舊有期集渡江後置局於貢院特旨賜之餐錢集英殿賜第之三日赴焉上三人得自擇同升之序分職有差朝謝後拜黃甲其儀設榻於堂上東西相向皆再拜拜已撰榜中年長者一人狀元拜之復擇最少者一人拜狀元所以侈寵榮重好明長少也又數日赴國子監謁先聖先師用釋奠禮遂賜聞喜宴侍從已上及知舉官館職皆預焉

試刑法者亦自熙豐間始舊附銓試院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以上入第三等上（修二十七通七厘半）五分以上入第二等下（修二十七通七厘半）四分半入二等者選人改京秩蓋趙忠簡爲相以刑名之學其廢日久故白請優之今遂爲大理評丞之選四年制置司請每三年就類省試院別差刑法官二員校試從之

新科明法者熙寧間改舊額歸禮部建炎二年正月大理少卿吳壞言法官闕人請復此科許進士嘗得解貢人就試從之紹興十一年始就諸路秋試每五人解一名省試七人取一名皆不兼經明年御試御藥院請分爲第二等第一等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十四年七月言者以爲濫請解省試各通增二人（舊試七人取一今試五人取二）所試斷案刑名通粗以十分爲率斷案及五分刑統義文理俱通者爲合格無則闕之仍自後舉兼經十六年二月遂罷之迄今不復置矣

新科明法始就諸道秋試每各五人解一省試十取其一御藥院又擬恩例第一等賜本科及第第二等本科出身後三歲試者謂得解人取應更不兼經自身得官反易於有官試法乃詔自今斷刑名通粗以十分爲率斷及五分刑統義文理全通爲合格及雖全通而斷案不及分數者勿取仍自後舉兼經

淳熙七年秘書郎李燾言漢世儀律令同藏于理官而決疑獄者必傅以古義祖宗朝詔學究兼習律令而廢明法科後復明法而以三小經附益欲使經生明法法吏通經今所試止於斷案律義斷案稍通律義雖不成文亦得中選故法官罕能知書謂宜使習大法者兼習經義參放優劣以定去留上曰古之儒者以經術決獄若用俗吏必流於刻宜如所奏乃詔自今第一第二第三場試斷案每場各三道第四場試大經義一道小經義二道第五場試刑統律義五道明年詔斷案三場每場止試一道刑名十件與經義通取四十分已上爲合格經義定去留律義定高下

嘉定二年臣僚上言棘寺官屬頗難其人獄案來上致多差舛其原在於習法之不精試法之不詳也自昔設科本以六場引試內斷案五場各以刑名八件計四十通律義一場計十通斷案以試其法令律義以試其文理自後有欲便其所習始增經義一場而止試五場律義各居其一斷案止三場而已殊失設科之初意今科目條貫繁碎自非終日研究未易精熟乃牽於程文以移其功考試主文類多文士輕視法家惟以經義定去留其弊一也法科之設正欲深明憲章習熟法令察舉明比附之精微識比折出入之錯綜酌情法於數字之內決是非於片言之間政和紹興累題不過五七百多不滿千比年不求題意之精密專務繁冗以困人數衍支離動止二千字自朝至于日中畏倦能謄寫題目豈暇深究法意其弊二也進士考官凡有出身皆可充選刑法考官不過在朝曾中法科丞評數人由是請托之風盛換易之弊興其弊三也臣以爲宜罷去經義仍分六場以五場斷案一場律義爲定所問法題稍簡其字數而求精於法試官各供五六題納監試或主文臨期點定如是則識議得人矣從之六年議者云今止試刑

統是盡發義理而專以法律爲事雜流進納之人皆得就又可徑除職事官非所以重科目清班紹興九年請復試經義一場以尚書語孟題各一篇與刑統大義通爲五場所出經題不必拘刑名倫類以防預造雜流入仕之門得收試

文武雜試　高宗建炎元年追復祖宗故事於科舉之外有文武傑特者試而官之時郡國薦士四人適至命中書省各試策一道何烈對策依廷試禮稱臣上以其寒遠一體推恩既而有言其踈者於是降充末名補下州文學考官汪藻等皆坐黜而軍中便宜借補者衆詔內有武勇之人委諸道提刑安撫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之士赴御營使司審試擬定名目上之省部給進武進義校尉兩等文帖授既而上言者云立功之人色目不一或軒家財助國或衝鋒冒險阻或以進士獻策令率試以弓馬而舊補授至陞朝官大使臣者例得校尉未爲允愜宜令借補文臣試兵書戰策以爲殿最餘

先驗實免試注官

東萊呂氏曰取士科目自夏商以前不見於經其可見者至周始有自周後數千載凡其間廢置因革輕重之所以然以大畧可考然而考論須見得所以廢輕且如周禮以鄉三物教民謂之賓興只看賓之一字當時蓋甚尊事詳考前一段他人一个本度未數精詳具備固不必說只看他賓興之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如此其重及至後世如飲墨水如奪席脫容刀如棘圍如糊名若防姦盜然爲士者須深思其故何故古如此重後世如此輕須當深究之三代之時士一个進修之至惟上之人自求之故如此重又須看當時之時於士待之甚重而放之則甚詳後世待之既輕放之又畧且如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又論其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然後方免其徭役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這裏方可受爵祿司馬政官也以其可使從政也凡經四級然後始可從政然猶未也司馬又辨論官材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而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始與之以祿一人之身未入仕之前凡經四級已入仕之後凡經二級經七級然後始得祿其考之之詳如此成周之時見得官爵皆天位天祿不敢輕授至後世與之甚遂全以文字高下爲進退蓋有以一日之長而決取終身之富貴者當時致之甚詳如此然論其大畧漢唐以來大抵自重而漸輕自緩而漸速由漢以來雖不能如三代拜受之禮然猶州長身勸爲之駕雖以當時號爲記誦如公孫洪者猶是爲人勸勉而來嘗自進到得後來唐始令投牒自進而士始甚輕此所謂自重而漸輕自漢至唐進士登第者尚未釋褐或是爲人所論薦或弁

應皆中或藩方辟舉然後始得釋褐至本朝始放進士及第即放釋褐此所謂自緩而漸速科目雖多其間歷代常行自有數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本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後王荊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熙寧四年明經始罷）此其大畧可見其次使是制科制科卻歷代　常行不廢漢則因事而舉六朝亦間舉至唐及本朝亦未常廢到得熙寧間王荊公得政孔文仲對策議新法制科始罷至元祐初又再復得兩三舉至紹聖初章惇爲相欲行荊公法又再罷（元祐元年詔罷制科紹聖元年復之用安石議也熙寧二年貢院考試進士之法自安石始也）大抵三代之時不專是語言文章至漢以來則有所謂射策對策是時已成科舉之習雖然尚理會經義又與時議到隋煬帝之時風俗浮華始有進士之科方有律賦自唐

以來考廉秀士之科尚在但只是明經進士二科盛而秀孝衰是時有記問者則得明經有辭藻者則得進士當時南北未分兩邊各自設科既分之後後周進士未設尚自理會秀孝二科是時南人高南師北人高北師各守家法莫之能定當時主司有欲優劣之者反為所難隋煬帝時風俗浮華進士科始立至唐初間進士明經都重及至中葉以後則進士重而明經輕蓋當唐之時文華之士多了故如此到得本朝待遇不同進士之科往往皆極通顯至明經之科不過為學究之類當時之人為之語曰焚香取進士嗅鼻待明經才設進士試時便設香案有拜跪之禮才到明經試時則設棘監守惟恐他傳義當時進士都有帖經之制他文士都不屑去記這傳義於是有賺帖才是進士科試帖經不知是或作一篇文或作一賦便可賺帖經又至熙寧間荊公罷詞賦帖經墨義併歸進士一科所

魯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訓詁質厚不能為文辭所以自進士升一併之後榜出多是南人預選北人預者極少自哲廟以後立齋魯河朔五路之制凡是北人皆別考然後取人南北始均慶曆中范文正公富公韓魏公執政欲先試論策使工文辭者言古今治亂簡其程式使得以逞問以大義使不專記誦自是古文漸復一年而三公罷攻此制遂停王文正公為相南省試進士當仁不讓於師論時邊讓李興皆有名場屋及榜出二人不與試公取其文觀之李以落韻邊以師為衆與注疏論特奏令御試王文公以為落韻者不審尔若舍注疏而立說不可許遂取李出邊前輩之守注疏如此嚴至王荊公始以注疏不可用作三經說令天下非從三經者不預選罷詞賦又以春秋有三傳難通罷之至元祐間始復詞賦增春秋又至紹聖崇寧間政欲復介甫法遂復罷詞賦去春秋後來至欽宗又始復元祐

制太平興國三年詔禮部以平正次用韵天聖五年詔參考第論爻暨四十宋祁等言使士皆上著布被之以學校先第論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簡其程式則宏博者得以騁辭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臨軒試策唐人賦詔頒許依放唐人進士諸科如舊制考校去去先是頒行宋祁等奏請上封者言非更張宜四年詔進士罷詩賦帖經墨義各令占一經并論語孟子諸科明大抵須是有鄉舉里選之制所以楊縮復鄉舉里選來幾停罷緣是未有這風俗今已為士須思所以為風俗者何由又須深譬三代之所以厚而後世之所以薄者何故則亦庶乎復古

宋登科記總目

太祖建隆元年進士十九人榜首楊礪

二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張去華

三年進士十五人榜首馬適　四年進士八人榜首蘇德祥

乾德二年進士八人榜首李景勝制科一人

三年進士七人榜首劉察

四年進士六人榜首李肅制科二人

五年進士十人榜首劉蒙叟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

開寶二年進士七人榜首安德裕

三年進士八人榜首張拱賜十五舉未及第人司馬浦等一百六人本科出身

四年進士十人榜首劉寅　五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安守亮

六年進士十一人榜首宋準再試取十六人　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三十一人省元王式狀元王嗣宗諸科二十四人

九年停貢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進士一百九人省元呂蒙正諸科五百餘人

二年七人十五舉以上一百八十四凡五百餘人

三年進士七十四人省元胡旦諸科八十二人

四年不貢舉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人省元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
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四年並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六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高錬狀元蔡齊
人文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狀元程戡
詔年不
貢舉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七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
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太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狀元
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
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四年並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六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高錬狀元蔡齊
人文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狀元程戡
詔年不
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七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
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太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狀元
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
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四年並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六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高錬狀元蔡齊
人文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狀元程戡
詔年不
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七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
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太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狀元
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四年祀汾陰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張師德
五年進士一百二十六人諸科三百七十七人省元　狀元蘇易簡諸科五百三十
四人　六年七年停貢舉
八年進士二百三十九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八人省元陳充狀元梁顥諸科六百九十九人
三年進士一百四十人省元王禹偁狀元王世則諸科二百八
十五人　雍熙元年不貢舉
二年四年並不貢舉
端拱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六百一人覆試得進士諸科一百五十四人省元高錬狀元蔡齊
人文武成王廟重試得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省元程宿狀元程戡
詔年不
貢舉　天禧元年二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四百七十八人省元陳堯叟狀元同
淳化元年不貢舉
三年進士三百五十三人諸科七百七十四人省元孫何狀元同
四年五年至道元年二年三年並不貢舉
真宗咸平元年進士五十人諸科一百五十人省元孫僅狀元同
二年進士七十一人諸科一百八十人省元孫暨狀元同
三年進士七四百九人諸科一千一百二十九人省元李庶幾狀元
陳堯咨　四年停貢舉制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八人諸科一百八十二人省元王曾狀元同
六年不貢舉　景德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二百四十七人諸科五百七十人省元劉滋狀元李迪
三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四年不貢舉制科二人
太中祥符元年進士二百七人諸科三百二十人省元鄭向狀元
姚曄
二年親試東封路進士三十一人狀元梁固
三年停貢舉

皇祐元年進士四百九十八人諸科五百五十人制科一人省元馮京狀元同
五年進士五百二十人諸科五百五十二人省元徐無黨狀元鄭獬
至和元年二年嘉祐元年未貢舉
二年進士三百八十八人諸科三百八十九人省元李寔狀元張衡制科一人（是歲始定爲制科之額）
四年進士一百六十五人諸科一百八十四人省元劉輝狀元劉煇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一百八十三人諸科一百二人省元江衍狀元王俊民
八年進士一百九十三人諸科十一人省元孔武仲狀元許將
英宗治平二年進士二百人諸科十八人制科二人省元彭汝礪狀元同（始置三科）
四年進士二百五十人諸科三十六人省元許安世狀元同（時神宗即位）

神宗熙寧三年進士二百九十五人省元陸佃狀元葉祖洽明經諸科四百七十二人制科二人
六年進士四百人諸科四十六人省元朱淩明狀元時彥
九年進士四百二十三人諸科一百九十四人省元張嵲狀元徐鐸
元豐三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劉藻狀元黃裳
五年進士四百四十五人明經三人省元劉彥狀元黃公度
八年進士四百八十五人省元焦蹈狀元同（是歲始罷諸州解額不限）
哲宗元祐三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制科一人省元李廷忠狀元李常
六年進士五百一十九人省元鄒浩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紹聖元年進士五百一十二人省元何溥狀元陳說之四川進士一百四十四人
詞科八人
四年進士五百六十四人省元江革狀元何昌言詞科九人
元符三年進士五百六十一人省元李釜狀元同（是歲不限額不收名）

徽宗崇寧二年進士五百三十八人省元李階狀元霍端友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一人省元吳侁狀元蔡薿（是科始罷諸州解額併省試並設學校及貢士）
大觀三年進士六百八十五人宗室上舍四十二人上舍甦李漣
進狀元賈安宅
政和二年進士七百一十三人上舍甦師騤狀元莫儔
五年進士六百七十人宗子上舍十七人上舍甦傅崧卿狀元何桌
八年進士七百八十三人上舍甦何奎狀元王嘉
宣和三年進士六百三十人上舍甦宋齊愈狀元何渙
六年進士八百五人（是年後省試分以軍興分路取士）進士四百五十一人狀元李易四川河北京東進士八十七人
高宗建炎二年紹興二年進士二百五十九人狀元張九成四川進士一百二十人
五年進士二百二十人省元樊光遠狀元汪應辰四川進士一百三十七人
八年進士二百九十三人省元黃公度狀元同（是年不限額不收名奏名四川）
（有奏名參定編排）
十二年進士二百五十四人省元何溥狀元陳說之四川進士一百四十四人
十五年進士三百人省元林機狀元劉章四川進士七十三人
十八年進士三百三十人省元徐履狀元王佐四川進士二十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四百四人省元鄒起狀元馬涓制科三人
二十四年進士三百四十八人省元蔡堉狀元張孝祥四川進士六十三人
二十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張宋卿狀元王十朋（先時四川舉人如遇赴殿不及者名曰奏名是年無不到）

三十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四川進士十六人

孝宗隆興元年進士五百四十一人省元木待問狀元何同是年仍舉同姓與八年

乾道二年進士四百九十二人省元何濟狀元蕭國梁

五年進士三百九十二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八年進士三百八十九人省元蔡幼學狀元黃定

淳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章頴狀元詹骙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七人省元黃湨狀元姚穎

八年進士三百七十九人省元俞烈狀元黃由

十二年進士三百九十五人省元邵康狀元衛涇

十四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湯璹狀元王容

光宗紹熙元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錢易直狀元余復

四年進士三百九十六人省元徐邦憲狀元陳亮

寧宗慶元二年進士五百丹六人省元蘇大璋狀元曾從龍四川進士四人

五年進士四百一十二人省元傅行簡狀元同是年詩聞不記軒

嘉泰二年進士四百三十五人省元林執善狀元毛自知

開禧元年進士三十八人省元宋傳狀元鄧自誠四川進士

嘉定元年進士四百二十六人省元周端朝狀元趙建夫

四人

四年進士四百六十五人省元劉愛鷹狀元張鎮孫

七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姚宏中狀元袁甫

十年進士五百二十三人省元陳塏狀元吳潛

十三年進士四百七十五人省元王會龍狀元同是年詩聞不記軒

十六年進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曾狀元蔣重珍

理宗寶慶三年進士九百八十七人省元王會龍狀元同是年詩聞不記軒

紹定二年進士五百五十七人省元陳松龍狀元黃朴

五年進士四百九十三人省元劉朔狀元梁克家四川進士十

端平二年進士四百六十六人省元木待問狀元何同是年仍舉同姓與八年

嘉熙二年進士四百二十二人省元何濟狀元蕭國梁

淳祐元年進士　人省元方恬狀元鄭僑

四年進士　人省元徐霖狀元留夢炎

七年進士　人省元馬廷鸞狀元張淵微

十年進士　人省元陳應龍狀元方逢辰

寶祐元年　人省元丁應奎狀元姚勉

四年進士　人省元彭方逋狀元文天祥

開慶二年進士　人省元李雷奮狀元周震炎

景定三年進士　人省元李玨狀元方山京

度宗咸淳元年進士　人省元阮登炳狀元同是年詩聞不記軒

四年進士六百六十五人省元胡躍龍狀元陳文龍

七年進士　人省元劉夔鷹狀元張鎮孫

十年進士　人省元李大同狀元王龍澤

右宋三百一十五年逐科取士之總目以登科記及會要參攷

并省元狀元之名具錄于此國初殿試本襲唐以來或以

禮部所取未當命中書門下詳覆至宋藝祖太宗重其事故御

殿覆試至雍熙四年宰相請如唐故事以春官之職歸有司上

從之次年命宋知白知舉搜出而謗議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

試於是再行覆試凡得數百人又明年則知貢舉蘇易簡等不

敢專其事固請御試上從之自此遂為定例然是年以後如陳

堯叟孫何王曾皆禮部所取第一人而御試復以之冠多士可

見當時殿試不過審覆其經濫者點之而元在前列者固未嘗

別第其升降也景德以後多別取狀元然省元亦皆置之龜列

石林燕語謂故事南省奏名第一人殿試唱過三名不及則必

越衆抗聲自陳雖考校在下列必得升等吳郡歐陽公甘由是升第一甲獨范景仁避不肯言峯輩屢遜之皆不應至第十九人方及徐出拜命而退時服其靜退自此遂為故事然則仁宗時省元亦倒在前列蓋當時殿試雖曰別命試官糊名考校然賜第之時往往亦參採望望乃定倫貶歐陽公作峯葬行狀言凡貢士當賜第者攷定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及公召見衣冠偉然進對有法天子以為無能出其右者乃擢為第一可見當時倫貶未嘗不參取衆望則文章冠禮闈者就為狀頭要亦此意後來無此法矣

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選舉考

賢良方正 制科

漢文帝二年詔曰迺十一月朔日有食之二三執政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正朕之不逮

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傅納以言

賈山至言今陛下念思祖考將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代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史與驅馳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臣聞山東吏布

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兎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切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憂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齋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臣切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議論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按山之言固善矣然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

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視朝而受即官止輦之言馳坂而受袁盎擁繼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為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妻妾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為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嫌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因不因親近而遂主於翫狎也後世此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鞫躬屏息揖讓即退而所與游處靦察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況賢良方正之士脫跡草萊而觀光上國其視賁育之後塵童矇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疎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讜乎然則山所言順少弛

擊狐伐兔之事而講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為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諫以劘切上躬耳今反為人主宴游射獵所蠹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汲黯魏徵之流豈以日侍遊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又按晁錯傳言文帝時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者百餘人惟錯為高第遷中大夫錯未舉賢良時已為太子家令上書言事帝賜璽書龍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則帝於言事之微臣所以尊崇之者

至矣未嘗有蝶慢之意如山所言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為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親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開之與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嗚呼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則其所以虛心諮訪者尤為懇惻然觀錯所對言五帝神聖其臣莫及陛下神明德厚不下五帝執事之臣莫能望清光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肖望清光之臣臣切恐神明之遺也大槩皆導諛諂之言殊孤帝孜孜訪求之本意反不如為太子家令時所言勸農備邊之策為確實也錯在高第而所對如此則其餘百餘人者可知然則賢良方正負文帝帝未嘗負賢良方正也

孝武建元元年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

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董仲舒以賢良對策仙鄉士為天子覽其對而異為乃復策之對畢復策之遂以為江都相輔固帝初即位時以賢良徵諸儒嫉毀言固老罷歸之

帝初即位詔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事言得失自衛鞅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罷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

先公曰此行仲舒之言也衛綰特使之書奏耳建白大義豈綰所能辨哉武帝年未二十而奮然知所決擇如此可謂英主矣然輔固以老而見棄莊助以容悅見錄仲舒雖殷勤三策而不能引以自近也以舉賢良一事考之帝終身之得失皆可推矣

元光五年詔策賢良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時公孫弘年六十以

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稱病免歸
至是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
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弘奉對時對者百餘人
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爲博
士待詔金馬門

按武帝本紀言元光元年策賢良所載制策與公孫弘傳所
載文小異弘對策在元光五年而本紀又於制策之末稱董
仲舒公孫弘出焉按仲舒對策在建元元年俱不在元光元
年本紀誤

弘初以賢良徵爲博士後罷歸再以賢良徵之對策然則賢
良之未對策者亦可以爲博士與董仲舒轅固亦皆先爲博
士後舉賢良

按西都賢良策之載於史者晁董公孫杜欽谷永杜鄴仲舒

最醇正又值武帝即位之初心清明故異其對而復再三
詢叩得以罄其所學弘素曲學又值不稱旨罷免之餘宜其
姑爲平緩無忤之說以取容自不足責晁錯知治體善議論
非弘之比又遇謙恭好問之主如文帝且已嘗受知辱眷於
太子家令言事之時又非如仲舒泛泛下僚俟奉大對之比
乃諄復乎五帝神聖之說賢須而已畧無建明惜哉欽永阿
王氏論益卑矣鄴指陳外戚識切丁傅稍不負方正之名王
吉貢禹之正大朱雲何武之剛方必有素論惜史逸其傳云

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持節行郡國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議罷鹽鐵榷酤
五年詔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
六年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寡聞治人
有司者丞相車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也賢良文學者茂陵唐生
魯國萬生中山劉子九江祝生與其徒六十餘人也其建議之首

曰詔有司問郡國所舉賢良文學民所疾苦文學對曰竊聞治人
之道防淫泆之原廣道德之端抑末利而開仁義毋示以利而後
教化可興風俗可移也今郡國有鹽鐵酒榷均輸與民爭利散敦
厚之朴成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趨末者衆願悉罷之御
史大夫桑弘羊難之以爲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
本罷之不便

按自孝文策晁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
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民所
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
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說爲之罷榷酤然則雖
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爲
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爲有
益於人國耳賢良及大夫問難本末具在桑弘羊傳

宣帝本始四年郡國地震詔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可親民者
詔曰乃者九月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吕正朕之不逮毋諱朕親民者各一人
神爵四年令內郡國舉賢良可親民者各一人
孝元初元二年以地震隴西郡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
直言極諫之士
永光二年以日食詔令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何武爲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增容拜槃辟雅德盤旋也
司以爲詭衆虛僞武坐左遷楚內史
孝成建始二年詔三輔內郡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建始二年以日蝕地震詔丞相御史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及內郡
國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詣公車朕將覽焉

上盡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
元延元年以日食星隕字見令公卿大夫博士議郎以經對與內郡
國舉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令公卿與內郡國共舉
孝哀元壽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大夫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舉賢良
方正能直言者各一人
西漢舉賢良文學
晁錯以太子家令舉時中大夫 董仲舒以博士舉遷江都相 公孫弘以博士舉遷博士待詔
杜欽以武庫令遷曲逆侯 嚴助郡舉孝廉中大夫 朱雲以博士舉遷槐里令
王吉以雲陽令舉遷昌邑中尉 貢禹以博士舉遷河南令 魏相遷茂陵令
蓋寬饒以郎舉遷諫大夫 孔光以議郎舉遷諫大夫 谷永以太常丞舉
杜鄴以涼州刺史舉不及拜病免官卒 何武以尚書令史舉遷揚州刺史 鮑宣以大司農丞
黃霸以丞相長史舉遷陽翟令 朱邑以太常丞舉遷大司農丞 龔勝以清河王太傅舉不就歸

世祖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陵元元失
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公卿司
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憬憬不敢荒寧
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
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
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
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刑戍不繫閥閱
數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
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
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以其嚴穴幽隱先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違度思得忠良之士以輔
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相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嚴穴披幽隱遣詣公車朕將采聽焉帝乃親臨
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眾官郡國守相舉賢良
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政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者各一人
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正直之人以輔不逮
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
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及至孝與眾卓異者并遣詣公車朕
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沖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
桓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
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東漢舉賢良文學
魯丕郎坊門舉遷濟陰郎中 甲乙剛 蘇章
崔駰 周燮不就 劉瑜 荀淑 李法 姜延
劉淑 劉焉 皇甫規 張奐

魏明帝青龍元年詔公卿舉賢良篤行之士各一人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公卿及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極言之士
擊虞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
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途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
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曰 云云 虞
對畢擢爲太子舍人
阮种與郤詵王康對賢良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毀譽之徒或
言對者因緣假托帝乃更延群士庭以問之詔曰前者對策所問
未盡子大夫所欲言故復延見其具陳所懷种策奏帝親覽爲又
擢爲第一轉中書郎
按試賢良而至於再策始於漢武帝之待仲舒而晉武之時
亦有之蓋於對者數百人之中特拔之而且再策之可見二
帝於策士之事究心如此後世亦不過付之有司視以具文耳

唐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材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
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
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
玄宗開元八年上親策應制舉人於含元殿謂曰古有三道今減從
一道近無甲科朕將存其上第務收賢俊仍令有司設食
石林葉氏曰漢舉賢良文帝二年對策者百人晁錯爲高第武
帝元光五年對策者亦百餘人公孫弘爲第一當時未有黜落
法對者皆預選但有高下耳至唐始對策一道而有中否然取
人比今多建中間姜公輔等二十五人大和間裴休等二十三
人其下如貞元中韋執誼崔元翰裴垍等皆十八人元和中牛
僧孺等長慶中龐嚴等至少猶皆十四人
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德宗正元十年賢良方正科十六人裴垍
爲舉首王播次之牓一名而裴度崔群皇甫鎛縉之六名之中

連得五相可謂盛矣而邪正奧不侔度群同爲元和宰相而鎛
以聚斂賄賂亦居之度群極陳其不可度聡與同列表求自退
兩人竟爲鎛所毀而去且三相同時登科不可謂無事分而玉
石雜糅尚猶同器若默默充位則是罔罷患失以私妨公裴崔
之賢詎難以處也本朝韓康公王岐公王荆公亦同年聯名熙
寧間康公荆公爲相岐公參政故有一時同牓用三人之語頗
類此云
天寶十三載御勤政樓試四科舉人其辭藻宏麗問策外更試詩賦
各一道制舉試詩賦自此始
憲宗元和元年勅制舉人試訖有通夜納策計歸不得者並於光宅
寺止宿金吾衛使差人監引至宿所切加勾當勿令喧雜
是年策賢良詔楊於陵鄭敬李益等貴之同考覈賢良牛僧孺皇甫
湜李宗閔條對甚直無所畏避考官第其策居三等權倖惡其試訂

而不中第者乃注解其策同爲唱誹貴之等皆坐貶黜
致堂胡氏曰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
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扶細隱窮所難
知務求瑕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
方間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
急務與夫政事之閑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
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艱
文宗太和三年賢良前進士劉蕡對策切直指陳時事不避貴近言
辭激切士林感動考官馮宿賈餗龐嚴等有所畏忌不敢上聞隨例
黜斥議者不平諫臣或將其策白於宰臣宰臣怯懦亦不敢爲之明
白同對李郃抗表請讓官於蕡不報
按既曰制科則天子親策之親覽之升黜之權當一出於上

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公孫弘所對太常奏爲下第而帝擢爲第一蓋漢世人主於試賢良皆親第其優劣臣下所不可得而軒輊也唐之制科則全以付之有司矣故牛僧孺輩以直言忤權倖則考官坐其累而劉賁所陳尤爲忠憤鯁切則自宰相而下皆不敢爲之明白雖是當時閹宦之勢可畏亦由素無親覽之事故此輩得以劫制衣鑑之人也

唐制科名目及中制科人姓名

顯慶二年志烈秋霜科韓思彦及第

乾封元年幽素科蘇瓌解琬苗神容格輔元徐昭劉納言崔谷神及第

上元三年辭殫文律科崔融及第

垂拱四年十二月辭標文苑科房晉皇甫璲王旦及第

永昌元年正月蓄文藻之思科彭景直及第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愿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鄭掌邦科薛稷泚及第

誠聖元年長才膺度沉迹下僚科韓琬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琮顏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温禮洪子輿盧神功元年九月絶倫科蘇頲崔融鄭少微及第

從愿超不拔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

長安二年龍賁科馬克塵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九齡李益及第

業郡鄭超不爲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兄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張庭芬盧怡呂恂及第

及第

長壽三年四月臨難不顧徇節鄭掌邦科薛稷泚及第

誠聖元年長才膺度沉迹下僚科張漪及第

通天元年文藝優長科韓琮顏崔玄童袁仁敬何鳳孟温禮洪子輿盧神功元年九月絶倫科蘇頲崔融鄭少微及第

從愿超不拔及第

大足元年理選使孟詵試拔萃科崔翹鄭少微及第疾惡科馮萬石兄良正張敬及第

長安二年龍賁科馬克塵及第

神龍二年才膺管樂科張九齡李益及第

業郡鄭超不爲及第才高位下科馮萬石兄良正張敬及第

三年材堪經邦科張九齡康元瓌及第賢良方正科蘇晉宋務光張庭芬盧怡呂恂及第

及第

十七年高才未達沉迹下僚科吳筆及第

十九年博學宏辭科鄭昉陶翰及第

二十一年多才科李史魚及第

二十三年王霸科劉璡杜綰及第智詭將帥科張重光崔圓李廣琛及第

天寶元年文辭秀逸科崔明允顏真卿及第

六年風雅古調科薛據及第

十三年二月辭藻宏麗科楊綰及第

大曆二年樂道安貧科楊膺及第

六年詔諫主文科鄭珣瑜李益及第

建中元年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姜公輔元友直樊澤呂元膺及第文辭清麗科吳武陵梁肅劉公亮鄭轂沈封吳通玄及第經學優深科孫玭熬逢白季隨及第高蹈丘園科張紳衛良儒蘇晉及第軍謀

越衆科夏侯審平知和鄭儋凌正周洎丁儉及第力田門於鄉閭科
鄭冀中崔浩李收及第
正元元年九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韋執誼鄭利用穆質楊鄘
裴復柳公綽歸登李直方崔邠鄭敬韜弘簡沈廻元佑徐棨及第博
通墳典達於教化科熊執易劉蕡甫及第識洞翰畧堪任將帥科許
賛及第
四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崔元翰裴次元李彝崔豐史牟
陸渾柳公綽趙參徐弘毅韋彭壽鄒儒立王乃杜倫元易王莫及第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科李巽及第孝悌力田聞於鄉閭科
張皓及第
十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裴垍王播朱諫裴度熊執易
許堯佐徐弘毅崔群皇甫鎛王仲舒許孝同仲子陵鄭士材丘頴及
第博通墳典通於教化科朱顥及第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張平叔

李景亮及第
元和元年四月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元稹韋惇獨孤郁白居易曹
景伯韋慶復崔琯羅讓崔護薛存慶章蟾元儆蕭俛沈傳師柴
宿及第達於吏理可使從政科陳岵及第
三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李正封
吉弘宗徐晦賈餗王起郭球姚衮庾威及第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
馮宿陸亘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樊宗師及第達於吏理可使
從政科蕭睦及第
長慶元年十二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龐嚴任畹呂述姚中立
韋曙李回崔嘏崔龜從韋正貫崔知白陳玄錫及第詳明政術可以
理人科崔郾及第軍謀宏達材任將帥科吳思李商卿及第博通墳
典達於教化科李思玄及第
寶曆元年四月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唐仲揚儉韋端符舒元輿

牧守之明不能必鑒次及越騎佽飛皆出畿甸欲均井田於要
服遵丘賦於華夷井安人重穀編户農桑之事殊不及爲天下
國家之要道則其所以待伊呂者亦狹矣九齡於神龍二年中
材堪經邦科本傳不書計亦此類耳
後周世宗顯德四年十月詔曰制策懸科前朝盛事莫不訪賢良於
側陋求讜正於箴規殿庭之間帝王親試其或大裨於國政有益於
時機則必待以優恩縻之好爵拔奇取異無尚於茲得士者昌於是
乎在爰從近代久廢此科懷才抱器者蔣而不伸隱顯韜光者晦而
莫出遂使翹翹之楚多致於棄捐皎皎之駒莫就於縶繫遺才滯用
闕孰甚焉應天下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
爲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者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並許
應詔其逐處州府依每年貢舉人式例差官考試解送尚書吏部仍
量試策論三道共三千字已上當日內取文理俱優人物英秀方得

解送取來年十月集上都其登朝官亦許上表自舉

宋朝之制國初制舉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帥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許諸州及本司解送于吏部對御策試三千言以文理俱優者中甚選

眞宗咸平四年詔學士兩省五品御史臺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府州縣官草澤中各舉賢良方正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景德二年詔復置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畧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等科委中書門下先加程試如器業可觀具名聞奏朕將臨軒親試

時命兩制考文卷中等者甚少又命侍讀待制重考上稍應遠才可參罷之而育復奏曰毋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言爲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令中書重詳定訖試論六首合格者以聞

大中祥符元年時上封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科於是悉罷

凡特旨試藝者有於中書學士舍人院或特遣官專試所試詩賦論策頌制詔或三篇或一篇景德後唯將命爲知制誥者方試制誥東封及祀汾陰時獻文者多試業得官

仁宗天聖七年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增其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帷幄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起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人之應書者又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武舉以待方畧勇力之士其法先上藝業于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秘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

後數歲李淑上書言吏部故事選人以格限未至者能試判三節謂之校萃此特有司之事耳而陛下乃親策之非其稱矣又所謂茂材異等本求出類之儁也而士之不利鄉薦者始出而應焉臣以爲此二者皆非國家求材之本意也宜有以易之於是罷書判拔萃科令兼職州縣官甘得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等科諸常試鄉舉被黜者毋復應茂才異等科其後十餘年又詔自今制科須近臣論薦毋得自舉初御史唐詢與參知政事吳育有隙帝數稱近歲制科得人以育爲賢而詢奏言自古災異乃冊賢良今者六科率不用公鄉推引而特視進士之期凡應此科者至自稱曰賢良方正曰茂材異等曰博通墳典臣以爲習扇僥浮莫甚於此可悉罷之而育復奏曰毋賢良自晁錯始錯非以災異舉也帝以育言爲然由是制科得不廢而特禁其自薦而已

公是劉氏雜著曰夫自舉之與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潛處不知羔鴈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循循然竊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齒指不足以諭其情側肩攫金不足以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以比其羞無乃其實與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於進士矣不知賢良之害於俗甚於進士也何以言之邪人有言曰南城之澤有鬼焉可遂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先致力焉然其至者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焉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必將有舍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夫進士兔也賢良鹿也二者皆足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者多可不慎哉

石林葉氏曰冨公以茂材異等登科後召試館職以不習詩賦求免仁宗特命試以策論後遂爲故事制科不試詩賦自冨公

始至蘇子瞻又去棄止試論三篇熙寧初罷制舉其事遂廢
又曰故事制科分五等上二等皆虛惟以下三等取人然中選
者亦皆第四等獨吳正肅公嘗入第三等後未有繼者至嘉祐
中蘇子瞻子由乃始皆入第三等已而子由以言太直爲考官
胡武平所駁欲黜落復降爲第四等設科以來止吳正肅與子
瞻入第三等故子瞻謝啓云誤占文虛之等
王山汪氏曰范子功亦入制科第三等後熙寧間孔文仲考中
第三等以忤王安石特旨絀之
神宗熙寧七年呂惠卿以爲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且進士已
試策與制科無異乃詔罷之
先時松閣考制科陳彥古六論不識題語何出字又不及數準式
不考蓋自松閣試制科以來未有如彥古空疎者次年乃罷制科
哲宗元祐元年復制科

紹聖元年罷制科自朝廷詩賦設明經詞章記誦之學俱總至是
而制科又罷無以兼收文學博異之士乃置宏詞以繼賢良之科
三省言唐世取人隨事設科其名有詞藻宏麗文章秀異之屬究
其所試皆異乎進士名經今既復舊科純用經術諸如詔誥章表
箴銘賦頌赦勅檄書露布誡諭其文皆朝廷官守日用而不可闕
先朝已嘗留意特科目未久設二年詔立宏辭科歲許進士登科
者詣禮部請試若見守官須受代乃得試率以春試上舍日附試
不自立院也差官鎖引悉依進士惟詔誥赦勅不以爲題所試者
章表露布檄書用四六頌箴銘誡諭序記用古今體亦不拘四六
考官取四題分二日試試者雖多取毋過五人中程者上之三省
三省覆視分上中二等推恩有差辭格超異者恩命臨時取旨
徽宗大觀四年改爲詞學兼茂科科舉歲附貢士院試取毋過三人
不中率許闕仍不試檄書增制詔分二日詔四題其二以歷代史事

借擬爲之餘以本朝典故或時事策安
高宗紹興元年下詔復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有司講求舊制每
科場年命中丞給舍諫議大夫學士待制三人舉一人不拘已仕未
仕命官以不曾犯私罪人充先具詞業繳納共五十篇送兩省侍從參考分三等文
理優長爲上次優爲中常平爲下次優已上並召赴閣試歲九月命
學士兩省官考試于祕閣御史監之試六論每道五百字以上於九經十七
史七書國語荀揚管子文中子正文內出題差楷書祇應四通以上
爲合格仍分五等以試卷繳奏御前拆號入四等以上召赴殿試其
日上臨軒親策宰相擇題差初覆考詳定官赴試人引見賜
坐殿廊兩廂設垂簾幬幕青褥紫案差楷書祇應內侍賜茶菓對策
先引出處狀後言事第三等爲上恩數視廷試策第一人第四等爲
中視廷試第三人皆賜科出身第五等爲下視廷試第四人賜進士
出身不入等與簿尉差遣已上並謂白身者若有官人則進一官與

陞擢
舊制六論於正文及注疏內出題至是有司請除疏義勿用
七年詔以太陽有異氣氣四合令中外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一人
呂祉舉選人胡銓汪藻舉布衣劉度上即日除銓樞密院編修官而
度不果召
孝宗乾道元年詔令尚書兩省諫議大夫已上御史中丞學士待制
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仍具詞業繳進
苗昌言奏國初嘗立三科景德增而爲六仁宗皇帝時李皋請依
景德故事親策賢良祕閣六論專取六經及問時務其史傳法疏
乞不條問帝亦以爲問隱奧觀其博不若取其能明世之治亂有
補闕政又詔以景德六科定爲制舉之目俾少卿監已上奏舉內
外京朝官增置書判拔萃科高蹈丘園科沉淪草澤科茂材異等
科總爲十科並許布衣應詔於是何諫富弼余靖尹洙蘇紳張方

平江休復張伯玉聾出焉其立法寬故得士廣也自紹興復科三歲一下詔垂四十年未聞有一介貶黜豪傑之士出應制書豈盛治之世無其人耶蓋責之至備而應之者難求之不廣而來者有隔尔臣請參稽前制間歲下詔權於正文出題其僻書注疏不得以爲問目追復天聖十科開廣薦揚之路振起多士積年委靡之氣太平之治不難立也上詔禮部集館職學官議之皆曰注疏誠可畧科目不必廣天下之士屏處山林滯迹遐遠侍從之臣豈能盡知伏見國初制科止令監司守臣解送乾德中以無人應制許直詣閤門請應若依乾德故事恐起僥倖請如國初之制詔可先是翰林學士汪應辰以眉山布衣李廌應詔上覽其文稱獎命依格召試會有沮之者不果試是歲宰相虞允文爲上言之始依元祐獨試故事命翰林學士王曮起居舍人李彦頴考試參詳廌六論凡五通上喜曰繼自今其必有應詔者矣十一月上親策于

集英殿有司考入四等復御殿引見賜制科出身授節度推官其策依正奏名第一甲例謄寫爲冊進御及德壽宮并焚進諸陵淳熙四年李廌之弟塾復舉賢良方正而近習又恐制科之攻已共搖沮焉會台州趙汝愚舉姜凱信守唐仲友舉鄭建德吏部侍郎趙粹中舉馬萬須應詔上問輔臣召試賢良故事有黜落者否對曰昨李廌止獨試若數人須分優劣既而監察御史潘緯言制科不過三事一繳進詞業二試六論三對制策而進卷率皆宿著廷策豈無素備惟六論一場謂之過閤人以爲難若罷注疏而復以四通爲合格則與應進士舉一場試經義五篇者何異乃詔增爲五通其年始命官糊名謄錄如故事所試六論後二日試院言文卷多不知題目所出及引用上下文不盡有僅及二通者上命賜東帛罷之舉者周必大等者放罪舊試六題一明一暗時考官所命多暗僻失國家求言之意矣

淳熙十一年詔罷注疏出題於是郡國舉莊冶滕崧試六論皆四通而考官顏師魯以其文理平庸不應近制又罷之自是薦紳重於特舉山林恥於自耀寂然而起者鮮矣

自李廌之後制科無合格者又三十餘年永康何致者爲郡守陳繽館客繽入朝薦之有旨召試會同薦者滕成杜富遷憂不赴詔頒服闋並召致躁急欲先得試繽介蘇師旦言之韓侂胄得內批如所請中書繳還後又爲臺諫論其進論中言伊尹始負堯舜之道而終爲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爲詆誣坐罷歸幸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爲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致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道而終爲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爲詆誣坐罷歸幸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爲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

葉適論制科曰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幸也自明道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然原其本以致其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壞天下之才而使之至於舉道而終爲天下開凌犯之端之語爲詆誣坐罷歸幸未歲致以吳挺薦召又爲臺臣所論乃勒歸鄉增修所學焉

使科舉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制舉之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察於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舉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治功彼區區之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畧徧又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奇才矣當制舉之盛時置學士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拔不窮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舉又或失之然則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夫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士然能記誦者與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規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

為今進士之業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人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俊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為乎設之以至寡之法與之以至菲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為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以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數陳利害其言泛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之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可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為識矣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記誦無論著稍稍志其故步一日天子慨然自舉之三代之美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李意也蓋將儆天下士以其所不知先博習強記之餘功後直言極諫之要務抑亦重惜其事而艱難其選使賢良方正望而去者歛然而士終不以此故而少挫其進取之鋒閒之愈深則對之愈窘歷數世未嘗有敗績失據之過士豈真多能哉斯執事者優容之也逮熙寧中陳舜古始不識題有司准式不攷而制科隨罷君子謂舜古不達時變宜其黜也先是孔文仲以直言極諫忤宰相意駁高第斥小官彼挾焉恩綏其溢心以殘害典則厭是科之不便於己也欲亟去之而不果遂則姑置焉名存而實亡矣凡所謂賢良方正尚冀復游其間乎齊古區區昧於一來是必不敢高論切議也殆揣摩當世求合取容耳傳注義疏之公麾徼微且不及知矧惟國家之大體渠能有所發明哉而執事猶惡其名決壞之然後止齊古之黜宜也而使天下遂無得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舉者獨何心歟至于元祐履復旋廢其得失之迹又可見矣今

天子明詔三下而士莫應豈非猶懲於彭古故邪蓋古之所謂賢良方正者能直言極諫而已今則惟博習強記也直言極諫則置而不問甚至惡聞而諱聽之逐其末而棄其本乃至此甚乎此士之所以莫應也余竊不自制妄有意於古人直言極諫之益而性最疎放勉從事於博習強記終不近也恐其幸而得從晁董公孫之後曾是弗察而猥承彭古之羞乘此暇日取五十餘家之文書掇其可以發論者各數十百題具如別錄間亦顛倒句讀覓伏首尾乃類世之贋物迷言雖若不可知而要終不可欺戲與朋友共古射之賢於博弈云耳實非制科本意也因書以自警云

按制科所難者六論然所謂四通五通者中選所謂準式不考者閒罷則皆以能言論題出處為奇而初不論其文之工拙蓋與明經墨義無以異矣況有博聞強記如巽岩者聚諸家奇僻之書掇其可以為論題者抄為一篇揣摩收拾殆無

所遺然則淺學之士執此以往亦可嗒然以賢良自名而有掇巍科之望矣科目取人之敝一至於此然觀邵氏聞見錄言范文正公以制科薦富鄭公富公辭以未習范公曰已為君閉一室皆大科文字可往就館以是觀之所謂大科文字者往往即巽岩所編之類是也以富公異時之德業如許然應制科之初倘不求其文而習焉則亦未必能中選東坡作張文定公墓銘言天下大器非力兼萬人孰能舉之非仁宗之大孰能容此萬人之英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蓋所以謗制科得人之盛然制科之所蘊蓄抱負此豈足以知之乎

為制科不過如此則二公之所以博學宏辭科　紹興三年立此科凡十二題制詔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於內雜出六題分為三場每場一古一今試人先投所業三卷朝廷降付學士院考其能者召試遇科場年應命官除歸明流

外入貢及嘗犯賦人外公卿大夫子弟之俊秀者許得試每次所取不得過五人若人材有餘臨時取旨具合格字號同具卷緻納中書省詳推恩則例比舊制更加優異以三等取人上等轉一官選人改秩無出身人賜進士及第並免召試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下等減二年磨勘無出身人賜進士出身並許召試館職大觀中有詞學兼茂科建炎初猶有應者至是始更立焉自復科以來所得鴻筆雋藻之士多有至卿相翰苑者紹興中得十有七人隆興至淳熙得十有三人紹熙一人開禧至嘉定三人初洪遵入中等洪适入下等高宗覽其文歎曰此洪皓子耶父在遠能自立忠義報也即以遵爲秘書省正字适爲樞密院編修官詞科即入館自遵始後三歲洪邁繼之真德秀留元剛應選有司書德秀卷曰宏而不博書元剛卷曰博而不宏寧宗喜其文命俱賞異等其後有司值郡試必摘其微疵僅從中省或降旨陞擢而已

容齋洪氏隨筆曰本朝宏詞雖用唐時科目而所試文則非也自乙卯至于紹熙癸丑二十榜或三人或二人或一人并之三十三人而紹熙庚戌闕不取其以任子進者湯岐公至宰相王日嚴至翰林承旨李獻之學士陳子象兵部侍郎湯朝美右史陳峴方進用而予兄弟居其間文惠公至宰相文安公至執政予冒處翰苑此外皆係已登科人然擢用者唯周益公至宰相周茂振執政洪德和莫子齊倪正父莫仲謙趙大本傅景仁至侍從葉伯益季元衡至左右史餘多碌碌而見存未顯者陳宗召也然則吾家所蒙亦云過矣

葉適論宏詞曰法或生於相激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其後又爲詞學兼茂其爲法尤不切事實何者朝廷詔誥典冊之文當使簡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子錄爲經常之詞以教後世而百王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詔制詞意短陋不復場屬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諄然自相矜尚而朝廷忽略之大要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厚温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四六對偶銘撒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眞兩漢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絶技以此取天下士而用之於朝廷何哉白詞科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鄉相顧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其人未嘗知義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也操紙援筆以爲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鄉相顯人待之相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特戾者自熙寧之以經術造士也固

憲天下習爲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實用凡王安石之與神宗往反極論至於盡損斥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紹聖崇寧號爲追述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爲詞賦而反以羨官誘其已仕者使爲宏詞是始以經義開迪之而終以文詞激搖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以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絶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朝廷之高爵厚禄輕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昔以賦詞賦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近未嘗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使不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漢文帝十二年詔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令萬家之縣云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孝者帛人二匹悌者力田五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三匹自二百石以上每百石加三匹也

孝景後二年詔曰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令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故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

按漢時詔郡國薦舉人才賢良方正與孝廉二科並行然賢良一科文帝時每對輒百餘人又徵詣公車上書自衒鬻者以千數而孝廉之選文帝之詔以為萬家之縣亡應令者武帝之詔以為閭都不薦一人蓋賢良則稍有文墨材學者可以充選而孝廉則非有實行可見者不容濫舉故也

孝宣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誠欲得其真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請秩祿上通足以效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

永平元始元年今宗室其為吏舉廉佐吏補四百石

西漢舉孝廉

路溫舒以廣平東武人為山邑丞

鮑宣以郡功曹舉廉為郡門下書佐

趙廣漢以涿郡蠡吉人為郡卒史舉廉為州從事舉茂材為陽翟令

尹翁歸以河東平陽人為郡卒史舉廉為緱氏令舉廉為弘農都尉

王尊以涿郡高陵人為州從事舉廉為郡督郵

劉輔以廣漢梓潼人為郡文學舉廉為洛陽令

薛宣以東海郯人為郡卒史舉孝廉為補不其丞又以大司農斗食舉廉為補不其丞

馮逡以左馮翊池陽人為郡卒史舉廉為郡決曹掾

杜鄴以南陽人為郡決曹掾

師丹以琅琊人為郡卒史舉廉為東平太守舉孝廉為尚書郎

黃霸以淮陽陽夏人為郡卒史舉孝廉為河南太守丞

王吉以琅琊皋虞人為郡卒史舉孝廉為昌邑中尉

平當以梁人為郡卒史舉廉為補侯國長

東漢之制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光祿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將兵將軍歲舉廉吏各二人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廉吏各二人將兵將軍歲舉廉吏各二人

章帝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書覽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

和帝時大郡口五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階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一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三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永人有司詳選即官寬博才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相

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官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署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猶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非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剋庚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剥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

言已行臣愚以爲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質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羽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又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即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以本郡以臣充選即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回閉一知十孝廉閉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選歲舉一人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覈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帝從之

相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臨習遂至怠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疲悴困於調發庶望群吏惠我勞民蠲滌貪穢以祈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乃得參選臧吏子孫不得寄舉杜絕邪僞請託之原令廉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孝廉

徐氏曰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當攷元朔詔書云深詔執事與廉舉孝今或至閭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廉當是各爲一科故蕭望之薛宣貢禹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永獨王吉京房師丹孟喜皆以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舉孝廉爲郎劉輔舉孝廉爲農書令至東都則合爲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亦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爲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按西漢舉賢良文學則令其對策而孝廉則無對策之事蓋所謂賢良文學者取其忠言嘉謀足以佐國崇論宏議足以廣時故非試之以對策則無以盡其材若孝廉則取其履行

而非資其議論也今亦從而有試焉則所謂孝廉者若何而著之於篇乎又況左雄所言諸生試家法（謂儒有一家之學六藝專門之類）文吏課牋奏則又文之庸者去賢良所對尚復遠甚而何以言孝廉乎雄又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宇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愚以為真孝實廉之人豈有不學墻面之理而以家法牋奏應選者又豈可遽計以學古入官之事也然史言雄立此法之後游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皆坐繆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則知當時孝廉一科濫吹特甚於文墨小技尚未能精通固無問其實行也科以孝廉名而猶如此則其它可知王荊公詩言文章始隋唐進取歸一律安知鴻都事竟用程人物嗚呼其來久矣非如於隋唐也

許荊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廉武以二弟晏晉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諳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議今理產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位至長樂少府

按此後漢初之事當時之所謂孝廉必取其實行稱諸鄉評譽望著者入選掄而聲稱捐者遭擯棄故所舉大率皆得其人中葉已來此意不存往往多庸妄之流以千請而得之於是只得假試文之事以為革繆之法矣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衆卓異者

桓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一人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徐氏曰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來漢舉孝廉

馬稜（伏波孫以卿功曹本延論書）　魏覇　韋彪
鄭弘　周章　張覇　桓典　馮豹　賈琮
江革　周磐　第五倫　鍾離意　桓鸞　劉平
徐防　張敏　胡廣　袁安　劉寵　朱穆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黃憲（不就）　楊彪
張綱　王襲　种暠　陳球　杜根　劉陶
李雲　傅燮　蓋勳　張衡（不就）　羅勖　霍諝
杜喬　吳祐　延篤　段熲　陳蕃　李膺
劉祐　宗慈　巴肅　范滂　尹勳　蔡衍
羊陟　陳翔　檀敷　劉儒　費貺　符融（不就）
鄭太（不就）　荀彧　皇甫嵩　朱儁
袁術　許荊　第五訪　劉矩　劉寬　公孫瓚
劉琨　張興　包咸　楊仁　董釣　服虔
穎容　許慎　高彪　劉梁　高彪　劉茂
張武　戴封　雷義　王烈　謝夷吾　李郃
公沙穆　華佗（不就）
長水校尉樊儵上言郡國舉孝廉舉取年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勑郡國簡用良俊
种暠始為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

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謀送客於大陽郭遵見禹異之還白欽曰為
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吏也欽笑曰當求山澤隱滯近洛陽吏
耶諮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欽即召禹於庭辨詰
職事禹辭對有序欽甚知之召署主簿辟太尉府舉高第
按東京選舉孝廉一科為盛名士多出其中然以此二段觀
之則濫吹者亦多如樊儵所言取年少能報恩者固非矣若
田歆庭詰种禹而觀其辭對有序則謂之能吏可耳所謂孝
廉豈於一應對之頃而知之乎
魏黃初二年初令郡國口滿十萬者歲察孝廉一人其有秀異無拘
戶口
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司徒華歆以為喪亂以
來六藉隳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壅救今聽孝
廉不以經試恐學業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
大唐六典卷之十四 二
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
魏舒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
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慮窮不就之高以為
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
東晉元帝初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後以經畧
祖定乃令試經其後孝秀莫敢應命至者多辭以疾
宋制州舉秀才郡舉孝廉皆策試見舉門
北齊制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賢良見舉門
周武帝詔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歲一人見舉門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引汴鄭諸州所舉孝廉賜坐於御前上問以皇
王政術及皇太子問以曾參說孝經並不能荅太宗謂曰昔楚莊王
言事群臣莫逮退而有憂色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自謀而莫己若
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德群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朕發詔徵天
下俊異纔以淺近問之成不能荅海內賢哲將無其人耶朕甚憂之
代宗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奏請每歲舉人依鄉舉里選察秀才
孝廉勅旨每州每歲察孝廉取在鄉閭有孝弟廉恥之行薦焉委有
司以禮待之試其所通之學五經之內精通一經兼能對策達於理
體者並量行業授官其明經進士並停進舉亦宜准此同所司作條
件處分七月二十六日禮部侍郎楊綰奏貢舉條孝廉各令精通一
經其取左氏傳公羊穀梁禮記周禮儀禮毛詩尚書周易任通一經
每經問義二十條皆取傍通諸義務窮根本試策三道問古今禮體
及當時要務取勘行用者仍每日問一道頻三道日畢經義及策全
通為上第其上第者望付吏部便與官其問義每十條通七策通三
為中第與出身下者罷之又論語孝經皆聖人深旨孟子亦儒門之

達者共學宜望兼習此三者共為一經其試如上秀才舉望令精通
五經問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全通者為上第上第者送名中書門下
請超與處分問義十條通七策通四為中第中第者送吏部與官下
者罷之孝悌力田但能熟讀一經言音經切即令所司舉送試通便
與出身其今年舉人或舊業既成理難速改或遠州所送身已在途
事須收貯不可中廢其今秋舉人中有情願依舊業舉者亦聽今年
之後亦依新勅勅旨進士明經置來日久今頻令改革恐難有其人
諸色舉人宜與舊法兼行至建中元年六月九日勅孝廉科宜停
宋太祖皇帝開寶八年詔諸州察民有孝悌力田奇才異行或有文
武材幹年二十以上至五十可任使者選擇具送闕下如無人輒詔
亦以實聞
九年詔翰林學士李昉等於禮部貢院同閱諸道所解孝悌力田及
有人材武學凡七百四十人試問所習之業皆無可採而濮州以孝
悌薦名者二百七十人上駁其頗多召問於講武殿率不如詔猶稱
素能習武復試以騎射則隋越顛沛失次上顧曰止可隸兵籍皆號

告求免乃悉令退去詔劾本部官司濫舉之罪

按以孝廉或孝悌名科蓋取其平日之素履固難於一閱試之頃而知之也然自東漢以來孝廉遂爲取士科目之通稱不復有循名責實之舉不過試以文墨小技而命之官至倥傯之際則并不試文而悉官之矣隋唐而後始有進士明經即東等科遂無復有舉孝廉之事蓋隋唐而後之進士明經即東漢以來之孝廉皆借其名以爲士子進取之塗耳然上之人慕孝廉之美名故時有察舉之詔而貞觀之孝廉至不能答曾參所說孝經開寶之孝弟至不能言所習之業淺陋可笑如此蓋自以文藝取人士之精華果銳者皆盡瘁於記問詞章聲病帖括之中其不能以進士明經自進者皆椎朴無文之人遂欲別求進身之塗轍故寅緣州郡以應詔舉詳史所載二帝所以詢訪之者固非僻經奧傳敎以所不知也而已

不能答則其無所抱負可知景祐間李淑言所謂茂材者本求出類之雋而士之不利鄉舉者應舊非求材之本意也意貞觀開寶所解孝悌力田文武才幹皆不能應鄉舉之辈耳

武舉

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也呂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　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公孫賀北地人少爲騎士從軍

李廣隴西人以良家子從軍

趙充國隴西人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

傅介子北地人以從軍爲功

甘延壽北地人以良家子善騎射爲羽林

馮奉世上黨人以良家子選爲郎

張次公以勇悍從軍

常惠應募隨蘇武使匈奴

鄭吉以卒伍從軍

傅介子斬樓蘭王士刺王者拔

灌夫以候司馬從擊吳楚

唐武舉起於武后之時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其制有長垛馬射步射筒射又有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選翹關者長一丈七尺徑三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重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爲中第亦以鄉飲酒禮送兵部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復書

按選舉志言唐武舉起武后之時其選用之法不足道故不詳書然郭子儀大勳盛德身佩安危自武舉異等中出是豈可槩言其不足道耶唐登科記所載異科出身者衆獨軼武舉亦一大事

永隆元年岳牧舉武陟縣尉貢半千及第上御武成殿親問曰兵書云天陣地陣人陣之名何謂也半千對曰臣觀載籍多謂天陣

謂星宿孤虛也地陣謂山川向背也人陣謂偏伍彌縫也以臣愚見謂不然矣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耕且戰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士卒輕利將帥和睦此人陣也若用兵去是三者其何以戰上深賞之

右補闕薛謙光言今武能制敵之升秖今彎弧夫超雲雖勇資諸葛之指揮周勃雖雄乏陳平之計略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機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効是知謀將不取於弓馬良相不資於射策願降明制循名責實文則試以効官武則令其守禦

唐武選兵部主之課試之法如舉人之制取其軀幹雄偉應對詳明有驍勇材藝及可爲統帥者若文吏求爲武選取身長六尺以上籍年四十以下強勇可以統人者武夫求爲文選取書判精通有理人之才而無殿犯者

宋有武舉武選咸平時令兩制館閣詳定入官資序故事而未嘗行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舉十二人先閱其騎射而後試之

景祐四年韓億言武臣宜知兵書而禁不得傳請摹其要以授之於是出神武秘畧以授邊臣

慶曆六年策武舉馮維師奏武舉於武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官神宗熙寧五年樞密請建武學以成王廟選文武官知兵者為教授使臣未參班與門蔭草澤人召京官保任人材弓馬應格應入學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建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牓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

舉榜首為閤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監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轉保義郎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以下並同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人才出眾特旨擢用上曰武舉本以試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置博士一員以文臣有出身或武舉高選人為之學論一員以武舉補官人為之

孝宗隆興元年御試得正奏名三十七人殿中侍御史胡沂言臣觀唐之郭子儀以武舉異等初補右衛長史歷振遠橫塞天德軍使相宗時試中武藝人並赴陝西住使又武舉中選者或除京東捉賊或二路巡邊試其効用或經畧司教押軍隊準備差使今率授以權酤之事是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也臣請取近歲中選人數量其才品之高下考任之深淺授以軍職使之習練邊事諳曉軍旅實選用之初意也

乾道五年建試始依文舉給黃牒同正奏名三十三人牓首賜武舉及第餘並賜武舉出身

上垂意武科以授官與文士不類詔自今第一人補秉義郎堂除諸司計議官序位在機宜之上第二第三人保義郎諸路帥司準備將領者並兼諸衛將軍外任回歸環衛

舉榜首為閤門舍人五年御試得正奏名四十四名始立武學國子監代還轉忠翊郎第四第五人承節郎諸路兵馬監押代還轉保義郎皆做進士甲科恩例四年又以文舉狀元代還例除館職亦召武將第五名已上省試第六名以下並同奉本求將帥之才今前名皆從軍以七年為限則久在軍中諳練軍政他日可備擢用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紹興十六年始建武學兵部上武士弓馬及選試去留格凡初補入學步射弓一石若公私試步騎射不中即不許試程文其射格自一石五斗以下九斗凡五等上可其奏因謂輔臣國家武選政欲得人今諸將子弟皆恥習弓馬求換文資數年之後將無人習武矣宜勸誘之

凡武舉生習七書兵法步騎射分上內外三舍學生以百人為額

得鎖換
寧宗初復武科鎖換令
任子
漢儀注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
董仲舒對策曰夫選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未必賢也
王吉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皐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
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奢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士益於民此
伐檀所爲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
不宜居位
哀帝元年除任子之令
先公曰漢二千石任其子若同產蓋有八九歲爲
郎備宿衛者朝夕左右與聞公卿議論執戟殿陛中郎將以兵
法部屬之而導厚有行者光祿歲課第之時出意上書疏足

以裨缺失而天子亦因以習知其性而識其才之能否自郎選
爲縣令自大夫選爲守相或持節四方天子時課其功而召之
入蓋上之人留意其選而法制使之然也
劉向以父任爲輦郎
西漢任子入仕
蘇武以父任爲郎
董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
孔光子男放爲侍郎
蕭育以父任爲太子庶子
史丹九男皆以丹任爲作中
汲黯以父任爲太子洗馬
史丹馮野王皆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
伏湛以父任爲博士弟子　辛慶忌以父任爲右校丞
杜延年以三公子補軍司空　虎賁諸郎皆父死子代
右父任
霍去病任光爲郎
楊惲以忠任爲郎

者蓋所罕見當時既貴門蔭而賤孤寒故不至如後世之
誇特起而鄙門蔭而史傳中所以不言以蔭叙入官者蓋所
以見當時雖以它途登仕版居清要者亦皆世家也

唐制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
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
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餘見舉
宋太祖皇帝乾德元年詔減每歲奏補千牛齋郎之額自今臺省六
品諸司五品登朝第二任方得蔭補

止齋陳氏曰唐制禮部簡試太廟齋郎社稷齋郎文資也兵部
簡試千牛備身及太子千牛文資也蓋文武蔭補之制自後唐
天成三年和凝奏齋郎歲以三十人爲限同光二年奏千牛左
右仗各六員歲以十二員爲限至是減之歲凡補二十五員恭
惟藝祖初定任子之法臺省六品諸司五品必嘗登朝歷兩任

然後得請不請者則不補矣太宗淳化
文班中書舍人武班大將軍以上並許蔭補如過轉品即許更
蔭一子而奏薦之廣自此始至道二年始有詔宰御推恩之令
則聖節奏薦自此爲例太中祥符元年始有東封禮畢推恩之
令則郊禋奏薦自此爲例前朝患之累嘗裁定聖節奏薦自嘉
祐元年罷令惟郊禋如故至於致仕遺表之恩凡與分皆特與
也而後亦爲定制至熙寧始裁定諸衙將軍諸司副使累奏不
得過二人非任路分都監差遣即須入仕三十年方聽奏薦而
限年限負之法立宣和四年中大夫至帶職朝奉郎入官十五
年諸衛大將軍至武翊大夫入官二十年宣和四年九月十九日敕內侍官武功大夫至武翊郎累奏不得過二人肆千孝宗法度益嚴
淳熙九年更務裁抑始立逐郊蔭補恩澤正數宰相十人閤門依同三同以執政八人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使侍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
夫名武大夫及至大夫同帶職朝奉郎朝議大夫三人武翊大夫至武功大夫同致
仕遺表恩澤文臣見任宰相八名舊十二名曾任宰執七名舊十名見
任執政六名舊九名曾任執政帶職者五名舊十名在內侍從在外侍
制以上或不帶職太中大夫以上二名舊二名無遺表止得致仕
者侍御史舊二名中散中奉至中大夫舊二名朝奉郎至朝議大夫
一名武臣見任使相七名舊四名見任執政
太尉謂特旨執政官例者六名舊七名曾任執政節度使五名舊七名諸衛上
將軍至承宣使四名舊五名觀察使三名舊四名通侍大夫二名舊四
名正侍至右武大夫舊二名諸衛大將軍武功至武翊大夫一名
國朝

又詔齋郎每歲以十五人爲額取年貌合格誦書精熟者充覆試不
如所奏三司坐之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詔應以門蔭授京官年二十五以上求差使者

當令於國學聽習經書以二年爲限仍令審官院與判監官考試訖
以名聞既而引對大理評事錢象中太常寺奉禮郎陳宗紀並以學
業未精令且習讀俟次年引對
又詔已有官而再奏者至所合授止 詔鎖廳就試至禮部不合格
者停見任 舊門閥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見任官應進士舉謂之鎖廳雖中選止令
遷官而不賜科第不中則停見任其愛惜科名如此淳化三年
滁州軍事推官鮑當等應舉合格始各賜進士及第自是遂皆
賜第
七年幸南京詔文武臣僚追事太祖者賜一子恩澤
初轉運使辟日皆得奏一人天禧後唯川廣福建路始聽餘路再任
者始得奏焉
仁宗慶曆中大減恩蔭制入仕之路罷聖節奏蔭恩例學士以下遇

郊恩許奏大功以上親再遇郊許奏小功以下親蔭長子孫皆不限年諸子孫須年過十五若弟姪須過二十必五服親乃得蔭已嘗蔭而物故者無子孫祿仕聽再蔭自是仕子之恩殺矣

英宗登極四方監司州守貢即位押貢奉入悉命以官

知諫院司馬光言監司太守遭親屬奉表至京師者不問官職高下親屬遠近一例推恩乃至班行幕職權知州軍或所遣之人非親屬者亦除齋郎差使殿侍此蓋國初承五代姑息藩鎮之弊大臣因循故事不能革正國家爵祿本待賢才及有功效之人今使此等無故受官誠為太濫今縱不能盡罷其進表人若五服內親者或乞等第授以官其無服及非親屬者並量賜金帛罷去庶少救濫官之失時以詔令已行不從

英宗慨然思革天下之敝時方患官冗言者皆謂由三歲一磨勘其進甚亟稍遷以至高位故獲蔭者衆乃令自今待制以上自遷官後

六歲無過遷之有過益展年至諫議大夫止京朝官四歲磨勘至前行即中止少卿監限七十員員有闕以前行即中久次者補之少卿監以上遷官聽旨

神宗熙寧四年中書言蔭補者免試注官多不習事以致失職試者又須限年二十五才者既滿所試又止律詩豈足覘才及已受任而無勞可書亦無薦者法當再試書判三道亦成虛文今請守選者歲以二月八月試斷案二或律令大義五或議三道法官同銓曹官擇式考試第為三等上之中書上等免選注官優等依判超例升資無出身者賜之試不中或不能試滿三歲亦許注官惟不得入縣令司理司法自是更不試判仍除去免選恩格若歷仕有舉者五人自與免試注官其蔭補人亦罷試詩年及二十許自言而試斷策律義及議應格即許注官優等亦賜出身試而不中或不能試年及三十自許參注若年及二十授官已及三年出官亦不用試若秩入京朝即

展仕監當三年在仕有二人薦之免展詔悉從之

舊制蔭補初赴選皆試律暨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更制以後祿試律義斷案議後又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其入優等者往往特旨照寧初裁損奏蔭之法自宰相使相而下併及宮掖外戚迤有減損舊制諸妃遇聖節奏親屬一人間一年許奏三人郊禮許奏一人今定諸妃每遇聖節并郊許奏有服親一人舊制皇親妻兩遇郊許奏親屬一人今罷舊制臣僚之妻為國夫人者得遇表恩今除之舊制公主每遇聖節郊禮許奏夫之親屬一人并遇公主生日許奏一人今罷生日恩聖節許奏有服親

按照寧所裁損奏蔭之法先自妃嬪公主始此法之所以必行外如皇親妻及命婦郡縣主所蔭其恩尤濫故並抑之而

聖節奏蔭恩例則仁宗時已罷之往往行之於臣僚而未嘗行之於妃主至此方有施行然亦但裁抑其濫及者而未嘗盡罷此例云

五年曾布等言中外臣僚陳請恩澤未有定制今欲見任二府許乞奏遺一人餘以次有差

徽宗宣和元年侍御史張汝舟言奏補之法有太濫者有太吝者今決所該奏補與先朝同而所從該奏者異昔之官至大夫歷官不下三五十年而今之出官有閱三五年間已至大夫者矣文武官至大夫既易且速其來日衆而奏補未嘗限年此所以為太濫也朝請至朝奉郎得致仕恩雖士及在給敕後皆得蔭補至若中大夫以下及武功武翼大夫已求致仕而受敕不在生前者乃格其恩不與於是有以疾危而致仕身謝而未受敕者則其家往往匿哀須限仍以不

及親授不與雪恩者多矣此所以為太容也欲乞文武官雖遇郊當
陰文入官不及十五年武入官不及二十年皆未許蔭補以抑其太
濫至於文武官及大夫以上嘗乞休致而身謝在出勑前並許奏蔭
以補其所不及詔除寺監長貳至開封少尹係用職事蔭補不合限
年餘悉從之

司諫李會言比年大臣子弟僅能勝衣即遷從列遇大禮亦得奏
補其稚年顯貴身既濫矣未有子而移蔭他人是疊濫也請待制
以上無出身人須年及三十通歷任及十年者過郊許奏從之其
後朱勝非追記當時權臣欺君濫恩其言曰祖宗舊制宰執子弟
例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號表
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卑故也趙普子弟皆官右列普再相長
子遂受莊宅使元祐中范純仁再相子正平博學有文行未嘗出
官竟死選調紹聖中章惇作相九年子援及持皆高第有學問士

論推許並為州縣幕職監當官惟是仁宗朝夏竦子安期以累任
邊帥授待制直學士熙寧間王安石薦其子雱為崇政殿說書除
待制後因三經義成遷直學士力辭不受然安期猶有材幹雱雖
有學問至蔡京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同時為執政從官宰
相鄭居中子脩年億年劉正夫子阜民阜民余深子日章兄清王
黼子閎孚白時中子彥暉執政蔡卞子攸鄧洵仁子襄鄧洵武子
薿並以曲思倖例到子從班而阜民襄閎孚尤憸黷或始十餘歲
宣和末諫官李會疏論以謂尚嬉竹馬已獲荷養未應娶婦已得
任子時亦覺其太濫遂免奉朝而列侍從如故

高宗建炎元年李綱言宜靖以來宰相子悉以恩澤至待制舍人
乃詔宰執子弟任待制已上者並罷

紹興四年太尉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乞以明堂恩任子宗元文資
吏部言有礙條格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者自是

為例

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孤寒之士名在選部皆待數年之闕大率十
年而不得一任今親祠之歲任子約四千人是十年之後增萬二
千員利塗取士不與焉將見寒士有三十年不得調者矣祖宗朝
秘書監今之中大夫也諸寺卿今之中奉中散大夫也仕至此者
皆實以年勞功績得之年必六十身不過得恩澤五六人政和宣
和之後私謁行橫恩廣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員數比祖宗
時不知其幾倍而恩例未嘗少損有一人而任子至十餘者此而
不革實政事之大蠹也望特詔侍從官共議所以革弊之術示之
以至公斷之以必行詔下其議會思誠去國議遂格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言武臣多出軍中爵狹多而族姓少
凡有奏薦同姓皆期功異姓皆中表閭巷之徒附會以進寨帥楫長
利其高貲有司不能詰其端它人不能伺其際請自今須經統轄長

官結罪保明詭冒者連坐之

孝宗即位慨然思革冗官之弊初詔百官任子者遇郊恩權免奏薦
年七十人遇郊不許奏子俄又詔未奏者許一名
乾道九年詔武臣嘗任執政官遇郊聽補文資於是思數視執政者
亦得之蓋成聖宗主與夫攀附之臣皆多以文資祿其子不可復正矣
光宗慕泰初言者以官冗思濫諸宗女夫授官者依舊法終身只任
一子兩府使相不得以郊恩奏門客著令
慶元蔭補新格使相以上十人執政官太尉八人文官太中大夫
以上及侍御史武臣節度承宣觀察使六人文臣中散大夫以上
武臣防團刺史及橫行四人文臣帶職朝即已上武臣正使三人
致仕遺表文臣前宰相見任三少使相共八人曾任三少使相七
人曾任執政官六人太中大夫已上二人武臣使相已上八人節
度使六人承宣使五人觀察使四人文臣中大夫武臣防禦使已

下並不得推遠表恩先是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嘗上任子限
員之議詔從官討論申省淳熙九年八月庚子始用廷臣集議行
之既而從官有身前已奏六人而身後推恩為吏部所格者開禧
末議者有請乃詔致仕遺表恩澤在限員之外若非注恩澤則蓋
不計云（謂監司帥臣曩恩筆恩之類）銓試者舊有之凡任子若同進士出
身之人皆赴建炎兵火後權停紹興三年始復舊無出身人許習
經義詩賦時議或刑統義斷案卜三年九月詔兼試二場惟有出
身人試律如故其任子之在蜀者舊法令益梓兩路漕司輪年分
春秋銓試乾道三年從知嘉州楊民望之請委置制司主之後有
降勅差監試考試官惟蜀士同出身之在東南者則免銓試故事
春秋再試十人而取七乾道二年後止春試二人而取一紹熙末
議者病其寡學乃請三人而取一後三年謝用光為吏部侍郎上
言今世祿之家已留意學問請復舊制詔許焉今蜀中銓試甚寬

凡假手者率費七百緡又勢要子孫鮮不與選或謂宜悉赴吏部
然吏部亦不免此要當如祖宗時先試而後命可也舊銓試未合
格者許堂除淳熙中孝宗始嚴其令八年八月趙衛公帥蜀奏其
子昱書寫機宜文字既受勅矣木待問蘊之在西掖緣佗事以未
銓試為言遂寢其命紹熙元年八月計司葉衡又奏乞中選人就
吏部長貳廳前簾試試中然後許參選（小注：舊式小試一首明年四
月吏部條具如所奏內同進士出身并恩科人更不簾試仍下四
川制置司一體施行從之黃子由時為考功郎官建言今已增試
律義自不須更簾試大臣進呈光宗曰簾試以革代筆之弊正當
加嚴豈可廢也三年八月謝子肅侍郎又言銓試不中四十以上
注殘零關人乞令郎官就長貳廳寫律一條俾之解釋如或不通
未得參注從之始任子降等補文學者與恩科人皆免銓試孝宗
以為非是亦命試焉惟宗室子銓試則終場無雜犯者皆出官蓋

朝廷優天屬之意（宋東西書司舊有銓試乾道八年罷之）

試不以貼職而出官不以獄祠宮觀而臨民則侍門塞矣從之

更法焉

淳熙十二年臣僚言比年銓試有以國戚而與宮觀有以勳閥而
與差遣問嘗中銓乎曰未也臣聞古之行法必自貴近始捨貴近
而行於疎遠則天下不服法行而天下不服則法廢矣請明詔執
事自今一時除授未察其中否者令吏部條具來上未中者許給
舍繳駁臺諫彈劾雖宮觀獄祠帶貼職者亦在所不與蓋貼職者
天子之優恩非可假此以免試也獄祠宮觀臨民之漸也不中等

選舉考

童科 小學附

漢興肅何草律曰大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後魏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漢孝廉試經者補郎中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

黃琬以公孫爲童子郎

臧洪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

任延年十二爲諸生顯名太學中號爲任聖童

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屬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

司馬朗十二試經爲童子郎監試者以其身體壯大疑朗匿年劾問朗曰朗之內外累世長大朗雖稚弱無仰高之風損年以求早成非志所爲也監試者異之

唐有童子科凡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每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與出身

廣德二年停童子歲貢

大曆三年復之仍每歲令本貫申送礼部同明經舉人例考試訖奏聞十年再停之

開成三年勅諸道應薦辜及童子朝廷設科取士門目至多有官者合詣吏曹未仕者即歸禮部文詞學藝各盡其長此外更有招延則爲冗長起今以後不得更有開薦俾由正路莫絕倖門（疑有是命而以童子爲者比有之）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礼部貢院奏今後童子委本州府依諸色舉人例考試經解選省仕稱鄉貢童子長吏不能表薦若無本處解送本司不在考試之限

天成三年勅近年諸道解童子皆越常規或年齒新高或神情非俊或道字頗多訛舛或念書不合格文積成乖僻此後應州府不考藝能濫給文解其逐處判官責罰仍下貢院將解到童子精加考較須是年頗不高念書合格道字分明即放及第

長興元年勅童子準往例委諸道表薦不得解送每年所放不得過十人仍所念書並須是正經不得以諸子書虛成卷數及第後十一

選舉初仕未得授親民官

周太祖廣順三年户部侍郎權知貢舉趙上交奏童子元念書二十

四道今欲添念書通前五十道念及三十道者放及第從之

宋真宗景德二年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蓋年十二並長吏以聞至是亦召試殊詩賦各一篇蓋詩六章賜殊進士出身蓋同學究出身後旨復召殊試詩賦論嘉其敏贍擢授秘書省正字

王氏揮麈録曰真宗實録召試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後寂無所傳（明帝因於故書中得其奏狀一段）

八年真宗皇帝遣内臣毛昌達宣召賜對試誦真宗皇帝御製歌詩即日蒙恩釋褐授守秘書省正字臣遭遇之年方始三歲及賜臣御詩云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奇童出盛時續蒙宣赴東宮侍仁宗皇帝讀書朝夕親近頗歷歲年其後臣年一十七歲以家貧陳乞差遣仁宗皇帝聖念矜憐特依所乞仍有旨餘人不得援例自效累歷任使今來本任至來年二月當滿重念臣生事薄侍累族重大又無得力兒男可以供侍一日捨禄無

以為生幸遇皇帝陛下至仁至治無一物失所其於老者恩卹尤深臣以祥符八年三歲甲子庚申即未至衰老欲望聖慈特賜許臣拜任管勾江州太平觀一任覩仍廉稍得養單貧蓋元豐初計其年尚未十二司農少卿今之朝議大夫也祿祿無所聞豈非聰明不及於前時耶朱興仲續歸田錄云伯倚字景蕃與晏元獻俱五六歲以神童侍仁宗於東宮元獻目初梗介蔡最柔媚每太子過門闌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踐祚元獻被知遇至宰相蔡竟不大用以舊恩常領郡頗不循法令或被劾取旨上識其姓名必曰藩邸舊臣且令轉官凡更四朝元符初致仕已八十歲矣監司薦之乞落致仕與宮祠其辭畧云蔡伯倚年八十歲食祿七十五年余謂人生名位固可得罕得綿長如此者

按史言晏殊以景德二年召試年十四仁宗以太中祥符三年生則仁宗有生之年殊年已十九今謂殊與蔡伯倚俱以五六歲為神童侍仁宗於東宮誤矣

仁宗即位以童子賜出身者凡十人實元元年以為無補而罷之

神宗元豐時置在京小學有就傅初筮兩齋

政和四年小學生近一千人尚有繼至者分十齋以處之增教諭俸不許受束脩自八歲至十二歲率以誦經書字多少差次補內舍上舍若能文從博士試本經小經義各一道稍通補內舍優補上舍後曹分以文優賜同上舍出身

崇寧五年參在京小學規約頒之州縣小學州縣教授縣學長其小學生皆自備餐錢附食至宣和罷其法

童子科元豐以後賜出身者五人　元祐時詔禮部自今請試童子調書毋收接　大觀後復其科賜補官者五人

高宗建炎二年初試童子初宗朝皆天子親試其命官兒舉皆臨期取旨無常格也

孝宗淳熙八年始詔分為三等凡全誦六經孝經語孟及能文如大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或賦及詩各一首為上等與推恩誦書外能誦一經為中等免文解兩次止能誦六經語孟為下等免文解一次鎖試不合格與賜帛

寧宗嘉定十四年詔自今歲取三人期以季春集闕下先試于國子監而中書覆試為定制焉

高宗一朝童子求試者三十有六人授官者五人免文解者一人免文解者一人

四月兄弟童子三人

人也四歲能誦書切韻變四聲畫八卦上召見面俾吟詩遂授右迪功郎賜錢三百緡令伴皇孫榮國公讀誦乾道八年春也又有臨川王克勤尤為警敏初命右從事郎廬陵李如圭三山林公洽何擢並右迪功郎三山何致遠將仕郎廬陵鄒洵直下州文學

光宗一朝童子求試者十七人無補官者惟從事郎吳剛年九歲能誦六經語孟以壽聖親姪孫特改承務郎仍依初補法壬子四月也

晏元獻初以童子召試遂賜出身令秘閣讀書又之即以為正字乾道末上踵故事以臨川王克勤敏叔為秘書省讀書制祿視正字之半淳熙初上幸秘閣館職皆遷官選人改京秩有司言克勤于上詔以為文林郎父之臺官有言其過者遂除初等職官後復以鎖廳中第為太學博士自後未有繼者

自置童子科以來未有女童應試者自淳熙元年夏女童林幼玉求試中書後省挑試所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詔特封孺人

吏道

西漢時以試吏入官

路溫舒 鉅鹿 獄吏　衛青 騎將 微賤 家給事侯 公孫弘 獄吏 張湯 長安 史

杜周 南陽 獄吏 廷尉　王訢 郡吏 縣 陳萬年 郡吏 于定國 獄吏

龔勝 郡吏　丙吉 魯 獄吏 治獄 小 孫寶 郡吏 何並 郡吏

張敞 鄭 縣令 京兆 守 侍中 左馮翊 太守 王尊 涿 獄吏 少 以刀筆吏 積功 稍遷 長安 令 京兆 尹 東海 太守

薛宣 部 船 獄吏　朱勝 亭長 功 稍遷 長安 令 朱邑 廩 吏 遷 大 司農 丞 趙禹 佐 史

王溫舒 陽 死 起 廷尉 史　尹賞 以刀筆吏 積功 稍遷 中 北 地 都 尉 成宣 佐 史 嚴延年 郡 吏

尹賞 郡 吏　樓護 京 兆 吏 王吉 郡 吏 鮑宣 廩 丘 吏 渤 海 太守

焦延壽 郡 吏 察 廉 為 令

公孫弘 獄吏 張湯 長安 吏

公非篤民選焦千之序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取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為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辨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今時士與吏徒異物吏徒治文書給煩役簿書無知奏詐無節乘間窺隙詭法求貸荅罰僥幸安以為己物故無可以與喜者而儒生學士之居於鄉里不過閉門養高其外則游學四方以崇名譽然後可以出群過人矣而欲法前世一使郡縣議其行而察舉之難矣

今按西都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自為抑揚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為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係其出身之或為儒或為吏也是以張湯趙周輩之深文巧詆趙廣漢何並之強明健決固胥吏氣習也若公孫弘之儒雅而吏事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漢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淳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為之乎後世儒

與吏判為二途儒自許以雅而詆吏為俗於是以剸繁治劇者為不足以語道吏自許以通而詆儒為迂於是以通經博古為不足以適時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並蓄之法過有抑揚輕重之意於是拘誦不通者一歸之儒放蕩無耻者一歸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郡國吏卒及諸生試補郡國吏職

漢制郡國歲盡遣上計掾史條上郡內衆事謂之計簿東都上計吏多留補即官中間嘗罷今復之

桓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帑藏空虛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緣為姦藏匿叢穢宜絕橫滯以塞覬覦之端自此終桓帝世計吏無留拜者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異之讓曰下郡計吏而揖三公何也

對曰鄙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遽怪哉逢欽社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坐者皆屬觀壹造河南尹羊陟陟初不見後延與語大奇之西還謁弘農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遁去規聞大驚以書謝曰今旦白有一尉兩計吏不道屈門下言只以為計吏不知是壹也更荅乃知已去如印綬可投夜豈待旦

按以趙壹之文材儒雅而失身計吏以取做忽如此非深相知者蓋不知其為壹也

徐氏曰東京入仕之途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艱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為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路如此初不以為屈也

王事二漢有之漢光祿勳有南北庭主事主三署之事於諸郎之中

察茂材者爲之（後漢范滂自光祿四行迁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郭泰聞之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隔之蕃乃謝之又胡伯蕃公沙穆並爲之）令史漢官也後漢尚書令史十八人曹有三人主書曰後增劇譜三人合二十一人皆選於蘭臺符節簡練有吏能者爲之（蕃官簿云能通令史滿歲補尚書令史滿歲爲尚書郎後漢章帝上疏曰往時郎職而頗多小人好名衆利令者皆簡可殺臣者陛下不能爲即者臣也中詔益出終不能爲即又即中表詔之舉生罪之）其尚書郎初與令史皆主文薄其職一也即缺以令史久次者補之光武始革用孝廉孝廉爲即丁即以孝廉爲即病不執光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帝每詔問實病乎盖爲即乎對曰臣實令史諸曹郎上書盖尋舊職錄其奏駁正之事盖著其召常補令史以舉之）舊制尚書即限滿補滕令史爲長令史補丞尉尚書令鄭弘奏曰職尊賞薄多無樂者請郎補千石（令史良士也後迁王尚書令史平臺事）令史爲長帝從之（蜀志董厥爲府令史諸葛亮辟之曰董厥可謂令史之良也）

按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曰官尊貴而吏甚賤也後世爲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放縱於義理之外故爲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爲伍秦弃儒崇吏西都因之謂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史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爲恶元成以來至東漢之初流品漸分儒漸鄙吏故以孝廉補尚書郎今史而深以爲恥蓋亦習俗使然然胡廣袁安之進身者亦由郡吏而丁郎則決不肯爲尚書今史何也蓋東都亦未嘗廢試吏入仕之塗故方其未遇而浮沉里巷無所知名也則雖郡吏亦屑爲之及其既以孝廉異科薦舉徵召則未免自負清流雖尚書機要之地亦恥其爲郎今史矣然攷晉書百官志魏青龍二年尚書陳矯奏置都官騎兵合凡二十五郎每一郎缺白試諸孝廉能結文案者五人謹封奏其姓名以補之

然則丁郎雖譬死不爲而自光武立法之後孝廉之爲郎者遂爲又例歟

都事　晉有尚書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與左右丞揔知都臺事宋齊八人梁五人謂之五都令史職與晉同舊用人常輕武帝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揔領衆曹亦乃方軌二丞頃須宋才未臻妙簡可華用上流以盡時彥乃以都令史視奉朝請其時以太學博士劉訥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毅部都太學博士孔嚴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王顯兼左民都宜擬置皆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五人並以才地兼美歷選

隋開皇初改都令史爲都事置八人煬帝分隸六尚書六人領六曹事唐因之

主事　後魏於尚書諸司置主事令史隋於諸省又各置主事令史員煬帝三年並去令史之名但曰主事隨曹閑劇而每十令史置一主事不滿十者亦一人雜用士人唐並用流外

右歷代都事主事皆史長之名也

西晉令史朝晡詣都座朝江左唯早朝而已賈充爲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人尚書置省事自此始也其品職與諸曹令史同（劉昭注八太學試經爲甲四品吏訪問令寫黃紙一通寫黃紙者也訪問知怠退爲尚書令史詣整問事整見其懷牒問曰卿所欲曲有令史整問事整曰卿宰相材王景暮之降而賤不知宜其七也）

晉宋簡臺寺正書令史雖行文書皆有品秩朱衣執版孔顗爲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與陳興晉宋同後魏令史亦朱衣執笏然謂之流外勳品

史側坐書令史過事令史皆平揖郎無拜

自隋以來令史之任文案煩劇漸爲卑冗不參官品　開皇十五年詔州縣佐史三年一代不得重任　煬帝以四省三臺皆曰令史九寺五監諸府衛皆曰府史于時令史得官甚少年限亦賒

牛弘嘗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

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不重較文不煩悉付史之往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常處擾理鍛鍊苦辛甚寡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遠也弘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十二州行臺遍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二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銓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武德初天下初定京師衆貴遠人不願仕流外始於諸州調佐史及朝集典充選不獲已而為之遂促年限優以叙次六七年有至本司主事及上縣尉者自此之後遂為窒途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時人嗟異著於誥頌是唐京師職事官及諸州都督府上佐親王府典軍副使諸衛長史率府率諸州上縣令諸監丞諸鎮將諸關令皆學士並授縣尉五品令史明經張玄素少為刑部令史太宗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為縣尉時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閤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寒微陛下重其材擢至三品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奚宿昔之恩使之攜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之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為令史伏伽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高宗永徽時吏部侍郎劉祥道上言三省部事主事主書比選補皆取流外有刀筆者雖欲參用士流率以傷類為恥前後相沿遂成故事且按省崇峻王言秘密尚書政本人物所歸尊貴曹史理有未盡宜稍革之以清其選

元宗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竊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

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細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轅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決儼然指畫謀宰相前餘慶叱去後決以贓敗憲宗問而善之

唐法置公廨本錢以諸司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歲滿授官見選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銓並以優劣等第甲奏文優者宜超一資注擬次者依資又其次者與同類官中比擬仍准元勅業文者任選引今古不業文者但據公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

宋太祖皇帝開寶五年詔流外選人經十考入令録者引對方得注擬驗使散從官伎術人資考雖多亦不注擬

上親閱諸司流外人勤歸農者四百人

六年上知堂後官擅權多為姦贓欲更用士人命選令録簿尉充之

而有司所選終不及數乃召舊任者四人面加戒勵令復故
太宗端拱元年詔河南府法曹參軍梁正辭楚丘縣主簿喬舜等五人爲將作監丞充中書堂後官堂吏拔選之授京官爲之自此始也
二年上親試舉人有中書守當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上知之令追奪所受勑牒釋其罪勒歸本局因謂侍臣曰科級之設待士流也豈容走吏冒進竊取科名乃詔自今中書樞密宣徽學士院京百司諸州係職人吏並不得離局應舉
至道元年以堂後官樂崇吉爲度支副使崇吉提點中書五房公事
雍熙時以堂後官充職事官仍詔除入謝外不赴朝參見宰相禮
同脩吏
尋又詔流外出身曾坐真徒歷四任不入令録

真宗咸平元年詔吏部銓凡注諸縣令佐勿得全用流外
流外補選之例五省御史臺九寺三監金吾司四方館職掌每歲遣近日與判鈴曹就尚書省同試律三道中者補正名理勞考後以就試人多懷挾傳本乃有鏁院巡搜拇名之法試百司吏人問律及疏所對合格復口誦之以防懷挾傳授之弊然其自敘勞績臣僚爲之陳請特免口誦謂之優試得優試者率中選後因言者遂復減吏部考試百司人歲以二十人爲額毋得僥倖求優試
神宗熙寧三年詔中書置檢正五房公事官一員每房各置檢正公事二員並以士人升朝官充
石林葉氏曰樞密都承旨與副承旨祖宗皆用士人比僚屬事參謀議真宗後天下無事稍稍遂皆用吏人歐公建言請復舊制而不克行熙寧初始用李評爲都承旨評初受命文潞公爲樞密使以舊例見之不爲禮評訴於神宗上命吏官檢詳故事

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書籍起於卒史薛宣奏於書佐朱邑選於喬夫郎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旌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還其體而鯤鮞爲之制今世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僕廝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不出於其間故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令之庸鄙之不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

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閥
書其歲月使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干黠檢諸司文書不隨其司馴
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塗而姦猾之黨可得而
籠取也

按祖宗時吏可出仕為官而外官又可以入為省吏嘗觀歐
陽公集外制有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審官院令史馬
登可遂州司戶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衮可衛尉寺丞充堂後
官等制皆在昭陵之時蓋不特藝祖太宗朝為然也今坡公
復奉詔立吏人出官之法蓋祖宗時省院要路之吏可以
年勞出官而州縣小吏則未有入仕之法此五路人士既拙
於文詞多不能以科目發身則立試吏之途以收拾之亦良
法也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百司胥史大率積累及二十餘
年方得出官惟三省吏為最優幸凡干黠檢諸司文書不隨其司馴
熙寧年出官最速其未願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郡守宜加裁抑使
毋過厚則雜流可以少損

先時中書後堂官提點五房官雖未主貢外郎奏補聽如舊制至崇
觀時蔡京優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換防禦使觀察使由此任
子百倍以前

朝野雜記曰堂後官者三省諸房都錄事也補職及一年改宣
教郎五年願出職者與通判十年以上子郡建炎初李伯紀為
相建請堂吏出職止通判從之迄今不改又曰凡吏職年滿依
法補授將仕郎後有恩賞者許循修職郎用考第關陞至從政
郎官職廢耗
則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鄉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
元符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通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石為五大夫第八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各以多少級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不知為詘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廉也其雖廉士寡多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通
也不患其不富患其無廉也其雖廉士寡多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通
得官服度曰訾謂財物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賤吏之貪衣食足
知榮辱限訾十算乃得為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
廉士知訾又不得官故法令訾與貧同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
得官朕甚悼之訾算四得官士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按漢初限訾富者乃得官蓋恐其家貧而為吏則必貪故也
然致富者多賈人而賈人又不得為吏有市籍即賈人也然則貧未
及算與及算而為賈人者皆不可以為官則所限者衆矣故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徠謂招致者及徙作
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武帝時董仲舒對策言選郎吏又以富貲未必賢也
武帝即位干戈日滋財賂耗匱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
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後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
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
官命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八千百金直千金一級凡直三十
餘萬金 當時有詔者賜爵一級公乘也以上至十七級大庶長也
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萬其直五十七萬也
或減七萬為一級十一級以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萬其直三十七萬也
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 官謂武功爵第七級以下
千夫如五大夫 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也言千夫則以下可知為吏
其有罪又減二等 減二等謂此
則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鄉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
則官職廢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為吏通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迁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民（晉灼曰株選徒者為其根株選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即當補吏）

按漢初入仕之途不加澄汰恩民之棄本逐末而儲蓄不豐也遂立為入粟之法恩吏之貪乏無措而貪欲不厭也遂立為貲筭之法雖有愧於古人任賢使能之意然猶不過隨時以救弊而上之人初未嘗利其財也至武帝以征伐之餘用度不足始立賞官明開榮貴之門入穀者入羊者入奴婢者至株選之法行則陷之以罪罟以取其財而復酬之以官於是名器益濫矣

西漢以貲為郎（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為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楊惲傳惲遷中郎將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通得出名曰山郎（山財用之所出故取名焉）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司出財用旨歸休沐時得在外也）或至歲餘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戲或行錢得善部貨賂流行傳相放效惲為中郎將罷山郎移長度大司農以給財用（長久也）一歲之間所省萬餘萬

調度言遠一萬所須財物又書調度移司農以官錢給之

罪輒奏免薦其賢者郎官化之莫不自厲絕請謁貨賂之端宮殿翕然稱之

貢禹傳禹言孝文時貴廉潔賤貪汗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疑者予民世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闢地廣境自見功大威行遂從嗜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法使犯法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薄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云棄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諂進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哉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默劇而鬨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窓其所以然皆以犯法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賢不以實及有臧罪者輒誅毋但免官則舉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治矣

按楊惲傳所載及貢禹所言大縣皆為貲郎設也任官不以材德選而徒擇其貲力之富厚豈理也哉然貲郎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久宦滅仲產之嘆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貲產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累異日它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融則必為貲郎所累終身坎壈矣士之所以進身者其發軔可不審哉　黃霸傳馮翊以霸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況徒以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乎其家貲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輸財得官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武帝未以行詔入錢賞官補侍郎後為御史大夫封侯）十式錢三十萬擇即中（後為御史大夫封侯）

黃霸武帝末以待詔入錢（入錢穀助邊費官至丞相）

楊僕以千夫為吏（千夫即武功爵第七級至樓船將軍封侯）

東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閼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湟騎營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
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應
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貯之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
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
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張
温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
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
衰減
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
名爲左驌其所之牲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
舉縕袍示之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左驌白之帝不悅以故不登
公位
劉陶爲京兆尹到職富出修宮錢直千萬時糾職名當出劉陶之
既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重閒才原其罪
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
百姓蓋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
而不害其爲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貪饕之公卿蓋縱其剝下
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舉登仕而無救其爲小人
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
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
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
不如也

後魏明帝時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
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
百石賞一夫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
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
所主總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
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
第諸州進士校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
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內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
品九品子爲帳內歲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違
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
授散官

庶助國家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推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冠內惟天下名賢軍元年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閩定州側近秋稼方登令切收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勅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覿

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貨以備私覿雖優假遠使殊非典法故革之

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若納粟授官止贖刑而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勅七十道付

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河東空名勅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

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　使臣仍不免科率法

意深矣通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

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喜與不入納者均授科取今復其戶不

軟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窮也況大戶得復則移其

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況不注監當不限磨

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驟與阜又獎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

近東南措賦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

該定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注其毋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年用吳逵言置力田科命江浙福建監司守臣募民

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百石歸官莊者免本戶差役七百石補

進義副尉至四千石補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校實後再開舉

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出身之上遇科場許赴

轉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人許納補授文書

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積粟之家凡出米

將仕郎者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

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　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減一選

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四千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

迪功郎

方伎

西漢術綰以賤車為郎事文帝（仕至丞相）

鄧通以濯船為黃頭郎（侯幸）

周仁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為舍人（仕至太子舍人）

吾丘壽王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仕至中大夫）

荀勗以御見侍中（仕至中書令）

東郭先生以方士待詔公車

武帝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効絕

倫超奇者為右士所阿私（龔遂傳）

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超定襲德皆召見待詔

伍宏以醫待詔

成帝時言祭祀方術者皆得待詔　又有本草待詔（郊祀志）

范曄東漢書方伎傳論曰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

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謂對策大人之貴）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

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

成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相譚尹敏以

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
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謂相錄貫逵子長
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畏蓋謂此也
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在仕路者
任文公（善天官風角仕至司空掾）
許楊（善術曉水脈仕至都水掾）
謝夷吾（善風角仕至太守）
樊英（善風角星算兼以預言仕至光祿大夫）
單颺（善天官算術仕至漢中太守）
郭憲（善術仕至光祿勳）
王喬（有神術仕至縣令）
李郃（善占候星以孝廉舉仕至司徒）
公沙穆（善占候步推之術仕至弘農令）
韓說（善醫術仕至五原太守）
按史所載兩漢士大夫明方術善技藝而在士途有至大官
者如衛綰周仁吾丘壽王則假方術以進而自他有文行以
取顯貴者也如李郃樊英之徒則雖善方術而本不假此以
進身取位者也然放東漢書方術傳所載則終身肥遁不求

聞達者甚多有不應辟舉者有變姓名不知所終者其賢士
也其與後世之以一技自名而奔走形勢之途以爲干名徇
利之階者大有逕庭矣
唐高祖以舞胡安叱奴爲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
不與士齒雖賢如子野師襄皆終身繼世不易其業唯齊末封曹妙
達爲王安馬駒爲開府有國家者以爲殷鑒今天下新定建義功臣
行賞未遍高才碩學猶滿草萊而先擢舞胡爲五品使鳴玉曳組趨
蹌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也上不從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故事伎術官皆本司定送吏部附甲謂於會殿中太常左春坊太僕
等伎藝之官唯得本司遷轉不得外叙若本司無闕聽授散官有闕
先授若再經考滿者聽外叙
唐制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下筮閤盖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
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

中宗神龍元年太白山人鄭普思以方術除祕書監其年又除方術
人葉靜能爲國子祭酒
玄宗開元七年勑出身非伎術而以能任伎術官者聽量與員外其
選叙考勞不須拘伎術倒
天寶十三載吏部奏準格伎術官各於當色本局署員外置不得同
正員之數從之
文宗太和五年勑諸色藝能授官今後如有罪犯停職者委本司牒
報吏部不在叙用限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初胡柳之役伶人周匝爲梁所得帝每思之入
洛之日匝謁見於馬前帝甚喜匝滂泣言曰臣所以得生全者皆梁
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就陛下乞二州以報之
帝許之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
功始就升賞未及一人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既而伶人

屢以爲言帝謂崇韜曰吾已許匝矣使吾輕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當
爲我屈意行之乃以俊爲景州刺史德源爲憲州刺史時親軍有從
帝百戰未得刺史者莫不憤歎
宋太祖皇帝開寶七年詔司天臺學生及諸司伎術工巧人不得擬
外官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求外官且援同光故事乞領郡上曰用伶人
爲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効之耶宰相擬上州司馬上曰上佐乃
士人所處優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乃以爲
太樂署令
真宗天禧元年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刑院不在磨勘之例
魯國長公主以趙自化藥餌有功請授尚食使兼藥官院事上曰
自化須因雍王元份以求刺郡豈諭以方伎之流不可任郡令復
有此請命樞密使召戒之

乾興元年中書言舊制翰林醫官院畫蔡待詔轉官止光祿寺永
天禧四年乃遷至中允贊善洗馬同正請勿踰此制惟特恩至國子
博士而止
徽宗大觀四年併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書學生入翰林圖畫局醫
學生入太醫局而算書生則歸之太史局 書學醫學算學並見學校考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

舉官

唐書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
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載行采事也載其人之有
德必舉事以為驗 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亂治也
擾而毅 擾順也毅果也 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 剛斷而塞實塞 強而義彰
厥有常吉哉 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九德中有其
三宜布夙早 浚深也 夙夜思之可以為卿大夫 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嚴敬其
身行六德 卿大夫特言能日嚴祗敬其身行六德乃可以為卿大夫 未及諸侯
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
辰庶績其凝

周官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按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然則舉士之與舉官非二途也
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
往當時士之被舉未有不入官者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
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為舉士之途銓選為舉官之途二者
各自為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
吏部於是科目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為謀蓋有舉於吏部而不得官者則士所以進身
之塗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
以統之然三代兩漢之時二者本是一事故撫其事實原其
法意之詳於士者入舉士門詳於官者入舉官門然大槩未
嘗各自立法如後世之分為也故所紀多互見參考然後得之
秦自孝公納商鞅策富國強兵為務仕進之途唯開曰與勝敵而已

至始皇遂平天下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既與我定有天下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有肯從吾游者吾能尊榮之布告天下其有稱明法者御史中執法郡守必身勸勉遣詣丞相府置行義及年有其人而不言者免（詳見舉士門）

景帝詔曰有市籍貲多得官廉士寡欲貲不足令貲算十以上乃得官貲少則不得官朕甚憐之減至四算得官（詳見貲選門）

漢制凡郡國之官非傳相其他既自署制又調僚屬及部人之賢者舉為秀才廉吏而貢於王庭多拜為郎居三署無常員或至千人屬光祿勳故卿校牧守居閑待詔或郡國貢送公車徵起悉在焉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中歲舉秀才廉吏出為侯官以補闕員

武帝元封五年以名臣文武欲盡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自治通鑑綱目）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先公曰汲黯常諫帝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供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材將盡陛下誰與共為治乎帝笑曰有材不肯盡用與無材同不殺何施蓋至是名臣文武欲盡則黯之說十餘年而遂驗矣帝徒知殺之易而不知招之之難也無怪乎詔下而無有應書者雖然帝於是春秋高而血氣亦浸定矣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郎從官

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以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較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

按西都舉人之法如孝廉及賢良方正有未仕而舉者有既仕而舉者至是復詔舉此四科蓋未仕者則以此開選舉之門而既仕者就以此定考課之法也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令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弟淳厚能直言通政事者各一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

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一人左右將軍歲察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材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歲察廉吏一人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各一人改前漢常侍曹尚書為吏部尚書其所進用加以歲月先後之次又詔三公以四科辟（自治通鑑綱目）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材四行（四行事見時令門）

明帝永元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

章帝時詔復用前漢丞相故事以四科辟士凡所舉士先試之以職乃得克選其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令新蒙赦令且復申勑後有犯者顯

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爲憂督察不以發覺爲務非獨州郡是以庶官非人下民被傷由法不行故也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官屬黑綬下至即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謁令得外補

永初五年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到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安帝時三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

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詔曰間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谷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公也其簡敘先後情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二年郎顗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覈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責任之重每用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謁謝各遣子弟充塞道路開長奸門興致浮偽非所謂率由舊章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

按自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故選舉之任亦在尚書今陳忠之說復如此要之三公與尚書均是人也得其人則皆能舉賢失其人則皆不免徇私苟欲徇私則徇私之說如彼而卽親之說如此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卽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鄉校各一人

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贓受罪周舉以此勃奏

雄曰詔書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我選貪汙也

桓帝時綱紀隳紊凡所選用莫非情故時議以州郡相阿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之人不得相臨遂有三互法（三互謂婚姻之家及兩州不得互爲官是時史卽成山陽太守其妻是許伯山女以三互自上轉輝禁網益密選用深艱幽滯二州久缺而公府限以三互經時不補議卽蔡邕上言曰幽冀舊壤缺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坐留閡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豈復顧循三互限以末制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欣中書奏不省

靈帝時呂強上言宜典選舉委任三府有選參議極爲洛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奏勃請下廷尉覈案虛實行其誅罰令但任尚書或復勃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實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

黃琬爲五官中郎將陳蕃爲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允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謠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蕃同心顯用名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郡趙參等並以才行蒙舉蕃琬遂爲權富卽所見中傷坐免官禁錮

曹公初建魏府以毛玠崔琰爲東曹掾吏銓衡人物選用先尚勤儉於是天下士人皆砥礪名節務從約損和洽言於公曰天下大器在位異人不可以一節儉也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今朝廷之儀吏有著新衣好車者不謂之廉潔至令士大夫故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儉難堪之行以檢殊途勉而爲之心有疲瘁古之大教務在通人情而已凡激詭之行則容僞矣

魏文帝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見選舉十一門
漢昭烈既崩諸葛孔明秉政總攝衆務法正爲之輔翼
郡守李嚴以楊洪爲功曹嚴未去郡而洪以才能已爲蜀郡守洪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未去郡而祗已爲廣漢郡守
孫氏有江東選舉吳郡張溫性峭刻好清議爲尚書
以即署混看多非其人懿欲激濁揚清別其善否乃聚選三署皆聚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居位貪婪志節卑汙者皆以爲軍吏置之管府於是怨聲囂然競言懿用私情虧公法懿坐自殺
明帝太和之後俗用浮靡遞相標目而夏侯諸葛何鄧之儔有四聰八達之稱帝深所嫉之於是惡士大夫之有名聲者或禁錮廢黜以懲之帝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吏部尚書盧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
其後士人多務進趨廉遜道缺劉寔著崇讓論以矯之其略曰古

聖王之化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已之賢故勤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具任爲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故非時獨之賢也時不貴讓一人有先衆之稱毀必隨之名不得成使之然也雖令穉契復存亦不能全其名矣能否混雜優劣不分士無素定之價官職有缺任選之吏不知所用但按官次而舉之同才之人先用者非勢家之子則必爲有勢者之所念也非能獨賢因其先用之資而後遷之無已不勝其任之病發矣夫在官之人雖雜有凡猥之材其中賢明者亦多矣豈可謂皆不知讓賢爲貴耶直以時皆不讓習以成俗故不爲耳人臣初除皆通表上聞名之謝章所由

來尚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昔舜以禹爲司空禹拜稽首讓于稷契及咎繇益讓熊羆伯夷讓夔龍唐虞之時衆官初除莫不皆讓也謝章之義蓋取於此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相承不變習俗之失也夫敘用之官得通表章其讓賢推能乃通其章不能有所讓徒費簡紙者皆絕不通則人臣初除各思推賢能而讓之矣讓文付主者掌之三司有缺擇三司所讓最多者而用之此爲一公缺三公已先選之矣且主選之吏不必賢愚皆讓百姓耳目盡爲國耳目夫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代爭則毀譽交錯優劣不分難得而讓也夫貴讓則賢智明出能否之差歷歷相次不可得而亂也當此時也能退身修己者多矣雖賢智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取而欲人

見讓猶却行而求前矣夫如此愚智皆知進身求通非循之於己則無由進浮聲虛論不禁而自止矣
晉王嘉平初夏侯玄請使官長各考其屬能否而中正則惟致行跡

晉武帝泰始七年詔公卿以下舉將帥各一人
太康九年令內外群官舉清能拔寒素又令舉守令之才
晉依魏氏九品之制內官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外官州有大中正郡國有小中正皆掌選舉凡吏部選用必下中正徵其人居及祖父官名
山濤爲吏部尚書再居職共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啓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或譖之於帝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才不遺疎遠單賤天下便化之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

寢滯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

侍中彭權遷當選代按雍州刺史郭奕高簡有雅量在朝廷足以肅正左右備將軍王濟才高表茂後來之冠此二人誠顧問之秀聖意倘惜濟主兵者驍騎將軍荀愷智器明敏其典宿衛終不減濟博士祭酒庾純強正有學義亦堪此選問學初建王荀已云純能其事宜當小留粗立其制不審宜尒有當聖旨者否又尚書令缺宜得其人征南大將軍祜體義立正可以肅整朝廷又云有疾苦者大將軍雖不整正須筋力戎馬間猶宜得健者征北大將軍瓘貞正靜一中書監荀勗達練事物三者皆人彥不審有可參舉者否

王戎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傳咸奏戎曰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今內外群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

巧詐由生傷農害正戎不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敗風俗宜免戎官戎與貴郎通親竟得不坐戎與時卷舒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謁門選而已

戎有人倫鑒識嘗目山濤如璞王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其名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拂於用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纍纍如貫珠名戎惡之敦無候戎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

按西晉時以吏部掌用人之柄山濤王戎相繼居是職二人雖賢否不同而皆有知人之鑒臣源啓事中所處分者內則要地外則方面戎所評議者亦一時名勝非後進小吏也蓋當時尚書權任之重如此後來居是職者既未嘗有二公之鑒識且其所權衡不過公庶微官所謂唯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應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者是也近世葉水心言今之大臣以堂除與人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職任有大於此者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則毋怪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臣知職任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不虛設矣此語足以箴後來之失然後來之大臣苟非作奸擅權固位植黨者其於用人亦不過謹守資格以爲寡過之地毋以異於吏部之銓衡如議何之以大將舉韓信狄仁傑之以宰相舉張柬之其事亦寥寥矣

九品之法漸敝中正任久愛憎由己遂訐官資以定品格天下唯以居位爲貴尚書僕射劉毅上言九品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因言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明二也情僞難三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之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於州縣是即鄉舉里選之遺意然未仕者居鄉有履行之善惡所謂品也既仕者居官有才能績效之優劣所謂狀也品則中正可得而定狀則非中正可得而知今欲爲中正者以其才能之狀著於九品則宜其難患要知既入仕之後朝廷自合別有考課之法而復以中正所定之品目第其升沉拘矣況中正所定者又未必皆舉宋嘗陽王時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謂傳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互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爲徐干木

署紙尾逐不拜千木裘之小字黃紙録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署紙尾宋黃門第五品也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郡縣以六周爲滿時中軍録事參軍周郎武即位仕者不復拘老幼守宰以三周代刺史或十餘年及孝上疏曰今爲政者宜以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帥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訓以書記圖緯忠孝仁義之禮廉讓恭勤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強擊刺之法習經者五年有成而言之司徒習武者三年能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即更求其言行故其事業必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弟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兼述農桑生植之本及禮教刑政之端帝省之不悦左衛將軍謝莊以其時搜才路狹又上表曰九服之曠九流之難揔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而天下之才難源以易限之鑒照難源之才使國無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請

晉令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銓用不從帝又不欲重權在下乃分吏部置兩尚書以散其權

裴子野曰官人之難尚矣居家視其孝友鄉黨察其誠信出入觀其志義憂難取其智謀煩之以事以求其理臨之以利以察其廉周禮始於學校論之州里告諸六事然後貢于王庭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爲掾屬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故能官得其才罕有敗事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夫厚皃深衷險如漢終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群俄折乎一面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於是貴風遂行不可抑止干進務得兼加諂黷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未可必也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爲兩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蓂四具庸愈乎

浩固爭而遣之高允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較勝於上何以能濟

郭祚爲吏部尚書特絜清重惜官位至於銓授假令得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即云此人便足貴矣由是事頗爲稽滯頗招怨讟自考覈以爲黜陟視考課門

然所拔者量材稱職士論歸之

孝文勵精求治內官通班以上皆自公侯以至迭選臣動有數百散無事潛另爲三品暨其優劣盡其能否咸無怨言

自太和以前精選中正德高鄉閭者充其邊州小郡人物單鮮者則併附它州其在選隨者則關而不置當時務爲簡當頗謂得人及宣武孝明之時州無大小必置中正既不可悉得其人故或有庸鄙者操銓叙之權而選叙頗紊至正始元年各乃罷諸郡中正時有以雜

頹冒登清流遂令在位者皆五人相保無人保仕者奪官還役

清河王懌以宦人失序上表曰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門品高下有恒若淮資蔭自公鄉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秘書下逮御史長兼皆修例昭然文無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以降亦多乖外且參軍事卑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秘若本爲起家之官今或迂轉以至斯皆仰失先准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誘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鑒氏族辯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以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晝一專尸銜石任豈不輕故自置中正以來曁於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於鄉國才德允於具瞻然後可以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明爲來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否乖方違才毀務并革選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

序允穆靈太后詔依表施行而終不能用

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請銓別選格排抑武夫不使預清品於是武夫憤怒羽林虎賁千餘人焚彝殺其父子詔斬其兇強者八人餘大赦以安之

張彝既死靈太后乃命武官得依資入選既而官員少應調者多選曹無以處之及崔亮爲吏部侍郎乃奏爲格制官不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雖復官當此人停日後者終不得取庸才下品年月久者則先擢用時沉滯者皆稱其能

亮甥劉景安貽書規之亮答曰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群賢共爲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鑑人物何異以管窺天而求其博哉今勳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偪起而不解書計唯可

彍弓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佩紐乘軒求其熏鮮之效未嘗操刀而使剖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與一官何由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

水心葉氏曰按蕭寶夤傳載魏世外官代還六年方敘內官四年爲限今亮立此格專以停寵後歲月斷之不總計其平生資歷抑新進拔滯淹故爲有意利柄在已人不得干雖曰失之猶有所獲不若後世沉淪考任無復止法容僥倖長躁求使士大夫皆傲然取必於上其得失相較又遠矣

先公曰按停年格立於武人入選之後武人入選始於羽林作亂之餘此當時事情也通鑑述崔亮答書前去本旨已爲未然胡氏葉氏之論古今得失則然矣而停年之所以立弗深攻也

後魏琛元修義城陽王徽相繼爲吏部尚書利其便己踵而行之自是賢愚同貫涇渭無別魏之失才從亮始也及辛雄爲吏部郎中上疏曰自神龜以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敘職無劇易名到投官執案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行之人以簡得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理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其制雖煩不勝其弊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經聚斂盈門因執滿道蓋助陛下理天下者唯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所輕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獎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具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強暴自息書奏會帝崩及孝莊帝初詔求德才文藝政事強直者縣令郡守刺史皆敘其志業具以表聞得三人以上縣令太守刺史賞一階舉非其人者黜一階凡官郡守縣令

六年爲滿滿後六年乃敘
薛淑爲吏部郎中上言使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我均行應次若貫魚勘薄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請稽勞之中有以赴功名自不係君德也銓敘群彦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
材堪牧人者先在用之限其餘不堪者既壯藉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巫尉去人積遠小小當否未爲多失宜依次補序以酬其勞不報

東魏元象中文襄王高澄秉政攝吏部尚書乃革後魏崔亮年勞之制務求才實自遷鄴以後掌大選知名者不過數四文襄年少高明其獎也疎衰革脩洗審謹厚所傷者細枉遵彦風流辯給所取失於浮華唯辛術貞明簡實新舊參舉管庫必擢門閥不遺衡鑒之美一人而已至孝昭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官從五品以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待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或夙在朝倫沈屈未用或先官後進今見停散或

白屋之人巾褐未釋其高才良器允文允武理識深長幹具通濟操履凝峻學業宏贍諸如此輩隨取一長無待兼資方充舉限舉薦之文指論事實隨能量用必陳所堪不得高談謬加褒飾所舉之人止在一職三周之內有犯死罪以下刑罪以下舉主准舉人之犯各罰其金自鞭以下舉主勿論若未經三載而更餘轉通計後官日月合滿三周凡所舉人必主事立功裨益時政不限年之遠近舉主亦當非次被舉之人別當擢授其違限不舉依式罰金又擁旄作鎮任總百城分符共理職司千里凡其部統理宜委悉刺史於所管之內下郡太守縣令丞尉府佐錄事參軍以降州官都主簿以下但寄在吏職及前爲官并白人等並聽表薦太守則曹掾以下及管內之人亦聽表舉其大州中州下州畿內上郡中郡並三年之內各舉一人其不入品州并自餘郡守不在舉限

楊愔典選三十餘年褒擢人倫以爲已任然取士多以言凡時致

謗言以爲愔之用人似貧士市瓜取其大者
水心葉氏曰魏以停年致亂高氏反之觀此則奔走一時計用以赴功名自不係君德也銓敘群彦雖曰吏部之職然宰相知人能盡器使乃職業中一大事
後周以吏部中大夫一人掌選舉小吏部下大夫一人以貳之初置府時蘇綽爲六條詔書其四曰擢賢良綽深思本始懲魏齊之失罷門資之制其所察舉頗加精謹及武帝平齊廣收遺逸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當者七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
樂進上疏論舉曰選曹賞錄勳賢補擬官僚必宜與衆共之有明揚之授使人得盡心如覩白日其材有升降功有厚薄祿秩所加無容不審即如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選曹不取人物若方州列郡自可內除此外付選曹銓敘者既非機事何足可密人生處世以榮祿爲重將身履行以慕身名逢時既難失時爲易其

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使功勤見知品物稱悅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開皇十八年詔京官五品以上及總管刺史並以志行修謹清平幹濟二科舉人牛弘爲吏部尚書高熲爲僕射熲雅重弘才每推爲侍郎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材故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品以下官成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弘開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唯置紀綱郡置守丞唯令而已其所事具僚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職令之所屬考功所以繁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欲從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行
自後周以降選無清濁及盧愷攝吏部尚書與侍郎薛道衡陸彥師築甄別物類頗爲清節而譏懟紛紜愷及道衡皆除名

沈既濟曰選法之難行久矣夫天産萬類美惡而惡衆人分九流君子孤而小人群雖消長迭有而善惡不常此古今之通理然也將退不肖而懲其濫必縣法以示人而俾人知懲善以勸而不仁自遠可以陰隲而潛移之固難明斥其惡而強榜也譬艷張彝皆以不及是而敗悲夫斯理甚明蓋非英明之君不可以語焉故崔武當魏武而政舉盧薛值隋文而身隆時難不其然乎

煬帝制百官不得計考增級其功德行能有昭然者乃擢之大業三年始置吏部侍郎一人分掌尚書職事時武夫參選多授文職八年詔曰頃自班朝沿人乃由勳敘拔之行陣起自勇夫寔政害人寔由於此自後諸授勳官並不得因授文官職事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永濟渠勑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船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船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致堂胡氏曰甚矣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逃死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千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兇頑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於庶務之間決知其不免於瘝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聞也專顧己私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而蔚然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斥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使新故吏代往往恣睢兇頑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舉官

唐制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皆爲三銓尚書侍郎分主之凡官員有數而署置過者有罰知而聽者有罰規取者有罰每歲五月頒格于州縣選人應格則本屬或故任取選解列其罷免善惡之狀以十月會于省過其時者不叙其以時至者乃考其功過同流者五五爲聯京官五人保之一人識之刑家之子工賈異類及假名承僞隱冒并降者有罰文書巧僞者駁放之非隱倖則不凡擇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詞辨正三曰書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優長四事皆可取則先德行德均以才才均以勞得者爲留不得者爲放五品以上不試上其名中書門下六品以下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而擬已注而唱不厭者得反通其辭三唱而不厭聽冬集厭者爲甲上于僕射乃上門下省給事中讀之黃門侍郎省之侍中審之然後以聞主者受旨而奉行焉謂之奏授品及流外則判補皆給以符謂之告身凡官已受成皆廷謝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甚拙者謂之藍縷選未滿而試文三篇謂之宏辭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授官

凡出身嗣王郡王從四品下親王諸子封郡公者從五品上國公正六品上郡公正六品下縣公從六品上侯正七品上伯正七品下子從七品上男從七品下皇帝緦麻以上親皇太后期親正六品上皇太后大功親正七品上皇后小功緦麻皇后大功皇后期親從六品上皇帝祖免皇太后小功緦麻皇后大服屬降二階叙娶郡主者正六品上娶縣主者正七品上郡主子從七品上縣主子從八品上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品

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正五品子從八品上從五品及國公子從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上叙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叙品卑者亦如之九品以上子從五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死事者與正官同郡縣公子視從五品孫縣男以上子降一等勳官二品子又降一等二王後孫視正三品凡考才上上第正八品上上下第正八品上上中第從八品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下第正九品下中上第從九品上乙第從九品下弘文崇文館生及第亦如之應入五品者以閒書算學生從九品下叙凡弘文崇文生皇帝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太功以上親一家聽二人選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中書門下正三品同三品六尚書等子孫并姪功臣身食實封者子孫一蔭聽二人選京官職事正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供奉官三品子孫京官職官從三品中書舍人門侍郎并供奉三品官帶四品五品散官子一蔭一人凡勳官選者上柱國正六品叙六品而下迮降一階驍騎尉武騎尉從九品上叙凡居官必四考四考中中進年勞一階叙每一考中上進一階上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叙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叙給記階牒考多者准考累加凡醫術不過尚藥奉御陰陽卜筮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及天文不過本色局署令鴻臚譯語不過典客署令凡千牛備身備左右五考送兵部試有文者送吏部凡齋郎太廟以五品以上子孫及六品職事并清官子爲之六考爲滿郊社以六品職事官子爲之八考而滿皆讀兩經粗通限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擇儀狀端正無疾者武選凡納課品子歲取文武六品以下勳官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子年十八以上每州爲解上兵部納課十三歲而試第一等送吏部第二等留本司第三等納資二歲第四等納資三歲納已復試量文武授散官若考滿不試免當年資遭喪免資無故不輸資及有犯者放還之凡提錢品子無違負滿二百日本屬以薄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散官其視品國官府佐應停者依品子納課十歲而試凡一歲爲一選自一選至十二選視官品高下以定其數因其功過而增損之

尚祖武德初天下兵革新定士不求祿官不充員有司移符州縣課人赴調遠方或賜衣續食猶辭不行至則授用無所黜退不數年求者浸多亦頗加簡汰

舊制內外官皆吏部啓奏授之大則署制三公小則綜覈品流自隋以降職事五品以上官中書門下訪擇奏然後下制授之唐承隋制初則尚書銓掌六品七品選侍郎銓掌八品選三年一大集每年一小集其後尚書侍郎通掌六品已下選其員外郎監察御史亦吏部唱訖尚書侍郎爲之典自正觀以後員外郎乃制授之又至則天朝以吏部權輕監察亦制授之其銓綜也南曹綜覈之廢置予奪之銓曹注擬之尚書門下兼同之門下詳覆之覆成而後過官至肅宗即位肅武強冠在郡始命中書以功狀除官非舊制也

凡諸王及職事正三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在京師者册授諸王及職事二品以上若文武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臨軒册授其職事正二品散官二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臨軒册授其職事三品散官三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就第册授其職事四品散官四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就第册授其職事五品以上及都督都護上州刺史並就第册授凡制授六品以下官則吏部奏擬訖尚書門下審署送中書門下官而省勿擬不署送中書門下官而省勿擬不署送中書門下官而省勿擬不

納課品子萬人諸館及州縣學六萬三千七十人太史曆生三十六人天文生百五十人太醫醫針呪諸生二百一十一人太卜卜筮三十人千牛備身八十人備身左右二百五十六人進馬十六人獚郎八百六十二人諸衛三衛監門直長三萬九千四百六十二人諸屯主副千九百八人諸折衝府錄事府史一千七百八十四人校尉三千五百六十四人執仗執乘每府三十二人親事帳內萬人集賢院御書手百人史館典書楷書四十一人尚藥童子門戶而諸司主錄以成官及州縣佐史未敘者不在焉至於銓選其制不一凡流外兵部禮部舉人即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于洛州謂之東選高宗上元二年以嶺南五管黠中都督府得即任仕人而官或非其才乃遣即官御史爲選補使謂之南選其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

遣選補使即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故不復詳焉

太宗貞觀五年六月十一日勅准貞觀四年正月一日制春秋舉薦皆令中書門下奏官八品已上外官五品已上正員及額內得替者並停薦其使下即官御史丁憂廢省官在外者望委諸道觀察使及州府長史其在京城委中書門下尚書省御史臺常參清官并諸使三品已上左右庶子詹事少卿監司業少尹諭德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著作郎中允中舍秘書太常水衡善洗馬等每年一度聞薦至六年十二月一日勅自今已後王府官宜停薦其見任宰相及勳臣子弟亦不須舉人至八年每冬薦官比來所舉人數頗多自今以後中書門下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尚書省四品已上諸司三品已上應合舉人各令每人薦不得過兩人餘官不得過一人准前勅處分至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勅每年冬薦官吏部准式檢勘或成闕官令諸司尚書左右丞本司侍郎引試都堂訪以理術兼商前時

務狀考其理識通者及考第事迹定爲三等并舉主姓名錄奏試日仍令御史一人監試

按唐初所謂冬薦即後來所謂舉狀也但如國子博士長安萬年縣令皆有薦人之權則其途亦廣然所薦必試而後用則薦人者亦必審而後發不至如後來全以請謁囑託而得之者矣

高宗德章二年司列少常伯裴行儉始設長名榜引銓注法復定州縣升降爲八等其三京五府都督都護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其後李敬玄爲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禕仁禕又造姓曆改狀樣銓曆等程式而銓總之法密矣然是時仕者衆庸愚咸集有僞主符告而爲官者有接承它名而參調者有遠人無親而置保者試之日冒名代進或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雖繁設等級逾差選限增證犯之科開糾告之令以過之然猶不能禁大率十人競一

官餘多委積不可遣有司患之謀爲銷落之計以僻書陰學爲判目每年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簡是傷濫也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問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逐令九流繁總人隨歲積謹約准所須人量支年別入流者今內外文武官一品已下九品已上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員署闕大數當一萬四千人壯室而仕耳順而退取其中數不過支三十年此則一萬四千人三十年而署盡若年別入流者五百人三十年便得一萬五千人定須者一萬三千四百六十五人足充所須之數況三十年之外在官者猶多此便有餘不處其少今年當入流者迭踰一千四百計應須數外恒餘兩倍又常選者仍亮六七千人更復年別新加實非處置之法望請

薦舉稍清其選中書令杜正倫亦言入流者多爲政之弊公卿已下憚於改作事竟不行

武后初試選人皆糊名后以爲非委任之方罷之務收人心士無賢不肖多所進奬職負不足乃令吏部大置試官以廉之故當時有車載斗量之誚又以鄭玄挺許子儒爲侍郎無所藻鑑委成令史按資平配李嶠爲尚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給俸祿使

聾務至與正官相敵者又有檢校勑攝判知之官

中宗時韋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等用事於側門降墨勑斗封授官號

斜封官凡數千員內外盈溢無聽事以居當時謂三無坐廳言宰相

御史及員外郎也又以鄭愔爲侍郎大納貨賂選人留者甚衆至逾

用三年員闕而綱紀大濁韋氏敗始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廉從

愿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悉奏罷斜封

官量闕留人雖資高考深非才實者不取初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

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至是通其品而掌焉未幾璟元之等罷殿中

侍御史崔湜太子中允薛昭奏太平公主意上言罷斜封官人失其

所而怨積於下必有非常之變乃下詔盡復斜封別勑官

玄宗即位勵精爲治制凡官不歷州縣者不擬臺省已而悉集新除

縣令宣政院親臨問以治人之策而擢其高第者又詔員外郎御史

諸侯奉官皆進名勑授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

司之任輕矣其後户部侍郎宇文融又建議置十銓乃以禮部尚書

蘇頲等分主之太子左庶子吳兢諫曰勞稱君子思不出其位言不

侵官也今以頲等分掌吏部選而天子親臨決之尚書侍郎皆不開

議者以爲萬乘之君下行選事帝悟復以三銓還有司

開元十八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

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祿者又州縣亦

無等級或自大入小或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名

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限

年躡級毋得踰越非有譴者皆有升無降有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

聖書而材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及光庭卒中書令蕭

嵩以爲非求才之方奏罷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出身四十乃得從

事吏造格以分寸爲差若循新格則六十未離一尉自今有異材高

行聽擢不次然有其制而無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資倒而已

按自漢董仲舒對策已謂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

非謂積日累久也然則年勞之說自西漢以來有之矣然未

嘗專以此爲用人之法至崔亮之在後魏裴光庭之在唐則

遂以此立法矣比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

沉廢挺特者不能脫頴以出遂至選迴宋蕭二公皆以爲非

明皇雖從其言而卒不能易其法非特明皇不能易而已傳

之後世雖百變而卒不可變何也蓋守法之事庸愚皆能之

知人之明則賢哲亦不敢以此自詭故也昔照寧間東坡公

疑進士御試策曰古之欲立非常之功者必有知人之明苟

無知人之明則循規矩踏繩墨以求寡過三者審於自知而

安於才分者也道可講習而知德可勉強而能推知人之明

不可學必出於天資如商何之徵韓信豈有法之可傳者以

諸葛孔明之賢而短於知人故失之於馬謖而孔明亦審於

自知故終身不敢用魏延我仁祖之在位也事無大小一付

之於法人無賢不肖一付之於公議事已效而後行人已試

而後用終不敢求非常之功者誠以當時大臣不足以與知

人之明也古之爲醫者聆音察色洞視五藏則其治疾也有

剖胷決脾洗腸胃腎之變苟無其術不敢行其事今無知人

之明而欲立非常之功解縱繩墨以慕古人則是未能察脉

而欲試華佗之方其異於操刀而殺人者幾希矣然則後之

論者雖君相之用人猶以循規矩蹈繩墨爲主則知人之事
固難以責之吏部尚書也

天寶二年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
卿御史中丞張倚新得幸於上遙晉卿欲附之時選人集者以萬計
入等者六十四人倚子奭爲之首群議沸騰安祿山入言於上上悉
召入等人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遙晉
卿等皆坐貶官

天寶九載勑吏部取人必限書判且文學政事本自異科求備一人
百中無一況古來良載豈必文人又限銓貢尤難奬擢自今已後簡
縣令但才堪政理方圓取人不得限以書判及循資格注擬諸色望
緊上中每等爲一甲委中書門下察問選擇堪者然後奏授大理評
事線朝要子弟中有未歷望緊縣便授此官既不守文又未經事自
今後有此色及朝要至親並不得注擬

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後乃還本司視事兵部吏部尚書
侍郎知政事者亦還本司分閤注唱開元以來宰相位望漸崇雖
尚書知政事亦於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而左右相兼兵部吏部
尚書者不自銓總又故事必三銓三注三唱而后擬官李春始畢
乃過門下省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建議選人視官資書判
狀迹功優宜對衆定留放乃先遣吏密定員闕一日會左相及諸
司長官於都堂注唱以誇神速或於宅中引注號國姊妹聲靚靚
之或有老醜者指名以爲笑士大夫遭詬恥故事兵吏部注官訖
於門下過侍中給事中省不過者謂之退臺國忠注官呼左相陳
希烈於坐隅給事中列於前曰既對注擬即是過門下了侍郎韋
見素張倚皆衣紫與本曹郎官屏外排比案牘趨走諮事國忠
顧謂簾中曰兩个紫袍主事何如楊氏大嫂

先公曰唐之選格寬嚴失中其始立法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

先公曰史稱載納賄除吏恐有司之駁正也然近世廟堂除官
超資越格惟意所爲有司亦曷嘗敢問是唐之法令猶存耳

唐代以後兵與天下多故官員益濫而銓法無可道者

德宗時試太常寺協律郎沈既濟言其獎曰近世爵祿失之者
又其失非它四太而已入仕之門太多世胄之家太優祿利之資
大厚督責之令太薄臣已爲當輕其祿利重其督責夫古今選用
之法九流當敘有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而今選曹皆不及
焉吏部甲令雖曰度德居任量才授職計勞升叙然考校之法
皆在書判銓擇言辭俯仰之間侍郎非通神不可得而知則安行
徐言非德也空文善書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苟競不失猶乘
得人況衆流涇渭耳目有不足者乎蓋非鑒之不明非擇之不精
法使然也王者觀變以制法察時而立政按前代選用皆州府察
舉至于齊隋署置多由請托故當時議者以爲與其率私不若自

舉與其外濫不若內收是以罷州府之權而歸於吏部此變時獘
獎之權法非經國不刋之常典今吏部之法獘矣不可以坐守刋
獎臣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
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貽奏之
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
版而不命其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得察而舉之聖
主明目達聰逆聽遐視罪其私冒不慎舉者小加譴黜大正刑典
責成授任誰敢不勉夫如是則接名僞命之徒莫才薄行之人貪
叨賄貨懦弱姦宄究下詔之日隨聲而廢通大數十去八九矣如是
人少而員寬事簡而官審賢者不獎而自進不肖者不抑而自退
或曰開元天寶中不易吏部之法而天下砥平何必外辟方鎮十
理臣以為不然夫選舉者經邦之一端雖制之有美惡而行之由
豈有不得人之患哉雖然世無不可革之獘以此時用辟召之
亮裴光庭一朝而廢之則崔亮裴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為政

在人人存則政舉矣其本則係乎人君有愛民之意與否耳
初吏部歲常集人其後三數歲一集選人很至文薄紛雜吏因得以
為姦利士至蹉跌或十年不得官而闕員亦累歲不補陸贄為相乃
悉其獘命吏部據內外員三分之計闕集人數三之一而入流者加
右沒于虜河南河北不上計吏員大率減天寶三之一而入資三之一而入流者加
一故士人二年居官十年待選而考限遷除之法浸壞
帝初任楊炎盧杞引植私黨排陷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
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必反覆參詰乃得下及陸贄秉政始請臺閣
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
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奏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之然卒
停薦士詔

贄疏言夫理道之急在於得人而知人之難聖哲所病聽其言則
未保其行求其行則或遺其才校勞考則巧偽繁興而端方之人

罕進徇譽華則趨競彌長而沉退之士莫勝自非素與交親備詳本末探其志行鬥其器能然後守道藏用者可得而知沽名飾兒者不容其僞故孔子云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夫欲觀視而察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也是以前代有鄉里舉選之法長史辟舉之制（漢制其用郡掾史自長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當時如杜喬明揚叡所辟李膺則膺所辟應劭則劭所辟類也）所以明歷試廣考求證行能息馳騖也昔周以伯景為太僕命之曰謹柬乃寮閤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是則古之王朝但命其大官而已又有父任兄任皆得為郎選入之初雜居三所臺省有闕即用補之是則古之郎官皆以任舉充選此其明驗也魏晉以後雖于國初抡擇然官多由選部唯高位重職乃由宰相考庶官之有成效者請而命焉故曾代山濤為吏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授宋朝以降廊為吏部尚書先使人謂宰相徐議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漢之荅云黃散已下悉委

既得其實又察以情既盡其情復稽於衆衆議情實必參相得然後信其說獎其誠如或矯誣亦實明劉夫如是則言者不敢聽之不勞無浮妄亂教之談無陰邪害善之說無輕信見欺之失無潛陷不辯之冤此古之聖王聽言考實不出戶而知天下之方也陛下既納臣而用之旋聞橫議而止之於臣謀不責成於橫議不考實此乃謀失者得以辭其誣舉是以行觸類而長固無必定之計亦無必實之言計不定則理道難成言不實則小人得志國家所病常必由之聖旨以為外議云諸司所舉皆有情故兼受賄賂不得實才者臣請陛下當使所言之人詳陳所犯之狀某人受賄某舉有情陛下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然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自然憲典克明邪慝不作懲一沮百理之善經何必貸其姦贓不加辨詰私其公議不出主名使無辜見

疑有罪獲縱枉直同貫人何賴焉聖旨又以官長舉人法非慈使令臣並自揀擇不可信任諸司者伏以宰輔常制不過數人人之所知固有限極必不能偏詣多士備閱群才若令悉命群官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為私薦勞明歟以暗投倘如議者之言所舉多有情故舉於君上且未絕私薦於宰臣安肯無詐失人之弊必又甚焉所以承前命官罕有不波私謁雖則束約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訪所親轉為所蔽非遠聖鑒明知今又將徇浮言專任宰臣除吏宰臣不偏詣識踵前須訪於人若訪於親朋則是求其私薦必不悔其覆車不易其前轍之失也若訪於朝列則是求其私薦必不如公舉之愈也二者利害惟陛下更詳擇焉恐不如委任長官謹束僚屬所束既少所求亦精得賢有鑒識之名失實當罰終之責人之常性莫不愛身況於臺省長官皆是久當朝選孰肯徇私妄舉以傷名取責著乎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

侍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比擇輔相多亦不出其中今之宰相則往日臺省長官也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臣也但是職名暫異固非行舉頻殊豈有為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臣之位則可擇千百具僚物議悠悠其惑斯甚聖人制事必度物宜無求備於一人無責人於不逮曾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所任愈崇故所擇愈少所試漸下故所舉漸輕進不失倫則杜絕徼求將務得人無易於此是故選自卑遠始升於朝者各委長吏任舉之則下無遺賢矣實于周行既任以事者於是宰臣序進之則朝無曠職矣才德兼茂歷試不踰者然後以事質於臣臣復以事質於舉主若便首伏則據罪抵刑如或有詞則付法閱實然舉者必課責精求廣在於各選所知長吏之薦擇是也考精在於按名責實宰臣之序進是也求不廣則下位罕進下位罕進則用常乏人用常乏人則懼曠庶職懼曠庶職則苟取備員是以考課之法不

嚴精也考課不精則能否無別能否無別則砥礪漸衰砥礪漸衰則職業不舉職業不舉則品格浸微是以賢能之功不克彰也皆失於不廣求人之道而務選士之精不思考課之行而望得人之美是以望得彌失務精益粗塞源浚流未見其可臣欲詳慮舊說伏慮聽覽為煩粗舉一端以明其理往者則天太后踐祚臨朝欲收人心尤務拔擢洪委任之意開汲引之門進用不疑求訪無倦非但人得薦士亦得自舉其才所薦必行所舉輒試其於選士之道豈不傷於容易哉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驟升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

施練覈之方遂使先進者漸益凋訛後來者不相接續施一令則謗沮互起用一人則瘡痏立成此乃失於選才太精制法不一之患也（德宇天資精忌用人太精東閣則天舉用之法傷易而得人陛下謹東之規太精而失士是知雖易於舉用而不易於苟容則所易者適足廣得人之資不為害也不精於法制而務精於選才則所精者適足梗進賢之途不為利也人之才行自昔罕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錄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捨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加以情有異同假使聖如伊周賢如楊墨求諸物議孰免譏嫌昔子貢問於孔子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蓋以小人君子意必相反其在小人之惡君子亦如君子之惡小人將察其情在審其聽聽君子則小人道廢聽小人則君子道消今陛下謹選宰臣必以為重於庶品精擇長吏必以為愈於末流及至宰臣獻規長吏薦士陛下則但納橫議不稽始謀是乃任以重者輕其事待以輕者重其事且又不辨所毀之虛實不校所議之短長人之多言何所不至是將使人無所措其手足豈獨選任之道失其端而已乎

貞元四年吏部奏艱難以來年月積久兩都士類散在遠方三庫勑甲又經失墜因此人多罔冒吏或詐欺分見官者謂之擘名承已死者謂之接脚乃至制勑皆被改張毀裂如此之色其類頗多所以選集加衆真偽混然謹具由歷狀樣乞委觀察使諸州府縣於界內應有出身以上令依樣通狀發到所司攢勘即姦偽必露冤抑可明貞元九年御史中丞韋正伯劾奏稱吏部貞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擬六十六人或有不到京銓試懸授官告又按選格銓狀自書試日書跡不同即驗放殿選違格文者皆不覆驗及降資不盡或與注官伏以承前選曹乖謬未有如此遂使衣冠以貧

待闕蒸濫以賂成名非陛下求才審官之意由是刑部尚書劉滋以前任吏部尚書及吏部侍郎杜黃裳皆坐削階

韓愈贈張童子序曰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揔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舉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揔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童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其大說錄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有終身不得與者焉

按如昌黎公之說則知唐選舉之法州府所升者試之禮部禮部所升者試之吏部其法截然且禮部所升之士其中吏部之選十不及一可謂難矣然觀御史韋正伯所劾奏正元七年冬京兆府踰濫解送之人已授官揔六十六人則似未經禮部者徑入吏部又會要稱太和元年中書門下奏凡未有出身未有官如有文學堪合於禮部應舉有出身有官方合於吏部赴科目選近年以來格文差互多有白身及散官并稱鄉貢者並赴科目選及注擬之時即妄論資次曾無格例有司不知所守則知唐中葉以後法度大段隳廢紊亂矣

德宗時宰相李吉甫定考遷之格諸州刺史四品以上皆五考（見考課門）楊於陵為吏部侍郎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齊抗當國罷之至是尚書鄭餘慶務疾乃循舊制於陵建言它官但第判能否不知限負有司計負為留遺之格事不相謀莫如勿置於是有詔三考官止較科目選至常調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簿相檢覆

吏不能爲姦

初吏部選才將親其人覆其吏事始取州縣按牘疑狀試其斷割而觀其能否此所以爲判也後日月浸久選人猥多案牘淺近不足爲難乃採經籍古義假設甲乙令其判斷既而來者益衆而通經正籍又不足以爲問乃徵辭書曲學隱伏之義問之唯懼人之能知也（張鷟有龍筋鳳髓判白學天事有甲乙判不識之字亦有判百餘篇）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銓選以身言書判擇人既以書爲藝故唐人無不工楷法以判爲貴故無不習熟而判語必駢儷今所傳龍筋鳳髓判及白樂天集甲乙判是也自朝廷至縣邑莫不皆然非讀書善文不可也宰臣每啓擬一事亦必偶數十語令鄰改勑語堂判猶存世俗喜道瑣細遺事參以滑稽目爲花判其實乃如此非若今人握筆據案只署一字亦可國初尚有唐銓體皃豐偉用以取人未爲至論

按唐取人之法禮部則試以文學故曰策曰大義曰詩賦吏部則試以政事故曰身曰言曰書曰判然吏部所試四者之中則判爲尤切蓋臨政治民此爲第一義必通曉事情諳練法律明辨是非發擿隱伏皆可以此覘之今主司之命題則取諸僻書曲學故所不知而出其所不備選人之試判則務爲駢四儷六引援必故事而組織皆浮詞然則所得者不過學問精通文章美麗之士耳蓋雖名之曰判而與禮部所試詩賦雜文無以異殊不切於從政而吏部所試爲賢疏矣

陵夷至于五代干戈侵尋士失素業於是所謂試判遂有一詞莫措傳寫定本或只書未詳亦可以應舉蓋判詞雖工亦本無益故及其末流上下皆以具文視之耳

文宗太和元年八月勑諸道諸軍諸使應奏判官并每年冬薦辟所奏判官除新開幕府據元額署外其向後奏請如是元關即云某職某人緣某事停奏某人替

某前使下臺省官合冬薦者除府使罷外既有薦用當且要籍不合使稱去職自今已後如帶職掌授臺省官兩考者不在冬薦限如其實有故罷免者亦須待授官周歲後狀許冬薦狀中具言罷免事故其他據品秩合冬薦者則依元勑

太和二年三月都省奏落下吏部三銓注今春旨甲內超資官洪師敏等六十七人勑都省所執是格銓司所引是例互相陳列頗似紛紜所貴清而能通亦猶識事以制今選已滿方此爭論選人可哀難更停滯其三銓已授官都省落下者並依舊注重與團奏仍限五日內畢其如官超一資半資以今授稍優者至後選日量事降折尚書侍郎注擬不一致令都省以此興詞鄭絪丁公著宜罰一季俸東銓所落人數校少揚歸復罰兩月俸其今年選格仍分明標出近例冀絕徼求時尚書左丞崔弘禮以吏部注擬多不守文選人中僥倖者衆紀按其事落下甲勑選人華惜已成之官經宰相喧訴故特降此勑

七年中書門下奏今後請京兆河南尹及天下刺史各於本府本道常選人中擇堪爲縣令司錄錄事參軍人具課績才能聞薦其諸州先申牒觀察使都加考覆申送吏部至選集日不要就選場更試書判吏部尚書侍郎引詣銓曹試時務狀一道訪以理民之術及自陳歷仕以來課績二條對其理識優長者以爲等第便以大縣注擬如刺史所舉併兩人得上下考者就加爵秩在任年考已深者優與進改其縣令錄事參軍得上下考兼陳狀者許非時放選如犯贓至一百貫已下者舉主量削階秩一百貫已上者移守僻遠小郡觀察使委中書門下奏聽進止所舉人中兩人善政一人犯贓亦得贖免其犯贓官永不齒錄從之

昭宗天祐元年勑應天下州府今錄並委吏部三銓注擬自四月十

一日以後中書並不除授或諸道薦奏量留即度可否施行
杜氏通典評曰按秦法唯農與戰始得入官漢有孝悌力田賢良方正之科乃時令徵辟而常歲郡國率二十萬口貢止一人約計當時推薦天下纔過百數則考精審擇必獲器能自茲厥後轉益煩廣我開元天寶之中一歲貢舉凡有數千而門資武功藝術胥吏衆名雜目百户千途入爲仕者又不可勝紀比於漢代且增數十百倍安得不重設吏職多置等級逐立選限以抑之乎常情進趨共慕榮達井高自下由遇陟遐固宜聚歷方至何暇淹留著績奏課考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秩斯叙奬委斯重酬獎亦崇今之部符三百五十郡縣差降復爲八九邑卿即官出宰縣邑便宜從事闊略其文無所可否責以成効寄之俊乂不得有之事之利病不得專之八使十連舉動咨禀地里禮薄勢下任輕誠曰徒勞難階超擢容易而授理固然也始

後魏崔亮爲吏部尚書無問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時沉滯者皆稱其能親之失才實從亮始洎隋文帝素非學術鑒有天下不欲權分羅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衆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則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冏僚體國推誠代天理物之本意是故銓綜失叙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倫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歟爾後有司算賢之道先於文華辨論之方擇於書判靡然趨尚其流浸雜所以閥經號爲倒拔徵詞同乎射覆置循資之格立選數之制歷例示其定限平配絕其踰涯或糊名考覈或十銓分掌苟滌其末不澄其源則吏部專拠是作程之弊者文詞取士是審才之末者書判又文詞之末也凡爲國之本資乎人吐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乎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

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始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伏至令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舉有否臧論其殊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秩斯叙奬效甚速寔爲大政可不務乎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自唐末喪亂縉紳之家或以告勅鬻於族姻逃亂昭穆至有舅叔拜甥姪者選人僞濫者衆郭崇韜欲革其弊請令銓司精加考覈時南郊行事官十二百人注官者纔數十人塗毀告身者十之九選人或號泣道路或餓死逆旅

明宗天成二年制選人或因遞遞地千戈私門事故遂至過格今後如過格卜年外不在赴集之限又據長定格選人中有隱憂者殿五選伏以人倫之貴孝道爲先既有負於尊親定不公於州縣有傷風化須峻條章今後諸色官負內有隱憂冒榮者勘責不虛終身不齒其入仕告勅並付所司焚毀

三年勅北京及河北諸道攝官內有莊宗御署及朕署便與據正官資敘其僞朝授官勘驗不虛亦同告身例處分與元以兩曾授僞蜀辭命勅到後一周年爲限各於本罷任處投狀分析申奏點勘出限不敘理

中書奏吏部流外銓諸色選人試判兩節並不優劣等第與官資其業文者任徵引古今不業文者但據事理判斷可否不當罪在有司吏部南曹關今年及第進士內三禮劉瑩等五人所試判語皆同勘狀稱曉通試期偶拾得判草寫淨實不知判語不合一般者勅貢院權科考詳所業南曹試判激勸效官劉瑩等既不攻文只合直書其事宣得相傳業草侮瀆公場及至定期覆果聞自懼私歸宜令所司落下放罪許再赴舉

其年十月勅訪聞每年及第舉人牒試吏部關試判題雖有判語全無祇見各書未詳仍或正身不至如斯乖謬須議去除此後關送舉人委南曹官吏唯格考試如是進士并經舉及第人曾親筆硯其判語即須綴撦文章辨明治道如是委無文章許直書其事不得祇書未詳如開試時正身不到又無請假文書却牒貢院申奏停落

按唐以試判入仕五奉因之然以此三條觀之其爲文具可知也有如流外銓必胥吏之徒非以文學進身者則所對不責其引徵古今但援事理判斷誠是也至於及第進士而乃一詞莫措傳寫定本雷同欺誑至煩國家立法明開曾親筆硯委無文章兩途以處之則烏取其爲進十平況正身多不至則所謂試者不過上下相與爲欺耳可無試也

長興二年勅舉選之際倒是艱辛曾因兵火之餘多無勅甲不有詳廷之路永爲退棄之人其失墜告身者先取本人狀當授官之日何人判銓與何人同官上任與何人交代仍勘歷任處州縣如實則別取命官三人保明施行

周世宗顯德元年初令翰林學士兩省官舉令錄除官之日署舉者姓名若貪穢敗官連坐

宋朝之制凡入仕有貢舉奏蔭攝署流外從軍五等吏部銓唯注擬州縣官舊幕職皆使府辟召國朝但吏曹擬授京諸司六品以下官皆無選中書特授周朝每藩郡有闕或遣朝官權知太祖始削外權牧伯之闕止令文臣權莅其後內外皆非本官之職但以差遣爲資歷京朝官則審官院主之使臣則三班院主之少卿監以上刺史副率內職中書樞密院主之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常參官并翰林學士內有常佐藩郡及歷州縣官者各保舉堪充幕職令錄一人不必以親爲避但條析具實以聞當於除授制書署其舉主它日有所犯不如舉狀連坐之

知制誥高錫奏請許人許告盜舉所告不實者罪之得實者白身授以官有官者優擢非仕宦者賞緡錢從之

四令詔自前藩鎮多奏初官人爲堂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又詔陶穀等於見任前任幕職州縣官中舉堪爲藩郡通判者一人如缺舉量事連坐

又詔自今諸州吏民不得即詣京師舉留節度觀察防禦團練等使刺史知州通判幕職州縣等官若實以治行尤異闕欲借留或請立碑頌德者許於本處陳述以俟報　真宗咸平時復詔禁之

乾德二年詔翰林學士等四十二人各舉才堪通判者各一人又詔吏部南曹以人才可副升擢者送中書門下引驗以聞上慮銓擬止憑資歷或英才沉於下僚故也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員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十一月又詔近以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及慮若吏民政欲著吏能雷同遏棄良可惜也宜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

聞任僞署者不在此限

五年先時令諸州印發春季選人文解自千里至五千里外分定日限爲五等各發離本處及京百司文解並以正月十五日前到省餘季准此若州縣違限及解狀內少欠事件不依程式本判官錄事參軍本曹官罰直殿選諸州員闕並仰申闕解除以木夾重封題號逐季入遞合格日四時奏年滿俟勑下準格取本司文解赴集流外銓據狀申奏依四時取解參選至是國家取荆益交廣闕土既廣吏員多闕是以歲常放選選人南曹投狀判成送銓銓司依次注授其後選部闕官即特詔免解非時赴集謂之放選習以爲常取解季集之制有名而無實矣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選人試判三道考爲三等二道全通一道稍次而文翰俱優爲上一道全通二道稍次而文翰堪爲中三道全次而文翰紕繆爲下判上者職事官加一階州縣官超一資判中依資判下入同類黃衣人降一資至是詔增爲四等以三道全次文翰無取者爲中下依舊格判下之制以三道全不通而文翰紕繆者爲下殿一選

六年令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府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驛召引對授以知縣之任

八年詔自今應臨軒所選官吏並送中書門下考其履歷審取進止時上選用庶僚不專委有司皆引對觀其辭貌既非得舉徒啓倖門將塞亦何恡於寵章近者諸處奏薦多涉親黨既非得舉徒啓倖門將塞準敕宜行告諭自今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史並不得擅舉之充部

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

端拱三年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官一人爲轉運使是日詔曰國家詳求幹事之吏外分主計之司雖曰轉輸得兼按察總覽郡國職任尤重物情舒慘靡由之尚慮徵功罔當責實交相繩檢於理攸宜自今轉運使九釐革庶務平反獄訟漕運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令諸州成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詔三司三館職事官已升雁者不在論薦其有廣討外任未爲朝廷所知者方得奏舉

四年令內外官所保舉人有變節踰濫者舉主自首原其罪

上勵精求治聽政之暇因索兩省兩制清望官名籍問朝士有德望者悉令舉官仍令自今中外官所舉之人並須析其爵里及歷任殿最以聞不得有隱所舉責實無驗者罪之如舉狀者有實與

真宗咸平二年秘書郎陳彭年請復舉官自代之制詔秘書直學士

馮拯陳堯叟詳之拯等上言竊詳往制常參官及節度觀察防禦使刺史少尹畿赤令幷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於四方館上表謝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闕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今緣官品制度沿革不同伏請令兩省御史臺官尚書省六品以上諸司四品以上授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在外者授訖三日內具表附驛以聞詔可

景德元年詔內外群官所保舉人亦有中道變遷但或不令言上必恐負累滋多宜令比類並許陳首當懲責其人特免連坐　四年又令舉官所舉差遣本人在所舉任內犯贓即用連坐之制其改它任犯贓元舉主更不連坐

大中祥符二年詔幕職州縣官初任者或未熟吏道群官勿得薦舉三年四月詔自今每年終翰林學士以下常參官並同舉外任京朝官三班使臣幕職州縣官各一人明言治行堪何任使或自已諸委或衆共推稱至時令閤門御史臺計會催促如年終無舉官狀即具奏聞當行責罰如十二月內差出亦須舉官後方得入辭諸司使副承制崇班曾任西北邊川廣鈐轄親民者亦同此例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結罪奏舉部內官屬不限人數明年在任勢績如無人可舉及顯有踰濫者亦須指述不得顧避以次年二月二十五日以前到京如有違限委都進奏院具名以聞當依不申考帳例科罪三司使副即結罪舉奏在京掌事京朝官使臣仍令中書置籍先列被舉人名銜次列歷任功過及舉主姓名薦舉度數一本留中書二本常以五月一日進內次年籍內仍計向來功過及薦舉度數使臣即樞密院置籍兩省尚書省御史臺官凡出使廻並須採訪所至及經歷鄰近郡官治迹善惡以聞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官知州通判到闕各具前任部內官治迹能否如鄰近及經由州縣訪聞群官善惡亦許同奏先於閤門投進後方得入見或朝廷要人任使及有不治州縣難了公事並於上件籍內選擇過犯數少舉任及詔續數多并資歷相當者差委仍於宣勅內盡到舉主姓名或能一任幹集耶特與遷轉苟不集事本犯雖不去官亦移閑慢僻遠廳內外群臣併舉及三人幹事者仰中書樞密院具名取旨當議甄奬如併舉三人不集事坐罪不至去官亦仰奏裁當行責降或得失相參亦與折當天禧三年吏部銓言本司令錄稍多員闕甚少請權借審官院京朝官知縣闕注擬一任詔審官院以五千戶以下縣借之

仁宗天聖六年詔審刑院舉常參官在京刑法司者爲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刑部詳覆法直官皆舉幕職州縣曉法令者爲之自請試律者須五考有舉者乃聽試律三道疏二道又斷中小獄案二道通者爲中格

時舉官擢人不常其制國子監閤講官嘗詔諸路轉運使舉經義通明者或欲不次用人又嘗詔近臣舉常參官歷通判無贓罪而才任繁劇者己之親及執政近屬毋得舉欲官諸邊要亦嘗詔鄧度使至閤門使知州軍銓轄諸司使舉欲官諸邊任者或令三司使下至天章閣待制舉奏之邊有警又或詔諸路轉運使副朝官舉所部官才任將帥者三路知州通判縣令皆詔近臣舉廉幹吏選任之毋拘資格至于文行之士錢穀之才刑名之學各因時所尚而薦焉而守選者更郊赦減與赴調後立法所舉未遷而罪贓暴露者免劾自天聖後進者頗多物議患其冗始戒近臣非受詔毋輒舉官又下詔風厲毋以薦舉爲阿私其任用已至部使者毋得復薦失舉而已擢用聽自言不實弗爲負

又詔磨勘遷京官者增四考爲六考增舉者四人爲五人犯私罪又加一考舉者雖多無本道使者亦爲不應格議者以身言書判爲無益乃罷之而試判者亦各文具因循無所去取

御史王端以爲法用舉者兩人得爲令無過讀遷職事官知縣

又無過譴遂得改京官乃是用舉者兩人保其三任也朝廷初無參
五考察之法偶幸無過輒信而遷之是以祿祿之人皆得自進因仍
弗章其數將深乃定令被薦為令任內復有舉者始得遷否則如常
選無輒升補時增設禁限常參官已授外任毋得奏舉京官見任知
州通判升朝官兵馬都監者及在京負外郎嘗任知
通判諸司副使以上及在京負外郎嘗任兵馬都
歲舉數文臣待制至侍御史武臣自觀察使至諸司副使舉吏各有
等數毋得輒過而被舉者須有本部監司長吏按察官乃得磨勘睦
州團練推官柳三變到官未踰月而知州呂蔚薦之侍御史知雜鄭
勸言蔚未覩善狀而薦之善狀蓋私之也乃限到官一考方得薦又詔選
人六考改官而嘗犯私罪者加一考知雜御史糾察使以上歲舉京
官不得過二人其常參官毋得復舉自是舉官之數省矣
又命監司以所部州多少劇易之差為舉令數非本部細較舉其

後又增舉主至三員蓋官冗之弊浸極故保薦之法大抵初略而
後詳也
仁宗朝尤以選人遷京官為重雖有司引對法當與帝亦省察其當
否乃可之
蘇軾策別曰國家取人有制策有進士有明經有諸科有任子有
府史雜流凡此者雖衆無害此其終身進退之決在乎召見改官
之日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今之議不過曰多其資考而
責之以舉官之數且彼有勉強而已資考既足而舉官之數亦以
及格則將執文墨以取必於我雖千百為輩莫敢不盡與臣切以
為今之患正在於任文太過是以為一定之制使天下可以歲月
必得甚可惜也方今之便莫若使史六考以上皆得以名聞于吏
部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舉官之衆寡而次第其名然後使一二
大臣雜治之參之以其材器之優劣而定其等歲終而奏之以詔

天子廢置慶天下之吏每歲以物故罪免者幾人而增其數以所
奏之等補之及數而止使其爭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而無有
一定之制則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將自奮厲磨淬以求聞
于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獎者將不勞而自去然而議者必曰
法不一定而以才之優劣為差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臣以
為不然夫法者本以存其大綱而其出入變化固將付之於人昔
者唐有天下舉進士者群至於有司之門唐之制惟有司之信也
是故有司得以按驗天下之賢俊而習知其為人至一日之試則
同已不取也唐之得人於斯為盛今以名聞於吏部者每歲不過
數十百人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參考其才雖有失者蓋以寡矣
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天下之人必不可信則夫一定之制臣亦
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
又曰夫天下之吏不可以人人而知也故使長吏舉之又恐其舉

之以私而不得其人也故使長吏任之他日有敗事則以連坐其
過惡重者其罰均且夫人之難知自堯舜病之矣今日為善而明
日為惡猶不可保況於十數年之後其幼者已壯其壯者已老而
猶執其一時之言使同被其罪不已過乎天下之人仕而未得志
也莫不勉強為善以求舉惟其既已改官而無憂是故蕩然無所
不至方其在州縣之中長吏親見其廢讀勤幹之節則其勢不可
以不舉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故曰今之法責人以其所不
能者謂此也一縣之長察一縣之屬一郡之長察一郡之屬職司
考其屬郡者也比三者其屬無幾耳其貪其廉其寬猛其能與
不能不可謂不知也今且有人牧牛羊借而不知其肥瘠是可復
以為牧人歟夫為長而屬之不知則此固可以罷免而無足惜者
今其為官有罪而其長不即以聞他日有以告者則其長不過為
失察而去官者又以不坐失察天下之微罪也職司察其屬郡

郡縣各察其屬此非人之所不能而罰之甚輕亦可怪也今之世所以重發贓吏者何也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詘廉以求舉舉者皆王公貴人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以身任之居官莫不愛其同類等衷之人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連坐者常六七人甚者至十餘人此如盜賊質劾良民以求苟免耳爲法之獎至於如此亦可變矣如臣之策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之罪均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終不能遍知終身之廉官而後舉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而督察之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又何必以舉官焉難之

石林葉氏曰祖宗時監司郡守爲部吏初無定員有其人則薦之故人皆謹重不肯輕舉改官人每成遂至數倍事有欲革獎而反以爲獎固不得不謹其初治平中費直講爲中司嘗以爲言朝廷終莫能改蓋人情沿習既久雖使復舊亦不可爲也

英宗時御史中丞賈黯又言今京朝官至卿監凡二千八百餘員可謂多矣而吏部奏舉磨勘選人未引見者至二百五十餘人臣不敢遠引前載且以先朝事較之方天聖中法尚簡選人以四考改官而諸路使者薦部吏數未有限而在京磨勘又常參官當任知州通判者雖非部吏皆得薦時磨勘改官者歲才數十人後資考頗增而知州薦吏視屬邑多少裁定其數又常參官不許薦士其條約比天聖漸繁而改官者固已衆矣然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限監司奏舉之數其法益密而磨勘待次者已不減六七十人皇祐及今纔十年耳而假多至千三倍向也法踈而其數省今也法密而其數增此何故哉正在薦吏者歲限定員務充數而已如一郡之守歲許薦五人而歲終不滿其數則人人以爲遺己當舉者避謗畏譏欲止不敢此薦者所以多而真才實蘭未免遺於無能也謂宜明詔天下使有人則薦不必滿所限之數天子納其言下詔中勑焉

明年詔中外臣僚歲得舉京官者視元數以三分率之一分舉職官有舉者三人任滿選如法所以分減舉者數省京官也是歲判吏部流內銓蔡抗言奏舉京官人尚多度二年引對乃可畢計每歲所舉無慮千九百員被舉者既多則磨勘者愈衆且今天下員多闕少率三人而待一闕若不稍改後將除吏念艱臣愚以爲可罷知雜御史觀察使以上歲得舉官法從之自是舉官之數殆省矣

治平三年命宰執舉館職各五人先是上謂中書曰水潦爲災言事者云咎在不能進賢何也歐陽脩曰近年進賢路狹往時入館有三路今寒其二矣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因產遣例除一路也往年進士五人以上皆得試第一人及第有不十年即至輔相者今第一人兩任方得試而第二人以下不復試是高科路塞矣惟有時大臣薦舉即召試今只令上簿俟缺人乃試是薦舉路塞矣惟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勞老病之人此臣所謂薦舉路狹也上納之故有是命韓琦曾公亮趙槩等舉蔡延慶以下凡二十人皆令召試宰臣以人多難之上曰既委公等舉之苟賢豈患多也先召試蔡延慶等十人餘須後時

石林葉氏曰閣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崇文院其實無別舍但各以庫藏書列於廊廡間兩直館直院謂之館職以它官兼者謂之貼職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爲秘書監建秘閣於中自監少至正字列爲職事官罷直閣直院之名而書庫仍在獨以直秘閣爲貼職之首皆不試而除蓋時以爲恩數而已

治平四年陳汝義試學士院中等除集賢校理御史吳中言比擇十

人先試館職而汝義亦預漸至冗濫兼詩賦非所以經國治民請用兩制鴻儒仍罷試詩賦代之以策詔兩制詳議其年試胡宗愈鄭伸用詩賦縣寧元年罷試詩賦而更以策論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論試于學士院皆除館職後比年有試者蘇軾陳瞻李清臣劉摯王欽臣等皆以試除四年太常丞許將以所業獻召試為集賢校理五年呂公弼薦王安禮材堪大用召對擢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辭乃以為崇文院校書曾布常舉御潤甫可備經筵館職詔取潤甫應制舊制凡設試以待命士而入之銓注者自蔭補銓試之外有進士律試律經義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縣官吏制以後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是銓試之

按是時進士選人之守選者亦皆試而後放然特詳於蔭補之人先試館職而汝義亦預漸至冗濫兼詩賦非所以經國治民請用兩制鴻儒仍罷試詩賦代之以策詔兩制詳議其年試胡宗愈鄭伸用詩賦縣寧元年罷試詩賦而更以策論二年王介等五人始以策論試于學士院皆除館職後比年有試者蘇軾陳瞻李清臣劉摯王欽臣等皆以試除四年太常丞許將以所業獻召試為集賢校理五年呂公弼薦王安禮材堪大用召對擢旨欲峻用之其兄安石辭乃以為崇文院校書曾布常舉御潤甫可備經筵館職詔取潤甫應制舊制凡設試以待命士而入之銓注者自蔭補銓試之外有進士律試律經義詩已仕而無勞績舉薦及無免試恩皆試判縣官吏制以後增試經義中選者皆得隨銓擬注是銓試之

選舉考 廿八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蹉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數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陰阻計杭臺鬱鬱其間一事整手常至終身論奏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僥奪已甚則拙者迫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得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

審官輕重失倫矣況司牧之任千里休戚所係非它官比而廟堂一不之問則所謂中書所總已多者其事豈有重於進賢退不肖者乎

三年置審官西院舊制文臣京朝官審官院主之武臣內殿崇班至諸司使樞密院主之供奉以下三班院主之至是詔曰樞輔之任重矣不當親有司之事其以審官為東院別置兩院專領閤門祇候以上諸司使磨勘常程差遣

又詔川陝福建廣南七路之官罷任迎送勞苦其令轉運司立格就注免其赴選著為令後增湖南為八路

帝以舊舉官往往緣求請得之多且濫欲革去奏舉而槩以公法乃詔內外舉官法皆罷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

五年詔堂選堂占悉罷吏部始立定選官格其法各隨所任職事以入作功狀立格以待擬注

權開封府推官蘇軾上言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蹉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名則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淪為數使天下常調舉生妄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陰阻計杭臺鬱鬱其間一事整手常至終身論奏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與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僥奪已甚則拙者迫溢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歲朴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以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得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

利已振監司之体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首而賜還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奏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按罷諸司之薦舉付銓選於吏部此熙寧所立之法蓋所以示至公而絶倖門也今東坡公所言乃如此豈此法特所以行守常安分之人而阿諛時指附會新法如所謂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餘輩則初不在此限乎

哲宗元祐時司諫蘇轍言祖宗舊法凡任子年及二十五方許出官自餘進士諸科初命及已任而應守選者非建恩不得放選先朝惠官吏不習律令欲請之讀法乃減任子出官年數除去守選之法祭令試法通者隨得注官自是天下爭誦律令於事不爲無補然人人習法則試無不中故蔭補者例減五年而選人無復選限吏部貪多

闕少闊今已用元祐四年夏秋闕官冗至此亦極矣宜追復祖宗守選舊法而選滿之日兼行先朝試法之科此亦今日之便也

蔭補入學隸業一年不犯上二等罰方許就銓試（許見學門）

御史上官均言定差不便有七諸路赴選中試乃差八路隨意即射不均一也諸路吏選有待試有需次率及七年方成一任略計八路就注若及七年已吏三任矣不均二也八路雖坐怠停罷隨許射注而吏選無怠犯人既須試法又待次大率四年方再得祿況八路待次又許權攝祿無虛日不均四也八路士人得特奏名者免試就注家便年高力憊不復望進往往營私廢職其弊五也仕八路久知識既多士人就射本路不無親故請囑其弊六也八路監司地遠而專便使漫滅功過名次人亦不敢爭校故有力者多得優便而孤寒滯卻其弊七也定差本意止因省逐進奏費然事極弊生八路闕常不足今立法互奏迭用而運司定差猶占其半是半均

（舉知州以上資序）五曰經術精通可備講讀科（有官人皆可舉）

備顧問科（有官無官人皆可舉）七曰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同上）八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科（舉有官人）九曰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科（舉有官人）十曰練習法令能斷請讞科（同上）應戚事官自尚書至給舍諫議寄祿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須得於十科中舉三人（非諫官御史二人於十科內一人兼舉二人）其狀云臣切見某人有何行能（正須指陳實事）（有得舉主不得過舉）臣今得舉堪充某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謂舉行義狀與同而名數之類）及犯入己贓臣甘伏朝典不詞候奏狀到日付中書省置簿抄錄舉主及所舉官姓名別置合舉官臣僚簿歲終不舉及人數不足按劾施行或遇在京及外方有事須合差官體量相度點檢磨勘剗刷催促推勘定奪則委執政親檢逐簿各隨所舉之科選差合試管勾上件事務若能辦集即別置簿記其勞績遇本科職任有闕（謂如理選數舉官有闕即例行指揮通考科舉事條有闕所用資格正科之類）則委執政

親撿逐簿選名實相稱或舉主多有勞績之人補充仍於本人除官
勅告前盡開坐舉主姓名於後或不如所舉其舉主從貢舉非其人
律科罪犯正入已贓舉主減三等科罪若因受賕徇私而舉之罪名
重者自從重法期在必行不可寬宥雖見爲執政官朝廷所不可輕
者亦須降官示罰所貴人人重謹所舉得人
光又言朝廷執政只八九人若非交舊無以知其行能不惟涉徇私
之嫌兼所取至狹豈足以盡天下之賢才若採訪毀譽則愛憎增毀
情僞萬端與其聽游談之言曷若使之結罪保舉故臣奏設十科以
舉士其中一科公正聰明可備監司誠知請屬挾私所不能無但有
不如所舉者嚴加譴責無所寬宥則今後自然謹擇不敢妄舉矣詔
皆從之
詔大臣奏舉館職並如制召試除授其朝廷特除不用此令

先是右正言劉安世言祖宗之待館職也儲之英俊之地以飭其
名節觀以古今之書而開益其聰明稽優其廩禄責以吏事所以
滋長德器養成其名卿賢相也自近歲以來其選寖輕或緣世賞
或以軍功或副衆欲之能或徇權貴之薦未嘗較試遂復貼職多
開悻門恐非祖宗德意望明詔執政詳求文學行誼審其果可長
育然後召試非試毋得輒命庶名器重而賢能進至是乃降詔命
而言未盡行安世復奏祖宗時入館鮮不由試惟其望實素著治
狀顯白或累持使節或移鎮大藩欲示優恩方令貼職今既過聽
臣言追復舊制又有所謂朝廷特除不在此限則是不問人材高
下資歷深淺但非奏舉皆可直除名爲要張奚源尚在顧倣故事
資序及轉運使方可以特命除授庶幾優俾重館職之選
二年殿中侍御史呂陶言郡守提封千里生聚萬衆所係休戚而不
終能否一以資格用之凡再爲半刺有薦者三人則得之矣不公不
明十君而居三四是天下之民半失其養請令內外從臣咸舉可爲

守臣者各三人略資序而採公言庶其可以擇才庶民也詔內外待
制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再歷通判資序堪任知州者一人籍于吏部
遇三路及一州而四縣者其序守臣有闕先差本資序人次奏籍以
及所薦者八月殿中侍御史韓川言近委太中大夫以上歲舉守臣
而薦所不及雖課入優等皆未預選此倚薦以爲信也然太中大夫
以上率在京師唯馳騖請求因緣宛轉者常多得之迹遠地寒雖歷
郡久治狀著課入上考偶以無薦則反在過判下不許入三路及四
縣州且州以縣之多少而分簡劇亦爲未盡蓋繁簡在事不在縣固
有縣多事不繁亦有縣少事不簡者願參以考績之實著爲通令仍
不以縣之多少而爲簡劇詔吏部立法以聞已而歲舉積多吏部無
閑以授四年遂罷太中大夫以上歲舉法唯奉詔乃舉焉
紹聖元年吏部侍郎彭汝礪乞稍責吏部甄別能否凡京朝官才能
事効苟有可錄尚書監部郎官銓擇而以名聞三省分三年考察之高
則引對次即試用下者還之本選若資歷舉薦應入高而才行不副
許奏而降其等凡皆略許出法而加陞紐歲各毋過三人
徽宗政和六年臣僚言知縣縣令元百七十餘闕無願注者命吏部
措置已而吏部取在選應入者隨其資序自上而下不以願否徑自
差注如硬差法遂有貴戶福建而強注四川者明年上知其遠難赴
特許便鄉差注路雖遠毋過三十驛已注者聽改注
重和元年臣僚言八路定差歲久奏多嘗寃其原在付非其人而又
舉職不專也且四選之在吏部尚書侍郎專總其事而八路則委之
轉運既以軍儲吏祿供饋支移爲已責而差注視爲末務乃赴之主
管文字官其人又以稽考簿書檢勘行移爲先而不復寃心差注乃
付之士寮率吏胥擬定而僉廳特視成書判而已幾何而不廢法哉
比年以來賄賂公行隨其厚薄爲注闕之高下甚者曰某闕供給厚
遺我一季之得則可差矣其地主租優歸我一料之資則以汝往矣

苟賤不廉之士亦增賦以市而取償於至官之後間有剛正而無賂者則定差之讀脫漏言詞隱落即目輕其上部必致退却待其參會重上已半歲所矣士大夫以身在八路勢須畏忌若必投訴是訴所治監司也以是闕多而不調者衆宜督察典領之官歲終取吏部退難有無多寡爲之課而賞罰之可以公擬注而絕吏賄從之仍立爲法

陞改擬任之法　選人用以進資改秩京朝官用以陞任舊悉有制自熙寧後又從而損益之故舉甘限員而歲又分舉制益詳矣　先時選人應改官必對便殿舊制五日一引不過二人其後待次者多至有踰二年乃得引帝閔其留滯至元豐四年乃詔每甲引四人以便之　二年定十六路提點刑獄歲舉京官縣令額京東西河東路京官七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成都府梓州江南東西路京官五人職官三人縣令四人建利州荆湖南北廣南東西路京官四人職官三人縣令二人夔州路京官三人職官二人縣令二人

六年詔察訪官舉京官職官縣令者河東兩浙十二人餘路十人陞改不限數　選人任中都官者舊未有薦舉法至是詔其屬有選人六員者歲得舉三員　又定提舉市易司歲舉京官五員

元祐元年歲舉陞陟始立額如舉改官及職令之數　復通判舉法詔歲舉京官縣令舉員既足又併改官舉員求之詔歷歲以百人爲額

紹聖元年右司諫朱勃言選人初受任雖有能者法未得舉爲京官而有挾權善請求者職官縣令舉之改官又言選人改官任通及三考而資序已入幕職令録方許舉之改官又言選人歲限百人而元祐變法三人爲甲月三引見積累至今待次者亡慮二百八十餘人以數而計歷二年三季始得畢見請酌元豐令增損之詔依元豐五日而引一甲甲以三人歲毋過一百四十人俟待次不及百人別奏定

大觀四年裁減國學長貳歲舉改官而立之數大司成十五員祭酒司業各八員

政和三年尚書省修立改官格承直郎至登仕郎六考將仕郎七考有改官舉主而職司居其一即與磨勘如因坐公私愆犯各隨輕重加考或舉官有差從之

七年臣僚言官冗吏員增多本因入流日衆熙寧郊禮文武奏補總六百一十一員元豐六年選人磨勘改京朝官總一百三十有五員近考之吏部政和六年郊恩奏補約一千四百六十有畸選人改官約三百七十有畸其來既廣吏員益衆欲節其來惟嚴守磨勘舊法不可苟循妄予而已且今之磨勘有局務減考第者有川遠減舉官者有用酬賞比類者有因大人特舉者有託因事到闕而不用滿任者有約法違礙許先次而改者凡皆棄法用例法不能束而例日益繁苟不裁之將又倍蓰於今而未可計也請詔三省若吏部舊有正法自當如故餘皆毋得用例詔惟川廣水土惡弱之地許減舉如制餘悉用元豐法從事其崇寧四年之制勿行

尚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吏部時四選散亡名籍莫考始下諸道州府軍監條具屬吏寓官之爵里年甲出身歷任功過舉主到罷月日編而籍之

詔京畿京東西河北河東士夫在部注授雖銓未中而年及者皆聽注官二年詔京官赴行在者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頒及直舊以三年爲任者令權以二年爲任兵休仍舊以赴調者萃東南選法留滯故也

四年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守法不立自京朝用事有詣堂及吏部剛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住闕密獻以自効爲

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閣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紹興元年詔館職選人到任及一年通理四考並自陳改官選人改官舊無定數紹興後多不過九十人少或至五十人（紹興二十年八十八人二十五年六十人十年七十四人三十一年五十人）十二年遂至一百十三人孝宗患之隆興元年四月詔以百員為額乾道三年七月又通四川為百二十員七年十月有司請不限員奏可時虞丞相當國也淳熙初上以官冗稍嚴陞改之令於是六年引見改官不及七十員而捕盜在焉周洪道為吏部尚書七年二月因請以七十員為額是年四月又增八十員職事官并引見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換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在八十員額之外自是歲改京官者僅百員今遂為永制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京官點率中取以為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歲舉京官數濫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奏呂時兼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戶部右曹司官）歲減舉員三之一諸路監司減四之一擅部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政歲減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判官補發者不理為職司奏可慶元元年十一月復詔判官補發副狀理為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用姚察院僉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後詔以六郡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學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益累聖優賢之意

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祭官省郎已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餘關并寺監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其部將廵尉指使以並歸部注從之

三年右僕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勑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自渡江後文籍散佚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乃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旨揮詳定而成此書

五年詔自今注擬並選擇非老疾及不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時建議者云州縣親民莫如縣令今率限以資格雖貪懦之人一或應格則大官大職得以自擇請詔監司郡守條上劇邑遴選清平廉察之人如前日預十科之目者為之

二十二年右諫議大夫林大鼐上言曰中興之初恩或非泛人得倖有以從軍而改秩者有以捕盜而改秩者有以登對而改秩者今則朝廷無事謹惜名器改秩無他惟有薦舉一路而貪躁者速化廉靜者陸沉欲取考第員數增減以便之增一仕者減一員十考者用四十二考者用二十五考者用二十員職事官并引見改官六十五人四川換給一十五人特旨改官不與十三年三月又詔職事官改官在八十員額之外自是歲改京官者僅百員今遂為永制奏舉京官祖宗時無定數有其人則舉之太平興國後諸州通判亦得舉京官點率中取以為提舉常平官員數元祐中嘗暫復之至紹聖又罷淳熙六年九月上以歲舉京官數濫命給舍臺諫議之王仲行奏呂時兼給事中乃請六曹寺監（戶部右曹司官）歲減舉員三之一諸路監司減四之一擅部國子監長貳減三之二前執政歲減二員諸州無縣者歲止一員歲終不除運副而判官補發者不理為職司奏可慶元元年十一月復詔判官補發副狀理為職司又詔職司狀不得用二紙用姚察院僉奏也在京選人舊無外路監司薦舉渡江後詔以六郡長貳作職司乾道七年九月罷之惟館學官通理四考不用舉主改官益累聖優賢之意

二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部注士人失職宜倣祖宗故事外自監司郡守及舊格堂除通判內自祭官省郎已上館職書局編修官外餘關并寺監丞法寺官六院等武臣自準備將領正副將已上其

欲酌每歲改官之員減其分數以待無舉削者則當被舉之人必有
失職淹滯之嘆此不可二也京官易得馴至郎位任子之恩愈不可
減非所以救末流之弊此不可三也夫祖宗之法非有大害未易輕
議今一旦取二百年成法而易之此不可四也臣以為如故便滋議
遂寢三十一年詔初官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方聽受監司郡守
京削之薦

三十二年吏部侍郎凌景夏言國家設銓選以聽群吏之治其掌於
七司者在令甲則所守者法也今陞降於胥吏之手有所謂例焉長
貳有遷改郎曹有替移來者不可以後知去者不能以盡告索例而
不獲雖有強明健敏之才不復致議引例而不當雖有至公盡理之
事不復可伸貨賂公行姦弊滋甚嘗觀漢之公府則有辭訟比以類
相從使不良吏不得生因緣尚書則有決事比以省請謁之弊比之
為言猶今之例臣謂今吏部七司亦宜許置例冊凡換給之期限戰

功之定處去失之保任書填之審實奏薦之限隔酬賞之用否允經
申請或白堂或取旨者每一事已命郎官以次擬定而長貳書之於
冊永以為例每半歲則上于尚書省仍關御史臺而詳焉如是則巧
吏無所施而銓敘平允矣先是劉珙為吏部貢外郎有才智善摘捡
姦獘一日命汎中旨張幕設案置令式其中使選集者得出入編閱
與吏辯吏愕眙不能對時談翁然稱之

孝宗隆興元年詔選人歷十二考已上無贓私罪與減舉主一員
用開人滋之言也舊舉主須員足乃以其牘上若舉主物故或罷
免則不計故有得薦牘十餘而不克磨勘者淳熙中始有逐旋放
散之令人皆便之

乾道二年令科舉前一歲量留司戶部架閣等如係朝官以上須曾歷知縣一任
進士

詔見任在京監當六部架閣等如係朝官以上須曾歷知縣一任

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選舉考

辟舉

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大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公侯伯之大夫再命子男之大夫一命其士以下皆不命皆國君專之漢初王侯國百官皆如漢朝唯丞相命於天子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及景帝懲吳楚之亂殺其制度罷御史大夫以下官至武帝又詔九王佞吏職秩二千石者不得擅補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代因而不革

漢初掾吏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爲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爲百石云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俊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數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并

正舉者

建武二年衛颯辟大司徒府舉能案劇除侍御史

安帝元初六年詔三府選擧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禄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蹏選舉補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

明加考察朝廷稱善 楊秉亦言所徵皆特拜不試爲非

翟酺爲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

道術以高第者補之醜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有先用乃紿懿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書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因對之涕泣懿憂懼發病不試由是醜對第一拜尚書

擢東漢用人多以試取之諸科之中孝廉賢良有道皆有試遷官則如博士如尚書皆先試至於辟舉徵召無不試者李固楊秉所言皆以試爲是特拜爲非然所試率文墨小技閒未足以知其賢否也況如翟酺者以市井權謫之術冒取高第又足爲賢乎

孝靈帝時司徒楊賜太尉亘焉皆坐辟召禁錮黨人免

徐氏曰按公府之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爲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詞章而辟司徒橋玄府周舉博學洽聞爲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

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爲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爲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爲百石

按魯恭傳恭再在公位選辟高第至列卿郡守者數十人而其耆舊大姓或不蒙舉至有怨望者恭聞之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諸生不有鄉舉者卒終無所言蓋東漢時選舉辟召皆可以入仕以鄉舉里選補吏而進者選舉也以高才重名蹈節而辟召爲榮云

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仕寶以恩禮請文爲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輕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云云於是穉季不敢犯法寶爲京兆三歲京師稱之任延爲會稽都尉具有龍丘萇者隱居太末王莽時四輔三公連辟不就採史白延請召之延曰龍丘先生躬德履義都尉掃洒其門猶懼辱爲召之不可遣功曹奉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曹祭酒

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姦邪黠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預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鄙舞文悖理之胥吏大率皆本土人也然則豈三互之法可行之於僚掾而獨不行之於胥吏可施之於有行止之人命官而獨不可施之於無

藉在之惡少乎

魏王凌爲青州刺史青七初定凌言王基爲別駕後名爲秘書郎凌後請還境之司徒王朗辟基凌不遣朗書勑州曰九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侯伯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秘閣之吏所希聞也凌猶不遣凌流稱青土亦由基叶和之輔也

劉廙備禮署田疇爲從事令其奉表行在既而廙爲公孫瓚所殺疇至哭于廙墓北歸率宗族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徵辟皆不就

曹爽辟王沈及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遂不就古人之於所爲主也有君臣之義焉故難則死之羊叔子之賢蓋知曹爽之不足以死故也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貲官分占州郡下及鄉官

多降中旨故有勑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于朝廷

隋文帝時牛弘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弘問於劉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何也炫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其所事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是吏部銓介之績皆屬考功所以繁也

唐制二品三品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守五品以下勑授六品以下旨授其視品及流外官皆判補之（判補即辟舉之類）

開元以後天下兵興多故官濫而銓法益壞沈既濟上疏極言之欲請五品以上及群司長官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聽州府辟用則銓擇之任委於四方結奏之成歸於二部必先擇牧守然後授其權高者先署而後聞卑者聽版而不命牧守將帥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工部得察而舉之（有違舉謬選十條詳見舉官門）

既濟選舉雜議五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秦失不如今已之有倫也荅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書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六或曰頃年嘗見川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獘甚矣今州郡召辟則其獘亦爾奈何荅曰國家職貢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未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邦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謝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本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携妻孥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間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陸贄秉政請令臺閣長官各自舉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舉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奏上奏言其非便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陸贄奏士門見）

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並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望仕版則難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既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辟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胤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栢耆杜悰之於辛謚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廣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偶儻桀驁之士其不諧尤繩於科目受羈縻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宋太祖皇帝建隆四年詔自前藩鎮多表奏初官人爲掌書記頗越資序自今歷兩任有文學者方得奏舉

開寶四年詔自今諸州不得以攝官視事其闕員處即時以聞當委有司除注

繼又詔委有司按其歷任經三攝無曠敗者具以名聞詔見職官門

太宗雍熙四年詔今後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並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闕員即時具奏

神宗熙寧間內外小職任長吏舊得奏舉者悉罷一歸吏部以爲選法所授才與職多不相當遂又即選闕取其不可專以法注者仍許辟置然亦罕矣至要司劇任或創有興建長吏欲得其所親信者與相協濟則往往特命許之於是辟置亦不能全廢也時開封府許自辟其府曹官自餘如東西審官三班流內銓主簿陝西湖城鎮等監官發運轉運司管幹文字及掌機宜文字元豐中三司在京倉庫御廚店宅務提舉熙河等路弓箭手營田蕃部司幹當公事及差使使臣并川路買茶起綱場監官之類並許自辟不從吏部注擬

哲宗元祐元年監察御史上官均言廣南攝官九兩經餘發攝簿尉一任無過遂得正授若重加舉數亦可少節其濫

徽宗大觀二年詔祖宗銷革五代辟置自一命以上非王命不除自今諸路毋得直牒差官及以待闕得替官權

政和六年吏部侍郎韓梓奏言三年患官久闕則乏事嘗詔見官若當終更已及三月或創闕及非次闕而經三季無辟牘來上則不俟長吏奏報吏部徑自用闕有明命矣今奏舉闕如防河捕盜摧鹽三路沿邊掌兵欲俟所委舉官自列無人乃從吏部用闕從之

赦文舉其所知古之道也比臣僚妄請盡罷舉辟意謂遵奉元豐而不知元豐一時之命尋已復舊蓋事有繁簡人有能否若不令長吏薦舉天下之人才之衆朝廷何由盡知必致滯才廢事

宣和七年臣僚言左部右選員闕多無闕可受而法須急網運差使者所差不得過一二百人額差不足至於借差至再三而又不足遂借及大使臣每被差訟訴紛擊爭欲求免此其弊在於干求辟舉莫肯參選固有連三任自初官以至陞朝足未嘗攝吏部門故在部者多遭役使今欲須用部闕足一任乃許就辟自後部授外辟常令相間苟不如式受辟與辟之者皆坐罪詔議立法

高宗建炎初兵革方殷詔河北招撫使河東經制使及安撫等使皆得辟置將佐官屬行在五軍并御營司將領亦辟大小使臣於是負才略武勇者或以贊勞從戎或以布衣授官入幕不可勝數而諸道郡縣自戎馬侵軼盜賊殘破之餘官吏解散諸司誘人填闕皆先領職而後奏給付身於是江浙州郡守將皆假軍興之名擬易官屬占使窠闕又有罪籍未該敘復守選未合參部者競趨焉朝論患之乃下吏部盡令改正使歸部依格注擬除陝西五路兩河兩淮京東等路經略安撫司屬官聽舉辟餘路皆罷諸道巡檢縣尉刑獄官闕許提刑司具名奏辟

年臣僚上言靖康以來土宇未復宦涂之所睚眦者江浙閩廣數路而已朝廷既侵用吏部闕員而提領安撫司又奏辟其親舊貴游子弟稍有黨援則足不至銓部輒得便地占善闕凌躐超越無復資格長奔競之風寒俊之路臣謂大郡守倅及軍旅之事或須擇人任使者自從朝廷除授其餘員闕與諸司辟舉一皆付之銓曹使有司以法授之如郡縣守倅經兵燹吏部榜闕無願就者即許權行辟舉從之

起居郎朱震言方今經營荊楚控制上流遠方之民理宜綏撫如聞峽州四縣多用軍功或胥吏補知縣攝吏補監務民被其害願取各州官闕委安撫奏辟從之

紹興二年呂頤浩以左僕射都督諸軍請辟參謀官以下文武七十七人戶部尚書李彌大秘書少監傅崧卿預焉而李彌大言於上曰東晉王導卧安爲都督未嘗誰朝廷今邊圉幸無他頤浩不宜輕動

且臣爲天子侍從非願浩可辟請於諸軍悉置軍正如漢朝故以察官郎爲之陛下必欲道臣請與慈鄉別爲一司專伺其過失以聞彊大遂改命呂願浩又言督府屬官不限員數徒以開請謁靡祿廣請以準備差遣辟文資以準備差使辟武資臣各以十五人爲限詔可十月議者言比年帥守監司辟官攘奪部注朝廷不能奪銓曹不能違又名畀以添差不釐務之闕上自監司倅貳以下至掾屬給使一郡之中兵官八九員一務之中監當六七員較祖宗朝殆三四倍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祿生民安得不重困乎請勑有司裁省其闕不得已則以宮觀之祿畀之奏可自今已就辟差理資任者毋得援倣闕以妨下次

三年勑不曾經吏部注授參選及雖有請受曆之類而別無省部千照文字人明勑諸路監司郡守並不許奏辟差遣

六年詔諸道宣撫司屬官許本司奏辟內京官以二年爲任願留再

任者取旨自兵興所辟官有更十年不退者故條約焉

考課

虞五載一巡守群后四朝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

周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冢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會大計也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之

漢法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歲終奏事京師殿最

地節四年詔令郡國歲上繫囚及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吏不以爲意胶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侵真僞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黃龍元年詔曰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吏不以爲意胶將何任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侵真僞毋相亂

元帝時京房言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相御史課殿最聞

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北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

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

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上乃以房

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考功法治郡考自請願無爲刺史得除用它郡人自第吏千石已下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考去月餘爲顯等所譖下獄坐死

按考課之法漢行之久矣今考始以是爲言而帝善之則其所陳必有異乎人者史文不詳無以訂其得失但既曰考課則必黜幽陟明立爲一定之法使人皆可行又必上下之間体統相維而後可以舉行今考欲使其弟子二人爲刺史而已居中通籍爲其奏事以防壅塞及其爲太守則又請無爲刺史則是以考課之法爲其一家之學而它人皆不能行且已欲自課第吏千石以下而不欲刺史課已則体統隨矣此所以來譖賊之口而殺其身也

蕭育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言

永光元年詔丞相御史舉質朴淳厚謙遜有行者光祿歲以此科第即從官　又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而大鴻臚卿野王行能第一

東漢之制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即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徒掌人民事九四方民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司空掌水土事九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

李忠爲舟陽守墾田增多三公考課爲天下第一　賈琮爲交阯刺史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以上太異者各一人與計偕及不政理者亦以聞

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按驗然後黜退光武時用明察不獲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任至於有所效奏便加退免覆案不閑三府罪讁不蒙澄察陛下以使者爲腹心使者以從事爲耳目是謂尚書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爲能兼以私情容長增愛故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非所以經盛衰貽後王也

魏明帝時以士人毀稱是非混雜難辨遂令散騎常侍劉邵作都官考課之法七十二條考覈百官其畧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効然後寘舉或辟公府爲親人長吏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秩而加賜爵至于公卿及內職大臣率考之事下三府是時大議考課之制散騎黃門侍郎杜恕以爲用不盡其人雖文具無益上疏曰書稱明試以功三考黜陟帝王之盛制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閔七聖而課試之要未立臣試以爲其法可粗依其詳雖備舉故也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在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責伊呂之輔矣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爲掇京房之本旨可謂明考課之要王於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理臣以爲未盡善也古

之三公坐而論道內職大臣幼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明一体相資而成也後考課竟不行

晉武帝泰始初務崇理本詔河南尹杜預爲黜陟之課其略曰臣聞上古之政因循自然廬己委誠而信順之道應神感心通而天下之理得其後敎漸散彰美顯惡設官分職以須賢祿弘宣六典以詳考察然猶倚明哲之輔建忠貞之可使名不得越功而獨美功不得後名而獨隱皆疇咨博訪數納以言及至末代不得紀遠而求於密做疑諸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僞法令滋彰巧飾彌多昔漢之刺史亦歲終奏事不制笇課而清濁粗舉魏氏考課即京房之遺意其文可謂至密然由於累細故歷代不能通也宜若申唐堯之舊典去密就簡則簡而易從也今科舉優劣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言優者一人爲上第劣者一

入爲下第因計階以名聞如此六載主者總集核按其六歲與優舉者超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今考課之品所對不均誠有難易若以難取優以易而否主者固難准量輕重微加降殺不足復曲以法書也

後魏孝文帝太和中詔曰三載考績自古通經三考黜陟以彰能否今若待三考然後黜陟可黜者不足爲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是以朕令當曹考其優劣爲三等六品以上尚書重問五品以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中者守其本任時否臧必舉賞罰大行其論賞者猶錫車馬冕服以申褒勸後帝臨朝堂頒謂録尚書兼廷尉鄉廣陵王羽曰凡考績上下二等可爲三品中等但爲一品所以然者上下是黜陟之科故雅縁褒之美惡中等守本事大通帝又謂尚書等曰鄉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進一賢退一不

肖此二事罪之大者謂羽曰汝居極端之任在職以來功勤之績不聞於朝何當之音類干朕聽今出汝録尚書等宜知之羽等出汝録尚書廷尉但居特進太保自一年之後任官如初宣武帝時太尉侍中高陽王雍上表曰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官本非虛置或以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黍苴高選以勤以能進之朝伍或征官外戍遠使絶域催督浦騷察檢州鎮皆是散官以充劇使乃於考陟排問閥伍檢散官之人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閑以多課頗以少上垂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復舉正始之格況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況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以況前六年升一階檢無愆愆犯倍年成級以此推之明以況代考也徐州刺史薛賢爽又論曰方今帝令厥任非輕及考課悉以六載爲程既而限滿代還

復經六年而叙是則歲周十二始得一階於東西兩省文武閑職公府散佐無事冗官或數旬方應一直或弦朔止於曾朝及其考日更得四年爲限是則一紀之內便登三級彼以實勞處任而遷貴之路至難此以散位虛名而升陟之方甚易何內外之相懸令厚薄之如是

孝明帝延昌二年又將大考百寮散騎常侍領三公郎中崔鴻以考令於体例不通乃建議曰竊惟王者爲官求才使人以器黜陟幽明拂清激濁故績效能官才必稱位者朝升入進年歲數遷豈拘一階半級間以同寮等位者哉二漢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須此人人稱其職或超勝轉陟數歲而至公卿故能時收多士之稱國號豐賢之美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成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有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儒學如王鄭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爲常流所舉遐昔亦抑爲一縣不曾甄別琴瑟不調改而更張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時才從

虞書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古帝王考課之法董仲舒言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爲轉佐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留亂賢不肖渾看未得其真此後世年勞之法二法雖相似而其意實相反考課是以日月驗其職業之修廢年勞是以日月計其實格之深淺後世之所謂考課者皆當陟或反以賓淺而抑之不肖者當黜或反以年深而升之故考課之法行則庸愚叟之年勞之法行則庸愚便之崔鴻所言即崔亮所行也（割奏立限年勞之非見舉官門）

宋文帝元嘉時守宰以六期爲斷及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遇又乃

以三年爲斷謂之小滿

唐考功之法凡百司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之官叙以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愼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十七最一曰獻可替否拾遺補闕爲近侍之最二曰銓衡人物擢盡才良爲選司之最三曰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爲考校之最四曰禮制儀式動合經典爲禮官之最五曰音律克諧不失節奏爲樂官之最六曰決斷不滯與奪合理爲判事之最七曰部統有方警守無失爲宿衛之最八曰兵士調習戎裝充備爲督領之最九曰推鞫得情處斷平允爲法官之最十曰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爲校正之最十一曰承旨數奏吐納明敏爲宣納之最十二曰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爲學官之最十三曰賞罰嚴明攻戰必勝爲軍將之最十四曰禮義興行肅清所部爲政教之最十五曰詳錄典正詞理兼舉爲文史之最十六曰訪察精審彈舉必當爲糾正之最

十七曰明於勘覆稽失無隱爲句檢之最十八曰職事修理供承彊濟爲監掌之最十九曰功課皆充丁匠無怨爲役使之最二十曰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爲屯官之最二十一曰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爲倉庫之最二十二曰推步盈虛究理精審爲曆官之最二十三曰占候醫卜效驗多著爲方術之最二十四曰檢察有方行旅無壅爲關津之最二十五曰市廛弗擾姦濫不行爲市司之最二十六曰牧養肥碩蕃息孳多爲牧官之最二十七曰邊境清肅城隍修理爲鎮防之最一最四善爲上上一最三善爲上中一最二善爲上下無最而有二善爲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爲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爲中下愛憎任情處斷毋理爲下上背公向私職務廢闕爲下中居官詭詐貪濁有狀爲下下凡定考皆習於尚書省唱第然後奏親王及中書門下京官三品以上都督刺史都護都度觀察使則奏功過狀以聽考行之上下每歲尚書省諸司具州牧刺史縣令殊功異行災蝗祥瑞

户口賦役增減盜賊多少皆上於考司監領之官以能撫養役使者爲功有耗士者以十分爲率一分爲一殿博士助教計講授多少爲差朝勤朔參以行能功過爲三等親勤朔參備身東宮親勤朔參備身王府執仗親事執乘親事及親勤朔參主帥校尉直長品子雜任飛騎皆上中下考有二上第者加階番考別爲簿以侍郎領掌之流外官以行能功過爲四等清謹勤公爲上執事無私爲中不勤其職爲下貪濁有狀爲下下凡考中上以上每進一等加祿一季中中守本祿中下以下每退一等奪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中上考復進一階上下考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下覆二中下上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第有下下考者解任九制勑不便有執奏者進其考貞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外官考給事中中書舍人各一人注之號監中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判外官考其後屢責監考校考知考使故事考簿朱書吏錄爲蠡咸通十四年始以墨

又制若於善最之外別有可加尚及罪雖成殺而情狀可矜或不成殺而情狀可責者省校之日皆聽考官臨事量定

高祖武德二年上親閱郡臣考績以李綱孫伏伽爲上第

太宗貞觀三年尚書右僕射房玄齡侍中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追按勘問王珪不伏舉按上付侯君集推問秘書監魏徵奏稱必不可推鞫且玄齡王珪國家重臣俱以忠直任使其所考者既多或一人兩人不當終非有阿私若即推鞫此事便不可信任何以堪當重委假令錯謬有實未足虧損國家窮鞫若虛失委大臣之体且萬紀比來恒在考堂豈無垂違足得論正當時鑒見切無陳說身不得考方始糾彈徒發在上瞋怒非是誠心爲國無益於上者有損於下所惜傷於理体不敢有所阿爲遂釋不問

六年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臣竊見流內九品以上令有等第而自

比年入多者不過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下考者臣謂今設九等正考當今之官必不施之於異代也縱朝廷實無好人猶應於在見之內比較其尤善者以為上第豈容皇朝之士遂無堪上下之考者朝廷獨知疵一惡人可以懲惡不知褒一善人足以勸善臣謂宜每年選天下政術尤最者一二人為上其次為上中次為中上其次為中下則中人已上可以自勸

高宗時滕王元嬰為全州刺史頗縱驕逸動作無度帝戒之且曰朕以王骨肉至親不能致於理今書王下下考以媿王心

司刑太常伯盧承慶曾考內外官有一人督運遭風失米承慶考之曰監運損粮考中下其人容色自若無言而退承慶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其人既無喜色亦無媿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上上

致堂胡氏曰考士者當較其平素今以一時容止而進退之厚貌深情者得以蒙矣然觀承慶判注之語則知古者考課之法有所毀譽而得之者以為榮祿此亦山公啓事之餘俗也後世課最負犯立為定目依式而書於吏文無謀則善矣其人有異績美行無由察錄而貪賊蠹害幸免按舉者即以無過著于官簿賢否混亂功罪同區未之有改也豈非激揚之閎政乎

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縣官佐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遷即遷除不論課考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親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口流散百姓凋弊職為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吏吏知遷之不遠又不盡其能偷安苟且脂韋而已又古之為吏者長子孫舍氏庾氏即其後也臣請都督刺史上佐兩

但請停祿即同鄉事請假不滿百日停務不至解免事須却上其考並合不破若有停務逾年不可更請祿料兼與成考從之

開元二年御製郭子儀李光弼苗晉卿李輔國考辭

代宗寶慶元年吏部奏州縣官三考一替却人不到請校四考後停

二年考功奏請立京外按察京察連御史臺分察使外察連諸道觀察使各訪察官吏善惡其功過稍大事當奏者使司案成便奏每年九月三十日以前具狀報考功其功過雖小理堪懲勸者案成即報考功至校考日參事跡以為殿最

德宗貞元元年以刑部尚書關播吏部侍郎班宏為校內外官考使十年考功奏準諸司皆據功過論其考第自至德後至今三十年來一例申中上考今請覆其能否以定升降從之又言準考課令三品已上及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考並奏取裁親王及大都督亦同伏詳

此文則職位崇重考績褒貶不在有司皆合上奏今緣諸州刺史大都督府長史及上中下都督都護等有帶節度觀察使者方鎮既崇名稱當異每歲考績亦請奏裁其非節度觀察等州府長官有帶臺省官者請不在此限

憲宗元和二年中書門下奏今年正月赦文上言國家故事於中書置具員簿以存內外庶官爰自近年因循遂廢清源正本莫急於斯今請京常參官五品以上前資見任起元和二年量定考數置具員簿應諸州刺史次赤府少尹次赤令諸陵令五府司馬及東宮官除左右庶子王府官四品已下並請五考臺官先定月數今請侍御史滿十三月殿中侍御史滿十八月監察御史依前二十五箇月與轉三省官並三考外餘官並四考外其文武官四品以下並五考商量與改尚書省四品已上餘文武官三品已上緣品秩已崇不可限以此例須有進改乖臨時奏聽進止其權知官須至兩考然與正授未

經正授不得用權知官資改轉其中緣官闕要人及緣事須有移者即不在常格敘遷之限諸道及諸使副使行軍司馬判官參謀掌書記支使推官巡官等有勑充職掌帶檢校五品以上官及臺省官三考與改轉餘官四考與改轉

李渤為考功員外郎歲終當考校自宰相而下升黜之名第其考以聞宰相段文昌等為下考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考課令取歲中善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以上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舊事為褒貶違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

十四年考功奏今後應注考狀但直言其色行能其色異政或樹勞效或推斷糾舉便書善惡不得更有虛美閒言注考並不得失於褒貶如違擾所失輕重准令降書考官考文堆勑御史臺分察及諸道觀察使訪察官吏善惡功過具狀報考功近日都不見牒報今後諸

司不申報若州府本判官便與下考從之

穆宗太中五年吏部奏刺史縣令如賦稅畢集判斷不滯戶口無逃散田畝守常額差科均平廨宇修飾館驛如法道路開通之類皆是尋常職分不合計課自今後但云所勾當常行公事並無敗闕唯職分垂缺及開田招戶辦獄雪冤及新制置之事則任錄其由申上亦須簡要不得繁多又近年以來刺史皆自錄課績申省矜衒者則張皇其事諫退者則緘默不言今後其處內刺史請並委本道觀察使定其考第然後錄申本州不得自錄課績申省又州府申官人雖得寃獄書殊考者其元推官人多不懲殿或云書考日當書下考至時又不提舉請自今以後書辨獄官人殊考日便須書元推官下考如元推官自以為屈任經廉使及臺省陳論其官人先有殿犯官長斷云至書考日與下考者如至時不舉其本判官當書下考其所申到下考省司校其所犯如與令式相符便校定申奏至勑下後並須各

牒州府又近日諸州府所申奏錄課績至兩考三考以後皆重具從前功課申省以冀褒升省司或檢勘不精便有僥倖今後不得更具從前功績申上又近申諸州府所申考解皆不指言善最或漫稱考秩或廣說門資既乖令文實為繁獘今後如有此色並請准令降其考第又從前以來應得考之人並給考牒以為憑據近年考事容易給牒不一或一人考牒數趁請給或數年之後方始來請自今以後按考勑下後其得殊考及上考人省司便據人數一時與修寫考牒請准吏部告身及禮部奏閱牒每人各出錢收贖其得殊考者出一千文上考者出五百文其錢便充寫考牒紙筆雜用以前件事條等或出於令文或附以近勑酌情揣事不至乖張謹並條例進上奏勑依

周世宗顯德五年尚書考功奏奉新勑起今年正月一日後授官並以三周年為限閏月不在其內者當司所書校內外六品以下赴選

官員考第今後以一周年校成一考如欠日不計限滿三周年校成三考如考滿後未有替人在任更一周年與成第四考欠日不在計限兼逐年月日自上以來課績功過第二考須具經考後課績不得重疊計功其未考須是具得替年月日比類升降自今年正月一日以前授官到任者准格例三十箇月書校三考今年正月一日後來授官到任者准新勑三周年為月限每一周年書校一考閏月不在其內所有諸道州府校考申發考帳及當司校奏各依前後格勑施行

按周以前皆以三十月為三考至是始令三周年云

宋太祖皇帝建隆二年舊制文武常參官各以曹務閑劇為月限考滿即遷上謂宰相非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濬等以治市征有羨詔並增秩因罷歲月敘遷之制非有勞者未嘗進秩矣

止齋陳氏曰太祖置審官院考課中外職事受代京朝官引對

考以上改太常博士（今奉議郎）自仁宗始以考第改官者猥多遂詔用帥守通判監司保舉以成改百員為額元豐稍錯改官之額改觀察判官以上改奉議郎無出身人改通直郎掌書記改通直郎

先是令文州縣官撫育有方戶口增益者各準見戶十分加一分剌史縣令各進考若戶口耗者準增戶法減一分降考一等主司因循倒不進考唯按視欺失不以輕重便書下考至是有司上言請以咸損戶口一分科內係欠一分以上並降考一等如以公事瞞遺有制殿罰者亦降一等又置縣尉頒捕賊條給以三限限各二十日三限內獲等第議賞三限不獲者尉頒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令四罰皆賤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鬬而能盡獲者賜緋陞擢

六年詔諸州縣官今後罷任具治所廨舍倉庫有無壞隳及所增修者為籍受代則書於考課之文其損壞不完者殿一選完葺建置而

不煩民力者減一選
九考第之法內外選人周一歲爲一考欠日不得成考三考夫滿更
周一歲書爲第四考已書之績不得重計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先是諸州掾曹及縣令簿尉皆戶部南曹給印
紙曆子俾州郡長吏書其績用褒過秩滿有司詳視差其殿最詔有
司申明其諸州有別給公據者罷之繼又詔申明有司批書凡滿書
一事者毀一選三事降一資又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違者書考
之官議罪
端拱三年以戶部侍郎王沔度支副使謝泌秘書丞王仲華同磨勘
京朝官功過吏部侍郎張宏戶部副使高象先膳部員外郎范正辭
同磨勘幕職州縣官樞密院都承旨趙鎔李著左贊善大夫穆修式
同磨勘三班自是考績之司各有條制矣
四年磨勘京朝官之司曰審官院幕職官縣官曰考課院詔翰林學

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事九京朝官考較功過
以定任使之升降皆其職也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蘇易簡龔部
員外郎知制誥王旦等同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
及歷任有私累者考課院主之
按考課之任唐則隸之吏部事以考功郎中主之宋興之初
祖宗特重其事故不但委之曰存而特命清望之官同任其
事如三年之命主沔謝泌之流是也至是年始立審官院考
課院於是專有司存然所命同知院事者亦皆名流貴官爲
之比唐制爲重矣
真宗咸平四年舊制每郊祀推恩百僚多獲序進諫官孫何等請罷
之至是詔郊祀禮行慶成止加勳階爵邑而命審官院考掄朝官殿
最引對遷秩京朝官磨勘始此
景德元年令諸路轉運使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爲三等公勤廉幹惠
又民者爲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公績者爲次畏懦貪狠者爲下
四年初令見任京朝官及三年方得磨勘遷官後令京朝官在外任
滿三年當考課考者附驛上狀
仁宗天聖時詔自今兩地臣僚非有勳德善狀不得非時進秩非次罷免
者毋以轉官帶職爲例兩省以上舊法四年一遷官今具履歷聽旨
京朝官磨勘年限有私罪及歷任嘗有罪先以情重輕及勤績與舉
者數奏聽旨
慶曆三年從輔臣范仲淹等所奏定磨勘保任之法自朝官至郎中
少卿須清望官五人保任始得遷其後御史劉元瑜以爲過長奔競
非所以養士廉耻乃罷之
八年詔近臣言時政闕失學士張方平言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
磨勘年歲不爲升遷次序有才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便見超擢
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未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
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
得進自祥符之後朝廷之議益稽寬大故令自監當入知縣知縣
入通判通判入知州皆以兩任爲限又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
先朝行之人始知恩未見有獎及今歲年深久習以爲常皆謂本
分合得無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
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勅擢官保任者即與轉遷如無勞績又
不因保任者更增展年考其保任之法不當一例應須選擇清望
有才識之人即命舉之如此則是委執政之臣舉清望官委清望
官舉親民官官有闕員隨員數令舉又只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

意也

至和元年以賞贖判流內銓時承平曰久百官職業皆有常處度樂於因循而銓衡徒文書備具而已熙始欲以風義整救其獎益州推官李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舉者甚多應格當遷方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委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熙謂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亦有人子之愛於其親乎使澤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充初以入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歲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熙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尚存唐制考課之法殿屬皇祐中黃亞夫佐一府三州幕其集所載考詞十四篇薦司理者曰治許獄歲再周矣論其罪奏市者五十四流若徙三百十有四杖百

八十六皆得其情無有冤隱不伸非才也其孰能其考可書中舞陽尉者曰舞陽大約地廣他盜往往棄窠於其間居一歲為竊與強者九十一前件官捕得之其亡者一而已矣非才焉固不能可書中法曹劉昭遠者曰法者禮之防也其用之以當人情為得刻者為之則拘而少恩前件官以通經麼進士始報於此若老於為法者每抱具獄必傳之經義然後處故無一不當其情其考可書中他皆類此不知其制廢於何時今但付之士案吏揣定式書於印紙比者又令郡守定縣令臧否高下不知所從出若使稍復舊貫似為得宜雖未必人人盡公得實然思過半矣

嘉祐二年詔文武官舊皆陳乞磨勘有傷廉節裁自今歲滿令審官三班院舉行之

同知諫院司馬光言自古得賢之盛莫若唐虞之際然稷降播種益主山林垂為共工龍作納言契敷五教皐陶明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皆各守一官終身不易苟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能盡善也今以群臣之材固非八人之比乃使之遍居八人之官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以易去如此而望職事而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非特如是而已設有勤恪之臣悉心致力以治其職群廷或以衆言而罰之則勤恪者無不解体矣姦邪之臣衒奇以譁衆養交以希譽居官未久聲聞四達蓄慝積獘以遺後人當是之時朝廷或以衆言而賞之則姦邪者無不爭進矣所以然者其失在於國家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矣

英宗治平三年考課院言知磁州李田再考在劣等降監潍州鹽酒稅務坐考劣降等自田始

考績之制特無審定殿最格法自發運使以下之至於知州皆歸考課院專以監司所第等級為後至考監司則總其殿別吏部能否以採訪才行合二事為課然書中等與所高下　神宗即位凡職皆有課凡課皆貴實監司所上守臣狀不占等者最等降資而白狀優異者增秩賜金帛以勸書奏勵之若監司以上則命御史中丞侍御史考校

又詔立考課縣令之法以斷獄平允賦入不擾均役止盜勸課農桑脈恤飢窮導修水利戶籍增虧整治簿書為最而參用德義廉謹公平勤恪為善參考縣令治行分定上中下等至其能否尤殊絕者別立優劣二等成上其狀以詔賞罰其入優劣者賞罰尤峻

繼又令一路長吏無甚臧否不須別為優劣二等止因上中下三等陞別以聞隨內外官職司以考覈而中書皆置之籍每歲竟或有除授則稽差殿最取其尤甚者而進絀之

元豐三年詔御史臺察察官以所糾劾官司稽違失職事多寡爲殿最中書置簿以時書之任滿取旨升黜已而中書上所修法以朝廷用其言斷罰人方爲糾劾帝批曰或上簿亦可

高宗紹興二年臣僚言守令有四善四最考課之法雖具載條格欲明詔監司守臣遵行詔令吏部申明行下

三年禮部員外郎舒清國言諸道郡縣頃罹兵燹請以戶部增否別立守令考課分爲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爲三置籍考校縣令課績知通考之知州課績監司考之考功會其已成較其優劣而賞罰焉從其議

六年王弗請令江淮官久任而課其功過上曰朕昔爲元帥時見州縣官言在官者以三年爲一任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爲去計今止以二年爲任雖有善治之心亦與暇矣可如所奏

中興之初題調之士多不樂就遠官吏員闕多兵休日仍舊又詔自今監司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申省

十四年司封郎中李澗言今知縣再任六考乃陞通判而衆與諸司屬官初無吏責及以四考關陞故人皆有所擇而不願就又因民事得罪之人雖微罪亦終身廢弃故人皆有所懼而不敢就請自今應理親民者並通及六考關陞而應緣民事之人自徙以上乃取旨

二十五年監察御史何溥言州縣之間貪吏爲虐監司不問郡守不詰甚失陛下委任之意臣請郡守不治而監司得以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疊諫得以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罪而又每歲校其所按之多寡以爲殿最之課從之

二十七年校書郎陳俊卿上言人之才性各有所長稷契皐陶垂益伯夷在唐虞之際各守一官至終身不易此數君子者使之更來迭去易地而居未必盡其能況其餘乎今也監司帥臣小州換大州東路易西路送迎擾擾內而朝廷百執事亦往往計日待遷視所居之

官有如傳舍臣嘗考太祖朝任魏丕掌作坊十年劉溫叟爲臺丞十有二年太宗朝劉蒙正掌內藏二十餘年此祖宗之良法也望令監司帥守有政術優異者或增秩賜金或特終秩而後遷使久於其職察其勤惰而陞黜之庶幾人安其分而萬事舉矣詔三省行之

孝宗隆興元年先時以思例減磨勘者率以四年爲一官有初官部數綱而徑轉朝郎者至是始著對用之今凡一年減年對一年實歷乃得

四年臣僚言有其事斯有其勞有其勞斯謂之考今有巧祠於私室受祿於公家秩終則計考書歷用以升改甚不稱陛下勸勤責實之意乃詔選人任滿祠並不理爲考

乾道三年廷臣上言我祖宗盛時有京朝官考課有幕職州縣官考課其後爲審官院爲考課院皆命中書或兩制臣僚校其能否以施賞罰百餘年如一日也獨熙寧中始罷之自此州縣之吏苟簡自恣

不復知有殿最雖有批書徒爲文具至若身爲侍從則并與批書俱亡矣尚何考焉今陛下勵精庶政綜核名實望遵故事應監司郡守朝覲日別給御前劄子如薦賢才爲幾人使各錄其正犯若爲治錢穀若爲理獄訟興某利除某害各爲條目使之繕奏新書能勉從事每考令當職官吏從實批書代還使藉手以見陛下然後詔執事精加考覈其風績有聞者優與增秩所治無狀者罰自無赦薄海內外風俗不變賢者放職而中下之才亦皆強於爲善上乃詔經筵官參照祖宗考課之法講而行之

廣西提刑張維考察本部守令以政平訟理爲臧以政不平訟不理爲否而臧否之中復有優劣凡臧之品有三臧之最臧之次臧之下否之品有二否之最否之次天子嘉其法須之諸道視以爲式令監司帥臣歲終各以其能否之實聞于朝其有貪墨庸懦庇而不發致

禁課論列者各有罰其冬禮部郎官胡元質論其法猶未盡上問其

故元質曰治效赫然職事廢弛臧否定矣其有治狀隱而未著無功過可書一切名之以否則何武之平平陽城之下下在今日皆可否也願令監司帥臣置籍臧否之無強名之上曰善

八年詔臧否分爲三等治效顯著爲臧貪刻庸繆爲否無功無過爲平令詳加考察明著事實如不公令御史臺彈奏

張拭胡銓又不理年勞上嘉其廉靜詔拭特遷兩官銓廣勘四官

光宗初言者謂臧否之法多由請託繆者帶收其入否平者俾俸其爲臧況觀其初而未安於政者先在所否待又而後見其過者預以爲臧臧否一定則臧者雖有疵而終不指否者雖有美而終不錄願詔各舉所知而罷其令

寧宗慶元三年右正言應武言祖宗以一郡之官總之太守諸郡之官總之監司而又以諸道之監司總之御史朝廷以殿最三等察監司監司以三科考郡守而下皆按劾之今郡守按劾其職而進退之今郡守[按劾之權]

[文獻通考卷四十一]

[一]

[之]

[軍皆]

[學國]

[之]

[異名也]

[之]

[學]

[也]

[之]

[者]

[使]

[馬]

[端]

[臨]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學校考]

[太學]

[鄱陽]

[馬]

[端]

[臨]

[文獻通考卷之三十九終]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

[學校考]

[太學]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虞者四代相變或上庠或東序或右學或左學或東膠或虞庠皆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東序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東序亦小學也在西郊王宮之西[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東序東膠亦大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東序亦小學也在西郊]周之學子西郊[周之學子西郊]上及庶人在官者養國老者庶老者爲大學養庶老者爲小學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類宮周學也庠之[爲言養也庇也庠所以養老也序之爲言射也射以觀德也瞽宗樂官也樂官之所宗主也瞽宗樂官學上樂舞之處也古者有道德者使教焉爲瞽宗]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

[文獻通考卷四十一]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周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燕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即成均也東膠即東序也瞽宗即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以其成其藝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斜德行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即祀先賢

於西學也祀先賢於西學則祭於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郎養國老於東膠也養國老於東膠即祀三老五更於大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則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江陵項氏松滋縣學記曰學制之可見於書者自五帝始其名曰成均說者曰以成性也然則有民斯可教有教斯可學自閭則既然矣有虞氏始即學以藏粢而命之曰庠又曰米廩則自其孝養之心發之也夏后氏以射造士如行蓋襲相之所言而命之曰序則以檢其行也商人以樂造士如夔與大司樂所言而命之曰學又曰瞽宗則以成其德也學之音則校校之義則教也蓋致於商人先王之所以教者備矣周人脩而兼用之內即近郊並建四學虞庠在其北夏序在其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而三學環之合之曰膠又曰辟雍如言其地辟雍之學也其外亦以四學之制參而行之凡侯國皆立當代之學而損其制曰泮宮凡鄉皆立庠序凡州皆立夏序凡黨皆立商校於是四代之學達於天下夫人而胥聞之故今百家所記參錯不同者無他皆即周制雜指而互言之也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辨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六藝禽獸草木八政飲食衣服宮室人民教事異別庶量教制

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率國之俊士與執事焉

鄉謂鄉大夫也

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如初禮中年考校而又不變則憩

鄉學也鄉謂鄉大夫也此庠謂鄉學也習禮以化之

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郊學也

郊謂遠郊之外

不變移之遂遠郊之外

如初禮不變

遂謂遠郊之外

不變移之鄙鄙界也

如初禮不變

鄙謂遠郊之外

不變移之縣縣在遠郊之外

如初禮不變

縣謂遠郊之外

不變移之遠郊之外

如初禮不變

遠郊之外

不變移之邦國邦國謂王畿之外

如初禮不變

邦國謂王畿之外

不變移之四海四海謂九州之外

如初禮不變

四海謂九州之外

不變然後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屏猶放也

命鄉簡不率教者至于四不變然後屏之小樂正簡國子之不帥教者先王以匹庶之家爲易治畜梁之性爲難化以其易治故鄉遂之所考常在三年大比之時以其難化故國子之出學常在九年大成之後三年而考故必在於四不變然後屏之九年大成而簡則雖二不變屏之可也古之學政其輕者有艱捷其重者不過屏斥而已若夫萬民之不服教其附于刑者歸于士

又曰秀於一鄉者謂之秀士中於所選謂之選士俊士以其德之敏也造士以其材之成也進士以其將進而用之也選士升於學而不征於司徒俊士亦謂之

通士讀學至於此材成德敏非可一名命之也傳曰十人曰選百人曰俊此論其大致然也古之六鄉其分職也未嘗不通其聯事也未嘗不分司徒掌邦教司馬掌邦政未嘗不分也有發則司徒教士以興甲升造士則司馬辨論官材未嘗不通也周官大司馬之屬司士曰以德詔爵此司馬辨論官材之謂也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師氏掌以媺詔王（媺音美）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教之使知中中禮出入之節）凡國之大游子弟學焉（教之使知中中禮出入之節）

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

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均調也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以調之李董仲舒云成均五帝之學）

樂祖祭於瞽宗（瞽宗殷學名於宮中）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秋頒學之時鄉大夫者子事類皆版籍也）

教國之子弟在鄉遂之後其教（鄉遂之諸子當沿聚事舞者使以習其藝而為合舞節奏其材藝而為合舞節奏了其事其曲折使應節奏）

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春秋之頒學合舞秋頒學合聲）

文王世子凡學（學教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師樂官之長）

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藏藏也合會義理而語說詩發其論論說書發其事事類也聲音也樂以和之禮以節之皆所以成德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大司馬辨論官材（辨其論官其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

凡仕者坐於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論說講習其義論說書發其事事類也）

大樂正授數學以二舞（二舞大夏大濩）

小學為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適子嫡子）

大學為天子諸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適子嫡子）

凡學春誦夏弦（誦以聲節之弦以聲節之）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秋頒學之時鄉大夫者子事類皆版籍也）

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為為其人）

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春入學合舞秋頒學合聲）

文王世子凡學（學教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大師樂官之長）

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安靜之時以學之四人皆學官之屬通職事職國子舞羽吹籥小胥正其位小舞即其人舞也周禮惟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有副貳之官）

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瞽宗殷學名上庠周學名）

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學以三者之藏藏也合會義理而語說詩發其論論說書發其事事類也聲音也樂以和之禮以節之皆所以成德也）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

則臣爲父則父爲子則子

程子曰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賈皆有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之學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優自此成德後之人自意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其古人必使四十而仕恐後志定只營衣食耶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

朱子太學章句序曰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

按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大戴禮保傅傳及白虎通之說

十三年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尚書大傳之說程朱二子從保傅白虎通　又按注云十五年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姓既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子於家也今以諸書所載及此注詳之則保傅及白虎通所言八歲入小學者乃天子世子之禮所謂小學則在師氏虎門之左大學則在王宮之東皆天子之學也尚書大傳所言十三年入小學乃公卿大夫元士適子之禮蓋公卿已下之子弟年方童幼未應便入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家塾直至十五方令入小學者乃天子之學所以十年出就外傅且學於私學所以世子八歲便入師氏所掌虎門小學而天子則別無

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曰辟廱以班政教者也所以明也天下而無是曰瞶矇無所見也公事也

朱子曰王制論學曰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爲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洋宮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雝說者以雝爲澤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今日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爲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雝之樂遂以辟雝亦爲樂名而曰古人以學教胄子則未知學以學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則是又以樂爲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雝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故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樂而諸侯不得立若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耳

東萊呂氏曰或疑是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雝學校之說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暨按勳入之彼蓋未嘗深考其與毫俊俱榮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御征行之皃獨無徃而不與毫俊俱榮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同學士之所常講也夫豈有二事哉

文王有聲鎬京辟雝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自思不服皇王烝哉

張氏曰靈臺辟雝文王之學也辟雝之在鎬京者武王之學也

辟雝至此始爲天子之學

江陵項氏玟江陵新學記曰古者周天子之居民也不但天子建宮三百六十以張備法而紀衆民視其中無一事無法者而諸侯之國自二十五家以上則有學焉學莫尚於斯矣方是時獨無建學之制則其吏士應文也無一民無養者而獨與衆士之廩則其士非爲養也而上下顧交趙之如裘葛飲食然則必有不可若禽者矣天子之學謂之辟雝班朝布令享帝右祖則

以為明堂同律候氣治曆考詳則以為靈臺諸儀之學謂之泮宮大師旅則將士會焉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士應書者（謂集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

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淳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交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訕焉然尊重之問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士應書者（謂集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

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淳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交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訕焉然尊重之問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士應書者（謂集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

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以淳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君無所遇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當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交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于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文侯好學陵遲以至於始皇天下

並爭於戰國儒術既訕焉然尊重之問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季世焚詩書坑儒士大獄訟則吏民期焉大祭祀則始祖享焉蓋其制皆於國之勝地被水築宮為一大有司國有大事則以禮屬百官群吏下民而講行之無事則國之耆老子弟游焉以論鼓鍾而修孝弟其地尊其禮大三百六十官皆不得治其事意者三公之老而致仕者掌之謂之鄉老二鄉而公一人則六鄉蓋三公矣故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公與老皆無職於六官學序庠塾皆無制於六典古之言道者固如是也嗚呼此意深矣

漢興高帝尚有干戈平定四海未遑庠序之事至武帝始興太學

徐氏曰按三輔黃圖太學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

董仲舒對策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士應書者（謂集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

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後武帝立學校之官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五年置博士弟子員（前此博士雖各以經授徒而無考察試用之法至是官始為置弟子員即武帝所謂興太學也）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名見後）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周室衰而關雎作（詩也）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強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世

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此即國所擇地由郡文學已下時月盡課而太常弟子上取備員以下缺補）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論郡國所有而遣至於（試謂試其義理）太常以聞（太常天子近臣掌以文學禮義為之佐其選擇不必正本也）一歲皆輒試（太常所論郡國所有而遣至於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掛牒百刻以知時節之職）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如淳曰郎中宿衛之臣故掌以特上選也）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非常比也）其不事學者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請謂太常之吏）治禮掌故（太史公曰掌故百石吏也）

文獻通考卷四十 十

布論下（計為學者開入仕之路故以重布詔之名曰與三代之所謂不同也）常故以文學補義為官屬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史民大行從為大鴻臚）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左內史掖為京兆尹右內史掖為左馮翊大行卒史掖為右扶風）百石通一藝以上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文學掌故補郡（文學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者也郡屬即郡大守卒史也）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備員（既補備員後善於此者以充選掌故請之）文學掌故（即故事於文學者掌故即博士弟子通一藝者也）缺補郡（此郡謂邊郡）卒史（太史公曰掌故百石吏也）他如律令（他如律令其律令文學之士也）制曰可自公卿大夫士郎吏多文學之士（治效反少於前日此也）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郎吏多文學之士矣

先公曰按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又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只是兩樣人溫公通鑑析為二端東萊大事記殊未明武帝崇儒興學只是好名當時文學布在州郡極留滯故弘請選用之為學官而復補卒史及郡屬備員意輕可知

寫詳此段自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下至請諸能稱是指白身受業而通一藝者自是有秩比二百石至補郡屬備員是指以化

受業而通一藝者然白身通藝者可以為郎中則其官反高（秩比二百石）已仕通藝者只可為左右內史太守卒史則其位反卑（俸史秩百石以下）殊不可曉考訂精詳者必能知之按西漢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焚詩書獨存博士官所職者則猶令其討經籍然既曰通古今秦雖存其官而甚疏常設法誅滅之始皇使御史案問諸生傳相告引至殺四百六十餘人又令冬種瓜驪山實生命博士諸生就視為伏機殺七百餘人二世時又以陳勝起召博士諸生議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數十人然則秦之於博上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試用之蓋惟恐其不澌盡泯沒矣叔孫通面諛脫虎口而逃亡孔甲特禮器發慣而事陳涉有以也哉

儒林傳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師古曰射策者謂為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置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而釋之以知優劣也

按此即後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則是隱舉人之名以防囑託徇私此則似是隱問難之條以防假手宿構其欲示公一也

張湯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

按湯本傳上方鄉文學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深刻吏多為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夫尚書春秋所言豈有舞文巧詆慘酷深刻如湯之為乎今以上向文學而令博士弟子以其所學附會緣飾之則所謂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者祇是附會學阿世如公孫丞相之流耳狄山以博士稍持正論抗湯則觸機矣賈山所謂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此語當為武帝發孝文則未嘗壞天下士也

昭帝舉賢良大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
宣帝末增倍之
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郡國
置五經百石卒史
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
子員三千人故餘復如故
先公曰西漢博士隸太常有周成均肄宗伯之意州有博士郡
遂序之意然有二失鄉里學校人不升於大學而補弟子員者
自一項人好文學數上書牧伯公卿弟子不養於太學而任子盡隸光
祿勳自有四科考試殊途異方下之心術分裂不一上之考察
馳騖不精

哀帝時罷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 原脫家 補喪服

按學校禮義之地博士弟子公卿之儲則親喪而予寧持服
宜也然漢時居官者實未嘗行喪禮薛宣後母死弟備去官
持服宣謂備三年喪少能行者由是凡弟不和翟方進母死
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閑家之制

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
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
麻朔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昆侖
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
圜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見
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然
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

班固儒林傳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
祿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於是公卿大夫士吏學者
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利祿之路然
辟廱 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見寬上壽問者聖統廢絕陛下發
憤祖立明堂辟廱
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 庄三雍明辟廱也
成帝時梁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廱設
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
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
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眾庶遂與辟廱因
以篡位

按此說則辟廱王莽時方立之武帝置博士弟子員不過
令其校學而擇其通藝上第者擢用之未嘗祭宮以居之也
然考兒寬所言與河間獻王對三雍宮之事則似已立於武
帝之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廱共爲一所蔡邕明堂論曰取
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革
崇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
其四面周水圜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武帝時封泰山
麻朔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
以茅蓋通水水圜宮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北入名曰昆侖
天子從之以入拜祀上帝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
圜修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見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
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然此明堂耳意河間獻
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非養士之辟廱也班固儒林傳敘武帝立學校
皆自仲舒傳只言復興太學之事然
仲舒發之明元朱書有摩
專爲摩序而設然班固禮樂志言世祖受命中興乃立明堂

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于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興群下無所從說而辜序尚未設之故也則知東都亦未嘗以辟雍為辜序然世祖建武五年已立大學而固之時尚言辜序未設何耶當考

又按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黃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太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耶或別一所耶（編者按宣帝下詔博士弟子王成等下曰欲教誨司諫者案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太學之一證當考）

西漢以博士入官

賈誼（吳公薦名為博士）　董仲舒　疏廣　薛廣德

彭宣　貢禹　韋賢　夏侯勝

轅固　后蒼　韓嬰　胡毋生

以博士弟子入官

息夫躬　兒寬　終軍　朱雲

嚴彭祖　顏安樂　眭弘（明經）　蕭望之（射策甲科）　匡衡（射策甲科）　馮宮（射策甲科）

以太常掌故入官

晁錯（以文學）　翟方進（射策甲科）　何武（射策甲科）　王嘉（射策甲科）　施讎

房鳳（射策乙科）　召信臣（射策甲科）

世祖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有差

洛陽記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宮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宅乎其中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其家法教授九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

十四博士謂坊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大小戴春秋顏氏太僕朱浮以國家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禮義之官教化所興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妥自畿夏延及四方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寤遇容或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九篇試之本責得其真非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及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帝然之

東漢之制太常卿每選試博士奏其能否　建武中太常選試博士七十人陳元為第一張元舉孝廉為郎會顏氏博士缺元策試第一拜為博士　蔡茂試博士對策陳災異以高等擢拜議郎　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

上府選（漢官儀博士限年五十以上）

按西京博士但以名流為之無選試之法中興以來始試而後用蓋既欲其為人之師範則不容不試其能否也

博士舉狀曰生事愛敬喪沒如禮通易尚書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闡奧隱居樂道不求聞達身無金疾痛疾三十六屬不與妖惡交通王侯賞賜行應四科經任博士下言某官某甲保舉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百榮被服儒衣溫恭有醞籍辨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人儒者莫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罷

中元元年初營明堂辟雍靈臺未用事

明帝永平二年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光武始見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盤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祖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其後後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上校舍搜選高能以受其業白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平洋洋平盛於永平矣

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房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閶故周官有門閭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保以諷誦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皆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萬象襲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興易傳保傅傳王居明堂之禮象相發明爲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廱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廱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反商政焉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獻京鎬京也太

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所以尊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清廟也禮記檀弓曰王賽禘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學以訊馘告樂記曰武王伐殷反商政焉爲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獻京鎬京也太

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馘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爲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允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圖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閣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按如蔡邕之說則古者明堂辟雍太學太廟合爲一所以朝以祭以教以饗以射皆於其地東漢時辟雍以爲天子養老大射行禮之所太學以爲博士弟子授業之所析爲二處與傳古異要之太學與辟雍固不可析爲二處養老大射其與傳道授業亦豈二事哉

班固辟雍詩通流辟雍辟雍湯湯聖皇蒞止造舟爲梁臨臨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

致堂胡氏曰明帝幸辟雍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於太學詳此禮則知東京太學與辟雍相去亦非近地蓋漢世辟雍不爲養士之所顯宗以迎老更而至焉非此時也則鬻字之設遂虛之耶商周在先代之學故記言養國老於某庠養庶老於某序且食三老五更於太學矣不應以爲未足又建辟雍也

水平九年爲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四姓爲外戚樊氏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召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爲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宮撫循詔導恩愛甚渥

肅宗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頒命史臣著爲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軼博存衆家

和帝永元十二年賜博士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

司徒徐防上疏以爲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者皆正以爲非上從之

和帝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敎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東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

順帝永建六年繕太學更開拓房室

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爲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毀太學太尉趙熹以爲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頹廢至於圮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學者

爲酺立碑銘於學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內名儒爲博士使公卿子弟爲諸生有志操者加其旌擢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

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章于郎於是召集書來學雲集京師
前漢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乙科二十人今各增十人則甲科
五十人乙科三十人并丙科二十人為一百人
自安帝覽政薄於藝人博士倚席不講門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
順帝感翟酺之言更修黌舍允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學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
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
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
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
梁太后詔令大將軍以下悉遣子入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
之以此為常（晉宮殿疏曰春二月校尉習禮生皆使太學學生）自是游學增盛至三萬
餘生然章句漸踈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益衰矣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自壞裹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
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致教化廢也
時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波南南陽又有書誥坐嘯之謠因此
充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之冠並與李膺
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
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及渤海公族進階（公族姓也名也）扶風魏齊卿並
危言深論不隱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雖後到門牢脩
乃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駈共為部
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天子震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
恣疾收執膺等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書名三府禁錮終
身自是正直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徒遂共相標榜指天下
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曰八顧曰八及曰八廚猶古
之八元八愷也
東坡蘇氏南安軍之學記曰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
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議政
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士自
以其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
建和初詔諸學生言十六以上比郡國明經試次第上名高第十五
人上第十六人為中郎第十七人為太子舍人下第十七人為王家郎
永壽二年詔復課試諸生補郎舍人其後復制學生滿二歲試通二
經者補文學掌故其不能通二經者須後試復隨輩試之通二經者
亦得為文學掌故其已為文學掌故者滿二歲試能通三經者擢其
高第為太子舍人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高者亦得為郎中其
子舍人已為太子舍人滿二歲試能通四經者推其高第為郎中其
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復高者亦得為郎中滿二歲試能通五
經者推其高第補吏隨才而用其不得第者後試復隨輩試第後高
者亦得補吏
其校經紀聚名儒所選用莫非精故乃立三互法（互見也）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
王家郎郡國文學吏凡人既諫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諸博士試甲
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訐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
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
体書法以相參校樹之學門（古文謂仲尼壁中書篆書始皇使程邈所作隸書亦程邈所奏王次仲隸焉）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
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
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勢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
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
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學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
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廣國

理政末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張聊以
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
廣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假冒名氏
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末及者亦復隨輩侍見拜擢既加
之思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
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禁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
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
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象其
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又爲尚書侍中乃
倉卒補吏或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爲後又詔中尚方爲鴻都文學
畫贊以勸學者尚書令宋訪奏平准令羊陟上言自今以後畫贊
孔子及賢人形象欲畫者聽之其有筆不點精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奸偽百
品莫不投蒙殊恩蟬蛇庸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堯之
設以昭戮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務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
窮天官垂象觀察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顯羅鴻都之選
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

先公曰鴻都門漢宮門也太子保之廢來歷與九卿朝臣俱詣
北闕甚悶焉其後升罷者聽奏結章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
進都門證太子無過即其所也太學公學也鴻都學私學也學
乃天下公而以爲人主私可乎是以士君子之欲與爲列者則
以爲恥公卿州郡之舉辟也必求強之人心之公豈可誣也
雖然有所由然也在昔明帝之朝幸辟雍行大射禮臨決拾既加
臨決也先儒戴氏論曰天下是非未有定理小析於勢君子論學
無廣於挾貴爲也天子之尊群臣承望不及是非豈能盡
斷於天下之理乎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算禮師傅是正經

義立不煩蓍蓋美哉明帝臨幸辟雍自爲辯說已失人君之體
矣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決去
聖久遠六經殘闕諸儒論難前後異說而欲以天子之尊臨定
是非於一言之間難矣哉洪都之興蔡邕言之以爲章帝白虎
釋義其事優大彼靈帝之童心稚識何足語此愚謂啓帝之私
心者徒自白虎觀之稱制臨決始

按靈帝之鴻都門學即西都孝武時待詔金馬門之比也然
武帝時雖又學如司馬遷相如枚皋東方朔輩亦俱以俳優
畜之固未嘗任以要職而靈帝時鴻都門學之士至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則其人品可知然當時大學諸
生二萬餘人其持虛名謗議以激濁揚清自負者誅戮禁錮
殆靡子遺而其在學授業者至爭第更相告訟無復廉耻且
當時在位路者上自公卿下至孝廉茂材皆西園諸價獻修

宮錢之人矣於鴻都學士乎何誅

獻帝初平四年九月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即位郎中次太子舍人
千第者罷之

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則所識日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
本土當求糧資不得專業結章入學白首空歸長安農野永絕榮
望朕甚閔焉其依升罷者聽爲太子舍人 時長安中爲之語曰洪都門生三萬人
日讀孝經不知一字但知利祿不覺羞

十月大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先公曰試士升選也觀禮文字也天下承平行之可也是時數
完亂朝政幾窒補諸侯擾擾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
家災有形之危而獻帝方爲此舉何其不知務廣狹至此
時已如日薄桑榆如人迫耄荒乃不自哀而哀者儒之不遇耶

東漢以博士入官

馬端臨　貴與　著

蔡茂　承宮
戴憑　歐陽歙
牟長　郎顗
楊倫　曹褒
鄭玄　盧植

魏志王肅傳曰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紀綱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大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員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諸大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麤鹵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成如是又雖有精者而專關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凌遲而來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圜丘曹延學士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虛墮乃至於此是以區區私心常貴乎數公者各欲興起學業庶乎能守志彊篤者也數公謂董遇王肅也董遇黃初之際而能守志彊篤者也數公謂董遇王肅也

晉武帝泰始八年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為先其開太學以明五教隆三德以崇四術自頃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訓導未治將進用者不以德選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訓導未治將進用者不以德選以平其郎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皆罷退之

咸寧二年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矣

咸寧二年詔曰崇立太學一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矣

明帝太和二年詔申勑郡國貢士以經學為先

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

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常
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大學明制試
陟陳榮辱之路

明帝時高柔上疏曰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清選而使遷階限
不過長懼非所以崇顯儒術師勵息隨也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
次之位敎崇道教以勸學者於化爲弘

按兩漢博士皆名儒而由博士入官者多至公卿今觀劉馥
高柔所言則知魏時博士之遷選既不精而博士之遷陟亦
復有限矣

吳主孫休永興元年立學制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道理爲
時養器也宜按舊制置學官立五經博士發取應選加其寵祿見
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
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慕其稱以悛王化以正風俗

晉武帝初太學生三千人　大始八年有司奏大學生七千餘人才
任四品聽留詔曰已試經者留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其餘
遣還郡國

咸寧二年起國子學（去聲國子受教者也）

惠帝元康元年以人多猥雜欲辨其涇渭於是制立學官第五品以
上得入國學

東晉元帝時太常賀循言尚書被符經置博士一人又多故歷紀儒
道荒廢學者能兼明經義者少且春秋三傳俱出聖人而義歸不同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逵與袁瑀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使亮乎

自前代通儒未有能通得失兼而學之者也況今學義甚頹不可令
一人總之今宜周禮儀禮二經置博士二人春秋三傳置三人其餘
則經置一人合八人太常車徹上言按二漢置博士之職唯舉明
經之士選轉各以本資初無定班魏及中朝多以侍中常侍儒學最
優者領之職雖不同漢氏盡於儒士之用其揆一也今博士八人愚

謂宜依魏氏故事擇朝臣一人經學最優者不繫位之高下常以領
之每舉太常共研厥中其餘七人自依常銓選大與初欲修立學校
唯周易王氏尚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
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
置博士

太常荀崧上疏曰昔武皇帝崇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
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二十月之中師徒相傳學士
如林猶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事儒教伏聞節省之制皆三
分置二博士舊十有九人准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
增置周禮左氏公羊穀梁春秋臣以爲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遷

平秦然後脩之則廢墜已久矣又貴游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
才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求道義良可惜也世道交喪
禮俗日弊如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宜篤道
崇儒以勵風化從之

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瑰太常馮懷以江左浸安請興學校帝
從之乃立太學徵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致堂胡氏曰東晉請建學校者惟戴逵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
之而終不能革清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使亮乎

先公曰是時趙亦下書令郡國立五經博士初勒置大小博士
至是復置國子博士南北之學並興而江左雖微中原喪亂則
自若也

孝武太元初於中堂立行大學半時無復國子生罷太學生六十人
國子生罷銓大臣子孫六十人專業故罷（見前國子生見前博士事故罷見前國子生罷銓大臣子孫六十人專業故罷）

自穆帝至孝武並以中堂爲太學
太元九年尚書謝石請興復國學以訓胄子頒下州郡普修鄉校帝
納其言明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生增造廟房屋百五十間而品
課無章君子耻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上言臣聞貴游國學生皆取
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混雜蘭艾遂令人情耻之詔雖褒納竟不
施行
秦王堅臨太學考學生經義上第擢叙者八十三人又作教武堂
於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　陽平公融坐樹起
學舍爲有司所糾高泰謂王猛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齋宮王
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不聞明詔褒美乃更
須有司舉劾乎乃止
儒學
宋武帝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

文帝元嘉二十年立國學二十七年廢
帝雅好藝文使丹陽尹盧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
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散騎常侍雷次宗立儒學爲四學
司馬氏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孔子曰辭達而
已矣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
所以爲教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齊高帝建和四年詔立國學以張緒爲祭酒置學生百五十人取王
公以下子孫年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家上都二千里爲限帝崩乃以
國諱廢學
先公曰齊高即位之初求直言崔祖思以爲人不學則不知道
此造亂之所由生宜開文武二學使人依方習業優殊者行以
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
不次此國學之所以置歟南史儒林傳敘言國學時或建置而
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
勸課未懈建之不能十年取文具而已宋齊一也張緒見謂風
流在清簡寡欲之目以爲有正始之風善清言而已師道恐不
止於清言然當時以爲極選矣是泰置學校以國哀罷曾不及
成江右之學校如此

武帝永明三年詔立學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
上以國學既立省聰明觀召公卿以下子弟置生二百二十人其年
秋中悉集
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
詔儉以家爲府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悉以文章相尚無以專
經爲業者儉少好禮樂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由是衣冠翕
然更尚儒術儉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中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
甚盛作解散髮斜摒磬朝野慕之相與倣傚（倣以手相拭也）令國子生
單衣角巾執經代手版

東昏侯永元初詔依永明舊事廢學時有司奏國學太學兩存焉
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今制書始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
光者有所缺也若以國諱宜廢昔晉武立學羌胡建元百餘年中
未嘗暫廢其間豈與國諱永明以德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今之國
學即古之太學天子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入國學以讓也太
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代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
教國學太學兩存之可也
梁武帝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又置胄子律博士
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又詔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
皆入學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致堂胡氏曰史稱武帝雅好儒術至是置五經博士開館宇招
後進四館所養士踰千人射策通明者除吏又修孔子廟以示
尊師他日又幸國子監親臨講肄且令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
可從師者皆入學可謂勤矣然儒風不振人才不出何也帝心

尚佛自天監改元即不肉食此躬行也故特以美行興學養士故人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乃身率令乃文具其後綱維不立人紀胥廢國破身隕爲萬世笑蓋始於此人主心術所尚可不慎哉

陳天嘉以後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其所采掇蓋亦梁之遺儒

後魏道武帝初定中原始於平城立太學置五經博士生員千餘人天興二年增國子太學生員三千人

帝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書籍帝曰書籍九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送平城　又命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者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

明年時改國子爲中書學立教授博士

太武始光三年別立太學於城東後徵盧玄高允等令州郡各舉才學於是人多砥礪儒術轉興

孝文大和中改中書爲國子又開皇子之學建明堂辟廱及遷都洛陽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又詔求天下遺書秘閣所無有裨時用者加以厚賞

立武時復詔營國學樹小學於四門大選儒生以爲小學博士員四十人雖置官宇未立而經術彌顯時天下承平學業大盛故燕齊趙魏之間橫經著録不可勝數大者千餘人小者猶數百州裒茂異郡舉孝廉對揚王庭每年逾衆　正光三年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

綜時師保疑丞皆賞勳舊國學博士徒有虛名唯國子一學生徒數十人耳胄子以通經進仕者唯博陵崔子發廣平宋游卿而已

周武帝保定三年幸太學以太傅燕公于謹爲三老而乞言焉

召將送必須以禮則所謂精華將遁有所厭怠者亦未然蓋其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耳古之爲教使材者必由學舜周公之論是也漢以後傳經師章句而已材者由於學則枉以壞不材者由於學則揉以成教之無本而不行取之雖驟而不獲則學之盛衰興廢蓋未易言也

先公曰劉炫上表言學校不宜廢而帝不納由其不學故也牛奇章不可辭其責矣其後盜賊群起紀籍道息而炫亦以飢死哀哉而水心乃以爲帝心實謂空設學校未足以得人材然則廢之誠是歟

煬帝即位後開庠序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徵辟儒生遠近咸至使相與講論得失於東都之下納言定其差次以奏聞于時舊儒多已凋亡惟信都劉士元河間劉光伯拔萃出類學通南北悖及古今後生贄仰諸經義疏撝紳成、宗師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馬不息

師徒忽散盜賊群起方領矩步之
矣
唐制凡學六皆隸于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以文武二品以上子
孫若從二品以上曾孫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
子爲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若親若三品
曾孫及勳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爲之四門學生千三百人其五百
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爲之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
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學者爲之京都學生八十人大
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
人京縣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
國子監生尚書省補祭酒統焉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凡
館二門下省有弘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館生二十人以皇總

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太功以上親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
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門侍郎之子爲之凡博士助教分經授
諸生未終經者無易業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學十八以
上二十五以下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爲大經詩周禮儀禮爲中經易
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爲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
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
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尚書公羊傳穀梁傳各
一歲半易詩周禮儀禮各二歲禮記左氏傳各三歲學書日紙一幅
凡習時務策讀國語說文字林三蒼爾雅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
說文二歲字林一歲凡算學孫子五曹共限一歲九章海島共三歲
張丘建夏侯陽各一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
遺三等數皆兼習之每給假一日前假博士考試講者千言試一帖
帖三十言講者二千言問大義一條總二條通二爲第不及者有罰歲
終通一年之業口問十義大條通八爲上六爲中五爲下併三下與
在學九歲往生六歲不堪貢者罷歸諸學生通二經已上通三經已
及第而願留者四門學生補太學太學生補國子學每歲五月有田
假九月有授衣假二百里外給程其不帥教及歲中違程滿三十日
事故百日緣親病二百日持罷歸皆罷條其狀下之屬所五品以上
子孫送兵部准陰配色每歲仲冬州縣館驛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
高祖武德元年詔皇族子孫及功臣子弟於秘書外省別立小學
太宗貞觀五年以後數幸國學於門下別置弘文館於東宮置崇文
館選增創學舍一千二百間國學太學四門亦增生員其書算各置
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員其屯營飛騎亦給博士授以經業無何高
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國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於是國學之
內八千餘人國學之盛近古未有
高宗龍朔二年東都置國子監明年以書學隸蘭臺算學隸秘閣律
學隸詳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國子監置大成二
十人取已及第而聰明者爲之試書日誦千言并日試策所業十通
七然後補其祿俸同直官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之登第加
一階放選其不第即習業如初三歲而又試三試而不中第從常調
武后聖曆二年風閣舍人韋嗣立上疏國家自永淳以來二十餘載
國學廢散胄子衰缺時輕儒學之官莫存章句之選又垂拱已後文
明在辰盛典鴻休日書月至因籍際會入仕尤多陛下誠能下明制
發德音廣開庠序大敦學校三館生徒即令追集王公已下子弟不
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服膺訓典崇飾館廟尊尚儒師則四海之內
雖然向風矣
中宗神龍二年勅學生在學各以長幼爲序初入學皆行束脩之禮
禮於師國子太學各絹三匹四門學絹二匹俊士及律書算學州縣

各綿一匹皆有酒脯其東脩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又每言國子監所管學生國子監試州縣學生當州試並選舉優長者爲試官監試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爲束脩之禮太學四門律學書學算學皆如國子之法其習經有暇者命習隸書并國語說文字林三蒼論語每旬一日則試其所習業乃知唐世士人多工書蓋在六館時以爲常習其說文字林三蒼雅諸書亦欲責以結字合於古義不特銓選之時方取楷書道美者也束脩之禮乃於此見之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三牒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壖進跪取篚博七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其儀如此州縣學生

亦然

詔宗室三等以下五等以上未出身願宿衛及仕國子生聽之其學業成而堪貢者宗正寺試送監舉如常法三衛番下日應入學者聽附國子學太學及律館習業皆王及可汗子孫願入學者附國子學讀書

玄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長官朝集使皆往謁先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爲設食流外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謁禮焉

七年又令弘文崇文國子生季一朝參又敕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子若庶人以二十一以下通一經及未通經而聰悟有文詞史略者又四門學俊士即諸州貢舉者試不第願入學者聽

開元十一年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秘書監徐堅太常博士會稽賀知章等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修書使以總之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此屬無益於國徒爲靡費欲悉奏罷之張說曰自古帝王於國家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陛子之言何不達也上聞之重說而薄堅

帝愛鄭虔之材欲置左右以其不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處爲博士虔閉門不知廣文曹司何在許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之兩壞庾舍有司不復修完寓治國子館自是遂廢

太寶十二載勑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者勿舉選十四載復鄉貢

代宗廣德二年詔曰古者設太學教胄子雖年穀不登兵革或動而俎豆之事不廢頃年戎車屢駕諸生輟講宜追學生在館習業庶支給廩米

肅所時爲國子祭酒建崇太學以樹教本帝悟其言詔群臣有籍子弟皆服朱紫爲諸生朝恩既貴頭乃學講經爲文僅能執筆辨章句遇自謂才兼文武人莫敢與之抗

國子監成以魚朝恩行內侍監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以下送朝恩上

先公曰先王之禮受成獻馘于學濟濟翼翼林之士悉通一經然則釋奠講經宰相帥常參官武臣率六軍諸將往聽未爲失也而魚朝恩判監事則非也以胥靡之餘而列之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之上豈惟章甫逢掖之介胄之夫亦以爲辱矣

德宗貞元六年叶弘文學文生未補者務取閭閻以補速於登第而用蔭乖實至有假市門資變易昭穆及假人試藝者乃詔宜據式考試假代者論如法

歸崇敬爲國子司業皇太子欲臨國學行釋奠禮崇敬以學與官名皆不正乃建議古天子學曰辟廱以制言之雍水環繞如璧然以誼言之以禮樂明和天下云爾在禮爲澤宮故前世或曰璧沼亦言學省漢光武立明堂辟廱靈臺既三廱宮晉武帝臨辟廱行鄉飲酒禮別立國子學以殊士庶永嘉南遷惟有國子學隋大業中更名國子監今聲名之盛辟廱獨聞詩以國子監爲辟廱省祭酒司業之名非學官所宜業者相襲大板今學不教樂於義無當請以祭酒爲太師氏位三品司業爲左師右師位四品近世明經不課其義先取帖經糊門發策傳授義絕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爲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爲中經尚書周易爲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准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德行淳潔文詞雅正形容非重可爲師表者委四品以上各舉所知在外給傳七十者安車備輪敦遣國子太

學四門三館各立五經博士品秩生徒有差仍博士助教直講經直律館算館助教請皆罷教授法學士訓導費用服脩一束酒一壺衫布一栽色如師所服師出中門延入與坐割脩奠酒二爵止乃發篋出經摳衣前請師爲說經大畧然後就席朝晡請益師二時堂上講授道義示以文行忠信考悌睦友旬省月試時考成貢眡生徒及第多少爲博士考課上下有不率教者撲楚之國子稽禮部爲太學生太學又不變徒之四門四門不變徒本州之學復不變縣役如初終身不齒雖率教九年學不成者亦歸之本州禮部考試法請罷帖經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聚十得八爲通策三道以本經對通二爲及第其孝行聞鄉里者聚解具言試日義闕一二許兼收焉天下鄉貢如之習業考試並以明經爲名得第授官與進士同有詔尚書省集百官議皆以習俗久制度難分明省禁非外司所宜名問官世職者稱氏國學非世

官不得名辟廱省太師氏大抵憚改作故無施行者

憲宗元和二年置東都監生一百員自天寶後學校益廢生徒流散永泰中雖置西監生而館無定員於是始定生員西京國子館生八十人大學七十人四門三百人廣文六十人律館二十人書算館各十人東都國子館十人大學十五人四門五十人廣文十人律館十人書館三人算館二人

韓愈請復國子監生徒疏曰國家興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原至使公卿子弟耻游太學工商凡冗或取上庠今聖道大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滿猷今請國子館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請牒送決司科罪緣今年舉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非賜非時收補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屬粮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數量加支給

又論新注學官牒准今年敕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先入生徒者以充學官近年吏部所注多循資叙不考藝能至令生徒不自勸勵伏請非專通經傳博涉墳史及進士五經諸色登科人不以比擬其新授官上日必加研試然後放上以副聖朝崇儒尚學之意

文宗大和七年敕節文應公卿士族子弟取來年正月已後不先入國學習業者不在應明經進士之限

武帝會昌五年制入卿百官子弟及京畿內士人寄客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隸名太學外州寄土人並隸名所在官學

咸通中劉允章爲禮部侍郎請諸生及進士第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又建言群臣輸光學錢治庠序宰相五萬鄧慶使四萬剌史萬詔可

梁開平三年國子監奏修建文宣王廟請率在朝及天下見任官俸

學校考

太學

宋初增修國子監學舍（周顯德三年以天福院建國子監修飾先聖十哲像蓋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于東西廊之板壁）

太祖皇帝開寶八年國子監上言生徒舊數七十人先奉詔令分習五經內有舉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進士諸科常赴講席緣監生元有定數欲以在監習業之人補充生徒詔令凡舉籍而不到習者不聞得有支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

子秩賦舉籍而不至者聽於本貫請其未入於籍而聽習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鄉里令補監生之闕

仁宗慶曆二年天章閣侍講王洙言國子監每科場詔下許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狀赴試舉業給牒充廣文太學律學三館學生多或致丁餘人即隨狀試召保取解及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考官倚席若此但為游士寄應之所殊無國子肄習之法居常講筵無一二十人聽講者欲望自今應國子監每遇科場勒下發納取解家狀日已前須實曾附本監聽學滿五百日者許投狀令本監官取文簿勘會詣實依例召京朝官委保方得取應每十人之中與解三人其未係監生欲求試補者亦不限時月投狀試業收補每日講筵應係聽讀生徒並於本投業學官前親書到曆如遇私故出入或疾告歸寧並具狀給假若滿周年不來參假者除落名籍事下國子監本監請自今試補學生聽讀五百日方許取解已得國學文解省試不中者止聽讀二百日許再請解又國子監除七品以上子孫許召保官試補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弟例不收補以此每遇科場多有冒稱品官子孫節以詳別或與詞訴請倣唐制立四門學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孫補充學生自今每歲一補試差學官鎖宿封彌精加考校取文理稍

通者具名聞奏給牒修補內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指揮後次與試若三試不中不在試補之限從之　四年詔國子監太學天下州縣學生更不立聽讀日限以諫官余靖極言其非便故也

按古人所謂中年考校九年大成者進德修業之事也至漢人之補博士弟子員則只限以通一經而後授之官唐人之法尚彷彿如此至宋熙寧後立三舍之法則不過試之以浮靡之文而誘之以利祿之途然明經而必至於通一藝試文而必至於歷三舍皆非旦暮可就故國家雖未嘗破其法制猶其去留而爲士者內恥於習業之未精外誘於榮途之可慕其坐學之日自不容不久今慶曆之法所謂習業者雖有講肄聽讀而未嘗限以通經之歲月所謂榮途者止於校解赴省而未嘗別有優異之捷徑此所以科場罷日則生徒散歸講官倚席雖限以聽學之歲月而不能強其久留及以淹

滿爲限故不久而遂廢也

慶曆三年立四門學以士庶子弟爲生員

四年判國子監王拱臣等言首善自京師漢太學二百四十房千八百餘室生徒三萬人唐學舍亦千二百間今國子監才二百楹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從之明年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多而廣使錫宴之所不可闕乃復以太學爲錫慶院

皇祐未以胡瑗爲國子監講書管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正其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僉額臨軒分治其事又令稍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一日升堂講易音義明白衆方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瑗不頓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迨今三十餘年猶用其規模不廢瑗在學時每公私試罷掌儀率諸生會于首善令雅樂歌詩乙夜乃散諸生亦自歌詩奏琴瑟之聲徹于外瑗在湖學教法最備始建太學有司請下湖學取瑗

之法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神宗熙寧元年增太學生員慶曆中嘗置內舍生二百人至是又增置一百舍詔以九百人爲額

四年侍御史鄧綰言國家治平百餘年雖有國子監僅容釋奠齋廬而生員無所容至於太學未嘗營建止假錫慶院廊廡數十間生員纔三百人請以錫慶院爲太學仍修武成王廟爲右學上以擬三王四代脢庠序學東西左右之制下則無後於漢唐生員學舍之盛乃詔益以錫慶院及朝集院西廡建講書堂四齋生舍官堂事者直廬器具而太學棟宇始稍足用者自主判官外益至直講總而爲十員率二員共講一經委中書選差或主判官奏學生員闕爲三等初入學爲外舍外舍升內舍內舍升上舍上舍上等補文行義士內舍二百內舍二百外舍不限員各以其經從所講官受學月考試舉業優等上中書其正錄學論以上舍生爲之經各二員學行卓異者主判直講保上中書

審察奏除官先有職事者已受官仍與舊職俟直講教授有闕次第選用

論學校貢舉　見選舉門

初蘇頌子嘉在太學頗從宰輔問王莽後周變法事嘉極論爲非在優等蘇液察寫以示曾布曰此輩唱和非毀時政布大怒責張號曰君爲諫官判監當容學官與生徒非毀時政而不彈劾遂以告安石安石大怒逐諸學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監選用學官非執政所喜者不與陸佃蔡京孟棨潘良貴曾肇沈季長與選季長安石妹婿海其姪壻佃門人聲布弟也佃等夜在安石齋校日義旦至學講之無一語出已其設三舍皆欲引用其黨耳

八年頒王安石詩書周禮義于學　見選舉門

太學安惇等已升上舍皆特免解其自發解者即免禮部試時三舍未有推恩定法故特降命也

仁宗時嘗置武學既而中輟至是復置尋詔生員以百人爲額　又置律學置教授四員

公試習律令生員義三道習斷案生員一道別名五事至七事私試義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

元豐二年頒學令太學置八十齋齋容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上舍生百人總二千四百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封彌謄錄如貢舉法而上舍試則學官不與考校公試外舍生入第一等二等參以所書行藝與籍者升內舍內舍試入優平二等參以行藝升上舍上舍分三等俱優爲上一優一平爲中俱平若一優一否爲下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禮部試下等免解增爲五人學錄增爲十人學錄參以學生爲之

太學生廣蕃訟學官升舍徧曲下御史臺按實何正臣請罷似辭所及雖非蕃所嘗言者皆得究治於是追逮徧四方踰年獄始成

判監李孝長坐受學生竹籩陶器削職停官判監黃履失察陳襄受請皆降罰直講王沇之削籍太常丞余中聚秩皆有賑也

又詔歲賜緡錢至二萬五千又益郡縣田租屋課息錢之類以爲學費

學制所言國子監以國子名而實未嘗教養國子乃詔許清要官親戚入監爲國子生聽讀額二百人仍盡以開封府解額以太學分數取之毋過四十人

七年用司業朱服言四方來試禮部者雖不籍于太學或有顯過若造飛語謗朝政許監官以聞用學規殿罰

按子產不以鄭人議執政之然否而毀鄉校蓋以學校所以來公論也今照寧之建太學新法事件介甫則學官弁坐其罪而改用李定常秩之徒試文則宗新經策時務則務新法今又立飛語謗朝政者以學規殿罰之條則太學之設乃猶制羅織之具耳以是爲一道德可乎

哲宗元祐六年參象求等言國學設師生而禁其謗見無從叩問禮部詳度許從長貢請益仍立講訓考課之式私試既不鎖宿則是司講說亦不廢

七年置廣文館解額先是開封解額稍優四方士子多冒籍縣戶以試又有緣太學不及一年未該解試者亦往往貿戶禮部案舊制凡試國子監者先補中廣文館生乃得以牒求試遂依做其法立廣文館生二千四百員除開封府元解百人則許自試其當發取諸科二百四子額四十通二百四十人者今皆取諸開封府以爲本館解額遇科場年試補館生中者執牒詣國子監驗試凡試者十人取一開封考取亦如其數試者不及千人即以奉減取仍嚴禁重試禮部言國子生應解已有定額在法試者滿百人即如額取二十人若不滿百即歸國學混試通取以元祐五年試之凡五人有奇而解一人詔

自今太學及國子生發解並以是年分數准取

帝既親政群臣多言元祐所更學校科舉制度非是帝念宣仁保佑功又不許改至是議者益多監察御史鄒知章言先帝立三舍法以歲月稽其行實故入上舍而中上等者得不經禮部試特命以官責備而行又故其得也難自元豐以來應格特命官者林自一人而已詔進激勸莫善於此元祐新令遂罷推恩之制宜復元豐法以廣樂育之德知章又請三學補外舍生依元豐令一歲四試皆從之罷五路經律通禮科太學生中上舍者悉用元豐制推恩上等即該注官者歲毋過二人免禮部試者每舉五人而上免解試者二十人而止仍計數對除省試發解額其元祐法勿用諸三舍升補等法悉推行

舊制荷合增損即條具以聞

紹聖元年國子監奏罷廣文館發解其額本取之開封府諸科及國子舍徒還之九學生自外路參假及新補而中未該機填入學者權附

國子監別號試取一次
詔五路禮部奏名額以十分之三與府監諸路進士通取二分合五路通取餘五分監自取　罷春秋科
元符元年詔以命官人許爲國子生毋過四十人九試優取二禮兩經許占全額之半而以其半及他經兼習春秋惇士　崇寧間復能之徽宗崇寧元年命非作少監李誡即城南門外相地營建外學是爲辟廱蔡京又奏古者國內外皆有學周成均蓋在邦中而黌庠遂序則在國外臣親承聖詔天下皆興學責士即國南建外學以受之俊其行藝中率然後升諸太學九此聖意悉與古合今上其所當行者太學專處上舍內舍而外學則處外舍生太學上舍本額一百人內舍二百人今貢士盛集欲增上舍至二百人內舍六百人外舍三千人外學爲四講堂百齋齋列五楹一齋可容三十人士初貢至皆入外學經試補入上內舍始得進處太學太學外舍亦令出居外學俟

學成奏行之其勑令格式悉用太學見制國子祭酒總治學事外學官屬司業承各一人稍減太學博士正錄員歸外學仍增博士爲十員正錄爲五員學正錄爲五員學士充學諭者十人直學二人俊貢士至爲之員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立考選法
詔取士皆從學校三舍廢科舉法　見舉士門
內侍劉公度鄭諶肄業國庠文詔可采特減磨勘以旌之
令學生實非資問輒見師長罔而干請用學規極等罰之九奉祠及仕而解官或待次悉許入內外學任子不繫州土隨所寓入學仍別齋居處別號試考曾升補三舍生從後獻助得官其入學視任子法
大觀三年提舉淮東常平徐畋言蔭補入官人須隸學及一年不犯上三等罰方許就銓試嘗再入等即免銓試公私試嘗爲第一人比銓試推恩從之
七年陸佃言進士之中銓格者每二百人而得占注優恩不過五七

人去年中上二等者尚不取今取諫學國子試格用之銓法五年而循上二等優恩者二百四十人免試者尚在其外是蔭補隸學者優於累試得第之人詔在學常貼一試者許如舊恩餘止令免試注官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使蔡京之徒得以輕賚妄用極修靡以奉上幾危宗社乞追奪安石王爵毀去配饗之像使邪說淫亂不能爲學者感詔王安石從祀孔子廟廷禮部其改位置在鄭康成以下
御史中丞陳過庭言五經義微諸家因而異見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爲正所否者爲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頃者指蘇軾爲邪學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許采其長而用之實爲通論祭酒楊時矯枉太過復詆王氏以爲邪說此又非也諸生習用王學率衆見時而詆訾之時引避不出乃得散退舜生又自互黨王蘇至相追擊附從者紛紛凡爲此者足以明時之不能服衆也詔時罷兼祭酒

正言龍鳴言近詔諫臣直論得失以戈實是陛下求治切矣然數十年來王公鄉相及居要路者皆自蔡京出別安有實是開于陛下乎且舉馮澥所上之言曰士無異論大學之盛也此蔽言也昔王安石斥除異己名臣如韓琦司馬光輩既以異論逐而其所著三經士子宗之者得官不用者默落則天下靡然無一人敢可否矣陵夷以至大亂則無異論之禍也尚敢爲此疑惑也乎其言曰崇寧以來博士各徇其黨而言皆偏異附王學則誣元祐之文附元祐則誣王氏之說此猶其罔也此時士夫豈有政學元祐而誣王氏者乎自京賊用事借學法以鉗士人如用軍法以勝卒伍大小相制內外相轄一有異論則學官亦甘黜廢矣此非徒刼持學校也疑有異論則已過且暴開焉蔽而何惇士先生稍破誦誣王氏乎前日博士講解具在取而覆視則瀠之說信見矣至如蘇軾黃庭堅之文集范鎮沈括之雜說或記祖宗典故或載名臣談論處

其鑑照已罪一切禁錮歲刑重賞使不敢藏則其禁冀亦已極矣
而元祐能與王氏兩立爭其欺罔亦已甚矣
律學　熙寧六年置教授四員凡命官學人皆得自占入學舉人須
命官二員任其平素先入學聽讀而後試補習斷案人試案一道習
律令人試大義五道月一公試三私試
需用古今刑書許於所屬索取凡朝廷新頒條令刑部盡日関送
算學　崇寧三年立其業以九章周髀及假設疑數爲算問仍兼海島
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算法并曆算三式天文書爲本科本科外人
占一小經願占大經者聽公私試三舍法略如太學上舍三等推恩
以通仕登仕將仕郎爲次
容齋洪氏隨筆曰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二月詔以
文宣王爲先師充鄆荆三國公配饗十哲從祀而列自昔著名
算數之人繪像於兩廡加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
定其名風后大撓隸首容成其子商高常儀鬼臾區巫咸九人
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郗萌甘德石申鮮于妄人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颺
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胄元王朴二十
八人封伯劉平劉洪晉趙達祖冲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
劉焯劉炫傳仁均王孝通惟冀維李淳風王希明李鼎祚邊岡
郎顗襄楷二十人司馬季主洛下閎嚴均平劉徽姜岌張立建
夏侯陽甄鸞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修具因有於傳記無聞
渚而高下等差殊爲乖謬如司馬季主嚴君平止於男辭鮮于
妄人洛下閎同定太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
一月又改以黃帝爲先師云
書學　篆隸草三體字說爾雅博雅方言五書仍兼通論語
孟子義願占大經者聽三舍試補升降略同算學法推恩差降一等
醫學　曰佛道人物山水鳥獸花竹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
授說文則令學官音訓餘書皆設答以所解義觀其能通畫意與
否仍分士流雜流別其科以居之士流兼習一大經一小經雜流則
通小經或讀律考墨文等以示做前人而物之情態形色俱若自然
算額爲圖爲工三舍試補升降以及推恩略同書學惟雜流授官止
自三班借職以下三等
醫學　初隸太常寺神宗時置提舉判局於
翰林醫官以下與上等學生及在外良醫爲之學生常以春試取
二百人爲額二學生願預者聽做三學之制立三舍法爲三升以教
諸生有方脈科鍼科瘍科方脈以素問難經脈經爲大經病源千金
翼方爲小經考察升補等略如諸學之法其選用最高者爲尚藥醫
師以次醫職餘各以等補官爲本學博士正錄及外州醫學教授云

小學見會要
崇寧三年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學置官同姓紹麻親屬務官大
爲宗建炎初詔即駐蹕所置國子監立學置官同姓紹麻親屬務官大
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三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
六人爲監生
國子監生員皆實子也其制行在職事官
功親聽補試入學每三年科場舉三人取一若未補中則七人取
一然太學生皆得以公私試積校定分數升舍惟國子生以父兄
嫌但寄理而已須父兄外補乃後入太學而得陞
紹興八年葉林上書言西漢養於大盛天下非普有矣元帝興於江
河朔五年而建太學西晉滅於狂胡天下非漢有矣光武起於
左一年而建太學光武時十分天下有其四元帝時十分天下有
其二然二君急於教養未嘗以恢復爲辭鎮撫爲解我宋以儒立
國垂二百年疆範閎規非漢晉比也今中興取複駐蹕東南百司
庶府經營略備若起太學許官吏生徒入學復盛典以昌文治而

廷臣皆曰若倣元豐則軍食未暇而削弱非禮徒靖徐議之

十三年始建太學置祭酒司業各一員博士三員正錄各一員養士七百人上舍生三十員內舍生百員外舍生五百七十員凡諸道仕本貫學滿一年三試中選不犯第三等已上罰或雖不住學而曾兩預釋奠及鄉飲酒者聽取應充弟子員是歲秋季始開補就試者五千人自後春秋兩補三舍舊法凡四百十條紹興重修視元豐尤密諸齋長諭月書學生行藝于籍行謂始教不庚規矩藝謂右經經義論大義每季終論可選者考于學諭仲月後入學者大季選考十月後入學者小季選考十日考于博士三十日考于長貳歲終校定經義兼選者准此校定生不及一季外舍生通及四季內舍仍分優平二等考于博士三十日考于學正三十日考于學錄二十日考于學正三十日考于長貳歲終校定定生不及一季外舍生通及四季內舍仍分優平二等百人內舍三十人注於籍如滿三年無過犯及校定俱優平二等者以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附公試以外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若簿內所選者據關陞補內舍仍分五等上舍不得過一分五等上舍惟此不得過多就試人少者亦就試入上二等者依其合理陞補年月聽以試中日為始即試雖入上二等及不犯三等已上謂成績私試入上二等已上謂成績

於次年六月以前聞奏諸補內舍上二等同考選簿參定俱優為上一優一平為中俱平或一優一否為下 已書已上季已上如有學行考不應選而試入優等及有學行校定而試不入優等者亦為優等注籍記其名聞奏上等命以官中等免省下等免解中下等補及一年並申尚書禮部若干等自依此 王曉知臨安府括民間冒占白地錢歲入十二萬緡有畸為大學養士之費

十八年詔太學在籍外舍生若入學已及五年不預校定及不曾請到國學解或不曾公試入等自紹興十九年為始歲終檢校除籍免請本州公據止召本學生二員委保再補以後歲終依此檢校

權禮部侍郎陳誠之言國庠立額不為不廣然有待闕之士者臣嘗得其說矣京師視四方為甚遠非身隸業上庠者不能取應其間或請假歸省即就鄉舉故額常有餘今若來一補中外舍即無假滿不參之人故未嘗有闕後來之士將何以待之國子監拘會昨京師上庠外舍生以二千人為額自來未嘗滿額蓋緣四方士人請假歸鄉道途既遠往往止就鄉舉又舊法或三經試而不與升補或兩經試而曾犯規罰自有除籍之法所以闕額過流源源不塞今來上庠見以一千人為額江浙士人往還既無告假逾限除籍之慮得以故作規避占據學籍使有司補試不行有妨後進故有是命

按自崇觀以來三舍之法大備議者病其立捷徑之塗長奔競之風然觀此疏則知當時尚有參假而歸復取鄉舉者如後來之法以資望言則舍選尊而鄉舉卑以名額言則舍選優而鄉舉寡蓋未嘗有以太學生退就鄉舉者非惟國家無此法而士亦決不肯辭尊而居卑舍優而就寡矣

二十七年詔自今以春季放補省試年即以孟夏立為定制

孝宗隆興元年始三歲一補

太學過舉恩舊無免解法帝始創行之自是為例省額增數十人乾道二年詔下省併曾請舉赴補人以太學過省闕額收補額外勿增在朝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雖得赴公有期親任清要官更有國子生不預校定外補及差職事雖得赴公試私試升舉則混試焉 舊公私試皆學官主之自淳熙後公試仍領院降勑差官學官不預

太學補弟子員故例每三歲升舉後朝廷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為之限制乃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川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為準每百人而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後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為他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遂

罷之嘉泰二年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三年黃倫以兩優釋褐自紹興建學至是始有兩優用崇寧恩例授承務郎國子錄

朝野雜記舊制太學上舍生積校已優而令試又入優等者就化原堂釋褐號釋褐狀元例補承事郎太學正錄淳熙初鄭鑑自明由此選不四年而爲著作郎補郡自明數言事上甚喜久而稍厭之六年劉純叟堯夫復以解褐除國子正時王仲行爲兵部尚書奏言今兩優釋褐初授京秩即授學官視狀元制科思數過之事理不當乞先與外任時知滁州張商卿亦言今中上舍爲學官不數年便可作監司郡守獄訟財賦非所素習豈能保其不謬乞先注職官上然之十月丙申詔與殿試第二人恩例

光宗紹熙三年禮部侍郎倪思請混補以徠多士詔兩省臺諫可否於是吏部尚書趙汝愚等合奏曰伏奉詔書講論混補之法蓋有根本之論稽師古始而言我國家恢儒右文列聖一揆內自京師外至郡縣皆有學廩膳幾與三代同風迨至崇寧創行舍法誠得當庠遂序之遺意故一時學者粗知防檢非冠帶不敢行於道路遇鄉曲之長及學校之職則歛容而避之習俗誠美矣而其失也在於專習經義崇尚老莊廢黜春秋絕滅史學又罷去科舉使士人窺竣之士進取無他塗事理俱違旋行廢革炎祚中興始建太學于杭都行貢舉于諸郡然奔競之風勝忠信之俗微亦惟學弁況皆不由乎學校至於德行道藝惟取決於拥名苟爲雕篆之文無復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臣請遵稽古制近酌時宜不煩朝廷建官不增費惟重教官之選仍假守貳之權倣舍法以育才因大比而取士考終場之數定所貢之員期以次年試于太學庶幾士修實行不事虛文漸復淳風仰裨大化有三舍之利而無三舍之害其諸州教養課試陞貢之法下有司條上思議遂寢時朱熹門人或問三舍法如何熹曰欠去根頭理會若大學無非堂之恩又於鄉舉額寬處增之則人自安鄉里矣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塲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廣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胡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眞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劾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務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預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求於學其奔趨輻湊而交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耻之心殊非閎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藝以教訓其學者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之法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如此則待補之法固可罷去而混補者又必使與諸州科舉同日引試則彼有鄉舉之可望者自不復來而不患其紛冗矣至於取人之數則又嚴爲之額而許其補中之人從上幾分特赴省試則其舍鄉舉而來赴補者亦不爲甚失職矣其計會監試漕試附試之類亦當痛減分數嚴立告賞

以絕其冒濫其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

寧宗慶元二年以國子生員多僞濫制自今職事官期親幹務官子孫乃得試補九監學生皆給綾牒若告謁在外過科舉則試于漕司

嘉定七年祭酒請以外舍分數及五分或六分最優者一人與次年升內舍後二年家擯始以外優升歲爲定例

宗學　紹興十四年建于臨安學生以百員爲額太學生五十人小學生四十人職事各五人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在學者皆南宮北宅子孫若親賢宅近屬則別選館職以教授焉　寧宗嘉定九年詔諸王宮學改作宗學參之國朝典故仍隸宗正寺以宮教授改爲博士宗諭

葉適論學校曰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熟知不復詢若東漢太學則識苦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又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狱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臣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毋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誇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甚蓋明道以此律己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考校定分數之高下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已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專處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殷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邦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

乎與先王全然背馳不可復考且如禮後世所傳固非先王之舊如卦爻宗廟明堂雖是屢變參雜而有識之者猶自可見且如樂如韶樂文始五行之舞全然非舊然知鍾律者尚自可以推尋後先王六律五音之舊且如宮名後世至羽統數絕然而自上臨下以大統小左右相司彼此相參推此尚可以及先王之舊惟是學校一制與古大不同前此數者猶是流傳差誤然學校不特流傳差誤乃與先王之學全然背馳且如專處三代設教與後世學校大段不同只舉學官一事可見在殷時命夔典樂教胄子在周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何故皆是掌樂之官蓋其優游涵養鼓舞動蕩有以深入人心處邦不是設一箇官司自秦漢以後錯把作官司看了故與唐虞三代題目自別雖足以善人之形而不足以善人之心雖是法度具舉然亦不過以法制相臨都無深入

人心道理大抵教與政自是兩事後世錯認便把教做政有若後世學校全不可法大率因枝葉可以見本根今則但當看三代所以設教命官教養之意且如周禮一書設官設教所以便民若師氏保氏大司樂大胥小胥之類所教者不過是國子然當時所謂鄉遂所以興賢能在周三百六十之官並不見有設教之官雖是周序黨遂略見於周禮然而未嘗見其州序是何人掌之其法又如何只看此亦是學者所當深思且如周公設官下至於射夫鳥至微至纖之事尚皆具載豈於興賢能國之大教不見其明文其他大綱小紀表裏如此備具學者須要識先王之意只緣不是官司凡領於六官者皆是法之所寓惟是學校之官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群克由禮以湯凌德實載於書其下者學官設教不領於六官蓋此二者皆是事大體重非官司所領惟是國子是世祿之官群克由禮以湯凌德實

作天道不可不設官以教養之然而所以教養之意上與三公其事大體事均非有司簿書期會之可領要當識先王之意雖非六官之所掌而所以設教未嘗有理無事有體無用本末亦自備見但不在官聯官屬之中舜之時百司子之外略不見其掌教之官然而頑嚚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堤以記之書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如此之備在周人學官雖不領於一屬然而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終始備具至於不孝教者屏之遠方終身不齒這又見體用本末無窮大抵學校大意唐虞三代以前不做官司看了所以後世之學不可推尋求之唐虞三代足矣秦漢之事當棄之不觀今所謀編者要當推此意大抵教為政全然

背馳自秦至五代好文之君時復能舉如武帝表章六經與太學不足論如光武爲諸生投戈講藝初建三雍亦不足論如後魏孝文遷都洛陽欲改戎狄之俗亦不足論如唐太宗正觀之初功成治定將欲文飾治具廣學舍千二百區游學者至八千餘人亦不足道這箇都是要得鋪張顯設以爲美觀惟是援援之國僻陋之邦剛明之君其視學校若贅疣斷梗然而有不能已者見得理義之在人心不可已處今時學者多是去看武帝光武魏孝文唐太宗做是不知這箇用心內外不同止是文飾治具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卻遠卻是援援之時剛武之君偏迫之國本不理會如南北朝雖是草創若不足觀卻不是文飾自有一箇不能已處其去唐虞三代學校卻遠惜乎無鴻儒碩師發明之這段處學者須深考其他制度一一能考亦自可見學校之所以得失三代以上所以設教命官至理精義要當深考

文獻通考卷之四十二終

學校考

祠祭褒贈先聖先師釋奠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言皆準此者有建者使教高死則以為學相祭於學而已凡有於廣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有可以為之也不言焉爰爰從容可知也釋奠者設薦羞以祭先師之類也釋奠者設奠置牙物如食飲酬酢之事釋菜所以祭先聖先師也）王於行禮也

正義曰所教之官若春誦夏弦則大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即胥禮之官釋奠也是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於其教備而行之四時在學釋奠猶若教書之官春時於廣庠之中釋奠於先代明書之師四時各於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於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謂天子命之教於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是也先師若師曠老聃是也）及先聖（謂周公若孔子是也）為主故（謂國無先聖先師則祭所主故）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合謂若春秋文公禮書閟宮有侐周公是也）釋奠者當與釋文公禮書閟宮有侐周公是也）釋奠者當與釋文公禮書閟宮有侐周公是也）釋奠者當與釋文公禮書閟宮有侐周公是也）以下文大合樂致之（有合謂若春秋文公禮書閟宮有侐周公是也）有合當為合樂）有國故則否（此

特牲饋食奠觶于尸未至之前則釋奠無迎尸可知也古者釋奠或施於山川或施於廟社或施於學周官大祝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禜及行舍奠于祖廟禡亦如之此施於山川廟社者也大司樂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告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告秋冬亦如之凡釋奠者必有合也夫子規學大昕鼓徵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禹有司卒事反命適東序釋奠于先老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此施於學者也山川廟社之祭不止於釋奠學之祭釋奠而已賈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此爲山川廟社而言之也學之釋奠則有常時者有非時者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曰不言夏爰從春可知此常時之釋奠也凡始立學天子規學出征執有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于先聖先師以幣告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饔餼還圭束帛加璧禮賓束帛加馬禮介束帛加儐禮眾介皮弁聚觀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山川廟社之釋奠皆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禮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爲釋菜者必有合爲與鄭氏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釋奠其說誤也

罪反以訊馘告必釋奠于此非時之釋奠也釋奠之禮有牲幣有合樂有獻酬大祝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反則釋奠此告祭也曾子問曰凡告必用牲幣文王世子凡始立學釋奠有牲幣之證也文王世子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此釋奠有合樂之證也聘禮饔餼還圭束帛加璧禮賓束帛加馬禮介束帛加儐禮眾介皮弁聚觀乃出此釋奠有獻酬之證也然則釋菜之禮猶釋奠之禮有牲幣學之釋奠非始立學則不必有幣也學見則釋菜弟子見師其禮也束脩若禮于先師則釋菜有三獻則天子諸侯之於山川廟社不止三獻也凡始立學與天子視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四時則釋奠先師而已文王世子謂春釋奠于先師鄭氏釋王制亦謂釋奠禮先師其說是也然鄭氏以王制之釋奠爲釋菜爲釋菜者必有合爲與鄭氏以文王世子之釋奠者必有合爲釋奠其說誤也

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與牲幣爲禮樂之器成其學之又用幣告以器成也然後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幣成也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之屬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之屬乃退老弭得立二代學者釋菜于震序震序東序也凡釋菜在於震序東序即釋菜禮先聖先師之處也然後釋菜合舞之屬春始以羽籥之舞皆進退旋應節奏也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春秋學合聲者皆以其學士入學宮而學之也采謂采擇其才藝所爲也頒謂頒其書使之學教頒其法則使之肄習其事也合聲亦謂其法則使應節奏也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釋菜示敬道也學記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正義曰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帥習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釋菜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

禮書曰周禮大胥春入學舍采合舞學記皮弁祭菜示敬道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既與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然則釋菜之禮猶釋奠之禮有牲幣也婦見舅姑其禮亦謂釋奠禮先師之見先師婦之見廟而已哉婚禮有奠菜儀弟子之見先師其儀蓋此類歟鄭氏謂婿禮奠菜蓋用堇入學釋菜蘋藻之屬始立學釋菜芹藻之屬蓋以洋宮有芹藻子事父母有堇荁

故有是說也菜之爲蔊則菜而已采蘋教成之祭毛氏謂牲用魚芼之用蘋藻則詩所謂湘之者芼之也與釋菜異矣

漢高祖十二年十一月上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

元帝時孔霸以帝師賜爵號褒成君奉孔子後

成帝紹和元年封殷後孔子世吉適子孔何齊爲殷紹嘉侯千六百七十戶後六月進爵爲公地滿百里

梅福上書曰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遍滿之主流出於戶牖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相位尊之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過庶人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識切王氏故終不見納初武帝時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公十三年改封嘉爲奉周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絕不能紀時康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女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

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綴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平帝元始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追封孔均爲褒成侯光武建武五年上幸魯使大司空祠孔子封殷後孔安爲殷紹嘉公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安爲宋公以爲漢賓在三公上十三年封孔均子志爲褒成侯

按西漢時孔氏之裔侯者二人紹嘉侯奉殷後也褒成侯奉孔子之後也建武中興襲爵如故紹嘉之後不知所終褒成之後則志卒子損嗣至和帝永元四年徙封褒尊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元嗣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時再襲封世世不絕

明帝永平二年春三老五更于辟雍郡縣行鄉飲酒禮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太牢十五年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親御講堂命皇太子諸王說經

章帝元和二年春帝東循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人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帝謂孔僖曰今日之會於鄉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

安帝延光三年幸泰山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自魯相令丞尉及孔氏親屬婦女諸生悉會賜褒成侯以下帛各有差

歐陽氏集古錄漢魯相置孔子廟卒史碑云司徒臣雄司空臣戒稽首言魯前相瑛書言詔書崇聖道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演易繫辭經緯天地故特立廟褒成侯四時來祠事已即去廟有

禮器無常人掌領請置百石卒史一人與守主廟謁門太常祠
曹掾馮年史郭玄辭對故事辟雍祠先聖太宰太祝各一人備
齋太常丞監祠河南尹給牛羊豕大司農給米臣愚以為如聘
言可許臣雄等稽首以聞制曰可讀此可見漢祠孔子其禮如
此雄吳雄戚趙戚魯相瑛據碑言姓乙字仲卿
除氏曰按文王世子曰凡學春官釋奠于先聖先師秋冬亦如
之又曰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既釋器用幣然後釋
菜則知古人建立學校未嘗不以祀禮為先也高皇帝雖在倥
傯猶能修其祠於過魯之日武帝興太學而獨未聞釋奠之禮
焉明帝行鄉飲于學校祀聖師周公孔子初似未知所以獨崇
宣聖之意至永平十五年幸孔子宅祠仲尼章帝安帝皆幸闕
里祠孔子作六代之樂則所以崇文重道者至矣使當時儒學
之臣能以古人釋奠之禮而推廣之則又何以加焉

魏文帝黃初二年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
末無受命之運在魯衛之朝教化乎洙泗之上使棲棲焉遑遑焉欲
以存道救身以救世于時王公終莫能用之乃退考五代之禮脩
秦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
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咨可謂命世之大聖憲載之師表者也
遭天下大亂百祀頹壞舊居之廟毀而不脩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
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蒸嘗之位斯豈所謂崇禮報功盛德百
世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為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令魯郡脩
起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衛之又於其外廣為室屋以學居者

齊王正始七年令大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以頗淵配
晉武帝太始三年改封孔子二十三代孫宗聖侯襲爵為奉聖亭侯又
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七年皇太子講經親釋奠于太學如正始禮
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大學
元帝大興二年皇太子講經行釋奠禮于太學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奉聖亭侯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
成帝咸和三年於中堂權立太學
咸康七年於太學在永南總遠有司議依繼帝升平元年
武以太學在永南總遠有司議依繼帝升平元年
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
宋文帝元嘉八年奉聖侯有罪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
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為奉聖侯後有重疾失
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為奉聖侯邁卒子孝伯嗣有罪失爵
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採晉故事
舞武帝永明三年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
畢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上悉在
又有釋菜禮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時從喻希議用元嘉故
事設軒懸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
梁武帝天監八年皇太子釋奠周捨議既惟大禮請依東宮元會太
子著絳紗襮衣 襮音博 樂用軒懸合升殿坐者皆服朱衣帝從之又有
司以為禮云凡為人子者非降不由阼階吏部郎徐勉議鄭玄云由
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宮既異無不由阼階之禮請釋奠及宴會太子
升堂並宜由東階若舉觴幸學自然中階其會賓客依舊西階大同
七年皇太子表其子率國臨城公入學時議者以與太子有齒胄之
議詔之議中臣纘等以為參點回路並事尼父鄒魯釋盛洙汶無譏
部道既光得一資若無點亞二制可

後魏封孔子二十七葉孫乘爲崇聖大夫
孝文太和十九年改封二十八葉孫珍爲崇聖侯
文成帝詔宣尼之廟當別勅有司行釋奠之禮
北齊改封三十一代孫爲恭聖侯
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配以顏回列軒懸樂六佾舞皇太子每通一經及新立學必釋奠禮先聖先師每歲春秋二仲常行其禮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諸生階下拜孔聖揖顏回日出行事群學則於坊內立孔顏廟博士以下亦每月朝

後周武帝平齊改封孔子後爲鄒國公
隋文帝仍舊封孔子後爲鄒國公
煬帝改封爲紹聖侯
隋制國子寺每歲四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年別一行鄉飲酒禮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釋奠亦每年於學一行鄉飲酒禮
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仍博求其後具以名聞詳考所宜當加爵土
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引道士沙門與博士雜相駁難久之
太宗貞觀二年左僕射房玄齡等建議武德中詔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以爲周公尼父俱稱聖人序序置奠本緣夫子故皆宋梁陳及隋大業故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歷代所行古今通允伏請停祭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顏回配詔從之
十一年封孔子裔德倫爲褒聖侯修宣尼廟於兗州給戶二十充其祀

十四年幸國子學觀釋奠
二十年詔皇太子於國學釋奠於先聖先師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攝司業爲終獻
初釋奠以儒官自爲祭主直云博士姓名至是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奏按禮記文王世子凡學官春釋奠於先師鄭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彼謂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儒官釋奠各於其師既非周家行禮所以不及先聖至於春秋二時合樂之日則天子視學命有司興秩鄧德祭先聖先師焉秦漢釋奠無文可檢至於魏氏則使太常行事晉宋以降時有親行而學官爲主全無典實且名稱國學樂用軒縣樽俎威儀並皆官備在於臣下理不合專況在小神猶皆遣使行禮釋奠既准中祀據禮必須稟命今請國學釋奠令國子祭酒爲初獻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國子博士爲終獻其諸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縣令爲初獻水爲亞獻博士既無秩請主簿通爲終獻若關並以次差攝州縣釋奠既請遣刺史縣令親爲獻主望准祭社給明衣修附禮令爲永式學令祭以太牢樂用軒懸六佾之舞並登歌一部與大祭祀相遇改用中丁州縣常用上丁無樂祭用少牢

二十一年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亨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寧賈逵等二十一人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自今有事於太學並令配享尼父廟堂
高宗永徽中制改周公爲先聖夫子爲先師顏回左丘明從祀
顯慶二年太尉長孫無忌等議曰案新禮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又准正觀二十一年以孔子爲先聖更以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回俱配尼父於太學今據永徽令文改用周公爲先聖遂黜孔子爲

先師顏回丘明並為從祀謹按禮記云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鄭
玄注曰官謂詩書禮樂之官也先師者若漢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
有毛公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又禮記曰始立學釋奠于先聖鄭玄
注曰若周公孔子也據禮為定昭然自別聖則非周即孔師則偏善
一經漢魏以來取捨各異顏回夫子互作先師宣父周公迭為先聖
求其節文遵有得失所以正觀之末親降綸言依禮記之明文酌廣
成之奧說正夫子為先聖加衆儒為先師永垂制於後昆革往代之
紕繆而令新令不詳制旨輒事判改遵遵明詔但成王幼年周公踐
極制禮作樂功比帝王所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又說明
王孝道乃述周公嚴配此即姬旦鴻業合同王者祀之儒官就享實
貶其功仲尼生衰周之末極文喪之弊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弘聖教
於六經闡儒風於千世故壬午日胡可降茲上哲俯入先師且丘明之徒
乘軒佩崇秉其聖迄于今日一
見行其學貶為從祀亦無故事今請改令從詔於義為允其周公仍
依別禮配享武王詔從之
三年文宣王廟詔用宣和之舞
總章三年皇太子弘釋奠于國學　開耀元年景龍二年永隆二年
並行此禮
乾封元年追贈孔子為太師
天授元年封孔子為隆道公
總章元年顏回贈太子少師會參贈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玄宗開元七年以貢舉人將謁先師質問疑義勅皇太子及諸子宜
行齒胄禮乃謁先聖太子初獻亞終獻並以胄子充右散騎常侍褚
無量講孝經並禮記文王世子篇初詔侍中宋璟亞獻中書侍郎蘇
頲終獻及臨享上思齒胄之義乃改焉　又詔春秋釋奠用牲宋玄
獻用酒酺而已

八年國子司業李元瓘奏言京國子監廟堂先聖孔宣父配坐先師
顏子今其像見立侍檀檀授坐不並授立不跪況顏子道亞生知才
光入室既當配享其儀見立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閔子
騫等並伏膺儒術親承聖教雖復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
休等二十二賢猶宿從祀豈有非堂入室之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
請春秋釋奠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七十子者則文翁之壁尚不闕
如豈有圖庠逐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為立贊庶敦勸儒風
光崇聖烈曾參孝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望准二十二賢從享詔曰
顏子等十哲宜為坐像悉令從祀曾參大孝德冠同列特為塑像坐
於十哲之次因圖畫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廡壁上以顏子亞聖
親為製贊書于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為之贊題其壁焉

按自禮記釋奠于先師之說鄭康成釋先師以為如樂
有制氏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自是後儒言
以下至賈逵二十二人為先師配食孔聖夫聖作之者也師
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
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
繼先聖今捨是不錄而皆取之於釋經之諸儒姑以二十二
子言之獨子夏無以議為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猶曰受經
於聖人而得其大義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
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為該洽而義理間有差舛
至王輔嗣之宗旨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
聖人之學矣又況載聖焉酺之貪鄙則其素履固當見損於
洙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
預享元璬雖憒憒言之而僅能糾十哲魯子悌於二十二子
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霑享祀蓋拘於康成之注而以專門

故爲蓋得聖道之傳也

二十七年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能發此道啓迪含靈則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所謂自天牧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政教移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到于今受其賜不其猗歟鳴戲楚王英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棲遑放人固可知矣年祀寖遠光寵益彰雖代有褒稱而未爲崇峻不副於實人其謂何夫子既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今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王昔周公南面夫子西坐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闕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其類子既云亞聖須優其秩

顏子贈兗國公　閔子騫贈費侯　冉伯牛贈鄆侯

冉仲弓贈薛侯　宰予贈齊侯　端木子貢贈黎侯

冉子有贈徐侯　仲子路贈衛侯　言子游贈吳侯

卜子夏贈魏侯

又孔子嘗言參也稱魯雖屢空七十之數不載四科之目項雖參於十哲終未殊於等倫久稽先旨俾膺舊位庶乎補得其序人爵式瞻命尚書右丞相裴耀卿攝大尉持節就國子廟冊畢所司莫祭亦如舞莫之禮又遣太子少保崔琳往東都就廟行冊禮又勅兩京及兗州舊宅廟像宜改服裘冕其諸州及縣廟宇既小但務嚴而不須改衣服兩京樂用宮懸春秋二仲上丁令三公攝行事七十子並宜追贈

曾參贈郕伯　顓孫師贈陳伯　澹臺滅明贈江伯

虞子賤贈單伯　原憲贈原伯　公冶長贈莒伯

南宮子容贈郯伯　公皙哀贈鄫伯　曾點贈宿伯

顏路贈杞伯　商瞿贈蒙伯　高柴贈共伯

漆雕開贈滕伯　公伯寮贈任伯　司馬牛贈向伯

樊遲贈樊伯　有若贈卞伯　公西赤贈部伯

巫馬期贈鄄伯　梁鱣贈梁伯　顓孫贈薛伯

冉孺贈紀伯　曹邮贈曹伯

公孫龍贈黃伯　冉季贈東平伯

漆雕子欽贈武成伯　顏子驕贈琅琊伯

壤駟赤贈北徵伯　商澤贈睢陽伯

任不齊贈任城伯　公夏守贈亢父伯

后處贈臺丘伯　秦子開贈彭衙伯

公肩定贈新田伯　顏祖贈臨沂伯

句井疆贈淇陽伯　罕父黑贈東丘伯

中黨贈邵陵伯　公祖子之贈期思伯

縣成贈鉅野伯　左人郢贈臨淄伯

鄭子徒贈滎陽伯　顏之僕贈東武伯

樂欬贈呂平伯　廉潔贈莒父伯

叔仲會贈瑕丘伯　狄黑贈臨濟伯

孔忠贈汶陽伯　公西輿如贈重丘伯

蘧瑗贈衛伯　施常贈東氏伯

奚非贈汧陽伯　陳亢贈頴伯

琴牢贈伯　顏噲贈朱虛伯

琴張贈南陵伯　步叔乘贈淳于伯

右孔子弟子姓名之可見者史記家語所載并十哲共七十七人內公伯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三人唐贈典見禮樂志及唐會要所載並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則除十哲外自計七十三人係增入蘧瑗

法放陳亢申振琴牢張六人若以爲七十二賢在十哲之外則史記家語所載少五人通典所載多一人然太史公作仲尼弟子傳序言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遷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數爾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孔子皆後之不並世又史牒孔子適衛主遽伯玉及灵伯玉使人至孔子禮其使而循以夫子則尊之者如此然則瑗雖賢蓋非門弟子之列也

國子祭酒劉瑗奏准故事釋奠之日群官道俗皆合赴監觀禮請依故事制可

肅宗上元中以歲旱罷中小祀而文宣王之祭至仲秋猶祠之於太學

永泰二年八月修國學祠堂成祭酒蕭昕始奏釋奠宰相元載杜鴻漸不能具至是魚朝恩典監事乃奏宮縣於論堂而雜以教坊工伎

憲宗時夔州刺史劉禹錫嘗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口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知養材之道嚮理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穫慶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圮廢生徒衰少非學官不振爲無貨以給之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雍頻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群臣起屠販故孝惠高后間署原廟於郡國遠元帝時葬玄成遂議罷之夫子孫尚不敢違禮毀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毀孰若行其敬令頻廢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貞觀中詔停孔子廟宛州

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三獻官其他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爲酒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明衣牲牢者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變四縣釋奠費十六萬畀天下州縣歲費凡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裳飽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語其資半畀所祠使增學校舉生員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饌食增學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

德宗建中三年以文宣王三十七代孫齊卿爲充門司馬襲文宣王貞元二年二月釋奠自宰臣已下畢集於國學學官昇講座陳五經大義及先聖之道

九年九月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前先師合與親饗太廟日同准八載上丁釋奠若與大祠同日即用中丁其前先師請別擇日從之

十五年歸崇敬爲膳部郎中奏時議每年春秋二時釋奠祝版御署訖北面而揖臣以爲其禮太重按大戴禮師尚父授周武王丹書武王東面受之請參酌輕重庶得其宜

憲宗元和四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晤爲兗州參軍

十三年以文宣王三十八代孫惟晤襲文宣王

武宗會昌二年以文宣王三十九代孫策爲國子監丞襲文宣王後唐長興三年國子博士蔡同文奏伏見每年春秋二仲月上丁釋奠于文宣王以兗公頗子配坐以閔子騫等爲十哲排祭奠其有七十二賢閻形於四壁面前皆無酒脯自今後乞准本朝舊規文宣王四壁諸英賢畫像前面請各設一豆一爵祠饗中書帖太常禮院檢討禮例分析申者今禮院檢郊祀錄釋奠文宣王並中祠例祭以少牢其配座十哲見今行釋奠之禮伏自喪亂以來廢祭四壁英賢今准帖爲國子博士蔡同文所奏文宣王四壁請英賢各設一豆一爵

利平當司空郊祀錄文宣王從祀諸座各邊二實以黍牛脯豆二實以葵菹鹿臡簋各一實以黍稷俶酒爵一禮文所設祭器俎一豆一爵之儀者奉勅其文六旦王廟四壁英賢自此每釋奠宜准郊祀

[illegible]各陳脯醢等諸物以祭

周廣順二年六月以文宣王四十三代孫前曲阜縣令孔仁玉授爲曲阜縣令仍勑於兗州修葺祀宇基側禁樵採時車駕親征回次兗州命祭之禮上曰文宣百代帝王時崇祀典前代無與比者宜令葺理祠宇以時享祭

致堂胡氏曰人爲諂諛趨利而不顧義者也孔子大聖途之人猶知之豈以位云乎如以位云乎如以功則賢乎堯舜卒伍一旦爲帝王而以異代陪臣臨天下之大事豈特趨利導諛又無是非之心矣斯臣也當周太祖時以拜孔子爲不可見當石高祖時必以拜契丹爲可者是

故君子有言天下國家所慮甚於在位者不知學在位者不知學則其君不得聞大道則淺俗之論易入理義之言難進人主功德高下一係於此然則學乎學豈非君臣之急務哉

宋初增修先聖及亞聖十哲塑像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皆畫像於東西廡之板壁太祖親撰先聖及亞聖贊從祀賢哲先儒並命當時文臣爲之贊其春秋二丁及仲冬上丁貢舉人謁先聖先師並命官行釋奠之禮皆如舊典

太祖皇帝建隆三年詔廟門築令立戟十六枝

乾德四年以文宣王四十四代陵廟主進士孔宜爲兗州曲阜縣主簿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詔孔宜可授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

十月詔免兗州曲阜縣襲封文宣公家租稅

先是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爲編

尸至是孔氏訴于州以聞帝特免之

真宗咸平三年詔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孔延世許於廳上見知州通判及轉運使仍留三年又賜以祭器經書及銀帛各五十兩匹兗州歲以七月中丁孔子壇至是增二十戶大中祥符元年以將東封泰山詔兗州宣尼宜令判州事王欽若致祭　又詔封祀日文宣王四十六代孫賜同學究出身孔聖桂令衣錄次京官陪班位

十一月東封禮畢幸曲阜縣詣文宣王廟上服鞾袍詣廟酌獻廟內外及黃壚仗孔氏家僑陪列初有司定儀止肅揖上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六弟子先儒叔梁紇顏氏上製贊刻石廟中復幸孔林以樹木擦道降輿乘馬至文宣王墓奠拜追益曰玄聖文宣王

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宣聖故事初欲追謚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帝號故第增爰名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徵在游大塚之坰遂以爲名

子母感黑帝而生故曰玄聖莊子曰堯將讓天下許由由逃隱箕山之下堯治天下之民平其政而往見之則窅然喪其天下焉是以謂之玄聖素王之道遂取以爲稱

又詔以御香一合并爐及親奠祭器留廟中賜其家錢二百千綵三百匹錄親屬五人並賜出身又賜太宗御製御書百五十卷及銀器八百兩數宣聖冕服玉圭廟給守兵四十人

詔許叔牙孔氏鄆國大夫人并官氏鄆國夫人

詔追封孔子弟子兗公顏回兗國公賈侯閔損琅琊公鄆侯冉耕東平公薛侯冉雍下邳公齊侯宰予臨淄公黎侯端木賜敦煌公徐侯卜商河東公汲侯言偃丹陽公吳侯卜商河東公魏明金鄉侯單伯成伯魯參取慮侯陳伯嶽梁郡鉅野侯宓不齊單父侯原伯原憲任城侯苟伯公冶長高密侯郟伯南宮縚襲丘侯郟伯公哲哀北海侯宿伯曾點萊蕪侯杞伯顏無繇曲阜侯蒙伯商瞿須昌侯共伯高郵共城侯滕伯漆雕開平輿侯任伯公伯

祭壽張侯向伯可馬耕楚丘侯樊伯樊須益都侯部伯公西赤鉅野侯卞伯有若平陰侯鄫伯巫馬期東阿侯須伯陳元南頓侯梁伯梁鰥千乘侯蕭伯頹牟陽穀侯紀伯冉儒臨沂侯東平伯冉季諸城侯聊伯伯虔沐陽侯黃伯公孫龍枝江侯彭衙伯秦冉新息侯少采伯秦商鄄城侯武城伯漆雕哆濮陽侯琴牢伯顏騶甾澤侯須句伯漆雕徒父高苑侯北徵伯壤駟赤上邽侯清河伯林放長山侯雖陽伯左人郢南武即墨侯零婁伯榮期畝次侯鉅野伯縣成武侯臨淄伯左人郢南華侯魚陽伯燕伋汧原侯勞陽伯鄭國胸山侯汧陽伯秦非華亭侯棗氏伯施之常臨濮侯朱虛伯顏噲濟陰侯淳于伯步叔乘博昌侯東武伯顏之僕寇句侯衛伯蘧瑗內黃侯琅丘伯叔仲會博平侯開陽伯顏何堂邑侯臨淮伯狄黑林慮侯平陸伯邽巽高堂侯汶陽伯孔忠鄒城侯重丘伯公西輿如臨朐侯祝阿伯公西蔵徐城侯南陵伯琴張頻丘侯

又追封玄聖文宣王廟配饗先賢左丘明瑕丘伯齊人公羊高臨淄伯魯人穀梁赤鉅平伯秦博士伏勝東氏伯漢博士高堂生萊蕪伯九江大守戴聖楚丘伯河間博士毛萇洨伯臨淮太守孔安國曲阜伯中壘校尉劉向彭城伯後漢大司農鄭眾中牟伯河南杜子春緱氏伯南郡太守馬融杜風伯北中郎將盧植良鄉伯大司農鄭康成高密伯九江太守服虔滎陽伯侍中賈逵岐陽伯陳識大夫何休任城伯魏衛將軍大常蘭陵亭侯王肅前司空尚書郎王弼封偃師伯晉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當陽侯杜預臨沮侯徐邈太守范寧封餘野伯　命三司使兩制待制館閣官召作贊

太中祥符二年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禮器　致禮院言先聖先師每座爵爵三酌三奠一洗一罍一罍二爵共四坫共二或有從祀之奠諸座各邊二豆一籩一籩一俎一鉶一爵一觶一爵以登一爵以十哲從祀九十八位其用羊豕各一每位俎一觶一爵一觚

學校考

祠祭頒贈先聖先師釋奠用登歌

仁宗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陳暘樂書曰成周之制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故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又曰釋奠于先聖先師明聖賢當祀之於學也自唐以來州縣莫不有學則凡學莫不有先聖之廟矣然致之釋奠于先聖之廟而不用登歌之樂然孔子人臣也用軒架足以爲禮用前賢文集如柳子厚柳州文宣王廟碑與歐公此記及劉公是新息縣鹽城縣夫子廟記皆言廟而不及學蓋衰亂之後荒陋之邦往往草創學立教其事重而費鉅故姑算文廟俾不廢夫子之祠所謂猶賢乎已然聖賢在天之靈固非如釋老二氏與

宮架則過矣（宮架天子之制宮室之有繢故樂之宮架亦繢之）

（中呂姑洗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大呂應鐘也又去仲呂蕤賓夷則無射而加黃鐘太蔟夾鐘姑洗林鐘南呂應鐘大呂太蔟也又去抑）又不施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是有歌奏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厘而正之以廣禮樂之教於天下實聖朝急務也

皇祐三年詔兗州仙源縣自國朝以來世以孔氏子孫知縣事使奉永廟祀近歲廢而不行非所以尊先聖也今後宜復以孔氏子弟充選

至和二年詔封孔子後爲衍聖公

集賢殿學士劉敞言據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祖無擇奏伏見至聖文宣王四十七代孫孔宗愿襲封文宣公乃是其人未死已賜謚矣臣切觀前史孔子之後襲封者衆在漢魏則曰褒成褒聖宗

聖在晉宋亦曰泰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封以鄒國唐初曰褒聖或爲君或爲侯爲公爲大夫使奉祭祀唯漢平帝追諡孔子爲褒成宣尼公遂以均爲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是皆以祖之褒諡而加後嗣生而諡之不經甚矣欲乞明詔有司詳求古訓或封以小國或取尊德褒聖之義別定茅號加于封爵著于令式使千古之下無以加於我朝之盛典也奉聖旨送兩制詳議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爲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至唐開元二十七年追諡文宣王廟自建隆三年詔頒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閔內侯以所食八百戶九旒服九章按衣服今王爵之服春秋褒美則用中祀皆今朝之制也其免國公顏子等皆以本廟郡國縣封爵級古今禮制不一難以通用周之冕服宜如舊制依官品依服令文宣王冕用九旒顏子已下各依郡國縣公侯伯正一品至正四品冠服制度庶合禮令從之

元豐六年吏部尚書曾孝寬言孟軻有廟在鄒未加爵命詔封鄒國公

七年禮部言乞以鄒國公回顏子配食宣聖荀況楊雄韓愈並從祀于左丘明等二十二賢之間從之封荀況蘭陵伯楊雄成都伯韓愈

昌黎伯頒行天下學廟塑像春秋釋奠行禮

容齋洪氏隨筆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故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燕下從祀之列子與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舜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孟子配食與顏子並而其師子思之師曾子亦在下此兩者於禮於義無所未然特相承既久矣之故誠耳相攸岳氏愧郯錄曰蘇文忠公軾集秘試策問曰古者坐於席故遷坐之長短簟簟之高下適與人均今土木之像既已巍然於上而列器皿於地使鬼神不享則不可知若其享之則是倚伏俯而就也珂按今世國學郡縣學禮殿坐像皆正席南向顏孟而下列侍所謂設與其文曰古人之坐者兩膝著地因反

其踞而坐於其上正如今之胡跪者其為兩拜則又拱兩手而下之至地也其為頓首則又以頭頻手上也其為稽首則又卻其手而以頭著地亦如今之禮拜者皆因跪而益致其恭也故儀禮曰坐取爵曰坐奠爵曰坐遷之曰一坐再至曰武坐致右軒左老子曰坐進此道之類凡坐言者皆謂跪也漢文帝與賈生語不覺膝之前於席管寧坐不箸股楊當膝處皆穿皆其名驗然記又云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莊子又云跪坐而進之則跪與坐又自有少異處疑跪有危義故兩跪著地伸腰及股而勢危者為跪兩膝著地以尻著踵而稍安者為坐也又詩云不遑啓居而傳以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見以安為安定之坐夫以啓對居而訓啓為跪則居之為坐可知蓋兩事相似但一危一安為小不同耳至於拜之為禮亦無所考但杜子春說太祝九拜處解奇拜皆

當齊屈兩膝如今之禮拜明矣凡此三事書傳皆無明文亦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為錢子古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古不以為然而必以塑像為問予既略考禮如前之云又記少時聞之先人云嘗至鄭州謁列子祠見其塑像席地而坐則亦并以告之以為必不得已而塑像則當放此以免於蘇子瞻伏闕之議子古又不知其自何時而變而今人有不察也頃年為錢子古作白鹿禮殿欲據開元禮不為塑像而臨祭設位子古不以為然而必以渭然會予亦辭浙東之郡遂不能強然至今以為恨也其後乃聞成都府學有漢時禮殿諸象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檢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放文翁石象為土偶以來而塑手不精或者猶意其或為加飾也去年又屬蜀漕楊王休子美令乃并得先聖先師二象本刻精巧視其坐後兩踝隱然見於帷裳之下然後皆其所以坐者果為跪

而亡疑也惜乎白鹿塑像之時不得此證以曉子言使東南學者未得復見古人之象以革千載之謬為之喟然太息姑記本末寫寄洞學諸生使書而揭之廟門之左以俟來考焉又注其下曰老子云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蓋坐即跪也進猶獻也言以重寶尊禮與人不如跪而告之以此道也今說者乃以為坐禪之意遠矣後古意遺像粲然可考而知珂按符子曰太公消釣於隱溪跽而隱崖不餌而釣仰咏傍吟暮則釋竿其膝所處石皆若臼其踦躅崖若路此尤足以驗前說或謂閻朝紫宸宮設塑之制亦坐于倚所不當輕議珂竊以為原廟用時王之禮祠帝器皿皆與今同則其為像反不當以泥古矣珂在朝時以攝奉常丞奉祠太廟得立阼階見室中之用亦不以高几蓋古今器服各適其宜以便於事是亦求神之義也

哲宗元祐元年朝議大夫孔宗翰歸記襲封疏謂本為侍祠今乃兼領他官不在故郡請自今不使襲封之人更兼他職終身使在鄉里事下禮部大常寺禮官議欲依所請襲少卿請依家世例知兗州以訓其子孫襲封者專主祠事增賜田百頃供祭祀之餘許均贍族人其墓廬如舊法賜書員教授一員教諭其家子孫鄉鄰或願從學聽改衣冠公為奉聖公及兵定家祭冕服等制度頒賜詔可

六年帝幸太學行釋奠禮一獻再拜

元符元年吏部言請下兗州於孔子家衆皆席地而跪坐文翁猶是當時琢石所為尤足據信不知蘇公蜀人何以不見而云爾也及檢方子直入蜀帥幕府因使訪焉則果如所聞者且為放文翁

徽宗崇寧元年詔追封鄆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

二年太常寺言國朝祀儀諸壇祠於正位居中南面配位在正位之東向西面若兩位亦為一列以北為上其從祀之位又在其後今圖子監與子孟子配享之位即與閻子騫等從祀之位同作一列雖坐

次少出而在文宣王帳座之後於配食之禮未正請改正頲子而下從享位次爲圖頒示天下從之

紹熙閒項安世爲越州教授告先師文曰常平使者朱熹爲安世言開元禮先聖東向先師南向故三獻官皆西向則緖右尚右也今祀典正位南向配位西向三獻官猶西向則兼而用之也獨此府廟學有司以私意復古使配位皆東向此古者先聖之位也拂今之法戾古之義先師其不安於此也安世用惕然不敢寧奠謹擇日奉安先師于西向故位不敢不告惟先師鑒之

六月詔以王安石配享孔子廟設位於鄆國公之次仍令國子監圖其像頒之天下

大觀元年大司成強淵言致禮經士始入學釋菜請自今每歲貢士從之

二年詔蹕子思從祀

四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如王者之制

議禮局言文宣王自開元追益之初則內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祭用宮架其禮制蓋嘗增崇矣國朝會要國子監神像祼用冕九旒服九章而不載其更易之端崇寧四年八月詔從國子司業薛昂請改用冕十二旒服九章而又圖繪頒之天下郡邑其執圭亦戟乞並從王者制度又言弟子公冶公晳公冉定顏祖鄒單牢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絜從祀文宣王考之史記皆有其名唐開元禮亦載祀典乞皆追侯爵與祭享從之

九月十二日詔公侯伯封鉅平侯向顏滕侯薛侯邾侯莒子郯子杞侯宋公虞賓介國公周陽侯鄒單鄫侯公冶侯公晳侯公冉定侯梁武侯顏祖侯秦商鄫侯泰商鄫侯原抗梁平侯樂欬侯廉絜睢陵侯公祖句茲侯秦祖鄫侯縣亶汶陽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鄄城伯公羊高平陸伯穀梁俶雍丘伯莊周蒙城伯劇子公孫丑以下從祀

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爲舒王配享王雱爲臨川伯從祀

五年太常寺言宛丘縣學孟子廟詔以樂正子配享子公孫丑以下從祀

詔定其封爵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興伯告子不害東河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仙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應滕水伯盆成括萊陽伯季孫豈城伯子叔承陽伯從之欽宗靖康元年右諫議大夫楊時言王安石學術之謬乞追奪王爵毀去配享之像詔王安石依鄭康成例從祀

高宗紹興八年詔衢州於孔宣王墳墓之側賜五頃賜主奉先聖祠事襲封衍聖公孔玠以孔氏渡江子孫隔絕梵廟故賜田以奉先聖蒸嘗

十三年上幸學止釋大成殿內外入帳群臣班列於庭上出帳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如常儀詳見享先聖門

二十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代孫搢補右承奉郎襲封衍聖公奉祠事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如紹興之儀

光宗紹熙四年以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文遠爲承奉郎襲封奉聖公

唐開元禮皇太子釋奠于孔宣父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殿前之西爲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刻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侯就陳於閤外通事舍人引宮臣文武七品

以上祭祖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紐佩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請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以出侍御如常皇太子即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謁引陪位者以次出尼應尊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如別儀無尊太子準此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以里學及齋太公廟祥享官同司業以下太公廟學

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朝庭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鍾簴次之磬簴起西鍾簴次之設三鎛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祝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鍾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簴在西鍾簴在東其編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諸工人各位於懸後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燎埳於院內堂之王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設御史位於東門之外道北西向監祭國學及齋太公廟學同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陛之東南西向事則還位北向上國學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同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埋埳東北南面不上設協律郎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埳東北南面不上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縣地之間北向太樂令國學同設登歌位於北縣之內近東西向設祝位於太樂令之南北向設敔位於祝東北西向設柷位於祝西北東向設麾幢於樂懸之北當中南向設舞位於縣內之南當中北向設文舞位於武舞之南俱重行北向設舞師位於舞位之南北向設執羽籥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干戚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旄翟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幢節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纛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鼗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鞉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朔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金鼓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鐸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相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麾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旌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鐃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鐲者位於舞師之南北向設執節

各服其服并設先聖神座於座上西搨問東向（國學設神前於前亭內西牖閒東向大子）（儀制令設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東序內西向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

出宮（國學釋奠儀太公同此）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之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屬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重如式）俱詣閤奉迎侯進輅車於西閤外南向（皆負乘輿器物者則立於輅車之前北向）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請外辦僕奮衣而出正立鞅轡皇太子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式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其參加之官應從駕者皆預發引俟伏興退復位）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次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車線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啓令退稱令侍臣上馬左庶子版奏外班皇太子出便次門外東向左庶子版奏稱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勞皇太子至版位西向立（每事中允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啓令退稱侍臣上馬畢中允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啓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左庶子前啓

皇太子東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東和之樂下放此太子自東階升左庶子以下及左右衛率人從升以下皆作和之樂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向進皇太子捨奠受幣每受物皆啓跪奠物俛伏興受幣訖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立樂止又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還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樂止初群官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還樽所執樽者舉冪在庶子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取爵於坫進太子受爵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前北向跪讀祝文訖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太公郭叔云齊也太祝還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齊太公郭叔云齊也太祝還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還樽所率更令引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于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先聖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祇奉典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

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酒樽所取爵於坫執樽者舉冪祭酒酌盎齋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豐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奠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舉冪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與還樽所（徹者遷豆各一奉樽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國學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求和之樂作（國學無樂更令至再）奉禮曰飛宮再拜（國學太公儀同）奉樽所拜（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望瘞位（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曰可瘞毛血（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瘞埳東北向初在位者西向立（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曰賜胙

少退北向再拜祭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
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盞酒西盤果二）
侯閱通祀儀禮州縣釋奠至聖文宣王儀
時日
州縣以春秋二仲上丁釋奠
至聖文宣王前一月檢舉閑所屬排辦（舊本無此釋奠前一節行事執事官集算機抄習讀祭文）
齋戒
前釋奠五日應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吊
問疾作樂判署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日一日於
正廳其一日躬親赴祠所宿祭事得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
州縣長吏（或以他官攝行事）已齋而闕者通攝行事
陳設

釋奠三日本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院地之宜（今定北向）
前二日有司率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外設罍歌之樂於殿
上和南北向（陳設如前）釋奠日丑前五刻執事者陳幣篚各於神位
之左（如前）西向立祝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致昭告于先師顏
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体
次設於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邊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籩
豆前）右十豆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
祝把配神尚饗祝與刺史再拜訖奉幣進跪奠版於神座與
還篚所刺史訖奉幣亦訖奉軍事引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
還篚所刺史訖奉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與少退
北向立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致昭告于先師顏
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于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体
次設於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邊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籩
豆前）右十豆為三行以右為上（第一行）祝板各於神位之右置於坫（坫板長尺二寸高八
寸）祝把配神尚饗祝與刺史再拜訖奉幣進跪奠版於神座與
還篚所刺史訖奉幣亦訖奉軍事引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與
還篚所刺史訖奉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
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洒
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跪奠於先師神座前（脯醢在中一籩一豆以東為上）
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
拜奏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訖贊禮者引亞獻詣盥洗盥
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訖降復位初獻畢贊禮

前皆有坫加勺冪爵酌摋
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
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著尊二
罍二實明水元酒皆在上
實山罍以本爵酌充
而不酌又設　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籩
一在邊豆之前兩廡各設象尊二
爵一在邊豆之前兩廡各設象尊二
於東階之東
罍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巾
有司設獨於神位前洗二
爵一在邊豆前
盥一在邊豆之前
右二豆
盥一在豆前
右二豆
爵以
爵以
亞終獻及祝在東西向北上
南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於庭中北
向西上設初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位於殿上前稍西向
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設望瘞位於瘞坎
之南三獻官在南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省牲

前期一日釋奠官帥其屬常服詣
各還齋所晡後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

行事

釋奠日丑前五刻　一時仲春仲秋用丑時一刻行事執事官各入就次掌饌
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
百官自東階　點視陳設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　贊禮者引三獻
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　初獻詣洗盥手帨手分獻官詣洗盥手帨手
贊禮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行事鞠躬　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
下席位西向立贊者對立於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贊者引祝升殿就位贊者

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初獻初獻受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
于坫初獻執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唱
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降階詣飯坎替酒者引初獻以下就望
瘞位執事者取幣祝板冥於瘞坎替禮者曰可瘞實土半坎初獻以
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替禮者替曰揖禮畢退有司監徹籩豆戶
以降乃退

朱子曰夫子象設置於椅上已不是又後置在座上到春秋
釋奠却乃陳籩簋邊豆於地是甚義理其錢帶說要卿宜聖坐
于地上如設席模樣祭時却自席地此有甚不可處每說與人
却道差異不知如何其記在南康欲於學中塑頭宜聖不能得
後說與交代云宜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
今不可行只得設像坐于地方始是禮　又曰孔子居中顏孟
當列東坐西向七十二人先是排東廡三十六人了却方自西

頭排起當初如此自非曾子於踐上下面趙一位次序都亂了
此言漳州未知他廳如何　又云某經歷諸郡州縣學都無一
个合禮序　釋奠散齋因云陳宥仲以書問釋奠之儀今學中
儀乃禮院所須參差不可用唐開元禮却好　開寶禮只是
全錄開元禮易去帝號耳若　政和五禮則甚錯今釋奠有伯
魚而無子思又十哲亦皆參差仲弓反在上且如紹興中作七
十二子贊只據唐辭號不知後來已經加封矣近嘗申明之
又曰謁先聖拈香不是古禮古禮拜進前捻香不當叩首只直上捻
香了却出笏叩首而降拜

朱子滄洲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今用深衣原書）掌儀設
神座用席先聖南向配位東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
位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各左
一籩（今用木盤以下準此）右一豆（今用木盤以下準此）設罇一於堂上東南隅（今

獻官者　分奠二人贊者
掌儀者　司尊　祝

學校考

幸學養老

按古者天子之視學多爲養老設也雖東漢之時猶然自漢以後養老之禮浸廢而人主之幸學者或以講經或以釋奠有虞氏深衣而養老（虞氏質深衣而已鄭注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燕二是饗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養庶人之老四代皆然）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而用燕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其禮尚矣憲養氣体而不乞言（憲法也養之爲法其德有然也）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三老五更皆老人爲其近於親也）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貴德謂有知有仁也貴爵謂有加於尚齒也貴富謂有事養之於其富也）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而用享禮（享禮亦燕禮也）所以教諸侯之悌也（悌順也）燕禮庠養也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中也）養之爲法其德有然也）有善則記之（記之謂書其事於冊）

禮運云其所謂立於其所謂志之（謂立於學者如之）

周制玄衣而養老（玄衣養國老於東膠膠之言交也）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郊用之小學者四代相傳之宮名也）兼用虞燕夏享殷食之禮（兼用之謂盡其禮之事也虞氏質燕禮之庠制長如謂之學在國之東西序在西北夏后氏質殷人尚白而養氣殷人尚白而養陽也此數者皆養老之禮）

禮食音似下同

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而用食（食謂飲酒之禮）

穀人縞衣而養老（縞尚白也殷尚白而養陽）

夏官羅氏仲春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月令仲秋天子養衰老）

授几杖行糜粥飲食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使人受凡三王養老皆引年（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合舞於是時也天子則脈學焉遂養老此養老於仲秋者也月令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外戚邦甸者貴老孤子則掌其割烹之事（有秩酒謂老臣王割牛也）酒正辨酒之名與其用之節以共王及百官之酒酒無酌數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有秩酒謂老臣王割牛也）遺人門閭之委積以養老孤（門閭出入皆有稅所以濟老孤）司門以其財養死

政之老與其孤（所以明之委積死政之老孤亦所以恩政事者之父母也）士脩子共其食（禮運三公在朝三老在學內則凡養老五帝憲養氣体而不乞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五帝憲養氣体而不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導史記之爲悖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後

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貴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之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鴞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檎人所謂耆老者摠三者而言之也鄭氏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皇氏謂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為國難而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户校年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養老一歲有七

鄭氏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養老凡四也文王世子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是七也然則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卿飲酒必立三賓而養老必立三老故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更故永平中拜宣榮為五更建初中拜伏恭為三老而鄭氏以此為三代之制誤矣（晉摯虞以為王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群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固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記禮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棠割烹酒正共酒醑人共食羅氏共鳴方壯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群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詩頌

烝嘗而有雝徹既飫鍾送尸則當有樂矣樂師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鍾鼓鍾師凡享食奏燕樂饗師宿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當無樂蓋非常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北東面三公設几九御正履得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鯁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符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群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徵召衆鼓）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狄節祭先聖先師焉（無衆也狄當也謂當有司攝其事舉常禮）有司卒事反命（告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又之養老之中已有始事也既曰時天子視學乃適東序釋奠於先老（親奠之者在實奠之中已有行事之禮）

養老之珍具遂發咏歌退修之以孝養也發咏歌詩也退修學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極之大者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興成也之謂也樂成於下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反猶報也仁謂親親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極之大者也既歌而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興成也之謂也樂成於下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故曰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群吏曰

御座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皇帝虛躬請授禮畢而還又都下及外州人年七十以上賜鳩杖黃帽（有物則授不爲常也）後周武帝保定三年詔以太傅燕國公于謹爲三老賜延年杖皇帝幸太學以食之三老入門皇帝迎拜門屏之間三老荅拜設三老席於中楹南面太師晉國公宇文護升階設几於席三老升席南面憑几而坐大司寇楚國公豆盧寧升階正昜皇帝升立於荅席之前西向有司進饌皇帝跪授饌豆親祖割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撤去皇帝北面立訪道三老乃起立於席後皇帝曰猥當天下重任自惟不才不知政理之要公其誨之三老荅曰木從繩乃正后從諫則聖自古明王聖主皆虛心納諫以知得失天下乃安惟陛下念之又曰爲國之本存乎忠信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信不可失國家興廢在於賞罰若有功必賞有罪必罰則爲善者日益爲惡者日止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則天下善惡不分下人無所措手足又曰言行者立身之本言出行隨誠宜相顧陛下三思而言九鷹而行若不思不慮必有過失天子之過事無大小如日月之蝕莫不知者願陛下順之三老古畢皇帝拜拜受之三老荅拜禮成而出

唐高祖武德七年幸國子學親臨釋奠

唐制仲秋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面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焉設教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五品以上致仕者爲國老六品以下致仕者爲庶老）天寶八載國六月制其天下百姓丈夫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宜各給中男一人充侍仍任自簡擇至八十以上依常式處分餘並如開元禮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幸國子監詔加飾祠宇及塑繪先聖先賢先儒之像帝親製文宣王兗國公二贊

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謁文宣王畢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學官李覺方聚徒講書即召覺令對御講說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帝爲降輦令有司張帟幕設別坐詔覺講易之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帛百匹

真宗咸平二年幸國子監召學官說書賜以金帛

仁宗天聖二年幸國子監召直講兼諸王府侍講馬龜符講說賜判監馮元以下及學官器幣有差高宗紹興十三年國學大成殿成明年國子司業高閌請幸學上從之詔畧曰偃革息民恢儒建學聲明丕闡輪奐一新朕等擴望幸之誠悅述諸儒之志遂繼橋門之盛願親釋奠之臨請既方堅理宜從欲斬款當於先聖仍備舉於舊章三月上服靴袍乘輦入監止楚子大成殿門外入幄群臣列班於庭上出幄升東階跪上香執爵三祭酒再拜群臣皆再拜上降入幄分奠從祀如常儀訖先設次於祭酒之後及堂上之中南向設御座閣門設翰臣班於堂下如月朔視朝之儀宰輔從臣次於中門之外上乘輦幸太學降輦於堂入次更衣講官入就堂下講位北向執經官學生皆立於堂下東西相向上出次升御座群臣起居如儀乃命三公宰輔以下升堂皆就位左右史侍立講書及執經官北面起居再拜訖命之升立於御座左右學生北面再拜分立於兩廡北上內侍進案牙籤以經授執經官賜三公宰輔以下坐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左右史降階東西相向立執經官降講官進前致詞乃降北面再拜分兩廡乃賜茶三公以下北面再拜升各立於位後學生北面再拜分兩廡以下降階學生自兩廡降階北面再拜立上下皆就坐賜茶畢三公以下降階北面再拜群臣以次出上降座還次乘輦還宮時命禮部侍郎秦熺執經司業高閌講易之泰遂幸太學正持志二齋賜閌三品服學官遷秩諸生授官免謝賜帛有差上既奠拜注視貌像冀冀欽慕覽唐明皇及太祖

兵宗徵考所製贊文令有司悉取從祀諸賢言錄以進上遂作先聖
及七十二子贊冠以序文親御宸翰以方冊之五月丙辰登之綵殿
備儀衛作樂命監學之臣自行宮北門迎至學宮拜之大成殿上及
二廡

孝宗淳熙四年幸太學如紹興之儀命禮部侍郎李燾執經祭酒林
光朝講大學

唐開元禮皇帝皇太子視學儀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
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
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捐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
捐間當講捐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設文官三
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向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
於講捐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
前東向北上 其執讀者一人立設講座於講捐之前西階下典
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北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
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
作講執讀執如常儀學官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
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
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
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
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 學生青服
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帥

貢者先入就位謁者贊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
就堂下位皇太子亡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
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
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 諸爵者子孫量人從入中門於皇太子東
南西面北上 奏稱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
奏稱勅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揖者又承傳皇
西面稱勅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皇帝有勅賜會
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群官坐者各升
座訖 其文服者下及陳編皆服於階執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
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坐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群官皆起通事舍
人各降堂下位若有勅賜會則侍中承制降詣堂下宣勅及太官
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群官以下會訖
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 學生青
卷四十二 一一 文獻通考卷四十五

車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量時刻版奏外辦皇帝出次文武官陪從還宮
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唐開元禮皇帝養老于太學儀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
學堂南門外之西群老次於其後俱東向設群官次文官於門外之
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群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
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筵紛純加漆席畫純設三老座於堂
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三老座西俱不屬皆筵紛純
加漆席畫純次席褥純設三老
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通筵縮布純加席紛純加宛席玄帛純
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座於國老之後皆通筵縮布純 加藻席畫純凡五品
以上致仕者為國老 書三品以上
勳賞疑衍純
大品以仕以

太樂令展宮縣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殿庭等其樂
元會之儀與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縣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
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縣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
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其諸州縣人分方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奉禮設門外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
設罇於東楹之西北向左玄酒有坫以置爵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
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爲三老次一人爲五更尚食先
具牢饌爲將至調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
服入就位樂奏至太學門廻輿南向停中跪奏請降俟駕皇帝降
輦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爲之
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

群官客使入就位樂奏鳴出宮時刻漏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
五更俱服進賢兩梁冠朱衣素裳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
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群老等俱赴集其次若各
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
面北上奉禮帥群老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
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
如常（侍中贊導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
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博士如式）殿中監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
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於
立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
道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作二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
北上奉禮引群老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
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撫舞以荅再拜畢皇帝揖進三

學校考

群國鄉黨之學

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術當為遂古者仕焉而已老歸教於閭里）

（敖夕也於門側之堂謂之塾五百家為黨遂屬於鄉遂大夫問政則考學者之德行道藝而興之比乃考焉）

考校中猶間也鄉遂大夫間歲則簡其德行道藝屬於鄉遂使之脩六德六行以教萬民而興賢能出使長之（興舉也）

敬業樂群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經辭句絕也辨之謂別其章義所疑處也親師謂尊敬其師知其事又之比強立而不反（反猶變也）謂之小成九年視離經辨志二年視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離猶雜也知類謂於事物之比雜而不亂也）

禮書曰說文閭里門也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尚書大傳曰古者八家而為鄰鄰有序鄰序之教出於閭閭有門門側之堂謂之塾（詩見文）蓋古者合二十五家而為之門門有塾鄰長坐於右塾（鄰長老坐於左塾班固食貨志曰里胥平旦坐於右塾）

塾上老庶老於此所以教之學也坐里胥鄰長於此所以教之（庶老少師餘子畢出然後皆歸夕亦如之餘子皆入學）

入父之教謁行見之禮焉行朋友不相踰（踰越也）

趨隨入皆如之（書傳或曰趨隨行見之禮焉行朋友不相踰越在并重任分頒白者不

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

（北向）

（此七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五十里之野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五十里之野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五十里之野）

長樂陳氏曰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成均取焉（成均取焉於上尊以其學近天子朝故也）

（欽頌冰水頌借公能修冰宮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泮水半水之宮也）

觀其旂其旂茷茷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八章章八句

江陵項氏枚江縣新學記曰古之為小宮者其條理不見於經而有詩在焉予嘗反覆而推之其頌泮水三章則言其君相之相與樂此而已自四章以下始（盡於）其學法自敬其德而至於明其德明其德而至於廣其心廣其心而至於固其道終焉此則學

之本也自威儀孝弟之
獄訟之講習而極於車馬器械之精能此則學之事也自烈祖
之鑒其誠而至於多士之化其德自多士之化其德而至於遠
夷之服其道此則學之功也

明堂位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周
學也

班固漢書食貨志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族五族爲黨五
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户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
登一級至鄉而爲卿也於里有庠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
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
同我父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婦子聿於改
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
坐於右塾鄉長坐於左塾皆有文教者也出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
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一月六中又閏月再見十五日凡四十五日也必相從者所
以省費燎火同巧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
詠各言其傷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餘子謂未任役者八歲入
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也五方異書如今別學外國
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
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庠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
歲貢少學之異者于天子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
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于路
以采詩獻之大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窺牖户而
知天下此先王制土奠民富而教之之大略也

漢文翁爲蜀郡守仁愛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
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

業如弟子則郡縣皆有以應詔而博士弟子始爲國家選舉
之公法也

元帝時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平帝元始三年立學官郡國曰學邑茂國曰校校學置經師一人鄉
曰庠聚曰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
何武爲刺史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
西漢以郡文學入官

梅福　倩不疑

蓋寬饒　諸爲豐

出祖建武六年李忠爲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爲起學
校召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二郡中向慕之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

韓延壽　王章

鄭崇　張禹

之以娛嘉賓

宋均調補陽長為立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舉為冠恂為汝南太守修學校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立講堂以禮化俗任延為武威大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孫皆令習業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

秦彭為泰山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讓之儀

右係郡陽郡學事跡之見於前史者溥之言有味可書郡志殊欠登載

移帝永和中征西將軍虞亮在武昌開置學官起立講舍亮家子弟及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四府僚屬得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東脩復學校若非東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為生明為條制令法清而人貴

梁武帝選學生遣就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

劉州郡立學

後魏獻文帝天安初立鄉學郡置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後令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百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學生八十人中郡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學生六十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學生四十人郡縣學始乎此矣

北齊制諸郡並立學置博士助教後經學生俱被差遣充負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開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游惰亦不檢察皆由上非所好之所致也諸郡俱得察孝廉其博士助教及府學之徒通經者推擇充舉射策十條通八以上聽九品出身其尤異者亦蒙抽擢

隋仁壽元年詔廢州縣學詳見太學門

唐制京都學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上縣四十人中縣中下縣

各三十五人下縣二十人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長史主焉每歲仲冬州縣館監舉其成者送之尚書省（詳見太學門）

武德七年詔諸州縣及鄉並令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有司試冊加階

玄宗開元二十一年勅諸州縣學生年二十五以下八品九品子若庶人並年二十一已下通一經已上及未通經精神聰悟有文詞史學者每年銓量舉送所司簡試聽入四門學充俊士即諸州人省試不第情願入學者聽國子監所管學生尚書省補州縣學生州縣長官補（詳見學令）諸州縣學生習正業之外仍兼習吉凶禮公所有禮事處令示儀式餘皆不得輒使諸百姓任立私學其欲寄州縣受業者亦聽

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鄉有序黨有塾將以弘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率由於是其天下州縣每鄉之內里別各置一學仍擇師資令其教授

正元三年正月右補闕宇文炫上言請京畿諸縣鄉村廢寺並爲縣學并上制書事二十條件疏奏不報

後唐天成三年宰臣兼判國子祭酒崔協奏請須下諸道州府各置官學如有鄉黨備詣文行可舉者錄其事實申監司方與解送但一身就業不得影庇門戶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廬山白鹿洞學生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先時南唐升元中白鹿洞建學館以李道爲洞主掌其教授

又賜石鼓書院勅額

眞宗太中祥符二年應天府民曹誠即楚丘成同文舊居造舍百五十間聚書數千卷博延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禮郎戚舜賓主之仍令本府錄職官提舉以誠爲府助教八年賜潭州嶽麓書院額始開實中郡守朱洞首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學者李允則來爲州請於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八年召見便殿拜國子學主簿使歸教授詔賜書院名增賜中秘書

右宋興之初天下四書院建置之本未如此此外則又有西京嵩陽書院賜額於至道二年江寧府茅山書院賜田於天聖二年嵩陽茅山後來無聞獨四書院之名著是時未有州縣之學先有鄉黨之學蓋州縣之學有司奉詔旨所建也故或作或輟不免具文鄉黨之學賢士大夫留意斯文者所建也故前規後隨皆務興起後來所至書院尤多而其田上之錫教養之規往往過於州縣學蓋皆欲昉四書院云

仁宗即位之初賜兗州學田已而又命藩輔皆得立學其後諸旁郡多倣立學者詔悉令頒行（詳見本門）

慶曆四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建議精貢舉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本道使者選部爲教授不足則取於鄉里宿學之有道業者士須在學三百日乃聽預秋試舊充者百日而止（詳見本門）

安定先生胡瑗自慶曆中教學於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胡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胡學多秀彥其出而從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德訓子弟皆賢才王荊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根柢次以收拾摘與枝葉慶曆四年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爲太學至今著爲令

五年詔曰頃者嘗詔方夏增置學官而吏貪榮儒之風名務增室歷使四方游士競起而趍之輕去鄉閭浸不可止今後有學州縣毋得輒容非本土人居止聽習若吏以緒修為名而斂會民財者按舉之

神宗熙寧四年詔置京東西河東北陝西五路學以陸佃等為諸州學官仍令中書采訪逐路有經術行誼者各三五人雖未仕亦給簿劄俾使權教授他路州軍命近日選薦京朝官有學行可為人師者

宣除通路官令兼所任州教授州給田十頃為學根仍置小學教授

八年秋詔諸州學官先赴學士院試大義五道取優通者選差

元豐元年詔諸路州府學官共五十三員

京東路兗徐曹鄆青密州應天府各一員京西路西京國子監許陳襄鄧州各一員河北路北京國子監定相衛懷滄州真定府各一員陝府西路陝華耀邠秦燕州永興軍鳳翔河中府各一員河東路路晉代州太原府各一員淮南路揚州亳州各一員兩浙路杭越蘇三州各一員江南東路饒州江寧府各一員江南西路洪州吉州各一員荊湖北路江陵府一員福建路建州一員成都府路眉州成都府各一員梓州路梓州普州各一員利州路利州一員夔州路夔州一員廣東路廣州一員廣南西路桂州一員

按是時大興學校而天下之有教授者只五十三員益重師儒之官不肯輕授濫設故也觀其所用者既是有出身人然又必試中而後授則與入館閣翰苑者同科其選至矣哲宗元祐初齊廬宿常慶頴同惠澧河陽等州始相繼置教授三舍法行而員額多至大觀時吉州建州皆以養士數多置教授三員宣和時罷州縣學三舍法始令諸州教授若係未行三舍已前置者依舊餘並減罷如贍學田產房廊等係學生至則附上舍試別立號考取分三等試入上等補上舍生入中舍法備行天下自縣選考升諸州為州學生每三年貢入太學為太行三舍後添給者亦復拘收云

哲宗元祐元年詔近臣擇經明行修堪內外學官者人舉二員遂罷試補法

二年中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領師席非是詔內外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

三年又詔宮學教授關選諸嘗被舉可為學官及中十科中可為師表或可備講讀者仍官已升朝年及四十乃得為之　四年以舉薦頻於詔須命舉乃得奏上

紹聖元年三省立格作從臺諫國子長貳舉堪任諸州學官一員須嘗中進士或制科年及三十者若制科及進士第在上五人禮部參名在上三人升臨廣文館第一人或從太學上舍得第即皆不試而用餘並召附吏部春秋試凡試兩經大義各一道以通經善作文為合格已經舉試中書籍其姓名俟有闕則選授焉於是內外見學官非制科進士出身及由上舍生入官者並罷時學官已立試法潭

州教授本升吏部擬注者令三省選差

崇寧四年詔三舍法應宮置教授州考選升補悉如太學者為定令而未及頒於四方請州學皆立學期以一年考察無玷乃許應舉方之前日結保投牒以較一日之長者有閒矣

元符二年初令諸州推行三舍法應宮置教授州考選升補悉如太學州許上舍一人內舍二人歲貢入之京師其上舍即附太學補外舍試中補內舍生通三試不升舍者遣還其州其內舍免試至則補為外舍生諸路選監司一員提舉學校守貳董幹其事還試補上舍生選有出身官一人同教授考選仍封彌謄錄

徽宗崇寧元年宰相蔡京建請天下皆置學郡少或應書人少即合二三州共置一學學悉置教授二員縣亦置學州縣皆置小學推三舍法行天下自縣選考升諸州為州學生每三年貢入太學為太學生至則附上舍試別立號考取分三等試入上等補上舍生入中

等補下等上舍生入下等補內舍餘為外舍諸州軍解額各以三分之一充貢士開封府量留五十五額解土人之不入學者餘盡均給諸州以為貢額任外官者子弟親戚許入學若於法應避所任親者聽就學於他州即不得升補與貢在學及一年給牒至太學用國子生額解試若所貢士至太學試中上等或預升舍人多其本貫監司太守提舉有差州給常平或係省田宅充養士費縣得用地利所出及非係省錢州學職掌學諭學長許奏特奏名人某毋得以非經史子書教授詔令講議司立法須降

二年先是諸州縣學補弟子無定員有司病費廣難贍詔諸州用前一舉試者為則嘗踰二百人許置百員數減乎此則以三分之二為額上舍內舍立額亦如之縣學則裁其見籍舉三而汰一提學司通一路才許均給學費仍行部摘試文檢括當否生員當式公私試雖不中亦復其身勿事臣僚言神宗尚經術將以明道德一風俗元祐

數則盡其殘廩之在元符者立異說壞之今餘習未殄乞立法禁天下利鴟其可息詔付國子監其有上書及三舍生言涉詆訾異論者悉遣歸其鄉自訟齋拘之三年令州縣學用三舍法陞太學罷科舉

舊法隸學三年經兩試不預升貢即除其籍法涉大嚴自今三年內二經公試不與選兩京諸路內舍貢上舍不及格且曾犯三等以上罰若外舍即除籍歸縣內舍降外舍已降而私試不入等若曾犯罰亦除籍再赴嵐升試每上舍生升舍已其秋即貢入辟雍長吏集闕郡官提舉司官即本所燕設以禮津遣限歲終應集闕下自川廣福建入貢者給借職券續其路食皆以學錢給之選士入貢其自今年始如有孝弟婣睦任恤忠和若行能尤異為鄉里所推縣上之州免試入學教授知通詢審無隱即保任入貢仍具實以聞不實者坐罪有差

八行者孝弟睦婣任恤忠和凡有八行實狀鄉上之縣縣延入學審考無偽以上州州第其等孝悌忠和為上睦婣為中任恤為下前備八行不俟中歲即奏貢入太學免試補為上舍司成以下密考不誠即釋褐命之官仍優加升擢不能全備者為州學上等上舍餘有差八刑則反八行而罷於罪名以其罪名之縣上其名於州州籍於學毋得補弟子員

詔崇寧五年貢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遣歸而提學官皆罰金建州浦城縣丞徐棨哲以其縣學生隸籍者至千餘人為一路最特遷一官

詔縣學生三不赴歲升試者除其籍諸路賓興會試辟雍獨常州中選者多知州教授特遷一官

詔諸州學生員及五百人以上許置教授二員不及八十人罷置教授官以在州有科名官兼在學事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政和四年臣僚上言欲望應見任教授不得為人撰書啓簡牘舉語之類庶幾日力有餘辦舉職事以副陛下責任師儒之意兼聖旨依當時陳瓘舉語左右以為例必教授為之公因命時韓持國為開宴用樂語之文持國遂薦諸朝天以陳東曰朝廷師儒之官不當擢俳優之文持國為時名士門

為忤

四年鮑耀鄉舉州縣學考試未校文字稍為先唱時忌有無苟語法時忌雖甚工不敢取時忌如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羅未急之役而入仕之流皆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忌今悉絀之

紹興止詔可

二年臣僚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軼乎時忌之外避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哉與堯同制治千年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悔皆當避不讀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

按熙寧之立學校養生徒上自天庠下至郡縣其大意不過欲使之習誦新經附和新法耳紹聖崇觀而後群愚用事醜正益甚遂立元祐學術之禁又令郡縣置自訟齋以拘詆謗時政之人士子志於進取故過有拘忌蓋亦休兵御用則恐類元祐之學言災凶危亂則恐涉詆謗之語所謂轉喉觸諱者也則惟有迎逢諂佞而已

七年給事中毛友言比守郡見訴役者皆富家子弟初不知書第捐數百緡錢求人試補入學遂免身役比其歲升不中更數年而始除籍則其俾免已多矣請初試補入縣學人並廉試以別偽冒從之

宣和三年罷天下州縣學三舍法惟太學用之

臣僚言元豐六年學官召試六十人而所取纔四人皆一時知名之士故學者歛服近觀大觀政和所試率三人取一既非遴選故投牒自請試者逾多其選益輕欲自今試者十人始取一人以重其選從之

又詔比取諸州教授並令三省選差合天下三百餘州州嘗有兩教授者則為員闕且五百矣大臣五七人豈能盡察才否不過破格律應親故請求而已比又嘗命八行之教授諸州者止許大略具外置之不以在職夫八行老成有行實又經廷試登科顧不得實與諸生講學商詔皆未詳審其罷勿行

高宗建炎初復教官試紹興中議者謂欲為入師而自納所業于有司以幸中度乃詔罷其試而教授自朝廷選差已而復之凡有出身許應先其經義詩試各三首赴禮部乃下省闈分兩場試之而取其文理優長者不限其數初任為諸州教官縣是為兩學之選十五年國子監丞文浩言師儒之官與諸生難疑答問於群經宜無所不通請自今並於六經中臨期取二經各出兩題無拘義式以貫穿該贍為合格詔行焉其後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年亦放禮部附試自爾

紹興三年詔建炎二年內復置教授處共四十三州至建炎三年並罷任滿吏不差人今將二年復置教授窠闕並行存留

又詔淮西路州縣教授並行減罷令逐州有出身官兼

十八年江西轉運賈直清奏請立縣學於縣官內選有出身人兼領教導令國子監參酌措置欲比附舊法縣學委知通於令佐內選有出身官一員兼領教導職事及諸州軍如未差教授處即令本路提舉司於本州有出身官選差一員兼領若州縣官俱無出身只令本學長諭專主教導却令知州縣令覺察點檢從之

二十一年大理寺主簿丁仲京奏贍學田土多為勢家侵佃望令提舉學事官覺察上謂大臣曰既不度僧常住多有絕產其併撥以贍學校而戶部請令提舉司置籍拘管其無教額庵院一体行

朱子常安縣學田記曰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于天子諸侯之

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處於學官者宜數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自者蓋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眾食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於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況自周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乏於貧友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鬻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饑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不得已也

鄒陽 馬端臨 貴與 著

職官考

官制總序

伏犧氏以龍紀故爲龍師名官（師長也龍化其官長故爲龍師春官爲青龍夏官爲赤龍秋官爲白龍冬官爲黑龍中官爲黃龍張晏曰龍神龍黃圖而至因以名師與神龍黃圖而至因以名師與官也）

神農氏以火紀故爲火師火名官（火德也故爲炎帝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黃火）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水名官（共工氏以諸侯霸有九州者以受水瑞故水名官）

黃帝雲師雲名（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春官爲青雲夏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也黃帝之官名皆取之於雲）

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鳥紀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鳳鳥之官名曆正之官）

玄鳥氏司分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

伯趙氏司至也（伯趙鳧也以夏至來冬至去）

青鳥氏司啓也（青鳥鶬鶊也以立春來立冬去）

丹鳥氏司閉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

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鶻鵃也鶻鵃不孝而食其母祝鳩孝鳥而反食母故爲司徒主教民）

鴡鳩氏司空也（鴡鳩鵙鶪也鵙鶪有巢而不善爲巢往往因取鳲鳩之巢而居之故爲司空平均居處）

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隼之屬也鷹隼擊殺故爲司寇主殺盜）

鶻鳩氏司事也（鶻鳩鶻鵴也鶻鵴多聲故以鶻鳩爲名）

五鳩鳩民者也（鳩聚也各以其名聚其民）

五雉爲五工正（五雉雉有五種此方曰雉雉此方曰雉雉伊洛之南曰翬雉東方曰鷮雉南方曰鷩雉西方曰鷴雉北方曰雉雉）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

九扈爲九農正（扈止也止人使不廢也扈有九種春扈趨耨夏扈趨耘秋扈趨斂冬扈趨藏各有所掌以九農之職督趨其耘斂冬藏以成九穀）

嗟子夾反 噴壯革反

自顓帝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顓帝不能致遠事故以民事爲名）

五官社稷五祀是尊是奉（五官之君能脩其業者死則祭祀於郊社而尊奉之）

春官木正曰句芒（正官長也句曲也物生而有芒角其狀重曲）

夏官火正曰祝融（祝融明貌也其紀黎也）

秋官金正曰蓐收（收物藏而可成也其紀故也）

冬官水正曰玄冥（水能潤而滋冥其紀藏及黑也）

中官土正曰后土（后君也土爲群物主故稱后也其紀故也）

堯之代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歲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以敬順昊天昊天日月星辰運行之度以授人也此舉其用下別序四方中星以明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宅居也東表之地謂暘谷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謂暘谷暘谷一曰嵎夷）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賓導也出日出言導日之出以平均作事之節）

申命羲叔宅南交（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以明之此居治南方之官）

平秩南訛敬致（訛化也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敬其教以致其功）

宅西曰昧谷（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日西入言遂因事之宜）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朔北方也萬物成乎北方而閉藏也）

平秩西成（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事）

申命和仲宅西（和仲秋官爲青雲夏官爲白雲冬官爲黑雲中官爲黃雲也黃帝之官名皆取之於雲）

寅餞納日（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事之宜）

平秩朔方（朔北方萬物成平序其政事）

胡方曰幽都平在朔易（胡大也幽朔皆幽冥也方言一方別之方見矣此編列方言一方別之方見矣此編列方言一方別之方見矣此編列

世而生能任此五官之事至帝堯時則占中星之法漸已著明然其命官猶以羲和爲第一義自是四子之後世守其法居其官至舜攝政之時雖以在璿璣玉衡齊七政爲首事然分命九官則皆以治民而未嘗及天事蓋累聖相承其法至堯而備世官自足以掌之不必別求賢哲之輔以專其任也三代官制至周而尤詳然觀成王所以命官若二公三孤則僅有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二語爲天事而冢宰以下俱民事也然尚承襲上古之官名而所謂六官則天官掌禮憂官掌兵秋官掌刑冬官掌土略不及天地四時之事至於馮相氏保章氏掌灋氏則不過三百六十屬吏之一耳蓋至是而治天事之官事梁易而秩梁卑矣

虞舜有天下以伯禹作司空使宅百揆禹稽古建邦設都居方別類分職以奠高下之宜脩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以同瑞信以修封疆之制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十有二川各以其職來貢其道遠近土地所宜之物以納於上下咸若帝之時蓋亦爲六官以主天地四時也

秦后稷播百穀契作司徒敷五教皐繇作士正五刑垂作共工利器用益作朕虞掌山澤伯夷作秩宗典三禮夔典樂教胄子龍作納言出納帝命以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誕受以德讓三載四考黜陟幽明遷于有苗洪水滔天鯀汩陳其五行帝乃殛之鴟于羽山以殞厥命禹乃嗣興天地人神之受命

龍作納言出納帝命以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誕受以德讓三載四考黜陟幽明遷于有苗洪水滔天鯀汩陳其五行帝乃殛之鴟于羽山以殞厥命禹乃嗣興天地人神之受命

周成王既黜殷命參政殷官作周禮以作天地四時之名謂之六卿以百官之成負於天子齊戒受質受平也質成也平其訐也百官禀焉然後休老

立天官冢宰掌邦治地官司徒掌邦教春官宗伯掌邦禮夏官司馬掌邦政秋官司寇掌邦刑冬官司空掌邦事六官之職皆物地事天各有徒屬周於百事歲終則以百官之治要會之制國用自周衰官失而百職亂戰國拖爭各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號立百官之職不師古始罷侯置守太尉主五兵丞相總百揆又置御史大夫以二於相

漢初因循而不革隨時宜也其後頗有所改

王莽簒在兼從古官而吏民弗安亦多變改

史122-499

光武中興務從節約并官省職職事於是司隸州牧將奏并省四百餘縣十置其一者四廢丞相與御史大夫而以三司綜理衆務洎于叔事世歸臺閣論道之官備員而已

魏與吳蜀多依漢制

晉氏繼及大抵畧同凡七百人六年改制減費損吏士職員又宋齊梁陳遵梁制不失舊物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置周官還依姜魏其於庶僚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十二衛十六府其三臺五省之號自古而有之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後主臨御爵祿尤焉然而其官百有餘號貞觀定令六百四十有二而已

北衣創業亦遵後魏置者位號多類江東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眼中大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開皇元年復稍至于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

泰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魏都置百官封公侯然其制度名稱垂跡皇始元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

後魏昭武之即王位初置官司分掌報職少卿為右長中令為中令

梁武受終多遵舊貫然而定諸卿之位分置戎狄之官四時正在秋中置戎狄之官

梁式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倣漢名五省自晉門下中書秘書集書名

有三臺為前之期

子時天下繁富四方納貢衣冠文物為盛矣銳而斬為六道百度方令日改官名月易判簡散逸不能詳備

隋文帝踐極百度伊始復置周官還依姜魏其於庶僚頗有損益凡官以四考而代大業三年始行新令有三臺五省十二衛十六府其三臺五省之號自古而有之後周之初據關中猶依魏制及平江陵之後別立憲章酌周禮之文建六官之職其他官亦兼用秦漢後主臨御爵祿尤焉然而其官百有餘號貞觀定令六百四十有二而已

北衣創業亦遵後魏置者位號多類江東將軍刺史太守尚書郎等官悉用文人天眼中大史言天文錯亂當改王易政故官號數革開皇元年復稍至于武太后再易庶官或從宜創號

泰元年道武平并州始建魏都置百官封公侯然其制度名稱垂跡皇始元年又改京司及百官之名

紫黃而敗輪軸神物化去猶留太史今
御史臺以肅清僚庶千聆擢人非次刑網方密雖屢歷
赦恩千餘人匿初舊有官外至此未敍者神龍初官復舊號
凡改易之官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
員初加旌擢有官外至此未敍者神龍初官復舊號
千餘人匿初舊有官外至此未敍者神龍初官復舊號凡改易之官二年三月又置員外官二員初加旌擢有官外至此未敍者神龍初官復舊號

司垂事之所寄十亡二三故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不與朝政侍郎給事不領省職左右諫議無言書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執記事之筆中書常開舍人門下置除常侍補闕拾遺改為司諫正言而非特旨供職亦不任諫諍至於僕射尚書丞郎郎中員外居其官不知其職者十常七八秘書殿中二省名存實廢惟內侍所掌猶多舊故事九寺五監尤為空官六統軍十六衛每遇大禮朝會但選官攝事以備儀範天聖中始以環衛官補宗室子東宮官不常置公主駙馬都尉慶使不食本鎮租賦藩府除授雖帶都督之名而實不行都督之事京府以及四方大鎮皆有牧尹而類非親王不除請路無觀察採訪而觀察防禦團練刺史特以為右列敘遷之階爾有正任遙領大率不親本州之務諸司使副有東班西班又有橫班橫班之有職事者獨閤門客省四方館畧有典掌其它悉無所領此其大略也至於官人文授之別則有官有職有差遣以治內外之事其次又有階有勳有爵故士人以登

朝陞禁從為顯官而不以階勳爵邑有無為輕重時人為之語曰寧登瀛不為卿寧抱槧不為監寧名且棄雜故官有視秩甚者走馬承受弗擁使華黃冠道流亦頒朝品元魏之制至此大壞及宜和末王黼用事方且追咎元祐紛更乃請設局以修官制格曰為名書未成而邊事起矣

官數

唐六十員置六十員內二十六員置百司建官准百寮玄云置官六十唐官未聞及百二十員尚書云夏商官倍則備玄曰百二十人按禮記王制之官制同殷二百四十員明堂位二百四十玄曰一里位二百四十玄云周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內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寓侯國官六萬三千三十一人按禮記王制之官制同

右杜氏通典所載唐虞夏商之官員數往往以傳聞異辭故於注兩存之至周之官數則以為出於禮記王制今放之其所謂外諸侯官六萬一千三十二人者以王制云殷時天下諸侯國千七百七十三內大國二百四十九次國五百一小國一千二十三大國次國則皆三卿五下大夫二十七上士

唯小國二卿其大夫與士如大國次國之數大凡列國卿大夫士有六萬一千三十二人其數是矣獨所謂內官二千六百四十三人者未知何據謹按周家之官數莫詳於周禮今以周禮太宰以下及其屬稽其員數之可攷者除冬官一篇已亡無所稽據外而五官所掌其有命官而難攷員數者如山虞每大山中上士二人小山二人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之類是也又有元無命官者如酒人漿人之屬是也若此之外則其數未嘗不昭然可攷大率爲公者二人爲卿者二十四人（內官六卿合十六中大夫共六十八人下大夫共二百九十三人上士共一千一百三十三人中士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下士共壹萬九千二百令九人自公而至下士總計二萬五千二百六十六人此則周禮所載內官可考之數也與前數殊不脗合今姑具載其目于后以俟考訂之精詳者共評之

周禮命官員數

公

卿老每二卿公一人（數注王置六卿則公卿二人）

卿

太宰一（天官）　大司徒一（地官）　卿大夫每卿一人（六人各主一官兼四大夫也其官）

小宗伯一（春官）　大司馬一（夏官）　卿大夫每官卿一人（王官各主一官兼四大夫也其官）

右卿共二十四人（知其官數員數外司空之爲卿一人不言可知也）

中大夫

小宰二（天官）　司會二（地官）　小司徒二　師氏一（共四人）

州長每州一凡三十州計三十人　遂大夫每遂一人六遂計六人（共四十一人）

遂人二　小宗伯二　大司樂二　內史一（右春官共五人）

小司馬二　戎右二　大馭二　戎僕二

校人二　職方氏四（右夏官共十四人）　小司寇二　大行人二（右秋官共四人）

右中大夫共六十八人

下大夫

宰夫四　太府二　司會四　內宰二（右天官共一十一人）

卿師四　黨正每黨一人凡一百五十黨計一百五十人　遂師二

保氏一　司示二　司門二

縣正每縣一人凡三十縣計三十人　鄙師四

世婦每宮四人六宮宮二十四人　隸僕四人　隸師四

樂師四　太師二　冢人二　墓大夫二

大史二　內史二　大卜二　太祝二

巾車二（右春官共二十八人）　軍司馬四

射人二　司士氏　諸子二　虎賁氏二

大僕二　司甲二　司弓矢二　齊右二

齊僕二　職方氏（右夏官共二十八人）　小行人四（右秋官共八人）　師四

右下大夫共二百九十三人

上士

宰夫八　宮正二　膳夫二　醫師二

太府四　玉府二　司會八　司書二

職內二　職歲四　職幣二　內宰四

內小臣奄上士四（奄主奄豎之事無命數之奄與宰夫等也右天官共計四十八人）　師八　旅師每旅一凡七百五十旅計七百五十人　載師二

師氏二　司市四　泉府四　縣師二

司閽二　掌節二　遂師八　司門四

遂師每鄙一人

凡一百五十部計一百五十人　土均二　稍人二
隸人四　舍人二（右地官共九百四十八人）　肆師八　天府一
職喪二　小師四　卜師四
大祝四　大史四　內史四
外史四　巾車二　都宗人二（右春官共五十人）　家宗人二
典司馬八　司勳二　掌固二　候人六
射人四　司右二　小臣四　繕人二
戎右二　道右二　道僕十二　田僕十二
校人四　土方氏五（右夏官共六十七人）　鄉士八　職金二
司儀八　掌客二（右秋官共二十人）
右上士共一千一百三十三人

中士
宰夫十六　宮正四　宮伯二　膳夫四
庖人四　內饗四　外饗四　獸人四
穀人二　食醫二　疾醫八　酒正四
宮人四　玉府四　內府二　外府二
司會十六　司書四　職內四　職歲八
職幣四　司裘二　內宰八　典婦功（右天官共一百十八人）
卿師十六　閭胥每閭一凡三千閭計三千人　牛人二　載師四　閭師二
鼓人六　遺人二　均人二　保氏二
縣師四　司諫二　司救二　司市八　質人二
壺人二　泉府八　司門八　司關四
掌節四　遂師十六　鄭長每鄭一人凡七百五十鄭　委人二　土均四
旅師四　訓二　誦訓二　迹人四

非人二　囿人四
倉人四　司稼四（右地官共八百九十八人）　廩人八　舍人四
天府二　典瑞二　典祀二　世婦每宮八人六宮四十八人　冢人四
典命二　司服二　墓大夫八　職喪四　肆師十六
小師四　卜師四　喪祝二　大史四　內史四
大胥四　典同二　磬師四　鍾師四　笙師二
鎛師二　籥師四　篴章二　鞮鞻氏二　仲人八
龜人二　小祝八　眡祲二　占夢二　小史八
喪祝四　司巫二　巫師二　男巫二　女巫二
馮相氏二　保章氏二　御史八　內史八　外史八
司常二　都宗人四　巾車八　典路二　車僕二
典絲二　家宗人四（右春官共二百四人）　行司馬十六　掌疆八　司士六
諸子四　虎賁氏十二　旅賁氏二　祭僕六
司甲八　司兵四　司弓八　司矢八　槀人四
取夫二十　職方氏十六　懷方氏八　合方氏八
訓方氏四　形方氏四　山師二　川師二
遺師四　匡人四　擯人四（右夏官共一百五十八人）　鄉士十六
遂士十二　縣士三十二　方士十六　訝士八
朝士六　司民六　司刑二　司圜六
司隸二　布憲二　司儀十六　環人四
掌訝八　掌交八　掌察四方八　都則一
都士二　家士二（右秋官共一百五十七人）　司寇六
右中士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
下士
太宰旅三十一　宮正八　宮伯四　膳夫八

庖人八　外饔八　亨人四
內饔八　甸師二　獸人八　敺人四　鱉人四
腊人四　醢師四　瘍醫八　獸醫四
酒正八　凌人二　宮人八　掌舍四
幕人一　掌次四　太府八　司裘四
掌皮四　典婦功四　典絲二　典枲二
染人二　追師二　縫人二　弁師二
司徒旅三十一　舞師二　牧人六　牛人四
北長每比一人凡一萬五千比計一萬五千人　遺人四　均人四　調人二
封人八　充人二　司市十六　質人四　廛人四
司門十六又每門二人王城十二門計二千四人　里宰每里一人凡三千里計三千人
遂師旅三十二　稍人四　委人四　土均八
草人四　稻人八　土訓四　誦訓四
迹人八　丱人四　角人二　羽人二
掌染草二　掌炭二　掌荼二
掌蜃二　囿人八　廩人十六　倉人八
司稼八　司禾八　右地官共一萬八千二百九十六人　宗伯旅三十二
鄙人二　鼓人二　司尊彝二
典祀四　職喪八　樂師十六
磬師八　鍾師八　笙師四
韎師二　旄人四　籥章四
典庸器四　司干二　卜人十六
占人八　小祝十六　喪祝八
詛祝二　小史十六　冯相氏四

保章氏四　內史十六　御史十六　巾車十六
典路四　車僕四　司常四　右春官共二百七十二人　司馬旅三十二
司勳四　量人二　小子二　羊人二
司爟二　掌固八　司險四　候人十二
環人六　掌疆氏六　射人八　服石氏一
射鳥氏一　羅氏一　掌畜二　司士十二
司右四　旅貢氏十六　鄭服氏八　御僕十二
隸僕二　弁師二　司戈盾二　繕人四
馭夫十四　校人十六　趣馬一　巫馬二
牧師四　庾人二　上方氏十　山師四
川師四　遺師八　右夏官共二百四十六人　司寇旅二十二　司刺二
司約二　司盟二　掌囚十二　掌戮二
犬人二　司圜十二　職金四　司厲二
司隸十二　布憲四　禁殺戮二　禁暴氏二
野廬氏六　蜡氏四　雍氏二　萍氏二
司寤氏二　司烜氏六　條狼氏六　脩閭氏二
冥氏二　庶氏一　穴氏一　翟氏二
柞氏八　雍氏二　碧蕤氏一　剪氏一
赤友氏一　蜮氏一　壺涿氏一　庭氏一
衝枚氏二　伊耆氏一　行夫三十二　掌客四
掌貨賄十六　都則二　都士四　家士四　右秋官一百一十二人
右下士共一萬九千二百令九人

有命官難考員數
山虞每大山中士二人下士八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
人（族黨州閭鄰鄙遂皆有定數可以推官數之多少如云每遂中大夫一人族師每族上士一人其七百五十人之類若山澤林衡每大林麓

下士十二人中林麓如中山之廣小林麓如小山之廣
川衡每大川下士十二人中川下士四人小川下士二人澤
虞每大澤大藪中士四人下士八人中澤中藪如中川小澤小
藪如小川場人每場下士二人司閘每關下士二人內
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外宗凡外女之有爵者都司馬每都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
人下士八人
朝大夫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

無命官

酒人每都各酒人賈主謂不領官人賈主謂領官人之屬府史之屬胥徒則每府每史每胥每徒各一人
醯人每各一人鹽人每各一人
九嬪 女御 女祝 女史 內司服每各一人縫人每各二人
膳夫 庖人 內竪
腐師 賈師 司馬 司稽 肆長 鄰長

春人每各一人 饎人每各一人 槀人每各一人 鬧人 寺人 內豎
凡以神仕者 方相氏 守桃每各一人 贊瞂每各一人 眡瞭
閭隸 夷隸 貉隸 蠻隸 閩隸 羅氏 雍氏 掌畜 掌囿 掌鳥 掌炭 掌蜃 掌葛 掌染羽 掌茅 掌蜡 掌貍 掌共羽毛 掌共鳥獸 掌共虎皮 掌共熊皮 掌共皮革 掌共羽翮 掌共氊毛 掌共角 掌共筋 掌共膠 掌共脂 掌共丹漆 掌共金錫 掌共竹箭 掌共矢 掌共弓 掌共弩 掌共箙 掌共矢箙 掌共矰矢 掌共射鳥矢 掌共磬 掌共鼓 掌共鼓材 掌共鼓皮 掌共鼗 掌共鼗皮 掌共鼗材 掌共柷敔 掌共龠 掌共翣 掌共羽 掌共旌 掌共燭 掌共蕭 掌共膋 掌共炬 掌共明水 掌共明火 掌共明燧 掌共大喪之物 掌共小喪之物 掌共賓客之物 掌共朝覲會同之物 掌共軍旅之物 掌共祭祀之物 掌共喪紀之物 掌共凶荒之物 掌共王后之喪事 掌共王后之吉事 掌共后之服飾 掌共后之首飾 掌共后之衣服 掌共后之喪服 掌共后之吉服 掌共后之祭服 掌共后之朝服 掌共后之燕服 掌共后之褻服 掌共后之常服 掌共后之禮服 掌共后之冠服 掌共后之履舄 掌共后之佩玉 掌共后之笄 掌共后之簪 掌共后之珥 掌共后之環 掌共后之釧 掌共后之指環 掌共后之耳環 掌共后之項環 掌共后之臂環 掌共后之腕環 掌共后之足環 掌共后之帶 掌共后之佩 掌共后之囊 掌共后之巾 掌共后之帨 掌共后之鏡 掌共后之梳 掌共后之篦 掌共后之粉 掌共后之脂 掌共后之澤 掌共后之油 掌共后之香 掌共后之藥 掌共后之醫 掌共后之巫 掌共后之卜 掌共后之筮 掌共后之占 掌共后之夢 掌共后之祥 掌共后之妖 掌共后之孽 掌共后之災 掌共后之異 掌共后之瑞 掌共后之符 掌共后之節 掌共后之璽 掌共后之印 掌共后之章 掌共后之綬 掌共后之帶 掌共后之佩 掌共后之囊 掌共后之巾 掌共后之帨 掌共后之鏡 掌共后之梳 掌共后之篦 掌共后之粉 掌共后之脂 掌共后之澤 掌共后之油 掌共后之香 掌共后之藥 掌共后之醫 掌共后之巫 掌共后之卜 掌共后之筮 掌共后之占 掌共后之夢 掌共后之祥 掌共后之妖 掌共后之孽 掌共后之災 掌共后之異 掌共后之瑞 掌共后之符 掌共后之節 掌共后之璽 掌共后之印 掌共后之章 掌共后之綬

漢自丞相至佐史凡十三萬二百八十五員 哀帝時數兼諸府州郡屬吏
後漢七千五百六十七員
晉六千八百三十六員

宋六千一百七十二員
齊二千一百三員

梁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官九千五百九十五
後魏七千七百六十四員
北齊二千三百二十二員 並內官
後周二千九百八十九員 並內官
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 內官二千五百八十一外郡縣官九千五百九十五
唐一萬八千八百五員 內官二千一百六十外郡縣官一萬六千一百八十五

宋內外官員數

元豐間南豐曾鞏議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餘員天聖中兩制兩朝野雜記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一萬三千餘員慶曆省不及三十員京朝官不及二千員三班使臣不及四千員慶曆中兩制兩省至五十員京朝官二千七百餘員流外銓選人僅萬計乾道中京朝官已三四千員選人亦七八千員紹熙二年京朝官四千一百五十九員合四選凡三萬二千一十六慶元二年京朝官如紹興之數選人增至一萬三千六百八十員大使臣六千五百二十五員小使臣一萬八千七十員通四選凡四萬二千有奇蓋五年之間所增僅九千餘員可謂官冗矣嘉泰元年春左選京官以上三千一百三十三員選人萬五千二百四員大使臣以上六千八百五十四員校尉以上萬二千六百十六員通四選共三萬七千八百餘員是五年間所損僅二千餘員未知何故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官考

三公總序

記曰履夏商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輔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貢之丞可否而不志貢之輔可非而不揚貢之弼規失匡過貢之弼視瞻其上而扶翼之）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故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參職天子何官之稱天文三台以三公法焉（三公星命一作能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大夫知人事列士去其私則三太周之三公也故不以一職爲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周成王作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少師少傅少保茲惟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而無師保（董卓處廢帝之際非漢舊典太師之號非人臣所宜故不置）司空主地（司空主土）司徒主人（司徒主人）蓋多以九卿爲之若天地災變則皆冊免自太尉徐防始也（光武初置司徒司空二府主人）太尉主天（太尉主天）而分部九卿（漢制三公號稱六卿各主一卿之職）時月各三百五十餘日（春秋傳曰天子三百六十日諸侯三百五十日）以正天時（太尉主天時）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頓而前（使虎賁執刃夾之也）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又頓而前（使虎賁執刃夾之也）蓋天子亦行此制以增尊嚴也）朝臣見三公皆拜天子御座即起在下凡拜公天子臨軒六百石以上悉會直事郎贊拜（贊通曰天子不答拜）御史授印綬（書綬宋孝業不法太師上公之尊也古者齊太公不臣天子不禮義之正法書民不信太傅之貴也古者周公職兼六官位不過三公德不過天子）遷不敬（孝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言不信（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音聲不中（遷升陛不以權備仰視）遷位不敬（天子賜爵不敢當天子之賜也）召人職之辭（天子命召人職之辭）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動靜不以變太傅從好不以辜急慢而易傅而敬敷）天子居處動靜不以變太傅從好不以辜急慢而易傅而敬敷）和顏悅以制（和顏悅以制）器有時（器有時）器有制（器有制）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動靜不以變太傅從好不以辜急慢而易傅而敬敷）起早晏無常（起早晏無常）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邵公於周是其任也（賈逵曰天子不論於臣師之而已）故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州長衆庶在其後）

（以爲位者取其齊心同力外制象以寺心三朝也揖讓也言三朝之外制象以寺心三朝也揖讓也言三朝之外制象以寺心三朝也揖讓也言三朝之

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惟無丞相焉時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遂以太傅太保為上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蓋居者甚寡漢公品第一食俸日五斛太康一年又給薪春百五十斛二百斤元康元年給菜田十頃田幡十人立冢如諸侯及田者食俸一等又給駕車黑牛二十人掌駕車黑牛其太尉司徒司空自漢歷魏皆為三公及晉迄于江左相承不改上公三公之制不改前代三公拥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廢而不行至晉拜石鑒宇伯為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始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十六國機狀受細於大夫之品矣天子於是乎在擅殊相晉書

舜時三公唯有太傅梁有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等官諸公及從公開府者亦置官屬

陳以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並為贈官三公之制開黃閣廳事置鴟尾

後魏以大師太傅太保謂之三師上公也大司馬大將軍謂之二大將司徒司空謂之三公

北齊皆有三師二大三公之官並置府其府三門當中門設內屏三師二大置佐吏則同太尉府

後周置六鄉之外又設三師官謂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之又以文彥博守司徒為地官大司馬為夏官司空為冬官如姬周之制無復太尉三師之號宣帝又置四輔官以大冢宰越王盛為大前疑脫大字右弼中山公字穆為太前疑脫大字左輔代公字招為太前疑脫大字後丞相大前疑脫大字隋置三師不主事不置府僚但與天子坐而論道置太尉司徒司空以為三公參議國之大事依北齊置府僚無其人則闕祭祀則太尉攝行事畢省府僚佐置公則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其位多職撤行事畢省府僚佐置公則坐於尚書都省朝之衆務撮歸於臺閣矣煬帝即位廢三師官

唐復置三師以師範一人儀形四海置三公以經邦論道燮理陰陽祭祀則與隋制同並無其人則闕天寶以前凡三師官雖有其位而無其人太師太傅太保各一人是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是為三公親王拜者不親事祭祀闕則攝行事不置官屬

五代時多以畀藩鎮及贈官

羅紹威太師　韓建司徒

安元信開封尹　馮行襲太傅

宋承唐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為宰相親王使相加官其特拜者不預政事赴上於尚書省凡除授則自司徒遷太傅自太傅遷太尉太尉遷太傅之上若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以在位久近或已任司空司徒則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則為異數自趙普以開國元勳文彥博以累朝耆德方特拜焉雖太傅王旦司徒呂夷簡各任宰相二十年止以太尉致仕　熙寧二年富弼除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以兩朝定策之功辭相位也　三年曾公亮除守司徒兼侍中　六年文彥博除守太保兼侍中辭太保從之　元豐三年曹佾為檢校太師守司徒兼中書令九月詔檢校官除三公三師官罷之三公兼置三孤以貳之佾少師少傅少保以下為職事官故罷又以文彥博守司徒兼侍中除守太尉富弼守司徒皆錄定策之功也　六年文彥博守太師致仕　元祐元年文彥博落致仕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呂公著守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　崇寧三年京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

大觀元年京爲太尉二年京落致仕依前太師
三日一至都堂治事九月詔以太師太傅太保古三公之官今爲三
師古無此稱令依三代爲三公爲眞相之任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
太尉秦主兵之任皆非三公並宜罷之仍考周制立三孤少師少傅
少保亦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至是京始以三公任眞相　三公自相
宗以來罕嘗官備獨宣和末三公至十八人三少不計也太師三人
蔡京童貫鄭紳太傅四人王黼燕王俁越王偲鄆王楷太保十一人
蔡攸肅王樞至儀王楥渡江後以用兵故秦檜爲太師張俊韓世忠
爲太傅劉光世爲太保　乾道初楊沂中吳琦並爲太傅　紹興初
史浩爲太師嗣秀王爲太保蓋自紹興後三公未嘗備官

按三公三師官之溫授莫甚於宣和以來所授者皆非其人
固不待言而名体尤有未正者蓋鄆王肅王華爲之是以子
爲師傅也童貫爲之是以厮役爲師傅也朝野雜記載嘉定

初皇子薨討論贈典吏部引元豐故事欲贈太師尚書令而
倪正父引王禹玉等議以爲皇子以師傅名官於義未安然
不知宣和時皇子已有生爲師傅者矣

舊檢校官十有九元豐官制惟存三師後更定官增三孤亦置檢校
以待節度使之次者加至檢校少師者文臣則迁開府儀同三司
武臣則迁太尉此除授之序也　中興以後惟劉光世曾除檢校至
三公後或纔爲檢校三孤不必序進徑拜使相若太尉亦有自節度
使超進則又不必爲檢校官者皆殊恩也按朱熹曰漢初未見孔壁
古文尚書中周官一篇說太師傅保爲三公但見伏生口授牧誓立
政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遂以爲三公而置之豈知諸侯只三卿故
止有司徒司馬司空惟天子方有三公三孤六卿立政所紀周是時
方爲諸侯國制度周官所紀成王時所以不同公孤以師道輔君
是爲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宰兼宗伯是以加官兼相

職也後世官職益紊遂以公孤官如加官貼職之類不復有師保之
任論道經邦之責矣舊惟文臣有勳德者除後世或以諸王子或以
武臣既曰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說謬相承不復釐
正且祖宗法除公孤必建節加檢校太子少保少師之類然後除開
府儀同三司然後除公孤南渡如張韓劉岳諸武臣猶如此今建節
後或徑除開府至三公三孤矣

太師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爲之
周武王時太公成王時周公並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
秦及漢初並無至平帝元始元年初置以孔光居焉金印紫綬位在
太傅上太保次太傅孔光爲太師王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出太
師入省中坐明故焉食十七物者公具十七種物他盡奪本名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
後魏北齊後周隋唐皆有之天寶以前兼官貞元以前帶官兼官帶官
魏世不置
晉初置三公上以景帝諱師故置太宰以代太師之名晉書曰惠帝
太安元年以
宋制見總序自祖宗時太師未嘗並除紹聖初始有文彥博吳榮王
嗣宣和中蔡京童貫鄭仲靖康初燕王　越王　紹興初秦檜張俊
紹熙末史浩嗣秀王伯圭　建隆至紹聖宰臣生拜太師者五趙普
文彥博蔡京秦檜史浩惟蔡秦二人以相臣特拜其他皆還政加恩
云親王生拜大師者五人楚王元佐燕王元儼吳王顯燕王俁越王
偲皆以父兄行而得之紹熙中嗣秀王伯圭以宗室特拜太師蓋王
於光宗爲親伯父用優禮也

太傅

太傅古官（帥傅之德義也）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
漢高后元年初置太傅金印紫綬初用王陵後省　八年復置後省
孝帝元壽二年復置位在三公上　平帝以孔光爲之
後漢有太傅上公一人掌以善道（無常職）　光武以卓茂爲之（茂字仲華以元功封太傅遷見東向又張禹爲帝師遷太傅舍於宮中太官遣食五日一饋尚書以下隨之禹薨賜冢塋如公之制）
明帝又以鄧禹爲之（禹字仲華以元功封太傅遷見東向又張禹爲帝師遷太傅舍於宮中太官遣食五日一饋尚書以下隨之禹薨賜冢塋如公之制）其後每帝初即位輒置太傅錄尚書事（錄則省尚書事也）
宋制見總序

太保

太保古官（殷太甲時伊尹爲之）　光武中興省
周成王時召公爲太保
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莽爲之
魏初不置末年始置太保以鄭沖爲之（沖字文和）位在三司上
晉武初踐祚以王祥爲太保進爵爲公加置七官之職太保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也（皮弁素積以朝天子亦所以養老也南面而治天子之位也太保之職蓋如此）章綬佩服冠秩與太傅同
梁後魏北齊後周及唐皆有之
宋制見總序

太宰

太宰於殷爲六太於周爲六卿亦曰冢宰
周武時周公始居之掌建邦之治
嬴漢魏並不置（平帝加王莽號曰宰衡）
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以景帝名師故置太傅
以代之而以安平獻王孚居焉增掾屬十人蓋爲太師之互名非周
冢宰之任也（何曾爲太宰朝會入朝趨上殿如蕭何故事又安帝以鄧騭爲大將軍以太宰與騭分掌內外騭固辭乃止太宰與王德文分宜置掾屬事亦以公名）
宋大明中用江夏王義恭爲之冠綴服秩悉與太傅同至齊以爲贈
梁初有之至陳又以爲贈有事則攝兼之
後魏初無至孝莊時以太尉上黨王天穆爲之增置佐吏
北齊無聞
後周文帝又依周禮建六官遂置天官大冢宰卿是掌邦治以建邦
之六典佐皇帝治邦國自隋而無
宋崇寧時蔡京得政乃言僕臣之賤非宰相所宜稱於是改左僕射
爲太宰右僕射爲少宰靖康末詔宰臣依舊爲左右僕射

太尉

太尉秦官（周置大司馬掌武事漢初因之或省或置或與司徒對置或與司徒司空對置或置大將軍大司馬以爲官非常設）金印紫綬掌武事　漢文二年省
漢因之（南宮雲臺故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
後漢建武二十七年復舊名爲大尉公每初即位多與太傅同錄尚書事（大司馬掌四方兵事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郊祀之事常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凡國有大造大疑則與司徒司空通而論之國有過事與二公通諫諍之）
晉武帝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驃騎大將軍開府如故自此則大司馬與太尉始並置矣）

魏亦有之 王祥字休徵爲太尉司馬文王鄧艾破蜀文王欲增艾邑并前爲三萬戶固辭不受乃增祥邑并前爲萬戶固辭不受乃增王肅邑并前爲萬戶固辭不受乃增王基邑并前爲萬戶固辭不受乃增鍾毓邑并前爲萬戶固辭不受乃增王祥王肅王基鍾毓皆魏之重臣而文王以勢位逼之使不得不受蓋欲以此結其心也及入何曾荀顗等見祥等辭之三公而受王祿乃上疏曰今日滿朝之貴咸知君子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而大魏之興諸王公之等相吾等竊之三公可謂拜人者邪損謙以盡吾不爲

宋仍唐制政和二年罷詳見總叙

司空

司空古官孔安國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空空也古者穿土爲窟以居人

少皞鴟鳩氏爲司空

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司禮正義曰禹自司空遷百揆乃分司空之職置工虞書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

高玄孫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

殷湯以咎單爲司空

周禮司空爲冬官掌邦事凡營城起邑復溝洫脩墳防之事則議其利建其功四方水土功課歲盡則奏其殿最而行賞罰凡四方

大造大疑諫諍與太尉同

秦無司空置御史大夫

漢初因之至成帝綏和元年始更名御史大夫曰大司空銀印青綬又

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金印紫綬祿比丞相　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

後漢初爲大司空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爲司空公第五倫字伯魚東平人

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高堂隆曰歷代

魏初又置司空冠綬及郊廟之服與太尉同

晉定令亦在三司上

宋制進貴三梁冠佩山玄玉掌治水土祠祀掌播除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歷代皆有之至後周爲冬官謂之大司空

大司馬

大司馬古官也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

少皞有鴟鳩氏爲司馬鴟鳩雎雎

楚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

周官司馬爲夏官掌邦政

項羽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

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罷太尉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

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

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　哀帝建平二年

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故常與太尉迭置不並到

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則太尉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

宋明帝元嘉中用彭城王義康爲之冠王與晉同

至齊以爲贈

梁時置官屬
陳以爲贈
後魏北齊與大將軍爲三大位居三師之下三公之上
後周以爲憂官謂之大司馬卿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之九伐之法正其封疆而糾其戎事大司徒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之萬民而諧合之大宗伯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之禮而統其政事大司寇掌邦刑以佐王詰邦國之禁而糾其守事冢宰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之財用而生其財用
自隋而無

三孤

周成王立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注孤特也言其職甲於公蕃於卿特立置此官東西秉鈞五乘黃鉞赤舄冕服帶劍履劒不名公之孤四命注九命上公得置孤一人亦於其所有少師）
秦漢而下省
後周置三孤以貳三公
宋公唐制置三師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至徽宗政和二年詔司徒司空周六卿之官非三公之任乃令之六曹尚書是也太尉奉官居主兵之任亦非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並罷依周制立三孤之官乃次輔之任或稱三少爲次相之任（詳見二公總序）

官屬

總敘三公三師以下官屬

三師（太師太傅太保一曰大尉一曰大司馬大將軍諸位從公諸將軍及光祿大夫開府有之）二大（大司馬大將軍）

漢有三師而不見官屬以丞相爲公置司直長史後改丞相爲司徒則曰司徒司直長史（具宰相篇）其太尉後改爲大司馬綏和初始置長史一人掾屬二十四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加中丞（具御史大夫篇）

後漢初唯置太傅有長史一人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不知何時後置太師董卓常居之蓋自爲也而不見官屬）
太尉屬官有長史一人署諸曹事（盧植禮注曰如周小宰）掾史屬二十四人（分主如朝小宰）

宇子孫爲依著作郎參石苞傅玄其詞曰天子命我參軍事初參軍事建於魏晉其才氣職任亦與諮議等自魏也

宋有太傅太保太宰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馬諸府皆有長史一人將軍一人又各置司馬一人而太傅不置長史掾屬亦與後漢略同自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令史鉦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舍曹增置屬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督護其府常置其職僚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東西曹掾屬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則置無則省

齊有太宰大司馬並爲贈官無寮屬太尉司徒司空是爲三公特進位從公開府儀同三司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府置佐史司馬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兼員其公府佐吏則從事中郎二人舍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亦有佐吏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祭酒參軍初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自宋大明以來著朱衣

後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而不見官屬隋三師亦不見官屬而三公依北齊置府僚坐於尚書省朝之報務總歸於臺閣

唐三師三公並無官屬　宋亦如之

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掾屬從事中郎記室參軍行參軍掾屬佐史之屬三公等官諸公及位從公開府者置官屬

太尉司徒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舍人等官其司徒則有左右二長史

增置左西掾一人自餘僚佐同於二府有公則置無則省而司徒無公唯省舍人餘官常置開府儀同三司位次三公左右光祿大夫優者則加之曰三公置官屬

陳三師二大並爲贈官而無僚屬其三公有府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祭酒錄事記室正參軍板正參軍後魏三師無官屬後又置太宰以元天穆爲之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並有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參軍功曹記室戶曹中兵等參軍諸曹行參軍祭酒參軍事長兼行參軍督護其太尉司徒司空府官每降一階

北齊三師二大三公各置長史司馬諮議參軍從事中郎掾屬主簿錄事功曹記室戶曹倉曹中兵騎兵長流城局刑獄等參軍東西閤祭酒及參軍事法曹田水鎧集士等曹行參軍督護等員長史主司馬主諮議參軍事加大將軍開府者增置佐吏三公及二大府置令史主簿錄事主書令史主省事書令史主閤主衣主食典籤主書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兼員此皆自漢官也東閤祭酒主客曹屬主客令史主客曹行參軍主客曹屬主客曹行參軍主客曹屬主客曹令史主客曹行參軍主客曹屬主客曹令史主客曹行參軍主客曹屬主客曹令史

職官考

宰相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堯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敘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又殷成湯居亳初王置諸其左右亦其任也周晴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亦其任也秦惟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甘茂爲左右丞相又始皇立尊不韋爲相國則相國丞相皆秦官又以呂不韋爲丞相掌天子助理萬機參初有左右前曰孝公後曰惠王又二世復有中丞相三品秩參御史大夫小顏曰參預其事漢高帝即位一丞相綠綬高帝元年拜蕭何相國當有左右今言一丞相者舉大數也以讀何爲之及誅韓信乃拜何爲相國何魏以蕭參爲左丞相位第一平乃謝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漢承秦天下一歲出入錢何勃又不能對千金合若干斤平曰有主者主者者掌錢穀之吏也上乃問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又不能對平曰各有主者陛下即欲問決獄者責廷尉即欲問錢穀者責治粟內史平曰陛下誠即有緩急宜斬一人以謝天下平乃謝文帝以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爲左丞相位第二帝初立平乃謝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丞相月俸錢六萬初漢承秦天下一歲出入錢何勃又不能對千金合若干斤平曰有主者主者者掌錢穀之吏也上乃問平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又不知陛下即欲問決獄者責廷尉即欲問錢穀者責治粟內史上乃謝勃以右丞相讓陳平平爲左

是中書多爲樞機之任（說在中書令條）其後定制置大丞相第一品後又有相國齊王以司馬師爲之（晉文帝景帝）高貴鄉公以司馬昭爲之（晉文帝）

晉惠帝永寧元年罷丞相復置司徒　永昌元年罷司徒并丞相則與司徒不並置矣（丞相與司徒不並置說在一）其後或有相國或有丞相省置無恒而中書監令常管機要多爲宰相之任自魏晉以來相國丞相多非常人臣之職（相國王倫齊王冏成都王穎南陽王保並爲之）元帝渡江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相國丞相皆置府僚說在一）

宋孝武帝初唯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始如故亦有相國丞相金章紫綬進賢三梁冠絳絳朝服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盤綬也

梁罷相國置丞相罷丞相置司徒

陳又置相國位列丞相上并丞相並爲殿官按自魏晉以來宰相但以他官參掌樞密或委知政事者則是矣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自爲算管之位多非人臣之職其真爲宰相者不必居此官（說在中書監令條）

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自正光以後俱始置之（說在中書監令條）然而九重門下官多以侍中輔政則侍中爲相密之任（說在侍中篇）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河清中中分爲左右各置府僚然而爲宰相秉朝政者亦多爲侍中（隋唐皆以門下侍中同爲宰相皆在侍中條）

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大象二年以楊堅爲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

隋有內史納言（即中書令門下侍中）是爲宰相亦有他官參與焉（說在中書令門下侍中條）

按自後漢時雖置三公而事歸臺閣尚書始爲機務之任然當時尚書不過領閤圖政未嘗盡奪三公之權也至魏晉以來中書尚書之官始真爲宰相而三公遂爲具員其故何也蓋漢之興事尚書中書者號爲天子之私人及叔季之世則姦雄之謀纂奪者亦以其私人居是官而所謂三公者古有其官雖鼎命將遷之時大權一出於私門然三公未容遽廢也故必擇其老病不任事依違不侵權者居之東漢之末曹公爲丞相而三公則楊彪趙溫尚書令荀彧爲尚書僕射而三公則王荊劉放孫資之徒也魏之末司馬師昭爲丞相而三公則王肅鄭沖尚書令中書監則冀兗荀顗鍾會之徒也蓋是時凡任

中書者皆運籌帷幄佐命移作之人凡任三公者皆備員高位畏權遠勢之人而三公之失權任中書之重機要自此判矣至丞相一官西漢廢於哀帝之時東漢本不置丞相建安特置之以處曹操魏本不置丞相正始特置之以處司馬師昭及晉則不置正符堅所謂朕以龍驤建業之況也狹東晉以至宋齊梁陳隋皆有之夫中書監既為宰相之任則升其品秩可也丞相既不為宰相之任而嘗為擅代之階則廢其名字也今觀魏以後之官品中書監僅為三品而黃鉞大將軍則為一品二品然此數官者未嘗以授人特

升政事堂廳庭別設導位於宰相位宰相及勑尾署衙隆宰相一等
（略）為相上欲為音罕副而難其名（略）阿陶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相一等（略）
曹參知政事為罕時辭居上為榮（略）
論一人以本官兼行宣制押班蓋未改（略）
參預朝政參知政事掌職皆宰相（略）
事機必其員處止令同承受之章（略）
事則一宰臣承受改授書失之（略）
印同升政事堂二年詔復如舊制（略）至道元年詔宰相與參政輪班知
使留守節度使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者謂之使相不預政事不
書勑惟宣勑除授者勑尾存其銜而已（略）統德二年邑增千二百戶食實封二百戶（略）
（略）惟密使命下（略）惟唐大和中甘露事起（略）數日（略）
（略）尚書丁南省長官可以書勑署（略）
（略）皇第謂親王（略）
制於三省置侍中中書尚書二令而不除人而以尚書令之貳左右
僕射為宰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復別置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以代參知
政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獨中書取旨而
事分省治事自紹興以後皆因之時講者謂門下相見事既同進呈
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省審之職可廢也政和中改左右僕射為
太宰少宰仍兼兩省侍郎靖康中復為左右僕射　建炎三年呂頤
浩請參酌三省之制舊尚書左僕射令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舊尚書右僕射令欲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
中書二侍郎並改為參知政事廢尚書左右丞從之　乾道八年詔
尚書左右僕射可依漢制改作左右丞相詳定勑令所言近永詔皆
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令刑去侍中中書尚書令以左右丞相充
緣舊左右僕射非三省長官故為從一品今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
書尚書令之位即合為正一品從之丞相官以太中大夫以上充參
政以中大夫以上充常除二員或一員嘉泰三年始除三員故事丞

相訪告參預不得進擬惟丞相未除則參預輪日當筆多不踰年少
（略）後旬月獨得熙初葉衡龍相襲茂良行相事近三年亦創見也
按以三省為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為宰相之職任其論
（略）
（略）
（略）

帝曰欲案行文書然則魏時尚書猶未禁中不遠及唐初始定制以三省爲宰相之司存以三省長官爲宰相之職任然省分爲三各有所掌而其官亦複不一相職既尊無所不統則不容拘以一職於是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平章事參知機務參預政事之名焉諸名之中所謂同平章事者唐初雖以稱宰相乃以處資淺之人在參知政事之下見前卷中書侍郎中書令注中世以後則獨爲真宰相之官至宋元豐以前皆然然宰相者總百官弼天子既不當僚他官而其上則不當複有貴官矣自唐開元以來郭元振李光弼相繼以平章事爲節度使謂之使相而宰相之職僚於他官自此始自宋元祐以後文潞公呂申公相繼以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上而宰相之上復有貴官自此始然舉以動臣名將爲之宜也自此例一開於是蔡京王黼相繼以太師總知三省事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以至於韓侂胄賈似道擅權專政之久者皆欲效之蓋單宰相而不屑爲而必求加於相以自附於丈呂則宋中葉以後所謂平章者如此蓋平章之始立名也本非其舉之官及其久也則強藩之竊地者爲之攬臣之擅政者爲之蓋雖官極尊而居之者多非其人矣

宰相屬官

丞相司直漢文帝二年置掌佐丞相舉不法位在司隸校尉上翟方進爲司直旬歲間兇兩司隸帝故事置司徒司直居司徒府助司徒督錄諸用郡所舉上奏司直考察能否以微虛實建武十一年省獻帝建安八年復置司直不屬司徒掌督中都官不領諸州九年詔司直皆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上假傅置也後無

丞相司直

丞相長史漢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兩長史蓋諸史之長也職無不監田仁爲宰相長史天下大治及成熙中司馬昭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衡號騎三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舍人參軍東西曹及户賊金曹有東西曹自魏武大軍還鄴乃省西曹爲東曹後漢罷丞相光武以武職事一人爲之建安八年復置皆比司隸校尉坐同席在後無

丞相長史

漢建武中省司直有長史一人魏武爲丞相置左右二長史而已丞相諸曹吏掾屬三十御屬一魏武爲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爲左丞相分丞相長史爲兩府以待天下遠方之選介幘進賢有梁冠朱衣銅印黃綬劉屈氂爲丞相時人皆後

丞相長史

隋尚書都司置左右司郎各一人掌都省之職唐武德省貞觀復置掌同左右永所管諸司事一人西曹掌人事右司爲都之右司郎中武后又增員外郎一人宋熙寧時詔中書事多中復爲左右司郎中各一人掌都省之職改爲左右丞房各署檢正二員在堂後官之上都檢正一員在五房提點之上皆以士人爲之元豐五年官制行罷檢正職務分歸中書舍人給事

中左右司郎官（宋改官制前左右司郎中為諸曹無職掌）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一人凡四員掌舉諸司之綱紀號為都司亦曰左右曹元豐六年諸司置御史房主行彈劾御史按察失職建炎三年以軍興多事復置檢正二員（員禮刑兵）位序在左右司上四年罷隆興元年詔尚書省吏房兵三省樞密院機速房尚書省刑户工房三省樞密院看詳賞功房尚書省禮房令左右司分房書擬其中書門下諸房令檢正書擬又詔左右司郎中各差一員減罷二員左司書擬吏户禮機速房右司書兵刑上賞功房文字後以右司掌刑房事任為劇乃置二員（尚書左右司郎官中門）

職官考

鄒陽 馬端臨

門下省

門下省後漢謂之侍中寺（嘉平六年曰侍中寺）晉志曰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或謂之門下省至齊亦呼侍中為門下領給事黃門侍郎公車大學太醫等令丞及內外殿中監內外驊騮廐散騎常侍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等官梁門下省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四人掌侍從儐相盡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當御藥封駁事　後魏尤重北齊門下省掌獻納諫正及司進御之職有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統左右局（左右局門下之左右局內謂事）尚食（尚食局主食醫）尚藥（尚藥局主藥醫）尚衣（尚衣局主衣服）殿中（殿中監掌乘輿服御及宿衛之事制詔將命宣傳進御事贊改為殿內）凡六局隋門下省有納言二人給事黃門侍郎四人及散騎常侍諫議大夫等官並掌陪從朝直兼（侍帝二人）統六局開皇三年罷門下省員外散騎常侍員炀帝即位加給事員置常侍諫議等官又改殿內省謙門下省為黃門省五年復舊有侍中二人黃門侍郎二人給事中四人左散騎二人諫議大夫四人典儀二人（掌朝會贊相威儀糾舉違失受發通進奏狀進請賞罰凡中書門下朝賀則

舉駁者大則論列小則改正凡文書自內降者若之籍音大至則受而通進後頒降分送所隸官司凡吏部擬六品以下職事官則給事中校其仕歷功狀侍郎侍中引驗審察非其人則論奏凡遷改爵秩加敘勳封四選擬注奏鈔之事有舛誤退送尚書省覆刑部大理寺所斷獄案審其輕重枉直不當罪則以法駁正之國初循舊制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之職復用兩制官一員判門下省事官四人左諫議大夫起居郎左司諫左正言各一人給事中侍郎左散騎常侍各一人

元祐初左僕射司馬光上言謹案西漢以丞相總百官而九卿分治天下之事光武中興身親庶務事歸臺閣尚書始重而西漢公卿稍已失職矣及魏武佐漢初建魏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受禪改秘書為中書有令有監而亦不廢尚書然中書親近而尚書疎外矣東晉以來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與之議政事不

得任中書於是又有門下而中書權始分矣降及南北朝大體皆循此制唐初始合中書門下之職故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其後又置政事堂蓋以中書出詔令門下掌封駁日有爭論紛紜不決故使兩省先於政事堂議定然後奏聞開元中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自是相承至于國朝莫之能改非不欲分也理勢不可復分也向日所謂中書者乃中書門下政事堂也唐末諸司使皆內臣領之樞密使參預朝政始與宰相分權矣降及五代改用士人樞密使皆天子腹心之臣日與議軍國大事其權重於宰相太祖受命以宰相兼樞密使之名掌武事副使佐之自是以來有餘年宰師相永中外安帖百司長官及諸路監司諸州長吏皆得專達或申奏朝廷或止申中書樞密院樞密院進呈取旨降勅劄宣命指揮事小則批狀直下本司本路本州本人故文書簡徑事無留滯神宗皇帝以唐自中葉以後官職繁冗名器紊亂欲革而正之詔為至當然但當據今日之事實考前世之典分中書為三省令中書必有此事乃置此官不必一依唐之六典取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凡內降文書及諸處所上奏狀申狀至門下中書省者大率皆送尚書省尚書省下六曹六曹付諸案勘當檢尋文書會問事節近則寺監遠則州縣一切齊足然後相度事理定奪歸著申尚書省尚書省送中書取旨中書既得旨送門下省覆奏盡可然後錄錄下尚書省復下六曹方符下諸處以此文字繁冗行遣迂回近者數月遠者踰年未能決絕或四方急奏待報或吏民詞訟求決皆困於留滯又本置門下省欲以封駁中書省錄黃德裕院錄白恐有未當若令舉職則須日有駁正爭論紛紜執政大臣遂成不叶故自置門下省以來駁議其少又門下不可得直取旨行下雖有駁議必須却送中書取旨中書或不捨前見復行改易又內批文字及諸處奏請多降付三省同共進呈則門下之官已經商量奏決若後有駁正則為反復近日中書文字有急速者往往更不送門下省然則門下一官始為虛設徒使吏貲佔多文書繁冗無益於事臣等令衆共商量欲乞依舊令中書門下通同職業以都堂為政事堂每有政事差除及臺諫官章奏已有聖旨二省同進呈外其餘並令中書門下官同商議答書施行事大則進呈取旨降勅劄事小則直批狀指揮一如舊日中書門下故事并兩省十二房吏人為六房同共點檢鈔狀行遣文書若有益員除揀選留住外其莊特與減三年出職不及三年應出職者與減磨勘年限若政事有差失委給事中封駁差除有不當委中書舍人封還詞頭又兩省諫官皆得論列則號令之出亦不為不審矣如此則政事歸一吏貲不冗文書不繁行遣徑直於先帝所建之官並無所變更但於職業微有修改欲令於事

務時宜差為簡便耳
石林葉氏曰本朝沿唐制官制行格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各以其省長官為宰相則侍中中書尚書令是也既又以扶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侍中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五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長則出令之職自已身行尚何省而覆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須聞之矣故批旨皆以三省同奉聖旨既已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惟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成虛文也元祐間議者以詔令稽留吏負冗多徒為重複因有併廢門下省之意後雖不行然事有當奏稟左相必

批送中書右相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持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矣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

致堂胡氏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時雖以周公位冢宰然亦與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也何者周公不敢自聖獨專相事又將訓後世為人心不同而大賢難得則參錯并用猶驅車猶植屋兼取衆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相或並置三公不拘一相之文至唐而法意尤密既有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及以官末及而人可用者參豫朝政而其大綱則俾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敗之有司當貞觀之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難相違覆臨損矣違覆

而得中猶棄敝矯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若棄數百年成規合三省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名是中書門下之名存而基命駁正之實亡矣豈非侮文便私之甚哉

按温公所言以三省同取旨為是蓋主於合也致堂所言以三省各振職為是蓋主於分也其旨似異蓋門下審覆之說始於唐然以中書門下為政事堂則已合而為一矣但門下省之官有給事中任出納王命之事有散騎常侍左右司諫任諫諍闕失之事皆所謂羅審而貞觀時太宗又命諫官隨宰相入閤議事有失輒諫則門下省無不棄職之官矣坐廟堂者商訂於造命之初毋或擅權而好勝居糾駁者審察於出令之後不憚糾過以弼違則上下之間始無曠職而三省之設不為具文固不必爲宰相者各據一省顯分爾汝然

後謂之稱其職也蓋元豐官制之行王珪為首相蔡確為次相確奏乞以首相兼門下侍郎次相兼中書侍郎其實以唐制有中書造命之說於是參事取旨皆次相而首相並不得預蓋陰佚珪而奪之權及温公為門下侍郎當懇確欲數會議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此小人擅權之常態於是門下省又以審覆駁正為己任若各逞私意以為舉職則為中書長官者執造命之說而必擯門下使不得預取旨之權門下長官者執審覆之說而必駁中書已取旨之事則兩省之分所以使之自為雠敵矣其實兩省為官既各有司封駁者則都省共同參事取旨施行事有不當而後省留黃繳駁乃不易之法

侍中

侍中者周公成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任以為左右即其任也

奏事故謂之侍中漢侍中為加官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為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鄉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士自將軍郎將以下也自列侯以下至郎中皆得加官）各至數十人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諸曹受尚書事諸吏得挾法護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貂蟬金璫右貂金取堅剛百煉不耗蟬取居高食潔飲露清虛外動內靜而內服之制奉使則解其貂蟬以賜侍中）便繁劇（侍中服此一都令史事耳亦虎賁以恒為吏職即日以恒為吏部曹由是侍郎轉補才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謁者掌賓贊受事傳達以主客郎為之）遷列曹尚書美遷中領護吏部尚書宋文帝元嘉中王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為侍中情任親密（王華等皆以帝璞時舊臣參預謀策帝手敕報答）

一人（秦事以侍中功高者一人為僕射）後漢光武改僕射為尚書令（僕射即古官名）直侍左右分掌乘輿服物下至璽綬（璽者印也綬者所以貫印而佩之）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儒術通明（通明謂通於古今明於事理）又為侍中諸吏所敬（諸吏居敬謂之能敬其子弟）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本有僕射少府掌禁導眾事顧問應對（和帝永平中皇帝乘輿問給何法不知何所出又問地廣二千里為東宮左南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圖陛（正直侍中負圖參乘不知何故）後獻帝即位初置六人（侍中功高者一人）殿內門下眾事皆掌之後選侍中皆舊儒高德（不拜如故者數）學識淵懿仰占俯視切問近對喻旨公卿上殿稱制秉笏陪見舊在尚書令僕射下尚書上司隸校尉見侍中執板揖侍中舊與中官俱止禁中因武帝時侍中馬何羅按刃謀逆由是出禁外有事乃召之畢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止禁中章帝元和中郭舉與後宮通按佩刀驚上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秦漢無定員（秦漢舊儀曰自侍中至郎中凡二百人）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者則非數（王朗為侍中開門延尚書事此侍中加官也）散騎常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及江左與寧

侍從賀獻替贊相禮儀審署奏抄駁正違失監封題給驛券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宋制侍中掌佐天子議大政審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版奏中嚴外辦導輿輅詔升降之節皇帝齋則請就齋室大朝會則承旨宣制告命成禮祭祀亦如之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至熙寧眞拜侍中纔五人雖有它官兼領而實不任其事官制行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行侍中職別置侍郎以佐之元豐寄祿爲開府儀同三司

容齋隨筆論三省長官（見中書令門下侍郎）與侍郎

侍郎

門下侍郎秦官有黃門侍郎漢因之（劉向校書曰今若干卷與侍中俱管門下衆事無員郊廟則一人執麾兄禁門黃闥故號黃門其官給事於黃闥之內故曰黃門侍郎初秦漢

別有給事黃門之職（魏晉雖爲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閤通中外及諸王朝見於殿上引王就座無員屬少府屬黃門令）曰暮入對青瑣門拜故謂之夕郎（晉灼曰門邊鏤青畫瑣戶牖青鏤也）獻帝初郎位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尚書事後漢併爲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之號（魏晉雖爲給事黃門侍郎掌侍從左右給事中使閤機事頗露由是王允乃奏比尚書不得出入不通賓客自此始）魏晉以來給事黃門侍郎並爲侍衛之官員四人（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加官也）宋制武冠絳朝服多以中書侍郎爲之齊亦管知詔令呼爲小門下梁增品第與侍中同掌侍從儐相威儀蓋規獻納糾正違闕監合嘗御藥封printing書陳制亦然後魏亦有

給事中

給事中加官也秦置漢因之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掌顧問應對侍次中常侍中黃門無員（漢官表曰凡侍中左右曹諸加官也）諸給事中日

煬帝減二人而去給事之名（煬帝初置仍張公瓚爲給事黃門侍郎初訓行本爲黃門侍郎文帝崇儉不肯置侍左右者行本進諫帝不聽行本乃正當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侍輕臣而不顧乃置物於地而退上謝之而復收）唐龍朔二年改黃門侍郎爲東臺侍郎咸通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鸞臺侍郎神龍元年復舊天寶元年改爲門下侍郎至德中復舊制正（四品上大曆二年又改爲門下侍郎升從一品）員二人掌侍從署奏抄駁正違失通判省事若侍中闕則監封題給驛券

宋制侍郎掌貳侍中之職省中外出納之事大祭祀則前導輿駱詔進止大朝會則按表以奏祥瑞冊后則奉寶以授司徒以秩高罕除自建隆知樞密院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元豐官制行以尚書左僕射兼復置門下侍郎一員以代參知政事中興後宰相罷兼復改門下侍郎爲參知政事

按以宰相而兼他官本非令典唐制所謂反輕宰相之體是也然時方用兵則兼鄧禹使榮儒學則爲大學士急財用則爲鹽鐵轉運使蓋以國家方重其事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爲政本之地無所不統長官則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今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宰相之職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而以宰相提綱則下不敢以泛泛之司存視之猶有說也至於三省則俱爲政本之地無所不統長官則宰相所謂中書門下同平章事是也佐官則參知政事是也今元豐改官制既以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宰相之職事爲左右僕射參知政事爲中書門下侍郎則是既自有佐官而復以長官兼之贅尤甚矣蓋神宗必欲復唐三省之職而參確以有中書造命之說已爲次相兼中書侍郎王珪爲首相兼門下侍郎實欲陰奪珪於門下使不得與造命取旨之事苟以便其專政之私而不復顧體統名稱之不順也

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曹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漢東京省魏代復置或為加官或為正員晉無加官亦無常員在散騎常侍下給事黃門侍郎上武冠絳朝服宋齊隸集書省梁陳亦掌獻納省諸閤奏後魏無員北齊亦屬集書省凡六十人後周天官之屬有給事中士六十人掌理六經給事左右其後別置給事中在六官之外隋初無至開皇六年始詔吏部置給事郎凡置八員煬帝乃移吏部給事郎為門下之職位次黃門下置員四人以省讀奏案磨武德三年改給事郎為給事中後定為四員龍朔二年改為東臺舍人咸亨元年復舊常侍從讀署奏抄駁正違失分判省事若侍中侍郎並闕則監封題給驛奏前代雖有給事中之名非今任也今之給事中蓋因古之名用隋之職

宋淳化四年詔給事中凡制勅有所不便掌故事封駁九年詔停給事中始以封駁司諫銀臺元豐官制行給事中始正其職而封駁可歸門下又詔給事中許書畫黃不書草著為令元祐元年門下中書言後省修成所有省曹寺監條貫以門下中書後省為名從之六年詔駁正事赴執政稟議給事中韓忠彥言朝廷之事執政所行職當封駁則已與執政異當求決於上尚何稟議之有詔從之紹聖四年裝祖洽言兩省置給舍廳堂設施得以更相驗今使舍人兼封駁則給事職廢詔特旨書黃不回避餘令互書元符三年曾肇言門下駁正中書違失近給事中封駁中書錄黃令舍人書讀壞官制宣和元年張抗夜言命令之出中書宣奉門下審讀尚書頒行而察院彼皆弗錄什門下省神宗制也今急速文字不經三省諸房以空黃先次書讀則審讀始成虛設乞立法禁從之元豐寄祿為通議大夫建炎間因舊制置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紹興二年葺治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紹興二年葺治門下後省以給事中為長官四員為額紹興二年葺治

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散騎常侍樽為顯職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中雖華選此侍中帝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梁謂之散騎省天監六年詔又革之（六年詔曰在昔晉初柳惲推並化常侍侍中並掌帷幄員外常侍侍中分門下二局委散騎常侍侍中並侍帷幄書事參分帶之通直參預人雖依正員外）自是散騎視中丞通直視侍中員外視黃門郎然而常侍終非華胄所悅常侍亦四人功高者一人為祭酒與侍中高功者一人對掌禁令糾諸違違陳因梁制後魏北齊皆為集書省掌諷議左右從容獻納領諸散騎常侍侍郎及諫議大夫給事中等官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書之右（魏高祖謂散騎常侍元景曰卿等自在禁中是舉朝貴重致使王言重機黃門弁屬謂高祖曰散騎之職不勝又求并為散騎常侍之右高祖曰散騎公在中書之右常侍者員外之職耳不足以為卿等自在禁中

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置諫院供職方為諫官亦有領他職而不職諫諍其由它官領者帶知諫院以兩省官充掌供奉諫諍凡朝廷闕失大則建議小則上封明道初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以門下省為諫院徙鷹省於左掖之西題名記 司馬光 記 眞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職務後復兼職如故 詔曰朕大啓言路明目達聰庶幾忠讜之臣無所隱蔽而自炀聽之列猶因循而未革其令兩省三品以上各舉所知一人以聞仍令中書門下召試其所舉之人或有出入言事之失亦不加罪 臺中亦知舉官舉官仍加優賞 又詔諫官御史臺長官舉屬官 又詔諫官御史臺每月各具一員奏事或有過失令中書門下糾舉

緩國錄則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也至隋初以吏部散官及校書正字有敘述之才者掌起居之職以納言統之至煬帝以為古有內史外史今著作如外史矣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乃於內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員次內史舍人下（唐自貞觀已前皆為內職已後皆為外職）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掌左右龍朔三年改為左右史（郎為左史舍人為右史）咸亨元年又為左右史神龍初復舊每皇帝御殿則對立於殿（左郎右舍人矣）有命則臨陛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凡冊命（冊命皆周誥大事發事則以起居者有名之賢者）祭祀燕享臨幸引見之事四時氣候四方符瑞戶口增減州縣廢置皆書以授著作官六年詔左右史分記言動元祐元年仍詔不分七年詔通英閣講罷續有留身奏事者許侍立紹聖元年中丞黃履言所奏或干機密難令旁立乃止（會隆興元年胡銓奏記注之失有四一人主不當觀史（門關築觀以起居之地）二立非其地（門關築觀以起居之地）三前殿不立（門關築觀以起居之地）四奏不直前（記注官分已而欲奏事則前不必趨而奏之欲奏事則前不必趨而奏之有無直前名）詔前殿依後殿侍立餘並依舊）

[制]淳熙閻羅春伯（事）自戶部員外郎除右史避曾祖諱以大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其後兩史或闕則降旨以某人權侍立官蓋自此始

元豐寄祿起居舍人為朝散郎

拾遺補闕

補闕拾遺武太后垂拱中置補闕拾遺二官以掌供奉諷諫天授二年各增置員前為五員三年舉人無賢愚咸加擢用高者試殿閣侍郎給事中次或試員外郎侍御史補闕拾遺校書郎當時頗為濫雜著於譏誦（譏曰補闕遺事職拾遺過失書即自開元以來為清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京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宋端拱初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

正言是時太宗欲令諫官修職故詔改其官後亦有兼他官不供諫職者真宗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不兼職用劉燁曾宗道為左右正言元豐詳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訶勁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進諍小事則論奏分諫兩省寄祿左右司諫為朝奉郎左右正言為承議郎中興初詔不諫兩省紹興二年復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言諫諍之官尚有闕員居其位者往往分行御史之職至於綱規闕失寂無聞焉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掌諫諍不許糾彈從之以許深父薛象先充其職班著在監察御史之上光宗立復省

典儀

典儀二人唐置周禮秋官有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蓋此典儀之任舜職儀云東宮殿中將軍為官有導客局置典儀錄事一人掌朝會之事原有典儀之職未詳何曹之官掌唱警唱奏之事宋服武

陳亦有之後魏置典儀監史闕其員及所掌唐初諫門下省初用人皆輕重貴觀參義甫為之是後官用士人領贊者以知贊唱之郎及殿庭版位之次

城門郎

周禮地官有司門下大夫一人上士四人並城門郎之任初漢置城門校尉負一人掌城門屯兵有司馬及丞各一人十二城門候各一人出從緹騎百二十人（緹音啼）蓋兼監門將軍之職魏因之晉制銀章青綬絳朝服武冠佩水蒼玉元帝省之宋孝俱以衛尉掌宮城屯兵及管鑰之事梁陳二代依秦漢以光祿卿等掌宮殿門戶亦無城門之職後魏置城門校尉北齊衛尉寺統城門寺置城門校尉二人掌宮殿城門并諸倉庫管鑰之事後周地官府置宮門上士一人下士一人掌皇城十二門之禁令蓋並在其任隋氏門下省統城門局校尉二人煬帝大業三年又減殿中省十二年又減一人後又改校尉為城門郎置四人又隸門下省唐因之

符寶郎

周官有典瑞掌節二官掌瑞節之事（瑞節信也典瑞屬地官掌節屬冬官）秦漢有符節令丞領符璽郎（昭帝初中興光武改郎中復舊）不肯復光武之郎故知郎中之名非始光武也）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之制又皆屬尚（虎符之制一至第五國家留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符第一至第五第一留京師第二至第五以分授郡守剖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出之）後漢有符節令兩梁冠位次御史中丞別為一臺而符節令一人為臺率掌符節之事屬少府魏與後漢同晉太始元年省并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宋與晉齊蘭臺有主璽令史以治書侍御史領之梁陳御史臺亦有符節令史後魏御史臺領符節令符節令領符璽郎中北齊有符節署餘與後魏同（符璽郎中四人）後周有主璽下士掌國璽之藏隋初有符璽局置監二人屬門下省煬帝改監為郎唐因之長慶三年改為符寶郎神龍初復為符璽郎開元初復為符寶郎（天寶五年六月改為符寶郎十年正月改為符寶郎）其符璽諸進符寶出納幡節也

弘文館

唐武德初置修文館後改名弘文館神龍初改為昭文二年又郤為修文學又為昭文開元七年又詔弘文昭文為俊厥中以館中多圖籍未許正委學士校理自垂拱以來多大臣兼領館中有四部書自貞觀初楷亮檢校館務學士號為館主因為故事每令給事中一人判館事校書二人學生三十人宋改為昭文館（以弘犯宣祖諱）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直學士不常置直館以京朝官充掌經史子集四庫圖籍修寫校讎之事判館一人以兩省五品以上充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職官考

中書省

中書之官舊矣謂之中書省自魏晉始爲梁陳時凡國之政事並由中書省省有中書舍人五人領主書十人書吏二百人（書吏不見於職官書）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爲上司總國內機要而尚書唯聽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勢後魏亦謂之西臺（宣武帝謂尚書陸希道曰卿等諸人皆是臥治西臺九曰朝是臥治西臺）北齊中書省官司王言并司進御之樂及清商鼓吹諸部伶官隋初改爲內史省置令二人侍郎四人（煬帝改侍郎爲內史侍郎一人）舍人八人（煬帝改舍人爲內史舍人四人）通事舍人十六人煬帝加起居舍人而改通事舍人爲謁者臺職唐武德三年復中書省龍朔二年改爲西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爲鳳閣（光宅中書省曰鳳閣鸞臺各以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爲紫微省五年復舊）

（省爲帝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之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省爲左省中書爲右省亦通謂之中書）右散騎常侍起居舍人右補闕右拾遺各二人通事舍人十六人其餘小史各有差

宋制中書省在左掖門外西面北廊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行臺諫章疏群臣奏請興創改革及中外典法式事應取旨者凡除省臺寺監長貳以下及侍從職事官分任監司節鎮知州軍通判武臣遞郡橫門以上除授皆掌之凡命令之體有七曰冊書立后妃封親王皇子大長公主拜三師三公三省長官則用之曰制書處分軍國大事頒赦宥德音命尚書左右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節度使凡告廷除授則用之曰誥命應文武官遷改職秩內外命婦除授及封叙贈與應合命詞則用之曰詔書賜待制大卿監中大夫觀察使以上則用之曰勅書賜少卿監中散大夫防禦使以下則用之曰御札布告登封郊祀宗祀及大號令則用之曰勅榜賜酺及戒勵百官曉諭軍民則

（省爲帝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之兩省令二人侍郎二人舍人六人省爲左省中書爲右省亦通謂之兩省）神龍初復舊開元元年改爲紫微省五年復舊（時中書尚書）

入奏事非舊制也成帝建始四年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更以士人爲之皆屬少府漢東京省中謁者令官（其有中官謁者令者皆閹人也）魏王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魏武帝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更置士人自武帝故用宦者掌出令一人始皆阿旨後乃異焉）晉因之置監（監亦掌出令乃使謹密者）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上疏諫曰夫人臣大重者國能左右大權者也古之至誠權在下者則聚心慢上勢之賞也今外所言錄云中書實權事要日在自前）

史122-530

人不得為語遠之不作警易以其地在掖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因其位謂之鳳凰池焉（前漢中書監侍中給事朝政及雖內官令屬少府而常在中書專管機事矣之其權人有分者為處中書令屬久我國風也諸公何賀焉）晉制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縫朝服佩水蒼玉乘駱車吳紀亮為尚書令其子陽為中書令並掌機事又王以異姓陽其主皆書曰張華為監裝幀為令共掌機事又王令宇敬弘為中書令時年二十九從令子琅又為中書令時年三十九從令時清為美也今德中東晉常併其職入散騎省尋復置之宋冠佩卻從與晉同梁中書監令清貴華重大臣多領之其令舊選吏部尚書才地俱美者為之陳因梁制後魏亦有監令（案元宇伯恭為中書令又命重之不名呼為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案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內史令唐武德初為內史令（案內史令舊城口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小時宣行為出內史令舊城口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令又命重之不名呼為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案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內史令唐武德初為內史令（案內史令舊城口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令又命重之不名呼為公）北齊因魏制後周置內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亦其任也隋初改中書為內史置監令各一人（案監置令二人煬帝大業十二年又改內史為內書後復為內史令唐武德初為內史令（案內史令舊城口臣大業之日見內史宣勅

元年復舊元宅二年又為內史神龍元年復為中書令開元元年改為紫微令五年復為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為右相至德初改為中書令（案中書令天寶元年改為右相至德初改為中書令皆為宰相舊此二品大書二字今文二品）按令文掌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敷奏文表授冊監起居注總判省事

宋制掌佐天子議大政授所行命而宣之祀大神祇則升壇奉冊匱以從（注作階相禮臨軒冊命則讀冊建儲則升殿宣制及置綬以授太子大朝會則詣御座前進方鎮表及祥瑞國朝未嘗真拜以它官兼領者不與政事然止曹偷餘皆贈官官制行以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故相領真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偷與允弼允良相去十七八年皆薨於國存容齋洪氏隨筆曰中書令在西漢時為少府官屬與太官湯官上林諸令品秩署等侍中但為加官在東漢亦屬少府而已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並為開府儀同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不敢居乾道中詔於緑黃及告命內除去侍中中書令至或出為縣令魏晉以來漫以華重唐初遂為三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京

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於事體尤愜當近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命而賜贊拜不名

侍郎

漢置中書領尚書事有丞郎魏黃初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通事郎為中書侍郎明帝詔事中書郎嗣虞詡曰尚書郎之仕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皆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為通事郎尋復為中書侍郎其職副掌王言更入直省五日從駕則正直從次直守殿事事中書郎從駕執筆為詔出詔為詔令尚書之職近它尚書事則從它尚書事則從尚書之職宋中書侍郎進賢一梁冠介幘絳朝服用散騎常侍為之齊梁皆四人梁以功高者一人主省內事陳因之後魏北齊置四員隋初為內史侍郎亦四員煬帝改二員改為內書侍郎唐初為內史侍郎武德三年改為中書侍郎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侍郎之名不易晉令品上大夫從第二品負二人掌侍從獻替制勅冊命數奏文表通判省事

宋制侍郎掌貳令之職參文表通判大政授所宣詔旨而奉行之官制行以尚書右僕射兼又別置侍郎以代參知政事建炎初復改侍郎為參政

舍人

中書舍人魏置中書通事舍人或曰舍人通事各為一職晉江左乃合之謂之通事舍人武帝泰始後省之而以中書侍郎一人直西省即侍郎兼其職而掌其詔命宋初又置由書通事舍人四員入直門出宣詔命凡有陳奏皆舍人持入參決於中自是則中書侍郎之任輕矣齊永平初中書通事舍人四員各住一省時謂之四戶權傾天下梁去臺文為中書通事舍人後出為大司農中書舊例之職住東西二省梁用人殊重簡以才能不限資地多以他官兼領後除通事字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梁初以來加置五人後魏有舍人省而不言其員比齊舍人省掌署勅行下宣旨勞問領舍人十人後周有小史上士二人此其任也屬春官隋內史舍人八員專掌詔誥煬帝減四人後改為內書舍人唐初為內史舍人至武德三年改為中書舍人置六員龍朔以後隨省改號而舍人之名不易專掌詔誥侍從署勅宣旨勞問接納訴訟數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已來天下文章道盛臺閣詞彩無不以文章達故中書舍人為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諸官莫比焉按後唐書部舍人奏事和凱後魏衛之任書曰朕在諒闇百揆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聽訖猶有憲章和凱後魏衛之任書曰朕在諒闇百揆總己以聽冢宰三年聽訖猶有憲章

宋初中書舍人為所選官實不任職復置知制誥及直舍人院故事入西閤皆中書試制誥三篇惟梁周翰不召試而授其後楊億陳彭年錢惟演劉筠李維晏殊宋祁王堯臣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皆以他官兼之元豐官制行舍人院廢

令為中書後省於是改為權中書舍人遂為故事後詔舍人各簽唱房文字其命詞則輪日分草中興置中書後省以中書舍人為長官六員常除二員一員領吏房及兵工房一員領吏房及禮刑房嘉泰四年李奉章以宗正少卿權中書舍人而中守祖諱奉章辭有旨權以直舍人院繫銜乃受命不知舍人院廢已久矣蓋大臣失於討論也　紹興初詔中書門下兩省已併為中書門下省其兩省合送給舍文字今後更不分送並送給事中中書舍人其後又詔以它官兼攝者稱權直資淺者為直舍人院

石林葉氏曰國初循唐舊制凡命官悉除麻勘授易差遣中書皆命詞給告不勝其繁元豐官制行始命階官職事官品者給告無品官者但給黃牒而已元祐末猶以為多復命內外差遣及職事官本等內改易或再任者亦止給黃牒紹聖中朱服為舍人以為監司都守初除不給告禮太薄乃詔待制以上知州

及帥臣監司初除再任並出告尚書侍郎兩省御史臺官外餘官并監司本等內改易者仍給黃牒後復行之不同元符初中書省復檢舉如前令

中起草付吏遣於告命之成皆未嘗越日故其職為難其以敏捷稱者如韋承慶下筆輒成未嘗起草陸宣初無思慮揮翰如飛顏真卿草制數十無妨談笑鄭畋動無滯思問倚閣筆劉敞臨出局倚馬一揮九制皆見書於史策其遲鈍窘束者如陸餘慶至晚不能裁一言和嶸閉戶精思徧討群籍與夫顯憲舍人案微失郡張君房之類蓋以必欲述成故也周廣順初中書舍人劉濤責授少府少監分司西京坐遣男頊代草制詞也頊時為監察御史亦責授衢州司戶自南渡以來典故散失每除書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續給告以是遷延稽滯毀拆居官時繳還家

即掩關謝客畏其促詞命也先公使廣歸除徽猷閣直學士時劉才邵當制曰於湖舍曠之至先公出知饒州幾將一月猶未受告其他倩謁朋舊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選者不覺其難殊與詩異

通事舍人

昔堯試舜賓于四門蓋今任也秦置謁者漢因之掌儐贊受事員七十人選孝廉年未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為之（注太子使則奉勑節以其後謁者持七首劍服者以故為常侍武騎文故易之以故有僕射冠高山冠（言其矜莊貴通故以高山為號）執事東陛（謁者儀行郡國建節出使東關送迎曰此秦官掌賓客後漢謁者僕射為謁者臺士主銅印青綬天子出掌奉引（謁者謂贊導者門郎見尚書令對謁敬拜）謁者三十人（漢官儀又有三十五人）謁者初上官耕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謁者明章二帝所置勤國事者後人掌之以姓灌拿列於漢書故謂之灌謁）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拿列於漢書故謂之灌謁）都閫行閫從公車令（和帝代陳忠詔待制以上知州何熙為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者初上官耕曰灌謁者滿歲稱給事（胡廣云謁者明章二帝所置勤國事者後人掌之以姓灌拿列於漢書故謂之灌謁）左右然則又掌唱贊（謁者以德之功高者為之漢官儀又有黃門謁者主宣詔贊導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光祿勳（漢官儀又有黃門謁者主宣詔贊導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制敕用印捧有清者主之（武帝置謁者僕射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統謁者十人）及皆武省僕射以謁者并蘭臺江左復置僕射後又省宋武帝大明中復置僕射一人職與魏同亦領謁者十人掌小拜授及百官報章辭因之梁謁者臺僕射掌朝覲賓饗之事屬官謁者十人掌奉詔出使拜假朝會賓贊功高者一人為假史掌差次謁者陳丞有之後魏北齊謁者臺掌凡諸吉凶公事導相禮儀僕射二人謁者三十人隋煬帝增置謁者司隸二臺并御史為二臺謁者臺有大夫一人掌受詔勞問出使慰撫持節冊拜及受表以為恒式不復專謁者矣初魏置中書通事舍人十六員丞直宣傳閤皇

三年又增為二十四員及煬帝置謁者臺乃改通事舍人為謁者臺職謂之通事謁者置三十人又於建國門外置四方館以待四方使者隸鴻臚寺（煬帝置四方館東口東夷使者南口南蠻使者西口西戎使者各一人掌其方國及互市事）唐廢謁者臺復以其地為四方館改通事謁者為通事舍人掌通奏引納辭見承旨宣勞皆以善辯令者為之隸四方館而又屬中書省

集賢殿

集賢殿書院唐開元中置漢魏以來秘書省有其職梁武帝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北齊有文林館學士後周有麟趾殿學士皆掌著述隋平陳之後寫書正副二本藏于宮中煬帝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貯書自漢延喜至隋唐皆秘書省掌圖籍而掌中之書時或有罄初開元五年十一月於乾元殿東廊下寫四部書仍令秘書監馬懷素右散騎常侍褚無量總其事於麗正殿安置為修書使至十二年學士張說等奏於集仙殿於是改殿名集賢改修書使為集賢殿學士五品以上為學士每以宰相為學士者知院事初燕國公張說為中書令知院制以右常侍徐堅為副使判院事堅嘗以為自開元以來學士六品以下為之侍講學士開元初楷無重馬懷素侍講學士中為侍讀其後康子元等為侍講學士修撰官校理官司直學士宋為集賢院大學士一人以宰相充學士以給監修以上充直學士不常置修撰以朝官充直院校理以京官已上充皆無常員同昭文館凡昭文史館集賢謂之三館皆以兩省五品以上官一人判

史官

史官肇自黃帝有之自後顓頊者夏太史終古商太史高勢周則曰大史小史內史外史而諸侯之國亦置其官又春秋國語引周志及鄧書似當時記事各有其職秦有太史令胡毋敬至漢武始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為之卒其子遷副卒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自漢以前

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省舊銜名）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侍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置史館院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增置實錄院始末甘露史館故事增置實錄即置實錄院時國史即置著作局唯修纂日曆（中興會要）著作局唯修纂日曆（中興會要）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其事（紹興五年以秦中書檜言院官多職事不專乃詔修撰實錄院時政記令長貳中書舍人兼修撰實錄院時政記自是中書舍人兼修撰實錄院日曆自是中書舍人兼修撰實錄院時政記自是參政編修實錄院日曆自是參政編修實錄院（以上並見玉海）銓次其事排以日月謂之日曆（宰相監修）

神宗敕宗三朝正史　又有提舉修勅令天聖慶曆嘉祐熙寧編敕及元符勅令格式各差宰臣提舉詳定官以侍從之通法令者充史館又有校勘檢閱校正編校等官或以布衣之該洽者為之

王朴所提舉監修亦以宰相為之

歐陽脩論史館日曆奏臣伏以史官闕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有兩府之臣撰時政選三館之士當院權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二年以來員多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獎在於修撰之官雖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僚修纂然聖君之動有所宜論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錄惟書除目罷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文字與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錄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臣切見趙元昊自初叛至後稱臣始終一宗事鄧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纂修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日帥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知某事等破儀智高文彥博破王則之類其貶某官者以某罪如收青等破儀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近狀分明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書以為地或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他大事並許史

所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召本奏異同朝廷裁罰仍分其書之已上事鄧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錄為草卷題日分於史院窮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內有不勤其事頗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其今日以後並令次月供報如朝廷裁罰

宗正寺修玉牒官亦然官制既行其職歸於卿丞矣而紹興中
被差侍從爲修牒又以它官兼檢討是與本寺爲二也然則今
有户部可別置三司有吏刑部可別置審官審刑院矣又玉牒
舊制每十年一進謂甲子歲進書則甲戌甲申歲復然今乃從
建隆以來再行補修每及十年則一進以故不過三二年輒一
行賞書局僧賞此最甚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曰自真廟以來史館無專官神宗嘗欲付
曾子固以五朝史事乃命爲史館修撰使專典領其後子固所
草具不當神宗意書不克成孝宗時修五朝史而列傳又未畢
遂召李仁父洪景盧踵爲之皆奉祠不兼他職者數年而史
始畢蓋自開院至成書凡二十有八年秉筆者五十有餘人時
景盧請通修九朝正史上許之景盧復言制作之事已經先正
名臣之手是非褒貶皆有據依乞命後來史官無或輒將成書
擅行刪改然書未就而景盧去國淳熙末修高宗實録以它官
兼之至紹熙末年而工未及半陳君舉直學士院建請以古文
殿秘閣二修撰并舊史館校勘三等爲史官自校勘供職稍遷
秘閣修撰又遷右文殿修撰在院三五年如有勞績就遷次對
庶幾有兼官之效無令爲之嫌然亦不克行明年但增檢討官
三員限一年畢其後又七年而高鎮始成時當修高宗正史孝
宗光宗實録朝論竟無專官始外召傅景仁陸務觀爲在京宫
觀免奉朝請令修史於是務觀還政久矣乃落致仕以爲同修
國史兼實録院同修撰焉

尚書省

昔堯咨舜於大麓領録天下事似其任也周之司會又其職焉（鄭玄曰司會若今尚書）秦時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法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承秦置及武帝遊宴後庭始用宦者主中書以司馬遷爲之中

年土云秦官也通
民置掌以待郡問 自魏晉重中書之官居恆者之任則尚書之職稍
以疎遠至梁陳舉國機要悉在中書獻納之任又歸門下而尚書但
聽命受事而已後魏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而置
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分尚書三十六曹及諸外置令
大夫主之 晉太伯通置三十六曹如今僕統事 四年又復尚書三十六曹曹尚
龍尚書三十六曹別置武歸脩勤二職分主省務 武歸比御中脩勤比今史至神
龜元年始置僕射左右丞及諸曹尚書十餘人各居別寺 晉制尚書
六尚書之都省亦謂之北省後湻北王以太子監國立大都督
府與尚書省分理衆事仍開府置佐 時中藏大都督府長史 後周
無尚書隋及唐皆有其制略同凡尚書省事無不總龍朔二年改尚
書省為中臺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文昌臺垂拱元年又改為

都臺咸通初復舊長安三年又改為中臺神龍初復為尚書省 晉
都堂居中左右分司 舊尚書之十書令之下僕射之上 都堂之東有吏部戶部
禮部二行每行四司左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都堂之西有兵部刑部工部三行每
行四司右司統之凡二十四司分曹共理而天下之事盡矣 作司郎中各一人掌付事
郎中二十八人 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一人掌諸司事 尚書六人 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各一人掌
六人 以下各有差 員外郎二十九人 吏部四部及司勳各一人餘各一人并左右司郎中二十人 都事
五代時尚書都省在興國坊今梁太祖舊第宋太平興國中徙於利

仁坊孟昶舊第頗為宏麗中設都堂左右司左丞郎中員外郎廳
東西廊分設尚書待郎廳事六掌施行判命舉省
內網紀程式受付六曹文書聽內外辭訴奏御史失職攷百官府之
治以詔廢置賞罰曰吏部曰戶部曰禮部曰兵部曰刑部曰工部皆
總而決之應取裁者隨所肆送中書省樞密院事有成法則六曹准式具鈔令僕射丞檢案簽書
送門下省畫閒審察吏部注擬文武官及封爵承襲賜勳定資之事
朝廷有疑事則集百官議其可否凡更改事則明勑令格式一司條法
則議定以奏擇大常考功謚議亦如之季終具實罰勤徵事什進奏
院頒行于天下大祭祀則瞥戒執事官設官九尚書令左右僕射左
右丞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一人分房十曰吏房曰戶部曰禮房曰
兵房曰刑房曰工房各視其名而行六曹諸司所上之事曰開拆房
主受遣文書曰都知雜房主行進制勑曰班簿具員考察都事以下

功過遷補曰催驅房主考課文牘稽違曰制勑庫房主編檢勑令格
式簡納架閣文書 紹聖二年詔在京官司所受傳宣內降隨事申
尚書省或樞密院奏又詔尚書都省揮奏六察御史糾不當者
石林葉氏曰元豐既新官制建尚書省于外而中書門下省樞
密學士院設於禁中規摹極雄麗其照壁屏下悉用重布不絕
糊尚書省及六曹皆書周官兩省及後省樞密學士院皆郭熙
一手畫中間甚有傑然可觀者而學士院畫春江曉景為尤工
後洊省除官未嘗足多有空閑處看守老卒以其下有布往往
竊設盜取徐擇之為給事中時有竊其半屏者欲付有司會竊
處有刃痕議者以禁廷經由株連所及多遂止然因是毀者漫
多亦可惜也

錄尚書

漢武帝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

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張安世領尚書事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每言大政已臣莫知也又孔光字子夏領尚書事時年已老重病出則乘輿入則扶掖常在中樞皆何承天也統客以心論其謹密如此）

後漢章帝以太傅趙憙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有錄名蓋自憙融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虞大麓之職也和帝時太尉鄧彪為太傅尚書事猶古冢宰總己之義竟亦公卿權重者為之職無不總（晉宣帝時何充讓王導錄尚書事導固辭為西錄導帝時何充讓王導錄尚書事導固辭為西錄）

宋孝武孝建中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齊世錄尚書及尚書令並總領尚書（晉明帝為宣成王錄尚書事成王薨帝以為太宰以來無單為錄者有司擬立僕射梁陳並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下皆禁駐號為錄公）

以諸彥回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為錄者有司擬立僕射梁陳並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下皆禁駐號為錄公（晉明帝為宣成王錄尚書事成王薨帝以為太宰以來無單為錄者有司擬立僕射梁陳並有之後魏北齊掌彈糾見下皆禁駐號為錄公）

高帝崩遺詔以尚書令徐勉為尚書僕射與領選事（梁制尚書令僕射為一班）

人位在令上掌與令同俱不糾察自隋而無

尚書令

秦置尚書令尚主也漢因之銅印青綬武帝用窟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去中書謁者令官更以士人為尚書令（時弘恭石顯相繼為中書令中書之職尚書事建言以為尚書百官之本總領綱紀宜以通明公正敦之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官）

後漢眾務悉歸尚書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書令主贊奉事總領紀綱無所不統與司隸校尉御史中丞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故公為令僕射者朝會不陪奉事天子封禪則尚書令奉玉牒檢兼職封之禮（後漢光武以後諸帝為尚書令每春帝丁寬大之詔奉祭所建也郭假迄尚書令盛德隨數加中謀陳忠為尚書令亦著勞績故事郭賀為尚書令百官志以為尚書令亦有印綬）

容齋隨筆論三省長官（見中書令門）

僕射

僕射秦官漢因之自侍中尚書博士郎皆有之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射者重武官以善射者兼僕射僕射主也軍屯吏謂宰永巷宮人皆有僕射隨所給之事以號也若僕射令僕射主也一云僕主也軍屯吏謂宰永巷宮人皆有僕射隨所給之事以號也若僕射令僕射主也若永巷則曰永巷令若僕射主也凡此諸官皆秦也吏則曰軍屯吏曰永巷吏曰僕射吏

帝建始元年初置尚書五人以一人爲僕射主封門掌授廩假錢穀

漢舊事字子游爲尚書僕射數直諫陳政事見表章屢上決曰我職典樞機豈可以小事煩尚書

事今不在則奏下衆事印綬與今同

後漢尚書僕射一人署尚書每

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郡爲左僕射侍者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

自漢以下事皆以令詔施行今詔書猶稱制詔是其遺文

魏至晉於江左省置無恒置一則爲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

僕射令關則左爲省主若左右並關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置祠部尚書以掌右事則尚書僕射祠部尚書不恒置矣若知令則右僕射爲省主即令

右僕射行則分道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

宋尚書僕射勝右減左右居二者之間僕射職爲執法置二則爲左右執又與尚書分領諸曹兼掌彈舉群臣

統理衆務舉持綱目糾判省事

二年四月敕群臣各陳治所以及民間所疾苦又詔曰朕以不德統理萬方而政有闕中書門下及尚書僕射各悉心以對

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從二品

僕射一年九月敕門下及都省五日開元以來始有單署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光宅元年改爲文昌左右相進階爲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爲左右僕射日開元以來僕射不兼宰相宰相皆帶平章事文參知機務

武太后改

政成通元年復舊官品第四

元三年隋五品煬帝改爲正四品

二僕射爲文昌左右相進階爲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爲左右僕射一年九月敕門下及都省五日開元以來始有單署初龍朔二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相光宅元年改爲文昌左右相進階爲從三品尋復本階神龍初復爲左右僕射日開元以來僕射不兼宰相宰相皆帶平章事文參知機務

武太后改

統理衆務舉持綱目糾判省事

二年四月敕百官各陳治所以及民間所疾苦又詔曰朕以不德統理萬方而政有闕中書門下及尚書僕射各悉心以對

開元元年改爲左右丞相從二品

直以尊崇則太師不然上公太尉始可師長命百僚也龍朔中天寶初嘗改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周公召公相成王為左右之義斯誠允當或謂尚書令僕射錄尚書之職是官之師長按前代錄尚書霍光張安世王鳳趙憙牟融郗慮張禹李固王導褚裒回舜明帝之徒或是丞相或是三公或是大將軍大司馬兼之皆秉朝政稱古冢宰百官總己實宰輔也其時別自有令僕令僕射雖嘗改為丞相名同而職異品秩又未崇極上有三師三公尚書令七人豈得比前代丞相受任也其襲舊名無實者若今刺史皆云使持節按前代使持節得戮二千石其王公已下封國皆南面臣人今並皆有其實乎此例甚眾不能遍舉安秩皆如三公置府辟吏今建社其開府儀同三司則禮數班有僕射因改丞相之名都無丞相之實而為百僚師長也又與丞郎絕禮若不隔品致敬則諸司長官與隋品寮屬其可絕禮乎斯不然矣

左右丞

秦置尚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僕之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統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驎伯史黃香守文選部左丞功論當遷尚書僕射留憎狹後部尚書僕射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楊侍郎右丞行止太常卿下屬以次久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秦承不改下屬之舉見任不彈糾付大理庶務之職與三省長官皆為宰相之任元豐官制行不置侍中中書令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職事寄祿為特進政和中詔曰昔神考所以改官有司不能奉承仰惟前代以僕臣之貴死宰相之任可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靖康元年詔依制復為僕射乾道八年詔左右僕射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

左右丞

秦置尚書丞一人屬少府漢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丞四人及後漢光武始減其二唯置左右丞佐令僕之事臺中紀綱無所不統左丞主吏民章服及驎伯史黃香守文選部左丞功論當遷尚書僕射留憎狹後部尚書僕射右丞與僕射皆掌授廩假錢穀又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楊侍郎右丞行止太常卿下屬以次久郎補之三歲為刺史漢御史秦承不改下屬之舉見任不彈糾付大理庶務之職與三省長官皆為宰相之任元豐官制行不置侍中中書令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職事寄祿為特進政和中詔曰昔神考所以改官有司不能奉承仰惟前代以僕臣之貴死宰相之任可改左僕射為太宰右僕射為少宰靖康元年詔依制復為僕射乾道八年詔左右僕射依漢制改為左右丞相

列二年改爲左右司幾以咸通元年復舊之左丞掌管轄諸司糾正省內勾吏部戶部禮部等十二司通判都省事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等十二司餘與左丞同宋制左右丞掌參議大政通治省事以貳令僕射之職僕射輪日當筆遇假故則以丞權當筆知印大祭祀動獻薦饌進熟則受爵酒以授僕射舊班六曹尚書下官制行升其秩爲執政官元豐五年五月詔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是月御史言左右丞浦宗孟王安禮於都堂下馬違法犯分安禮爭論帝前以謂令左右丞爲執政官不應又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上下馬自此始元祐元年詔本省應受御札事大者送中書省取旨事小急速止本省行訖奏知仍關報中書門下其未便者聽執奏又六曹擬鈔左右丞簽書僕射書檢又事有條例不至大者六曹長官專決非六曹所能決者申省常程及訟牒止付左右丞林駉古籌補編曰唐制置宰相使用猶學士掌制誥之官命爲居正位義以參知政事以爲宰相通管之底官制行罷參知政事除門下侍郎張守等以前參知政事除門下中書侍郎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參知政事以爲宰相通管之底官制行罷參知政事除門下侍郎張守等以前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知政事除門下侍郎張守等以前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知政事除門下侍郎張守等以前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

秦尚書四人曹名不分漢成帝初置尚書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尚書各曹名常侍曹主郡國上書及吏民上書事二千石曹主二千石及刺史事民曹主斷獄事是爲五曹後漢尚書五曹後更爲六曹客曹主外國夷狄事後又置三公曹主天下災異事課州郡吏曹主選舉事後漢之末又置南主客比主客二曹爲二是六曹也又置一人主中都官事凡二千石以上皆起文以前漢五曹更加中都官爲五曹其南主客比主客二曹後漢之末

鄭元云若今尚書矣秦世少有增更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漢初有尚冠尚衣尚食尚浴尚席尚書謂之六尚戰國時已有尚衣尚冠之屬矣秦時有尚書令尚書僕射尚書丞然則尚書之稱尚當從古聲而非平聲亦既明甚第鄭康成注周禮司會曰司會之計官長若今尚書唐陸德明釋其音曰常雖有此據了不知其義之所由取此殆今世襲稱之始也徽宗朝復殿中省有六尚令內省品秩猶有尚宮等稱謂益無可疑云

歷代郎官

郎官謂之尚書郎漢置四人分掌尚書事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後漢尚書侍郎二十六人（續漢志曰尚書六曹侍郎三十六人）主作文書草取孝廉年未五十先試箋奏選有吏能者為之從三署諸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見文獻通考卷五十二）滿歲稱尚書郎（晉令曰尚書郎滿歲稱侍郎）五歲遷大縣其遷為縣令縣令秩滿自占縣部書賜錢三萬與三臺租錢餘官則否吏部典屬多超遷者郎弘為僕射奏以臺職任尊而賞薄人無樂者諸吏郎補二千石自此始也入座受成事決於郎下筆為詔策出言為詔命（晉令曰詔上施行下施行之書也）給帳帷茵褥過中抵太官供食物湯綾破或以錦緤為之（晉令曰緤帛之大者）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尚書郎侍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香囊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女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稱臣聞乃出永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笏（禹貢冀州貢隃麋之墨）張敞畫眉或問之曰閨房之內有甚於畫眉者乎）其郎中舊用員外郎正主簿正佐有才地者為之遷通直郎天監三年復置侍郎視通直郎中遷為之（梁制合用文學）陳有二十一曹後魏三十六曹至西魏改為十二部北齊有二十八曹（吏部考功主客屬祠部主客屬曹比祠部二公祠部屬北部比部屬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屬都官二千石比部水部屬都官左民右民金部屬度支倉部左中兵右中兵外兵都兵駕部屬左民右民金部庫部屬度支）其吏部二公各二人餘並一人凡三十郎中（後魏置郎中雜置郎中）隋初尚書有六曹二十四司凡領三十六侍郎（吏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虞部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外兵都兵駕部比部水部膳部虞部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外兵都兵駕部司勳主客膳部兵部職方都官司門虞部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外兵都兵駕部比部水部膳部虞部屯田起部左中兵右中兵外兵都兵駕部刑部等侍郎各二人）而尚書郎有二十三

制至開皇三年二十四司又各置員外郎一人以司其曹之籍帳侍郎闕則攝其曹事今尚書員外郎各以曹名為稱皆承舊也歷代史傳及職官要錄或有古員外郎者直謂之侍郎皆承前代尚書之職前代所言郎中即今之侍郎非尚書之職也煬帝即位以尚書六曹各置侍郎一人以貳尚書之職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也或有曹加二人者則侍郎之名舊矣漢尼諸郎皆掌更直宿衛諸門以侍衛之故通謂之侍郎故盛帶劍戟是也歷代尚書亦有侍郎隋初尚書僕射之任重於今之卿官不過執戟侍郎通若今之郎官耳非今六部侍郎皆謂之侍郎以其職卑故也或有古員外郎者直謂員外散騎侍郎耳今之侍郎其置自此始

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兵事外悉當奏禀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及魏公得罪論詞言假便宜行事之制志之臣無將之嫌肯內閣以招賢擬尚方而鑄印然則承制之事易以惹謗忠藺之言固篤論也

吏部尚書 侍郎 同封部中 員外郎

周禮天官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變冢言太者進退黜陟百官攬焉則謂之太宰事主也建立也邦理王所居之邦國冢治也言太宰主建立佐王理邦國之職以佐王治邦國者也王制分爲六翼以佐王治也王之六卿乃分爲六職以佐王治邦國者也）以天官之職掌建邦之宮刑（宮刑謂王宮之官刑也）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以平邦國以均財用以節邦用（節謂節其出入之數）以生百物以任百事以馭其官以制其祿以正其位以作其事以行其政令（作起也事謂造舍及軍旅之事）以詔王之治（詔告也治謂王所當爲之事）以贊王之治（贊助也）以佐王之治（佐助也）以論邦國之治（論謂論其善惡）以詔王之過（詔告也過謂王所當改之事）以贊王之過（贊助也）以佐王之過（佐助也）以統百官之治（統謂大綱紀）以正百官之治（正謂糾其過誤）以均百官之治（均謂齊其勞逸）以觀百官之治（觀謂視其善惡）以聽百官之治（聽謂聽其辭訟）以糾百官之治（糾謂舉其職事）以禁百官之治（禁謂察其違失）以行邦國之賞（賞謂賜予）以行邦國之罰（罰謂誅責）以行邦國之除（除謂去其惡）以行邦國之生（生謂生其善）以行邦國之養（養謂養其德）以行邦國之教（教謂教其道）以行邦國之政（政謂政其事）以行邦國之刑（刑謂刑其罪）以行邦國之禁（禁謂禁其淫）以行邦國之賜（賜謂賜其功）以行邦國之予（予謂與其福）以行邦國之置（置謂置其官）以行邦國之事（事謂事其職）以行邦國之謀（謀謂謀其慮）以行邦國之版（版謂版其名籍也）歲登下其損益之數（登上也下去也）以詔王理（理謂賢者之功）以功詔祿（祿謂賞賜）以能詔事（事謂官職）以久奠事（奠定也）以貳邦治（貳副也）以逆邦治（逆迎也）以聽邦訟（訟爭財也）以詔王之好惡（好惡謂所愛憎）以詔王之喜怒（喜怒謂所樂所怒）以詔王之賞罰（賞罰謂所當賞罰）以詔王之生殺（生殺謂所當生殺）

漢成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主公卿事後漸改爲史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爲選部爲吏部主選事（晉魏已降吏部尚書郎多用人望爲之）晉與魏同（晉先爲撫軍府軍謀祭酒以隨府轉事中郎遷散騎侍郎給事中以預定禮儀賜爵關內侯轉黃門侍郎遷侍中領選）

宋時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考功主爵主封主庫）武不欲威權在下大明二年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輕其任而省五兵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二尚書晉宋以來吏部尚書資位尤重（本卿尚書吏部尚書次之署紙尾）梁陳亦然後魏北齊吏部統吏部（統謂總攝）考功主爵三曹（自南齊已後掌大選知名者職四文憲帝少年尚明所藏也球表頒位次於學華雅辛術爲尚書性

郎中之任也公卿已下皆以書日往賀謂之過堂其日夜相接非但以為榮也乃以讓郎權重也又陸贄以為郎官清要銓選事體最重自非才德俱優人地允愜不可輕授自頃以來漸乖斯旨或超越等列或歷試未深或地寒而名路或才闕而官高或出入踰時或優劇相反如此之比不可備舉又郎官舊制皆由選補近年以來頗乖其道或超自令史或擢於庶僚或因緣私謁或假以文辭或授之親舊或出於臨時或非其人或不由銓擇或以貴勢或以賄成或以恩幸或以貶降或以軍功或以吏能或以藝術或以閥閱或以貲產或以貴戚或以門蔭或以道流或以釋子或以商賈或以工匠或以胥徒或以廝養或以伎巧或以雜色或以白丁或以黔首或以奴僕或以倡優或以屠販或以驍將或以武夫或以邊將或以降虜或以蕃人或以夷落或以戎狄或以羌渾或以吐谷渾或以党項或以黑衣或以白衣或以僧尼或以道士或以女冠或以巫覡或以卜祝或以百工或以伎術或以庶士或以庶人或以白身或以黃衣或以黃冠或以黃門或以內豎或以宦官或以宮人或以內人或以內官或以內臣或以內侍或以內養或以內給事或以內謁者或以內常侍或以內寺人或以內閹人或以內豎子或以內小臣或以內大夫或以內士或以內史或以內府或以內藏或以內庫或以內廄或以內園或以內苑或以內囿或以內池或以內沼或以內溝或以內渠或以內井或以內灶或以內廁或以內門或以內戶或以內牖或以內窗或以內壁或以內柱或以內梁或以內棟或以內宇或以內屋或以內室或以內堂或以內殿或以內寢或以內廳或以內閣或以內樓或以內臺或以內觀或以內闕或以內城或以內郭或以內市或以內街或以內巷或以內道或以內路或以內橋或以內津或以內渡或以內關或以內塞或以內障或以內堡或以內烽或以內燧或以內亭或以內驛或以內館或以內舍或以內廬或以內帳或以內幕或以內帷或以內屏或以內席或以內褥或以內枕或以內衾或以內被或以內褥或以內衣或以內裳或以內帶或以內冠或以內履或以內襪或以內巾或以內帨或以內櫛或以內鏡或以內粉或以內黛或以內脂或以內油或以內膏或以內澤或以內香或以內藥或以內丹或以內砂或以內汞或以內鉛或以內錫或以內銅或以內鐵或以內金或以內玉或以內珠或以內寶或以內貨或以內幣或以內錢或以內帛或以內布或以內絲或以內麻或以內葛或以內毛或以內羽或以內革或以內皮或以內骨或以內角或以內齒或以內爪或以內筋或以內血或以內肉或以內脂或以內膏或以內油或以內漆或以內膠或以內蠟或以內墨或以內筆或以內硯或以內紙或以內書或以內畫或以內圖或以內籍或以內簿或以內帳或以內券或以內契或以內約或以內誓或以內盟或以內符或以內璽或以內印或以內章或以內綬或以內帶或以內冠或以內履或以內襪或以內巾或以內帨或以內櫛或以內鏡或以內粉或以內黛或以內脂或以內油或以內膏或以內澤或以內香或以內藥或以內丹或以內砂或以內汞或以內鉛或以內錫或以內銅或以內鐵或以內金或以內玉或以內珠或以內寶或以內貨或以內幣或以內錢或以內帛或以內布或以內絲或以內麻或以內葛或以內毛或以內羽或以內革或以內皮或以內骨或以內角或以內齒或以內爪或以內筋或以內血或以內肉或以內脂或以內膏或以內油或以內漆或以內膠或以內蠟或以內墨或以內筆或以內硯或以內紙或以內書或以內畫或以內圖或以內籍或以內簿或以內帳或以內券或以內契或以內約或以內誓或以內盟或以內符或以內璽或以內印或以內章或以內綬

員外郎二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二人掌選舉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文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司封郎中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封爵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文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員外郎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封爵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文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司勳郎中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官勳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勳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勳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員外郎二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官吏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列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文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考功郎中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考功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功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員外郎二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官吏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功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員外郎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官吏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功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員外郎一人 晉文帝置景帝諱師改為中郎後改為員外郎掌官吏之事魏武帝為丞相置東曹掾屬以主選舉及魏受漢禪改為吏部郎晉因之宋齊梁陳並為吏部郎北齊為吏部侍郎後周為吏部下大夫隋為吏部侍郎煬帝改為吏部郎後改為選部郎皇朝因之武德初復為吏部侍郎貞觀初改為吏部郎中二年改為考功郎中龍朔二年改為司績大夫咸亨元年復為考功郎中光宅元年改為司功郎中神龍元年復為考功郎中開元二年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天寶十一載改為選部郎中乾元元年復為吏部侍郎大曆十四年改為吏部郎中貞元四年改為吏部侍郎已後改為吏部郎中其後又改為吏部侍郎

本朝典選之職自分為四文選二曰審官東院一年有磨勘京朝官院又以幽囚中外之情參驗之不容枉濫比亦名考課院比四年以考課京朝官院為審官東院三年以考課幕職州縣官為審官西院以考課京朝官幕職州縣官為磨勘院以考課幕職州縣官為磨勘司凡內銓審官東院三曰流內銓審官西院二曰審官西院三曰三班院凡京朝官幕職州縣官之多命近臣以主之

元豐定制以審官東院為尚書左選審官西院為尚書右選三班院為侍郎右選

掌文武官選敘之政令文臣寄祿官自朝議大夫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中書省物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宣德郎至朝奉郎職事官自大理正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左選武臣自皇城使職事官自金吾衛仗司以下非樞密院宣授者歸尚書右選自初仕至州縣幕職官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

尚書左右選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名誌之事則考功主之凡應任擬升移敘復保舉及酬賞封贈職官歸侍郎左選自宿衛監當至供奉官軍使歸侍郎右選凡分職為三封駁贈官之事則司封主之勳功定省之事則司勳主之官資敘復保任及酬賞封贈之事則各隨所分隸按勘法例可否不決應取裁者亦如之若中散大夫閤門使以上則例遷敘之狀上中書省祕密院得盡給告身則通書尚書侍郎及所隸郎官尚書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侍郎左右選凡十五案左選事關東六品以下東甲庫等右選事關東六品以上東甲庫等左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右選吏部小使臣東甲庫東案大使臣東甲庫東案

而四選審矣

已入官而未應選者皆勿注正歐若選路分都監官門門祇候都總管司承受皆以名上樞密院視朝入閤則執文武班簿對立官制尚書侍郎同治曹事奏事則同班惟吏選分領四選有所論奏則各以選事同所隸郎官上殿元豐寄祿吏部尚書為金紫光祿大夫六部侍郎為正議大夫　南渡初諸曹尚書侍郎互置惟吏部備官紹興八年依元祐制六曹皆備尚書以處未應資格之人建炎四年六曹置權侍郎如元祐制滿二年為直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舊制吏部以侍郎兼權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類皆隸太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應論者隸太常所定行狀報尚書省官集議以聞凡立碑碣名額之書堂之有置考課院其定殿最皆有考辭元豐悉罷分案十有七五品事六品事七品事八品事九品事主事承務郎守闕副尉奉官事任事承務郎守闕副尉奉官事任事承務郎守闕副尉奉官事任

雖又減半爲度支尚書皆主算也宋朝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
起部四曹梁亦有之後魏度支亦掌支計[掌先爲度支尚書總費用歲減優計]北齊
度支統度支[掌計會凡軍國捐益使報]金部庫部[掌計會凡軍國捐益等事]倉部[左戶掌天下
[宅租課]
計帳戶口]右戶[掌天下公私田
部中大夫二人掌承司徒教以籍帳之法贊計人民之數隋初有
度支尚書則并後周民部職[掌戶初置尚書卿史民上
籍帳功作鹽池屯田之政開皇改民尚書煬帝又如置右民尚書至于
宋寧時皆有左民尚書而後魏有左民右民等尚書領工官非
令戶部之職而民部始當令戶部之職]開皇三年改度支爲民部[煬帝
時改爲民部尚書又武德初復爲民部尚書龍朔改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民部尚書]
故也大業中又改爲司[大業中改爲司元大常伯又改爲司
南寺少卿皆有丞一員長安二年加一員神龍元年減一員]
度支龍朔二年改度支尚書爲司元太常伯咸亨元年復爲戶部尚書
初戶部居禮部之後武太后改置天地四時之官以戶部爲地官由
是遂居禮部前神龍元年復改地官爲戶部總判戶部度支金部倉
部事

侍郎二人[晉閔帝諱鄴改中大夫魏周依後周改曰戶部侍郎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戶部侍郎他時會名改而
同[今侍郎即古之大夫魏周依後周改曰戶部侍郎隋煬帝置民部侍郎唐因之後改曰戶部侍郎他時會名改而
不易]掌天下戶口[掌天下公私田
計帳戶口]右戶[掌天下
[左戶掌天下
計帳戶口]
郎中二人[晉分爲左右曹隋以左曹統戶部比部金部右曹統倉部庫部屯田虞部隋煬帝改戶部爲民部又改爲
右民曹煬帝改民部爲戶部比部金部庫部屯田虞部時張亮以工部尚書檢校右民曹事改爲右民部中龍朔二年改
爲戶部郎中神龍元年復舊]
員外郎二人[陳置與戶部同]

宋制戶部判部事一人以兩制以上充凡戶口田產錢穀食貨之政
令皆歸於三司[三司謂鹽鐵戶部度支也]本曹但受天下之土貢元會陳於庭而
已[隋唐中以知樞密院事王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建

官設屬取三司條例者詳所行事付之三年罷歸中書以常平免役
農田水利新法歸司農以曹案歸軍器監修造歸將作監推勘公事
歸大理寺帳司理欠司歸比部衙司歸都官坑冶歸虞部而三司之
權始分矣元豐官制行罷三司歸戶部左右曹而三司之名始泯矣
舊三司使即今尚書副使即今侍郎權發遣副使即今權侍郎三司
判官推官及判子司官即今郎中員外郎之任也建炎兵興皆以知
樞密院張燾提領措置戶部財用後辻中書侍郎仍兼之五年復以
參知政事孟庾提領措置後罷專委戶部長貳左曹分案三曰戶口
掌諸路州軍縣戶口升降民間立戶分財科差人丁典賣屋業陳告
戶絕承取妻男之訟曰農田掌農田及田訟務限奏豐稔驗水旱蟲
蝗勸課農桑請佃地土令佐任滿賞罰檢按災傷逃
絕人戶曰檢法掌凡本部檢法之事設案有三曰二稅掌受納驅磨
催督支移折變曰房地掌州縣樓店務房廊課利僧道免丁錢及土

貢獻物曰課利掌諸州軍酒課利比較增虧知通事職位姓名人戶
買撲鹽場酒務祖額酒息賣曲投納牙契外有開拆知雜司右曹分
掌有六曰常平掌常平農田水利及義倉賑濟戶絕田產屠養餵寡
孤獨之士曰免役曰坊場曰平準各隨其名而任其事曰檢法曰知
雜　紹興二年詔省併諸路漕司不能悉知漕司不能悉問失一案名則所入無失矣
額詔諸路漕司括州郡出入可併罷者立定籍使漕司總諸州戶部
總諸路則出入無陷矣淳熙中詔以左藏南庫樊課戶部　侍郎掌
治左右曹職事元豐官制戶部侍郎二人中興初只除長貳各一員
若止除尚書若侍郎一員紹興四年詔戶部侍郎通治左右曹自此
相承不改　郎中[左曹掌分曹治事建炎三年詔省併郎曹惟戶部
五司以職事煩劇不併仍各置一員淳熙九年詔戶部郎官兼主管
左藏南庫初置主管　度支郎中掌周知軍國財用會其出入之數

凡上供有額封樁有數私買有期皆掌之有所漕運則計程而給其直凡內外支供及俸給驛券賞賜衣物錢帛先期擬度時而予之金部掌金帛貨寶之入以待邦用以年額拘催受給建炎元年詔常平司見管山澤坑冶並依舊撥隸金部三年詔罷太府寺隸金部倉部掌倉廩粟出納之事建炎三年罷司農寺歸倉部紹興四年復置司農寺

禮部尚書

侍郎 員外郎

祠部郎中

部中 員外郎

員外郎一人

員外郎 主客郎中

主客郎中一人

員外郎一人

屯田起部五曹又有儀曹主吉凶禮制屬殿中尚書後周置春官卿之其及王昭衣服之令主門通之事後改禮部為宗伯又春官之屬有典命掌命外九

之禮部大夫後周置掌禮部之名兼前代祠部儀曹之職 唐龍朔二年改禮部尚書為司禮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禮部為

春官神龍元年復舊總判祠部禮部膳部主客事

侍郎一人 周置春官小宗伯中大夫掌邦禮之政令佐卿貳大事則攝位焉 隋煬帝置禮部侍郎一人 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少宗伯咸亨元年復舊 時曹名或改而官不易

郎中一人 周官春官屬有典瑞掌邦國之瑞節 隋煬帝置禮部郎掌天下貢舉及學校之政 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司禮大夫 咸亨元年復舊 天寶十三年改為禮部郎中 貞元二年考功員外郎李昂以禮部侍郎掌貢舉開元二十三年考功員外郎李昂以考功性輕不足以總多士至二十四年遷主客郎中兼掌貢舉故事侍郎掌貢舉事舊制考功員外郎掌選補及黜陟侍郎多以他官權知

法各隨其名而治其事

侍郎貳尚書之事南渡諸曹長貳互置紹興七年禮部置侍郎二員隆興初詔尚書不常置禮部侍郎置一員　郎中參預禮樂祭祀朝會宴享學校貢舉之事有所損益則審訂以次咨決凡慶賀若謝表文與祠部主客膳部並列為四建炎四年併省郎曹禮部領主客祠部膳部隆興初復詔禮部祠部一員兼領自是併行四司之事矣

祠部掌諸州宮觀僧尼道士童行住持褒削事務祠祭奉安祈禱神廟加封賜額並屬之　職官磨勘醫生試補校其事而予奪之　主客掌諸蕃朝貢宴設賜予之事

膳部掌祠寺奏告牲牢禮料及宴設酒食果實之事收米藏米賜冰以時無闕事御厨翰林司牛羊司隸焉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貳外郎　駕部郎中　職方郎中

兵部掌武官選舉之政令悉歸於樞密院其職方駕部庫部三司各隸其一焉凡籍武官軍師卒戎之政令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置五兵尚書（司方掌四方兵事之政令）以時無闕事御厨翰林司牛羊司隸焉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職方郎中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法正邦國制軍誥禁以糾邦國領校人牧師職方司兵之屬即今兵部之任也置五兵尚書（五兵五官各掌其事等以治軍事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也五兵謂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也晉初無太尉中乃有五兵尚書而又分中兵外兵各為左右（按晉職分中兵為左右總書五兵為七曹然尚書唯置五兵而已與七兵尚書之名並從總始有七兵尚書耳）宋梁陳皆有之後魏為七兵尚書北齊為五兵統左中兵掌諸都督（都督內丁憂及遭父母喪者皆以侍軍事）右中兵掌諸兵力士（力士隸屬於武衛將軍）左外兵掌諸州（諸州丁憂及遭父母喪者皆以侍軍事）右外兵掌北夷（北夷謂高麗百濟新羅靺鞨契丹室韋烏洛侯豆莫婁伏利具等）五曹後周置大司馬其屬又有兵部中大夫小兵部下大夫其職並關至隋乃有兵部尚書統兵部侍郎二人（侍郎為貳）其一為西曹（西曹掌武官選舉）都官（都官掌京官及在外諸州府武官之名簿）兵部（兵部掌武官及諸衛勳衛翊衛之名簿）駕部（駕部掌輿輦車乘郵驛廄牧之政令）庫部（庫部掌戎器甲仗之政令）職方（職方掌天下地圖城堡鎮戍道路遠近及蕃夷朝貢之事）

兵部尚書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駕部郎中　職方郎中

兵部尚書一人侍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侍郎二人煬帝除一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戎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武官選舉亦為三銓）如吏部（尚書所掌謂之銓其一為西銓各有印）侍郎二人（煬帝置侍郎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戎少常伯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侍郎垂拱二年改為兵部侍郎神龍元年加一員）掌武官之選敘及軍防武庫兵甲之政令以議其得失（凡用兵之道視敵為制）而審其利害（利害謂山川險易水草便不便）以詔王事（凡軍旅田獵喪紀賓客之事皆受其兵仗而頒之）郎中一人（隋煬帝置兵部郎中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戎郎中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夏官郎中垂拱二年改為司戎郎中神龍元年加一員）掌武官之選敘及軍防武庫兵甲之政令（凡用兵之道視敵為制）而審其利害以詔王事（凡軍旅田獵喪紀賓客之事皆受其兵仗而頒之）員外郎二人（隋文帝置兵部員外郎二人煬帝除一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戎員外郎二人咸亨元年復舊其選與郎中同）職方郎中一人（隋煬帝置職方郎中二人唐因之龍朔改為司戎職方郎中咸亨元年復舊）掌天下之圖（凡邦國都鄙四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圖）辨其邦國都鄙四疆之人民（辨其人民之數）與其財用（財用謂九賦九貢之物）九穀（九穀謂黍稷菽麥稻麻大小豆）六畜（六畜謂馬牛羊豕犬雞）之數（凡人民財用九穀六畜之數）周知其利害（利害謂山川險易水草便不便）辨其邦國都鄙

馬政權隸樞密院武官銓選并歸吏部五年詔應緣義勇保甲事並隸樞密院其餘民兵悉隸兵部以什伍之法教民爲兵以選舉之法試武士以鬬簿字圖分布儀衛以郡縣之圖周知地域凡廂軍番兵剩員及金吾街仗司人兵稍其數而振飭其藝大將出征告捷于廟破賊露布以聞臣僚之家宣借兵級與夫審表屬户授官封襲之事皆掌之建炎三年併衛尉寺隸焉分案十曰實功曰民兵衛曰廂兵曰人從曰評曰帳籍告身曰武舉曰蕃官曰開拆曰知雜曰檢法

侍郎二員隆興常置一員　郎中建炎三年詔兵部兼庫部隆興初詔駕部兼庫部郎官共一員兼領自是四司合爲一矣政務之廣及域隍修塞烽候之事蕃夷路明內附之事　駕部掌輦輅車乘廐牧雜畜乘具傳驛之政令凡巡幸則供其出入之數建炎二年詔併大僕寺隸焉太僕有輿輦車轄二院

軍器軍器儀仗鹵簿法式隨軍防城什物及凡供帳之事

其氏容齋隨筆曰唐開元隋置尚書六曹吏部兵部分掌銓選文屬吏部武屬兵部自二品以上官册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勅授皆委向書省奏擬兩部各列三銓曰尚書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之曰東銓曰西銓侍郎二人主之吏居左兵居右是爲前行故兵部班級在户刑禮上　睿宗初政以宋璟爲吏部尚書李義琰爲侍郎姚元之爲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爲侍郎六人皆名臣二選稱治其後用人不能悉得賢然兵部爲甚其變而爲二班流外銓不知自何時元豐官制行一切吏改凡選事悉論文武悉以付吏部蘇東坡當元祐中拜兵書謝表云恭惟先帝復六卿之名本欲後人識三代之舊古今殊制開劇異宜武選錄於天官兵政總於樞輔故司馬之職獨省文書孟紀其

刑部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

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二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漢成帝時尚書初置二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又置二公曹主斷獄後漢光武改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政二千石曹掌中都官水火盜賊鬬訟罪法亦謂之賊曹重於諸曹

郎中二人 爲官大司寇屬官有二千石曹後漢有二千石曹郎武帝又置尚書中戚爲侍郎小刪部下大夫屬秋官掌刑隋初置刑部郎中二人煬帝改爲司刑大夫龍朔二年改爲憲部郎中舊也特郎同

員外郎二人 隋文帝置刑部員外郎煬帝改爲憲部承務郎武德三年又改爲刑部員外郎其後曹改而官不易

都官郎中一人 漢又改尚書二千石曹爲都官郎主督軍事晉宋尚書都官郎主軍法周則曰司寇隋初爲都官郎中主後周則曰司寇煬帝除侍字置員外二人龍朔二年改爲司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員外郎一人 後周依周官曰司隸下士煬帝改置屯田郎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北部郎中一人 後周曰北部中大夫蓋其任也隋初爲此部郎煬帝除侍字直後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員外郎一人 後周曰司門下士煬帝改置屯田郎中加中字龍朔二年改爲司計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司門郎中一人 周禮司門掌國門之禁令凡貨賄入國以節出之隋初有司門侍郎煬帝除侍字直後龍朔二年改爲司門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員外郎一人 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直後龍朔二年改爲營繕大夫咸亨元年復舊

宋刑部判部事二人以掾史知雜以上或朝官充淳化二年以刑部獲大辟案增置審刑院知院事一人以郎官以上至兩省官充詳議官無定員掌詳審大理所斷案牘所在勾檢凡四方以刑獄來上則議於審刑院大中祥符二年置糾察在京刑獄司糾察官二人以朝官充在京刑獄公事糾察官二人以上充詳議以上充評事以上罪者元豐三年官制行刑部始專其官

侍郎舊制定奪審覆除喪敘復務放尚書專領之若制勅體量奏獻糾察錄問長貳通治之中興長貳互置隆興常置一員淳熙依崇寧專法奏獄及法令事請大理寺官赴部共議 郎中二人分左右廳掌詳覆敘喪之事建炎時郎中二員職無分異紹興時詔依元豐舊法分廳治事左以詳覆右以敘喪使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任之

都官掌在京百司吏職補授要籍或以功過展減磨勘則依條制行之諸路州軍編配雜管等人置冊以記其在亡建炎三年詔比部兼司門隆興初詔都官比部各置一員自此都官兼比部司門之事 比部掌勾稽文帳周知百司給費之多寡凡諸倉場庫務收支各隨所隸以時具帳籍申上比部磨審而會計其數諸受文曆每季終取索審覆事故住支及賦罰欠債則追索填納無住昧則勾銷除破司門掌門關津梁道路之禁令凡所過官吏軍民商販出入稽其詐偽

工部尚書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

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曰國有六職百工是其一焉漢成帝初置尚書有民曹主凡吏民上書後漢光武改民曹主繕修功作造池園苑囿左民尚書亦領其職晉宋以來有起部尚書而不常置每營宗廟宮室則權置之事畢則省以其事分屬都官左民二

尚書比齊起部郎亦掌工造屬祠部後周有冬官大司空卿掌五禁令至隋乃有工部尚書統工部屯田二曹蓋因後周工部之名乘前代起部之職唐龍朔二年改工部爲司平太常伯咸亨元年復舊武太后改工部爲冬官神龍初復舊總判工部屯田虞部水部事

侍郎 郎中 員外郎

郎中一人 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掌貳尚書曹楚代皆有其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與侍郎同

員外郎一人 隋煬帝改置工部侍郎掌貳尚書曹楚代皆有其名或改而官不易掌與侍郎同

屯田郎中一人 後魏帝置屯田尚書以統之始也至隋煬帝改爲屯田侍郎後復舊北齊屯田屬度支尚書後魏北齊屯田在左及宋齊則在右隋初爲屯田郎中龍朔改爲司田大夫咸亨元年復舊掌凡

敗猶取伐木石新炭藥物之屬屏絕猛獸毒藥及茶鹽場鹽池井金銀銅鐵鉛錫坑冶廢置收採之事　水部掌凡川瀆河渠津梁舟楫漕運水碾磑凡隄防疏淪之政令皆掌之

軍器所隸工部提點官二員提轄監造官各二員幹辦受給監門官各一員掌鳩工聚材製造戎器之政令舊就軍器監置另差提舉官以內侍領之紹興中改隸工部罷提舉官日輪工部郎官軍器監官前去本所點檢監視後復以中人典領工部侍郎黃中以爲言請復隸屬從之三十二年孝宗即位有旨增置提點官以內省都知李綽爲之改稱提舉兔隸工部後以御史張震力爭復隸工部後改隸步軍司尋復舊紹熙元年減省員額如上制

文思院隸工部提轄官一員監門官一員掌金銀犀玉工巧及彩繪裝鈿之飾凡儀物器仗權量與服所以供尚方給百司者於是出焉沿革附見權貨務都茶場提轄官

六部監門　六部監門官一員掌司輪紹興二年置選陞朝文臣有才力人充仍令六部踏逐奏差序位請給依寺監承郎官有閤得兼之初從吏部尚書沈與求之請也

主管架閣庫　掌儲藏帳籍文案以備用擇選人有時望者爲之舊有管幹架閣庫官宣和罷之紹興十五年復置吏戶部各差一員禮兵部共差一員刑兵部共差一員以主管尚書其部架閣庫爲名從大理寺丞周梯之請也嘉定八年又置三省樞密院架閣官三省樞密院監門官舊以小使臣爲之嘉定六年諫官鄭昭言部門以京朝官則省門事體尤重遂亦命京朝官曾作縣通判資序人爲之

職官考

御史臺

鄒陽馬端臨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王有命則掌其法令之職焉其理之事即授之）戰國時亦有御史秦漢千乘萬騎皆記事之職也至奉漢為糾察之任（奉以御史監郡）謂薛王曰御史在前則記（漢初執法者皆記錄過誤以御史記之非是也）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亦謂之憲臺（漢不如獲者輸金而去是也）御史大夫寺（漢御史大夫寺在大司馬門內與其大夫寺相近）亦謂之憲臺成帝（亦謂之大夫寺門署風俗通曰御史大夫寺）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植槐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果廢御史大夫為大司空是其徵也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亦謂之憲臺（漢舊儀曰御史大夫銀印青綬掌副丞相舉劾按章秩中二千石以下及郡國上計受尚書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又掌監郡國所謂之憲臺又謂之蘭臺又謂之御史中丞）北齊或謂之南臺（北齊御史臺在宮城西）

後魏之制有公事百官朝會名簿自尚書令僕以下卷送南臺（後魏謂御史臺為南臺）梁及後魏（梁制御史臺在宮城西南門外）後周曰司憲（秋官府隋及唐皆曰御史臺）龍朔二年改為憲臺（龍朔中改御史臺為憲臺）咸亨元年復舊（咸亨元年改憲臺為御史臺）光宅元年改為肅政臺（光宅元年改御史臺為肅政臺）神龍元年復為御史臺（神龍元年復為御史臺）開元初改為憲臺（開元初改為憲臺）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糾舉百僚推鞫獄訟辨明冤枉肅整朝儀（侍御史掌糾舉百僚推鞫獄訟辨明冤枉肅整朝儀）二曰殿院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儀式）三曰察院監察御史糾察百寮巡按州縣（監察御史糾察百寮巡按州縣）其屬有三院一曰臺院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侍御史四人殿中侍御史六人監察御史十人主簿一人）

侍御史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侍御史大事奏裁小事專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獲因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輿車為道朝會則舉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有制獲因則與刑部尚書平閱行幸乘輿車為道朝會則舉其屬正百官之班序）宋仍唐制有三院大夫無正員止為兼官中丞除正員外或帶它官者尚書則曰其官兼御史中丞丞郎則曰御史中丞兼某官給事中

諫議則曰其官權御史中丞次有知雜御史一員副中丞判臺事三院多出外任風憲之職用它官領之太平興國三年以張巽為監察御史正名舉職自此始也唐制御史不專言職至天禧中始置言事御史唐朝有御史裏行至景祐中始置以處御史之官卑者唐儀臺案有六監司元豐三年李定請復六察於是以御史專領六察（元豐官制御史臺置中丞一員侍御史二員專察西院一班院糾劾文武官僚及審查推勘六曹寺監尸案刑部大理寺審刑院詳斷天下奏讞之事）其後大正官名不除大夫檢校官帶憲銜者（元豐官制侍御史六員分察六曹左右司各一員不如故者又官遷失右遷主之或官遷失左遷主之）亦除去（元豐官制中丞一員侍御史四員右正言一員）以中丞為長知雜御史為侍御史言事官為殿中侍御史六察官為監察御史舊以中丞兼治理使殿中侍御史兼左右巡使（左右巡使分糾不如法者又官遷失右遷主之或官遷失左遷主之）監察御史兼監察使至是使名悉罷

容齋洪氏隨筆曰嘉祐六年司馬公以修起居注同知諫院上章乞立宗室為繼嗣對畢詣中書暮為宰相韓公言其旨韓公攝餐明堂殿中侍御史陳洙監祭公問洙問殿院與司馬含人甚孰洙答以須年當問其上殿言何事洙答以彼此臺諫官不相往來不知言何事此一項溫公私記之甚詳然則國朝故實臺諫官元不相見故趙清獻公為御史論陳恭公而范蜀公以諫官與之爭元豐中又不許兩省官相往來鮮于子駿乞罷此禁元祐中諫官劄器之畏兄之等論蔡新州而御史中丞以下皆以無章疏罷職靖康時諫議大夫馮澥論時政失當為侍御史李光所駁今兩者合為一府居同門出同幕與故事異

又曰臺諫不相見已書於續筆中其分職不問各自有故實元豐中趙彥若為諫議大夫論大臣不以道德承星化而專任小數與摯有司校計短長失具瞻體因言門下侍郎章子厚左丞王安禮不宜處位神宗以彥若侵御史論事左轉祕書監蓋許

其論議而責其彈擊為非也元祐初孫覺為諫議大夫是時諫官御史論事有分限毋得越職覺請申唐六典及天禧詔書凡發令造事之未便皆得奏陳然國史所載御史掌糾察官邪肅正紀綱諫官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陳正則蓋許之矣唐之朝制大夫卒重諫官而薄御史中丞溫造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笞厚左拾遺舒元褒筆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無屈避造弁箕與禮厚天子侍臣遺補雖卑侍臣見陵法吏自恣請得論罪乃詔臺官供奉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值則揖然則居此二雄職者在唐日了不相謀云

中興前又有三京留司御史臺皆有公字　勝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拜表行香糾舉違失

石林葉氏曰前京留臺皆有公字　勝曰御史臺舊為前執政

事臣休老養疾之地故側不事事皇祐間吳正肅公為西京留臺獨舉其職時張堯佐以宣徽使知河南府政不當有所於臺者正斷即為移文詰之堯佐皇恐奉行不敢異其後司馬溫公即寧元豐間相繼為者十七年雖不甚預府事然亦守其法今甚嚴如兩府行香奉班列有不肅亦必繩治自創置官觀後市井不復為奔用常調庶官比官觀給使請俸差優尒朝廷既但以此為恩故來者奔走府廷殆與屬吏無異矣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秦官（侍御史之長故掌大夫）漢因之位上卿銀印青綬掌副丞相故事選郡守相高第為御史大夫任職者為丞相（漢舊儀御史大夫為丞相長史掾屬四百石）和元年更名大司空（成帝綏和元年改）哀帝建平二年宋

貴宰相之任（敷具宰相篇）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凡爲御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疑（言疑或乃陰私相毀害欲代之一見史記又曰鄭弘爲人不得罪於人朝廷無之一見漢元帝紀）不正相勿故（物謂此也故事也言或有陰私相毀害欲代之一見史記又曰鄭弘爲人不得罪於人朝廷無之一見漢元帝紀）後冀初廢御史大夫（漢武帝初置御史大夫之職掌與丞相同）建安十三年罷三公官始復置之以郗慮居焉（慮獻帝之）不領中丞置長史一人魏黃初二年又改御史大夫爲司空（漢書曰國承相以王元爲御史大夫是也又曰御史中丞一人秩千石）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曰金吾）

大夫一人正三品其屬有三院（見御史臺門）大事奏裁小事奏達凡有彈劾御史以白大夫大夫大事以方幅小事署名而已（車馬謀議御史大夫事承嘉有召詣御史臺）

轉（音囀）（謂轉易也）（御史大夫事重故以方幅小事輕故署名而已）晉初省之此皆爲三公（小令御史大夫）亦得斷之餘（謂分道揚鑣斷決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宋中丞專道而行駟轄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轍致侵犯若有）

初漢御史大夫有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亦謂中丞爲御史中丞）中丞在殿中（漢宮殿中有石室以藏圖書謂之蘭臺）掌圖籍秘書（蘭臺以其居殿中故曰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十五員（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蓋居殿中察舉非法也）及御史大夫轉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率（音律）郎令之御史大夫位（音如字）

也（此御史大夫）周官小宰之職掌建邦之宮刑以理王宮之政令（小宰註曰宮刑謂官中之法令）凡宮之糾禁又其任也（周禮小宰註曰糾猶察也）初御史大夫更名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武帝以中丞督司隸司隸督丞相丞相司直（音值）（漢書百官公卿表曰丞相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以法舉不法）

中丞專糾行馬內司隸專糾行馬外雖其限（王植字元幹爲中丞簡文初即位未解嚴大司馬桓溫入殿中丞不聽溫入溫怒謂植曰公欲令我受不敬罪耶植答曰明公相溫溫笑而止）宋中丞一人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漢志曰金吾）

亦得斷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宋中丞專道而行駟轄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轍致侵犯若有）

貴寵至相歐擊（晉沈中興已前治人性亞中丞）梁國初建又置御史大夫天監元年復曰中丞中丞一人掌督司百僚皇太子其在宮門行馬內違法者糾彈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之專道而行逢尚書令僕郎亦得停駐其尚書令僕郎中丞各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職無不察專道而行駟轄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轍致侵犯若有

所不糾初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晉之末尚書以曜照寫御史大夫以下至令史以曜字長故以曜照寫御史大夫以下至令史以曜字長故以易之又劉聰

道與皇太子分路王公百辟成使遵避其餘百僚下馬驰車止路傍其違緩者以棒棒之其後洛陽令得與分道（元志為洛陽令與中制御史中丞對掌糾察百官入見殿日與中丞分路俱入見殿日洛陽令與臣抗衡之下準此）自東魏徙鄴無復此制　北齊武成以其琅琊王儼兼為御史中丞（文選令王儉作褚淵碑文曰臣昔有侍中淵蓋取諸此）欲雄寵之復興舊制儼出北宮凡京畿之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北齊高祖之子）道逢為御史中丞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跋以赤棒棒不肯住帝聞之謂曰家物行路相犯棒不責棒謂曰家物行路相犯棒以為（時羅憲總領四戎）武成觀之遣中使馳馬追仗之威儀司徒之南簿莫不畢備不得入自言奉勅赤棒應聲碎其鞍馬騰人顛覆者傾京邑（北齊高祖之子）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掌司寇之法辨罔之五禁亦其任也　隋以罔諱改中丞為大夫　唐因隋亦曰大夫龍朔二年改為大司憲咸亨初復舊武太后改置左右肅政臺御史大夫各一又太極初復舊掌肅清風俗彈糾內外總判臺事自周隋以來無僕射之重令行出道路以私騎匹馬從之而已（故事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中丞）

凡天下諸獄疑事掌以法律當其是非自拍帝之後無所平理苟充其位而已龍朔置侍書乾法掌奏劾而侍書侍御史掌律二官俱置四人大始四年又置黃少狱持書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漢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作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辨梁為臺長無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蕭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皆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照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熙寧五年以知諫特御史中丞初除待制已可乃以知為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以寧相舊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遣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中丞職即降為知制誥權中丞自紹聖九年詔兩制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舉官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行罰嶽若未安會官制行罰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　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權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從為之又二年尋命蕭繼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啦啦逼人之疑嘉定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方俊高又以中丞兼

待讀由是言路始兼經筵（宋兩制以上經筵遷講讀官兼侍讀侍講以中興後兼者一人皆出上意親擇舊以秦檜之弟梓相繼為說書至永康長樂副端正言司諫正言舊經筵者）舊令兩制以上他官經筵陳祖禮有言始復其舊

容齋洪氏隨筆論中丞學士遷除（見翰林學士門）

侍書侍御史

御史中丞舊侍書侍御史也初漢宣帝元鳳中感路溫舒尚德緩刑之言季秋後請讞時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持書侍書御史起於此也後因別置冠法冠有印綬與符節郎共平廷尉奏讞罪當輕重後漢亦二人銅印青綬選明法律者為之（秦官侍御史以下與大夫抗禮光宅元年九月韋思謙除侍書御史高者補之）

置來今以職置御史八人者掌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及領侍書侍御史一公侍郎為侍書侍御史知多陳疾其事署不復理是也）侍御史一人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及廷尉不當者皆理之後并江南漢省黃沙持書侍御史及太康中又省持書御史二員魏晉以來持書侍御史分掌作御史所掌諸曹若尚書二丞宋代掌舉劾辨梁正員以兩省給諫權自中丞以下掌糾繩內外百官蕭清朝廷綱紀大事則奏彈凡除中丞而官未至皆自正言而上皆除右諫議大夫權照寧初言者以為躐等乃詔以本官職兼權（熙寧五年以知諫特御史中丞初除待制已可乃以知為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以寧相舊官不可長憲府於是復遣右諫議大夫權元豐五年以中丞職即降為知制誥權中丞自紹聖九年詔兩制自正言知制誥為中丞舉官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行罰嶽若未安會官制行罰知制誥職乃以本官試中丞　中丞職任雄峻南渡初除官最多隆興後被權者少淳熙十年黃洽從為之又二年尋命蕭繼周時施師點在政府有啦啦逼人之疑嘉定六年除章良能初王賓以中丞兼侍講紹興十二年方俊高又以中丞兼

侍御史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老聃掌爲之　秦時張蒼爲御史主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史籍見史記如淳曰方按書亦其任也又云蒼爲柱下御史主柱下事一名柱後漢因之凡十五人秩六百石員四十五人掌糾舉百官劾奏事公卿朝會則坐殿上法冠兩梁冠服絳朝服帶劍佩綬以印綬黃綬爲職掌與侍御史同其後又置監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監郡國其後又置監軍使者員四十五人秩六百石掌監軍出使其後又置督軍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軍糧出使其後又置督郵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郵書出使其後又置督察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察非法其後又置督軍糧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軍糧出使其後又置督農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農桑出使其後又置督水衡都尉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水衡都尉出使其後又置督船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船出使其後又置督運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運出使其後又置督鹽鐵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鹽鐵出使其後又置督倉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倉出使其後又置督尚方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尚方出使其後又置督上林御史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上林出使其後又置督左右都水使者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左右都水出使其後又置督左右都水使者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左右都水出使其後又置督左右都水使者員四十人秩六百石掌督左右都水

時開獄滋章凡二臺御史多苛刻無恩以誅求爲務猶阻僥倖更相陵構此其爲獎也神龍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輩選作於貞觀求徵矣作御史之職有四謂推雜彈公辭知公雜事雜事謂推鞫之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惡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前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廳床言廳事上者皆坐自得使人如廳是故謂之廳牀凡侍御史之倒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牀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鄙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三殿中承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兼參佐者多以者綱及御史爲之謂之副使皆以本官充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第四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今在東侍御史或關則假侍御史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疾惡者火通狀雖絕開元十四年乃定後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舊御史臺長官於堂皆兼領諸司而止焉乾封中王立本爲侍御史意氣頗高臺建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臀無常關元以來但事難譬晰而已

御史貳中丞廳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又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丞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殿中侍御史

殿中侍御史魏蘭臺遺二御史居殿中察非法即殿中侍御史之始也晉置四人江左多置二人宋徐爰自殿中侍御史轉南臺侍御史梁有四人掌殿內禁衛內事後魏北齊有之隋初改曰殿內侍御史置十二人至煬帝省唐置六員初有二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開元中加一員內供奉三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開元中加二員掌糾察出於閤內糾察非違餘同侍御史唯不判事咸通以前遷轉及職事與侍御史相亞自開元初以來稍革之其後名流輩選作於貞觀求徵矣作殿中之職有四謂推雜彈公辭知公雜事雜事謂推鞫之事及進名改轉臺內之事惡主之號爲臺端他人稱之曰端公其知雜事者謂之雜端最爲雄劇食坐之前設橫榻謂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廳牀凡侍御史之南牀殿中監察不得坐亦謂之廳牀凡侍御史之倒不出累月則遷登南省故號爲南牀百日察其行步出入揖讓去就殿中以下皆稟而隨之先後鄙失者有罰其太極以前三殿中承之自至德以來諸道使兼參佐者多以者綱及御史爲之謂之副使皆以本官充朝列之制侍御史與殿中隨仗入分居兩行東行在侍中第四門侍郎給事中後起居郎常侍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後起居舍人常侍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西行在中書令侍郎舍人諫議大夫御史中丞下承詔者各五日有旨召御史不呼名則承詔者出承詔御史舊在西今在東侍御史或關則假侍御史故事御史臺不受訟有訴可聞者略其姓名託以風聞其後御史疾惡者火通狀雖絕開元十四年乃定後事御史一人知其日劾狀題告事人姓名其後宰相以御史權重建議彈奏先白中丞大夫復通狀中書門下然後得奏自是御史之任輕矣建中元年以侍御史分掌公廨推彈自是雜端之議輕矣元和八年命四推御史受事周而復始罷東西分日之限舊御史臺長官於堂皆兼領諸司而止焉乾封中王立本爲侍御史意氣頗高臺建長官端揖而已自是諸人或降而立或一足至地或側臀無常關元以來但事難譬晰而已

御史貳中丞廳臺院天禧中置言事御史後又不除慶曆五年復置今御史臺中丞廳蓋御史得兼諫職也

殿中侍御史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　漢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爲之掌行馬外事晉志云司隸校尉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闌臺之職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　後周司憲放下士八人蓋亦其職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爲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　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六員掌內外糾察

監察侍御史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史　漢罷其名至晉太元中始置檢校御史以吳混之爲之掌行馬外事晉志云司隸校尉御史專掌行馬外事亦闌臺之職不得入宿內省北齊檢校御史十二人　後周司憲放下士八人蓋亦其職　隋開皇二年改檢校御史爲監察御史凡十二人煬帝增置十六員掌出使檢校　唐監察御史十員初有四員貞觀二十二年加六員掌內外糾察

并監祭祀及監諸軍出使等監察御史職知朝堂正門無籍非因奏事不得入至殿庭在西鳳閣南侍殿中侍御史以上從觀象門出若從天降至開元七年三月勅並令隨仗入閤（唐會要言舊制有郎中侍御史監軍令未至遣御史監軍垂拱二年十一月職閤侍郎中書侍郎分判閤外之事皆承宰相所處分如聞比來御史監軍乃以表專任也以卑制尊理須不可不嚴）罪人當荅於朝者亦監之分為左右巡糾察違失以承天朱雀街為界每月一代將晦即巡刑部大理東西徒坊金吾及縣獄若蒐狩則監圍察斷絶失禽者量宜劾奏（唐會要言舊制有郎中侍御史監軍令未至遣御史監軍垂拱二年十一月職閤侍郎中書侍郎分判閤外之事皆承宰相所處分如聞比來御史監軍乃以表專任也以卑制尊理須不可不嚴）罪人當荅於朝者亦監之分巡監察或雜掌之非本任也職務繁雜百司畏懼其選拜多自京職

來以予考之蓋自晉宋以下如北齊沈約爲御史中丞奏彈王
原曰風聞東海王源蘇晃會要云故事御史臺無受詞訟之例
有詞狀在門御史採狀有可彈者即署其姓名皆云風聞訪知
其後疾惡公方者少遂相推倚通狀人頗壅滯開元十四年始
定受事御史人知一日劾狀遂題告事人名乘自古風聞之義
然則向之所行今日之短卷是也二字本見附佗傳
又曰唐元和中御史中丞王播奏監察御史舊例在任二十五
月轉准具員不加今請仍舊其殿中侍御史舊十二月轉具員
加至十八月今請減至十五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評彈然進退從違
今請減至十二月從之案唐世臺官雖職在評彈然進退從違
皆出宰相不若今之權略制其遷敘定限可知矣開朝未改宮
制之前住監察滿四年而轉殿中又四年轉侍御又四年解臺
職始轉司封員外郎元和五年以後陞沉迥別矣

主簿

主簿秦有御史主簿漢初因之掌印章及封發文書其後置二人
三年御史臺始置主簿二人魏晉以來無聞至隋大業
署抄目監印給紙筆其俸祿與殿中御史同武德末杜淹爲大夫以
史部主事林懷右爲之貞觀中白張弘濟爲此官之後遂爲美職管
轄中雜務公廨廚庫檢督令史奴婢配勳散官職事美食則執黃卷
書其讀訖署事以下
唐置一員掌付事勾稽省
宋御史臺置推直官二人專治獄事凡推直有四推曰臺一推臺三
推殿一推殿二推主簿一人掌受事發辰勾檢稽失兼簿書錢穀之
事元豐官制行定員分職裏行推直悉罷檢法官掌檢詳法律大中
改爲主簿紹聖年復置主簿掌勾稽簿書各一人紹興初詔檢法主簿特
令殿中侍御史奏辟紹熙中侍御史林大中以論事不合去所奏辟
檢法官李誠主簿彭龜年亦乞同罷嘉定元年劉漳除檢法官范之

職官考

學士院

郡陽馬端臨貴與著

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被顧問出入侍從因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唐制乘輿所在必有文詞經學之士下至卜醫伎術之流皆直於別院以備宴見而文書詔令則中書舍人掌之自太宗時名儒學士時時召以草制然猶未有名號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辭常於北門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官昭容專其事玄宗初置翰林待詔以張說陸堅張九齡等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應和文章既而又以中書務劇文書多壅滯乃選文學之士號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掌制詔書勑開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為學士別置學士院專

掌內命凡拜免將相號令征伐皆用白麻其後選用益重而禮遇益親至號為內相又以為天子私人凡充其職者無定員自諸曹尚書下至校書郎皆得與選入院一歲則遷知制誥未知制誥者不作文書班次各以其官內宴則居宰相之下一品之上憲宗時又置學士承旨居之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而翰林學士獨無所屬故堂胡氏曰國家陟降多士當出於中書中書有私徇小則詰責大則黜削可也不當疑其專而分其權翰林初置人才與雜流並處其後雜流不入職清而地禁嚴以處忠賢文章之士然有天子私人之目內相之稱則非王政設官之體矣王者無私豈云私人相無不統豈云內相是與大臣自設形迹為異同也

進退輔弼既與之謀安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罪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於中書門下制夜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人更直不得兼也故必委之翰林不可廢也曰自太宗高宗時尚未有此不聞之事武氏聚華寖輕薄之人於北門而中宗以宮婢主文柄是何足法者不必遠稽兩漢上法三王直取則於貞觀則於所損益可知矣

石林葉氏曰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樘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院之後門惟學士之後腹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為院之正門而後門北向與集英殿相直因榜曰北門兩省樞密院皆無後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終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又曰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特書詔其間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垍為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為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白樂天渭村退居寄錢翰林詩敘翰苑之親近云曉從朝謁慶春陪宴相梁分庭皆命婦對院即儲皇貴主冠浮動視王欒開裝金細相照耀朱紫間熒煌毬筑飛桃花騎歌巡竹葉鶴甀銀中貴帶昂藏內人捧牓賜東城下頒酺曲水傍樽罍分坐酒妓樂借仙倡蓋唐世宮禁與外庭不至相隔絕故杜子美詩戶外昭容紫袖垂雙騎御朝儀又云舍人迎事故封事宮女開函近御筵而學士獨稱內相至於與命婦分庭見貴主冠服內人黨粧假仙倡以佐酒宴知無請託之嫌小人處之附下罔上安知無賣主之罪故君道公而已矣或曰文章之用至於中書舍人自是舍人書直晉大福五年詔翰林學士院公事宜並歸中書舍人直者當內制至開運元年復詔翰林學士與中書舍

人分為兩制各置五員
宋翰林學士掌內制號詰赦敕國書及宮禁所用之文辭凡后妃聞
王公主宰相節度使除拜則學士草詞授待詔書訖以進赦降德音
則先進草大詔命及外國書則具本稟奏得旨稟奏歸院以進餘進
事重者宣召面諭旨則給筆札書所得旨稟奏歸院具詞以進餘進
內侍授中書省熟狀亦如之若已書旨而有未盡則論奏貼正乘輿
行幸則侍從以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對或奏對凡初命為學士皆
或滿省中語故學士院常在金鑾殿側號為深嚴自國朝太祖以來
籍其才用始令判三銓及知太常禮院事天聖元年詔學士過夏日
至晚出宿蓋故事以便雙日鎖院隻日降麻也隆興改元詔學士及紹

學士私臣玄宗初待詔內庭止於應和詩賦文章而已詔誥所出本中書舍人之職稟興之際促迫應務權令學士代之今朝野又譁合歸職分其命將相制詔請付中書行遣物議是之敬宗以翰林學士雲重不可襲押欲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事未行而帝崩文開平三年政思政院為金鑾殿置大學士一員以啟翔為之（前輯四金鑾條）後唐同光初又置護駕書制（以為別名與翰林院相機故為學士者兼之今以金鑾為名非興也）學士以趙鳳為之長興元年翰林學士劉昫奏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即不試餘官皆先試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批答詩賦各一道號曰五題後來雖有召試之名無考校之實欲請今後召試新學士權停詩賦祇試麻制答共三道內賜題目定字數付本院召試從之晉天福五年廢翰林學士院其公事並歸中書舍人開運元年復學士院周顯德五年詔令後當直下直學士並宜令逐日起居其當直學士仍赴晚朝（舊五代史晉高祖紀天福五年十一月一日詔翰林學士與常參官五日一度起居世宗紀顯德五年正月一日詔以時事權繁宜令翰林學士每日一度起居）

宋翰林學士無定員凡他官入院未除學士謂之直院學士俱缺他官暫行文書謂之權直凡奏事用榜子閤門三省樞密院用諮報不名凡初命為學士皆遣使就第宣詔旨召入院上日勑設會從官備以榮元豐中始命佩魚自蒲宗孟始也凡執政議事則繫鞋蓋與侍從異禮也政和三年強淵明請以前後所被旨及案例修為本院勑令格式五年御書揭文堂榜賜學士院靖康元年吳幵等奏大禮鎖院麻三道以上係雙宣學士宿直分撰乞依故事從之承旨不常置以學士久次者為之閤直則以他官兼直院或權直自國初至行官制百司事失其實多所廢正獨學士院承唐舊典遵而不改乾道九年崔惇詩初以秘書省正字兼翰林權直淳熙五年惇詩丹入院議者以翰林乃應奉之所非專掌制誥之地更為學士院權直後復權翰林權直然亦互除二員貴可以比肩宰長舉試政路矣

翰林侍讀學士

洪氏容齋隨筆曰治平以前謂翰林學士及知制誥為兩制自

翰林罷補外者得端明殿學士謂之換職熙寧之後乃始為龍閣紹興以來愈不及矣脩起居注者序遷知制誥其次及辭不為者乃為待制趙康靖為文簡曾公司馬公呂正獻公是也學士缺則次補或為宰相所不樂者猶得侍讀學士劉原甫是也在職未久而外除者為權密直學士韓魏公是也亦為龍圖直學士歐陽公是也後來褒擢者僅得待制王時亭是也餘以

舊去者集英備撰而止耳

又曰淳熙十四年九月予以雜學士除翰林學士蔣世脩以諫議大夫除御史中丞時施聖與在政府語同列云此二官不常置令咄咄逼人吾輩皆自點檢蓋謂其必大用也已而皆不然因考紹興中所除者不啻數十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五年校數之為學士者九人仲兄文安公史魏公伯兄文惠公劉忠肅王日嚴王曾公周益公及予其後李獻之也二兄史劉

王同哲羅鄂州日嚴以者老拜蜚明致仕唯予出補郡獻之遂蹤武為中丞者六人事李姚令則黃德輿楊世脩謝昌國何自然也辛銑黃哲執政唯蔣補郡云

按唐之所謂翰林學士只取文學之人隨其官之崇庳入院者皆為學士延對之際則各隨其元官立班而所謂學士未嘗有一定之品秩也故其尊貴親遇者寵榮內相可以朝夕召對參議政事或一還而為宰相而其孤遠新進者或起自初階或元無出身至試令草麻制甚者或試以詩賦如試進士之法其人皆呼學士自唐至五代皆然至宋則始定制資淺者為直院暫行者為權直於是真為翰林學士者職始顯

貴可以比肩宰長舉試政路矣

翰林侍讀學士

唐玄宗開元三年始命馬懷素褚無量更日侍講上謂宰相曰

朱太宗始用著作佐郎呂文仲為侍讀真宗咸平二年以楊徽之及侯嶠並為翰林侍讀學士那昜為翰林侍讀學士始建學士之職其後馮元為翰林侍讀不帶學士又有馬宗元為侍讀高若訥為侍講不加別名但供職而已天禧三年張知白為刑部侍郎充翰林學士知天雄軍府侍讀學士外使自知白始也元豐官制廢翰林侍讀侍講學士不置但以為兼官然必侍從以上乃得兼之其秩卑資淺則為說書歲春二月至端午日秋八月至長至日遇隻日入侍通夾閣而已

翰官講讀元祐七年復增學士之號元符元年省去建炎元年詔可特差侍從官四員充講讀官遇萬機之暇令三省取旨就內殿講讀官觀兼侍讀元豐八年五月資政殿大學士呂公著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七月韓維兼侍讀提舉中太乙宮元祐元年端明殿學士范鎮致仕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不赴

六年馮京兼侍讀充太乙宮使未幾乞致仕不允仍免經筵進讀中興以來如王大資朱永相（原非）張大資（原作）謝參政（原作）趙觀文（原作）万俟資政（原作）並以萬壽觀使兼侍讀隆興元年張大資以萬壽觀使（原作）以醴泉並兼侍讀乾道五年劉敷制（原作）以佑神兼侍讀（原作）講兼侍讀自慶曆以來臺承多兼侍讀兼侍講者紹興十二年春万俟中丞（原作）羅諫議（原作）始並兼侍讀自後每除二府必兼經筵矣

石林葉氏曰國初侍讀官初無定職但從館入侍而已宋宣獻晏文莊為侍讀學士始請日讀唐書一傳仍參釋義理後遂為定制

又曰國朝經筵講讀官皆坐乾興後始立蓋仁宗時年尚幼坐讀不相聞故起立欲其近爾後遂為故事熙寧初呂申公王荊公為翰林學士吳沖卿知諫院皆兼侍講始建議以為六經言先王之道講者當賜坐因請復行故事下太常禮院詳定當

月諫官自詹元宗乾道九年十二月後並以侍講爲稱不復兼說書矣（朝野雜記）修注兼侍講自朱子發後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討北故典也開禧元年八月婁彥發自言路徙秘書郎兼權中書舍人亦以史院易經筵遂爲定例三年十月朱仲文自司諫改奉常兼講如故意者以其兼權史侍故也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編實崇政殿說書言者猶以爲不可罷之嘉定元年黃伯庸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兼如舊今故典矣（自慶元後權工部侍郎以右史兼說書其他並出此官）觀兼侍講國初自元豐以來多以宮觀兼侍讀乾道七年寶文閣待制胡銓除提舉佑神觀兼侍講是日以宰執進呈虞允文奏曰胡銓早歲一節甚高謂當閱晷錄其氣節不宜令遽去朝廷上曰銓固非他人比且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故有是命

崇政殿說書

古無此官宋朝仁宗景祐元年正月命賈昌朝趙希言王宗道楊安國並爲崇政殿說書日輪二員祇候初侍講學士孫奭年老乞外因薦昌朝等至是特置此職以命之慶曆二年以趙師民預講官復爲崇政殿說書蓋秩卑資淺則爲說書不兼侍講元祐間程正叔以布衣爲之然記注夫乃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公休又嘗以著作佐郎兼侍講前此未有也（呂原明家世記）崇寧中初除說書二人皆以隱逸起蔡西呂瓘仍遂其性詔以士服隨班朝謁入侍渡江後尹彥明初以祕書兼之中間王龜齡范至能皆以郎官兼亦殊命也（胡舜陟行狀）近事侍從以上兼經筵則曰侍講庶官則曰崇政殿說書故左史兼亦曰侍講如程敦厚趙衛是也（臺諫兼說書紹興十二年春方俟中丞鳥羅諫議（公集）臺諫兼講讀蓋秦楚材梓是時已兼說書便於供道自後並兼講讀矣檜死罷兼（自二十五年十月到二十二年十二月除言路必與經筵矣檜死罷兼）

進者止慶元後臺來諫長貳副端正言司諫已上無不預經筵者正言兼說書自端明余堯弼始（朝野雜記）修注兼說書自朱子發修注官多得兼侍講嘉泰二年八月林伯玉自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除起居郎其年閏十二月鄧伯允自右正言兼侍講除起居舍人伯玉改兼權刑侍伯允改兼史編實自少鄉陳夔始（朝野雜記）修注兼說書自朱子發修注官多得兼侍講開禧二年十一月王簡卿知諫院爲左史仍兼崇政殿說書言者以爲不可罷之

吳氏能改齋漫錄曰王荊公所作魏公神道碑云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爲之然于救傳簡公佳話云太祖少親戎事性好藝文即位未幾召山人郭忠恕爲於崇政殿講書至今講官所領階銜猶曰崇政殿說書云據傳簡公所言則崇政殿說書不始於仁宗景祐元年矣

集賢殿故通典於集賢學士修下附載而翰林學士唐史志以爲獨無所隸然自開元建學士院之後居之者多名流至號內相乃畧不叙述則爲闕事矣古人有一事必有一官曹雖歷代沿革不同而所掌之事則一也故通典所載唐所置之官而前代無之者則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于前代如通事舍人唐所制也而其事則秦漢以來謁者之職也然則翰林學士之官獨不可通之於前代乎蓋以言語文字被顧問以翰墨代王言故也漢武帝所以處鄧牧嚴徐靈帝所以招蔡邕皆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爲文學之類是也至於出入禁闥特被親遇參謀軍國號爲相則漢魏以來侍中領尚書事秘書監中書監之類是也若代言典誥之任則武帝所以命司馬相如歷代所以置中書舍人是也但學士院之官所職叢雜不一而其位亦高

庶不等庶多以他官兼之中世以後則所掌者制詔而已至宋則又以唐所置集賢殿講讀之官兼之元豐官制既行而講讀始去翰林之名自爲經筵之官矣故以經筵附見學士院之後存其舊也

總學士

宋朝殿學士有觀文殿大學士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學士端明殿學士資望極峻無吏守無典掌惟出入侍從備顧問而已觀文殿大學士非曾爲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近歲以待簽樞云

觀文殿大學士

宋朝觀文殿即舊日延恩殿也慶曆七年以文明殿學士稱呼同真宗諡號乃改名紫宸殿後又以紫宸殿非人臣所可稱呼乃以延恩殿名觀文殿置大學士一員

始自兗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榮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入爲東宮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訖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後除三十年闕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嘗內加此職日與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請遵先朝故事定以員數於是詔大學士置二員學士三員紹興十年鄭億年歸自僞庭除資政殿二年加大學士許出入如二府儀億年未嘗棄政事十五年秦檜自翰林學士承旨爲資政殿立班恩數同執政十六年秦檜始梓以端明殿學士直以序遷至焉曾爲宰致仕卽與同參政是後從臣自端明殿學士而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

觀文殿學士

觀文殿乃隋煬帝殿名宋朝初爲文明殿學士慶曆七年宋庠言文明殿即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奏事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慣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元擇見今正朝或祕殿以名學士勛之乃詔改爲紫宸殿學士以參知政事厂度爲之時學士多以殿名爲官稱丁遂稱曰丁紫宸八年御史何郯以爲紫宸不可爲官稱於是改延恩殿爲觀文殿政和二年又以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及學士並以寵輔臣之去位者端明殿學士惟學士久次者始除近歲以待簽樞云

資政殿大學士 學士附

資政殿在龍圖閣之東序景德二年王欽若罷參政真宗特置資政殿學士以寵之在翰林學士下欽若不悅謂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特參知政事今無職名望宜加寵秩即以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資政殿置大學士皆自欽若始自兗公班翰林承旨上一時以爲榮寵祥符初向文簡公以前宰相入爲東宮留守復加此職自是訖天聖末二十餘年不以除人明道元年李文定公知河陽召還始再命之景祐四年王沂公罷相後除三十年闕除三人而皆前宰相也宋宣獻公罷參知政事仁宗嘗內加此職日與公後非宰相而除者惟宣獻一人而已康定二年右正言梁適請遵先朝故事定以員數於是詔大學士置二員學士三員紹興十年鄭億年歸自僞庭除資政殿二年加大學士許出入如二府儀億年未嘗棄政事十五年秦檜自翰林學士承旨爲資政殿立班恩數同執政十六年秦檜始梓以端明殿學士直以序遷至焉曾爲宰致仕卽與同參政是後從臣自端明殿學士而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

端明殿學士

端明殿卽西京正衙殿也後唐天成元年明宗即位之初四方奏事命樞密使安重誨進讀慣於文義孔循獻議始置端明殿學士命馮

道趙鳳俱以翰林學士充班在翰林學士上後有轉改止於翰林學士內選任初如三館例職在官下趙鳳轉侍郎諷任圖特移職在官上後遂為故事晉天福五年廢開運元年復宋朝太宗時程侍郎羽為之後隨毀名改為文明殿學士慶曆中改文明為紫宸後改紫宸為觀文其改置本末見觀文殿學士門明道二年改承明殿為端明殿復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為之詔界同方樂校於名儒特增新置院在翰林學士之下自明道元豐無前執政為之者近來以待學士之久次者元豐中以前執政為之自王安禮始安禮自尚書右丞為之政和中嘗改為延康殿建炎二年都省言延寧殿學士舊係端明殿學士詔依舊近拜簽樞者多領焉

總閣學士直學士

宋朝庶官之外別加職名所以屬行義文學之士高以備顧問其次與論議典校讎得之為榮選擇尤精元豐中修二省寺監之制其職並罷崇歲補外然後加恩兼職直龍圖閣省郎寺監長貳補外或領監司帥臣則除之待制惟學士給諫以上補外則除之係一時恩旨非有必得之理

元祐二年詔增復館職及職事官並許帶職尚書二年加直學士中丞侍郎給舍諫議通及一年加待制紹聖三年詔職事官罷帶職非職事之官仍舊中興後學士率以授中司列曾尚書翰林學士之補外者權尚書給諫侍郎則帶直學士待制

總待制

唐永徽中命弘文館學士一人日待制于武德殿西門文明元年詔京官五品以上清官日一人待制于章善明福門先天末又命朝集使六品以上二人隨伏待制永泰時勳臣罷節制無職事皆待制于集賢門凡十三人特給餐錢以優其禮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六品以上更直待制其後著令正待制官日二人備顧問仍有公辭求奉元年物裘冕等並集賢待制此始有待制之所然則蓋惠設官也宋朝景德元年置龍圖閣待制以社鎬戚綸充並依舊充職祥符二年詔班視知制誥列其下元祐令從四品掌侍從備顧問有所獻納則請列或奏對筆劄擘畫待制學士之選太監九李士訥王若虛亦言待制祖宗之時其選政精出入朝廷纔一二人今立法無定員非一年待制滿朝必有車載斗量之論

龍圖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龍圖閣宋朝大中祥符中建龍圖閣在會慶殿西偏北連禁中閣東曰資政殿西曰述古殿閣上以奉太宗御書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及宗正寺所進屬籍世譜有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學士大中祥符三年置以杜鎬為之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上六年詔結銜在本官之上　直學士景德四年置以杜鎬為之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丁特符六年詔結銜在本官之上　待制景德元年置以杜鎬戚綸為之並依舊充職四年詔班在知制誥之下並赴內殿起居自改官制為學士初復之職或知制誥平出除之

天章閣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宋朝天禧四年初建天章閣在會慶殿之西龍圖閣之北明年仁宗即位修天章閣工畢奏真宗御製安於天章閣東曰群玉殿西曰寶珠殿北曰寶昌殿南曰延康殿內以桃花文石為流杯之所以在位受天書祥符改曰天章取為章于天之義天聖八年置待制慶曆七年又置學士直學又有侍講　學士慶曆七年初置在龍圖閣學士之下學士罕以命人迨仁宗世纔五輩一人官制舊典云天章閣只奉安御書及藏書籍而已非便辭詔改龍圖自是天章不為帶職　直學士慶曆七年初置天章閣以待文學之士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　待制天聖八年初置天章閣直學士在龍圖閣直學士之下待制其禮崔祐甫為相建議文官六品集賢門凡十三人特給餐錢以優

勒諫充職中興後圖籍符瑞寶玩之物若國史宗正寺所進爲籍藏于天章閣祖宗御容潛邸旌節亦安奉焉

寶文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宋朝寶文閣在天章閣之東西序群玉琅珠殿之北即舊日奎畫閣慶曆改曰寶文嘉祐八年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于寶文閣命王珪撰記立名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始置學士直學士待制四員增其員置修撰與舊爲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學士治平四年初置以呂公著兼 直學士治平四年初置以邵必爲之 待制治平四年初置

顯謨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宋朝元符元年曾布鄧洵仁各申請建閣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撰閣名五以閣續建閣藏神宗御集以顯謨爲名 神宗大祥改以王顯文王漢禹名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謨閣爲熙明閣仍置學士直學士待制續奉旨仍以顯謨爲額 此據周必大跋公家詞編題而續會要云復顯謨閣故事序位在寶文閣學士直學士待制之下學士直學士待制並

學士如三閣故事增名 崇寧元年 顯謨閣 此在此年矣 考校云年已品顯謨閣學士直

建中靖國元年置

徽猷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大觀二年初建徽猷閣以藏哲宗御集置學士直學士待制

敷文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紹興十年置藏徽宗聖製置學士等官

煥章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淳熙閒建藏高宗御製學士等官並十五年置

華文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慶元二年置藏孝宗御製置學士等官

寶謨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嘉泰二年置藏光宗御製置學士等官

寶章閣 學士 直學士 待制

寶慶二年置藏寧宗御製置學士等官

總閣職

宋朝祖宗以來重之有集賢殿修撰 後改右文殿 直龍圖閣直秘閣三等政和四年二浙福建諸路監司郡守往往交通內官多以應奉有勞遷職遂有未嘗朝覲天子因忽爲待制班從官者蔡京不樂大年因增其員置修撰與舊爲三等曰集英殿修撰右文殿修撰秘閣修撰直閣與舊爲六等曰直龍圖閣天章寶文顯謨徽猷秘閣朝廷除授自此泰矣舊貼職無推壓至是因增置乃定爲雅壓 李攸國史補 紹興十年置直敷文閣淳熙十五年置煥章閣淳熙令自集撰至直秘閣爲貼職中興後直閣爲庶官任滿閒監司者貼職各隨高下而寧差之

集英殿修撰

唐張昌齡爲北門修撰孫逖爲集賢院修撰修撰之名始於唐

宋政和六年置集英殿修撰其增置來壓見貼職門 中興後以寵

六曹權侍郎之補外者下待制一等

右文殿修撰

唐有集賢院修撰 宋朝元祐元年貼職許內外官帶五年九月詔徙置集賢院學士紹聖二年四月詔職事官寵帶職易集賢院學士爲集賢院修撰政和六年四月御筆集賢院無此名秘書省殿以右文殿爲名見任集賢殿修撰並改作右文殿修撰其職次於集英殿撰爲貼職之高等

秘閣修撰

政和六年置見貼職門貼職修撰以待館閣之久資深者仍多由直龍圖閣

直龍圖閣 直天章閣以下所

祥符九年以馮元爲太子中允直龍圖閣直閣之名始此凡除館職

之次者必選直龍圖閣皆爲擢待制之基也

直天章閣　直寶文閣　直顯謨閣　直徽猷閣（並政和六年置）

直敷文閣（紹興十年置）　直煥章閣（淳熙十五年置）

直華文閣（慶元二年置）　直寶謨閣（嘉泰二年置）

直寶章閣（寶慶一年置）

直秘閣

宋朝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皆寓榮文院太宗端拱元年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閣擇三館真本書籍萬餘卷及內出古畫墨跡藏其中以右司諫直史館宋泌爲直秘閣直館直院則謂之館職以他官兼者謂之貼職元豐以前凡狀元制科一任還即試詩賦各一而入否則用大臣薦而試謂之入館官制行廢崇文院爲秘書監雖秘閣於中自監少至正字列爲職事官罷直館直院之名獨以直秘閣爲貼職皆不試而除蓋特以爲恩數而已（石林燕語職制門又政事外官寄祿之自崇寧以來外官職事官皆有之故貼職加多此秘閣校理亦謂之館職）

容齋洪氏隨筆曰國朝館閣之選皆天下英俊然必試而後命一經此職遂爲名流其高者曰集賢殿修撰史館修撰直龍圖閣直昭文館史館集賢院秘閣次曰集賢殿秘閣校理官卑者曰館閣校勘史館檢討均謂之館職記注官缺必於此取之非本官修注未有直除知制誥者官至員外郎則任子中外皆稱爲學士及元豐官制行凡帶職者皆遷一官而罷之而置秘書省官大抵與職事官等反爲留滯政和以後增修撰直閣貼職爲九等於是才能治辦之吏貴游乳臭之子車載斗量其名益輕南渡以來初除校書正字往往召試雖曰館職不卑然其遷敘反不若寺監之速捷至推排爲郎即失其故步混然無別矣

又曰宋朝儒館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館曰史館曰集賢院曰秘閣卒以上相領昭文大學士其次監修國史其次領集賢若兩相則首應兼國史唯秘閣最低故但以兩制判之四爲冬置直官均謂之館職皆稱學士其下則爲校理檢討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處范景仁爲館閣校勘當還校理宰相龍籍言范鎮有異才恬於進取乃除直秘閣司馬公作詩賀之曰延閣（謂太史也）國士比爲仙玉檻勾陳（謂天也）乾中天精書雲漢連神宗重其選故秘閣只爲貼職至榮寧政宜以上升梯北斗邊帝容瞻日角寂翁照星躔職秩曾無貴光華在得賢其重如此自熙寧以來或頗用賞勞元豐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賢以史館入著作局而直秘閣只爲貼職至榮寧政宜以處大臣子弟姻戚其溫及於錢穀文俗吏士大夫不復貴重然除此職者必詣館下拜閣乃具盛筵延邀見在三館者宴集秋日暴書宴皆得預席若餘日則不許至隨筆有館職名存一則云按學士待制二官始於唐皆以勸清望儒臣俾備顧問其初既無事職亦無定員宋因其制而以三館爲儲才之地故職

名猶多元豐新官制其職名之元不附麗於三省寺監者皆從廢革然除昭文集賢二與士元龍中書門下省外獨翰林學士一官在唐已無所係屬而最爲清要故不可廢而諸學士待制則以其爲二館清流未欲遽廢故以爲朝臣補外加恩之官蓋有向於階官而初無職掌矣龍圖閣爲儲祖宗制作之所故其官視三館自後列聖相承代代有寵奎之閣而建官亦如之於是學士直學士待制直閣之官始不可勝計矣野處謂其監及俗吏童騃然職名既多用不容不濫施也

又所謂學士直閣者尊卑不同故難乘稱如觀文爲宰相之職故爲執政端明爲參政之職故爲執政章等閣則卑於諸閣然皆直閣也於是有丁紫宸泰天章之稱則以爲名稱非便而改以他殿閣然所謂端明龍圖顯謨數文煥章之類亦俱非人臣之稱謂流俗既久曰某端

職官考

鄒陽馬端臨貴與著

諫官少卿

夏制九卿 記曰夏后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也亦有六卿殷周皆然 陽九卿通考

若周之九卿 即少師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三代皆名號不同然其官職相為表裏與不異職而名稱不同不異職而在理代官制 漢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謂之九寺大卿後漢九卿而分屬三司 大常光祿勳衛尉太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太尉所部大僕廷尉大鴻臚三卿並司徒所部宗正大司農少府三卿並司空所部 多進為三公各有署曹掾史隋志常侍大臣皆有掾屬 魏晉以大常等九卿 即漢九卿 兼將作大匠大鴻臚九卿 即漢 與司徒同大鴻臚 掌諸侯及四夷賓客 晉以大常等九卿 即漢 兼將作大匠大鴻臚 即漢 與司徒同大鴻臚 掌諸侯及四夷賓客 後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太康四年增 梁武帝天監七年以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卿加置太僕卿以少府卿加置太府卿為九卿 宋孝武大明中以太常為大宗而職掌不改以光祿為光祿勳以衛尉為衛尉卿以太僕為太僕卿以廷尉為廷尉卿以大鴻臚為鴻臚卿以宗正為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大司農卿以少府為少府卿以將作為將作大匠卿三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以衛尉為衛尉卿以太僕為太僕卿以廷尉為廷尉卿以大鴻臚為鴻臚卿以宗正為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大司農卿以少府為少府卿以將作為將作大匠卿三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後魏又以太常光祿勳衛尉宗正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六卿各有少卿 太和十五年初置之 五年初置 三卿太僕廷尉大鴻臚司農太府是為九寺 北齊以太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是置少卿丞各一人各有功曹五官主簿錄事等員隋九寺與北齊同 門下二省以上分置六卿比周百事至秦并天下以三公九卿而約簡之任又益重矣然不能革其弊故復置六官多依北齊之制官職重設而分地官司徒掌邦教兼冢宰之六卿又更別九寺隋則戶部與太府分掌地官職事禮部與大理分掌春官職事刑部與將作分掌冬官職事工部與將作分掌冬官

司空職事自餘百司之任各多煬帝降光祿以下八寺卿階品於太常而少卿各加置二人為次貳其郊社及太廟兩京皆有

九寺與北齊同卿各一人少卿各二人丞以下有差龍朔二年改九寺之名九卿皆加正（若太常卿為奉常餘皆倣此）後各復舊

宋初雖有九卿皆以為命官之品秩而無職事元豐正名始有職掌

中興初併省冗職除太常寺大理寺不罷外宗正以太常兼而衛尉太僕併兵部太府司農并戶部光祿鴻臚併禮部紹興復置宗正太府司農餘遂廢

太常卿 少卿

今太常者亦唐虞伯夷為秩宗兼樂典樂之任也周時曰宗伯為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欽令圖家盛太常存故稱太常（續師古曰言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顏師古曰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奉常景帝六年更名太常（顏師古曰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士奉其能否大射養老大喪皆從（顏師古曰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平帝元始中為奉常（顏師古曰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縣悉屬焉孝廉後漢則否建安中為奉常（顏師古常者王所建也畫日月焉王者前大旗以表衆也惠帝更名以行禮宮主奉持之故曰奉常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應劭曰掌宗廟禮儀也皆掌故宗廟儀法及定宗正屬官也）

銀章青綬進賢兩梁冠縫朝服佩水蒼玉宋齊皆有之舊用

列曹尚書好還選曹尚書領讓梁視金紫光祿大夫陳因之後魏為

上卿兼置小卿宮門令大夫二人即其任北齊曰太常寺置卿及少卿丞各一人掌陵廟群祀禮樂儀制天文術數衣冠之屬後周建六官置

太宗伯卿一人掌邦禮以佐國是為春官隋曰太常與北齊同煬帝加置少卿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太常為奉常（少卿及主簿寺丞皆改名改光祿以下咸尊）

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太常為司禮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禮儀祭祀總判寺事少卿二人通判（給事少卿職掌同太常少卿一員神龍中加一員）

簿二人（掌什物職掌同太常主簿一員）博士四人太祝二人奉禮郎協律郎各二人（贊郎五百五十

二人（並給小吏各有差）郊社太廟兩京皆有

宋初太常寺皆以禁林之長主判（續會要云皆以兩制充）而禮院自有判院同判院祥符中祥瑞繁興別建禮儀院輔臣主判而知制誥為知院天禧末罷知院天聖中省禮儀院而寺與禮院事舊不相兼康定元年置判寺同判寺並兼禮儀事元豐正名始專其職焉卿掌禮樂郊廟社稷壇壝陵寢之事（禮之名有五吉賓軍嘉凶皆掌其制焉儀式祭祀有大綱有中柄有小目小柄其操牲幣玉帛萬舞籩豆之數各隨其等掌樂律樂舞樂生之額及調習之事大綱有中柄有小目小柄其操牲幣玉帛萬舞籩豆之數各隨其等掌樂律樂舞樂生之額及調習之事）

有指蹤及祀典神祇與升降之數繕制之事考定者繫上於壇部凡大饗祀以時頒行之事常以時頒行之事）元祐詔太常寺置長貳餘寺監長貳並互置中興併省寺監獨存太常又命太常兼宗正紹興復隆興元年詔光祿寺併歸太常寺兼領掌社稷及武成王廟諸壇祠官習樂之事丞一員罷卿舊不除人（紹興二十五年除視執政以為言避改宗正）少卿元祐初除呂純禮御史論門蔭得官不可任奉常於是外補建炎初并省冗職詔太常少卿一員兼宗正少卿（明初太常卿寺丞皆為侍從兼領寺事大夫博士寺丞並為議大夫博士承議郎承奉郎）

丞

丞奉置一人漢多以博士議郎為之後漢允諸丞皆掌行禮及祭祀小事納署曹事樂廟中非法皆劾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職官要錄云晉宋元嘉永初皆進賢一梁冠加印綬進賢兩梁冠以紹聖中詔太常丞文質以紀綱禮樂文質損益參酌古今為一代之制太常丞職掌視博士）歷代皆有（晉弘為太常丞文質以紀綱禮樂文質損益參酌古今為一代之制太常丞職掌視博士）常職掌陵廟禮樂祭祀（晉弘為太常丞文質以紀綱禮樂文質損益參酌古今為一代之制太常丞職掌視博士）梁舊用負外郎還尚書郎天監七年改視尚書郎陳因之後魏北齊亦有之隋有二人唐因之分判寺事（給事郎中職掌並同）

宋皇祐中詔特差近上知禮官一員兼承事建炎三年省紹興復置

主簿

主簿漢有之（漢舊儀之制太常掌禮儀祭祀及天地社稷宗廟之事屬官有丞及博士員多至四百人主簿掌印章入衆魏晉亦有焉）梁天監七年十二卿各置主簿一人陳因之北齊有功曹五官主簿二人（掌共諸主簿多記在到職簡）唐置二人掌什事勾稽省署抄目監印給紙筆等事（給事主簿並同職）

宋皇祐中宋祁乞增置一員勾檢在寺文書及案出納遂除胡瑗後省不置元豐正名初除王子奇建炎三年省紹興十年復置

洪氏容齋隨筆曰元豐官制行九寺五監各置主簿專以掌鉤考簿書為職他不得預紹聖初韓粹彥為光祿主簿白言今輒預寺事非先帝意也詔如元豐詔書從之如玉牒修書主簿不預見於王定國雜錄予猶及見紹興中太府寺公狀文移惟卿丞繫銜後來掌故之吏昧於典章遂一切與丞等今百官庶府皆突官制非特此一事也

博士

博士魏官也魏文帝初置晉因之掌引導衆與王公以下應追謚者則博士議定之（秦有博士掌以五經教弟子漢因之）

（文獻通考卷五十五 三）

佩玉朝之大典必於詢度歷代皆有隋有四人唐因之甚為清選資佐與搆闕問掌撰五禮儀注導引乘輿贊相祭祀定誄謚及守桃廟開閉增室及祥瑞之事

宋祥符中置博士二員後四員元豐正名初除何洵直博士掌講定五禮儀式有改革則據經審議允於法應謚考其行狀撰定謚文有祠事則監視儀物掌凡贊道之事中興省丞簿而太常博士如故紹興九年諫議大夫曾統言祖宗朝太常博士四員今見一員添置一員隆興元年從王太實等議併省博士一員

太祝

太祝殼官與太宰等官為六太周官太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辭以祈福祥秦漢有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為祠祀令丞武帝更曰廣祀後漢初祀屬少府魏晉有太祝令丞後漢亦曰大祝令晉宋齊梁有明堂太社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祇）後周有司陳後魏北齊皆因之後周依周官至隋置太祝署太祝令丞屬奉常景帝改為祠祀掌祀五帝之事齊有太祝及明堂二令並屬太常北齊太廟令兼領郊祀崇虛二丞（郊祀掌五郊群神崇虛掌五嶽四瀆神祇）後周有司郊上士中士司社中士下士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掌郊祀明堂祠祀祈禱及茅土衣冠等事

讀祝文出納神主

宋太祝奉禮郎掌奏祭祀則取奏於京官十六以上未滿者充

宋嘉祐元年置郊社令命石祖元爲之熙寧元年郊社局令張伯壯言局有郊社名而不主四郊之事於是始主四郊壇壝之事按唐六典郊社令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以辨其名物凡四郊壇壝之事皆掌之自今掛令一人掌五郊社稷明堂之位以辨其名物凡四郊壇壝之事皆掌之郊社令掌北郊祭祀之事皆掌之郊社令通掌五郊之壇壝之事皆掌之郊社令掌北郊祭祀之事皆掌之郊社令掌北郊祭祀之事皆掌之郊社令掌北郊祭祀

使副有醫官使及副使蓋自太醫丞直院轉醫官副使敘遷年格一同武官但爲東班使額耳（通典曰江淹碑以上五皇咸使）政和初改易武階而醫官之名亦遂易焉凡十有四階立和安大夫視擢易使以上轄林良醫視下視東副使若醫官副使則以醫正易之（通典云此名皆大臣前職領使之可見當時大臣之不學也）舊額和安大夫至良醫二十員紹興二年五員和安郎至醫官無額三十員紹興二年四員醫效元額七員紹興二員醫生元額十員今一員醫愈左祇候大方脉元額百五十員紹興十五員而已

太卜署

殷官太卜爲六太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于太史自後無聞後魏有卜博士北齊有太卜局丞後周有太卜大夫小卜上士龜占中士隋曰太卜令丞一人唐因之宋以太卜隸司天臺然不置專官

廟社署

太常少卿臣馬端臨奉 敕撰

周禮有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秦漢內史左馮翊廄令丞並掌廄牲應劭後漢大司農後漢河南尹屬官有廩犧丞魏晉宋齊梁陳後魏北齊隋皆有之唐令丞各一人掌藏牲粢盛之事

祠祀署

太公廟署並有令丞各一人唐開元中置

宋廩犧屬光祿寺有牛羊司供應所掌大中小祀之牲牷及太官宴享膳羞之用監官二人以諸司使副及三班使臣充監視園三人以

光祿卿

秦有郎中令（石建爲郎中令事事已上自漢）掌宮殿掖門戶漢因之（石建爲郎中令事事已上自漢）掌賓贊禮儀（故曰郎中令掌賓贊禮儀如淳曰郎主賓贊禮儀也）宿衛（如淳曰郎有郎中小便職上主事行法安出曰何以明也故少府有郎中）侍從（如淳曰郎有郎中小便職上主事行法安出曰何以知其有職掌也其選失如此）至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應劭曰光祿勳之官主門之官光祿主宮門衛士也）屬官有大夫郎中（郎中主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戶騎曰戶郎曰戶郎主戶衛曰戶郎主門戶也）議郎（武帝初置議郎秩比六百石無員掌顧問應對）中郎（中郎掌宿衛侍從）侍郎（侍郎掌執戟宿衛）郎中（郎中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車戶騎三將（如淳曰主車曰車戶騎曰戶郎主戶衛曰戶郎主門戶也）武騎常侍（武騎常侍秦官秩比六百石掌騎從）羽林郎（羽林郎掌宿衛侍從）虎賁郎（虎賁郎掌執戟宿衛）羽林孤兒（羽林孤兒掌羽林騎）期門（期門掌執兵送從）僕射（僕射掌射）羽林左監（羽林左監掌羽林騎）羽林右監（羽林右監掌羽林騎）羽林中郎將（羽林中郎將掌羽林騎）羽林左右都尉（羽林左右都尉掌羽林騎）羽林左右騎（羽林左右騎掌羽林騎）羽林左右陛戟（羽林左右陛戟掌羽林騎）羽林左右監（羽林左右監掌羽林騎）羽林左右中郎將（羽林左右

而寺官未嘗臨視請大祠以丞簿監視祭祀中祠以長貳朝祭又中祠以丞簿監視祭訖簿有故及小祠聽以其屬攝從之中興後廢光祿併入禮部

太官署

太官署令丞於周官爲膳夫庖人外饗中士下士蓋其任也秦爲太官令丞屬少府兩漢因之相帝延熙元年使太官令得辟二千石魏晉屬光祿勳宋齊侍中梁門下省領太官陳因之後魏門下省而太官掌百官之饌爲光祿卿北齊因之後周有典庖中士內膳中士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

宋朝隸御廚幻當官五人以朝官幷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供御之膳羞及內外饗餘劃烹煎和煮膳之事元祐初罷太官令二年復置崇寧二年置尚食局太官令惟掌祠事

珍羞署

珍羞署令丞於周官有遂人

蓋其任也後漢少府屬官有甘丞主膳具晉太官令有獨知藏令屬光祿寺後周有饎藏中士下士隋如北齊因之長安中改爲珍羞神龍初復舊開元初又改之有令丞各一人

宋珍羞署隸御廚有供備庫太平興國二年改爲內物料庫有使及副使掌供尚食及內外膳羞米麵餹蜜百品之料監官二人以三班及內侍充監門一人以三班充外物料庫掌給皇城外諸宮院油鹽米麵之品

良醞署

良醞署令丞於周官有酒正中士下士掌酒之正令後漢湯官丞主酒屬少府晉有酒丞一人齊食官局有酒吏梁曰酒庫丞北齊有清漳令丞主酒後周如古周之制隋曰良醞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良醞署屬御廚有內酒坊使掌造法糯酒常料之三等酒以供邦國之用監官三人監門二人以三班內侍充都knowledge院掌造麴以給內酒坊之用又出鬻而收其直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諸司使副內侍充

掌醢署

掌醢署令丞於周官有醢人掌四豆之實酒後無聞至齊諸公府有釀食典軍二人後周有掌醢中士下士隋曰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屬御廚有油醋庫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及諸司使副內侍都知押班充掌造油醋酰以供邦國膳羞內外之用

衛尉卿

衛尉卿本主蒲

衛尉奏官掌門衛屯田漢因之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其職署同而不常置

宋孝武復置南寮掌宮城管鑰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鄉每月丞卿各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官佩水蒼玉掌治宮門衛士令及公車司馬南北掖門屯兵晉江左不置衛尉卿伯治倉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又有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官其職署同而不常置

宋孝武復置南寮掌宮城管鑰梁衛尉卿位視侍中職與漢同鄉每月丞卿各一人職與漢同晉銀章青綬五時朝服武官佩水蒼玉掌治宮門衛士令及公車司馬南北掖門屯兵晉江左不置衛尉卿伯治倉

後魏掌宮闕門戟及宿衛之事而以監門衛掌宮門屯兵唐因之龍朔二年改衛尉爲司衛寺神龍初復舊

宋初因之開寶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又尚書省十三曹各一人少卿各一人隋文帝開皇三年廢衛尉寺入太常又尚書省十三曹各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和元年加一人領武庫武器守宮三署各有令丞後漢多以博士議郎爲之後漢一人魏晉並同宋孝武增置一人梁亦有之後魏北齊並有隋因之唐置二人

宋陳因之北齊隋亦有二人唐因之

宋衛尉寺判寺事一人以郎官以上充凡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典領守宮歸儀鸞司本寺無所掌卿少卿承皆為寄祿官卿後來為中奉大夫少卿奉直大夫寺丞宣義郎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儀衛兵械甲冑之政令少卿為之貳以參領之凡內外作坊輸納兵器則辨其名數驗其良窳以歸于武庫不如式者罰之時其曝涼而封籍其數若進御及頒給則按籍而出之每季委官檢視蠹敗終上計帳于兵部掌凡幄幕之事大禮祭祀及朝會巡幸及公卿葬鹵簿之事宋武庫武器並歸內庫及軍器庫以他官及內侍典領軍器凡四庫設帥宮張大次小次陳鹵簿儀仗長貳晝夜巡徼察其不如儀者押仗官則前期稟差凡仗衛供羽儀節鉞金鼓祭戰朝會亦如之宴享賓客供幕帟茵席視其嵗者移少府軍器監修為分案四置吏十有三內弓箭庫南外庫軍器衣甲庫以三班使臣充掌禁兵器鎧甲供軍什器備待之物辨其出納

守宮署

守宮署漢有守宮令丞掌紙筆墨及諸財用并封泥之事屬少府晉及北齊屬光祿魏北齊守宮令掌張設之事梁陳屬大匠卿隋屬衛尉寺唐置令一人掌諸鋪設帳幕氈褥床榻凡朝會則設之百官及蕃客座位分配不得逾出東光府藤几凡百四十四人仍令阿柬閤內諸用府藤之事（以上武庫署）

中興後廢衛尉并入工部

武庫令丞

武庫令丞於周官司甲司弓矢等下大夫司戈盾等中士下士蓋其任也兩漢曰武庫令屬執金吾後漢又有考工令丞屬太僕主造兵器成付武庫令魏晉因之晉後屬衛尉宋齊武庫令丞屬尚書庫部梁陳屬衛尉北齊亦有後周如周官隋如北齊唐因之各一人天寶六年四月勅改儀制令廟社門宮門每門各二十戟東宮每門各十六戟一品門十六戟副王郡王若上柱國帶職事二品散官光祿大夫以上鎮國大將軍以上各同職事品及京兆河南太原府大都督大都護門十四戟上柱國帶職事三品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中都督上都護門十二戟國公及上護軍帶職事二品若下都督諸州

左右都候（風憲司糾察內外百官及賓客之儀式）各一人主劾戰士徼循宮及天子有所收考（宮中諸有譴奏罪名都候執戰戰車綴送付廷尉獄在外諸侯王付所屬見尚書令僕射尚書皆銅印黃綬）屬衛尉後無

宗正卿 少卿

周官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其親疎秦置宗正掌親屬漢因之更以敘九族平帝元始四年更名宗正五年又於群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致教訓焉選有德義者為之有窺失職者宗師得因郵亭上書宗伯請以聞（為書付郵亭令送至宗伯）常以正月賜宗伯帛十匹王莽併宗伯於秩宗後漢曰宗正卿一人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及諸皇室親屬遠近郡國歲因計上皇族名籍若有犯法當髡以上先上請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胡廣曰宗正大成一理諸王）兩漢皆以皇族為之不以他族（楚元王子劉德劉向劉歆宗室劉德劉向劉歆皆以通經術為宗正卒官又後漢書劉愷事王之保為宗正卒官通曰宗正卿徹不審何轅作宗正）亦然晉兼以異姓（山公啓事曰王祐忠篤貫軍旅不長於理劇宗正卿徹不審何轅作宗正）咸寧三年又置

宗師以扶風王亮為之使皇室成屬奉祖義所有施行必令詔之（東晉省之屬太常祖品秩如三卿）宋齊不置宗正梁天監七年復置之祖列曹尚書主皇室外戚之籍以皇族為之陳因之後魏有宗正卿少卿北齊之制唐龍朔二年改為司宗成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屬神龍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初少卿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掌皇族外戚籍及邑司名帳領宗玄署及諸陵太廟開元二十五年制宗正等寺官屬皆以皇族為之

宋宗正寺判寺事二人以宗姓咸領之（舊制以上皆閥閱則以宗姓朝官以上充）丞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司皇族之籍大宗正司知司事二人以皇親閱練觀察使以上充掌敦睦皇族教導宗子受其陳請辨訟之事及糾過失而遷之朝廷（景祐二年始置司以宗屬有行義者為之慶使提舉宗室仍以大卿少卿為之正事皇姓判官大宗正事修）王牒官無定員掌修皇帝玉牒奉宗派紀族屬

歲撰宗子名以進（執掌宗正寺景祐中言者以王牒典國史相遺後以史官兼）又有睦親廣親宅都大管勾三人以內侍充元豐六年詔宗正寺長貳不專用國姓蓋自有大宗正司以統皇族也中興後卿一人不常置少卿一員嘉定九年詔以宗學政隸宗正寺自此寺官又預考校之事太宗正司知及同知官各一人丞二人官屬有記室一人熙寧三年始以異姓朝臣二員知丞事置局于睦親廣親宅是成省管勾睦親廣親及提舉郡縣王等宅官以其事歸宗正崇寧三年置南外宗正司在南京西外宗正司在西京各置敦宗院中興後以位高德尊者為判大宗正事如舊制以宗室團練以上有德望者充又置知大宗正丞一員以文人充掌糾合宗室而檢防之訓飭之凡南班宗室磨勘遷轉襲封請給校其當否嫁娶房奩分析財產酌厚薄多寡而訂其議凡宗室除合該賜名外皆大宗正定名而後報宗正寺其餘遷授官資支給錢米考核以詔予奪其不率教者以法拘之成久知悔則除其過名分案六署吏十有二又有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以處宗室之在外者各仍舊制設厚宗院皆設知宗仍以所在通判職官兼丞簿其糾合檢防訓飭如大宗正司西南外兩司聞知宗問令大宗正司選擇保明而後授之又各置教授以課其行藝初紹興南幸先徙宗室於江淮於是大宗正司移於江南外止於福南外止於泉又有紹興府宗正司孟初隨其所寓而分管轄之乾道七年詳欲移紹興府宗正司於蜀不果後歸併行在嘉定間用臣僚言乞凡除授知宗須擇老成更練之人詔知宗永照百司例每日入局所以示增重宗盟之意

玉牒所淳化六年始設局置官做唐制也詔以皇宋玉牒為名建玉牒殿宇於寺九年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為修玉牒官自後置一員或二員（宋朝國書藏秘有如玉牒者用金花紅羅綾黃金軸玉柙宗朝以軸大繩於被閱詔為黃金梵文又

以黃金爲亞鎖鑰皆金也進呈安奉於宗正寺玉牒殿上士大夫學有知其制度者予預在領袖因宗正丞謝湜因奉詔又于牒間古無之每朝爲一牒宗室官職名行爻爵并支之落之以王州不載難乎　又中興專年錄注每朝爲一牒乃載人主崇序羣臣名行爻爵并支之落之以王州不載難乎　如帝紀不差講其損益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

正寺修玉牒官李淑申請詔以編修院廳西閣子充修纂玉牒之所三班院置局後從編修院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

典領自元豐行官制分隸宗正寺官六年詔宗正寺修玉牒照用日曆所文字並指定所書事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

今并先帝玉牒內聖政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

三班院置局後從編修院皇帝玉牒十年一進修玉牒官並以學士

典領自元豐行官制分隸宗正寺官六年詔宗正寺修玉牒照用日曆所文字並指定所書事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

今并先帝玉牒內聖政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以皇后事迹及帝系圖二書詳爲非同爲一牒也王親屬玉宗室子女則有宗藩慶系錄則專安如玉牒親屬圖譜則失于繁重御筆指揮令本寺修玉牒官檢討舊例參酌裁減重行編修仍令本寺長貳提舉看詳

元豐五年詔玉牒官一人提舉修玉牒官一人以侍從兼

元宗正卿少而下悉與修纂二十九年詔玉牒所併入宗正寺更不

置修玉牒官檢討官以本寺少卿及丞同領編修事詔玉牒所宰臣

二年詔向書左僕射陳康伯提舉編修玉牒後或以參知政事參書

樞密院事兼權提舉　紹興元年錄端禮以參政兼權提舉　其以參政兼權提舉見玉牒所題名即故事玉牒以

首相領之自後相府有闕則以首參兼領仍帶權字淳熙十五年王

丞相淮去位周益公以右揆兼領時勑令所纂脩而首參仲至無兼

爲益公乃奏乞以仲至權提舉玉牒宰相在位而執政權領實副玉

牒自此始也

宗正寺丞簿

歷代皆有之隋有二人唐因

之宋初爲寄祿官後改爲奉議郎元豐正官名詔宗正寺除長貳外

自今後更不專差國姓　以楊畏楊君謙爲之建炎三年罷紹五年復置

主簿梁置陳北齊隋皆有唐因之置一人宋天禧時以衛尉丞兼元

豐正名初除楊完建炎三年罷紹興十年復置

按崇玄署一官唐創之以司道教而必爲之宗正司者蓋唐以老氏爲始祖則崇其教者亦以爲尊祖宗之事也杜公通典所載乃唐所創之官而前代所無者則必叙其所掌之事以通之于前代如崇玄一官前代無之然與崇二教而爲之建立官司則非始於唐也故必叙後魏所置仙人博士北齊所置昭玄寺之類以先之愚又嘗欲以宋所創之官而通之于唐如崇玄署宋雖無其官然亦嘗與崇道教爲之置立官司張皇而推奬之矣故以真徵兩廟所置玉清景靈宮使副及都提舉道録院等事附見焉然唐則專主以一官而其品秩稍卑宋雖不專置官而常以宰相貴官兼之但天寶間所置崇玄館大學士二人以宰相爲之則又景靈玉清宮使譯經使所取法也

諸陵署

漢有諸陵園寢官屬太常長陵令秩二千石爲元帝永光元年分諸陵邑屬三輔（文獻曰司馬彪曰如淳曰按百官公卿表注云故也故奉其祠）後漢每陵園令各一人掌按行掃除丞及校長各一人（如淳曰令而梁初爲監後亦改爲令梁以下皆有之）唐每陵令各一人初屬太常開元二十五年並屬宗正寺宋以宗正寺知永事掌奉宗廟諸陵薦享之事

太廟令

漢有諸廟寢園令長丞（宋祁曰長丞西京皆曰令）晉有太廟令宋太廟令領齋郎二十四人齊梁以下皆有（宋祁曰梁以下皆有太常數郎屬焉）唐開元二十五年二月勅宗廟所奉尊敬之極因以名署情所未安宜令禮官詳擇所宜奏聞至五月太常少卿韋縚奏曰謹詳經典兼參令式宗廟其稱主奉常別置署司事非稽古其太廟署請廢省本司專奉其事許之二十五年勅宗正設官實司屬籍而陵寢崇敬宗廟惟嚴害隸太常殊乖本系奉元之旨深所未委自今已後諸廟署並

周官有大僕下大夫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似今太僕之職一云周穆王置大僕正以伯冏爲之（冏俱永切）掌與馬秦因之在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爲之（漢書曰夏侯嬰爲沛公太僕常奉車自高帝至文帝常爲太僕卿出上問車中幾馬對曰六馬上曰六馬非古制也自我高祖始得天下平定四海以武治之群臣畢力用命故馬有千里者以故皆得其所今陛下以一馬駕六馬非所以安之也上乃下詔曰朕乃今日親見天下之大體也其令太僕毋駕六馬）領五監令丞各有令（武曰六廐謂未央茅馬駒駼騊駼馬也馬皆萬匹或曰六廐謂未央茅馬駒駼騊駼馬也黃帝乘龍駕馬有四十萬匹時初制御馬也秦改曰太僕也馬皆萬匹或曰六廐謂未央茅馬駒駼騊駼馬也黃帝乘龍駕馬有四十萬匹時初制御馬也秦改曰太僕也馬皆萬匹）王莽改太僕爲太御後漢太僕與漢同亦掌車馬天子每出奏駕上鸞和鈴之音初有之銀章青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領五監令丞各有令（魏因漢制）掌輿馬秦因之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掌車及置太僕兼其任也漢初夏侯嬰常爲之（漢書曰夏侯嬰爲沛公太僕常奉車自高帝至文帝常爲太僕卿出上問車中幾馬對曰六馬上曰六廐謂未央茅馬駒駼騊駼馬也黃帝乘龍駕馬有四十萬匹時初制御馬也秦改曰太僕也馬皆萬匹或曰六廐謂未央茅馬駒駼騊駼馬也黃帝乘龍駕馬有四十萬匹時初制御馬也）

車府署奏有車府令以趙高為之歷代皆有漢魏爵太僕宋齊以後屬尚書駕部北齊以下又屬太僕唐置令丞各一人掌王公以下車輅諸牧監漢太僕有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在北邊西邊以郎為苑監官魏置牧官都尉晉因之自後無聞北齊有左右牝牡駝牛羊等署令後周曰典牧典牡上士中士又有典駝典羊典牛中士隋曰典牧署牛羊署令丞唐初因之分曰牧監置監副監丞主簿武太后垂拱二年改為閑廄使一人以內侍充掌內外廄牧之事周知馬之政而察其登耗凡受宣詔文牒則以時下於院監大事則制置使同簽小事則專遣其副使都監不備置判官都監每歲更出諸州巡坊監點印烙馬之蕃息者　左右騏驥院勾當官各三人以諸司使副及內侍充掌牧養國馬以供乘輿及頒賜王公群臣蕃夷國信給騎軍廄置之用　天駟左右四監監官各一人左右天廄坊監官各一人牧養上下監官各一人並以三班使臣充乳酪院以勾當左騏驥官兼掌供尚食乳餅酥酪之事廩密庫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充掌受糖蜜藥物以供馬醫之用佑馬司勾當官三人以內侍押班諸司使副充掌閱諸州所市馬平其直車營致遠務監官三人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充掌養飼驢牛以駕車乘駝坊監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牧養橐駝皮剔所監官二人以三班使臣充掌割馬牛諸畜之死者

大理卿少卿　正　掌大理者亦雜掌帝位皋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此應劭之說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為號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魏晉因之北齊為廷尉卿後周曰司憲大夫隋曰大理卿煬帝改為大理正皇朝因之龍朔改為司刑伯神龍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卿開元初復舊

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為勾檢官增為十六人分為大理者亦雜掌帝位皋繇作士正五刑周秋官之任秦為廷尉漢因之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也兵獄同制故曰廷尉此應劭之說師古曰廷平也理獄貴平故以為號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二年復為大理後漢廷尉卿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魏晉因之北齊為廷尉卿後周曰司憲大夫隋曰大理卿煬帝改為大理正皇朝因之龍朔改為司刑伯神龍復舊光宅元年改為司刑卿開元初復舊

丞自晉武咸寧中曹志上表請廷尉置丞宋齊梁並因之後魏亦然北齊曰大理丞一人隋初二人至煬帝改為勾檢官增為十六人分

判獄事唐又曰丞置六人（牲茅絵徐有功並為司刑丞勅来俊臣侯思止同獄人猶之口過除祉必主調来俊死从）主簿自魏晉宋齊梁陳皆有唐晉二人

宋齊因之梁陳置二人後魏北齊亦然隋有獄掾八人唐曰丞有四人司直後魏永安二年置司直十人（柳史高熲所奏置）視五品隸廷尉位在正監上不署曹事唯覆理御史檢劾（崔武已置司直屬北齊隋因之隋初置十六人煬帝置十人唐置六人掌承制出使推覆若寺有疑獄則參議之

評事漢宣帝地節三年初於廷尉置左右評員四人（宣帝詔四人廣漢與郡國吏）後漢光武省右正唯有左平一人掌平決詔獄冠法冠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謂之廷尉評（任延繕脩其禮正平法明刑者非以為理狱令律令廷尉掌其事而卿復審定律令廷尉平以理其本代衰歌或則廷尉平所職事不正其本乖矣掌都官比下書武帝如置為廷尉右平昭二輔次之）

後魏北齊及隋廷尉評各一人開皇三年罷至煬帝乃置評事四十人掌與司直問其後官秩磨員觀二十二年褚遂良議重決官復泰置評事十員掌出使推覆後加二人為十二員

監泰置廷尉監漢有左右監（鄧太后為廷尉監）光武省右監唯有左監一人魏晉以來無左右而直云廷尉監隋開皇三年罷大理監

宋大理寺以朝官一員或二員判寺事一員兼少卿事建隆二年以工部尚書竇儀判寺事（仁壽寺事判其屬尚書左丞判大理寺又兼判大理寺事皆如舊制）元祐問囚鮮于侁所請廢大理獄後復鄉掌折獄詳刑鞫獄之事凡職務分左右天下奏劾命官將校及大辟囚以下以定請獄者謀左斷刑則司直評事詳斷永議之正審之若在京百司事當推治或特旨委勘及係官之物應追究者隸右治獄則丞專推鞫蓋少卿分領其事而卿總焉建炎二年併省寺監而大理如故省

寺正神宗復置大理獄後置寺正元豐五年刑部乞分評事司直與正為斷司丞與長貳為議司凡斷案先上正看詳當否論難改正然後過議司覆議建炎併省斷治獄寺正各一員

少卿分掌官吏教郎神宗正名官置獄丞四員命卿寺丞如初為奇偶官視後來宣教郎元豐五年刑部乞分評事司直與少卿分掌官吏元豐時命程嗣先等四人為大理寺丞始自朝廷差官也

司直其治獄司直罷

評事國初為京官寄祿視後來承事郎元豐正官名命張仲謨等十二人為評事隆興二年詔評事以八員為額以雷霆號令孚斗文章為號

鴻臚卿

王策 典客署 司儀署

周官大行人掌大賓客之禮（司儀注云名賈曰儀相禮曰儀儀猶宜也）及諸侯之交（東北曰朝仁也交接也）以賓禮親邦國（賓導也導以禮接之也）以嘉禮親萬民（嘉善也所以善萬民也）以賓禮親四方賓客（漢改為鴻臚掌諸侯王及蠻夷王侯歸義者）秦官有典客掌諸侯及歸義蠻夷（歸義蠻夷謂降附者）景帝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謚所以表其行迹誄累其德美）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誄策（周官大行人掌諸侯之喪名曰事謚曰行）建中六年改大鴻臚為大

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又更名其屬官行人為大行令（自注：屬官又有郡邸之邸在京師者至秦漢省但令郵理郡邸秦時又有典屬國官掌蠻夷降者漢因之成帝河平元年省之併大鴻臚）王莽改後漢大鴻臚卿一人諸王入朝當郊迎典其禮儀及郡國上計餘職與漢同凡皇子拜王蠶則使使弔之及拜王嗣魏及晉初皆有之自東晉至于宋亦有事則權置兼官畢則省梁除大字但曰鴻臚卿位視尚書左丞常導護贊拜（後魏曰大鴻臚北齊曰鴻臚寺有鄉少卿各一人亦掌蕃客朝及吉凶弔祭後周司寇有蕃部中大夫掌蕃客朝及國之凶儀中都伯庶道釋諸侯朝覲之叙有賓部中大夫掌大賓客之儀隋文帝開皇三年廢鴻臚寺入太常十二年復置領典客司儀二署至煬帝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鴻臚為司文咸亨初復舊光宅初改為司賓神龍初復舊卿一人掌賓客凶儀之事及冊諸蕃少卿本一員景雲二年加一員領典客司儀二署署各有令

丞秦曰典客丞漢為鴻臚丞（魏晉亦然梁陳後魏北齊皆有之）後周曰賓部上士隋如北齊唐因之有二人

主簿一人

典客署周官有典客上士中士秦官漢改為鴻臚鴻臚掌官有大行令丞（本名行人武帝改為大行令景帝改為魏改大行令為客）大行令為客館令晉改為典客宋分置南北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署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置二客令北齊有典客署後周署東南西北四掌客上士下士隋初又曰典客署置令丞煬帝改為典客署唐為典客署置令丞各一人掌二王後蕃客辭見宴接送迎及在國夷狄

司儀署周官有司儀上士中士漢大鴻臚有理禮郎自後無聞後魏置司儀官北齊置司儀署令丞後周置上士等員隋如北齊唐因之置令丞各一人掌凶儀式及喪葬之事

宋鴻臚寺判寺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九四夷朝貢宴享送迎之事分隸四信所都亭懷遠驛禮賓院本寺但掌祭祀朝會前資改仕蕃客還本位專知周六廟三陵公王妃主以下喪葬差官監護給其所用鼓吹文武官葬卒之事往來國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大遼使介交聘之事）都亭驛監官一人西驛僧勾官二人以諸司使副以下至三班使臣充（掌西蕃貢奉之事）禮賓院監官二人以閤門祗候以上及三班使臣充（掌蕃夷貢奉朝會之事）懷遠驛監官二人以監外物料庫官兼（西京南文州龍涪之城往肇大石千闐甘州回鶻等貢奉之事）元豐官制行置卿少卿丞主簿各一人卿掌四夷朝貢宴勞給賜送迎之事及國之凶儀中都伯庶道釋收耦除附之禁令少卿為之貳卿參領之所隸官屬十有二中大一官建隆觀等各置提點所掌殿宇齋宮器用儀物陳設錢幣之事在京寺務司及提點所掌諸寺葺治之事傳法院掌譯經潤文左右街僧錄司掌寺院僧尼帳籍及僧官補授之事同文館及管勾所掌高

禮使命都亭西驛懷遠驛禮賓院所掌見前中興後廢鴻臚併入禮部

司農卿 少卿 丞 主簿

少皞氏以九鳩為九農正（鳩鳥也鳩有九種以為農號各隨其宜以教人事）舜攝帝位命棄為后稷周則為太府下大夫秦為理粟內史掌穀貨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大初初更名大司農掌九穀六畜之供賜羞者（見宋志董賢凡郡國諸倉農監都水六十五官皆屬焉）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遠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給報損多益寡取相給足初郡國鹽官鉄官並屬司農中鉄官屬郡縣建安中為大農魏黃初元年又改為司農置初因漢江哀帝末省司農并郡水孝武復置宋齊皆有之梁司農卿位視

散騎常侍主農功倉摩陳因之後魏曰大司農北齊曰司農寺有卿少卿各一人掌倉市薪米園池果實後周有司農上士一人掌三農九穀稼穡之政令屬大司徒隋初與北齊同煬帝置少卿二人唐龍朔二年改司農爲司稼咸亨初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掌東耕供供其租及邦國倉儲之事領上林太倉鈞盾導官四署（署各有令丞）永泰曰理衆內史永有二人漢爲大司農丞亦二人或謂之中丞（晉以來丞常平倉給北邊自辦）北齊亦然唐因之（晉又參弘羊爲大司農中丞若諸記會事）平常又置大司農部水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後漢司農丞一人部丞一人（部丞主諸州勸農進賢一梁冤介幘阜衣後魏北齊皆有司農丞隋置五人唐六人

主簿晉太康中置自後無聞梁陳又有北齊亦然唐因之

宋司農寺判寺事二人以兩制或朝官以上充熙寧二年立常平敛散法三年詔以新法付司農寺而農田水利免役保甲等法委自司農（太宗太平興國五年以倉部屬焉）

丞簿胡宗令掌布同判元豐官制行寺監不治外事遂結罷與正其職秩司農掌藏歛歸户部右曹司農掌倉儲之政令斂散之事而謹其出納京都官吏祿廩路岐綱運受納及封樁支用月具報數以報司農中興後又有豐儲倉初紹興以上供米餘數樁管別廩以爲水旱之助後益增廣收糴置監官二員監門官一員淳熙間命右司爲之提領後以屬檢正非奉朝廷旨煇不許支撥凡外州軍起到樁管未從司農寺差官盤量撥納到數報本所樁管

（草場十有二續會要排岸司作十四）

鈞盾署（庫官署屬監　苑總監　嘉屯監　黃倉監　諸都對校官）

鈞屯署漢鈞盾令官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鈞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數罕之物（天寶五載九月改）

漢水衡都尉之職（說在都水篇）後漢曰上林苑令丞主苑中禽獸頗有人居皆主之魏晉因之江左無聞宋初復置隸尚書殿中曹齊因之梁陳屬司農北齊又隋亦然唐因之有令二人丞四人掌諸苑園池沼種植蔬果藏冰之事

宋四園苑提舉官無常員以三司判官內侍都知諸司使以上充東曰宜春南曰玉津西曰瓊林北曰瑞聖監官各二人以諸司使副或內侍三班使臣充又有西京宮苑司勾當官一人元豐後四園苑屬司農

太倉署

周官有廩人下大夫上士奉官有大倉令丞漢因之屬大司農後漢令主受郡國傳漕穀其發陽敖倉官中興後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晉亦主受郡國傳漕穀北齊中興後屬河南尹歷代並有之周曰司倉下大夫隋有令二人永六人唐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出納

宋諸路京城有船般倉斌倉　中倉總二十五名監官每界二人以京朝官及一班使臣充元豐後二十五倉屬司農官吏軍兵祿食凡綱運受納及封樁支用月具報數以報司農中興後又有豐儲倉初紹興以上供米餘數樁管別廩以爲水旱之助後益增廣收糴置監官二員監門官一員淳熙間命右司爲之提領後以屬檢正非奉朝廷旨煇不許支撥凡外州軍起到樁管未從司農寺差官盤量撥納到數報本所樁管

鈞盾署

鈞屯署漢鈞盾令官者典諸近園苑遊觀之事屬少府後漢亦有之晉大鴻臚屬官有鈞盾令自後無聞北齊如晉制隋如北齊令三人丞十二人唐因之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數罕之物（史編制度水炭使自後相承或以水衡或以戶部侍郎爲導官署（事務同上林）周有春人春漢有令丞屬少府漢東京令丞主春御米及

作乾攝音編屬大司農掌古反帝代皆有唐置令二人永四人掌春碾米舂油燭之事

苑總監自隋而置東西南北各有監及副監唐因之兼有水主簿等官以掌苑內宮館園池之事

諸倉監後漢河南尹屬官有滎陽敖倉長永梁四農有左中右三部倉丞陳因之隋諸倉各有監官唐因之掌倉廩出納

司竹監漢有司竹長丞魏晉河南淇園竹各置官守之後魏有司竹都尉隋因司竹監唐因之有監副監丞掌植養園竹之事

溫泉湯監今唐置掌湯院宇脩整器物以備供奉

諸屯監隋置諸屯監及副監綱內者隸司農自外者隸諸州唐因之置監及丞掌營種屯田勾當功課畜產等事

腰粟都尉漢有腰粟都尉掌捕盜賊也秦官漢因之

均輸令秦有之

鈐官長秦有之如淳曰鈐主也主鈐束之事也師古曰鈐者所以鈐束衣物之處也鈐音其廉反

典農中郎將 典農都尉 典農校尉 皆魏武帝天監九年置將軍中郎更名中郎將 都尉校尉次之 魏文帝黃初元年置大農令一人分監諸典農 典農官屬

勸農掾者 魏武帝天監九年置將軍中郎更名中郎將 都尉校尉次之 魏文帝黃初元年置大農令一人分監諸典農 典農官屬

籍田令

周爲甸師漢文帝感賈誼之言始開籍田置令丞掌耕開廟社稷之田春始東耕於籍田祠先農大賜三輔二百里孝弟力田三老帛種百穀收萬斛立爲籍田館穀皆以給粢盛天地宗廟群臣之祀東漢及魏晉武復置江左省宋元嘉中又置宋堂帝籍耕耨出納之事五穀蔬果藏冰以待用元豐三年詔籍田令隸太常寺渡江初闕紹興十五年初除廉與之爲籍田令三十一年詔籍田司隸罷官吏並罷後復置

太府卿 丞 主簿

周官有太府下大夫掌貢賦之貳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賄于受藏之府歷代不置然其職在司農少府至梁天監七年置太府卿位視宗正掌金帛府帑及關津市肆陳因之後魏太府卿兼有少卿掌財物庫藏王肅周官注曰藏百官之祿及賜賚之物也北齊曰太府寺亦有卿少卿各一人又兼掌造器物後周有太府中大夫掌貢賦貨賄以供國用屬大冢宰隋初與北齊同所掌左右藏及尚方司染署等署煬帝置少卿二人又分太府寺置少府監管尚方織染署而太府但管京都市及平准左右藏唐龍朔二年改太府爲外府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司府神龍元年復舊卿一人少卿二人龍朔元年置少卿一人分監京都事太極元年又加一人令丞各有令丞

主簿 亦周官之屬

掌各一人後周曰太府上士隋又曰府永唐因之有四人

丞

宋太府寺判寺事一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九財貨庫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俸秩皆隸三司本寺但掌祠祭香幣祝巾神位席及造斗秤升尺而已元豐改制始正職掌四部之出納以式法勘驗之而付受之供君之用及待邊費則歸於內藏供國之用及待經費則歸于左藏應移歸以去給屬從有司於案劃其名數勳覆而後給焉凡奉之物則永旨少卿審奏得畫乃聽除之若頒賜內軍衣服則關門征之大費則輸於務貨之所給用多寡各從其指處以香茶鹽礬以掌以疑民用若貨泉遷即京都關同物領報度支凡課入以盈虧完課最行賞罰大抵視此則入陳玉帛則燔玉則入陳玉帛元祐三年詔太府寺置長貳餘寺監長貳互

置建炎三年詔罷太府寺撥隸金部獨以一丞治雜名之貨泰元年增一員崇寧中置藥局又添丞一員紹興五年而後復置卿少一員

永元豐改制置二人元符中增一員崇寧中置藥局又添丞一員紹興置二員參預寺事

紹元豐置二人建炎罷紹興復置太府寺所隸官司二十有五　左藏東西庫　南北兩庫掌受四方財賦以待給用　內藏庫掌受錢帛雜物以備賜予　元豐庫掌受錢帛雜物以備賜予之餘　奉宸庫掌內庭金玉珍寶以供賜予　祇候庫掌受四方財賦以待給用　布庫　絲庫　雜物庫　根料院掌以法式拽支諸司諸軍之費　都提舉市易司掌招徠商旅通貨財以平物價　沂河上下鎖　蔡河上下鎖掌收商稅之入　雜買務　雜賣場　市易下界掌受民戶賒請官錢及辦納之事　抵當所掌受民戶質取金銀錢帛出納之事　和劑局惠民局掌合和藥餌出賣以給民　店宅務掌管官屋出賃及修葺之事　香藥庫中興後惟有香藥庫掌受舶來香藥及犀象珠玉之貨　交引庫掌受茶鹽鈔引　祇候庫左

諸市署　掌平準市易

諸市署周官有司市下大夫掌市之理漢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長安市令丞後漢則河南尹屬官雒陽市長永魏晉因之梁始隸太府陳因之後魏有京邑市令北齊則司州牧領東西市令丞後周司市下大夫隋初京市令丞屬司農煬帝改隸太府因之每市令一人丞二人

平準署周官有賈人中士主平定物價奏罷平準令漢因之掌知物價及主練染作彩色後漢平準令丞隸大司農嘉平四年改準為中準使官者為之列於內署自是諸署悉以閹人為令丞魏少府屬官有平準令宋唯掌染順帝即位以帝諱準故曰染署齊又曰平準屬少府梁陳則曰平水令丞北齊平準屬司農後周曰平中士下士隋初如北齊唐因之署有令三人掌錢穀貿易之事丞四人掌同令之職

右藏署令二人掌金玉珠寶之物錢帛之數以給賞賜之用丞四人以佐令之職

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下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府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永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祥符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因之署左藏署令三人掌錢帛給納之事丞四人掌同令之職

右藏署令二人掌金玉珠寶之物錢帛之數以給賞賜之用丞四人以佐令之職

右藏署周官有職幣下士中士掌邦財之幣又外府中士主泉藏有玉府掌王之金玉兵器之藏內府中士主貨賄藏在內府職內上士主泉貨所入蓋其任也漢少府屬官有中藏府令永魏因之晉有左右藏令屬少府晉江東置御史掌庫曹後分庫曹曰外左庫內左庫至宋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曰左庫祥符陳曰右藏北齊曰左右藏令屬太府寺後周曰外府上士中士隋如北齊因之署左藏署令三人掌錢帛給納之事丞四人掌同令之職

秘書監　左右秘書監　掌平章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秘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書在東觀和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　後有魏武帝又置秘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改令為監掌繫文圖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秘書監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　晉武帝以秘書併入中書省其秘書著作之局不復也帝永平中復別置秘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足秘

書之府始居於外其監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絳朝服仍水蒼玉宋
其官同梁曰秘書省（任昉子書目秘書監自齊永初以來秘閣四部猶各分職時予自讎校向是歲日覓書隋
秘書省領著作大史二曹煬帝增置少監一人後又改監少監並爲
令唐武德初復改爲監龍朔二年改秘書省爲蘭臺改監爲大史少
監爲侍郎咸亨初復舊天授初改秘書監爲麟閣神龍初復舊掌經
籍圖書監國史領著作太史二局太極元年增秘書少監爲二員通
判省事其後國史太史分爲別曹而秘書省但主書寫勘校而已（宋初
學君子亦求爲之（觀像後魏爲秘書監之事至親帶之及御史臺置後以秘書監判秘書省事乃以秘書監兼秘書省事見職官分紀）雖非要劇然好
承魏武帝置秘書令及丞一人典尚書奏事後文帝黃初中欲以何
禎爲秘書丞而秘書先白有丞乃以禎爲秘書右丞其後遂有左右
二丞劉放爲左丞孫資爲右丞資後省晉復署秘書丞銅印墨綬進賢
一梁冠絳朝服（按續漢志秘書令丞掌圖書秘記及天下上計簿等並爲此官）宋爲黃綬餘與晉同梁冠重

隋印綬與齊同歷代皆有（後周柳虬請依古置秘書監丞時秘書職掌著作不參史事因斯爲稱）唐龍
朔二年改爲蘭臺大夫咸亨初復舊（宋白曰龍朔二年改秘書監爲蘭臺大夫秘書丞爲蘭臺侍郎秘書郎爲蘭臺郎以其不得朝
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秘書郎
後漢馬融（宋白曰馬融爲秘書郎在向書丞郎上秘書丞郎宜以融爲重）爲秘書郎皆東觀典校官及魏武建國又置秘書郎
掌以劉邵爲之出乘鹿車（王肅秘書丞時秘書職於書最爲近故宜以此官爲重）中書郎丁儀爲侍郎宜以侍御史丁儀之盛旨也尚書郎侍御史皆秉憲臺之美也）晉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
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秘書閣籍爲甲
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秘書郎皆四員尤爲
美職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十日便遷（宋王弘以子劭不堪
有職朝請與職限故無職吾欲使字仲遷爲秘書郎固辭不受）梁亦然梁之末多以貴遊子弟爲之無其才實
者有比齊又謂之即中隋除中書亦四
秘閣經籍圖書則秘書郎主之元祐四年秘書
上資斤人任滿除集賢校理紹興初罷校理
校書郎正字

秘書省校書郎漢之蘭臺　及後漢東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書之職（初漢成帝時以命光祿大夫劉向領校秘書太史令尹咸校數術侍詔大夫李柱國校方技後以詔任宏校兵書太史令史游校史篇）或撰述傳記（後漢明帝以班固爲蘭臺令史與尚書令史共典校書）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御史中丞又以詔大夫楊雄等亦與校於其中後漢書百官志）蓋有校書之任而來爲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後漢書百官志）

掌讎校典籍爲文士起家之良選其弘文崇文館著作司經局並有校書之官皆爲美職而秘書省爲最

宋初爲寄祿官（後改承務郎）元豐後校書郎四人正字二人掌校讎典籍刊正訛謬各以其職隸於長貳元祐初立試中人於館職法選人除正字京官除校書郎建炎初罷紹興復置必召試學士院而後命之

秘書正字後漢桓帝初置秘書監掌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其後監令掌圖籍之紀監述作之事不復專文字之任矣今之正字蓋令監之遺職故書之通制歷代無聞蘇舍集書省有正字階置四人唐因之掌刊正文字其官資視重與校書郎同

校書四員正字兩員錄事一員

著作郎　佐郎

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爲官員也（唐會要晉武帝時以著作郎令史掌國史及撰起居注又置著作佐郎掌寫詔誥及雜筆劄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令秘書監典文籍宜改中書著作爲秘書著作於是改隸秘書後別有署省（謂之著作者）而猶隸秘書著作郎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

太史局令　丞

晉少監以上名官其屬馬氏爲階正至額項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　南齊之際義氏和氏紹重黎之後代序天地　夏有太史終古者當桀之暴知其將亡乃執其圖法而奔于殷　殷太史高

紀紂之亂載其圖出奔于周
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晉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又有爲相氏（現天文之象序保章氏掌其灾祥之變）掌周官（馬氏曰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告朔于邦國）晉太史（晉太史董狐之難故司馬氏書晉）掌太史令（胡母敬之爲太史令作時享章氏）漢武置太史公以司馬談爲之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談卒其子遷嗣之遷死後宣帝以其官爲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續曰百官表無太史公或曰司馬遷太史丞爲太史令也張壽王于爲大史令）後漢太史令掌天時星曆（見續漢志）凡歲將終奏新年曆九國祭祀喪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時節禁忌（禮記曰天道敬授人時）秦漢以來太史之任蓋併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張揖字詁曰馮相氏掌天文保章氏掌天文）漢晉宋齊並屬太常銅印墨綬進賢一梁冠絳縫朝服梁陳亦同後魏北齊皆如晉宋隋曰太史曹置令丞各二人而屬秘書省煬帝又改

曹爲監有令唐初改監爲局置令龍朔二年改太史局爲秘書閣改令爲郎中（永淳元年改爲秘書監）咸亨初復舊初屬秘書省久視元年改爲渾天監不隸靈臺改令爲監置一人其年又改爲渾儀監長安二年復爲靈臺其監復太史局令置二人景龍二年復改局爲監而令名不易不隸秘書開元二年復改令爲監改一員爲少監十四年復爲太史局置令二人復隸秘書後又改局爲監（天寶改元元朔又改其局爲司天臺改氣爲候秩以秦官卑以下史官各有差）

巫二人司馬彪續漢志云太史有丞一人魏以下歷代皆同隋置二人煬帝減一人唐初不置永久視初改爲渾儀監始置丞二人長安二年又省景龍二年復置

宋有司天監天文院鍾鼓院元豐正官制以太史局隸秘書省掌測驗天文考定曆法凡日月星辰風雲氣候祥眚之事日具所占以聞歲頒于天下則預造進呈祭祀冠昏及典禮則選所用日其官有令有正其判局及同判則選五官正以上業優考深者充保章正五年直長至今十年遷爲靈臺郎試中乃遷而筆壺正無遷法其別有天文院測驗渾儀刻漏所掌渾儀臺晝夜測驗辰象鍾鼓院掌文德殿鍾鼓搜刻漏進牌之事印曆所掌雕印曆書算學元豐七年詔四選命官通算學者試許于吏部趨其合格者上等除博士中次爲學諭元祐元年初議者謂本監雖准朝旨造算學元未興工其試選學官亦未有應格寫處徒有頻費乞罷修建崇寧三年遂將元豐算學條制修成勑令五年罷算學令附於國子監十一月從薛昂請復置算學大觀三年太常考究以黃帝爲先師自常先力牧至周朴已上從祀凡七十人四年以算學生併入太史局宣和二年詔並罷官

職官考

殿中監

鄱陽馬端臨貫與著

魏置殿中監官晉宋並同齊有內外殿中監各八人梁陳因之其資品極下後魏亦有殿中監北齊有殿中局置監四人屬門下有掌御前奉引隋改為殿內局置監二人大業三年分門下太僕二司取殿內監名以為殿內省有監少監各一人掌諸供奉領尚食尚藥尚衣尚舍尚乘尚輦等六局漢徵生曰有中有五將即尚食尚藥尚寢尚衣尚食說未尚乘若今殿中之任每局各置奉御二人以總之置直長以貳之屬門下省唐改為殿中省加置少監二人丞亦二人其官局職任一如隋制為一司不屬門下龍朔二年改殿中省為中御府改監為中御大監少監改丞為中御大夫改尚食為奉膳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

尚乘局奉御自秦漢以來其職皆在太僕北齊太僕卿署有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宸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

尚藥局奉御周禮有掌舍掌行所解止之處帷幕幄帝之事漢少府屬官有守宮令丞掌宮陳設魏殿中監掌帳設監護之事晉宋以下其職並在殿中監隋煬帝置殿內局為尚舍局置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宸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隋置八人唐因之而減二人

尚衣局奉御周官小司徒中大夫掌六畜車攆又宗伯巾車下大夫掌王后之五輅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舍尚乘尚輦並太僕屬官車府令丞掌之東晉省太僕遂廢尚書祠部宋齊梁陳車府乘黃令丞掌之後魏北齊別乘黃車府令兼掌之後周則司車駱土之隋又乘黃車府令永掌之煬帝置殿內省尚輦局奉御二人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輦大夫咸亨元年復舊直長四人隋置唐因之

尚食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膳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四人唐因之

尚藥局奉御自梁陳以後皆太醫兼其職北齊門下省有典御二人隋如北齊之制後改為奉御而屬殿內唐因之龍朔二年改為奉藥大夫咸亨初復舊直長隋置五人

尚衣局奉御周官司服中士掌王之服辨其名物戰國有尚衣尚舍尚乘尚輦並太僕屬官車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有掌衣者與宦官之職秦漢有御府令丞掌供御服而屬少府後漢有掌衣者與宦官之職屬光祿勳江東省

宋制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無職事朝官充舊有六尚之局名別而

事存令尚食歸御劑尚藥歸醫官院尚衣歸尚舍歸儀鸞司尚乘歸驌驦院內鞍轡庫尚輦歸輦院皆不須於本省元豐正官制道監以監丞各一人監掌供奉天子五食醫藥御幄帟帘輿輦舍次之政令以監爲之貳元總六局曰尚食掌膳羞之事曰尚衣掌衣服冠冕之事曰尚舍掌次舍帷幕之事曰尚輿輦之事（六尚各有典御二人奉御二人又尚食有監門二人或一人又尚衣有司衣尚舍有掌舍尚輿有正供奉官分隸其局）又置提舉六尚局及管轄官一員舊殿中省判省事一人以統職事朝官充雖有六尚局名別而事存凡官隨局而移不領於本省所掌唯祀元日冬至天子御殿及稀給后妃神主赴太廟供其職而已元豐中神宗欲復建此官而要榮中未有其地但詔御輦院不隸省寺令專達焉初權太府卿林頡內按內藏庫見乘輿服御親行百物中乃乞復殿中省六尚以殿奉至尊於是徽宗乃出先朝所廢殿中省六尚以殿奉至尊於是徽宗乃出先朝

二年也三年蔡京上修成殿中省六尚局供奉庫務物令格式看詳名政和元年殿中省尚伸上編定六尚供凡六十卷仍冠以崇寧爲名政和元年詔六尚局並依祖宗法又詔六尚局既罷格內職員奉式靖康元年詔六尚局並依祖宗舊制其並除之

少府監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爲九卿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供養（漢舊注曰山出銅鐵以給鼓鑄池澤之稅以給魚鼈蒲葦之屬）後漢少府卿一人掌中服御之諸物衣（胡廣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顧師古曰大官太官主別爲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顧師古曰大官太官主膳食之官皆屬少府諸侯口私別貴賤之號也天子曰少府諸侯口私別貴賤之號也）服珍膳之屬朝賀則給璽（後漢東平王蒼爲騎都尉朝賀璽不得佩綬乃佩朱韍以紫羅爲之長一尺五寸廣三寸以助威儀故事公侯伯子男佩山玄玉白虎通曰公侯伯子男佩山玄玉乃佩綬以別尊卑也）綬（後漢輿服志曰諸侯王赤綬四采黃赤綠紺淳黃赤圭長一尺二寸廣三寸六百首白雙結長二尺三寸諸侯王世子佩之）及諸珍寶之屬朝賀則給璽

織染署令一人周禮天官典絲掌受文織縑組練染人掌染絲帛泰置平准令（章昭釋名曰平准令主準平物價貴則賤之賤則貴之漢因之又主物價縑染初少府屬官有東織西織成帝省東織更名西織爲織室北齊中尚方領涇州雍州絲局定州細綾局承後周有司織下大夫隋有司織二署煬帝合爲織染一署令掌織紝紕綬綾錦罽幢幡之事染色等唐因之有令丞

掌治署秦及漢郡國有織官（諸郡國出織者置織官長丞）晉治令掌工徒鼓鑄隸衛尉江左以來省衛尉始隸少府宋有東冶南冶各置令丞（東冶令丞各一人南冶令丞各一人）而屬少府齊因之江南諸郡縣有織者或置冶令或置冶丞多員吳所置梁陳有東西冶（東冶置西冶置其西冶即宋齊之南冶）北齊諸冶屬太府後周有冶工鐵工中士隋有掌冶署令丞唐於京師置冶署有令丞各一人掌造鑄金銀銅鐵塗飾琉璃玉作等事

暴室丞（後漢暴室丞宦者也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理之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獨少府其後無之）海永（漢平帝置）

宋少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充九天子器玩后妃服飾雕文錯彩工巧之事分隸於文思院後苑造作所本監但掌造門戟神衣推鄧郊廟諸壇祭玉法物鑄牌印朱記百官拜表案檢之事諸州鑄錢監並屬少府監監官各一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元豐正官制置監少監丞主簿各一人掌百工伎巧之政令所隸官屬五　文思院掌造金銀犀玉工巧之物金綵繪素裝細之飾以供輿輦冊寶法物及凡器服之用監官文臣二員武臣二員　綾錦院掌織紝錦綾以供乘輿及九服飾之用監官三人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及內侍充　染院掌染絲枲幣帛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內侍充　裁造院掌裁造服飾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及內侍充　文綉院掌纂綉以供乘輿服御及賓客祭祀之用建炎初以將作少府監併歸工部紹興三年復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焉（寄祿官少府監爲中散大夫）

將作監（承中校等署令）主簿（左右校東園主章令）魏官

令將作亦少暉氏以五雉爲五工正以利器用（雉有五種故曰五雉）唐虞共工周官考工之官蓋其職也秦有將作少府掌治宮室漢景帝中元六年更名將作大匠後漢位次河南尹中元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初以任隗爲之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後漢志曰古魏晉因之）江左至宋齊皆有事則置無事則省而梁改爲大匠卿陳因之後魏亦有之北齊有將作寺其官曰大匠（又有功曹主簿長史司馬等）後周有匠師中大夫掌城郭宮室之制又有司木中大夫掌木工之政令隋與北齊同至開皇二十年改寺爲監大匠爲大監初加置副監煬帝改大監少監爲大匠少匠五年又改爲大監少監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唐復皆爲匠匠少匠五年又改爲大監少監十三年又改大令少令唐復皆爲匠咸亨元年復舊光宅元年改爲營繕監神龍元年復舊大匠一人（總判少匠二人（通判初一人太極元年加置一人）

天寶中改大匠爲大監少匠爲少監領左校右校（魏官中校四署）

承漢有二人後漢一人魏晉因之東晉以後有事則置無事則省梁又置一人陳因之後魏有之北齊四人後周有匠師中士隋二人唐因之四人

主簿晉置自後與丞同隋二人唐因之

左右校署秦及漢初有左右前後中五校令後唯置左右校令後漢因之掌左右工徒魏併左校右校於材官晉左右校屬少府宋以後並有左校令丞北齊亦有之隋左右校令丞屬將作唐因之

左校署令丞二人（掌管修木作）

右校署令丞二人（掌管工作瓦石及制圖等事）

甄官署令丞一人後漢有前後中甄官令屬將作晉有甄官署掌磚瓦之事宋齊北齊隋悉有之唐因之掌燔陶瓦瓷瓦

中校署令秦漢有自後並唐置令丞各一人掌舟車雜兵及廐牧

東園主章令 漢有之武帝更名木工如淳曰章謂木材也舊將作大匠主材更名章掌木以供材也東園主章掌木以供棺槨東園匠主作漆布之囊以韜物爲少府屬官 唐無

宋將作監判監事一人以朝官以上充九土木匠之政諫三司修造案本監但掌祠祀供省牲牌鎮石炷香焚版幣之事元豐正官名置監少監各一人掌宮室城郭舟車營繕之事凡出納籍帳成受而會之上于工部所隸官爲十 修內司掌宮城太廟繕修之事監官二人以朝官及內侍充 東西八作司掌京城內外繕修之事勾當官各三人以京朝官諸司使副充 竹木務掌受諸路水運材植抽筭簡閱以經營造勾當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事材場掌計度財物前期撲斷以經營造監官二人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 麥麴場掌受京畿諸縣夏租麴以給坊場監官一人以三班使臣爲磚瓦以給營及饼缸之用監官三人諸司使副充

丹粉所掌燒鍊丹粉以供繪飾監官一人內侍充 作坊物料庫掌儲積財物以備給用監官三人以京朝官及內侍三班使臣充 退棄材木檃其長短曲直中度者以給營造及材場掌受京城內外退棄材木以供雜泊之用監官一人以京朝官充 箔場掌抽筭竹木以供雜泊之用監官二人以京朝官充建炎初與少府俱併歸工部紹興二年置將作監少府事總爲隆興初官室無所營繕職務簡者百工器用倣之文思院上下界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餘官虛而不除乾道以後人才益衆監丞監少丞簿無關名此號爲儲才之地而營繕之事多俾府尹畿漕分任其責

孫鄰在齊爲三老擯祭酒 擯導也導祭酒之禮也 人掌監學之政皇太子受業則爲其師國子監初置司業一人禮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因以爲名唐置二人副貳祭酒通判監事貞觀二年改爲

劉氏祭酒則祭酒之名久矣 王莽傳曰大司徒大司空大司馬大司農大司樂爲五祭酒 又漢置博士至東京九十四人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謂之博士祭酒蓋本曰僕射中興轉爲祭酒魏因之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一人 永嘉中又置僕射以主之 國子周之舊名周官有師氏之職即魏國子祭酒 晉咸寧中又置僕射以主之德一行教國子又有保氏以道藝之六藝也 晉介幘皂朝服進賢冠佩綬水蒼玉舊制也 舊制謂漢制 宋代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明帝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祭酒一人有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齊高帝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臺御史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其後國諱廢學永明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學既建乃省總明觀八年國子博士何徵單爲祭酒疑所服陸澄等皆不能攄述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乃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後魏亦曰國子祭酒其初定中原先立太學置五經博士北齊國子寺有祭酒一人隋開皇十三年國子寺罷隸太常 元照學語官自漢已下並屬太常至 又改寺爲學仁壽元年罷國子學唯立太學一所省國子祭酒博士置太學博士總知學事煬帝即位改國子學爲國子監依舊置祭酒唐因之龍朔元年東都亦置龍朔二年改爲司成館又改祭酒爲大司成咸亨初復舊光宅元年改國子監爲成均監神龍元年復舊領國子學 四門 律學 書學 算學 各置博士助教各一人 置祭酒一人掌統經講論兼以儒學優重者爲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學士進士

少司成成帝初復舊名祭酒司業皆儒重之官非其人不居

隋置三人唐一人

主簿北齊置隋一人唐因之

宋國子監判監事二人以兩制或帶職朝官充凡監事皆總之直講八人以京官選人充掌以經術教授諸生永一人以京朝官或選人充掌文簿以勾考其出納監生無定員元豐正官名置祭酒司業丞簿各一人太學博士十人直講正錄各五人武學博士二人律學博士正名一人祭酒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小學之政令司業爲之貳永參預監事凡諸生之隸于太學者立三舍法見貢舉門崇寧立辟雍置大司成一人爲師儒之首總祕辟雍太

於四門請移與太學同處從之北齊二十人隋五人唐三人助教北齊國子寺有二十人隋初則五人唐因之直講四人唐初置無員數長安四年始定爲四員大成二十人唐置取貢舉及第人簡聰明者試書日誦得一千言并曰試策所習業等十條通七然後補充仍授官祿俸賜會同直官例給武太后長安中省而置直講定爲四員

律學博士晉置屬廷尉衛覬奏請律學博士輔相教授東晉以下因之梁曰胄子律博士屬廷尉陳亦有律博士後魏北齊並有之隋大理寺官屬有律博士八人唐因之而置一人後爲國學助教一人而從九品上唐置書學博士三人又置典學二人算學博士二人典學二人

宋國子監無博士有直講八人熙寧改爲太學博士元豐定制亦無國子博士大觀元年乃置國子博士四員國子正錄二員與太學官分掌教導中興後置國子博士二員

太學博士元豐改直講爲之紹聖元年令太學博士正錄令國子監長貳薦舉召試而後除紹興十二年置太學博士三員　國子正錄大觀初置掌行學規糾不如規者罰之紹興十三年詔正錄各置一員　太學正錄仁宗朝胡瑗掌太學其正錄第補諸生熙寧末興三舍始選官爲正錄如學官之制正錄各五人掌行學規不如規者糾罰之元祐三年罷命官正錄以上舍內舍克後復置命官學正二員紹聖悉如元豐舊制紹興十二年復各置一員　書庫官淳化五年判國子學李志言監中印書亦主掌錢物凡有公文其所司止以印書錢物所爲名稱爲近俗今乞改爲國子監書庫官從之書庫監官以京朝官充掌印經史群書以備朝廷宣索賜予之用及出鬻而收其直以上於官元豐三年省中興後併國子監入禮部紹興十三年乃復置一員紹興初詔主庫兼書庫乾道七年復置一員

武學

唐開元間始置太公尚父廟以留侯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如文宣王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享正元元年算太公爲武成王詔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六十四圖形焉

宋慶曆三年詔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阮逸爲教授八月罷武學以議者言古名將如諸葛亮羊祜杜預等豈專學孫吳故也熙寧五年樞密院言古者出師受成於學文武弛張其道一也乞復置武學詔于武成王廟置學紹興十六年詔修建武學武博武論嘗以兵書弓馬武藝誘誨學者元豐官制行以博士代教授紹興二十六年詔武學博士學諭各置一員內博士於文臣有出身或武舉出身曾預高選充其學諭差武學又後又除文臣之有出身者

宗學

漢平帝詔厥惟宗室皆高帝子孫令置宗師以糾教之明章二帝友愛子弟幼者率留京師訓導以禮唐高宗詔宗室子孫就秘書外省別爲小學元豐六年宗室令鑠乞建宗學詔從之既而中輟建中靖國元年復置崇寧初立月書季考法南渡初建學嘉定更新置四齋後再增三齋崇學博士舊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也至道元年太宗將爲皇姪等置師傅執政謂環衛之官非親王比當有降乃以教授爲名咸平初遂命諸王府官分兼南北宅教授南宮者太祖太宗諸王之子孫處之所謂睦親宅也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位國子博士之上靖康之亂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隆興初其一嘉定九年十二月始復置宗學改教授爲博士又置宗學論一員並隸宗正寺在太常博士之下論在國子正之上俸給賞典依國子博士及正體例於是宗室疎遠者皆得就學而彬彬可觀矣旋有旨復存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一員

軍器監　丞　主簿　甲坊署　弩坊署

後周武帝四年初置軍器監唐武德初置軍器監貞觀元年罷軍器
大監置少監後省之以其地隸少府監爲甲弩坊開元初復以其地
置軍器使至三年以使爲監吏置少監一員丞二員主簿一員錄事
一員及弩坊等署十一年悉罷之復隸少府爲甲弩坊十六年移其
名於北都置軍器監（亦置以太原尹兼領之）天寶六載復於舊所置軍器監監
一人領甲坊弩坊兩署
丞主簿各一人唐置
甲坊署令丞周禮考工記曰函人爲甲隋少府有甲鎧署唐改爲
弩坊署令丞周禮司弓矢掌四弩隋有弓弩署唐改爲
宋軍器初領於三司實案官無專職熙寧六年廢監官總判元豐正名分案五所隸官屬四東西作坊掌造兵器
監擇從官二人以京朝官及三班使臣充作坊
旗幟戎帳什物下其名也監官二人
物料庫掌收鐵錫羽箭油漆之屬
中華書局聚 文獻通考卷五十七
坊之用置官與東西作坊同建炎併歸工部紹興復置收其各一員
隆興初詔軍器所已隸工部本監惟置丞一員乾道後置監少監及
簿淳熙初詔戎器非進入毋輒出所由是呈驗復省嘉定以後事最
稀簡特爲儲才之所

都水使者 承 主簿 舟職署 河渠署

虞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 周官有林衡川衡二官掌林麓川澤之
禁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水衡都尉（師古曰山林之官曰衡掌諸
水官屬元狩中復有水衡都尉（如淳曰漢儀注武帝以都水屬水衡都尉有丞
掌上林苑（漢超充國以中郎將護羌校尉屯金城破羌縣後漢書作破羌）
又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保守河渠白太常少府及三輔等皆有
其官漢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劉向爲左都水使者
河渠書隋煬帝置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宋都水監判監事一人以負外郎以上充同判監一人以朝官以上

充丞二人主簿一人並以京朝官充掌內外河渠隄堰之事（舊例司河事）
（事嘉祐三年始專置監以領之）輪遣丞一人出外治河埽之事或一歲再成而罷其
間有諳知水政或至三年者置局于澶州號曰外監寺司押司官一
人元豐八年詔提舉汴河堤岸司隸本監先是等落入汴專置提岸
司至是歸之都水司元祐時詔南北外都水丞並以三年爲任七年
方議回河流乃詔河北京西漕臣及開封府界提點各兼南北外都
水事宣和三年詔罷南北外都水丞司依元豐法通差文武官一員
四年臣僚言都水監因恩州修河舉辟文武官至百二十餘員授牌
家居不省所領何事皆乘傳給券第功希賞詔除正官十一員外餘
並罷所隸有東京四排岸司監官各以京朝官閤門祗候以上及三
班使臣充掌水運綱船輸納往來舟船木筏之事天下堰總二十一監
官各一人凡三班使臣充掌其事天下堰總二十一監
官各一人凡渡總六十五監官各一人皆以京朝官三班使臣充亦有
以本處監當兼掌者

內侍省

天文有官者四星在帝座之西周官有宮正宮伯（皆王宮之長）宮人（掌王之內
（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閽人（掌守王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安宮）戰閭時有官者
令（趙有官者令掌閹豎）秦少府屬官有中書謁者令丞又有將作少府各
一人（並皇帝）漢景帝中元六年改將作爲大長秋（領掖廷古曰於都以成之時長者加之其
故爲皇后官）或用中人（閹也）或用士人（非閹也）成帝加置太僕一人掌太后輿馬
通謂之皇太后卿皆隨太后宮爲官號在正卿上無太后則闕（備有在衛尉上之都是也）又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六年更名長信少
府平帝元年更名長樂少府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有
長信少府長樂少府職如長秋位在長秋上及職吏皆宦者也後漢
常職掌奉中宮命凡給賜族親當謁見者閱通之中宮出則從爲官
有丞中宮僕謁者私府署令初秦又置中常侍官參用士人皆銀璫
左貂給事殿省漢制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
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後漢中常侍參選內事顧問應對永平中始
定員數中常侍四人（漢舊儀曰秩千石得出入即內掌左省中省中
即禁中也成帝以來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自安遠招權任尤重手幄王
爵口含天憲桓帝既與宦官謀誅梁冀乃封宦者五人（單超余瑗具
瑗左悺唐衡徐璜並爲列侯故世號五侯焉（權東爲太尉奉請免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東掾屬
曰入府外職石勒左官趙典傳曰典以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東掾屬
侯覽之甲也趙君謂之曰奉秋趙孰以
具瑗文帝詔之曰奉秋趙孰以
典所行統帝行已遵先聖官制有故事吾東使對曰奉秋趙孰以
白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帝嘉慢申署
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權東爲太尉奉請免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東掾屬
曰入府外職石勒左官趙典傳曰典以中常侍侯覽具瑗等官尚書召對東掾屬
侯覽之甲也趙君謂之曰奉秋趙孰以
具瑗文帝詔之曰奉秋趙孰以
典所行統帝行已遵先聖官制有故事吾東使對曰奉秋趙孰以
白除君之惡唯力是視帝嘉慢申署
同日爲侯皆食邑故世號五侯焉及袁紹大誅宦者之後永巷
掖庭後用士人閒闔出入莫有禁切侍中侍郎門部騶宰中外雜錯
醜聲彰聞錮改漢制三卿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有后則置
無后則闕永樂林王立文安太后即尊號以官名置官德衛對少府
太僕皆有弘山太后亦置官陳亦有太后三卿後魏大長秋掌顧
問應對自文明馬后閹官用事大者令僕小者卿守（宦者趙照系比
秦有中作中省置中侍中二人中常侍四人掌出入門閤又有長秋
宁置卿中尹各一人掌諸宮閹領掖庭等令並用宦者後周有司內
上士小司爲中士巷咼中士等官隋曰內侍省領內侍內常侍等官
（內侍即侍長仗內常侍即侍中常侍）煬帝改內侍省爲長秋監署令一人少令一人丞
二人並用上人餘用宦者領掖庭宮閹奚官三署亦參用士人唐武
德初改爲內侍省皆用宦者龍朔二年改爲內侍監咸享元年復舊
光宅元年改爲司宮臺神龍元年後舊有內侍四人（宮知宮內，仍奉
（總判諸事謂二人關元中加二人七年三月勅內侍
品以上許著一子勿以同姓者初養日不得過十歲）內常侍六人（判
者爲官有內給事八人內謁者監六人內寺伯二人寺人六人領掖
庭宮閹奚官內使內僕內府等五局（神龍元年後始以中使出監諸軍在
馬寶應元年五月勅諸道州所承上
命須憑正勅可施行不得
隱便宣中使即奉行

內給事周禮內小臣之職掌王后之命后出入前驅後談少府有給事黃門常侍左右止在內宮門通中外及中官已下報事白魏晉至于梁陳無其職後魏有中給事中後改爲中給事北齊中侍中給事中四人煬帝改爲內承直唐後爲內給事置八人

內謁者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主報中章後魏北齊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內寺伯周禮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宮之戒令隋內侍省有內寺伯中謁者侯射隋內侍省有內謁者監六人內謁者十二人唐因之

女工等事後漢掖庭令掌宮人簿帳公卿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宮婢女工等事後宮貴人采女又有永巷令典宮婢女工之官置二人

者並屬少府唐置二人

宮闈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內門閤之禁及出納神壬并內給使名帳勘合符契之事唐因之

掖庭局令二人隋置令掌宮人使藥疾病罪罰丧葬等事唐置二人

內僕局令二人後漢有中宮僕令掌車輿雜畜及導等唐置二人

內府局令二人漢有內者令隋曰內者唐爲內府置令二人掌內庫出納帳設漆沐等

范曄史論曰宦人之在朝者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閑中人易以役養乎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執貂管蘇有功於楚晉景監終賢著聞於秦趙及其敝也則竪刁亂齊伊戾禍宋漢與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游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俊自進卒有莆周之禍損益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朝臣罔識無由參斷惟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閤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閽牆房閤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繆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錢逐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勳無籍於往載或罪良平之畫履與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非排斥舉動四山海呼吸

變霜露何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紀綱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閤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甚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閭南金和寶冰紈霧穀之積盈仞珍藏嫱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黎甿恣奢縱欲傾竭民財以自衛連閈敝相溝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毒忘士窮棲寇劉緣間搖亂臣夏雍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殪戮因復大考鉤黨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秉九服之謀怨協群英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艾爽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書騰說梁冀竟立昏弱鍾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

宋朝史論曰太宗詔內侍省不立三品官以內侍為之長所以
四不任以事惟閽守禦進內掃除而已武后時稍增其
人至中宗黃衣乃二千員七品以上員外置千員然衣朱紫者
尚少玄宗承平財用富足志大事奢不愛惜賞賜爵位開元天
寶中宮嬪大率至四萬宦官黃衣以上三千員衣朱紫千餘人
其猶旨者輒拜三品將軍列戟于門其在殿頭供奉委任華重
特銀傳命光焰熏灼殺戮動四方所至郡縣奔走獻遺爭為計修功
德市舍馬一為之使猶且數千緡監軍持權節度還出其下於
是甲舍名園上腴之田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肅代庸弱尚
為扞衛故輔國以尚父顯元振以援立奮朝恩以軍容重然猶
未得常主兵也德宗懲艾泚賊故以左右神策天威等軍委宦
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兵是以威柄下移政在宦
人舉手伸縮使有輕重至憲士奇材則養以為子弟鎮強藩則
爭出我門小人之情徼險無顧藉又曰夫侍天子伸則無威詘
則不較故為君蔽於所昵英上禍生所忽玄宗以遷蘭慕敬以
栽殘文以憂積至昭而天下亡矣禍始開元極於天祐凶慝參
會黨類殲滅王室從而潰喪譬猶火攻鑫鑫蓋木焚詎不哀
哉踵其殘氣不剛柔情易遷變則無上怖則生怨借之權則專
為禍則迫而近緩相攻急相一此小人常勢也噫枭狐不神天
與之孽末如亂何故取中葉以來宦人之大者粹之篇
右古今宦者之禍無如漢唐之季年范宋二史傳論特為明
暢故備載之然夷考其盤固昌熾之由則有自來矣蓋將相
者天下大權之所自出也漢中葉以後以中書為政本而中
書令管機密屬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相之柄也故陳蕃竇
武何進之徒一有規畫奏啓即為所窺先發制人禍不旋踵
而國隨之唐中葉以後倚兵戎定禍亂而觀軍容監軍屬
之貂璫是宦者得以竊將之權也故勳德如李郭則統
鄧制而不免失律跋扈如李茂貞朱全忠則稱兵內侮而逐
以移祚矣兵刑者人主威福之所自出也漢自相靈以來有
黃門北寺獄是宦者得以專刑也故翦拂鈎黨勦戮名士皆
黃門北寺獄之所為也唐自德代以來有兩軍中尉之所為也
得以專兵也故易置人主誅夷大臣皆兩軍中尉之所為也
蓋將相之任彼得以專之而又地近
清親根連株固故難有矣特之君賢智之臣終不能以一朝
而去腹心之疾亦有積漸之又故也然招靈啓主又從而崇
獎之故權愚下移而漢之亡遂亟文武宣賢君難不能抑制
之然政自已出故唐之亡以紓云
宋初有內中高品班院淳化五年改入內內班院又改內侍省入內內侍班院淳化五年其東門取索司可併隸內
東門司餘入內都知司內東門都知司內侍省入內內班院又改入內黃門班
為入內內侍省以諸司隸之罔初有內班院淳化五年八月改內班
為黃門九月改黃門為內侍省入內內侍省與內侍省號為前後省
而入內省比前省尤為親近通侍禁中役服雜近者隸入內內侍省
供侍殿中備洒掃之職後使雜品者隸內侍省（職官分紀云入內內侍省北司內侍省號南司不同）入內內侍省有都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
西頭供奉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品班內侍高品班內侍黃門內侍省有左
右都知副都知右班都知副都知押班內東頭供奉官內西頭供奉
官內侍殿頭內侍高品內侍高品班內侍黃門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
百八十人為定員凡內侍初補曰小黃門經恩遷補則為內侍黃門
後有官閥則以前省官補押班次遷副都知次遷都知遂為內臣
之極品熙寧中入內內侍省內侍省都知押班遂省各以轉入先後
相襲永為定式其官掛則有內客省使延福宮使宣政使宣慶使昭

宣使國初所置（職掌云太祖以內侍省使掖庭宮使掖庭宮使以延福宮使以下至宮嬪諸司兼使者悉倣其旨惟都知押班之名罕見）（考閹官分官等秩之法）元豐議改官制張誠一欲易都知押班之名罕見殿中監以易內侍省既而宰執進呈神宗曰祖宗為此名有深意豈可輕議（內朝之事見閤門）政和二年始遂改焉以通侍大夫易內客省使正侍大夫易延福宮使中侍大夫易景福殿使中亮大夫易宣慶使中衛大夫易宣政使拱衛大夫易招宣使供奉官易內東頭供奉官左侍禁易內西頭供奉官右侍禁易內侍殿頭左班殿直易內侍高品右班殿直易內侍高班而黃門之名如故其僞有御藥院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按驗方書修合藥劑以待進御及供奉禁中之用內東門司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省充掌宮禁人物出入周知其名數而幾察之合同憑由司監官二人掌禁中宣索之物給其要驗凡特旨賜予皆具名數憑由付有司准給管勾往來閤信所管勾官二人以都知押班充掌奏舁使介交聘之事後苑勾當官無定員以

內侍充掌苑囿池沼臺殿種藝雅飾以備游幸造作所掌造作禁中及皇儀婚娶之名拜龍圖天章寶文閣勾當官四人以入內內侍充掌藏祖宗文章圖籍及符瑞寶玩之物而安像設以宗奉之軍頭引見司勾當官五人以內侍省都知押班及閤門宣贊舍人以上充掌供奉便殿禁衛諸軍入見之事及馬步兩直軍員之名翰林院勾當官一員以內侍押班都知充總天文書藝圖畫醫官四局凡執役以事上者皆在焉中興以來深懲內侍用事之弊敵前後省使臣與兵將官往來之禁著內侍官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之令紹興三十年詔內侍省所掌職務不多徒有冗費可廢併歸入內內侍省舊制內侍遇誕節許進子年十二試以墨義郎中程者候三年引見供職三十二年殿中侍御史張震言宦者貧衆孝宗即命內侍省開具見在人數免會慶節進子仍定以二百人為額乾道間以差赴德壽宮應奉闕人增至二百五十人紹熙三年因宰臣奏中官只令承受宮禁

中罕不許預聞他事嘉定初詔內侍省陳乞恩例親屬充寄班祇候以十年為限

職官考

樞密院

唐代宗永泰中置內樞密使始以宦者爲之初不置員但有屋三楹貯文書而已其職掌惟承受表奏於內中進呈若人主有所處分則宣付中書門下施行而已永泰中宦官董廷秀參掌樞密事元和中劉光琦梁守謙爲樞密使長慶中王守澄知樞密事稍左右軍容多入爲樞密亦無視事之廳後僖昭時拂復恭西門季玄欲奪宰相權乃於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此其始也後梁革唐世宦官之弊開平元年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命敬翔爲使始更用士人其備顧問象謀議于中則有之未始專行事於外也唐莊宗同光元年復以崇政院爲樞密院命宰臣郭崇韜兼使又置院使一人然權侔宰相天福中以桑維翰知樞密院事四年廢樞密院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爲二府開運元年復置以宰臣桑維翰兼使周顯德六年范質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宋朝樞密院與中書在中書之北印有東院西院之文而共爲一院但行東院印其降元年以魏仁浦吳興祚爲樞密使趙普爲副使周末闕副使至是始置太平興國四年以石熙載爲樞密直學士以簽書院事直學士六人備顧問應對然未嘗盡降簽書之名始此淳化三年以張遜知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同知院之名始此治平中以郭逵同簽書院事同知如置知院則當爲副使者皆改同知若置使則同知復改爲副使熙寧元年文彥博呂公弼爲使韓絳邵亢爲副使時陳升之三至樞府神宗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與使副並置矣元豐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神宗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

宦統之互相維制不從然以樞院職輔弼非出使之名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置職事多所釐正細務分隸六曹專以兵機軍政爲職而契丹國信民兵牧馬猶總領焉　中興初有知院同知院簽樞同簽樞不置樞密使副使紹興七年張魏公既薦秦檜未欲其與之並又以故相不可除他官乃先白高宗降旨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特除樞密使　秦檜首獲除樞密使王敏仲副之既而張劉二將並除樞密使與之合典故矣近歲張魏公汪徽猷允文王炎王淮周必大王蘭趙汝愚繼除樞使其副止稱同知蓋相承之誤

石林葉氏曰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院自學士至明宗時安重誨爲樞密使明宗既不知書而重誨又武人故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備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樞密院職事官也本朝樞密院官既備學士之職浸廢然猶會食樞密院每文德殿視朝日

作立亦不多除人官制行乃與職事皆爲職名爲直學士不隸樞密院升殿作立爲樞密都承旨之任每吏部尚書補外除龍圖閣學士戶部以下五曹則除樞密直學士相呼謂之密學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世樞密使專以內侍爲之與他使均稱內諸司五代以來始參用士大夫逮周執政案實錄所載景德二年三月元德皇后忌中書樞密院文武百官並赴相國寺行香初樞密院言舊例國忌行香准密院使副依內諸司例不赴恐有虧恭恪今欲每遇大忌日與中書門下同赴行香從之樞密使副翰林樞密直學士並赴自茲始也然則樞密之同內諸司又矣隆興以來定朝臣四參之儀自宰臣至于郎官御史皆班列殿庭拜舞惟樞密立殿上不預亦此意云

按樞密之名始於唐代宗寵任宦者故置內樞密使使之掌機密文書如漢之中書謁者令是也若內中處分則令內樞

密使宣付中書門下施行則其權任已侔宰相至僖昭間枅
復恭西門季玄之徒遂至於視事行文書矣昭宗天復元年
既誅劉季述乃勑近年宰相延英奏事樞密院侍側爭論紛
然既出又稱上旨未允復有改易挽權亂政自今並依太中
舊制俟宰相奏事畢方得升殿承受公事蓋當時所謂樞密
使者專權如此朱梁懲唐敝不用宦者然徒知宦者之不可
用而不知樞密院之不必存也乃復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
使至後唐而復樞密院郭崇韜安重誨相繼領其事皆腹心
大臣則是宰相之外復有宰相三省之外復有一省矣宋朝
始以樞密與中書對持文武二柄號稱二府然樞密院之
設始專有職掌不爲贊畫之事景德四年中書命秘書水楊士元通
未嘗不兼任宰相之事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
判凡翔府樞密院命官雖曰掌兵亦
乃詔自今中書所行事關軍機及內職者報樞密院
所行關民政及京朝官者報中書是樞密院得以預除授之
事也又是年命宰臣王旦監修兩朝正史知樞密王欽若陳
堯叟參知政事趙安仁並修國史是樞密院可以預文史之
事也至慶曆以後始以宰相兼樞密使及元豐官制行欲各
正其名遂不復兼乃詔鑒其事大小大事三省與密院同議
進呈畫旨稱三省樞密院奉聖旨三省官坐同簽書付樞
密院行之小事樞密院獨取旨行訖關三省每朝三省樞密
先同對樞密院退待於殿廬三者始留進呈三省事退樞密
院再上進呈獨取旨遂爲定例然熙寧初以司馬溫公爲樞
密副使公以言新法不見聽力辭上使人謂之曰樞密兵事
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辭其時文潞公亦在樞府雖持正
論終不能抑新法之行至哲宗初即位蔡確爲相溫公爲門

下侍郎章惇知樞密院溫公欲復差役法而確言此大事當
與樞密院同議取旨惇果駁溫公所言然則密院雖可以參
謀三省之事而又在所以委任之者如何溫公潞公當熙寧
之時與國論不合則欲其專任本兵不預他事蔡確當元祐
之初欲引章惇以自助則欲其共立異議陰排正人至紹聖
以後則兩府皆儉人附會紹述更無異議亦不復聞以文馬
之儔參錯其間矣

樞密使

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宋朝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
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
院使李處耘爲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充樞密副使者不帶正官開寶九年以曹彬爲
樞密使帶節度自此始也）

五代置樞密使國初因之（宋朝建隆三年以樞密副使兵部
侍郎趙普爲檢校太保充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也又以宣徽北
院使李處耘爲南院使兼樞密副使自五代以來充樞密副使者不帶正官開寶九年以曹彬爲
樞密使帶節度自此始也）

國六年以樞密副使石熙載爲六部尚書充樞密使以文資
使自此始也大中祥符五年以知樞密院王欽若陳堯叟同中
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儒臣爲樞使兼使相自此始也皇祐五年制以
樞密使高若訥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群牧
制置使故事罷樞密使當學士降麻及若訥罷但令舍人草詞遂以
爲例元豐官制行罷使副紹興七年詔樞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
依故事置樞密使副使翌月詔宰臣兼使同月詔樞使立班序立依
宰相例乾道五年以虞允文爲樞密使立班恩數並依宰臣

宰相兼樞密使

樞密使帶相印爲樞相自後唐始宋初魏仁浦以宰相兼樞密使後
罷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國初范質王溥以宰
相兼知樞密事今兵興宜令宰相兼領仁宗然之今中書同議樞密
院事呂夷簡爲首相曰恐樞密謂臣奪權時諫官亦論宰相宜知兵

事遂降制以宰相判樞密院或曰二府体均判字太重乃改爲兼和
密使建炎初置御營司以宰相爲之使四年罷之以其事歸樞密院
機速房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自慶曆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
十餘年其兼自此始紹興七年令宰臣張浚兼樞密使趙鼎秦檜亦
以左右僕射兼紹興二十五年秦檜死乃詔依祖宗故事更不兼領
其後或兼或否至開禧而宰臣兼使爲永制矣

知樞密院

晉天福初桑維翰以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知院之
名始此宋初不置淳化二年樞使王顯出鎮始以張遜知樞密院事
知樞密院同知院並正二品知院掌佐天子執兵政而同知院爲之
副凡邊防軍務常與三省分院稟奏事干休要則宰相執政官合奏
檢校太傅馬知節爲檢校太保並簽樞密使政和末鄭宰公官至少保猶止爲
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
初除皆帶密直及罷政乃拜端明殿學士靖康初李回首拜延康殿
學士簽書延康今爲端明自是遂爲故事

樞密院舊無同簽書院事者始平中治以郭逵爲之簽書大抵以處
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副若武臣權領國政只
除同簽書

同爲無典故然熙寧閒陳升之知樞密院文彥博呂公弼爲使
乃知院與使並命故事也

同知樞密院

五代有參知樞密院事（詳見各院）宋朝國初闕淳化二年王顯出鎮張
遜知樞密院事始以温仲舒寇準同知院同知之名自此始也元豐
官制行廢使副存同知紹興中高宗以本兵之地事權宜重依祖宗
故事置樞密使而知院同知院亦仍舊由是並除

簽書樞密院（同簽書院事）

宋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院事簽書之名自此
始也八年張齊賢王沔並以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端拱元年
以內客省使楊守一爲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景德三年韓崇訓
檢校太傅馬知節爲檢校太保並簽樞密院事天禧四年以華州觀
察使曹瑋爲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簽書樞密院事簽書兼

樞密院舊無同簽書院事者始平中治以郭逵爲之簽書大抵以處
資淺之人若簽書一經親祠方進同知及樞副若武臣權領國政只
除同簽書

客齋洪氏隨筆曰樞密使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簽書同簽書
之別雖品秩有高下然均稱爲樞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
爲檢校太師樞密使李文定公爲集賢相以書迎之於國門稱
曰樞密太師相公子家藏此帖紹興五年高宗車駕幸平江過
秀州執政從行者四人在前者傳呼宰相趙忠簡也次呼樞密
張魏公也時爲知院事次呼參政沈必先也最後又呼樞密則
簽書樞密院美云予爲檢詳時葉審言黃繼道爲長貳亦同一稱

而二三十年以來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於典謁銜卒之口
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為甚

都副承旨

五代有承旨副承旨以諸衛將軍充（仍有掌臨密副承旨兩班門之義又有大小之殿及樞校者先令取旨）參視之七廟曰吉凶以對（差詔）宋太平興國中以楊守一充都承旨都承旨自守一始也是時都承旨副承旨多用士人真宗後稍稍遂用吏人歐陽脩建言請復舊制不克行熙寧二年始以東上閤門使李評為樞密都承旨李綬為之副不用院吏而更用士人白評始也（評受命文潞公為樞使以舊制見不為理評訴於上命復故事不獲乃詔都承旨副承旨見樞密使如閤門使禮）熙寧五年以尚書比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曾孝寬為起居舍人充史館修撰兼都承旨先是或用士人或用武臣元祐中復以文臣帶待制充都承旨（首宇職官志）至紹聖三年專用武臣矣（正誤）

紹興二年權禮部侍郎趙子崧充徽猷閣待制都承旨自子崧始（甲編多建炎四年）建炎四年高宗在揚州以武臣辛永宗為都承旨頗用事紹興元年十二月辛道宗既免乃詔依元祐職制置都承旨一員並差兩制為之然但闕一二人而已淳熙中王抃久用事孝宗惡為遂復用士人

檢詳

檢詳之職古無之宋熙寧四年詔以編修經武要略官四人王存陳侗陳奉世蘇液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禮遇視中書檢正官元豐三年詔定置三員及改官制檢詳官專麗建炎三年樞密院請依祖宗朝置檢詳諸房文字兩員敘位在左右司之下紹興二年詔樞密院已置都承旨一員減檢詳一員從之三十二年詔樞密院請也乾道二年詔樞密院檢詳係掌朝廷機要文字不許出謁及接見賓客亦令遵兩省官施行

編修官

編修官古無之慶曆四年史館王洙承旨單士寧編修倒拼編修之名自此始熙寧二年樞密院乞將祖宗以來法制所宜施行於久遠者並與刪取大旨著為書一及聖政鑾華檢舉本院文書以次記錄其事目曰兵制凡招揀屯戍訓練之類皆附焉曰馬政曰邊防曰夷狄曰禦守城曰器械曰捕盜曰選材曰賞效各以其事類相從之詔以經武要畧為名熙寧三年以館職王存顧臨等同編經武要畧兼刪定諸房例冊元祐四年詔樞密院條例久未編修又自官制後舊事例他司所存者亦未刪正命承旨司取索編修以奉議郎蔡駒宜德郎衛規充編修官舊以四員為額紹興兵興裁省其半三年本院官兼者不入銜

宣徽院

每置宣徽南北院使有副使（宣徽兼樞密副使則為之）梁因之後唐省副使院在樞密院北二使共院而各設廳事使各一人以檢校官為之或領節度及兩使留後闕則樞密副使一人兼領二使亦有兼樞密副使而已淳熙中王抃久用事孝宗惡為遂復用士人

每置宣徽南北院使有副使（宣徽兼樞密副使則為之）梁因之後唐省副使院在樞密院北二使共院而各設廳事使各一人以檢校官為之或領節度及兩使留後闕則樞密副使一人兼領二使亦有兼樞密副使而已掌總領內諸司及三班內侍之籍郊祀朝會宴饗供帳之事應內外進奉悉檢視其名物分掌四案曰兵案曰騎案曰倉案曰胄案其吏史則有都勾押官前行後行其給使則有知客押衙道引行首之屬故事與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下著為令九年詔令後遇年詔位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以職事侍殿或中書樞密院合班問聖体及非次慶賀並特敘二班官制行罷宣徽院以職事分隸省寺而使號猶存初王拱辰治平中知宣徽院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明年檢校太傅改宣徽北院使

錄遠商院立班序位視發樞元豐六年拱辰除安武軍節度使并任自此遂罷使名不復除獨太子少師張方平許依舊領南院使致仕哲宗即位始遷太子太保而罷使名元祐三年復置南北院使後品以數如舊制在京人從視發樞六年以馮京為南院使而張方平亦復使名中書舍人韓川言祖宗設此官禮均二府以待勳舊未嘗帶以致仕且宣徽武官也宣保文官也不宜混并不聽方平亦固辭不拜七年馮京亦以使致仕紹聖三年議者言官名雖復而無所治之事乃罷之

按樞密宣徽院皆始於唐然唐史職官志及會要皆不言建置本末蓋因舊制以後特設此官以處宿者之勢日盛則此二官日貶存職業故史所不載及其後宿者初亦無甚可及五代以來至于宋朝則皆以大臣為之然樞密既專掌兵事宣徽任重故其官不可一日廢而副貳屬官亦不容不

徵位簡而事繁故常以樞密院官兼之或以待勳舊大罷政者及官制行而事各有所隸則參貳庶務故遂廢罷云

將軍總敘

三代之制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古之天子等軍政於六鄉居則以田啓則以戰所謂入使治之出使長之之義其職在國則以比長閭胥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為稽在軍則以卒伍司馬將軍為號所以異軍國之名諸侯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其將亦命卿故夏書曰大戰于甘乃召六卿蓋有其號魏獻子始有將軍稱（石傳曰晉閻及女莫閻職子曰百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注曰數子為小遷大此官史所略）（中軍卓故謂之將軍又曰晉侯使韓穿來言其故且曰數子之喪白戰國置大將軍周末又置前後左右將軍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掌與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皆金印紫綬位次上卿（後漢志曰車騎將軍比公者四開府）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武征閫越東討又有伏波（大宛傳曰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元狩元年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元朔五年衛青為車騎將軍）（元狩四年青為大將軍）（元朔五年青為車騎將軍）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後置貔貅海度遼武帥宣帝增以蒲類破羌權時之制若此非一亦不常設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四征興於漢代四安四平起於魏初後漢有三鎮之稱魏有鎮北之號晉武帝重兵官故宿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及五王作藩東海王越以坻興事皆由殿省乃奏宿衛不復關者省罷之時戚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涕泣而去乃以東海國官領左右衛以國兵宿衛晉宋以來以領軍護軍左右二衛號為游擊將軍謂之六軍（宋典職志曰驍騎車騎衛將軍及者皆加大者皆金章紫綬）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晉代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秦族無為者軍殿中司馬左右及虎賁之中郎將凡從侯射羽林監武騎常侍謂之西省而散騎為東省梁將軍之名高下姓雜命更加榮寵於

司奏第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驍騎車騎為二十四班四平四鋪為二十三班八鎮為二十二班八安為二十一班四征九二十六號為電號將軍又有五征將軍（宋典職志曰五征將軍比公者四開府）以班多者為貴凡十品二十四班品取其盧數姓法氣候之數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此官史所略（一作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階品仅及百官之外凡一百二十五將軍後魏將軍之名多矣開府車騎衛將軍三將軍未年有八柱國大將軍其中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元狩元年冠軍侯去病為驃騎將軍）（元朔五年衛青為車騎將軍）（元狩四年青為大將軍）（元朔五年青為車騎將軍）（元狩四年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五年樓船將軍楊僕坐為主爵都尉）（元封元年拜為將軍）（太初元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天漢四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太初四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太初三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太初二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太初元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天漢元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天漢二年貳師將軍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至敦煌）（天漢三

以總府事每軍各置長史錄事參軍各一人將士 蓋魏周十二大將位之遺制唐武德初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冠古今自昔位號不足以為稱乃特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為位在三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七月高祖以天下未定聚武力將欲閉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閑中諸府以隸焉每軍將一人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為之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十二軍後又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左右武左右威左右領軍左右金吾左右監門左右千牛凡十六衛大將軍各一人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一人左右羽林龍武左右神武六軍將軍總三十人皆有衛署其驃騎輔國鎮軍冠軍四大將軍驍騎武賁威明威定遠寧遠游騎游擊等九將軍並為五品以上職

先天二年正月十日詔往者衛士計戶取充使二十一入幕六十出番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場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大將軍各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場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大將軍各二人貳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並置佐史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官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幕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

人隋氏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

左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各武衛將軍二人貳之隋初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又各統親衛場帝改左右衛為左右翊衛大將軍各二人貳之後魏永光初又增置左右衛將軍各二人北齊二人並置佐史皆掌宿衛營兵銀章青綬武官絳朝服佩水蒼玉宋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幕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

聖左右軍清泰元年改林聖為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掌衛左右軍 宋朝承前代之制有左右金吾衛左右衛上將軍左右驍衛將屯衛領軍衛監門衛千牛衛上將軍諸衛大將軍並為環衛官無定員皆命宗室為之亦為武臣之贈典大將軍以下又為武臣遷降散官政和中改武臣官制而環衛如故蓋雖有四十八階別無所領故也至於統兵則有殿前司都副指揮使侍衛步軍馬軍都副指揮總之至孝宗時始令鄧慶祖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承宣使領左右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

左右衛

漢京師有南北軍掌理禁衛 若曹謂北軍若曹羽林軍是也 初有衛將軍屯宋舊謂之二衛各領營兵每幕一人宿直後增二衛儀從為

騎曹參軍 左右衛各一人 親府有騎兵參軍 隋左右衛府有騎兵參軍 唐初因之其後改為騎曹

曹參軍 左右衛各一人 東晉元年始置 宋武帝為相亦有之 唐因之長安初改為曹曹 神龍元年復為曹曹 參軍 遷謂之 佐並為其職 考其資位則 全校 徽矣 其下諸 府事 兵曹參軍一人 掌判府事 唐武德七年改 親府為中郎將 各為一府 府中郎將各一人 掌管校尉以下宿衛 及親衛 左右郎將 各一人 掌領宿衛 武德七年改 親衛為 左右衛 神龍元年復舊所掌如左右衛 領官屬 並隨其 名改 漢以來有之 晉武帝初省 以統之 唐武德七年改 開府為中郎將 各一人 掌管校尉以下

衛官無定員無職事皆命宗室爲之（總敘見靖康元年）御史中丞陳過庭言請遵藝祖開寶初罷諸衛度使歸環衛故事於是鄭度使饒宗頗等並爲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孝宗隆興初詔學士院討論環衛官制欲參酌祖宗時及唐太宗制如鄭度使則領左右金吾衛上將軍在內則兼帶在外則不帶正任爲上將軍遙郡爲大將軍正使爲將軍副使爲中郎將使臣以下爲左右郎將通以十員爲額宗室不在此例除管軍則解或領閤門皇城之類則仍帶雖戚里子弟非戰功不除上謂宰相曰欲以此備將才重環衛如文臣儲才於館閣也

左右金吾衛

秦有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尉所主徼巡也師古曰金吾鳥名也王先謙曰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王先謙曰備非常以執之故以名官）銀騎五百人（銀騎銀鞍騎也）執金吾（文獻通考卷五十八）

矣（師古曰言當爲執金吾）舊掌京師盜賊考按疑事後漢掌宮外戒

常水火之事（師古曰門屯衛士以備非常故掌宮外戒火之事也）月三統行宮外及主京畿

自中興但專徼循不與他政魏武秉政復爲中尉晉初罷直至後周

置武環率武候率下大夫各二人陪置左右武候府大將軍一人將

軍二人掌車駕出入先驅後殿晝迎夜禁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

所宜廻狩師田則掌其營表煬帝大業三年改爲左右武候衛所領

士名依飛（師古曰漢百官表曰漢有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皆掌宿衛侍從左右各有五官中郎將主五官郎署左右各一人）唐初又爲

左右武候府龍朔二年改爲左右金吾衛置大將軍一人所掌與隋

同將軍二人副其事（領官屬出警入蹕置唐因之）

左右監門衛

隋初有左右監門府將軍各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

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有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二曹參軍各一人二曹有城門城閤掌守衛門籍非參仕也）煬帝改將軍爲郎將各一人正四品置官屬並同備身府

唐左右監門府置大將軍中郎將等官龍朔二年改府爲衛大將軍各一人以掌與隋同將軍各二人以副之中郎將各四人分掌諸門以時廵檢（師古曰隋置中郎之官）宋制見總敘

左右千牛衛

千牛刀名後魏有千牛備身掌執御刀因以名職（蘇林曰千牛刀割牛之刀也韋昭曰天取千牛刀割牛千九年所割者數千牛而刀若發於硎而以爲備身刀名也）北齊千牛備身屬左右翊軍隋有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刀箭備身十六人掌宿衛侍從（左右翊軍事務皆如左右衛將軍及諸衛府之職）煬帝改左右領左右府爲左右備身府置備身郎將等官唐因之觀中復爲左右領左右府頭慶五年始置左右千牛府龍朔二年改左右千牛所爲左右奉宸備後改爲左右千牛衛神龍二年各置大將軍一人掌執御刀宿衛侍從備身左右十二人（備身左右掌侍從）宋制見總敘

左右羽林衛

漢武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劉昭曰羽林星主車騎也）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郎選隴西漢陽安定北地西河上郡良家子便弓馬者以爲之一名嚴郎（後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羽林右監一人）又置羽林左右監（後書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羽林右監一人）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光武中興以所征伐士勞苦者爲之其後稍簡五營高手別爲左右監羽林父死子繼與虎賁同所居之處謂之寺（胡廣曰虎賁羽林皆宿衛近臣主周衛侍從）二漢並屬光祿勳（後書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羽林右監一人）魏羽林左右監與漢同（後書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羽林右監一人）晉龍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哀帝省宋武帝永

嘉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及虎賁中郎將並銅印墨綬武冠絳朝服其在陛列則鶡尾冠（鶡鳥每鬬死不至）絳紗袍單衣江左不復著鶡冠蔡謨圖之後魏有羽林監北齊置監十五人後周有左右羽林率屬大司馬隋煬帝改左右領軍爲左右屯衛所領兵爲羽林唐貞觀十二年於玄武門置左右屯營以諸衛將軍領之其兵名曰飛騎又於飛騎中簡材力驍捷善射者號爲百騎皆從遊幸則衣五色袍乘六閑馬賜猛獸衣鞶囊朝二年改左右屯營爲左右羽林軍武太后臨朝永昌元年改百騎爲千騎天授中改軍爲衛中宗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大將軍一人（大曆元年左右羽林各增置將軍一人所掌與左右衛同將軍各三人以副之）領官屬（並書置）

左右龍武軍

唐之初有禁兵號爲百騎屬羽林永昌元年改羽林百騎爲千騎景龍元年改千騎爲萬騎仍分爲左右營開元二十六年析羽林武軍各置官屬如羽林之制

左右神策軍

唐上元中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魚朝恩爲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璆爲軍使及安祿山反如璆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皆屯于陝時逸土陷蜀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爲鄜度使與陝州鄜度使郭英義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義兼神策軍節度英義入爲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率在陝兵與神策軍迎扈乘輿神策軍天子幸其營京師平朝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元和時廢左右神策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北衙禁軍）永泰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稍復置之以六十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苑中自是寖盛分爲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爲天子禁軍非他司比

朝恩領之又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神策軍明年又以興平武功天興隸之又朝恩罪誅以劉希暹代爲神策軍使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德宗即位以白志貞代之及李希烈反河北盜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鬬死者下詔募兵而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及志貞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飛狐道西赴難遂爲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廂爲左右神策軍以寵宦者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令左右神策軍皆加將軍二員以待諸道大將有功者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以實文場霍仙鳴爲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時邊兵衣糧多不贍而神策軍照賜厥三倍蓋是諸將多請遙隸神策軍往往稱神策行營皆內統於中人矣順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以奪宦者（中尉一人左右各一名十軍）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虞侯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軍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嘉宗以後禁衛推朔其實龍武神武神策威遠皆隸北軍）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虞侯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議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嗣覃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軍五十四都離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又與王行瑜韓建連兵犯闕天子爲之斬中尉殺宰相乃去後又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置殿後四軍嗣覃王允與嗣延王戒丕將之茂貞再犯京師覃王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悉誅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收都頭李筠遂殺十一王及還長安左右神策軍稍復置之以六十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季述幽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

子幸鳳翔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窪官而神策左右軍縣此發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部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徽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

按通典敘唐十六衛建置官將之事詳矣而左右神策軍獨闕焉蓋杜公所言多至德天寶以前事而神策雖萌芽於肅代之時實基因於德宗奉天之後其初也則抑制天子專擅策立而其末也則外召賊臣覆亡宗社蓋自中葉以後強藩擅兵禁衛寖弱而其憚存者復爲神策所併視同中人之私屬至昭宗之時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以脅君逮中人誅神策寖而廢遂亡矣新史職官志亦以神策大將軍敘於諸衛之後但不言其興發之本末故撫史傳所言以補之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使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內溥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爲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焉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關則互攝凡軍事皆行以法而治其徵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從金鉦班東西班散直勤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朵子直弓箭劑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諸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騎軍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旨而神策全誨等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窪官而神策左右軍縣此發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部官兩軍兵皆隸六軍而以崔徽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

按通典敘唐十六衛建置官將之事詳矣而左右神策軍獨闕焉蓋杜公所言多至德天寶以前事而神策雖萌芽於肅代之時實基因於德宗奉天之後其初也則抑制天子專擅策立而其末也則外召賊臣覆亡宗社蓋自中葉以後強藩擅兵禁衛寖弱而其憚存者復爲神策所併視同中人之私屬至昭宗之時外不足以定寇而內徒以脅君逮中人誅神策寖而廢遂亡矣新史職官志亦以神策大將軍敘於諸衛之後但不言其興發之本末故撫史傳所言以補之

殿前司

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都虞候副都虞候使副都虞候掌殿前諸班直及步諸指揮之名籍及訓練之政宋初有都點檢副都點檢之名在都指揮使之上後不復置入則侍衛殿陛出則扈從乘輿大禮則提點編排整肅禁衛內溥儀仗掌宿衛之事都指揮使以節度爲之而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焉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關則互攝凡軍事皆行以法而治其徵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從金鉦班東西班散直勤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朵子直弓箭劑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諸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騎軍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各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旨而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侍衛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掌殿前諸班直及步軍而統其政令以節度爲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焉馬步軍亦如之備則通治關則互攝凡軍事皆行以法而治其徵訟若情不中法則稟奏聽旨騎軍有殿前指揮使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從金鉦班東西班散直勤容直及捧日以下諸軍指揮步軍有御龍直骨朵子直弓箭劑直及天武以下諸軍指揮諸班有都虞候都虞候指揮使諸知副都知押班御龍諸直有四直都虞候本直各有都虞候指揮使副都頭副都頭十將將虞候騎軍步軍有捧日天武左右四廂各有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將虞候承旨而侍衛司馬軍步軍爲三衙其實兩司侍衛司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掌殿前諸班直及步軍而統其政令以節度爲之副都指揮使都虞候以刺史以上充資序淺則主管本司公事焉馬步軍亦如之此祖宗制兵之大要也始唐制有十二衛兵後又有六軍十二衛兵爲南衙漢之南軍也六軍爲北衙漢之北軍也末年常以大臣一人總之如崔胤判六軍十二衛是也都指揮使本方鎮軍校之名自梁起宣武軍乃以其鎮兵內仍舊號置在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而內將之益於唐六軍諸衛之外別爲私兵至後唐明宗遂改爲侍衛親軍以顧義誠爲馬步軍都指揮使秦王從榮以河南尹爲大元帥與六軍此侍衛司所從始也及從榮以六軍反入宮義誠觀望不出兵而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都虞候朱弘實擊之其後遂不廢殿前軍起

於周世宗是時太祖爲殿前司都虞候初詔天下選募壯士送
京師命太祖擇其武藝精高者爲殿前諸班而置都指揮使上太祖
指揮使上太祖寶由此受禪見於國史歐陽文忠公爲五代史
號精詳乃云不知所始蓋考之未詳也自有兩司六軍諸衛漸
廢今但有其名則兩司不獨爲親軍而已天下之兵柄皆在焉
其權雖重而軍政號令則在樞密院與漢周之間史弘肇之徒
爲之者異矣此祖宗之微意非前世所可及也

沈氏筆談曰三衙內中見宰執皆橫杖于文德殿後主殿階下
唱喏宰相出立階揖之外遇從官於通衢皆避焉此禮久廢惟
內中橫杖之禮至今不廢

歐陽氏歸田錄曰竇元康定子自貶所還京見王君貺初作
人在坐見殿前馬步軍班騎立門外呈榜牓不敢求見舍人
人謝之而去慶曆三年余作舍人三衙軍相逢而歛馬駐立前
呵者傳聲太尉立馬急遣人謝之比舍人馬過然後敢行後分
官千外十年而還遂入翰林與學士相逢分道而過更無欽避
之禮蓋再制新制訖于臣仰惟陛下天資神武留意治軍將士
洪濛奇三衙軍制訖于臣仰惟陛下天資神武留意治軍將士
感恩用命非復前比然臣區區管見獨以謂猶有可議者軍制
不立名位不正是也請以祖宗之制大畧論之三衙軍職之大
者凡八等除都指揮使或不常置外曰殿前副都指揮使馬軍
副都指揮使步軍副都指揮使曰殿前都虞候馬軍都虞候步
軍都虞候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秩秩有序若登梯然不可一級躐廢一或有闕即以功次遷遷
降此而下則分營分廂各置都副指揮使如捧日左廂第一軍
都指揮使天武右廂第二軍都指揮使之類邊境有事命將討
捕則旋立總管鈐轄都監之名使各將其所部以出事已則復
初二百年之間累聖相承皆用此術以制軍詰禁自南渡以後
觸事草創於是三帥之資淺者始有主管其司公事之稱而都
虞候以下不復設置乃以天子宿衛虎士而與在外諸軍同其
名號以統制統領爲之長又使遙帶外路總管鈐轄之名考之
舊制則非法稱之事体則非是以陛下聖明能知人善任使所
謂爪牙之士豈無數十人以待用者若法祖宗之制正三衙之
名改諸軍爲諸廂改統制以下爲都虞候指揮使使宿衛之職
須有差等士卒之心明有所係異時拜將必無一軍皆驚之舉
於以銷釁未萌循名責實則環衛將軍雖不置可也如蒙聖慈
或以爲然乞下樞密討論故實閣議其當恐或可以少贊陛下
布昭聖武之意茲事體大願陛下深念之

侍衛馬軍司

馬軍都指揮使一人以節度使充副都指揮使都虞候皆無定員副
都指揮使以觀察使以上充都虞候以防禦使以上充掌騎兵之名
額及訓練之政令所領馬軍自龍衛而下有左右四廂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
衛左右廂各有都指揮使每軍有都指揮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等虞候
都指揮使以觀察使以上充都虞候以防禦使以上充掌騎兵之名
額及訓練之政令所領馬軍自龍衛而下有左右四廂都指揮使都虞候每指揮有指揮
使副指揮使每都有軍使副兵馬使十將等虞候承局押官各以其
職銜于馬軍中興後常出戍建康所設官屬如殿前司

侍衛步軍司

掌步軍之政令凡出入扈衛守宿以奉上開收閱習轉補以勵下所
設官置屬及所領步軍自神衛而下左右四廂如馬軍司

知閤門事

即古者贊相之職也周禮大行人掌九儀及賓客之位漢有通事舍
人宋朝模倣有內客省使

設儀數乃除閤門祇候紹興中許令供職注授內外合入差遣閤到
然後免供職其後供職舍人員數稍冗裁定以四十員爲額乾道六
年上欲清閤門之選除宣贊舍人閤門祇候仍舊選掌贊引之職外
置閤門舍人十員以待武舉之入官者掌諸殿覲祭祀儀仗立馬
出行幸亦如之六參常朝後殿引親王起居餘人館閤之制召試
中書省然後命之又許轉對如職事官供職滿二年與遷郡淳熙間
置看班祇候令忠訓郎以下充秉義郎以上始除閤門祇候又增重
簾舉閤門祇候之制必廉幹有方畧善弓馬兩任親民無遺闕及曾
歷邊任者充紹興以來立定員額慶元初申嚴閤門長官選擇其偏
之令非右科前名之士不與召試閤門爲右列清選之職蓋先後綸
恃之力云

幹辦皇城司

門祗候資民舍則守王閤王莊國則守王宮漢北軍即今之皇城司也

漢置羽林郎材官取三輔良家之子自給鞍馬唐謂之北衙左右羽
林軍大將軍各一人正三品將軍各三人從三品掌統北衙禁兵督
攝左右廂飛騎儀仗大朝會則周衛階陛巡幸則夾馳道爲內仗九
飛騎南上者配其職有勳上南衙者大將軍承墨勅白格於金吾引
駕仗官與監門奏覆降墨敕後乃得入宋朝因之舊號武德司太平
興國詔改今名政和官制改皇城使爲武功大夫而其職任則選內
外通領焉皇城司以入內都知主內判內定事入內都知主之都知不
在則內侍押班帶閤門宣贊舍人內侍都知副都知主之而閤門宣贊舍人
乃分武臣二員同押班帶御器械官數千人內侍都知副都知主之而
紹興中詔行宮禁衛所改爲行在皇城司三年詔皇城司係專掌禁庭出入依祖宗法不隸察察
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

宋初但曰軍頭引見司端拱元年改軍頭司爲御前忠佐軍頭司引
見司爲御前忠佐引見司軍頭司掌崇班供奉及諸州駐泊捕捉之
事引見司掌軍頭名籍諸軍樓閱引見之事中興以來提點官幹辦

大將軍戰國時官也楚懷王與秦戰秦敗楚屈丐是也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武帝又置初武帝以衛青數征伐有功以爲大將軍欲尊寵之故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衛青字仲卿河東平陽人以大將軍擊匈奴益封三千戶青三子皆爲侯青乃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送大將軍之又以大將軍擊匈奴益封三千戶青三子皆爲侯青乃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送大將軍之後霍光王鳳等皆然成帝綏和二年賜大司馬印綬龍將軍官後漢光武時其漢以大將軍爲大司馬位在三公上長史司馬秩中二千石從事中郎二人六百石自下各有增秩員吏五十九人別置掾屬官其騎吏乘輿車騎將軍亦各有掾屬官其騎吏乘輿車騎將軍亦各有掾屬官其騎吏乘輿車騎將軍亦各有

者乃居之宋氏人臣無居者惟江夏王義恭待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即將非人臣常器也後魏亦有都督中外諸軍事後周以來改都督為總管校尉唐分諸道各置都督府而都督之名微矣宋紹興初呂頤浩以左僕射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置司鎮江既而又命孟庾以參知政事權同都督四年趙鼎自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以與吳玠共事為雄乃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五年鼎與張浚並相遂帶兼都督諸路軍馬入衛（政府不曰三公惟宰執乃事行行府文書耶）七年將罷浚先廢都督府三十二年葉義問始以知樞密院事為督視軍馬蓋朝議以義問非相臣故其名下都督一等蓋不考孟庾趙鼎故事而失之也隆興初張浚再以樞密使都督江淮軍馬乃命汪徹以參知政事督視湖北京西軍馬浚去位以樞密使都督復廢其秋詔湯思退以左僕射為之思退沮遏不進乃命王之望以參知政事為同都督之望亦巧免於是遂命楊存中代為都督非宰相而為都督自存中始

元帥

唐制有天下兵馬元帥副元帥掌征伐兵罷則省高祖入關太宗為秦王加西討元帥其後中宗為周王為洮河道元帥睿宗為相王為并州道行軍元帥天寶十五年安祿山反以哥舒翰為諸道兵馬元帥上皇幸蜀以太子享充天下兵馬元帥肅宗即位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諸將皆屬焉乾元二年以趙王係為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為副元帥代宗即位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復以雍王為關內元帥郭子儀為副元帥大曆八年罷天下兵馬元帥建中四年以李希烈反置諸道行營兵馬都元帥以李晟為鄜坊京畿渭北商華副元帥昭宗天復三年上議褒崇朱全忠乃以皇子輝王祚為諸道兵馬元帥加全忠太尉充副元帥後唐長興四年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元帥（中書門下奏程朝以來無天下兵馬大元帥公事依江淮宣撫皆以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者之官蓋都督元帥宣撫副使會存中命格于朝廷見皆中興名將）宋靖康元年冬金人圍京師康王奉使至磁相聞為士民所遮不得進乃拜王為天下兵馬大元帥陳遘元帥宗澤汪伯彥副元帥速領兵入衛

宣撫使

唐元和十四年淄青寇鄆等十二州平詔戶部侍郎裴度往宣慰淄青等州宣撫使宋不常置祖宗時有軍旅大事則命執政大臣為之累朝但除向敏中（敏中以行府為名事在朝廷見三公惟樞密院孟庾時為宣撫使）范仲淹（仲淹以兩府富弼（弼上文彥博）韓絳（絳西陵）五人（今未詳其人公私文籍一公名為宣撫使）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為宣撫使武臣為宣撫自此始神宗命郭逵討交趾逵前執政然但以招討使為名階之也靖康初李綱以尚書右丞出為兩河宣撫繼而又以種師道代之建炎三年張浚以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宣撫處置使事在紹興五年）富弼（弼上文彥博）韓絳（絳西陵）仁宗征儂智高以狄青為宣撫使武臣為宣撫自此始神宗命郭逵討交趾逵前執政然但以招討使為名階之也靖康初李綱以尚書右丞出為兩河宣撫繼而又以種師道代之建炎三年張浚以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宣撫處置使事在紹興五年）

淮南武臣以執政而為宣撫自此始二年李光以端明殿學士為壽春等州宣撫使文臣非執政而為宣撫自此始然自紹興至嘉泰武臣止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吳玠岳飛吳璘六人從官止李光王似二人蓋重之也紹興末詔以楊存中為江淮宣撫使劉珙不書黃遵露其命又詔虞允文以兵部尚書為湖北京西宣撫副使會存中命格於是復改川陝宣諭使而存中措置兩淮焉

按兩漢以來大將軍之官內秉國政外則仗鉞專征其權任出宰相之右隋唐以後則無其官然唐有都副元帥宋有都督宣撫皆以為將相重臣總師征討者之官蓋都督元帥宣

撫即兩漢大將軍之任也故各叙其事於大將軍之後又都
督之名始於魏晉之間謂之假黃鉞都督中外軍事其權任
甚重至唐則每道有都督府特以爲州牧之職而已宋中興
後所命都督始復魏晉之舊故專之都督別自爲門在刺牧
刺史之後而此所叙者不及之云

車騎將軍

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 音義曰夫金日磾其比爲之 後漢章帝即位
西羌反以舅馬防行車騎將軍征之銀印青綬在御上絶席還復龍
和帝即位以舅竇憲爲車騎將軍征匈奴始賜金紫次司空安帝即
位西羌寇亂以舅鄧騭爲車騎將軍征之數年徵還 又皇甫嵩等皆爲之其官屬門
爲都督雖持節爲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
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儀不後爲四征所督 晉官品第三
後魏車駕與四征同若不 後魏車駕與驃騎同隋車騎屬驃騎府專省之

衛將軍

漢文帝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位亞三司其官屬開史大將軍後九駙
騎車騎衛三將軍皆金印紫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晉以陸納爲
衛將軍兼儀同三司加千兵百騎東晉已後尤爲要重後魏初加大
則次儀同三司孝文太和中制加大則位在太子太師上歷代多有
唐無之

前後左右將軍

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
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兵及四夷 秦官前將軍掌先鋒後將軍掌斷後左將軍掌左軍右將軍掌右軍
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晉武初又置左軍右軍前軍太始
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將亦號左右前後四軍陳並有之北齊左

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唐無

四征將軍 四征將軍皆漢光武建武中以 漢光武帝初平三年以馬援爲之或云以張步
貴戚帝之舅云以爲四夷之號也 武一年置以馬防爲大將軍 征南將軍 漢光
初中位次三公後魏加大則次衛將軍唐無 征北將軍 魏明帝太和中置劉靖
四鎮將軍 鎮東將軍 後漢光武帝爲之 鎮南將軍 後漢末劉表爲之魏張
宋時四鎮與中軍爲雜記後魏加大次尚書令唐無 鎮西將軍 後漢光武帝爲之魏
四安將軍 安東將軍 孟康曰漢官儀云 鎮北將軍 魏明帝太和中置
安西將軍 晉以來鄧艾 安南將軍 光武元年以岑彭爲之晉說陽王恢亦隋
四平將軍 平東將軍 晉宣帝以魏明帝太和中置 平南將軍 晉以來鄧艾
平北將軍 晉以來鄧艾
各一人後魏亦有唐無

上 漢光武帝以公孫述將延岑爲上將軍 驃騎將軍 漢武帝以公孫敖爲之 車騎將軍 漢文帝以薄昭爲之
騎將軍 漢武帝以李息爲之 材官 漢李廣爲之 貳師 漢李廣利爲之 輕車將軍 漢武帝
樓船 漢元封二年以荀彘爲之 橫海 漢元封二年以韓說爲之 伏波 漢武帝以路博德爲之
戈船 漢元封元年以下瀨將軍爲之 將威 漢武帝以郭昌爲之 揚武 漢武帝以趙破奴爲之
討虜 漢末以孫堅爲之 撫軍 魏武帝以曹仁爲之 凌江 漢武帝始以置以趙破奴爲之
寧朔 魏以王昶爲之 橫野 漢光武以吳漢爲之 九武 漢光武以蓋延爲之 龍驤 晉武帝以王濬爲之
征虜 漢光武以祭遵爲之 建威 晉武帝以王戎爲之 武牙 漢光武以臧宮爲之 黑矟 後魏以于栗
橫海 漢武帝以韓說爲之 鷹揚 漢光武以馬成爲之 安漢 漢光武以王常爲之 破虜 漢光武以耿弇爲之
牙門將 宋孔服與將軍同銀章青綬以自備器械隨公鼓下明番回稜黑

監軍 軍師祭酒理曹掾屬附

秦景公使壤直救晉兵掛燕晉之師穰直頓得君之寵臣以監軍公使莊賈往賈不時至直斬之是其始也漢武帝置監軍使者光武來歙監諸將後漢末劉焉以監軍使者領益州牧劉璋皆有之至魏武帝又置師官四人 魏晉皆有之 晉避景帝諱改爲軍司 至魏武帝又置軍師 初隗囂軍中置軍師祭酒 魏晉因之 後漢會代 以監軍總會代事 或至蔵不得休沐其豪富郎日出遊戲或行錢得九諾軍使置之以爲常員所以節量諸軍亦監軍之職也而太尉軍司缺當選上宰監宜得宿有資重者也宋齊以來此官頗廢至梁大通四年元法僧北討復以羊侃爲大軍司後代多以置至隋末或以御史監軍事亦然時有其職非常官也開元二十年後並以中官爲之謂之監軍使至德閒九節度閒

賊相州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白朝恩始是後寔者多稱軍容節度使皆置監軍至昭宗天復二年承宦官其爲監軍者詔方鎮誅之宦官盡死惟河東監軍張承業幽州監軍張居翰清海監軍程匡柔西川監軍魚全禋及致仕嚴遵美爲李克用劉仁恭楊行密王建所匿得全斬仲因以應詔 後唐莊宗平魏以孟知祥爲西川監軍者使奉詔王衍 後周太祖以楚王殷爲天平軍節度使以張凝爲監軍凝不能制軍事殷每事咨之 宋朝因之 太平興國中以王仁贍

各領左右署都二署皆有中郎侍郎中三郎並屬光祿勳魏無三署郎猶置左右中郎將晉武帝省左右中郎將官宋孝武大明中復置銀章青綬武冠絳朝服佩水蒼玉梁左右中郎將屬西省梁代並分司舟禁今中郎將四十四員郎將六十四員各附諸軍諸衛篇唐亦置諸衛中郎將永徽三年八月避太子名改中郎將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滿一千人為中府滿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總判府事若無折衝都尉則以果毅都尉別將一人掌判府事若無別將以上即知府事其府多因古舊名號有折衝將軍校尉別將長史官其名因此也

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所以禁也)(守謂禁衛也)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益以微行出遊避(言常期會於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言其如虎賁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鳥名也其鬬最猛毅勇敢之士象之)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即亦然凡有虎賁中郎將主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唐無

東中郎將(從事董卓為之)南中郎將(後董卓以弟為之)西中郎將(後董卓以婿牛輔為之)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為之彰德之建安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獨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臻奏宜以東中帶梁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居至建義後節度都圖緣使始革遣職)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二年置)平越中郎將(魏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司金中郎將(趙王倫為之)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為之)折衝府(果毅副尉等同)平(為騎都尉至吏部郎)

(晉制舊無員或以寇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為騎都尉至吏部郎時官亂謂曰燭牛羊何不早決)

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官曰駙馬都尉)

(漢官曰駙馬一曰駙馬車皆為副車近也衰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萬人又雲臺為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

隋初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領軍鄉坊團以統戎卒開皇中置驃騎將軍府每府置驃騎車騎二將軍大業三年改驃騎府為鷹揚府改驃騎將軍為鷹揚郎將車騎將軍為鷹揚副郎將(五年又改鷹揚郎將為鷹擊郎將)九年別置折衝果毅及武勇雄武等郎將官以統領驍果唐武德不備有驃騎府及驃騎車騎將軍之制武德七年乃改驃騎為統軍車騎為別將貞觀十年復採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其地各自為名無鷹揚之號凡五百七十四府分置於諸州而名隸諸衛及東宮率府各領兵滿一千二百人為上府滿一千人為中府滿八百人為下府每府置折衝都尉一人掌領校尉以下總判府事若無折衝都尉則以果毅都尉別將一人掌判府事若無別將以上即知府事其府多因古舊名號有折衝將軍校尉別將長史官其名因此也

又改為翊軍郎將尋復舊

虎賁中郎將

周官有虎賁氏掌領虎士八百人軍旅會同君宿於外則守王閑(閑所以禁也)(守謂禁衛也)漢武帝建元三年初置期門比郎中益以微行出遊避(言常期會於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郎(言其如虎賁之奔)置中郎將領之故有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宿衛冠插兩鶡尾(鶡鳥名也其鬬最猛毅勇敢之士象之)紗縠單衣虎文錦袴餘即亦然凡有虎賁中郎將主死子繼若死王事亦如之前賢亦多為者唐無

東中郎將(從事董卓為之)南中郎將(後董卓以弟為之)西中郎將(後董卓以婿牛輔為之)北中郎將(後漢以盧植為之彰德之建安並後漢置江左彌重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銀印青綬服同將軍後魏靈太后時四中郎將兵數寡獨不足以襟帶京師任城王臻奏宜以東中帶梁陽郡南中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南郡選二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配以強兵則深根固本之計也(靈太后初從之後復止居至建義後節度都圖緣使始革遣職)

雜中郎將

使匈奴中郎將(後漢主護南單于以張奐為之後魏天興二年置)平越中郎將(魏置理廣州主護南越)

司金中郎將(趙王倫為之)武衛中郎將(魏始以許褚為之)折衝府(果毅副尉等同)平(為騎都尉至吏部郎)

(晉制舊無員或以寇常侍或卿尹校尉左遷為之奉車掌御乘輿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為騎都尉至吏部郎時官亂謂曰燭牛羊何不早決)

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官曰駙馬都尉)

(漢官曰駙馬一曰駙馬車皆為副車近也衰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萬人又雲臺為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

三都尉(秦官駙馬以細兵衛之)

秦車駙馬騎三都尉並漢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李陵為騎都尉至吏部郎時官亂謂曰燭牛羊何不早決)

駙馬掌駙馬(駙馬非正官曰駙馬都尉)

(漢官曰駙馬一曰駙馬車皆為副車近也衰也騎都尉本監羽林騎萬人又雲臺為朝請無員本不為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皇室諸侯多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皇室外戚為三都尉而

曹一人(初置以總領諸曹校尉)

(秩比千石)

長史一人(元狩六年置)

(長史自聖曹長史兼置長史)

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掌領兵)

(初置以從車騎將軍擊匈奴有功)

別將一人(不判府事若無別將以上即知府事)

兵曹一人(以下次各掌其職)

(以細兵衛之)

十一年八月改諸衛士為武士

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附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而已諸尚公主者若劉悛相温等皆爲之宋武帝永初已來以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及散騎給事中等官並集書省職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武帝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 齊職儀曰凡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梁三都尉並無員秩其奉車駙馬皆武官絳朝服銀章青綬梁陳駙馬皆尚公主者爲之 陳武帝永定公主追封特萬戶公主 梁武帝天監公主封千戶公主 梁制公主食邑二千戶 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 北庭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河西節度斷隴右盡賀蘭山西抵黃河兼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 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畧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 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畧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 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二軍瑜闕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 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樂威戎漠門寧寨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軍懷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鳥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統經畧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東葉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其後有淮南河南江東成德宣武鎮海義成淮寧彰義忠武武寧東平東河陽永安歸義等十一節度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遭運判官巡官各一人節度使掌總軍

旅額誅殺初授具器秣兵仗詣兵部辭見觀察使亦如之辭日賜隻旌雙節行則建節樹六纛中官相送次一驛轅上聞入境州縣築館樓迎以皷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將鳴珂金鉦皷角居後州縣齎送迎于道左 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茲焉耆于闐疎勒四鎮治龜茲城兵二萬四千 北庭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二州之境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河西節度斷隴右盡賀蘭山西抵黃河兼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 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畧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人 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統天兵大同橫野岢嵐四軍雲中守捉屯太原府忻代嵐三州之境治太原府兵五萬五千人 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統經畧威武清夷靜塞恒陽北平高陽唐興橫海九軍屯幽薊媯檀易恒定漠滄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萬一千四百人 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二軍瑜闕守捉安東都護府屯營平二州之境治營州兵三萬七千五百人 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樂威戎漠門寧寨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州兵七萬五千人 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天寶平戎昆明軍懷遠澄川南江六軍屯益翼茂當烏柘松維恭雅黎姚悉十三州之境治益州兵三萬九百人 嶺南五府經畧綏靜夷獠統經畧清海二軍桂容邕交四管治廣州兵萬五千四百人東葉守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兵各千人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其後有淮南河南江東成德宣武鎮海義成淮寧彰義忠武武寧東平東河陽永安歸義等十一節度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遭運判官巡官各一人節度使掌總軍

節度使

唐因隋制諸州總管加號使持節後改大總管爲大都督永徽已後除都督帶使持節即是節度使不帶者即不是節度景雲二年敕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自此有節度之號節度使封郡王則有奏記一人兼觀察使又有判官支使推官巡官衙推各一人又兼安撫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兼支度營田招討經畧使則有副使判官各一人支度使復有遭運判官巡官各一人節度使掌總軍

昌[朝]山南[東節]俱置鄧慶使有以親王遙領者如開元十五年以慶王潭爲涼州都督兼河西鄧慶大使忠王俊爲單于大都護朝方鄧慶大使之類是也有以宰相遙領者如兵部尚書河西鄧慶副大使知鄧慶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鄧慶如故又李林甫遙領隴右鄧慶揚國忠遙領劍南鄧慶是也[以李宰相遙領]宋興鄧慶觀察使事務悉歸於本州知州通判兼總之鄧慶使祖定員恩數與執政同初除鎖院降麻[以李宰相遙領]則禮亦異祖宗時以待宗室近爲外戚國堦年勞久次者若外任除節帥始授此官亦止於一員或有功勳顯著任帥守於外及前宰執拜者不輕授又遷官制以鄧慶使兼中書令或侍中或中書門下平章事皆謂之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隨其舊職或檢校官加鄧慶使出判大藩通謂之使相元豐以新制始改爲開府儀同三司猶制物出中書門下故事之大者使相繫銜至是皆南省奉行則開府不領矣八

年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侍中綿爲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元祐五年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爲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充護國軍山南西道節度使致仕自崇寧五年司空左僕射蔡京爲開府儀同三司安遠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其後故相而除則有劉正夫余深前執政則有蔡攸梁子美外戚則有向宗回宗良鄭紳錢象祚師則有高俅內侍則有童貫梁師成宣和末鄭慶使至六十人謂者以爲濫[親王遙子二十六人宗室十一人時政二中興諸州陞改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內侍七人]

鄧鎮凡十有二是時諸將勳名最盛有兼兩鎮三鎮者實爲希闊之典[陞朝九拜兩鎮節度使者仁宗二人韓魏公文潞公中興後乃改至鄧張魯公英宗至和中興張齊賢仁宗用張詠之例加至二鎮者二人韓忠獻王英宗用張魯公之例加至二鎮者二人韓安陽王神宗用王韓公之例加至三鎮者一人時政二中興諸州陞改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內侍七人]其後相承執從官及后妃之族拜者不一然自建炎至嘉泰宰相特拜者六人[已出]惟紹興中曹勳韓公裔乾道中曾覿嘉泰中姜特立[張端義]從官二人而已[葉夢得]

皆以勢附恩澤亦累官至焉非常制也[陞朝九拜兩鎮節度使者仁宗二人韓魏公文潞公中興後乃改至鄧張魯公英宗至和中興張齊賢仁宗用張詠之例加至二鎮者二人韓忠獻王英宗用王韓公之例加至三鎮者一人時政二中興諸州陞改大將四人外戚十人內侍七人]

石林葉氏曰鄧慶使旗鄧門旗二龍虎旌一鄧一麾槍二凡八物旗以紅贈爲之九帕上爲塗金銅龍頭以揭旌加木盤鄧以令銅葉爲之盤三層加紅絲爲旋墜猶木盤豹尾以赤黃布畫豹文竹以裝桑爲杠文臣以朱武臣以黑旗則綢以紅剪鄧及麾槍則縐以染油故謂之油紅旆受賜者藏於公宇私室皆別爲堂號鄧堂每朝望之次日祭之號衙日唐制有六纛今無有也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鄧慶使帶檢校官其初只左右散騎常侍如李愬在唐鄧時所稱者也後乃轉尚書及僕射司空可從能

至此者益少僖昭以降藩鎮盛強武夫得志繩建節鉞其資級已高於是遷升太保太傅太尉其上惟有太師故將帥悉稱太尉元豐定官制尚如舊貫宋寧中改三公爲太師太傅太保而以太尉爲武階之冠以是凡管軍者猶悉稱之紹興間華夏得自觀文殿學士張浚自端明殿學士皆拜鄧慶葉夢得太尉張徵時用鄧洵武給使恩寵年權兼爲備者之榮自稱遷出身盡爲武職但稱尚書如故其相反如此

又曰太祖有天下將收攬鎮威柄故漸行改革至於位至侍中中書令使相者其高僅得東宮官次但居環衛職翔王晏爲太子太師安遠武行德爲太子太傅護國郭從義爲左金吾上將軍鳳翔王彥超爲右金吾上將軍定國白重贊爲左千牛上將軍保大楊廷璋爲右千牛上將軍靜難劉重進爲羽林統軍若彥卿者以太師中書令天雄鄧慶使直龍歸洛八年不問亦

不別除官其廟諡雄斷如是靖康初以成里胃政宜恩典多建
鄭鉞乃指用此帶錢京臻以少傅安武節度判宗元以開府儀
同三司鎮安節度並爲左金吾上將軍范訥以平涼劉敦以保
信劉敏以保成張琳以鄜德王舜臣以岳陽朱孝孫以應道錢
沈以盧川節度並爲右金吾上將軍自後不復舉行矣

承宣使

唐中世以後節度使往往自擇將吏號爲留後　宋朝沿唐制方鎮
有節度觀察使留後又宦制藩鎮自置諸司唯兩使留後觀察留後與節度觀察留後之名同而實異節度觀察留後皆兼帶節鉞或除正使或除副使而已政和
七年詔觀察留後乃五季藩鎮官以所親信留主後務之稱不可循
用可冠以軍名改爲承宣使觀察防禦團練使刺史無定員除
落階官爲正任未落階官爲遙郡團練防禦使之下宋朝方鎮
並止本官敘遷正任者公相轉行

觀察使

唐正觀初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水旱則遣使有巡察安撫
之名神龍三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爲十道巡察使景雲三年置十道按察採
訪處置使二十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又兼點陟使乾
元元年改曰觀察處置使又事置觀察使皆屬於州或數州
置大都亦奏請皆屬於州歲以八月考其治以豐耗爲上考省刑
爲中考殘稅爲下考　宋朝沿唐制置諸州觀察使防禦使團練使
使帶領者其實品並止本官敘祥符中詔觀察使並帶
刺史團練使帶刺史防禦使帶團練使者並合帶刺史詔自今除觀察使仍不帶持節等

防禦使

唐武后聖曆元年以夏州鎮領防禦使之名自此始開元二
年薛訥爲朔方防禦使天寶中安祿山犯闕大郡要地當賊衝者置
防禦守捉使事到紀又唐職官志云至德之後置防禦使大郡要害之地置防禦使以
之治者　代宗即位諸州防禦使並停明年授田承嗣魏博等州都
防禦使俄遷節度使蓋防禦使名之不廢也大率防禦軍所治州歲
以八月考其治否以無虞爲上考清苦爲中考政成爲下考　宋朝
沿唐制置諸州防禦使在唐爲都督刺史帶團練使者亦帶防禦使之下宋朝陞之於上
職事元年曰都督諸州防禦使帶團練使者亦帶防禦使之下宋朝陞之於上

別有以名其官而節度承宣觀察團練防禦刺史則俱無職
任特以爲武臣遷轉之次序故序其事於將軍都尉之後

諸路將官

宋神宗留意武備本以捍西北二虜而推其法於東南故西北爲多
東南爲次陝西諸路四十二將河北諸路三十七將而東南纔十三
將元豐四年詔東南諸路團結諸軍馬十三將淮南東路第一西路
第二兩浙西路第三東路第四江南東路第五西路第六荆湖北
路第七南路潭州第八全邵永三州鎮寧西應接第九福
建路第十廣東路第十一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合諸路九
十二將各有正副軍中行圖陣隊調發賞罰皆関決於將副宣和六年詔
元祐元年司馬光請盡罷諸路將官其禁軍各委本州縣長吏與總
管鈐轄都監押等轄一如未置將官以前之法而樞密院難之止詔
諸路將副在州駐劄不係路分兵官知州并州鈐轄兼充者並差將
官一員兼本州都監其單將駐劄勿復差兼宣和五年御筆諸路
將副部隊自今並依元豐法選差乾道四年樞院奏諸州揀中弓弩

手雖已差路分鈐轄都監春秋詣諸路巡按緣逐州未有將官專一
日逐訓練恐致事藝生疎詔諸州各置淮備將一員專一管轄日逐
訓練揀中弓弩事藝孝宗會要哲宗實錄官志諸路將官掌統制所隸
之數廣添額數則增置其職守惠綏之事
則受帥司節制鈐束按則窗其戰守惠綏之事若帥有功則具誠數陳
請用命者而旌賞之焉

元祐初右僕射司馬光乞罷諸路將官疏曰臣竊見國朝以來
置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爲將帥之官凡州縣有兵馬者其長吏
未曾不兼同管轄蓋知州即一州之將知縣即一縣之將故也
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諸州兵官不精勤訓練士卒懈弛於是有
建議者請分河北陝西河東京東京西等路諸軍若干人爲一
將別置將官使之專功訓練其逐州總管以下及知州知縣皆
不得関預及有差使量留羸弱下軍及剩員以充本州官白直
及諸般差使其餘禁軍皆制在將官專事教閱臣愚以爲職事

修舉在於擇人不在設官苟得其人雖總管等皆能訓練士卒
不得其人雖將官亦何所爲況今之將官即向之爲總管者也
豈爲總管則不能舉職爲將官乃能舉職乎此徒變易其名無
益事實非惟無益兼復有害凡設官分職當上下相維如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紀綱乃立今爲州縣長吏及總管等官而於所
部士卒有不相統攝不得差使猶如路人者至於倉庫守宿街
市巡邏亦皆乏人雖於條許差將下兵士而州縣不能真差須
牒將官將官往往占護不肯差撥萬一有非常之變州縣長吏
何以號令其衆制禦姦宄哉

都統

晉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有河西大都統　唐天寶末置爲天下兵馬
元帥都統朔方河東北平盧鄭虔使都統之名始於此乾元元年戶
部尚書李峘除都統淮南江東西鄂虔使都統
之官始於此　唐制或總五道或總三道上元末省大中後討徐州
以廉成訓討黃巢以荆王鍔爲都統黃巢之難置諸道行營都統掌
征伐兵罷則省雖總諸道兵馬不賜旌節　宋朝諸軍都統制者自
渡江已前亦有之然未爲官稱蓋是時陝西河東三路皆以武臣職
高有智畧者爲馬步軍副都總管遇出師征討則加以都統制軍馬
之名猶今節制軍馬之類非有司分也建炎元年置御營司遂權王
淵爲都統制都統制名官自此始大槩南渡置統制一則兵興稱謂
不一諸路起兵有自稱統制者州縣管押勒王兵者亦有稱統制者
諸道都總管及諸司便宜差統制者建炎初劉光世上言於是並罷
惟中都王兵朝廷差克統制者仍舊紹興初諸大將改爲行營五護
軍四年吳玠升宣撫副使其弟爲右護軍都統制十一年韓世忠張
俊岳飛除樞密使副使罷宣撫司其統領將副並改充御前諸軍都
統制官節制而都統皆以屯

都總管 副總管附

魏黃初始置都督諸州軍事後周改都督諸軍事爲總管武帝時以王謙爲益州總管之名始此　隋文帝以并益荆揚四州置大總管其餘總管府置於諸州列爲上中下三等加使持節煬帝改帥都督爲旅帥　唐諸州復有總管亦加使持節武德初邊要之地亦置宋朝馬步軍都總管以鄜延慶使充副總管以觀察以下充有止一州者有數州爲一路者有帶兩路三路者或文臣知州則管勾軍馬事舊相重臣亦爲都總管有禁兵駐泊其地者寇以駐泊之名咸平發三路都總管景德諭鎮定兩路併爲一路諸路並去行營之名止爲駐泊總管慶曆三年詔近分陝西緣邊爲四路各置經畧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總管鈐轄以上許與都總管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總管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八年諸州部署並改總管兵馬總管副總管又職置帥府要郡以控扼其帥府文臣一員帶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武臣一員充副總管改路分爲副總管路鈐轄爲副鈐轄馬遇朝廷起兵則副總管爲帥副鈐轄都監各以兵從出聽其節制正官願行者聽紹興二年詔郡守臣罷帶兵職諸路副總管可依舊改充路分鈐轄五年密院言東南多事合要近上兵官總領軍政乃詔兩浙江南荆湖福建廣東可依三路置總管於帥府七年淮東置總管十二年諸路並置州總管一員

都副鈐轄 州鈐轄附

宋初以朝官及諸司使以上充或一州或一路或兩路三路亦有無都字者嘉祐詔內臣爲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一員祖宗時不常置成都大府帥臣第帶兵馬鈐轄者與鈐轄張詠知益州鈐轄附

兵馬都監 州都監附

宋朝兵馬都監有路分掌本路兵馬都監武臣一員充副都監所部建炎三年以要郡守臣帶本路兵馬都監如故州都監則以大小使臣充紹興三年罷守臣兼兵職而副都監遇朝廷起兵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兼在城巡檢資淺者爲監押或雜用文臣其後止用武臣

巡檢

宋朝有沿邊溪洞都巡檢或蕃漢都巡檢或數州數縣管界或一州一縣巡檢掌訓練甲兵巡邏州邑擒捕盜賊事又有刀魚船戰棹巡檢江河淮海置捉賊巡檢又巡馬遞鋪巡河巡捉私茶鹽等各視其名分以修舉職業皆掌巡邏機察之事中興後凡沿江沿海招集水軍控扼要害及地分闊遠處皆置巡檢一員往來接連合相應援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皆以才武大小使臣充各隨所在聽州縣守令節制本寨事並用取州縣指揮若海南瓊管及歸峽荆門等處跨連

數郡控制溪峒又置水陸都巡檢使或三州都巡檢使以增重之

文獻通考卷五十九